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六五・經部・詩類

毛詩天文考一卷〔清〕洪亮吉撰……………一

毛詩物名考七卷〔清〕牟應震撰……………一五

詩問六卷〔清〕牟應震撰……………四七

詩問七卷〔清〕郝懿行撰……………一六九

毛詩補疏五卷〔清〕焦循撰……………三九五

陸氏草木鳥獸蟲魚疏疏二卷〔清〕焦循撰……………四四五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十二卷〔卷一至卷五〕〔清〕焦循撰……………四六七

毛詩而

元稹張肇辰題



道卷三十季冬中淫
甫張氏崇業校

毛詩天文考

毛詩天文考

陽湖洪亮吉著

後學淮寧張凱校刊

三五在東

毛氏曰三星五喝四時更見 鄭氏曰心在東方三月時也

喝在東方正月時也 心三星六度在天市垣門下房宿直列

度北四尺是中道 橋入星十三度半在鬼宿東南距石氏

西第三星去極八十二度半北六尺為七曜之中道 日心三星帝座大星者天子也又曰星為天相一名天司空

又曰心三星當曲天下安 天官書曰心為明堂焚惑庸

漢書天文志曰大星天皇前後星子屬 孝經鉤命決曰歲

星守心年穀豐 爾雅喝謂之柳 天官書曰柳為鳥注主

毛詩天文考

草木律書曰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 石氏

曰柳主尚食和滋味故置天稷以祭祀 巫咸曰柳為木官

主工匠 南宮候曰柳天府也一名天相一名大將軍 孝

經章句曰柳天庫也 晉天文志曰柳入星天之廚宰柳又

主雷雨 孔氏曰知三為星者下章云維參與昴昴不五星

則五非下章之昴也五既非昴則三亦非參列宿之大房心

參伐三既非參而心亦三星故知三謂心也毛綱繆傳三星

謂參三星在留謂心鄭則凡三星皆謂心知五是喝者元命

苞云柳五星天文志曰柳為鳥喙則喙者柳星也心東方之

宿柳南方之宿 按今西土心三星外又增二星 元命苞

以柳爲五星天文志星經皆言柳入星後之明歷象者皆以元命苞爲非天文志星經爲是或謂心之東見其次相連者亢氏房也心三星亢氏房各四星合而言之爲十有五故曰三五

維參與昴

毛氏云參伐也昴雷也參七星九度半大星在五車天關下距中星西第一星去極九十二度半中夾三小星曰伐北十三尺七曜之中道昴七星十一度在胃東稍南距西南星去極七十度下九尺七曜之中道天官書曰參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罰即伐也律書曰參者言萬物可參也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石氏曰參伐一名鍾龍聖治符曰參者白虎宿也足入

毛詩天文考

二

井中名曰陷足孝經章句曰參伐市府廷也又爲天尉爾雅西陸昴也天官書曰昴曰旄頭石氏曰昴主獄事典治囚故置卷舌以慎疑巫咸曰昴爲白衣聚西官候曰昴一名天路虞翻曰古柳亦同字也孔氏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則參實三星故綢繆傳曰三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參爲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亦爲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旂六旒以象伐明伐得統參也演孔圖曰參以斬伐公羊傳曰伐爲大辰皆互舉相見之文元命苞曰昴六星昴之爲言言物成就繫雷也王充論衡曰參昴以冬出

心尾以夏見

定之方中

左傳凡土功水醫正而裁杜注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植版築而興作爾雅營室謂之定毛氏曰定營室也方

中昏正四方鄭氏曰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

連正四方營室二星十入度移本在騰蛇下距南星去極入十五度下九尺七曜之中道壁二星九度太在

天庫下距西南星去極入十度天官書曰營室爲清廟歲星廟

五度半下九尺爲天之中道律書曰營室者主營胎陽氣而產之石氏曰營室主

軍糧巫咸曰營室水星也漢書外戚傳曰營室者天子

之後宮也孫炎曰定正也孔氏曰以歷校之傳二年閏

毛詩天文考

三

餘十七則閏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爲得時也安定劉氏曰夏正十月建亥春秋時十二月也農事以畢可

以興作而人君居必南面故亥月昏時見定星當南方之午

位正中因記此星爲每歲營作之候又因號爲營室考之分

野營室界衛以北方之宿而出於南方之午位則中也出於

衛之分野則又中也考唐虞之時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

差至周時定星始以亥月昏中今日此星又以子月昏中矣

參中弧中星中農事載始之日翼中亢中火中農誌登黍之

日建中牛中虛中農誌登穀之口皆非力役之時必待定方

中農桑工暇民力可用故審此時以作宮也

換之以日

周禮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槩以縣視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置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

毛氏曰度日出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 孔氏曰極星謂北辰也

三星在天

毛氏曰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 鄭氏曰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東薪於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

毛詩天文考

四

左傳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 安定劉氏曰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故因謂之三星然凡三星者非止心之一宿而知此詩爲指心宿者蓋春秋之初辰月末日在畢昏時日淪地之酉位而心宿始見於地之東方此詩男

三星在隅

毛氏曰隅東南隅也 鄭氏曰心星在隅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

三星在戶

毛氏曰參星正月中直戶也 鄭氏曰心星在戶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 孔氏曰小星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則心星始見在三月矣此箋云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者正以三月至於六月則有四月此詩惟有三章而卒章言在戶謂正中直戶必是六月昏也進而差之則二章當五月首章當四月四月火見已久不得謂之始見以詩人始作總舉天象不必章舉一月卻差次之使四月共當三章故每章之箋皆舉兩月也

七月流火

周禮夏官司燿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納火民亦如之鄭

毛詩天文考

五

司農注曰三月昏時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黃昏心星伏於戌上使民納火 左傳火星中而寒暑退 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公羊傳曰大辰者何大火也 毛氏曰大火也流下也 鄭氏曰大火者寒暑之候也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 鄭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體盡以爲火星季夏中星也不知夏至中星名答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故尚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二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指心火也如此言中則日永星火謂大火之次非心星也堯典四時言中星者春

夏交舉其次言星鳥星火秋冬舉其宿言星虛星昴故注曰星鳥鶉火之方星火大火之屬虛元武中虛宿也昴白虎中宿也以其東方南方皆三次鶉火大火居其中西方北方俱七宿虛星昴星居其中每時總舉一方故指中宿與次而互言之耳其實仲夏之月大火之次亦未中也

既伯既禱

毛氏曰伯馬祖也 周禮夏官校人春祭馬祖鄭注曰馬祖

天駟 爾雅釋天云天駟房也孫炎注曰龍爲天馬故房四

星謂之天駟 房四星五度太在天市西南角如執笏距南第

日太陽道北二星爲陰環其北曰太陽道七曜行乎 尙書

毛詩天文考

六

運期授曰房四表三道 天鏡經曰南間爲上道中間爲中

道北間爲下道 國語農祥晨正唐固曰農祥房星也 孝

經說曰房爲龍馬 石氏曰房爲天府一曰天駟一名天旗

一名天街一名天燕一名天表一名天龍又曰房爲天子明

堂歲始布政之堂也又曰房主車駕主財寶動外出動內入

按今西土房四星外增五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

毛氏曰之交日月之交會 鄭氏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

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

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 詩

推度災曰君弱臣強故垂象以見徵辛者正秋之王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爲君辰爲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爲君幼弱而不明卯之爲臣秉權而爲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 王基曰以歷校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无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爲共和之前 按此日食虞翻推在幽王六年乙丑歲本之竹書也開元歷定交分一什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使限加時在晝授時推得交分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亦合日限今長厯幽王六年乙丑歲天正朔乙丑日進十一朔爲亥月得庚寅日減二朔得辛卯日乃酉月朔非亥月朔蓋周人失厯

毛詩天文考

七

失閏實始於此何也嘗攷詩文節候如四月惟夏六月徂暑春日遲遲七月流火標梅冰判雨雪楊柳等句皆屬夏正何獨此十月爲建酉之月豈眞所謂周正建子與殆非也詩中本有震電騰川山崩岸谷之語其爲秋令無疑又云抑此皇父豈曰不時田卒汙萊而皇父以爲周禮公旬本如是許役民也竟不知此時實非十月乃失厯失閏之誤而皇父不能知詩人知之故作詩以見刺實非周正建子之制也若周公果有此制皇父胡至誤認爲公旬之禮乎是以左氏亦有再失閏之文夫子有司厯過之對今考春秋諸朔或先一月或先二月參差不齊確是厯家失閏之誤至秦漢又以周正建

子之論附會三統春秋前實无之史記歷書曰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時人子弟分散或在列國或在夷狄是以禮祥廢而不統周襄王二十六年文公元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今攷春秋經文原不書閏月左氏有之殆是時本應閏而左氏以爲非禮不知歷法也司馬遷與鄧平修太初歷復古置閏法者故以爲當時論歷之疎如此可知司馬氏亦未嘗有三正改月之說於胸中故曰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此可以明孟春建寅之制三代同之而變法實始東周之實歷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云日月食令去樂秋官庭氏有救日月之弓矢昏義云陰事不

毛詩天文考

八

修謫見於天月爲之食漢書天文志曰凡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如此則月食相類而云常者義取君可無禮殺臣臣不可以犯君故以日食爲重耳不謂月食非異也左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卽爲災夫人君改過修善雖正陽之月禍亦可消若長惡遂非雖分至之月亦將有咎安得二至二分獨不爲災也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是春分之日傳稱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其年八月衛侯惡卒十一月季孫宿卒此分至日月食有災之驗也以此知雖在分至非无災咎故此食在夏

之八月爲異尤大也杜預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漢二百九十年日食百餘者此所謂雖交而不食或頻交而食者也在乎人君行事之所感召耳馬氏曰嘗攷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自魯定公之十五年至漢高帝三年其間二百九十三年而按考史傳書日食凡七而已然則遺闕不書者多矣自漢而後史錄具在天下一家之時紀載者遞相沿襲無以知其得失也及南北分裂之後國各有史今攷之南自宋武帝永初元年至陳後主顓明二年北自魏明帝泰常五年至隋文帝開皇八年此一百六十九年之間南史所書日食僅三十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其間年歲

毛詩天文考

九

之相合者纔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夫同此一蒼昊也食於北者其數過倍於南理之所必無者而又日月不相脗合豈天有二日乎史氏之謬如此 小月十月辛卯法推西月辛卯朔合食限蓋周歷之變始此西本夏正春秋時晦朔日食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得未月癸巳交日俱合月不合乃春秋之初尙用夏正而失一閏也莊十八年三月僖十二年三月俱得成月亦爲夏正蓋是時已差兩月本應作五月或三五文誤也然歷考春秋全傳獨晉鄭始終多用夏正蓋晉鄭爲東遷功臣不改先王之舊耳以是知周制實未嘗以子月爲春而東周歷法之失相因使然乃以三王改正

彌縫其敝漢人遂附會爲古制皆不攷全歷之謬若僖十五年四月尋五月經文原不書日其疑可知昭十七年六月得十月日不異而月異其誤可知惟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月皆不合亦經文有誤大衍授時所論同若襄王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俱兩月連食或作歷定法有南北不同未可謂全屬誤文也按王應麟謂春秋日食三十六歷家推驗精者不過三十六唐一行得二十七本朝衛朴得三十五惟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蓋此正坐不知春秋正朔漸變之故日者眾陽之會人君之象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歲一周天月月一周天每月一會會常在朔日被月

毛詩天文考

十

掩則日爲之食經不言月食日闕所不見也日月動物雖同行而不必同道歷家所推復有盈縮之異故有積歲不食者有頻月而食者術存於星臺之官非經所急經惟據見在諸天者書日日有食之而已若日被全掩則書日既既日光盡也日食之書必備朔日甲乙者歷之紀朔者日月之會日官於日食應紀月朔朔有甲乙乃可推求失則爲過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受百官於朝僖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前止失日後并失朔傳是以重發例推此而言諸朔日不備

者皆日官之失矣日食雖天變之大然亦歷數之常惟正陽之月君子惡之於是有伐鼓用幣之禮按傳正陽之月當夏四月是爲孟夏則周之六月是也莊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傳曰非常也惟正月之朔隱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正陽月朔陰隱未作陰尤不宜侵陽故諸侯用幣於社社爲上公之神是以祈而不責伐鼓於朝退而自責也此雖書爲六月以長歷推之其實七月置閏失所致令月錯不當鼓而鼓失其時矣鼓當於朝而於社失其處矣社應用幣而用牲失其用矣一舉三失故傳譏非常既以明禮亦以正時也文十年六月辛丑朔日

毛詩天文考

十一

有食之鼓用牲於社傳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此正陽之月雖宜伐鼓然禮有等差不可僭越天子變膳修省不舉盛饌伐鼓於社以責羣陰諸侯位卑但宜用幣於社伐鼓於朝而已今則鼓社用牲有二失焉雖不失常月猶以非禮數也莊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矣失時違禮可依例而推矣按左傳昭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梓慎曰二至二分不爲災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不知日月之行一百七十三日有奇而一交數滿則同道相過非分至之說也梓慎妄矣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

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十月乃夏八月秋分之月也而甚可醜惡不爲災乎莊二十五年七月日食大水是日食水災固有之哀公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其年八月大雩旱矣亦不常爲水也左氏之多附會類如此按樂律自漢以後日疎星歷自漢以後日密故歷法漢初尙失其傳如綱目惠帝七年癸丑正月朔日食漢史載谷永占歲首正月朔日食是爲三朝尊者惡之綱目書法云日食三朝大變也是年八月有漢惠之喪李淳風等皆以爲日食之應司天家祖述之今以授時歷上推是年十一月間餘分二十九日有奇是月二十九日冬至節間十一月漢歷失一

毛詩天文考

主

閏遂以十二月朔誤作次年正月朔豈知蝕之非正旦也則谷永之占何取焉至京房易傳凡日食不以晦朔名曰薄蝕則并不知交轉終轉爲何事矣按董仲舒劉向於春秋日食皆繫之以事應殊不知春秋閏餘乖次史失其官嘗舉其一二推之如桓公十七年十月日食穀梁云言朔不言日食二日也仲舒遂以爲言朔不言日惡魯桓公且有夫人之禍不終日也今以授時歷上推豈知是年實是十一月庚午朔未時日既非十月亦非二日是春秋失一閏也莊公十八年三月日食穀梁云不言日不言朔夜日也劉向遂以爲陰固日明之衰而奪其光象周天子不明而齊桓將霸之兆今以

授時歷上推豈知是年三月不入日限夜亦不食實是五月王子朔申時日食既非三月又非夜食元史云蓋互五爲三又史官失書朔日也襄公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食八月癸巳朔比食董仲舒以爲比食又既象陰盛陽微楚子將滅諸侯之兆其後果伐吳滅舒鳩陳蔡今以交限上推豈知是年七月既食無八月比食之理或因當日史官算失一閏誤以七月作八月朔日已書之史矣既而見其失閏不合也乃補足一閏書爲七月朔日食兩冊俱存而後之修史者并錄之也然則史官之失次如此而漢儒之占驗何涉焉劉向無論矣仲舒稱漢醇儒仍无端妄說使後世司天家奉爲典籍

毛詩天文考

主

豈不惑與愚謂仲舒之洪範災異等傳悉可廢也成是南箕毛氏曰南箕箕星也鄭氏曰箕星侈然踵狹而舌廣箕四星度牛三星在天市東南河一星在河外距西北星去極一百二十一度半謂之天津北六尺是中也天官書曰箕爲敖客曰口舌宋均曰敖調弄也箕以箕揚調弄爲象律書曰箕者言萬物根柢故曰箕趙賓注易以箕子之明夷爲蓍茲本此占曰箕舌動如翅風揚沙易類是謀曰泰山失金雞鄭注金雞箕也石氏曰箕星一名風星月宿之必大風一名天陣一名天狐主狐貉一名天雞主時又曰尾箕主後宮妃后府放置傳說衍子孫孔氏曰箕四星二

爲踵二爲舌若使踵本太狹言雖小寬不足以爲箕山踵之二星已哆然而大舌又益大故所以成爲箕也

維天有漢

毛氏曰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 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

爲天漢 楊泉物理論曰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

發而著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 孝經援

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 埤雅曰水氣之在天爲雲

水象之在天爲漢 抱朴子曰天河從北極分爲兩頭河者

天之水也隨天而轉入地下過 晉天文志曰天漢起東方

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爲二道其南經傳說魚天篇天

毛詩天文考

西

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絡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

乃西南行又分夾瓠瓜絡人星杵造父膝蠅王良附路閣道

北端大陵天船卷舌而南絡五車經北河入東井水位過南

河闕耶天狗天紀天稷至七星而沒 宋中興天文志曰石

氏云天漢蓋天一所生凝毓而成者天所以爲東南西北之

限也天下河漢之源蓋出於此

跂彼織女

天官書曰織女天女孫也 織女二星在天紀東河鼓北

入斗宿 郝萌曰織女一名東橋又曰織女大長秋也 石氏

曰織女天女主荏果絲帛收藏珍寶及女變又曰織女之道

與貫索相直布帛賤不相值天下有急布帛貴 春秋佐助

期曰織女神名收陰 荊州占曰織女在牽牛西北鼎足居

星足常向牽牛扶筐牽牛扶筐亦常向織女之足不如其故

市帛倍其價 黃帝占曰織女大星后兩小星太子之位三

星齊明天下和平 戴德夏小正七月織女東向 宗懔歲

時記曰七月七日爲牽牛織女聚會之夜 孫毓曰織女三

星跂然如咽 陳卓曰王者至孝神祇咸喜則織女三星俱

明 按乾象新書織女屬斗晉志屬太微垣今西土織女四

星外增一星屬天市垣

終日七襄

毛詩天文考

圭

韓詩襄反也 鄭氏曰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莫七辰

一移因謂之七襄 孔氏曰在天爲次在地爲辰每辰爲肆

是厯其肆舍有七也晝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卽

自卯至酉也

皖彼牽牛

毛氏曰河鼓謂之牽牛 本釋文文河鼓三星在天弁東牽牛

度十九 黃帝占曰河鼓一名天鼓一名三武一名三將軍中央

星大將軍也左星左將軍右星右將軍皆天子將也又曰河

鼓星曲失計奪勢 天官書曰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 石

氏曰河鼓星欲正直而明大黃潤澤則無兵大將吉又曰三

武易次起兵 李巡曰河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 孫炎

曰河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北也或名爲河鼓亦名爲牽牛

郝萌曰天鼓之星怒者馬貴一名元鼓又曰一名提鼓一

名天董一名天廐 郭璞曰今荆楚人呼牽牛爲擔鼓擔者

荷也 按爾雅星紀斗牽牛也又曰河鼓謂之牽牛星傳曰

牽牛六星在天河東河鼓三星在牽牛西牽牛之有兩猶斗

杓之有兩招搖也解者或誤合爲一非 又按今西土河鼓

四星外增七星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

韓詩太白晨出東方爲啟明昏見西方爲長庚 毛氏曰日

毛詩天文考

夫

且出謂明星爲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 鄭氏

曰啟明長庚皆有助日之明而無實光也 爾雅釋天明星

謂之啟明孫炎注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日明星

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日太白 荆州占日出東方爲觀星出

東方若東南爲明星出西方爲太白 淮南子曰西方金也

其神爲太白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百二十日而夕

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

戌入以丑未 邢昺曰詩云東有啟明西有長庚不知是何

星也或以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 鄭樵曰啟

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

日將沒則西見寶二星也 朱氏集傳曰啟明長庚皆金星

也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

星爲言 按前漢書鄒陽上梁孝王書曰衛先生爲秦畫長

平之事太白入關張衡周天大象賦衛先生設策長庚入關魏

都賦踰長庚之初輝馬融廣成頌長庚之飛翥李賀曰長

庚卽太白李白字太白其母夢長庚星而生故名歷攷諸說

則以啟明長庚爲二星非矣麟士言今吳俗謂長庚星爲黃

昏星啟明爲曉星有曉星時無黃昏星有黃昏星時無曉星

理爲一星尤無疑但二句實非一時並有偶然對待言之也

有挾天畢

毛詩天文考

七

毛氏曰挾畢貌畢所以掩昴 特牲饋食禮曰宗人執畢鄭注

名焉掩昴祭器之畢俱象畢星 畢入星在黃道外六度太

王若執畢前驅卽其象也 曰四車主弋獵其大星曰天高

一曰邊將 河圖曰畢爲天罡 黃帝占曰其星欲明明則遠

邦外候也 郝萌曰畢星動搖有譏臣 石氏讚曰畢爲天街

夷來貢 主邊兵守備境界知暴橫

維北有斗

天官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 北斗七星在

第一度入張宿二度半入天機去極三度入翼宿四度入

二十八度入張宿二度半入天機去極三度入翼宿四度入

度少七日入張宿二度半入天機去極三度入翼宿四度入

第七星在左不見又入一星曰輔在第六星左常見去極三十度

入角宿 石氏曰北斗第一曰正星上陽主德二曰法星主陰

主刑三曰令星主福善四曰伐星主天理伐无道五曰照星

主煞有罪六曰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一日應星主兵

春秋運斗樞曰五帝所同道與位皆循斗樞機衡之分遵

七政之紀九星之法 劉向九歎曰訊九魁與六神王逸注

曰九魁謂北斗九星 徐整長曆曰北斗九星星間相去九

千里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也 王祜曰九星謂天

篷天內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 北斗經疏曰

不止於七而全於九加輔弼二星故也 王世貞四部稿曰

元戈北斗第八星名矛頭招搖第九星名盾 按諸家言九

毛詩天文考

六

星者不同未知誰是 孔氏曰二十八宿連四方爲名者惟

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院箕在南則壁在室東故

稱東壁鄭稱參旁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

箕斗並任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

月離於畢

毛氏曰畢濁也月離陰星則雨 鄭氏曰將有大雨微氣先

見於天 孔氏曰洪範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者卽此畢是

也春秋緯說日月離于箕風揚沙則好風者箕也所以箕好

風畢好雨者鄭洪範注云風土也爲木妃雨水也爲金妃故

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

由己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 新安胡氏曰畢

星好雨月水之精離畢而雨星象相感如此

三星在罽

鄭氏曰喻周將亡如心星之光曜見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

也 餘見前

倬彼雲漢

鄭氏曰雲漢爲天河也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於天時旱渴

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 餘與大東天漢同

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詩序 絲衣章

漢書郊祀志高帝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注曰龍星

毛詩天文考

九

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 續漢書祭祀志舊說

星謂天田星也一日龍左角爲天田官主穀 漢舊儀曰古

時歲再祀靈星靈星春秋之太牢禮也 唐固曰農祥房星

也 石氏曰房星一名天龍

郎郎衛譜

堪輿經曰姬營衛也 詩推度災曰郎結螭之宿

漢之宿衛天宿斗衛 春秋元命苞曰營室流爲并州分爲

衛國 帝王世紀曰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承華之次一

名姬營於辰在亥謂之大淵獻於律爲太族斗建在寅今衛

分野 鄭譜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之東春秋文耀鉤大行

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屬北斗樞星星經辰星主冀州
按推度災所載國次分野與他書皆不同列之以廣博聞

王城譜

堪輿經鶉火周也 國語伶州鳩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
分野韋昭注歲星在鶉火鶉火周之分野 詩推度災曰王
天宿箕斗 帝王世紀曰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曰鶉火之
次於辰在午謂之散野一名大律於律爲林鍾斗建在未今
周分野 天官書曰柳七星張三河開元占經曰三河河內
河東河南是也周之將亡惟河南一郡故以之爲分野其河
內河東乃在魏次中未詳周分野三河之謂矣 鄭譜封域

毛詩天文考

干

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春秋文耀鉤外方銀耳以至泗
水陪尾豫州屬北斗搖星 星經鎮星主豫州

鄭譜

堪輿經壽星鄭也 詩推度災曰鄭天宿斗衡 帝王世紀
曰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曰壽星之次於辰在辰謂之執徐
於律爲南呂斗建在酉今韓分野按據本淮南子曰宋鄭
之疆侯歲星占房心 鄭譜鄭今京兆鄭縣後又取濟南河
潁間十邑唐天文志河南道洛陝負河而南及新鄭之地皆
屬鶉火河南道汴陳蔡潁諸州淮南道申州則入壽星按此
則鄭分野有鶉火壽星二星

齊譜

堪輿經曰元枵齊也 國語伶州鳩曰我姬氏出自天竈韋
昭注天竈卽元枵齊之分野 春秋元命苞曰虛危之精流
爲青州分爲齊國 帝王世紀曰自葵亥八度至危十六度
曰元枵之次一名天竈於辰在子謂之固散於律爲大呂斗
建在丑今齊分野 淮南子曰燕齊之疆侯辰星占虛危
星經曰歲星主青州

魏譜

詩推度災曰魏天宿牽牛 帝王世紀曰自畢十二度至東
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於辰在申謂之涿灘於律爲中呂斗

毛詩天文考

圭

建在巳今晉魏分野 按東井北二星出河爲實沈次故魏
地亦有入東井分者

唐譜

堪輿經實沈晉也 左傳遷實沈於大夏主參杜預注大夏
今晉陽 詩推度災曰唐天宿奎婁 淮南子曰晉之疆亦
候星占參伐

秦譜

堪輿經鶉首秦也 張衡西京賦曰昔者天帝悅秦穆公而
觀之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剪諸鶉首 詩推度災曰秦天
宿白虎氣生元武 春秋元命苞曰井鬼星散爲雍州分爲

秦國 帝王世紀曰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於辰在未謂之叶洽於律爲蕤賓斗建在午今秦分野 淮南子曰秦之疆候太白占狼弧 鄭譜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春秋文耀鉤華歧以西龍門積石至三危之野雍州於北斗屬魁星 星經太白主雍州

陳譜

詩推度災曰陳天宿大角 漢地理志曰韓角亢氏之分野

鄭譜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春秋文耀鉤外方熊耳

角亢星曰

唐僧一行曰鄭屬鶉火陳屬壽星

檜譜

毛詩天文考

圭

詩推度災曰檜天宿招搖 唐天文志曰檜屬鶉火

曹譜

詩推度災曰曹天宿張弧 漢地理志曰宋地房心之分野

也詩風曹國同 唐天文志曰曹屬大火爲心分

指掌圖曰房心曰

大 鄭譜曹者禹貢衮州陶邱之北地名春秋文耀鉤三河

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兗州於北斗屬機星 星經曰歲星主

兗州

魯譜

堪輿經降婁魯也 左傳三望注曰三望分野之星孔穎達

曰魯祭分野之星其祭奎婁之星也 帝王世紀曰自奎五

度至胃六度曰降婁之次於辰在戌謂之闕茂於律爲夾鍾斗建在卯今魯分野 鄭譜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謂春秋元命苞曰天弓星流爲徐州 文耀鉤曰蒙山以東至南江會稽震澤徐揚之州於北斗屬權星 星經歲星主徐州

商譜

堪輿經大火宋也 左傳遷閼伯於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

辰爲商星 帝王世紀曰自氏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

於辰在卯謂之單閼於律爲無射斗建在戌今宋分野也及

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分星焉

指掌圖曰

毛詩天文考

圭

按以上所列野諸星當是分國之歲月各祀其歲星所行之宿以爲之主魯居東而降婁在西齊居東而元枵在北蓋值其始封之歲歲星或行於東南或行於西北則分野有遠近之不同或星在而國不在无可怪也星在而國亦在者惟秦之鶉首耳

道光己酉春日子齡師以其尊甫北江先生遺著毛詩天文攷一卷命凱校錄以人事倥傯卒未暇今春重理舊篋得之始克畢半月力校付手民以報師命深愧學術荒蕪其中魯魚亥豕是所不免尙俟海內博雅君子重加釐正焉咸豐元年歲次辛亥春王月淮甯張凱謹識

跋

毛詩物名考

〔清〕牟應震撰

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
牟氏刻道光咸豐朱氏補修
毛詩質疑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一八一毫米寬二八〇毫米

序

吾孔子教小子學詩其卒言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鳥獸草木物耳名物之表耳奚多識之足何物有形色
物有性情忠臣義士貞女幽婦鬱結於中欲吐不及吐
者有物焉若代爲傳之俾天下後世讀詩者不待辭之
畢早知其意之所屬則此興之爲義甚深而鳥獸草木
之有裨於興觀羣怨事父事君者多矣顧後之人往往
畧之其不畧者又或泥於舊說惛惶莫據證之此而舛
證之彼而益舛物不目見而憑臆以斷其是非鑿鑿者

序

不能也余自童年喜考較物類屢以喪志見誦友朋然
於物之形色性情或能得其一二及反而證之爾雅諸
書多不合者今古異呼方土殊名傳寫之訛謬假借轉
註之變移其又奚怪然則以物註詩不如以詩註物之
爲得也原其興感之由參以此興之義合衆說以折疑
憑目見以徵信目所及而詩未及者附以備考詩已及
而目未及者缺以待詳如是者其亦足信乎未敢以爲
信也世有游歷廣而見聞普者訂余之誤匡余之不逮
務得其是爲讀詩之一助是所望於博物君子焉

嘉慶十九年歲次丙戌嘉平月棲霞年應震寅同氏書
於澤東學舍

序

二

毛詩名物攷序

詩之爲道也成孝敬重人倫教化出焉物理備焉故孔子曰事父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自漢唐以來說詩者各本所學著爲論說釋解紛紜而詩之詞旨多歧出而反晦朱子參稽羣說研求精義爲集傳一書於是詩教始明世奉爲法其中名物象數至爲繁曠大而天地山川細而蟲魚禽鳥誠欲條釋縷注憂憂難之棲霞牟盧坡先生閒與族兄弟松巖陌人兩先生講解毛詩互相發明庶毛詩名物攷序

毛詩名物攷序

坡兼採眾說引古証今著爲一編曰毛詩名物攷凡詩所載一名一物靡不折中異同晰疑辨似詳考而備錄之其有功於集傳豈淺鮮哉余惟詩三百篇多託物言志先生益於賦比興之言默有會焉特卽因物寄懷之隱揭以示人歟然於詩人詠歌之意孔子論詩之言學者講習之方夫固大有裨云

道光著雍浩灘小陽上澣之吉古邾孟廣均雨山氏拜手敘

書孟雨山太史毛詩名物考序後

牟盧坡名應震乾隆癸卯舉人性孝友年四十時居濟南聞其弟歿髣尺餘一夜盡白官禹城訓導創立書院修縣誌啟迪後進振拔單寒慷慨多義舉張南嶽學使續山左詩鈔盧坡與佐理顯微聞幽碑盡心力陞青州教授年已八旬因無子孫產業散族人殆盡盧坡善畫工詩生平著作甚富如周易夏小正等書板已不知所在所著詩問及毛詩名物考板存濟南刻坊數十年來遺失尤甚

書孟序後

餘貢盧坡與同出滇南劉寄菴先生門下休戚相關豈忍膜視糾集同人爲之補刻庶幾不至淹沒牟陌人名廷相晚年改名庭乾隆乙卯優貢官觀城訓導未半年告歸趙鹿泉學使最器重之嘗對登郡諸生言曰牟某經學我不如也迨回京每逢鄉試云有能中牟某解元者可謂巨眼阮芸臺先生來督學考優貢候其文到方示試期間以金石文字並勾股法相質証歷科主考在都聞其名見文有精深者以爲陌人往往誤中他人嘉慶丁

卯姚秋農先生爲主司榜發後從晚處得其遺卷
另加評點東阿令安肅張春巖先生贈見其文嘆
曰觀破題已爲六千卷所無庚午房考劉也僑先
生東里梓其遺卷徧示同考數科以來榜發後卷
落某房每以不薦爲恥其他房考皆以牟某文不
在其房爲幸有贈以關節者輒力辭不受其一生
行誼類如此牟松巖名昌裕乾隆庚戌進士以御
史終寄菴先生在都贈以詩有句云蓋將善屬依
名士獨以無爭到古人名重烏臺亦諫垣中之健

書而停後

二

者三公皆棲霞人俱以經學名晚與相交有素故
爲之舉其梗概云道光二十九年歲次己酉夏四
月八十三歲老人厯城朱晚枚人氏謹識於紅蕉
山館

毛詩物名考

樓篋年應



鳥部第一

獸脊穹而腹坦天地之象也鳥則反之腹員而脊
方獸行地鳥敷天也獸之曉下交鳥上交本乎天
者親上也獸足四鳥翼兩而足兩亦四象也五指
應乎五藏鳥趾四藏亦關一焉肺爲金金性沉鳥
浮而上飛故無肺肺附於鬲無肺亦無鬲也山鳥
短頸而長尾前後輕重相稱也水鳥長頸而短尾

毛詩物名考

卷一

一

尾短者股高其飛也縮頸而伸足以足爲尾也羽
長者善飛足高者喜立股短者躍脰長者步直喙
者前啄鈎喙者後援各其性之適也有流寓焉春
北秋南應其候也有土著焉營巢哺子安其所也
鷺鳥老而陽亢上飛不能下入罡風之界化爲游
絲凡鳥老而火熾橫飛不知反入清冷之淵化爲
庶介理或有之見其生未見其死也其喙曰喙
曰吭著食者曰喙項曰領領毛曰翁翅曰翼翼長
毛曰翎翎之本曰翻覆翻者曰翮附翮者曰褊腹

毛曰羣尾長毛曰翹附肉不成片者曰捰理其毛
曰唼朝鳴曰嘲夜鳴曰啜和鳴曰喈喈聲連不斷
曰膠膠宛轉可聽曰綿蠻兩情相屬曰關關舉翅
曰振歛翅曰翥小飛曰獵大飛曰聳直上曰矦高
起曰矦數曰習疾曰矦曰翾翻回旋曰翔停頓曰
發舒緩曰泄泄輕拂曰翾翾整齊曰肅肅有聲曰
翾翾羣飛如織曰交交並飛不齊曰差池一上一
下曰頡頏羽下垂曰毵毵毛不整曰毵毵羽解曰
翦殺曰鷕鷕敗曰脩脩其致之也矢取之曰弋網

毛詩物名考

卷一

三

取之曰羅機取之曰罟媒取之曰罔養之曰籠

鵙魚鴈也一名鵙鵙鵙首鳬頸爲尾鳴掌鈎喙深月色黑如鳥李時珍曰鵙鵙皆黑色比鳥深黑故名

漁人養十數載小舟用以捕魚驚鳥也驚鳥不羣此

鳥也說文以爲鶯鶯山禽非水禽也爾雅註以爲鶯

與厚豈山食之尤大者如在江邊食魚尤屬麀說山禽無食腥者惟禽輕

以爲魚鷹者得之
魚鷹也形似鷹而尾上白故一名白鷹其飛捕魚

乘風力循村落溝塍捕鷄鴨小鳥雀食之俗名風

鸛鵲

歲曰始鵝胸毛色黃也二歲曰粗君三歲曰老蒼年

亦曰大鵬其雄者小能搏雉曰鷃鴈亦曰小鵬

鵠似鷹而小能搏鵠之類

鴛似鴿而小者曰細鴛似細鴛而微粗者曰斑鴛其尤小者曰花鴛皆能搏燕雀之類均呼爲雀鷹

酉陽雜俎鷺鷥雄小而雌大凡鳥雄大而雌小驗

之信然。鷹與鷂爲雌雄。鵠之與細鷺。斑鷺之

與花鶯兔鶻之與鴨鵝皆然雄有內腎雌無有也

以是推之鵲鵲梟之屬當無不然者

鵲鵲也一名鵲鵲鵲通首與鷹爲別類員首黑
睛鵲胸紫章翅長及尾短股長爪掌心有肉墊如

九取兔以掌擊之故曰兔鶡
其雄者小搏野鴨曰鴨鶡

隼鴟鵂也禽經曰奪曰鴟今人呼爲奪子是也似鴟而小飛最疾擊鳥雀如奪故一名擊征鴟風搖翅如扇

毛詩物名考

卷二

三

故又名題肩題肩者提肩也月令征鳥腐疾謂此

不知是肩非庶也。肩與鴈爲類，通另是肩。鴈也。鴈隼古通音，故左傳以鴈鴈並稱。古人見其擊雀，因

亦誤呼爲鷹耳題肩形同鷹翅春日鷹翅南而題肩

來所見皆題肩故曰鳩化為鷹化鳩化鷹
之說原系古人誤會雷意驗之知非謬也

鳥鳴爾雅鵲鳴偁云拮据也鳥喜動飛鳴無停刻

聒聒不休故又曰鳴鳩鼓翅空際停羽許時故記曰

鳴雄拂其羽食蛇蚤及吐集小鳥語專言雄皆謂此鳥之謂言充也亦曰聚州鳥之語者不與凡羣鳥

加之詩言勞苦日夥也。不覺不與人。至下

之象也。尸鳥遊之畏屋之事也。商命官者耳之象。

徒教稼者也是鳥也依木落循溝塍有似乎巡者

也名之曰祝鳩祝者屬也屬以事也司馬主兵者
也是鳥也察及重淵驚而不暴有似乎詳審也名
之曰鳴鳩鳴者起也起起也不輕進也司寇主刑
者也是鳥機警來去無停滯有似乎明斷也名之
曰鷓鴣鷓者爽也司空冬官也空工也百工起事
也或曰空官也農事畢而官功興也是鳥不自爲
巢而營營不休趨事之象也名之曰鷓鴣鷓者尸
也尸主也司事者統四司之事而並飭之猶周官
之冢宰也是鳥敏而猛捷而有力名之曰鷓鴣鷓

毛詩物名考

卷一

四

者滑也傳曰五鳩鳩民者也故凡言鳩者皆鷓鴣鳥
非鷓鴣鳥不名爲鳩矣後人不達而以凡鳥當之於
是有鷓鴣鷓鳩楚鳩荆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
鳩鷓鴣鷓鴣種種諸名且以鷓爲祝鳩鷓鴣爲鷓
鳩鷓鴣爲鷓鴣斑鷓鴣爲斑鷓而鳩與鷓紛淆莫辨
矣

桑鷓鴣也似鷓而微小其鳴三字聲曰瑞穀穀領毛
邊際有采色曰瑞之瑞然故曰有鷓其領色淺
白故曰瑞穀食粟鳥也故曰率鷓啄粟淮南子桑鷓
不食粟因瑞穀二字而訛也爾雅桑鷓爲鷓句本係
複出解者又因不食粟之說以爲青雀喜鷓脂膏是
一誤再誤也今人轉音又訛鷓爲鷓呼爲斑鷓並失

鷓鴣行鷓也似鷓而小尖喙長尾兩肩及膀間白巢戶背
大歲其音啾啾故名鷓鴣其行亦躍亦步故鷓鴣行屬
鷓鴣強爭巢有他雄則爭蓋鷓鴣言之以利公于頤也
鷓鴣也似鷓而小黑首褐胸翅尾色淺藍故曰
鷓鴣其音啾啾至秋則合羣而噪故鷓鴣爲秋鷓
戴勝一名鷓鴣春鷓也形如班鷓褐黃色翅多白班其
三字聲曰鷓鴣穀穀或振其聲曰鷓鴣此鳥也
其婦陰則逐之今人謂鷓鴣呼婦曰鷓鴣此鳥也
布穀或曰鷓鴣穀穀當作振齊語以地鋤二次曰振此
雀鷓鴣惟直喙短股爲異背色元故曰鷓鴣元夏鷓鴣也
其二字聲曰鷓鴣穀穀其四字聲曰鷓鴣布穀北人
杜宇註曰狀如雀鷓鴣而色黑赤口有小冠春時珍
卽鳴夜啼達旦鳴必向北夏曰尤甚晝夜不止田
家候之以興農事食蟲不能爲巢居他巢生子冬

毛詩物名考

卷一

五

日則鷓時珍所云與播穀悉同故玉篇鷓字註云
卽布穀也蓋此鳥飛空作四字聲止樹則作二字
聲顧野王知其爲一鳥時珍未知故分作布穀杜宇
爲二鳥也卽康節洛陽橋聞杜鷓鴣以爲天道北行
鳥識氣機其言幸中人爲神使知杜
鷓卽布穀處處有之當啞然一笑矣
鷓鴣木鳥棘屬也形似戴勝而毛色灰綠其雌者下
身若塗丹故曰鷓鴣月旁如利維舌長數寸舌尖有
倒刺啄蟲盡以鈎出之其飛振其止附木
轉匝以喙叩木聞其聲卽知鷓鴣之有無也
烏曰一名鷓鴣或又轉音作批類南人呼爲鷓鴣哥
之類畏之以五更鳴古人掘其聲曰架格架格頗
不似北人擬之以長工打水農人以爲興起事
爾雅鷓鴣又名曰鷓鴣此
鷓鴣山鷓也一作鷓鴣老鷓也毛色灰褐兩腋下有花文
鷓鴣爪赤卵有石磽中盤常伏不動故曰鷓鴣安也

禽經云雉上有文鵠上有赤赤

黃鵠通尺亦通斤故莊子以爲斥鴳

冬鵠在北方每至冬間羣集河干啖食麥苗爾雅云

鷺者執也執伏羣鳥也鴈者護也扈民不姪者也

見形而思事聞聲而知驚農家之憲書官家之經

鐸也春日載陽土脈解凍春鴈趣耕也耕宜亟也

鵠鳴昧旦宵鴈趣其晨興于耕舉趾行鴈趣其急

事也執筐遵行婦女謀衣桑鴈趣亟蠶也木瓜木

桃包直行禮棘鴈趣穫果也其登伊糾其鐸斯趙

毛詩物名考

卷一

六

夏鴈趣耘也穫之挂挂積之栗栗秋鴈趣斂也至

是而在野之事畢也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冬鴈趣

宜家也胡考之車胡考之休老鴈趣養老也傳曰

尤鴈爲農正是夏小正之先聲月令之鼻祖也

元鳥鴈也背色元故名或又名乙象形也鴈頭黃口

細以春分至故傳曰司分者也又有通身黑者亦鴈

尾不能爲巢於梁棟間伏雛名曰海燕鴈喙啞厥

別種也

燕即元鳥也字象形唯

鴈雄常並飛故曰燕燕
鴈當作鴈今經書所見多作鴈蓋傳寫之訛伯勞也一
鴈日伯趙以夏至鳴冬至止傳曰伯趙氏司至者也

雞司晨者也以五更鳴一名輪音各色俱有所見

足五趾本羣所載長尾雞角

桃俗名鵲鵲即鵲也形似雀色褐紫而紫鵲

其卵當腰有紅絲宛轉糾結如繪布綴卵其巢中此

鳥不知也伏哺長成故俗語云鵲鵲窩裏出布穀小

巧婦如卵殼以馬尾繫樹枝故曰巧目上白眉如

樹啄飛蟲無停刻也

鵲今名鵲雞也如巧婦而大以樹根縛三葦中間

也本三鳥今混呼爲一矣

毛詩物名考

卷一

七

雀尾雀也今呼爲家雀以其巢人簷宇也首赤紫褐背

冬間所見無老者其兩旁角微黃可驗也是

物之化生有可信有不可盡信可信者自無而之

有也不可盡信者以此而爲彼也鴈鵲之化不言

所憑易毛移翮非旦暮可致卒無耳目其蹤跡者

以此知古人之誤也雀之入水海上人有見者千

百爲羣望洋而去去而不反以是知其入水也然

無由見其爲蛤也聞之海上漁者往往見泥團若

球者破之雀也則雀之鰓水或亦猶鵲之鰓水乎

而古人以爲爲蛤者又安知非因見其入水不反而蛤之文理有似鳥之羽者而懸斷之也田鼠陸處穴土化駕事或可信然必於將化未全化之際目驗其然乃敢信其確也堆化蜃蝦蟇化鴉田雞

化鴉有一見者可以徵信矣

鴉鴉也鴉一作鴉形如鴉毛色褐斑中界白文小而善馴雄者聲宏亮鳴如喝叱羣雌奔隨之詩曰鴉之奔奔爲雌鴉言

之以利宣姜也

雉漢以呂后諱改名野雞雄者翠首白項長尾身備五采各據一山遇雄則鬪諺云鴉分樹雉分山喻之信然其雌色黧褐無文采尾亦稍短爾雅所載名色甚多俱未詳

毛詩物名考 卷一

八

翟一作鶴本草似雉而尾長三四尺

鵲未詳說文走鳴長尾雞也陸疏微小於翟走而且鳴

黃鳥鶯黃也形如瓦雀色黃而貌故名春秋南數十成羣故曰交交鳴必和故曰嘒嘒聲宛轉可聽故曰綿蠻又曰嘒嘒與綿蠻通音非倉庚也倉庚

喬棲此鳥不擇木故曰楚雀而詩亦云止楚止棘止邱隅邱側也倉庚蟲食此鳥穀食故曰搏黍而詩亦云啄梁啄栗啄黍也自陸璣說莊而二鳥混爲一矣

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黃鸝一名鸞形如斑鳩尖喙青脚毛色金黃眉翅黑色立春後鳴聲溜亮可聽冬整

田塘以泥自裹如卵至春復出

鳥一名鷦一名鷦居切音作鷦也一名雅雅在鷦其白腹白腹者畧小南人呼鷦鷯鳥能反哺者謂此鳥

山鳥似鳥而小色黑而翠赤

雛爾雅雛夫不即鴉鴉也似斑鴉而大色有元紫黑白花斑之異依蕭宇爲巢其交也兩喙相銜先以氣接而後尾合生卵必雙月不失期以類相招必成羣去巢於野故曰雛飛載下巢於苞桐則集於苞桐之旁以求食也來止於

星故曰雛雛來思

鵲鵲而尖喙長頸短尾足無後趾身有豹文故一名豹喜集平田尋啄遺粒詩曰集於苞桐謂集於苞之旁安得其實食以反與己之不能力田以養親也非集於苞桐之上也苞者謂藎藎生其力亦不能勝一鵲也說者謂集木則苦詩人不作此語

鵲鵲詩省作春令小水鳥也一名離果形似小雞色黑頂下黑毛如連錢短尾高足奔行如流俗名沙石流伏育沙灘卵必四見人環飛哀鳴其聲迫急故詩取以喻急難也行近卵處寂然無聲亦鵲鳥也

毛詩物名考 卷一

九

鴻鴈春秋南應候鳥也似鶩而小有蒼白二色飛必成行故曰鴻鴈亦曰鴻字爾雅鴻鴈乃一物初

無其別至詩註乃云大白曰鴻小白曰鴈鴈爲有

小者一說若者曰鴈白者曰鴻當以此說爲是

鴈鴈尾黑翅旁有五色采毛眼必顧側各舒右翼於外以助思故曰戢其左翼

言戢左則知其舒右也

鳬野鴨也俗名野鴨狀似鴨而小色雖白翅有斑文

鳴雄云鳬鴈常以晨飛故鴈鳴鳬云鳬與雁

鳴雄而平其形似船古人師以爲舟

雞類之交以氣鴨類之交以形世無分陰陽判雌雄而不交者或見或不見耳變化論曰鷦目成而受胎雀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野鴉傳枝似皆腹

說卽如鵲之傳枝卽其父也且能於空際飛時作
合不知者信其爲關耳

鷗也一名水鴉色蒼黑常泛波上隨潮往來故名信鳥如飛近岸知將風也

鴉鵂也形如蒼鵂色灰白喙長尺許其下吻如疊摺張之如扇廣尺許用以淘水并則尖削與上吻合一

商書諱其鴈下有皮袋容二升物者即喙之下
吻皮是也或謂袋中注水養魚者其說尤妄
鴈也形如鵠而小色白首有長三枚然則

鷺古名青脚喜步又名春鋤言其步形如春如鋤也
鷺秃鷺也說文作鷺一名鷺老狀如鷗而大鷺黑

色長頸赤目頂無毛而赤如鶴頂喙長尺餘
丹頂赤目黑尾青脚毛色白亦有灰蒼色者其

其二年子毛落三年羽翮成又七年而飛又七年鳴

毛詩物名考

卷一

+

年相視而孕又百六十年胎產爲仙人騎驢似皆臆說世無數百歲人其孰從而驗其誤也

禽經鶴以怨望鵙以貪顧雞以嘔睨鴨以怒嘖雀

以猜瞿燕以狂眴視也焉以喜轉鳥以悲啼鳶以

饑鳴鶴以潔唳危以凶呌鴟以愁嘯鳴也

驚詩北山省作鴝鴒小鳥詩曰翰飛唳天知說文作驚不誤也驚似鷹而大其尖翅短而員俗名團翅鵙毛

有黃點俗又
名芝蔴鷓鴣

鵬大者翅橫畝未見也說文驚鵬也按禽經鵬以周
之又曰驚以博之知驚與鵬非一鳥矣卑雅大鵬

鵙翔水上扇魚令出攫而食之亦臆說鵙不食魚也
鵙也說文作鵙並與弋通音夏小正鳴弋弋鵙之道

文如鵬而小喜翔飛下覩鵲禽及人所棄腐臭之

物腹而食之莊子鵲得腐鼠見
鵲雞過仰而視之曰嚇卽此鳥

鳥獸文不孝也古人陳於木上以示警故字从木首

字聲曰呱呱。又時格格作笑聲。爾雅：「茅鴉，鵲也。」

鵝與衆木二鳥其形狀各別以其通音故傳

寫或消陸疏以鷓鴣爲鵲雀以鷓爲鷓皆非
流離一作鷓鴣泉之別名也陸璣曰自關而西謂泉爲

流離爾雅註此鳥少美長醜故詩曰流離之子

夜招呼行人之聲故婦聞之而嘆也今解家所謂驚
水鳥也畏顧赤緣緣畏尺餘樂必水澤不土於郊

堙也或又謂其食蟻故
鳴於蟻堙亦臆說也

卷一

聽聲考詳鶴聲宜學仙雉聲宜習武烏聲宜習醫

鴈聲亦習卜鵲聲宜習工巧巢聲宜習符咒

鳳凰 鳳四靈之一 其形狀不可得詳 必大鳥而五采備
者也 天老云 鴻前鸞後 蛇頸魚尾 鸛頸鹄腰 龍文

日順背文曰義腹文曰信膺文曰仁廣雅云雄鳴曰

雜詩物名考

卷一

主

聽聲考詳鶴聲宜學仙鳩聲宜習武烏聲宜習醫
鴈聲亦習卜鵲聲宜習工巧巢聲宜習符咒

鳳凰 鳳四靈之一其形狀不可得詳必大鳥而五采備者也天老云鴻前鸞後蛇頸魚尾鸛頸鸞喙龍文

鼎背文曰義腹文曰信膺文曰仁廣雅云雄鳴曰
 順背文曰義腹文曰信膺文曰仁廣雅云雄鳴曰

保長舉鳴曰上翔集鳴曰野昌此皆以意爲之未足爲據說文云鳳鳴爲德以萬教而近今志替所成

鳥不恒見則羣鳥從之而噪噪所怪也非朝也如以

其靈而朝之胡不閤獻之從賦繫介之從繩龍乎爰
居止魯東門文仲祀之或亦

有異於羣鳥之從而神之與

1

樓霞車應震寅同著

方言人初生謂之首獸初生謂之鼻獸與人對舉獸之臟腑與人近也爾雅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走謂之獸獸與禽對形獸之生成與禽異也禽之分以喙喙鈎者肉食直者穀食直而長者腥食直而鼻生豪者蟲食獸之分以足足趾者草食足爪者肉食足如人掌者果食足如犬足者或肉食

卷一

或穀食蹄者性懦爪者性暴如掌有性淫如犬足者性貪蹄無大用也與之以角所以衛也無角者與之牙牙厲於角也牙而濟之以爪厲加甚矣故山中之獸以虎爲君蹄曰蹠角曰觸曰觝牙曰噬爪曰撲掌曰緣曰援各用其長也其成形也額曰定亦曰顛脖子曰項胸曰膺背骨直而穹者曰脊梁肘後曰脇脇後曰胛兩股間曰胯脰膺曰腓足曰趾趾上曲節曰跗毛曰豪豪秒曰末毛極細者曰絨立曰跼踞曰蹲以鼻搖物曰舐以舌舐物曰舔

毛詩物名考 卷二

驥尾者曰驥尾曰近其取用於人也或以皮革瑣

以筋骨或以角齒或以魚肉用以燕祭肥曰腍

瘦曰瘠凝者曰脂釋者曰膏腸間脂曰膏口上肉

曰臘合毛火之曰炮剝皮火之曰炙貫而反覆炙

之曰燔加火曰烈入鼎沃湯曰烹雜以葑藻曰臠

爲醬曰醢
血醢曰醢
酒汁曰葵
薦醢者曰俎
薦醢

者曰豎熊藥者曰豎

日喻今呼壯曰兒呼北曰騾亦曰草去勢曰

日訓和曰駢劣曰駑駘曰駟食曰秣立曰駐行曰

卷一

日駢曰驕駒緩曰欻驟疾曰騁曰馳乳馳口倚浴
土曰驟勒口曰銜羈足曰躡今曰絆籠前者曰絡

駟身者曰騊駼之曰騊不施鞍而跨之曰騊古人
 馬廐聘或事田獵並資其力故詩於馬言特詳

初生不任服馭自當以馬二歲爲的解

高六尺也

駢字類編卷之四
馬部
駢字類編卷之四

謂驪卽牡也爾雅說誤

馬足而中界之自當以膝上皆白爲解

色純者有白有黃

黑驛則純赤色也

二四

純黑
色也

驄馬也黃白花馬也

通稱今海驢也鬃脊尾黑而毛色青也微白者曰羊皮海驢微黃者曰杏黃海驢也

駁色不純也爾雅駁白駁色不純者皆謂之駁不止駁白也

騏其從糸爲騏馬青黑
色也箋色青黑爲騏

駟同从糸爲緝緝素
色今謂之粉青也

駱 各少糸爲縮絡駱也
長毛茸茸似絮也

原從糸無緋黃也
撞弓周人尚赤
事乘驪

烟雲網緼之色而雅陰白雜毛

毛詩物名考

卷一

三

𪚩 丕从禾爲𪚩色糖白似
𪚪 也今謂之高梁紅也

雲三色荷亦通作雲埠雅外赤
內青也蓋馬赤色而毛根青也

鐵載以金爲鐵馬
黑赤似鐵也

騅色烏黑如騅也爾雅蒼白雜
毛騅楚項羽所乘馬曰烏騅

鵝色灰白而有豹斑如鵝也今謂之雨點花也

白顛亦馬名今謂之玉頂也

魚馬二目白如魚目也

驢馬旒毛紐結成片如鬣
鱗也今謂之捲毛獸也

馬黃黑色脇間有捲毛如鰓魚也

蝦 馬背隆起似蝦今謂之龜背也或云馬赭白色如蝦
蝦色黑黃死而熟之方赭也此以形言不當以色言
也

分今或作驪驪父馬母生也亦有馬父虎母者以皇
 分之驪父者驪鼻馬父者馮鼻也說文驪嗟父馬

母驍駁
父驍母

似羸而小長耳性馴順豢
家便之故處處有之也

駱駝羊首頸野高股股四節背有肉高也
駝峰首上望故一名望羊北地所產

白牝牡曰牝，日常黑曰輪，白曰騊，赤曰犛，駁曰犁，去

勢曰管曰後今以不流勢者曰生健子曰牝
棋三歲曰慘四歲曰牝五歲曰价六歲曰情鳴曰牟

食草曰藟吐而復吐
曰藟用以爲牲曰犧

毛詩物名考

卷二

四

純色牛也。特與輪音通。祭牛選色。故夏耜云。殺時特。

也九

軻魯頌作剛
軻牛也

羊 說文羴祥也短毛博尾觴角者曰吳羊今曰綿羊長毛小尾豎角者曰夏羊今曰山羊小無角者曰羴玄

勢曰賜子曰羔燕五月曰狩六月曰羣七月曰達
卒歲曰絜角三歲曰殽食而復烝曰饗與曰饗

牦牛則全異以衆說證之當以爾雅爲是

通勢詩假借作墳爾雅牡犇牡犇案牡豕去勢者
日讀則讀亦當是牡羊之去勢者今名之曰犇

羝羊也廣雅吳羊牡三歲曰羝
羝羊以吳羊之不去勢者曰羝

𦍋說文夏羊吐曰𦍋今以夏羊之不去勢者曰𦍋去勢者亦曰𦍋

勞曰積曰補子曰豚
食曰積所寢處曰積

𧯛也𧯛系

稊 生六月脉也稊從也說文尚叢
 聚也五稊五稊皆言蕃盛也

[illegible]

特用一物者皆曰特伐檀有縣特弓得自狩獵知非家

畜其野豕之小者乎爾
雅豕生三羖二師一特

齊風並驅從兩牡今說者以驅爲解豈不誤乎詩人

不應如此多夢伐植詩有經言特末章言然蓋狩必貪獸獲也通言有報則所謂仕者亦言貪也

毛詩物名考

禽必雉也他禽之化牡不易辨雉之化牡易辨也
風雉鳴求其牡或謂禽不應稱此牡不知此牡雄雌

鳥獸之通稱善化難司晨難言牝亦可言
牡南山雄狐綏狐言雄亦可言雄矣

犬於行屬金於卦屬艮周禮政吠能止人易言
兌行曰姦怒曰救吠曰噬噬亦曰狝狝關曰狝吠

曰猶狂曰癘去勢曰
倚高四尺者曰檠

𪔐 大也說文

盧犬之黑色而大者也

今細狗也犬守田二頭守取其惡犬高陵
田取其惡犬走也喪而露骨故曰獫狫也

馭馬爾雅作馮。馮短索大也。一說狀息也。繫馬高六尺也。載儉藏犬也。馱馱馱馬也。獵犬隊長者巧短者。

者之所欲也

毛詩物名考 卷二

羊無瞳無上齒附胃有百葉牛無上齒有百葉

腎不兩平一上一下上一腎附於肝馬無胆六之

心有虫如人之虺而小長二三寸約七八條系之

臟腑似人驗之醫家言若信百獸之形不同其臟

腑亦必不盡同也不能遍核耳馬之交曰踉羣牛

之交曰達欄羊之交曰歡陽豕之交曰走食犬之

交曰掉草皆齊語也

尖喙削耳目若椒子青黑色前齒四後牙十六長鬚
前爪四後爪五尾支如織長與身等腎有紅絲如篆

父曰鼠印性多疑出穴不果故持兩端者曰首鼠鼠
近喉與前齒不連故人不如其有牙詩與雀無角

毛詩物名考

對舉是古。人亦
以鼠爲無牙也。

鼯鼠短尾前一足如掌懸鼠胸前肉囊若袋大目

鼠首似兔色青黃能坐而掬食香鼠色灰白長二

三寸短尾或畜以作戲壁鼠長二寸餘居牆壁長

首鼠身長寸餘首與身等松鼠尾末漸大如帚尾

鼠卽黃鼯食鼠俗名鼠狽用其皮爲衣者曰貂

銀曰灰蓋未詳者多矣故爾雅別爲部

貉說文作獬似小狐黃褐色

豕以同
而豕或
殊又作
安鑑身
似犬而
粗前股
短足似
人脚色
青

二五

復見麟矣廣雅麟懷仁抱義音中鍾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不履生蟲不踐生草音中鍾呂尚可信也中規中矩不可信矣不踐生草愈無稽矣麟形似鹿必以食草爲生豈食草而能不踐生草乎世又安得不生草之地以容麟之遊行乎

騶虞騶同趣亦同趣趣從之虞也虞人能屬山澤之禁故草茂獸多詩人嘆美之傳以爲仁獸者因周南于嗟麟兮之文而例推之不知周南蒙上文麟字而言此言葭蓬言杞縱與仁獸何與漢儒解經執一說以武斷者甚多後儒信之因有騶騶牙假借之字蓋人信騶虞爲獸而適有不經見之獸遂無不騶虞矣說文云白虎黑文既爲虎矣必以食生爲生如之何仁也或曰食自死之物又安得日有自死以供其食也賈誼曰騶者天子之園也虞者園之司獸者也是不以騶虞爲獸矣淮南子云商拘文王散宜生得騶虞難斯之乘以獻于紂是又以騶虞爲馬矣或以騶爲騶人虞爲虞人是因樂官備也之文而附會之

毛詩物名考

卷二

九

草茂獸多虞人功也於主馬者奚與焉

淮南子曰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凰鳳凰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毛頤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鯢鯢生鯁鯁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介蠃生先龍先龍生元龜元龜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於庶龜燮濕生容燮濕生於毛風毛風生於濕元濕元生羽風羽風生煥介五類雜種興乎外肖形而蕃曰馮

生陽開陽開生喬如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於庶木根拔生若程若程生元玉元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華皇華生庶草凡根荄草者生於庶草海間生屈龍屈龍生容華容華生蓂莢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相荄者生於萍藻右此類結撰作備於南華而淮南拾其唾餘今之註麟鳳者殆皆拾古人之唾餘耳

毛詩物名考

卷二

十

樓霞華應宸賓同著

鱗介部第三

水之中有天地焉鱗性浮猶飛之有羽也介性沉
猶走之有獸也浮行水面者陽之陽也失行水底
者陽之陰也蠕動泥中者陰之陰也穴泥而時出
時入者陰之陽也脊無不穹腹無不坦有足則必
四有翅亦前兩而後兩兩饒四象之備具也或身
細而長或腹大而短或有足而蹇蹇或無目而濫

卷三

衍鱗以分爲介介以一爲鱗也鱗以孕白孕子判雌雄其交也羣聚而互逐雌以首摩雄腹雄遺其白雌吞之雄以首摩雌腹雌生子焉以是推之鱗之屬或亦然也介以臍大臍小判雌雄雌小而雌大鯨育卵于水濱借日光暖之而生以是推之龜鼈之屬或亦然也淫雨之後蝸牛出焉其交也兩首相摩顛倒紐合兩有所施兩有所受疑其無雄雌也其子胎生以是推之蛤蚌之屬或亦然也龍之鬚曰髭足曰爪魚之脊翅曰鬣鬣曰鬣頭枕

骨曰丁尾曰丙刺有歧枝曰乙食曰啣動曰潑刺
上下其口曰噉嚼驚之蓋骨曰用邊肉曰裙龜之
骨曰版輪之殼曰貝蝦之刺曰螯蟹之鉗曰螯長
身之行曰蜿蜒短身之行曰團洋四足之行曰蹢

朔八月之杳曰郭索

鯉 本草鯉爲魚中之主勝鱗一道從首至尾三十六鱗每鱗有小黑點行常水而跳擲若飛
鰕 大者曰鰕爾雅細鱖鰕鮓鮒本三魚各有二名與鰕能細一例如郭分爲六魚所註鰕魚形狀身無別鱗一名鰕鰕从單音故說鰕爲鰕而後之解者或訛作鰕訛錯作鰕愈博引愈紛淆矣蓋鰕也鰕鮐也鰕者也鰕即今黃白鰕如蛇形者也漢書地理志三鰕魚卽三鰕魚也

卷三

鯨一名鯨鯢。若尋卽今鯨魚也。頭小而尖似鰐。口在頰下。色黃黑。無鱗。背腹有邪行甲。大者千餘斤。曰王鯨。小曰叔鯨。又小者曰鯨鯢之。大者亦數百斤。故詩每鯨鯢並稱也。

鰩一名鰩。一名鰩。大首個。頰大口。大腹。身短。尾有齒。口旁有鰭。口下二小鰭。

黃頰魚也。形全似鰩。色深黃。脊鰭及二分水有硬刺。如三鰭。口下爲小鰭。若四

鰩。舍人曰。鰩一名鰩。郭璞注。鰩也。今呼爲若鰩。形似鰩。色黃。有斑文。故又名黑鰩。生子後晝夜環繞護其子。故又名鰩首。有七皇。又夜朝北斗。鍊法者用爲祭品。有齒。有舌。吞食魚子。魚之最凶暴者。

鰩。卽得也。形狹而扁。長四五寸。鰭細。莖潔白。有大口。小口二種。其鱗不分無以別也。

鰩。卽鰩之雄者也。形如鰩。身有花斑。紅綠相間。斑鰩可愛。目中紫紅。和黃。鰩目亦目。游常先鱗。故目

魚。無文。採魚。別。

魴一名扁小頭縮項脊刺腹扁身細鱗大者長三四寸身有彩色紅紫碧綠相間較鱗尤美尾赤故曰魴魚類尾與下如戟非勞則尾赤也幽風九民言鱗魴與下衣繡目驗此魚者乃知古人假物託興之妙而非以細魚大小為解

鰱雅鰱之魚一方一圓鰱之魚一俯一仰吹沙小魚也長四五寸大頭粗尾體圓

鰱即鰱也好羣行相與故曰鰱形似白鰱鱗尤細色尤白

鰱未詳李時珍曰鰱似鰱而頭似鰱而口大頭似鰱而色黃鱗似鰱而稍細大者三四十斤鰱魚最健而難取孔叢子言得鰱魚者垂一鰱餌鰱過而不視更以鰱之牛則否矣是知鰱為大魚鰱為小魚也傳以鰱鰱同為大魚非是

毛詩物名考 卷三

蜥蜴也一名石龍子俗名馬蛇四足頭扁尾長身長七八寸亦首者曰金頭馬蛇長餘尺

蜥蜴形全似蜥蜴說文在草曰蜥蜴在壁曰蜥蜴蜥蜴者偃於庭也故一名守宮爾雅蜥蜴蜥蜴

異物爾雅混為一物四名非是

蛇說文作它象蛇曲垂尾形毒蟲也扁頭細頸長身尾無足舌黑如蠟歧分二叉冬蟄春出其種類不一

西陽雜俎云有

水草木土四種

蛇未詳說文虫也本草形短而扁色黃黑如土謂之蛇小如蝮蝮白斑黃額尖口是也與蝮為二蛇也解

者多混

為一

其詳形似蜥蜴長丈餘其甲如鐵能橫飛不能上

其聲如鼓古人剝其皮以胃鼓及小正刺繡繡畫

字今讀

埤雅蛇將風則湧蠶將雨則鳴故里俗以蛇蠶風以蠶蠶雨

龍未詳說文龍能幽能明能巨能細能長能短春分而升天秋分而潛淵爾雅翼龍有九似頭似蛇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龜爪似鷹掌似虎背八十一鱗是九之數九陽也鯉三十三鱗是六之數六陰也上古之世有蒼龍之術龍可乘其形狀所傳或不似

鱗一名神守形圓脊脊四周有肉裙頭能伸能縮伏潛沙泥首隨日轉割卵無水之處借日光曬之而生非思化也埤雅云大腹純雄亦應

說尾廣長者為雄小者為雌也

龜甲導之長外骨內肉此頭龍頭廣肩大腹廣為首龜能引導清氣以自他故不食不死古人以龜為卜

毛詩物名考 卷三

吉曰故爾雅及周禮言之特詳然業為枯骨所云天地四方左倪右倪者又何自而驗之

貝海蟲之甲有文彩者也陸疏其文采之異大小之殊甚眾古者貨貝是也朱仲相貝經畧云經尺之貝唐虞三代之正瑞次此者狀如赤電畧謂之紫貝者質紅黑謂之珠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華謂之霞貝紫愈疾珠明目綬消氣綬服則蟲雖不延齡增壽其害一也又云南海貝如珠白如乳水

毒浮貝使人寡無以近婦人黑貝如珠白如乳水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黃貝如珠黑貝如珠是也雖貝使人病瘡黑貝無皮是也婦人黑貝如珠是也雖貝使人通有是也患貝使人善忘赤貝如珠是也雖貝使人使童子盜荷上有縷勾唇是也雨則重露則輕委貝使人志強夜行伏迷鬼狼狗百獸雨則輕委貝使人古人用貝故附會其說則為價益增豈

一貝之藏而此奇驗乎所不可信也

成說文作龜龜與成通音爾雅與施通音亦作

成說文作龜龜與成通音爾雅與施通音亦作

成說文作龜龜與成通音爾雅與施通音亦作

成說文作龜龜與成通音爾雅與施通音亦作

成說文作龜龜與成通音爾雅與施通音亦作

多非磊行最遲不能躍其形
厥人故詩取喻人醜貌也

蟹螯 似蟬而大腹身黑黃雨後大鳴其聲曰呱曰吟
者是也又善怒以足蹙之其張如鼓故曰怒蹙

冬蟄泥底深二三尺水涸數月
不死得伏雨則出鳴蟬類亦然

龜 青龜也一名田雞一名長股尖嘴細
腰色有青有黃有雜斑鳴聲如鴨

鼃狗 似鼃而小背色皂腹紅黑作斑鳴
如擊柝者此也聲亦類犬故名

鼃繩 形如鼃狗身微長腹色白
遼人名曰哈石嗎者是也

魚獸 陸疏魚服云魚獸之皮也其形似猪東海有之一
名魚狸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今以爲弓鞬步

又者也其皮雖乾燥經年海將潮及天將雨其毛皆
起潮還及天晴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
水之潮氣自相感也

毛詩物名考

卷三

五

嘉魚 嘉美之魚也故傳曰江漢之間魚所產也陸氏疏
魚服亦不疏嘉魚今解者謂出梧火山下丙穴又

曰蜀中丙穴亦出豈成
周之時即馳驛進魚耶

毛詩物名考

棲霞牟應震貢同著

昆蟲部第四

昆蟲之生不知其凡幾也生於土石生於水火生
於草木生於穀蔬生於菌穢地以形用形之所成
無不育也生於曠生於濕生於雨雷生於風霧天
以氣運氣之所偏無不化也解飛者蠶能走者蠹
猶禽獸也飛者之形有首有胸有腹三才之象也
有口有目有鼻而無耳物之口橫而蟲口豎兩牙

毛詩物名考

卷四

一

相對用以嚙也物之口方而蟲口圓如管中空用
以吸也目無裏而有光以光印光也無鼻形而有
竅蝶之趨香蠅虻之逐臭醜鷄之赴酸以是知其
有竅也與以聲而不知聽以是知其無耳也洛書
之言曰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蟲得四隅之雜氣故
四羽而六足者居多蠃生子子出爲蠶蠶化爲蛹
蛹脫爲蛾四變而復其初凡形之類蠶者視此矣
蟬生子子長爲復育復育脫而爲蟬三變而復其
初凡形之類復育者視此矣水蠅之子爲子子子

子脫而為蚊蟻之子為蠓蠓脫為蟻蟻變其本生而歸於盡凡變其本生者視此矣走者之形或大腹而無胸或延長而多節或圓如彈或扁如片或小如蟻或多足如梳齒更僕數之不能盡也其飛曰蠓動曰蠕伸行曰趾曳行曰曳紆行曰紆藏曰蟄屈伏曰蟄

螽斯屬螽斯斯螽皆謂此斯語詞也身長寸餘色灰褐首股斑文如玳瑁四羽六足後二股長而濫厚羽作聲故曰動股子如稻米色純黃以尾穴地生子土中深三四寸次年出土常數十也故詩取以喻子孫之盛

毛詩物名考

卷四

二

莎鷄空際飛伴時作莎鷄聲古今注以為絡緯是也其聲如絡絲也

檮雞小蟲黑身白首身有小白斑動之則六足拳屈若死惟生檮上故曰檮雞非莎雞也

阜螽螽之短羽者也形如螽短羽結背上中高如阜故名雌雄常相負而躍故曰起起爾雅土螽蟪蛄此謂

此謂

螽種類甚夥以內二小翅別之有綠者有松黃者

有灰色者有濃藍者有赤者有嫣紅者又有通身

碧綠者綠首褐身者大抵皆雄小而雌大

螽詩當作求通作螽詩云衆者謂螽也其多不可意計故名螽色黃故名螽羽長於身有半故能飛其生無

種天炎旱魚子為蟬而水大則蟬子為魚故詩曰衆維魚矣不為禾害故小其為蟬年兆也六七月生子十餘日即出八九月生子至次年四月方出也子曰蟬能步者曰蟬蟬者字象形短羽大腹長股羽上蓋有資鼓之作聲其鳴盛於秋日鄭誤以蟬註草蟲與采薇采薇之時不存矣

草蟲負蟬也形似蟬而大色黑紫背上有紋如蟬故名俗名山草蟲其生最早春分後即見食草芽故曰蟬

鳴與蟬同長如針不能鳴與蟬同

蟋蟀一名蛩形似蟬而小色漆黑以羽鳴土人愛養以猪鬃播之令鬃夏秋在野冬入室居壁隙中

鐘蟬亮而秀致可愛聲如金鐘歷歷清

毛詩物名考

卷四

三

螽上銳如角首端二翳如蟬眉小於蟬者半能高飛作拍版聲蟬也蟬所見凡二十餘種

為類有三長腹長羽者蟬屬也所見凡二十餘種大腹短羽者蟬屬也所見凡七種

蜚負蟬也爾雅所謂蟬蟬形員而扁縮首平背故名負蟬色黑而斑氣臭惡味辛辣瘠喜食之左傳註以爲負蟬誤而陸佃以阜螽爲蟬

蟬羅願以草蟲爲蟬蟬則尤誤

蟬四羽六足腸下有鼓之聲其喙如針垂貼胸

前入木皮吸液而飽非不食也雌不能鳴曰啞蟬生子嫩皮子長皮裂墜地入土下及黃泉長隨陽氣而

上蛻而為蟬

非蛻蟬化也差耶蟬入土生于糞上外以泥覆

馮職釀蜜曰蜜博士無尾針不釀人也取草木皮爲窠曰房連綴成片上寬下殺曰蜂窠之尖曰窠王生子處也子出則分峰分必平再出則再分世爲老讓小者誤也其雄者至冬盡死明年初蜂雄復生也蜂類甚繁所見凡二十餘種有王者惟蜜蜂也

蜾蠃細腰蜂也蜾蠃蜂也蜾蠃蜂也蜾蠃蜂也身出封穴口子食蟲膏而爲蜂非螟蛉化也其類

凡數種有捕蠅虎者有捕小蜘蛛者其力甚大其目甚大身有赤斑捕螽蝗之屬其穴或土中或枯葉或筆管中中庸蒲蘆也謂此

馬蜂細腰作房初止一蜂至秋則蕃衍近者其初蜂及夏

至前生者至秋後則而色白鉗變雙必盡死似馬
蜂而小者曰草蜂於荆棘根上近地處作房似馬
蜂而大者曰蠟蜂色赤黑於枯木中作房其尤大
者土人名曰地雷色皂黑於地中作房鬻牛馬往

毛詩物名考

卷四

六

往有死者右皆銜生蟲哺其子故爾雅註曰食其
子也蜂育子有三採花者以蜜蜜蜂之類是也借
生者以蟲蠃之類是也作房生子如小蛆銜蟲
哺之子長滿戶封其口子自變爲蜂馬蜂之類是
也

蠟也本一字古書作蠟今作蠟誤讀爲二音猶蠟
本一字而續爲二音也二蠟八足尾上卷若束髮

蟲也或云長尾爲蠶短尾爲蠅
北方產處處有之末見有短尾者

蜎蜎 食禾苗者曰蜎蜎似尺蠖而青小者曰蜎

碩鼠 卽鼯鼠古今註螻蛄也方首短翅六足前二足
時恒穿田爲苗害故曰無食我苗又名梧鼠荀子
梧鼠五技而窮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

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其爲螻蛄無疑也而爾雅以碩鼠入鼠部陸郭因之誤也其所以又名梧鼠者梧

與石通音也
蚯蚓 一名地龍形圓長色紫其大者白頸有二小足不能鳴土中作聲者皆螻蛄今謂蚯蚓鳴者誤

也！

蠪蛸爾雅蠪蛸長跗小蜘蛛也腹圓若豆八足長股依戶屬結網捕蠅蟻食之其類大小影狀不一依戶

結網者名
嘯蛸也

伊威一名鼠負濕生蟲也形似衣魚而圖多足長三四分背有蹙紋色微紫蓋瓚之下存存有之

蒼蠅 色蒼黑故名六足兩翼其聲在羣飛聲最盛也其大者曰麻蠅越蠅多在兩間也

青蠅形太如疥蠅色如金黃赤如火集魚肉則立出

毛詩物名考

●

蟻 卽好蚋也。天陰澤霈濕地上，蔭則生，其多不可意計。數日之內，未集全卒，蟻之最爲害者。

蝻蝻勝也蟲能上騰故名陸或曰蝗也天亢旱則生而食禾較蚰尤厲爾雅作蚰蟥蟥味皆謂蝗也
 蝻蝻勝也蟲能上騰故名陸或曰蝗也天亢旱則生而食禾較蚰尤厲爾雅作蚰蟥蟥味皆謂蝗也

見衆註

禾莖內蟲也人不及見故曰蠹賊之爲禾害也螟蝗爲甚二者均食禾葉而達及於果莖內主者

似螟而小其爲害也淺故曰及其蚤賊及者言去其
大害而亦不遺其小也爾雅分四名未確孟賊自是

一物
賊內
訂

爾雅翳醜蝮蛇七水生于水中形如麥粒長大似蛇

而身肩剖背而出猶牙子之化爲蛟
也語云有情化有情水蠟變蜻蜓
蠢醜奮

醜搏 蜂也。緩稱曰：蜂蟻急於強世，翼骨若蜂斧鋒生鉅齒遇物以臂鈎取之，故曰搏也。

蝨蠶蟄人隨其尾針流毒如露珠所蝨謂蝨也說文長箋云流出汗膿也蝨蝨也

毛詩物名考

卷四

八

毛詩物名考

棲霞亭應震實同著

木部第五

木觸也觸土而生也木冒也冒地而形也杪而上達木之火也液充於中木之水也皮束以固木之金也質澤而縷木之土也青綠不改則木之木也色有五綠形於春天地自然之色也天元而地黃元黃合而為綠也其於人也五臟應肝肝之府曰膽周身皆血而膽質獨綠綠者先天之生機也

毛詩物名考

卷五

而為黃天氣去而地氣留魂升魄降之義也其生也或根或子其本或修或腫其枝或垂或揚其葉或奇或偶其質或堅或柔其理或順或錯其色或黃或赤或白或黑其臭或香或臭其味或甘或苦或辛而酸為之主其土之宜也或山或阪或隰或水不實者以材生不材者以果實也其名之也在土下者曰根曰柢出於土者曰本曰枚分枝曰柯枝小曰條孤曰榦高曰榦榦枝四出曰杈極皮曰朴節曰柅理曰文曰枋芒曰束皮甲粗曰櫨極末

曰杪長曰樛曲曰橈曰句上句曰喬下句曰樛附
屬而密曰樸直而聳曰樸檉樸者扶疏也叢木
曰林叢木而小曰楚亦曰灌蒙茸而障蔽曰翳橫
生而礙曰樹擁塞而爲物害曰菑根空曰枵枯曰
槁腐曰朽自斃曰桷斬而復生曰肄萌芽曰蘖叢
萌曰苞分而別植之曰樹采之曰薪分之曰析火
之曰燎曰烘曰槁適於用曰材

毛詩物名考

巢松

刺松

下百
垂木

合松

色有之

不

其椅

桐如

桐
葉
花

片其子也紫花桐文理細而堅葉三角而員亦
先花後葉李時珍曰紫花者名岡桐卽油桐也
梧今曰梧桐本無節皮無皴葉似桐而小有尖花細蕊
莢長三寸許五片合成老則自裂如瓠子嫩瓢上大

漆如古

桑老

榘亦通

榆春先生夾形似銀而小色白如銀曰有榔榆八月生莢未見也

粉末詳爾雅榆白粉註先
生葉却着莢皮色白

毛詩物名考

駁

去 野

第一種

秀 林
主 任

7
11'4"

湯：

1.07

1

1

柳其枝低垂故曰柳生芽最早葉狹而長花結如小葉俗曰柳絮老放白英曰柳絮

極皮色赤葉細如絲柳絮可愛花垂穗長三四寸水紅色如蓼花狀遇雨即開一年三秀故又名三春柳

梅葉似杏先衆木花實似杏而酢調味者用之

桃木皮橫理葉尖而長花嫣紅有血色實圓而有尖品名形色甚多有白花者曰碧桃有十月熟者曰東桃死枝上而乾殭者曰果桃

李木似杏葉圓尖花白而香實如杏本仲云其經近百有十十一月熟者未見也

甘棠葉圓有尖花水紅色帶長寸餘實圓而扁前後並四白者曰白棠赤者曰赤棠今曰花紅伏口熟者曰伏沙秋熟者曰秋沙小者曰奈大者曰奈婆曰林品類甚多而總名之曰棠其肉沙其味酢而甘棠

毛詩物名考 卷五 四

唐傳之省文棠猶通音即甘棠也街風愛采唐矣謂此棠不可云甘也

棣即梨也爾雅梨山棣棣梨實圓而長前後並四二月開花如雪香聞甚遠實圓而長前後並四

杜杜棣也今曰杜梨葉如梨而色微白結亦如梨實如小棣于新後可食今人以木接梨二果合稱也唐即甘棠棣即梨也二果之分棠花

唐棣紅棠花白棠果扁梨果長棠果皮薄而潤梨果皮厚而粗棠肉沙梨肉膩棠果六七月熟梨果八九月古人唐棣並稱者猶松柏桃李楊柳梓桐之並稱也

常棣常與棠通音采薇雅常之華召南言唐棣之華兄弟桃李一側爲王孫侯子喻也小雅言常棣爲兄弟

木瓜木有利花深紅實色黃而酢如瓜形者曰木瓜如梨形者曰木梨有鐵樹海棠樹結者曰海棠梨

毛詩物名考 卷五 五

果蒂短者後凸蒂長者後凹盈虛之機也

栗木似柞葉方長有刺花作條如綴結實作苞多刺如蠟苞中子二三四不等九月苞裂子自落也

榛叢生如荆葉如麻而潤有縐紋花色白成條下垂二三寸其莢苞三五相粘子如橡象而小

柞葉如栗而狹是曰橡苞牛裹之苞曰皂斗可以爲皂也葉經冬不凋至二月生芽故葉乃落故詩以蓬蓬與

柳一作杼或又名杼即柞也柞古音讀若祖作杼行杼皆通音

櫟亦柞木名也陸疏云周秦人謂柞爲櫟今齊語或曰柞或曰櫟或曰巨櫟或曰櫟亦各隨方土以爲名耳

覆日覆落詩無浸覆薪陸疏从木毛傳从禾按詩下文云尚可載也

毛詩物名考 卷五 五

麻爾雅麻桑山桑註云似桑考凡木皆生於山叢生則葉小植之隙地則葉大非有二也爾雅所云山槲山

楸山桑皆無別種故陸疏山槲云山槲與山桑無異葉似差狹耳即考山中別木亦無似桑而可以飼蠶者

爾雅桑有矣今之山桑出山桑所出桑葉其即今之大桑網桑絲其即今之山桑絲所謂桑桑其即今之大桑

作乎木與柞無異葉圓如掌而有長四五寸廣二三寸以其葉大故曰厥厥也以其可

以飼蠶故亦曰桑猶柞木亦曰柞桑也

柞叢生多刺有雌雄葉圓者雄葉尖而有刺又者雌結實如桑椹熟色赤如櫻桃葉可飼蠶木可染色曰柞黃

穀也一名構有雌雄皮斑而葉圓者雄皮白而有雌

義者雌開細花結實如楊梅曰格桃皮可造紙其

用以銷金也

毛詩物名考 卷五 五

棗木心赤枝有刺葉小而尖花青白實形大小長短圓扁不一味甘所見七八種

棘酸棗本也木葉皆似棗多刺棘刺一鈎一直實員小而酢

佳

杞枸櫞也條柔弱如蔓有刺故曰杞棘葉如石榴子如耳端熟赤色如珊瑚詩言杞皆謂此鄭風無折我樹杞木名柳也孟子性猶杞柳也詩緝謂杞有二種以在彼杞棘爲山木隔有杞棘爲拘杞不知杞未有無判者年久則成樹故本草

列於木部嚴氏未見耳

楸爾雅楸赤棟棟當作棟又曰無姑其實夷無姑切爲棟蓋急讀爲棟緩讀爲無姑也夷棟之省又其實曰夷故其木曰楸也今俗名麥梨葉如梨實小如麥內含甘漿可食故詩四月與杞並舉也說者本爾雅楸

毛詩物名考

卷五

六

葉女桑爲解棟傳作黃言其初芽穉嫩也是可云棟桑不當專言穉也

鬱郁李也其木不高其實似李而小其味酸澁故名鬱鬱者鬱而不暢也今解家誤以莫爲郁李而於鬱字注云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正赤味甜於莫字注云木高五六尺子小如櫻桃色赤味甘酸蓋郁李結實原有大小貳種非二木

也莫从艸說見草部

椒枝繁而多刺葉對生實曰萊似菜莢而小色赤肉含黑子光潤而圓曰椒目實簇生故曰蕃仿

聊爾雅椒檠檠者聊註杌子如指頭赤色似小奈可食即今山檠也大者如果名唐杌其小如奈者曰山檠

檠檠即今山檠也大者如果名唐杌其小如奈者曰山檠

言其色之美也

梲爾雅梲檠檠也西人讀槐音近回槐从鬼得梲鬼貴通音葉對生陰繁濃憩者息焉故又名梲

杓木掌曲多節故字從句座極字說云節中腫可爲杖以扶老今靈壽是也居句通音故誤以拘注據也

今嶺山有木皮赤紫癭多節人取以爲杖問之土人云靠老木靠老者扶老也

柎多曲少直花如練而細疏或謂之牛筋言其柔而韌也

楸爾雅楸木色白故秋曰取火用之

棧爾雅棧白板小木叢生多刺皮色白實如耳端色黑紫詩曰凡此棧模言其枝之繁縟也今土人名曰油

棧言其木其實皆可染棧也陸疏以爲柞大雅柞破拔矣如係一木既言柞不應復言棧矣

檀有黃白二種葉如槐皮青而潤木理細膩而堅狀如梓榆

楚荆也枝對生葉如麻一枝五葉或七葉花作穗色紅實如麻子詩言楚皆謂此又說文楚叢木也衛楚邱

毛詩物名考

卷五

七

條秦風有條有梅梅當作枚枚梅通音條小木枚大木

周南曰伐其條枚爾雅以條爲楸楸南方果名不聞

秦地有之也傳以條爲楸楸山楸陸疏云亦如下出

桐耳楸不異則不宜以生山生田異矣爾雅又以梅爲桐梅非素產也

楷未詳詩與檠並稱必叢生木也可爲矢必條直而勒

也陸疏形似荆而赤莖似著上黨人織以爲斗簪箱

器又揉以爲釵故上黨人調問婦人欲買楷否

曰龍下自有黃土問買欽否曰山中自有楷

榱爾雅榱檠檠也西人讀槐音近回槐从鬼得榱鬼貴通音葉對生陰繁濃憩者息焉故又名榱

榱之類極多有似栗而小者大小有三四種爾雅所謂

榱其榱是也木類中有名榱者但詩曰條之平之其

爲解
方合

周禮註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
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以色用也
白虎通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爲栗
北社爲槐以名用也賈誼新書懸弧之禮東方之
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南方之弧以柳柳
者南方之草夏木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
木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北方
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取義不盡可

毛詩物名考

卷五

八

解

毛詩物名考

棲霞牟應震寅同著

草部第六

草於五行屬木於干屬乙於支屬卯木陽而草陰
也其生也或以子子孳而巳或以根根歷世而
不朽是陽木之剛者或摧而陰木之柔者無盡也
約畧計之其類有七陸生五水生二也出土生葉
葉心抽莖者爲一類植於園者可茹生於山者亦
多可采也引蔓而長附物而施者爲一類佐於蔬

毛詩物名考

卷六

一

者半品於藥者半也莖直而實葉厚而穠者爲一
類有臭焉爲蕝爲藉以葉別也分枝布葉開花結
子者爲一類有味焉甘苦辛酸以根用也細莖生
節逐節生葉莖末作穗者爲一類似穀非穀而爲
穀害燎之資也外實內空似木非木者爲一類竹
其長也柔莖附泥似草非草者爲一類荷其王也
竹荷草之異品獸之麟羽之鳳也而總名之曰卉
根曰荄曰芨萌曰芽出土曰茁附於地曰薹枝曰
曰莖曰莖延曰蔓小曰蒨大曰莖多曰薹曰薹曰

者曰藥佐食者曰藪

葉如書帶草而細花如蛇床子如芝蔴而黑剪而食歲可四五剪春初生芽最美故時祭用之

通作藟蔓菁也亦曰蕪菁葉似藟蔓根橫別而短上平下銳味辛而甘

雨雅菲芳又曰芳息菜又曰葵蘆葩今或曰萊服葑
此菜卽雄薊也勿服聞三字屬音古皆讀若房萊與

菲通音蘆羅爲萊菲之轉音李時珍曰萊菔根名上古謂之蘆菔中古轉爲萊菔今人說爲蘿蔔南人呼

爲蘿與藥同葑根圓而長有尺餘者其味微甘而辛對菲二蔬形狀畧同皆以根用故詩曰無以下體俗云無連根拔也

地膚也。一名千頭草。韌音葉狹長如舌。俗名鴨舌草。枝莖最繁。又名千頭草。韌音葉狹長如舌。俗名鴨舌草。枝莖最繁。

爲帚改又名掃帚菜易生之草處處有之故古人常
藜藿並稱也說文以爲豆葉豆葉非蔬品人不食也
類甚繁或曰凡花瓣中四者皆名爲葵蜀葵花如木
槿各色俱備秋葵葉如龍爪花淡黃綿葵花大如錢

向日葵花大如盤
能隨日而轉

葵隨日轉菱逐月移

護詩省作護說文作菴或作萱葉劍脊叢生如蒲中心抽莖花五瓣色紅黃吐鵝長二三寸

棘有數種俱冬至後生小刺葉剛多刺樹屬北白茅三
角名曰棘味性寒大苦味強其根現有白毛附於葉也

族兩雅戲龍二三月生葉每曲如小兒拳谷名拳頂尖長明紋如羽扇

莖葉氣味皆似豌豆故名野豌豆其花葉翻覆可觀
故又名倒置葉豆豉食之更皮名之曰豉豉菜

葦爾雅搖苦葦本草葦似蕺花紫色根似齊葉似柳子

如米性浮故因貝莖莖楊榆並稱也黃花者毛莖也

苦菜也莖中空而脆折之有白汁葉如薤薤花黃如

蕪而小老放白英如柳絮卽茶也晉風采苦謂此有
形狀悉同葉如鉅齒者

味甘酸詩曰華茶如飴
草之白英皆名曰茶柳風有女如荼幽風余所持茶

之夏小正謂荼左傳望之如荼皆以白華言之苦菜教
白英故亦呼之曰荼詩葍荼如飴

黃芩註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隨處今澤瀉也藥如車前味亦相似按詩文取相續之義主郭說爲得今下田有草狀如麻黃寸寸有節俗名百節草者是也

爲蓮也根如

蔞一名牛蒡苗高三四尺葉狹長如牛舌莖節
 赤紫花青白子如榆莢而有稜別名金喬木
 羊蹄一名酸漿形似羊蹄而小節間生子似莢蔚菜
 羊蹄一名酸漿形似羊蹄而小節間生子似莢蔚菜

羊蹄三者混爲一安

莫郎羊蹄也陸疏葉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
悍而畏有毛刺其末後而骨五方通謂之跋迷

菜心抽莖作穗子如華樹陰疏謂治婦人難產

卷耳 腐草所生也狀如木耳而

蓬條 即蓬莖也疏通音爾雅出蓬莖註似土生

首圓故詩取以喻短形擁腫之貌與燕婉相反與禾

柔面柔為解似未確切

瓜 蔓生草也有果瓜菜瓜二種西瓜甜瓜之屬果瓜也

也消酸蓋也言菜瓜也其肉曰瓢

子一名曰亦小瓜也爾雅曰瓠其肉曰瓠

瓠 似近木之瓜小於先棧之大瓜也

瓠 似近木之瓜小於先棧之大瓜也

瓠 似近木之瓜小於先棧之大瓜也

瓠 似近木之瓜小於先棧之大瓜也

瓠 似近木之瓜小於先棧之大瓜也

瓠 似近木之瓜小於先棧之大瓜也

瓠 似近木之瓜小於先棧之大瓜也

瓠 似近木之瓜小於先棧之大瓜也

瓠 似近木之瓜小於先棧之大瓜也

瓠 似近木之瓜小於先棧之大瓜也

瓠 似近木之瓜小於先棧之大瓜也

毛詩物名考

卷六

四

各隨土方以為名要亦無定名也

葛 蔓細而長葉如豆葉圓而微尖前一後

品 未詳剛經葛蔓木上葉如葡萄而小四月折其莖有

果 實如大如柿色赤黃子如絲瓜似瓜而

九 蘭 蔓生葉如葛而大花如牽牛紫白色實如羊角斷

實 有尖似蘭葉而赤上綴白英隨風飛揚

苗 有雙葉者俗名轉枝蔓言其色似蓮也根如似股色

白 蒸食之有藥

香 食多聲喉

芡 形是舜即芡之華也以根言曰芡以花言曰芡也故

毛詩物名考

卷六

五

於 薺 字註亦曰木薺是自岐其說也

結 實如薺五葉薺如桑而小五月花七月

茹 苳 兩雅茹苳茅兔註稱也方莖中空莖有細刺三四

赤 可 染

莫 蓼 莫也蓼生葉如括蓼逐節生葉逐葉作花實如杜

珍 以 為 山 荷 漸 白 內 含 甘 漿 土 人 名 曰 漿 水 九 李 時

若 陵 若 也 蓼 依 大 木 能 延 至 數 丈 一 名 波 魯 葉 尖 長 有

如 豆 花 五 瓣 一 枝 散 朵 大 於 牽 牛 色 紺 黃 有 細 點 結 實

許 子 如 蓼 葉 如 蓼 葉 細 分 如 針 花 長 蒂

五 鮮 赤 如 丹 砂 子 如 大 麥 而 黑 解 者 以 為 木 上 寄 生

木上寄生皆藤條

與詩文施字不符

女蘿被藤也蔓延松上色青而細長無雜蔓故楚詞云

施於松上其為

松蘿無疑也

兔絲色金黃如絲寄生草上生拔上者尤盛雖雅在

兔絲木為女蘿在草為兔絲廣雅女蘿松蘿也菟耳

兔絲也古樂府南山慕兔絲花北山青女蘿

樹是兔絲與女蘿為二物而爾雅乃云唐蒙女蘿

處有之未見其施于松上也

曲蔓附物陸生者左纏水生者右纏直蔓無附逐

葉生鬚鬚歧分者左右纏

草之高者其莖直其體內虛外實或有枝或無枝或

碎葉或整葉或有子或無子其色或青或白或黃其

毛詩物名考

卷六

六

吳石甚有不甚

黃其總名也

今黃蒿也枝莖直葉歧分如雞尾而整故名曰

黃其與較諸蒿為烈故取為祭服之用爾雅以為黃

荻無與於文以為艾蒿王

風雅艾並稱知非一物也

艾而細如冰臺似白蒿而大莖直葉厚去其膚

未許而葉如冰臺似白蒿而大莖直葉厚去其膚

初陽疏萌即蘭香草也莖葉似蘭而長節節中赤

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宋齊今何

草要為草之香者

非今所植蘭花也

夕樂草花也春初生芽紅紫葉三歧花如牡丹名色甚

多葉附取其香贈夕樂取其色也陸機以為非香

草其莖葉不香花亦香也解家以為江蘇無確

據國經及爾雅所考即今花中芍藥良是

蘇詩作藥爾雅作藥蘇離轉音通蘇蘇香草也蘇頌蛇

床生下濕地楚辭秋蘭兮羶蕙用取其香以造酒也

傳本爾雅以為赤苗

黃疑非是說見穀部

黃未詳爾雅爾雅註黃蒿也陸疏葉似艾白色

長數寸高六餘好生水邊芽生食之香而脆

即今黃荻也葉似地膚而短小色青黃寸寸生葉

葉間生花花色紫根黃而苦土人取其葉以當茶

通作荻爾雅荻帶其本木質高二三尺葉似地膚

花桃紅色牛羊喜食之則鹿之食草可知矣或以馬

毛詩物名考

卷六

七

刺藟或以為

水澤草非是

茅莖高尺餘葉狹而長近尺柔韌可以為繩故詩曰索

綯七月八月秀白英如柳絮古人用以編酒根寸寸作

節咀之

味甘

黃似茅而小初春作苞內孕黃莖曰黃拔而食之柔嫩

而甘俗名曰蕪荻語云蕪荻老牛放飽四月秀白英

爾雅白華野苣荻出地如雞尾俗名地針葉如蘆色紅

秋放白英如茅而大莖堅硬如蘆漚之則柔也今無

用

黃雅莖繞葉是葉一名繞一名繞寬也根交錯若

其故曰繞葉如針故曰繞葉結土中故曰寬葉者曲

不伸也苗高三四寸以四口秀子黑而滑上人名曰

地皮芽又曰盤地龍雅以為遠志遠志逐葉生花

不可言秀其花亦

五六月始開也

毛詩物名考

卷六

四一

四一

四一

四一

四一

四一

四一

四一

四一

四一

四一

人詩楚漢蔡註布地蔓生細葉子三角刺

詩假借作藍而雅蘭貝母陸疏葉如括樓而細小共

經花碧綠色如鼓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也

藍有五種六月開花色淺紅者曰夢藍如决明葉如

槐七月開淡紅花結角如小豆角者曰水藍如苦

葉如白藍者曰藍藍皆可爲藍以染藍色者曰吳藍

綠枝子也藍以色青綠亦當以色言也草木之可以染

故口不盈掬也解者不爾雅以爲玉美形如桐子而小

夢生葉似柳色青黃花黃白如小菊其臭惡其味辛

土人取以毒魚故詩曰予又集于蓼圖經云蓼有紫

赤青馬水香木七種皆隨其土名而呼之非詩所云蓼也

卷六

八

手前物名考

卷六

九

薏苡雅大須言其稠密如髮也葉千百叢生葉積如

堆故曰薏苡俗名曰類絲可爲蓑笠故詩曰薏苡播

蓬如刺根孤而細秋後根斷隨風轉走如車輪也又有

鹹蓬葉叢密如松土人熟之取其灰淋汁熬鹹有鹽

蓬似鹹蓬而小葉中虛如袋汁可取鹽爾雅鹹蓬

審所屬

薏苡省作薏苡之別種初生有紅者有綠者秋深紅黃

色作綠相間如錦俗名十樣錦亦曰馬來紅陸疏薏五

又曰綬草

詩作綬似麻而小有宿根叢生十數

長楚人詩爾雅長楚姚姚陸疏今羊桃也葉長而狹花

其皮著熱灰中

竹衛風茶竹卽此茶當作綠中空外直而有節貫四時

而不改柯易葉故詩取以喻君子竹譜云竹之別類

六十有一今解家以茶爲王芻以竹爲篇蓄二者小

草與取興之意不符鄭道元云淇川無竹後人多信

之然考淮南子云賈洪術之箭漢書亦云下淇

園之竹以爲棧何得以近今所無疑三代前耶

筍爾雅筍竹萌今或作笋

葭初出穉嫩可爲蔬也

葦說文大葭也今以中實者總名曰葭中虛者總名曰

葦葦也色微黃者曰黃葦微白者曰白葦根節曲者曰

不葦葦管內皮色紫者曰紫葦葦花莖葦

不作花者曰沒葦葦見凡數種

爾雅葦葦別名也葦葦與葦皆通音生下地故曰

中葦葦葦葦別名也葦葦與葦皆通音生下地故曰

葦葦葦葦別名也葦葦與葦皆通音生下地故曰

葦葦葦葦別名也葦葦與葦皆通音生下地故曰

葦葦葦葦別名也葦葦與葦皆通音生下地故曰

葦葦葦葦別名也葦葦與葦皆通音生下地故曰

葦葦葦葦別名也葦葦與葦皆通音生下地故曰

葦葦葦葦別名也葦葦與葦皆通音生下地故曰

葦葦葦葦別名也葦葦與葦皆通音生下地故曰

葦葦葦葦別名也葦葦與葦皆通音生下地故曰

蓮陳風有蒲與蒹一本蒹作蓮形如仰盂中含蓮子
八九十數枚不等子中有綠蘆如鈎所謂蕙也

有苓知苓作蓮字解不誤也

菑菑 荷華初出水也
菑舍也菑韜也

龍詩省作龍爾雅龍夭薺數寸生節圓長而直如侖故名又曰薺龍古當是古龍古龍切爲紅猶蒺藜之屬

茨也傳寫顛倒耳葉後寬前狹花蓓蕾長二三寸下垂如緇色水紅枝橫出如游故曰游龍其大者高丈餘俗名後庭爾雅曰其大者蓀

毛詩物名考

卷六

芹爾雅芹水葵葉似薊芎莖有節稜而中空花如蛇床又有旱芹爾雅薊山斷是也斷同芹

也二種大雅雙水有芭謂水新小雅薄言采芭謂旱新芭卽蘄也蘄與芭轉音通故蘄一讀芹一讀荷也芭有

茄未詳陸疏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滑不得停莖大如七柄可生食又可齏滑美一名鬼葵卽蓰也

得根叢生水底葉如竹簇浮水面如竹之垂成行不
故曰苻陸佃曰苻之爲言行也傳以爲接余者以

雅釋草荅曰接餘合荇荇爲通字不知持否讀
杭不與荇通荇葉圓荇荇二草誤合爲一耳

蘋 根生水底葉泛水面形如馬蹄花六山白蘋黃心者
曰白蘋莖有歧者花黃而小曰黃蘋葉大如錢四葉

合成如田字面青背紫者俗名紫背浮萍其根着泥當亦蘋類也

萍浮水面有小葉一葉如小豆四葉合成田字者隨水

飄浮故曰浮萍呂氏春秋菜之美者崑崙之蘋萍焉是芡蘋與萍爲二物詩緝亦云蘋可茹萍不可茹郭毛混爲一或以萍爲楊柳花子所化未審是否

藻叢生水底葉如地膚狹長而多皺箋云藻之爲累也

紫爾雅若牛藻謂此華似藻而細數寸生節葉如松針而繁故曰紫一曰蓬藻言其形似蓬也又爾雅云紫

以幽風有采芣之文也不知蘋蘩蘊藻皆水草古人

而采故下文云迨及公子同歸解者不違以上文言

之解繁生水者腥生陸者臭體不食也

蒲生水中。高三四尺。葉劍形。狹長。刀仰。上平。下尖。以爲席。其初生如竹芽。嫩者可茹。曰蒲笋。俾稚謂不

疏以爲蒲柳非是

毛詩物名考

卷六

莞爾雅莞荷離其上萬註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爾雅
其頭臺首也據註莞蒲一物而二名而周禮有莞簞

蒲筵之異故奠云莞蒲也
蒲有大小則席有精粗矣
非香草非是古人祭用蓍
筮之屬蓍果屬味酢而

𣎵 解作香草非是古人然月令云不酒也
甘肅風六月食鬱及薏以鬱爲酒猶後世以葡萄爲
酒也𣎵者揚也舊今云發也以鬱爲酒曰𣎵𣎵以

黍爲酒曰秬也爲酒和以香草也

毛詩物名考

樓觀牟應震寅同著

穀部第七

穀雜草而生者也上古聖人別其味按諸舊詩加以栽培變茹毛爲粒食而生人之氣以靖故天子以稷名官而詩於泊稼之事特詳爾雅合於草部未當也世之舉其者或曰九或曰八麻苽之屬未克當也或曰三或曰五大小豆之品未可沒也言穀者當以黍稷稻粱麥菽六者爲斷今由一穀

毛詩物名考

卷七

十

而計之苗莖節葉之形色有分焉穠之長短疏密有分焉粒之黑白赤黃青綠有分焉米之大小粘泛有分焉味之甘苦酸澁辛臭有分焉合六穀而總計之蓋不止於百言百穀者舉成數也非以各種二十而言之也葉單生者根分葉雙生者根總陰陽互根也葉單者粒獨顆葉雙者實兩片子母一氣也獨顆而粘可以造酒獨顆而泛可以爲粉兩片而膩可以取油兩片而疏亦可以爲粉也或宜高燥或宜卑濕獲遲者歷四時收速者周兩月

毛詩物名考

卷七

二

各其性也而總名之曰粟孔子曰粟之爲言續也陳藏者曰種水沃之曰漚甲拆曰房作芽曰苞覆於土曰種出土曰發長曰苗苗之本曰莖曰稈曰葉盛曰茂曰碩曰蕤蕤曰羣羣叢比曰與與行整曰翼翼葉垂曰旆旆垂而四周曰幪幪氣脉充足曰厭厭吐華曰秀結粒曰實實之所簇曰穗穗上生芒曰穎堅曰栗栗垂曰或或皮曰糠曰稈去其皮曰米其氣薌其味甘也禾之皮曰糠皮半藁曰稈去皮者曰秬禾先種曰種後種曰稈先種後熟曰種後種先熟曰稈不種而自生者曰穠亦曰稈別於禾曰稈曰稈不結實者曰莠曰稈結實而不成者曰秕曰粘其治之也先以敗荒去其草木曰芟曰柞繼之以耕耕必再初耕以疏土再耕以播種也播今或曰耨耨去苗之草曰耘曰耨曰耨手拔之曰薅薅其本曰籽曰莠欽曰穉刈曰穫熟穫曰穉生穫曰穉把曰秉穉秉曰補補而未束曰秬束之曰穗曰秬積於場曰稈曰秬積於家曰倉曰廩曰箱曰囷其治田之器耨曰耨曰耨今曰犁耨而

復破其塊曰耙之釘曰齒破塊而復摩之曰耨
數種者曰耨耨苗者曰耨曰鋤刈禾者曰錢今日
鎌以石下粒者曰碌碌連條作鍊繫於竿首宛轉
繫拍者曰連柳歲歉收曰儉仍儉曰滿多收曰豐

曰稔曰有年

麥秋種夏熟備四時之氣苗柔弱莖中空如管穗長二
三寸粒圓尖稃端生芒有倒刺粒圓而長色有白有
褐生淮北者畫花淮南者夜花其末曰麤皮曰麤
之曰粒粒前之曰麤之生衣曰麤以爲酒母麥得
黑則生蟲一蛆一蛾一
牛子三蟲生而麥亡
來即麥也來
麥通音

毛詩物名考

卷七

三

牟

一作麤大麥也莖葉皆似麥
而大故名漬之生葉以爲節母

黍

說文禾屬而粘者也以大暑種故謂之黍苗似蘆
二三尺穗亦似蘆而下垂粒光圓而尖色有黃白

黍

亦黑數種傳其高丈餘穗黑而尖色有黃白
謂不粘者爲黍而粘者爲黍

稻

說文禾屬而粘者也其稃皮
薄其米較黍微大故名巨

稷

一名糜黍之不粘者形似黍
米色黃今人多誤書作稷

稷

說文齊也通作稷即今高粱也莖似竹葉狹長似帶
高丈餘故爲五穀之長粒出稃外故曰明稷以水沃

稷

之揉去浮色圓潔可供故曰稷食不鑿在穀中爲
下品故穀則食之而稷與黍並重者尙質也

稷

謂之稷其根出土上者狀如蠶之對故呼爲蠶
根排連似蠶故又呼爲蠶其粘者則名之曰黍穀也

又別之爲黍稷

黍稷之粘者則名之曰黍穀也

稷也古人黍稷並入祭品於黍取和於稷取極巨丕皆
大也故
曰嘉種

稷

高粱之無實者木之高者曰根故禾之高者亦曰根
也爾雅種重稷言不實也其形如高粱無別苞中結

稷

則純黑如灰曰烏味

稷

今名曰穀苗似黍而葉滋穠結連綴長七八寸
實曰小米名色甚多語云乙歲老農識不遇穀名

稷

而草實一如狗尾而無實也

稷

稷梁之誤一誤於以稷爲稷而高粱一品不入穀
數矣一誤於以梁爲高粱而以稷爲出小米之穀

不惟證之經書多不合卽驗之習語有曰黃梁者

毛詩物名考

卷七

四

無曰黃稷者則稷爲高粱而梁爲出小米之穀斷

不誤也

稻

水穀也苗莖柔弱穗有芒粒白而長曰大米粘者
曰糯可以爲酒不粘者曰秈亦曰秈粒小者曰秈

稷

中之一品猶黍之中有秬稷之中有秬也

菽

今謂之豆莢穀之總名也莢作赤象莢生附莖下垂
之形葉必三前奇後偶花有白有紫莢長寸餘粒三

五不等色有黃白黑

綠豆

莢赤花斑之異
莢長二三寸

豇豆

莢對生長六七寸粒如蠶
莢色有赤有白有花斑

小豆

形如豆色
赤有白

福豆 粒如藥中破故脂去皮蒸食色純黃熟先於麥

豌豆 葉如葵莢雨雨對生花如蝶淡紫

菜豆 莢如豇豆莢扁刀豆莢圓扁似刀皆莢類

甚多大抵皆蔬品

麥莖曰稭黍莖曰穰稻梁之莖曰稈稷莖曰稽豆

莖曰箕麻莖曰蕪

苽 爾雅苽不今皆書作菰其末如蕪故名菰麥紫莖

綠葉花白如雪子勝黑三稜似此呼故名此不花色

白故曰苽苽如苽苽鄭風有女如茶言其色之白也

郭註以爲刺葵古今註以爲似木槿爾雅苽也疑苽

是非

毛詩物名考 卷七 五

穠 爾雅穠桂在枝莖條直故曰扶穠猶荷曰扶渠也

如雞冠俗名鳳頭紫穠子

圓如米可取油亦可食

桂 卽蕪也葉如桑葉圓周如

鉅齒而下垂故曰柳柳

麻 象屬蕪然而長一枝七歧或九歧花細黃實如黍而

大光圓而最可食亦可取油溫之取其皮以爲布凡

移麻擇其成者種成則結子種稅則開花無

子俗名花麻古以有實無實分非有二種也

苴 麻子也可以取油故古於九穀之中列麻爲一品九

草也 月中初熟收之以供羹菜之用也大雅如彼棲苴則水

黃 同質麻子也桃果初生

似之故曰有黃其實

麻 葉圓大如扇花黃色實作苞如仰孟碎分作絲

一瓣一子漚取其皮似麻而應莖亦輕虛類麻

木綿 莖堅硬似紫花如秋葵色黃實結苞如棉也中

其棉爲布較麻爲便故附焉

芝 麻角有稜房中生子圓尖而扁取油香美

稗 今謂之稗莖似穀而中虛葉似黍而體柔德成

薏苡 莖葉如薏苡花淡黃實形如小

玉秫 莖葉似秫葉間結苞苞端生紫英結粒柳上

玉穀 如黍而高大莖心生莖如

糜芑 糜爲糜字省文今通作糜醴芑从艸皆香草屬

芑取芑以芑生民一篇專言治稼不當類及於草不

預也或謂生民一篇專言治稼不當類及於草不

毛詩物名考 卷七 六

知末三章皆言承祭事正與取蕭祭脂一例故以

二者改歸艸部爾雅以蕭爲赤苗者蕭从艸聲者

舉故曰穀也以芑爲白苗者苗之色非赤則白二

色之外無色故

不得不自苗也

詩問序

客問於余曰子之言詩緬古人而伸創見果有以自信與曰有以自信是自欺也浸淫於詩二十年矣稱凡四易初以爲是者繼以爲非繼以爲是者今以爲非則今以爲是者安必後之不大以爲非乎而猥云信也客曰不敢自信而敢梓以問世何也曰余將以是求進也文章者天下之公也創見者一人之私也條是條非一己尙不自主而欲合天下不齊之人心成余之一是其孰能聽之詩有序矣而傳異焉而箋異焉而疏又異焉使

序

卷一

聚三人於一堂輒優劣權長短或不至互異若是而互異若是者前不知有後人後不及見古人也余之言詩曾就正於二三同志均有指駁雖有聽有不聽而獲益良多今者不揣固陋謬以付梓其有夷然不屑論者余無望矣其有覲面摘余之瑕或不及覲面而郵寄以摘余之瑕皆吾師也余將續集於後以聽後余者之決擇蓋欲合天下之公心啟余一人之私心非以余一人之私心強奪天下之公心也客怡然曰有是哉居心若是是可質諸後之讀是書者爰書之簡端一以冀世人之

余諒一以冀世人之余助去爾嘉慶戊寅三月棲霞年應

震盧坡氏書

盧坡先生與先大人以詩文相切磋交久彌深四十年如一日先生博學嗜古著述甚富周易夏小正皆有攷訂服在禹城諸生某家存亡不可知而詩問六卷物名考七卷古韻雜論一卷古韻考五卷奇句韻考四卷韻譜一卷凡二十四卷總署曰詩經質疑刊甫畢而先生歿先生無子服無所歸存則刪氏李毓庚所先大人亟爲檢視其書者十三四條所以補之力未逮也歲已

序

卷一

上

四年已八十有三爲集腋之務得續錄二十餘千又頗已力次第篇之工未半而先大人捐館舍易簀時猶諄諄以是書爲念廷相泣受命拊摺告藏事焉先是先大人爲友人壽書續錄九千已代償之矣今得歸其母續以其書印若干部公之同好版存廷相處愧無以廣其傳也聊安邱劉莊年先生馳書懷德學師單伯平先生移其牘於棲霞學宮以先生之繼筆氏之力庶幾存而無失其傳日廣而先大人亦無憾於死矣云咸豐五年乙卯臘月續錄伯宋廷相識

詩問

樓霞半應震實同氏錄

國風同孔氏以國風爲太史所題然否曰是後世說
周詩者所題非古也耶鄭四也周召王幽非國也
南字爲賢以幽爲國則選錫之後胡不以豐爲國則
也至王之不宜稱國不待辨也以國之詩爲風始
於序考詩標目但云邶鄘不云邶風鄘風也鼓鐘
言樂亦但云以雅以南不聞曰以風也至季札觀
樂則曰是其衛風乎又曰洋洋乎大風也哉序以
列國之詩爲風所自始矣然則國風二字之題其
又在小序後乎若必欲標曰二南宜另題南字國
風二字題之邶前可也蓋邶鄘以下篇什皆後人
所續入者奚以明之鄭則於宣王之世王季作於
東遷之後居然與諸國並列則諸國之詩之皆後
出也明矣且以知前人所定篇章南之後卽幽幽

詩問

卷一

之後爲雅初無諸國詩雜其間也今說者謂變風
之後繫之以幽反正之思也其亦未之深思矣

周南

言也國多無主名故以周南統列國之詩以爲
也武有天下二公分治周主畿內采自畿內者係
之周召主列邦采自列邦者係之召南之詩天下
詩也故下十餘國者猶今詩之專稿二南者猶今
詩之合選也解者不達此義見前題國風二字遂
以周召爲食采國名因周爲文王舊都遂推本於
文王因二南爲房中樂遂強屬之後妃不知此周
字諸周公
非因義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同關雎言交交謂雄雉兩相關注也雉鳩魚鷹也左
五鳩鳩民者也故凡言鳩者皆爲鳥不羣此獨
羣故取以爲喻在河之洲言得所安也君子有位
之稱凡言君子者同述求也民勞以爲民述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荇菜游清渚女淑善
流之沿流尋求也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芣之爲言芣也取生葉覆牲上以薦神亦取潔清之
義問解字多與舊說異何也曰非好異也求意之
安也如雉鳩左傳曰雉鳩氏司馬也解者或以爲
或以爲鴝鵒蓋猶知其爲鴝鵒爲今解爲鴝鵒之類於司
馬名實不符矣傳曰雉鳩王雉也王爲古玉字王與
玉以字圖之均不均分不以有無無點別也兩雅凡
言王者如王荇王瓜之類皆言其色白如玉則所云
王雉者白也之鳥未知卽詩之雉鳩否也述求加

詩問

卷一

二

是合意字詩凡二見玉篇匹也爲君子好逑作解說
文聚欽也爲以爲民述作解然兩不可通矣又記引
詩作君子好逑係通音假借而於義不倫左傳曰
怨耦曰仇荇水草故曰流之此古人字法如雉鳩方
之尚或先之何以舟之太荒荒之類皆是也毛傳
爾雅但訓曰求于義不完不知何處流字可作求字
解也采蘋傳云荇用魚芣之以蘋藻而此篇芣字訓
曰求也亦自相矛盾矣漢儒望文生義大率類此後
論不具

關雎

成婚禮也問何不言文王后妃曰無據也大
雅推文王德業及文王婚娶大雅世家甚詳開
雎無一字及之豈惟開雎二南二十五篇無一字
及之何據爲文王爲后妃也序及集傳云云者皆
召公則知周爲周公蓋篇以分治得名不以言文
王后妃事得名也且詩之采也在分治之後而南
之成書在制禮作樂之時合于里內之詩葉而獻

之朝師周公恐亦不能知其詩之爲誰賦也自文
王至武王成王時皆有之即周公恐亦不能知其
詩爲何時作也矧千百世後哉故凡於詩之無確
據者與其節外附會不如以詩還詩之爲得也且
然則究將奚屬曰桃夭車鄰齊魯韓三家皆
屬之女則鶴鳴亦召公新婚矣齊魯韓三家皆
以此詩爲康王政真之作揚雄杜欽皆遵其說小
序以爲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康成王肅本之
齊魯韓毛去春秋時未遠而立說相悖已若斯今
之人復拾古人唾餘以相爭辨可不必矣各求其
心之安焉
斯已矣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
鳴喈喈

義妻通作妻妻大田有渰萋萋韓引詩作妻妻時已
深秋素妻慘也黃鳥無黃族鳥也春自南而北秋自

詩問

卷一

三

北而南葛成之候是自北而南時也此篇以黃鳥于
飛三句爲實景餘俱虛擬之詞言葛之施于中谷者
其葉當萋萋矣何以知之不見黃鳥之集于灌木者
其鳴喈喈乎當此之時可以成衣矣衣成可以歸寧
矣歸寧女所樂也以此析
動之勸其勤于女工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是刈是漙爲絺爲綌服
之無斁

莫占詩字莫莫
猶言落莫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滌我衣害澣害否歸

寧父母

言薄皆語辭師氏保母之屬按儀禮
上婦禮有姆則士而上皆有保姆矣

葛覃 勸婦功也 問何不言之如曰禮王親耕夫人
親蠶耕者庶人終歲之務婦卒事分定故也
以諸侯夫人而入谷采葛事之所必無者曰安知
非后妃託言以示勸儉之教曰此篇詩人託言而
非后妃託言也黃鳥集而葛成所以勸其采葛而
服而寧親所以勸其成女知所有事且川之飲射使天下
之樂使天下婦女知所有事且川之飲射使天下
士夫知所齊家意良深也如曰后妃託言天子諸
侯不託言並耕而深官婦女託言采葛其誰
信之是示天下以儉也先王之教不當如是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卷耳生草中似木耳而小卷曲摺疊若耳懷人抑鬱
故取以爲喻寘彼周行謂寘征夫於道路也此句爲
下三章
之綱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詩問

卷一

四

我謂征夫沈良思曰六我字皆代征
夫設想猶今文家所謂代字訣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元黃家隔人曰馬背
血也易其血元黃

陟彼朶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傳土山戴石曰崔嵬石山戴土曰朶崔嵬高而險故
馬病高岡稍平易則愈漫衍以久行故雖易行之
路馬病瘠亦病也爾
雅解崔嵬朶互誤

卷耳 征夫也 問葛覃之後繼以卷耳何也曰此
亦節取采采之意以言女工之勤也關雎謂采
成婚禮也采葛采卷耳采藥采蘋皆言女工也采
葛動以歸寧教孝也卷耳厘以懷人教貞也采藥
采蘋大以事神教敬也采藥教之於既歸之後采
蘋則教之於未歸之前聖人訂樂編次俱有深意

論辭者善之耳。問左傳。謂我懷人。寘彼周行。能
官人也。序及傳箋大畧本此。曰。懷人。解經取其冠
冕堂皇。以爲能見其大如此。解寘彼周行。句亦可
下三章。奚取焉。沈氏思曰。左氏亦節取其義耳。舉
御缺曰。采薪采菲。豈遂以谷風爲能薦賢與羣。孟
明曰。予以用之公侯之事。豈遂以采芣爲能官人
與。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素履往福履猶言履福也君子有位之稱只語訶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將之爲義也於人也扶翼而行之於物也牽
承而進之於事也維持而成之其義一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詩問

睿

五

桑扈自下延上也荒歧枝自中延外也桑猶言盈也
憂蒙樛木矣折中云嘉樂之詩曰保佑命之自天申
之綏之保之也將之佑之
也成之則命之而申之矣

櫟木
 美君子宜家也閨門之內大小不爭融融洩洩
 家庭之福如斯爲大 問集傳以君子爲后妃

曰紫陽當日亦覺未安然泥於小序后妃遺下一語不得不如此解詩言君子者六十餘篇無以婦人稱君子者奚於此而異之易與論語之言君子多主於德詩與書之言君子也皆主於位

茲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說說猶駢馳行爭先也振振興起也凡言振振者同
宜如宜其家室之宜爾以人言阿爾屬孟斯正見
詩人假物託興之妙曰此例後世有之三百篇中無
之古人無賦物體也箋解爾字屬人阿振振作盛
字解似合曰詩凡四見作四解曰仁厚曰信
厚曰盛曰華承漢儒因文生義碎多類此

蓋斯羽葬葬令官爾子孫繼繼令

蓋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揮揮猶緝緝也或曰兩羽相並如振也蜚蜚聚不散也易文言龍蛇之蜚

二章言其飛三章言其上發以土爲安人以養

也爲祥

桃之夭夭灼其華之子子歸宜其室家

桃喻之子華喻客左傳女有家男有室先言室尊所天也

桃之天天有實其子于歸宜其家室

黃同廣驥子也儀禮直經者麻之有黃者也楚初生似之寔稱德變文先言家妻敬體大內助也

新聞

卷一

六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葉輪家人葉葉多而茂
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

桃夭時也曰荀子云需降同序曰婚姻以時桃華及

必絕無婚娶也擇有梅序男女及時綢繆序男女
失時梅有實時在夏月三星在戶時亦夏月胡一

爲及時一爲失時耶春秋侯國夫人之歸或二月或三月此夏時之十二月正月也或九月或八月

則夏時之六月七月也序亦憑臆武斷耳此類詩之三章猶後世曲之三疊也而行文畧有次第

如樛木之翬之荒之紫之此篇
之其華其實其葉也後不具論

肅肅鬼官極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嚴整也凡言肅肅者同首
二句喻網羅人才有聲聞也

慮九達之道喻求才于顯處也奸仇交結
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亦言賢也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中林困僻之處喻求才于隱處也腹心猶今云心腹人也

免置神畧武夫爲愛心也左傳及其爾也請休多言
 浸歆不忌爭奪常以盡其民畧武夫爲已勝心

殷肱爪牙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腹心首二章
言治時事末章言常時事且未施而得武夫用

千城守內也施置子顯而得武大朋以好俾和
也求之於幽密之處以爲腹心猶所謂陰養死
也三詩長所至比今通篇爲詳非所章也若

也左引詩多闕章此合通篇爲解非闕章也
近解以置兔之武夫遽許爲股肱心膂之賢則詩
人爲失處矣同聖子攷王舉問天泰顧於置網

之中此乃屬證曰近官爵者多本此說以有置字

一字之合也墨子所云且柙之中猶今云無異之

中說云新祥之用也然乃與事類方主無涉

采采芣苢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擷之采采芣苢薄言撝之

采采芣苢薄言結之采采芣苢薄言頤之

代無之燒水湯旱豈女武之世天下盡遼康年乎
 柴首如是問屈南何以有饑年許曰災害之乘無

見而賦之采而陳之所謂水旱盜賊必以竭也曰
采之相約往采也曰有之有乍見驚喜之意曰援

之持之有手足忙迫之狀曰祐之視之有善否無
迫之情紛紛藉藉倉皇爭逐凡遇凶年無不然者

豈古必異於今也如曰婦人樂有子豈大節之人

詩問
卷一

魯將有子如曰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反之
經文無一字可符如曰無事嬉遊則與不續其
市也莫陵又奚以異曰盛時不必無荒年荒年詩
當不編入周南曰此後世粉飾太平之見聖主明
臣之世必不如是周書大匡維周王宅程三年遭歲
之大荒是文王時有荒年矣又安知武成之時不
更有荒年乎且又安知
此詩之非後世詩乎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

可涿思江之乘矣不可方思

喬木吟游女休喻求游洲游也爾雅鴈流而下曰游
喬求求婚也關雎寤寐求之方並兩船也記大夫方
游求求婚也關雎寤寐求之方並兩船也記大夫方
喬求求婚也關雎寤寐求之方並兩船也記大夫方

流也此篇以不可求思一句爲主後四句取江漢爲
喻以見求之終不可得二三章首四句設言之詞

末四句仍行首章而咏嘆之真如姑射仙人可望而

不可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子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

可涿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高也錯文理錯也薪大木也周禮甸師註大木曰薪楚荆條也之子子歸設言其來歸也言有翹翹

之薪則當刈其旁之楚蕪以歸其材以之于而求食
於我則爲之秣馬秣駒以成其禮古婦來留其所乘
之馬三月朔見然後反之左

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也

翹翹鍾離言以其冀之于于歸言和其馬漢之唐矣

可河思江之秀矣云云下思

沈氏昭明末港女有藝能反誼之聖仙術未得理上

五

詩問

卷一

▲

何解於戰轉反側乎林馬林馬思欲待之以勝而
漢廣江永安於終不可濟詞義正有等本明者
如舊解之所謂求明欲犯禍失機之所謂林
馬戀戀不舍甘心爲之服役矣其淫變執甚焉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汝東流入淮周師經其旁故曰遵也條枚喻管叔諸
人也惄憂也詩言伐木皆以征伐事喻讀者多畧
過此字如無取義言櫻言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新而復生曰
肄喻武庚也

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魴頰尾魚也喻室燬王室周室也如燬謂流言於國
言叔武庚畔也父母亦謂周公小雅樂只君子民之

詩問

卷一

九

父母君子尊之父母親之也問王室舊指紂言曰
此皆或於序說古人於稱名最重周詩也而王商足
民有二王矣

似無此例

汝墳周公東征也未見君子而憂憂王室之如燬也
既見君子而樂樂父母之孔邇也問序稱

人問其君子勉之以正劉向本之集傳亦本之
詩外傳則云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曰詩稱君子
不必皆婦目其夫之詞外傳引詩斷章未足爲據
詩云王室如燬與流言殷畔之事合如必以詩爲
文王以王室屬紂則吾不知之矣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之大也也雖一分爲二故以喻公姓定統一身
宗之原於一本也故以喻公姓角歧而多分猶分宗
而別派也故

以喻公族

麟之趾人之瑞也益斯言子孫

周南十一篇問二南有後世詩何也曰詩三百孔

三爲後世詩者十七八矣於經文審之可見也彼
邶鄘十二國無前矣頌歌於廟必文公手訂吳天

有威命祭成王晉叔向語可據也執鼓祭及康王
詩文明言之其文體亦與清廟諸篇別頌有後世

詩何疑於南雅歌於朝太雅自民勞以下小雅自
鴻雁以下皆後世詩又何疑於南有刺詩何也曰

今以南有爲無刺詩者以序之文王后妃四字彙之
也知南有後世詩則無疑於南之有刺詩矣蓋聖

人初定樂章編次成冊當其時非必盡美篇也蓋
其不美擇其美之合於義者編諸首文王之三鹿

詩問

卷一

十

鳴之三之類是也其義之未能備者後類及之俾
人有所取法焉故盡爲美篇無刺篇也迨其後政

衰俗敝憂虞之思形諸咏歌錄而存之以垂戒焉
故刺篇多美篇蓋也今即經文考後世所增入有

續有附有篇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凡十八篇民勞
以下續焉者也小雅自鹿鳴至吉日二十篇鴻雁

以下續焉者也采芣芣至采芣宣王時詩集
入者也續順其大雅而叙之則亂入其篇目中矣

鼓鐘以下爲東都詩疑舊爲公作後以人之頌公者
也幽無後世詩前三篇爲公作後以人之頌公者

附之周頌篇目大雅亂就前乎思文桓桓後於小
雅大武不聯附桓桓六成缺其一章殆簡冊錯落之

故與召南自甘棠以下皆續入詩文有召伯南
可證也周南自兔置以下皆續入詩文有召伯南

可據也南雅皆文公手訂大小雅之入詩歌
篇而外類及者不過數篇則二南所定可也

南爲房中樂所言皆婦德婦工之美免置諸中
何與於闕章行露苑鵲亦涉乎淫亂此皆後世

傳其舊例得自周公舊隸之地者續之周南得

召南記稱周公左召公右以位言之也陝以東周主

邦言之也謂周公所隸之南國召公所隸之南國也義各有在也今以周南召南屬食采之地故立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鵲喻夫巢喻室鳩喻妻鳩鳴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方即四方之方方之向所方也此亦字法猶左右流之之流字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詩問

卷一

主

鵲巢集傳猶周南之有鵲也

子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子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被被楊也通作芣芣大夫妻首飾也僮僮音徒婢妾之總稱僮僮衆多比立之貌祁祁從容渙散也

采芣命婦與祭也記曰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

人事也與君敵體官亦夫人官也曰公侯之事公侯之宮又曰在公曰旋歸知非夫人也且旋歸大

夫妻首飾天然証據說者泥小序夫人二字遂謂祭畢之時釋副而服被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豈祭

畢時

子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芣芣之也音婦也藻之爲言潔也婦人

之行同采自潔清故取名以爲戒

以黃之宗室屬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季女女在家之稱侯人季女斯饋車卒思變季女逝兮

采蘋教成之祭也傳曰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丁

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小序以爲大夫妻大夫妻不

稱季女也孔氏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

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詩說謂齊詩

詩問

卷一

主

以草蟲則云歌鵲巢之三爲不可通矣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

既覯止我心則降

嘒以口要物也俗作咬車蟲不能躍自喻阜螽善躍喻君子親嫌之假借昏媾也曹風不遂其媾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

既覯止我心則說

蕨蕨也取興起之意大雅文王顯厥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

既覯止我心則夷

蔽芾甘棠也采采

蔽芾甘棠也采采
君子宜其人也蓋婦人成而賦之未見君

意也傷悲者悲遠父母兄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言其枝葉下垂盛陰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伐伐其幹也敗其

甘棠
公召主列邦故兼稱伯也

詩問

卷一

詩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厭浥行露言其枝葉下垂盛陰

有且多乎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誰

速我獄室家不足

雀性淫風性貪也害於上風為害於下故借以喻

無角謂雀無角者誰也然何辭以速我獄也室家不足

言不足成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墻誰謂汝無家何以速我訟誰

速我訟亦不女從

行露
守貞也韓氏云行露之人許嫁矣見一物不其

之不足與也雖男女無家知媒妁之巧為導也

何以速我訟知媒妁之巧為導也

新釘微微之死靡他矣近有解者云亦不女從直是

王化及女子不當有榮果之男後二章是設詞

羔羊之皮革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革素絲五紵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絲五紵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詩問

卷一

古

以素絲連屬兩皮其縫高起故曰乾絨絨也縫之界

委蛇此云委蛇狀其意緩不任事之貌

羔羊
刺不任國事而安樂于家也詩序大夫告言燕

數六官委蛇國事何有三言退食知念念室家矣

人之謂而維爾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之斯其斯其斯其斯其斯其

說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之斯其斯其斯其斯其斯其

說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遠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大也雷震也喻巡行者大其聲聞也巡行周列國故曰山之陽山之側山之下也何通荷斯斥國事何斯任國事者遠斯不任國事者不遠也思賢動于夜不遠處賢動于再世矣振振者興起作事也殷其雷諷急退也繼召伯而巡行者多作威福黜陟不公即欲振奮作事勢不可行故望其君子急流勇退也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標有梅頃筐暨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詩問

卷一

十五

標擊也左長木之麓無不標也梅古通味王字通古尚書味與梅梅標每通古人以聲取義類如此詩言梅蓋借音以喻在官者之味也標梅去味也其實七去者三其實三去者七頃筐暨之則盡去之矣去不賢以求賢庶士之見用此其時也迨其吉賓與之期也迨其今不俟其期也迨其謂之上有詔則赴之也

標有梅勸進也問序以爲及時世多道之口思及日庶尤覺思之濫也至云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立言尤過不及時而來強暴成何世界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三心五斗見於東方三月時也其星大初昏始見故小也小星自喻三五喻同入直者在公直宿也問五鄭以爲嘒斗六星何以言五曰心東見則嘒已西南如之何云在東也甘石星經斗五星入尾三度與

心相近其星大故連及之今言六星者兩斗形相似北長柄南短柄疑後人嫌其柄之短故遂益天漢西岸一星爲六而北斗排列勻稱南斗天漢西岸一星爲度亦稍遠也傳習既久無不信爲六星者存疑焉可也或謂三五泛言然以下章參昂証之非泛言也詩言三星皆言心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昂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不猶

昂與參近故連及之心參二宿於天度平分即今所謂參與辰也視其出入以定一年節候舉心參兩宿四時通更周歲矣參見東方九月時也時漸寒故抱衾與裯入直也

小星意怨也人當快意時無言命者曰寔命不猶則意之不快可知矣然怨而不怒可謂知分矣今草芥尚知所體恤哉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詩問

卷一

十六

江喻婦汜自喻之子謂新婚言江大水能容小水之入自此之子來歸而君子不我以也然雖不我以其後也得母悔乎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沚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三末何皆擬議不定之詞言其後也悔乎其後也處乎悔而慨然嘯乎抑處而慨然歌乎

江有汜行有待年自是末至十五之時不應偕歸何悔之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麕美獸也死則臭惡矣喻女本美也懷春則淫矣白茅包死麕爲白茅惜也吉士誘春女爲吉士愧也

林有樸檉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此章疑有倒置當是野有死鹿白茅糝束林有檟櫨
有女如玉首二句與上章一律而本章文義亦順適
矣檟櫨通作扶疎木高而直美
村也一二句反與三句正興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施也咲

舒常武毛傳徐也脫脫猶僂僂也今齊諸斥不自重者曰輕僂又曰僂脫舒而脫脫猶僂云去其輕狂也勿感我脫使不得近其身無使尫吠並使不得跡其里矣

野有死麕託女言以興無禮也懷春之女不宜誘也如玉之女知不可犯矣女言如此而可強求乎哉溫柔敦厚足使無禮者愧而不怒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詩

卷一

七

唐通棠棠亦作常小雅維常之華棣通楸今作梨唐鑿喻王姬棣素喻墀下章桃李同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問平王奚屬曰南之名公定之南之詩不皆公時詩也
以甘棠例之其爲後世積久無疑安必非東遷之
平王乎今據國語十五王而文始平之一語以平王
爲文王齊侯之子爲丁公伋皆附會成說未足爲據

其鈞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釣喻婚娶絲細喻婿其釣維何巨喻王姬上章先女尊王也
此章先男從夫也其釣維何句本采綠彼蒙上文
釣字其屬之子何字起下魴鱮此用其成句取興涉
突卽二詩對勘知此詩在采綠後也其爲東遷之平
王無疑也

何彼穠矣王嬀下嫁也序云美王嬀而所罰美者止
肅離肅離二字乃不以言人而以言車且以棣

李與綽喻嫺而以唐棣與綽喻王榘
其或有核貴之象而詩人婉風之與

彼茁者葭齊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彼茁者蓬壹發五縱于嗟乎騶虞

五穀之類也。五穀者，粟、黍、稷、粱、稻也。五獸者，麋、鹿、獐、兔、雉也。五蟲者，蠶、魚、蟹、蚌、蛤也。五鳥者，燕、雀、鵲、鳩、鴿也。五菜者，葵、藿、薤、蔥、韭也。五果者，棗、栗、桃、李、杏也。五木者，柏、松、槐、榆、柳也。五土者，金、石、土、水、火也。五穀者，君止一發而或功。友者，五

駢虞美庶類慈息也虞爲獸者以于嗟麟兮何之也彼案上文麟字此奚贅也以爲仁獸不食生也白虎黑文則以食生爲生矣必食自死之物則種類早候絕矣詩人何自咏嘆之魯詩韓詩皆以爲養鳥獸官是矣

召南十四篇二南二十五篇序多言后妃之德樂傳多言文王之化信是言也是文王

詩問

卷一

時有詩武王後無詩矣采詩者但采文王時詩不采武王後詩矣召伯所蒞齊侯之子其何以說焉然幸有召伯齊侯四字可以執據知無此四字並彼二篇亦文王時詩矣今之言者率守舊說無敢異議以不知二南有後世詩也齊魯韓三家以關雎爲康王時詩則二南二十五篇皆後世詩矣大抵皆偏之爲害也

詩問

棲霞牟應震同氏纂

抑抑多言衛事而不合于衛者疑違先世采詩貢
詩之例也詩必係其國者所以別也後雖併于他
國而封疆未湮夫是以仍抑抑也問序云孔子
錄懿王夷王時詩訖于陳靈謂之變風變雅信乎
曰詩固有正變然非如序之所謂正變也詩之自
鳴則有哀樂詩之人爲則有美刺樂者美者以爲
正焉可也哀者刺者以爲變焉可也說者美者以爲
及大小雅首數篇爲正餘俱爲變且曰至某公某
國之變風始作此說詩之陋也死腐雀角何必非
變洪漢楚宮何必非正願世之耳食者一平心察
也之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

詩問

卷一

敖以遊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

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

可選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覲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

辟有標

寤覺也辟同避葛藤宛然左辟
標舉也左長木之斃無不標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紕衣靜言思之不

能奮飛

日月喻君子小人迭而微更迭相食也十月之交彼
月而微則爲其常此日而微如何不滅彼汎然堅
重之柏舟亦汎流而去我乃不寐而隱憂匪我無酒
足以供我放遊也蓋我心匪鑒不能揣度世情雖親
如兄弟猶且逢怒矧他人乎如此而欲更道以隨俗
心匪石席不可轉卷如此而欲飾外以悅人威儀雖
媚不可選用是以慍于羣小覲閔受侮之不巳也雖
欲不去豈可得乎乃靜言思之小人黨何國蔑有
卽覺寤而避豈遂無標擊者乎瞻彼日月食月矣
胡迭而微而月亦食日也心之憂矣如匪紕衣靜言
思之不能奮飛矣

柏舟序仁而不遇也以敖以遊言欲去也不能奮飛

作夷美

詩問

卷二

二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問色喻州吁黃正色喻太子完綠箋吃
作祿非是黃以色言綠亦當以色言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衣與裏分隱見猶齊等也
衣與裳則上下倒置矣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訖兮

綠微細喻州吁本微賤也女毛傳如字謂州吁之母
嬖人也俾無訖言能法古人以教之則可使州吁無

訖也左石碕曰臣聞愛子
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絺綌疎薄喻莊姜與完風喻州吁左石碕曰君義臣
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故曰我思古人

實獲我心

綠衣諷莊公也 問序謂莊姜傷已而作曰序云傷者傷失位而莊姜實未嘗失位也莊姜以完為

子莊姜而完立姜且為國母矣石碣之諫莊公也曰賤妨貴少陵長正與黃絲之喻同其即石碣詩乎前三章同言絲為州吁母于與之四章變文言絲為莊姜母子傷之與左對參知不謬也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飛頤之頤之子于歸遠送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

詩問

卷二

三

勞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

易寡人

終猶言既也詩言終者多言且或言又終風曰終風且暴北門終喪且負伐木終和且平正月終其承應

又審

燕燕序莊姜送歸妾也 史記完母死莊公命齊女

此詩以爲定姜之作說本魯詩左又娶于陳曰厲婦是厲婦亦夫人也然則送者爲戴嬀與非戴嬀與送之者爲莊姜與非莊姜與俱無從據序中亦止左傳一書遇無考者往往連而及之但其說久行世不合者間爲辨之有可仍者則亦仍之而已矣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日月喻桓公照臨下土喻桓公爲君臨民也之人謂州吁也不古處斥其弑君也胡能有定知亂未已寧不我顧不顧其顧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出自東方喻桓公出自戴嬀也俾通彼謂桓公也可忘反言不能忘也

詩問

卷二

四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父兮母兮畜我不卒我謂桓公也言中年見戴嬀之不終也述與遂同言我畜桓公不卒故桓公報我不述也前二章重怨州吁後二章痛哭桓公

日月莊姜惡州吁也 問序謂莊姜傷已不見答于

大謬復不求其安而連及數篇幸學鼓一詩無可附會不然將如鄭風之刺忽小雅之刺幽刺刺不休矣莊姜賢媛痛誠莊公爲無良必無是理

終風且暴願我則笑龍漣笑教中心是悼

風且飄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時而來矣我不往而後又
不來言其來去無常也

終風且噎不日有噎寤言不寐願言則噎

肯來之時寤言則終夜不寐徒厭其煩耳莫來之時
願與之言則出處不已雖願仍不願也噎噴鼻也

噎噎其陰也其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地蛇也雷將發聲閃電蛇
蟻如蛇也正月胡為蛇蟻

終風朋友相惡之詩暴喻其狂蕩以威儀言靈喻其
昏惑以志氣言不日有噎喻旋開旋閉也其

雷喻詭言無忌也中心是悼願言則噎欲絕之矣
悠悠我思願言則懷又終不忍遽絕也序莊姜
道州吁之暴紫陽駁之
謂無母子之義是矣

擊鼓其堂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詩問

卷二

五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子以求之于林之下

爰居爰處謂孫子仲不我以歸而安然居處也爰喪
其馬言必喪亡也不日其人而曰其馬降也求求尸
也于林之下猶左
所云尸子於此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子嗟闊兮不我活兮子嗟洵兮不我信兮

擊鼓久戍思家人也首二章敘事三章刺帥之必將
喪亡末二章傷已之亦將喪亡也憂虞之極如

對家人而面語之也問序謂怨州吁與衛事合
矣不從其說按州吁以隱公四年二月弑其君自
立夏合宋陳蔡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至九月
衛蒯聵州吁于濮計其為君纔七月耳序云使公

那文仲將而平陳與宋與陳宋之人國不當云
干東與宋五日而還與不我以歸列生契闊等語
尤覺不倫蓋衛南鄭陳宋遺師
戊邊及期不易而軍士怨之與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

凱風喻母吹喻長養棘心喻幼
穉棘萌喻盛壯棘不材木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寒泉不能生物與凱
風相反喻子沒喻母

凱風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凱風孝子自責也問孟子云凱風親之過小何以
謂之過曰玩其末章以黃鳥好音為典必其家

詩問

卷二

六

之無好音也勸勉語詩可不謂之過乎若如序云
不安其室而孝子猶忍作詩是暴其親之過也孝
子云
乎哉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喻夫飛喻出遊泄泄倦飛之意自詒伊阻言君
子之阻隔我實遺之蓋初勸夫遠仕而後悔之也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下上其音喻君子為國為民無不
直言也然恐窮怨招難故憂心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忒不求何用不臧

上二句刺當時從政者下
二句勉其失以善全之道

雄雉懷遠遊也懷遠遊而勉之以要道女子而知義者也問何知非出使行役日行役公事必不

日自始伊阻也李商隱以此詩爲思友之作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屬說文岸石也累石水中可踐以度也有狐在彼洪厲揭舉衣也水淺故率衣連步以度今謂之跑河也

有彌濟盈有鸛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執車軸也不濡軌言車不可通也牡雉也求其牡喻求友也問雉何以言牡曰牡雉雉禽獸之通稱南山曰雄狐綏綏書曰牝雞司晨雞可稱牝雉亦可稱牡矣且其字象雉字言之曰其牡非雉之牡而何

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詩問 卷二 七

匏有苦葉

思友以濟難也當匏有苦葉之時而有深涉之濟難而未盈厲焉可也淺而不深

揭焉可也乃濟而溺然盈矣傍徨無措之時忽聞雝雝之聲濟盈不以濡軌矣而雝鳴則以求牡也然則欲濟者其必鳴雁始旦冰未泮時乎設有歸妻須及此耳冰已泮矣非舟不可矣乃招招舟子人涉而我否人涉而我否者須我友以共濟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勉同心不宜有怨采芣菲無

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風和而雨降喻家和而業興也下體根也以下體猶俗云連根拔也喻見絕之甚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迤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

甘如飴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茶喻新昏甘如飴喻如兄如弟以上二句與下二句

淫以渭濁淫淫其汙穢新昏不我后以妨近我

謂水濁淫水小而清合於渭則同濁故曰淫以渭也淫自喻淫喻新昏淫淫其汙穢喻已有小善可取也

梁喻室苟喻言多居我之室發我之簡也昔解淫濁謂清濁之映人皆云渭濁渭水距西安十餘里耳

夢夢二千餘年山川疆域紙上虛談之不足信也如是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

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不我能愔反以我爲僇既阻我德賈用不售竟有恐

詩問 卷二 八

及爾顛覆既生既有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洗有滌既

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暨

水湧波曰汎決堤曰潰喻室家不寧也肆說文習也習則勞故傳解作勞

谷風悲與抑有所託以自鳴與衛多君子不其然乎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中露露宿也泥中行路泥水滯滯也傳以爲二邑名于地無考

式微成公出居于外其臣勸以歸也此詩與成公

式微出居襄牛及奔楚事合僖公二十八年二月

侯出居襄牛五月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

魏邱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憂如充耳

瑣小也尾小鳥初生尾也流離鳥名卽巢也取流離之義以自喻也

旄邱責晉文公也此篇與晉人執衛侯歸於京師事合僖二十八年冬晉文公執成公歸京師至三十年秋乃釋歸故曰何多日也歸于京師而周人聽之實諸侯軍故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晉文公出奔時與衛有宿怨故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有以猶云有故也夢襄蒙茸卽用晉士爲語衛侯

詩問

卷二

九

晉東晉之大夫必常有至衛者故曰匪車不東卒不與成公同來故曰靡所與同而序不以此事實之者序以時代定先後新臺乘舟俱屬宣公自不肯於宣公之前實以成公事矣至所云黎侯見魯宣十五年晉景公暑秋土立黎侯序之所本或此耳然事距成公之時又四十年矣服虔云赤狄齊其地與此不同豈黎侯見逼而其君屢奔與殆亦不過爲小序回護耳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簡選也書曰簡在帝心在前在公前也上處處庭上也

碩人俣俣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

人兮

山喻高位隰喻下位山有榛喻上有賢君隰有苓喻下有賢才凡詩以山隰與者皆以位之上下言之也

苓古蓮字荷實也詩托興多取相類榛有實則苓作蓮字解爲類也

簡兮序曰刺不用賢也以碩人如虎如組之才而屈于伶人僅蒙錫爵之賞用違其才矣彼山有榛而不見誰與用此碩人乎

則照有苓矣思西方之美人

悲彼泉水亦流於淇有懷與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

與之謀

謀者謀歸衛也下二節謀之之詞

出宿于泚飲餞于澗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

詩問

卷二

十

遂及伯姊

泚同濟卽泚水也福當作福通廉廉又通泚水岸邊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華還車言邁過臻于南不

瑕有害

干地名淮南子道應訓篇註干國地在臨瀛言亦地名未詳瑕疵也幽風德音不瑕大雅曰列假不瑕不瑕有害商量之詞語意兩轉猶今俗言有妨碍無妨碍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處

寫我憂

肥泉卽肥泉文選始姑終肥言始小終大也肥泉在衛城之北茲滋也須須城今濮州也在衛之北

彼楚小之泉水亦且合流于淇而我之于南日思之而不得歸白不能不與諸姬謀之矣使我舟行出宿于諱則當餞我于彌自出嫁以來久遠父母兄弟今歸而問我諸姑伯姊其皆安然無害乎使我陸行出宿于干則必餞我于言于是而肅率于是而言邁邁臻于衛問其立國無瑕乎抑不能立國而終于有害乎乃終不得歸亦唯有天思而已乃我思肥泉故國已失徒滋永歎惡由須以唁漕而予心終悠悠不能自已也安得駕

言出遊以寫我憂乎

人許穆夫人於文爲魁提之句下書文公適齊宋桓遂諸河立戴公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使公子無虧帥師戍漕無虧爲長衛嬀子長衛嬀卽齊子也白齊言之曰衛嬀自衛言之曰齊子猶曰適齊之女也左氏總提分承皎若列眉杜氏未著遂有謂齊子早死者矣此詩信其爲齊子作者齊桓公好

詩問

卷二

內夫人三如夫人者六故曰嬖被諸姬聊與之謀
涉爲齊水禹貢浮于濟潔達于河由濟可以通衛
故曰出宿于涉信其爲信于漕者故國云亡故曰
不暇有害又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時廬于漕須
在漕北適漕所由故口思須與漕我心悠悠且漕
爲衛下邑三國詩三十九篇惟此與載駢及之其
爲廬漕時詩無疑也而左氏不與許穆夫人並述
者齊大有功于衛詩不足道也述許穆夫人者詩
無助于衛而爲照應總提之句不得不帶言之也
問齊子之稱別無可據曰古女亦稱子論語以
其子妻之是也魯文姜詩稱齊子以魯道證之知
爲齊女歸魯也左言衛事稱衛子則無歸故以齊
爲主名而長姬爲齊桓如夫人古無如夫人之稱
稱曰齊姬又嫌與夫人無別故權書曰子左氏之
意蓋謂下齊宋許以宋許例之知齊爲齊國下書
夫人以夫人例之知子爲女子上書宣姜生知女
女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宴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北陰方詩凡言北皆取陰幽之義寢言出使無以爲禮貧言內顧不能無憂已止也恩銘隆也

三事適我政事一
 坪益我我入自外
 室人交徧謫我已

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適往也言以王事使我往也此言當前之艱政
事句追言國事之艱我入二句追敘在家之艱

王事敦我政事
一
卑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撫我已

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敦讀堆多也猶俗云堆積也諱
從言口責也推從手托責也

三

卷二

進

北門使臣苦貧思歸也問何知爲使臣曰開首
云出故知爲使臣曰王事適我知其爲出使王朝

也。趙之以王事繁之以政事而入室交謫重言已黜。故知有欲去之恩矣。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旣

亟只且

風涼愉暴虐雨雪喻昏亂虛璉之省文楚宮升彼廣矣邪邪路也只且行不逝也通作楚又通作次月

言時已亟矣而
只且不疾行乎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

函只目

涼風初至也。噉疾而有聲。甚于涼矣。
劣雪初來也。霏密而四布。甚于劣矣。

莫赤匪狐其黑匪鳥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六六

亟只且

所見皆黑而無匪鳥言小人也

北風序刺虐也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隅樓之假借隅轉音讀偶樓通音考工記門阿之制五尺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尺謂城上小樓也喻高不可攀之意

可攀之意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煒悅懌女美

古筆城皆有管此爲女貽當是紅絨管也

詩問

卷二

三

自牧歸黃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黃茅初生在苞者柔嫩微甘女讀汝謂黃也

靜女會曰此亦好賢之作即離騷美人芳草之况也

則非奔走之徒可知矣日俟於城隅則其高不可攀可知矣愛而不見無聊乎下二章則極言相愛之意管珍物不見珍黃賤物賤不敢賤愛之至也後人說詩太泥

故愈附會愈支離也

新臺有泚河水瀾瀾燕婉之求遠條不鮮

泚尤潤也瀾瀾浸淫也新臺喻齊女泚喻美河水喻

宣公瀾瀾喻淫亂燕婉謂優適條謂宣公遠條爾雅

作遠落土苗也今所云燕姑也鮮美也皇矣度其鮮原

新臺有泗河水瀾瀾燕婉之求遠條不珍

泗水也言其潔也流滄也言其濁也珍絕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戚施爾雅作離離即今所云癩癩也遠條爾雅言以醜物喻人醜貌也晉語云遠條不可使伯戚施不可使仰爾雅以面柔

口柔解似未切合

新臺序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不瑕有害猶今俗云一路平安不平安也

詩問

卷二

三

二子乘舟序思伋之妻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

殺太子伋而不可止也使人與伋乘舟於河將沉而

方乘舟時伋之傳母恐其死也問而作詩二子乘

舟是也後又使於齊乃殺之是乘舟時猶未死也

序說爲合

鄰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舟在水游移無定反喻已之心有定也

詩問 卷二

六三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髮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舟節婦矢志也

問序云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

和襲共伯而作曰按衛世家衛侯卒共伯立為君弟有五猶侯武侯於國卽以是年卒楚語謂武公年九十卒乎左氏義例既葬稱君時蓋侯已葬尙得謂之早服髮之後卽為日無多猶得追述于兩髦乎正義云共伯者共懿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衛侯世家康叔卒子康伯立卒子孝伯立卒子伋伯立卒子建伯立卒子靖伯立卒子貞伯立至頃侯昭周夷王命為衛侯初封卽侯爵何至頃侯始命為侯而七世稱伯又安知非入王朝輔政如稱召伯

詩問

卷二

去

鄭伯也者共伯之稱又安知非尊之如其上世也者執序說以為斷反多疑費矣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書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

說也

其釋名大也次草為之也今人于牆頭次草為簪以護牆古遺制也茨疵通音牆有次喻人之有疵也葑說文交橫材也象對交之形中書宮中構結深隱之處也牆之茨不可束中書之言不可道擇其可道者道之猶費言之可醜則其不可道者何如哉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書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

長也

襄接之省文故詩訓曰除也詩皆作襄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書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

學也

讀猶讀也煩讀也詳卽一事而長言之讀則卽一事而再三言之也

牆有茨序衛人刺其上也不公于頑通乎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

之不淑云如之何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言如之子而謂其不淑如之何云也問集傳解不淑句本之鄭氏奚不從其說曰毛傳云有子若是何謂不善乎作反詰語甚合蓋此類詩以不明言爲佳如碩人猶差大叔于田皆是若如箋作深疾之詞直遂少含蓄於前後文爲不類矣

詩問

卷二

去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髦也玉之瑱也象

之揅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絢綸是繼神也子之清揚揚

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君子偕老序刺衛夫人也首句云君子偕老則君子

之作其說良是而詳其服飾瑳兮夫

愛采唐矣沫之卑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唐棣之省文卽甘棠也暮春開花香艷可玩也上宮今之樓也孟子館于上宮言被采唐而往沐暉皆詩

采唐也有所思也思者離其美孟姜平彼其心以爲其則我乎桑中其要我乎上宮其送我乎淇之上乎

采采芣苢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 刺淫也唐采于春麥采于夏葑采于秋鄧元錫曰采唐采麥采葑不一其時采葑采麥采唐不一其地孟姜孟姜心亡也故深嫉之而序謂我送我在位相編妻妾則立言太過後之說者又加甚焉謂係淫奔者之自道世間應無如此淫奔詩人

詩問 卷二 七

鵲之奔奔 鵲雄鳥則羣雌隨之故曰奔奔鵲巢各據一樹有兩雄則爭羣者乎不已也鵲喻宣姜鵲喻宣姜之奔奔矣亦由鵲之羣耳重刺宣姜也

鵲之奔奔 集傳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故爲惠公之言以刺之

定之方中 作於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土云其吉終焉允臧

靈雨既零命彼倖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

心塞淵駭此三千

首四句卽左傳所謂訓農也人謂士大夫秉心塞淵謂士大夫有造就卽左傳所謂敬教勸學授方且施也駭此三千卽左傳所謂季年乃三百乘也首四句言養五六句言教末句言物之盛而國之富強不待言矣

詩問 卷二 大

定之方中 序美衛文公也 閔二年春秋疏衛戴公

駭棘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朝濟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朝陽其非
虹也明矣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蝦蟇刺蟻成蟻也蟻蟻見如其不雨則蟻見知
其雨兆之無或夷者彼女子有行且將還其父
母兄弟乃如之人懷以昏姻之約反無信而爽其
盟是謂不知命之人矣不知命猶今云無天理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淮南子曰聖人師拱鼠制禮故假以託與皮言外
齒言中藏體舉其全也儀言其動止言其靜禮統動
也靜

詩問

卷二

九

相鼠序刺無禮也三家詩皆以此為棄康
夫之作無禮過死皆婦自恨之詞

子子千旌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

以界之

子子千旌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

以予之

子子千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

以告之

自郊而都自都而城賢應召而來也素絲帛也物相
比曰紕兩束也組以合縫左右兩綰中歷一綰曰組
三束也祝屬也兩兩相屬蓋四束也賢選近也選加
馬四之五之六之亦然程子曰束帛乘馬以行設旌

賢者
是也

千旌望賢者以善道沃君也漢黃璜與李固書曰
千旌處士純盛處聲顯先生一雪此言與此同意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

心則憂

歸往也猶今行札
謂去人曰來人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

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閱

嘉謂嘉禮歸寧
亦嘉禮之屬也

步彼阿丘言采其芣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

詩問

卷二

辛

釋且狂

衆稱且狂許人
尤之之詞也

我行其野芣芣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

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其斥大邦也芣芣其麥喻富強之意爾大夫君子
載驅歸我家以言衛侯驅馬悠悠不日至于漕矣然
大夫雖跋涉而我心則憂也既不我嘉父事皆亡不
能旋反從濟然視爾國之禍如是之不振則知我思
之非遠我思之終不可閱也于是而欲登高采芣以
望衛彼女子之善懷鄉土者各思與我同行第恐許
人尤之以我輩為奔奔而無知任而無行也于是而
往言強之邪控言以求救又不知誰因而誰極許之
大夫君子無我尤也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裁馳許穆夫人遺大夫以詩官載公也問集傳以爲夫人歸唁未至而許之大夫止之曰夫人舍皇逃而去之大夫奔馳追而反之恐國家無君
就詩人靜室齋居冥心默想山川草木一齊奔馳
晚下不得執一字一句以求符合問何知焉以
詩喻曰許詩也而編于鄭故知其以詩寄也

鄘十篇

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
兮僖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切磋琢磨爾雅作四項平解不如
集傳蓋角亦須磋石亦須磨也

瞻彼淇澳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
兮僖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詩問

卷二

三

瞻彼淇澳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兮僖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金喻其剛錫喻其柔圭喻其方璧喻其圓重讀去聲
較通校校量也二句倒裝言以重物較力而寬綽有
餘也古人重勇武備兮曰有力如虎羔羊曰孔武有
力病病言容故以喻其德之修齊言色故以喻
其儀之盛贊言容故以喻其德之修齊言色故以喻
圭璧言其適宜重較言其武職誠言其和也
淇澳序美武公之德也朱子曰此序疑得之○按左
傳序美武公之德也朱子曰此序疑得之○按左
德如是則所謂不可諼者未
知其爲康叔與爲武公與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道說文章也
一說猶窮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陸平地也澗盤有阿阿中有陸陳鶴
峯口適有也竟意軸有卷舒自如意

考槃美隱士也

碩人其頤衣錦娶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

侯之姨譚公維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

笑倩兮美目盼兮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騶朱幘鑣鑣翟裼以朝大

詩問

卷二

三

夫風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施瀼瀼鉅發發莢揚揚靡

姜萋萋庶土有暵

庶姜謂嬖妾庶士謂州吁楊武貌州吁寵而好兵故
口有暵上四句言河水之中舉綱可以得魚喻其
之美施子亦當得子也茂莢句與下二句言何之旁
有莢有莢喻富之中有庶姜庶士也庶姜有子而莊
姜之無子在言外矣首章美其世家二章美其容
三章美其有子四章美其無子○舊解末章如贊脫
碩人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子夏
也柔荑凝脂等項均也古人著述章句本無一定
此必後儒因此章多句而妄刪之也國陽承叔
孔子章刪其句不知孔子本無刪詩事而刪詩
此此結結要之句而刪之耶宜增入以完本章

詩氣且通篇文體與君子偕老篇相類皆老婦詩
章七句次章九句三章八句何獨於此篇疑之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

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乘彼境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

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

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喻男沃若喻家
道豐盛婦自喻

桑之落矣其黃而隤自我阻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

詩問

卷二

三

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黃而隤喻家道敗落故三歲食貧也車即前
贈遷之車追憶初來冒險涉深所謂不爽也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就緒

于暴矣兄弟不知嗟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邠則有泮總角之宴言

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淇有岸隤有畔反喻男之無信也總角之宴言自
角時即宴好也不思其反怨男之無終也反是不思

恨已之不
恨其始也

氓悔過也 谷風與氓皆怨詩谷風怨而責之其
詞直始以正也氓怨而悔之其詞悲始不正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長竿可以釣水反喻永思不能致其夫
之來歸也雖難道之云遠何云能來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衛都百泉之南淇之北水自西而東以上流為言故
北為左南為右也女子有行來嫁于此也遠父母兄

弟俗云眼前
無親人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巧笑之瑳和容色也佩玉之儺美服飾也言在此惟
巧笑佩玉以事姑舅耳不必顯笑而故為巧笑無心

飾容而勉為佩玉詩人善為新婦寫照既遠父
母兄弟而夫又不家故知為飾容以事姑翁也

淇水悠悠檜楫松舟獨言出遊以寫我憂

詩問

卷二

三

檜為舟用喻夫
婦諧合時也

竹竿新婦別離而思念之也 問序謂衛女思歸曰

泉水云思須與清載馳云言主于潛故知為衛
女思歸也此詩云豈不爾思爾字何
指而云思歸也詩四言淇即所見也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

帶惇兮

芄蘭實形如觿葉形如觿故詩取以
為喻惇與通義小雅垂帶而厲

芄蘭之葉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甲容兮遂兮

帶惇兮

芄蘭刺弱也年少而當重任如芄
蘭之支葉弱不能自舉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刀劬之省文一葦杭之言衛人宵濟也

河廣民歎頌之也秋滅衛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遺

有據曰據左氏耳左兩夫人並稱載馳詩有許字

而此篇有宋字序自謂得問而詩辭為望宋之作

自不得其賢也不知何出之條宋桓之逆衛遺民

也以其夫人之親也後此兩國益和九年之內無役

不同不知其出於何年立其子而武母之武母

十年中未之聞何獨創見于宋序之武母之武母

為甚曰說苑亦云襄公讓太子于夷曰夷之舅

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諱言母故曰舅是

亦歸衛證也曰借古人之口以自成其說文家種

習且其說本不可通可往不可往權乎義義不可

往立不可往不立亦不可往義可往不立可往立

亦何嫌不往也且命有治亂如其治命猶可說也

設為亂命將如之何出而改適猶可說也出而守

義將如之何而為之子者執出於廟絕之例無道

以全其孝是先王制禮以不孝教天下也今之儒

者往往執此說以繩人其為人心害者非淺也是

不可以不辨易同人註曰天子諸侯后夫人無不

出雜記有出夫人禮春秋二百四十年夫人無不

者有子而不立者皆不出記大歸者皆以故井以

出也生今日而究論其事皆屬夢語而宋桓夫人

之大歸則可臆斷其必無也後漢書註曰克義

妻事姑甚謹姑情之閉諸室無怨言翁知之遣

歸更嫁其子則為耶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輕燒之

母至親家以他詞請則至見母再拜泣涕不言

而出人多稱其知大義宋張永德作二堂左繼母

劉氏居之右出母馬氏居之或則議其不知大義

溺於流俗私情夫母已出矣謂與廢絕是也而未

詩問

卷二

美

其與生而絕也衣則與之不言而出義千非義

伯兮揚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痾

伯兮先公事也末章承二章言後私情也女子而知

詩問

卷二

美

義者也春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孔氏曰鄭在衛西南三國從王兵至京師乃東行

伐鄭自伯之東明從王為前驅而東行非謂鄭在

衛東也按衛之東為曹魯再東為淮徐春秋以來

王無有事東方者孔氏之說為足據與抑隱桓以前詩與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狐豈獸而皮有文采喻游民盛服飾也山獸而行水

喻游民無定業也綏古文作乃象南雁有所羈也之

子謂其室人也裳下衣帶要飾無

服則並無上衣矣故代為心憂也

有狐刺游民務飾不恤內也王風曰遇人之艱難矣

又曰遇人之不淑矣 問集傳集婦見鰥夫而

欲嫁之說本於序曰於斯文不見此義歸而無女或不欲嫁之矣以此說者以齊詩有雄狐綏綏一語故解綏綏爲獨行求匹而一誤再誤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焦弱侯曰以木爲瓜爲桃爲李如今所謂假果者亦畫餅土飯之義耳疑此說是今以木所生爲木瓜者爲其形似瓜而生於木故名若桃

李木所生不應曰木桃木李也

木瓜 期永好也故投薄而報重也 問序謂美齊桓
曰齊之存衛不止于木瓜而衛實無以報之紫

陽駁之良是而疑爲男女贈答則仍不免拘泥耳
孔子曰於木瓜見包直之禮行昔湯以六事自責

詩閣

卷一

新

曰包直行乎包苴賄也今之投以木瓜而報以瓊琚者仕宦之場視爲當然期永好乎古與今有同情矣孔子之言蓋傷之也

衛十篇

王問王降爲風其說信與曰此夢語也王如何降天子自降之耶采詩者降之耶抑訂詩者降之耶曰音節風矣故風之曰此亦夢語也噯噯草蟲無適我梁並見於風雅若何歌爲風若何徵爲雅也然則胡爲乎風曰此西周棄地舊畿詩也平王東遷賜襄公岐西之地于文公收周餘民岐以東獻之周至其元孫德公始徙于雍富舊畿未並於秦之時所采之詩不在天子畿內不登于雅故風之無所繫故王之王風二字從實錄也何褒貶之有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黍苗小愉周黎民也離離苗稀少也稷苗高大愉素
人茂盛也故言黍無異文而言稷則曰苗曰穗曰實
也此何人哉斥

幽主君臣也

離序閔宗周也新序衛宣公子壽愛其兄伋之
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說不魯詩此必以

此篇述衛風之末也陳思王植曰尹吉甫信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作黍離說本韓詩吉

請閱

卷十

天

甫宣王時人去東遷近百年其詩當收于雅不當
次于王也竹木之冊變而爲紙策棘之書變而爲
楷殘缺錯訛不知凡幾
矣守毛之舊焉可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牛羊

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佖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

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君子于役集傳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見難棲而思見牛羊下而思慮其飢慮其渴

情真語華思婦之詞以此爲深

君子陽陽左執簫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如大爾小爾之屬會為樂官者房說文室在旁也且通作趙趙猶云徘徊傍徨也

君子陶陶左執翽右招我由放其樂只且

君子陽陽

招隱也房在室後賓客不至之處教今俗作服與同義幽暗之處也所謂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

月予旋歸哉

水喻王室不流喻令不行束薪喻之子言王室微弱令不行于下也之子謂東周人士也歸歸西周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

月予旋歸哉

詩問

卷二

无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

月予旋歸哉

揚之水

怨久戍也平王東遷國家新造西周厲軍分戍東南備荆楚淮夷以衛王室申甫許屯軍之地也問序刺平王不恤民而屯戍母家立義

正大曰國滅君亡播遷流離白願之不暇而為人戍國乎今人執忘仇二字為平王罪案申為王舅

戊甫戍許奚為者曰矣不戍夫西北曰西為秦北為晉皆安定王室者也左傳楚子重請申呂以

為賞田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申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漢上蓋

楚得申呂而始強茲所以為周室屏藩與呂即甫也書甫刑一曰呂刑

中谷有蓷嘆其乾矣有女仳離嘔其嘆矣嘔其嘆矣遇

人之艱難矣

中谷有蓷嘆其修矣有女仳離條其歎矣條其歎矣遇

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蓷嘆其濕矣有女仳離嘔其泣矣嘔其泣矣何

嗟及矣

蓷通蓷喻女嘆喻仳離乾高地也修長也雅之高者也濕水地也水地皆嘆旱甚也

中谷有蓷刺凶年饑饉棄室家而不顧者故曰遇人之不淑又曰何嗟及矣

有鬼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

百罹尙寐無吪

詩問

卷二

无

有鬼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

百憂尙寐無覺

有鬼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尙無庸我生之後逢此

百凶尙寐無聰

鬼狡雉介離於羅喻頑民免而介士罪也無為不生事也無造不造言也庸功也不以造言生事為功也

鬼爰刺刑罰不中也刑罰不中則為善者懼矣

絲絲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

莫我顧

絲絲葛藟在河之淚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

莫我有

絲絲葛藟在河之湄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

莫我聞

葛藟喻本根絲絲喻支脉之長葛藟陸產在河之湄之渙之澹失所生也

葛藟利忘其根本而爲他人子者故以終遠兄弟重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葛以爲衣蕭以承祭艾以療疾必需而不能不采者猶以一日不見爲懷離亂之象有如此

詩問

卷二

韋

采葛懼遇害也宗周頹廢犬戎肆暴蹂躪所及人不保生一日不見驚魂動魄矣序以爲懼譏于首

句不得比興之義集傳以爲淫奔于風情爲過甚矣

大車檻檻載如茨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檻檻車也檻檻不一車也載衣褐衣也如茨如茨花也爾謂其妻也子犬戎子也

大車嘽嘽衣如璫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嘽嘽車行聲也如璫璫色紅而紫也奔奔救也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言大車之俘檻檻嘽嘽車夫之衣如茨如璫子豈不爾思畏彼犬戎子而不敢奔救耳今與爾生離自分異室矣然死後尙望與爾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失之也

大車

豈不彼思以爾謂其妻則又當云畏彼不敢詞義兩失古人以子爲犬戎子文義乃適故從之問列女傳以此詩爲思夫人作曰思夫人作則楚詩也何以編于王漢儒立說隨其意以爲之不必與辨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彼謂麻也賢者不出有若麻留之也賢者隱於邱中藝麻麥果實以自給其友之在位者勸其出而仕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之子通指前二人佩玖猶云懷寶也貽我佩玖喻以其道行于世也

丘中有麻序思賢也陳鶴峰曰吊昔賢也以

詩問

卷二

韋

詩問

樓霞牟應震寅同氏纂

鄭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餐兮

緇衣上下之通服論語緇衣羔裘適館請賢者適其所居之館也還言自館還私室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餐兮

緇衣之席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詩問

卷三

十

餐兮

緇衣好賢也衣敝爲之衣自館而還爲之食反覆丁

初仕而卿大夫作養之與集傳謂周人愛武

公父子而作周人之詩當繫之雅武公爲天子卿

士而好之者以解衣推食爲德無乃頌頌乎且武

公隨平王東遷而後其取之也亦王命乎抑

有之十邑東周後其取之也亦王命乎抑

以詐力奪之乎後儒謂賦者併美于武公恕之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

仲子祭仲也
杞喻太叔段

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讟

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父母諸兄國人之言也仲乃德惠之故憐人

託爲女子之言以諷之曰豈敢愛之其言遜四件

可懷也其辭婉即即父母兄弟國人之畏消其陰

謀使叔能戰或亦可免而卒不免焉殆亦有自

取之咎與此叔于田大叔于田之所由作與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知叔也洵美且仁

詩問

卷三

二

叔于田刺大叔也二句直言以刺之田狩于野而

疾而邑人畏之也三句變言以刺之仁主愛人

巷無居人又誰愛乎以知叔之仁不遇仁人

仁侍從耳酒古人所戒而曰好以此知叔之沉酒

不過任酒使氣耳服馬匹夫事而曰武以此知叔

之馳馬試劍不遇如下文袒袒暴虎之事耳以下

三句回讀上二句聽之者不我罪也序曰國人說

而歸之是後
詩人痛過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騂如舞叔在薺火烈具舉

叔于田乘乘鸛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且臯

叔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朋忌抑也弓忌

大叔于田

太叔也吳肅公曰此篇全是諷語如猗

智者已窺其端

清人在彭驕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

清人在消驕介驕驕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清人在軸驕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施還也抽抽去也所謂師散而歸也中軍謂師克也

知好猶言作樂也言師已散去而中軍猶作好而不

清人序刺文公也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

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以水漬物曰濡侯疑是厚之假借對下渝字舍釋文

音緒王云受也渝通輸薄也舍命不渝言受命不渝

也猶今人云好命也○一說舍語詞猶今俗語曰連

也與論語舍曰欲之孟子舍皆取諸官中而用之說

皆可通論孟二舍字亦皆讀緒毛見

云凡言此箇皆曰者皆今說爲道字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司直理刑之官言能直人之不

直也武夫可直用進其才也

羔裘宴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羔裘利位不當也詩稱彼其之子者五揚之水汨

老刺豈美末句云邪之

援今正與此篇同旨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袂兮無我惡兮不寤故也

遵大路留賢也○三用兮字未換也字惟施工同

女曰鷦鷯士曰昧目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

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維佩以贈之知子之來之維佩以問之知

子之好之維佩以報之

知子謂朋友之知其夫也

猶人之自稱曰知已也

女曰維鳴

往女告曰鷦鷯士曰昧目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

之明星將闕矣七見與屬此其時矣子加之則子

爲宜之宜之而飲酒倍老如琴瑟之在御始莫不

靜好也世有知子而來者我以維佩贈之不來者

與子順者我先以維佩贈之來者順者而與子

與子順者我先以維佩贈之來者順者而與子

好者我以蘇佩報之安貧
守業惜老永年樂何如之

有女同車願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瑤彼美孟姜洵
美且都

有女同行願如舜英將翔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
音不忘

有女同居賀新婚而勉之奸德也同車親迎也佩玉德佩也將將舜華步也德皆法言可式也車之辭婚立言正大有何可刺序以詩文有孟姜二字耳姜于春秋為望族娶姜姓女者各國有之即非姜女而人配稱之猶都人上非尹吉而謂之尹始也衛桑中曰美孟姜矣衛門曰豈其娶妻必齊之美

詩問

卷三

五

山有扶蘇隔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蘇者草扶言其亭直故荷華亦曰扶渠也扶蘇喻君荷花喻臣

山有橋松隔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山有扶蘇傷無勇君也言上有明君則下有賢臣乃不見都充而見狂狡專言臣不賢而君之

不明在言外矣

穆兮穆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女即斥伯叔也

穆兮穆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穆兮思持危也嚴氏榮曰此小臣有憂國之心乎大夫而告之言猶葉風吹不能久矣豈可坐視

而不相與維持之乎伯叔諸人夫其
亟圖之患無倡者不患無和之者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狡童謂祭仲子謂昭公禮諸侯即位未踰年稱子言彼狡童雖不與我言而我知其將不利于子也維子之故使我憂懼不遑餐矣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狡童序序有首句得而下文序首句云刺忽奚不用曰序者觀其與經文符合否耳信序者謂首句皆史所題不知國史當日見一詩而即知其美其某也抑作者告于國史曰吾美其刺某也忽而君而國史居然名之六卿饒宣子子旗賦有女曰車子柳賦燕兮明明題其先君之惡而大夫居然歌之有是理乎

詩問

卷三

六

子惠思我褰裳涉澗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

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澗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

且

序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左鄭六卿饒宣子于郊子太叔賦褰裳褰宣子曰

褰在此故使子至于他人乎前四篇當是一詩詩曰狂且曰狡童曰狂童當是為一人刺云刺祭仲者似為得之仲先立忽既逐忽而立突既又逐突而忽故詩人深疾之或謂仲已老不應目為童則又失之泥矣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謂齊人巷婦兩字古皆讀若洪音都絳邑故以諸聲爲喻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子謂楚人堂樂通音樂楚邑名左伍倫爲樂君

衣錦娶衣錦娶衣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裳錦娶衣錦娶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楚以蠻夷長中更有倒置意故先裳後衣也駕與女行謂從晉駕與女歸謂從楚也利無信也襄公八年楚伐鄭子驪曰民怨矣姑從楚以待強者而此民焉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

東門之墠茹蕣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詩問

卷三

七

除地曰墠言潔也茹蕣摘草可以樂將喻人有顏色也首句與三句次句與四句

東門之墠有蕣茹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果喻人嚴厲也或言室有行列也

東門之墠。論語唐棣之華四句疑即此詩末章首言東門預郭而居也末以唐棣起興而曰偏反意者述於僻處而反於草野也故首言室邇而終言室遠也從荀慈意好賢雖不受羅致而亦不難就見故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蓋疾當時君大夫託言好賢而無誠意有無暇感憤今本無此章或後人因子言而妄刪之說論語者定爲逸詩夫子讀是詩而品評之其不逸於孔子之前明矣逸於孔子之後則定爲此篇脫簡可備一說

風雨淅淅雞鳴嗒嗒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嗒嗒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巳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思君子也既見設言之也風雨雞鳴非客至之時苟至而見之矣則必不感嘆於風雨之如晦雞鳴之不巳矣如晦者天已明而猶如不明也蓋微夜不寐雞遲之聲歷歷在耳故至天明猶悵悵於雞鳴之不巳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詩問

卷三

八

青不必定爲士服自不能定其必爲學校作也故集傳改爲淫奔而近今說者爲兩男子相悅之作云本齊詩未詳所據姑遵序可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惟予與女無信人之言

實廷女

楚散木束之則比合而重喻微弱之君不能行令於成黨之臣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惟予二人無信人之言

實不信

揚之水序閔無臣也鄭氏曰作此詩者同姓臣也

世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綺衣綦巾聊

樂我員

出其閭闔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蘆聊

可與娛

出其東門

閭風俗淫亂也其為鄰國之人斥鄰國與

要非本土人也笑以明之門曰其門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

我願兮

蔓草自喻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

詩問

卷三

九

子偕臧

野有蔓草

喜遇賢也韓詩外傳孔子適齊程木子於

相見子曰詩不云乎

漆與消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

且且往觀乎消之外洵訐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

之以勺藥

漆與消洳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

且且往觀乎消之外洵訐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

之以勺藥

上且字徂之省文下且字如字相謔者

漆消

序也

鄭二十一

班固志地理取東門之澤及漆洳為

耳紫陽斥為淫奔者十五只因有鄭聲淫三字

橫據胸中遂使忠臣志士一齊埋沒先入為主

齊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偕

詩問

卷三

十

子謂君所御者庶幾之省文古讀撫若庶釋名庶撫

也告以雞鳴朝既盈矣夢寐之中心惟恐曉曰匪雞

則鳴無乃為蒼蠅之聲乎告以東方明朝既昌矣既醒

之後知其未醒曰匪東方則明其猶為月出之光乎

未幾而蟲飛薨薨果將明矣豈不甘與子同夢乎然

會者且將歸矣無使羣臣撫予之過而歸咎於子也

雞鳴賢君勤政也問序以為思賢妃也說者謂從

子之還兮遭我乎獨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

儼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獨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

仕壯雄也衛風雉鳴求其牡前後二章言獸此章言禽猶伐檀一二章言狙狝三章言鴉蓋獵必禽獸也故獲也問壯字屬雉疑未確曰詩稱四牡家畜也故知其為壯也試思山中之獸有可一見而知其為壯者乎兩狼兩肩何知非皆兩牡乎非狼非肩兩牡又何屬乎詩人不若此夢夢即禽之中一見而知其為雌為雄者亦惟雞雉耳衛風雉鳴求其牡

子之昌今遭我乎狝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還 獵者自雄也章氏曰首句已譽人也末句人譽已也中二句人已並有能也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瑱瑱乎而

詩問

卷三

七

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瑱瑱乎而

著 序刺不親迎也此未至婿門而懸揣之詞正不知其俟於何地充耳尚之之何以也故九用乎而乎而者疑詞也如曰已至婿門

俟可廢易充耳亦廢易耶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履禮也釋名飾足以為禮也易曰素履往即就也我即即我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發動也我發感發我也商頌率履不越遂視既發

東方之日 喜見賢也 問舊以彼姝為女子曰彼姝者子何以界之亦女子乎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願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願之倒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

樊圃之藩也狂夫謂召令之使呼號如狂也瞿瞿疾視也言我方有事折柳樊圃而召令之夫瞿瞿而來我本不能夙夜趨事而不夙召則暮召也

東方未明 繁役妨農也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

又懷止

南山喻君位雄狐淫獸喻襄公懷釋名回也本有去意回米就己也言既歸魯何又回齊也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

詩問

卷三

七

又從止

兩繭之省文方言繭綏綏也繭之東西或謂之繭或謂之綏郭注曰履中綏也即今之鞋帶也屨賤五兩喻合者多冠尊故雙

綏喻夫婦從一也

藐藐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

止曷又鞠止

藐藐喻敬女獨取麻者麻性直也荀子蓬入麻則直喻父母衡從其畝喻當先正其父母也鞠養也小雅母兮鞠我言既告之則當早歸之何又久鞠之也

據詩言是文姜在家已與襄公通也公與姜氏如齊姜氏欲與之也申繻之誅有所聞而云然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

薪喻女析喻擇斧喻媒事物之盡頭處曰極天曰南極北極地曰四極五常曰五極六惡曰六極訓至訓止皆是而義不完曷又極止言旣已得止曷又遂其所欲至此極也記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無田甫田維莠騶騶無思遠人勞心切切

甫田喻家世之大謂公族也莠亂苗之草喻公孫無知也驕驕喻侈傲也左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遠人謂小白左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桀桀喻暴戾也驕侈于己桀則虐于人矣左無
知虐政者康當不止虐于雍廩也故曰桀桀

詩問

苑兮變兮總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此專爲襄公言之婉兮孌兮言其儀表美也總角卅
兮言其猶有童心也弁本作兗說文兗也言其著代
爲君也

甫田公也而無知公孫也而驢騫樂樂小白賢

未幾見兮突而弁今有驚其不似人君而爲人君之意亂之將作不獨鮑叔知之也問序刺襄公不修德而求諸侯後人守其說無異議曰詩皆有旨若如舊解全從空際取象無一著落語三百篇中無此體例且考襄公在位十二年桓十八年討鄭殺子亶閔元年遷紀之三邑莊五年伐衛納惠公而書與文姜會者六會禚會祝丘會于師會防會穀其人蓋淫蕩鮮恥而無遠畧者序謂其志大心勞覺不相符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一重環其人美且壯

盧重錡其人美且偲

盧令 序曰刺荒也令令犬廩人也仁人愛犬也譽說文髮好也得類若也通作思多類也左千思千

思犬毛蟲卽以繁冤相較疾之深故晉之毒也
問仁字如此解太僕曰仁字詩二見叔于田及此
篇叔之仁以好酒馳馬對舉此以繁冤對舉如之
何可深解也而序曰陳古以風豈後世之人猶及
見古人之繁且偃乎卽見之
亦有何可取而以之風人乎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般符在梁其動蟹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時間

敝筭在累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敵符文勢也齊也春秋莊元年三月夫人遷於齊

大小言魴小鰈大也魴鱣以多寡言鰈行必羣也如雲喻其行也如雨行有聲也如水則行之疾也倉皇奔遞之狀也唯唯韓詩作遺遺義尤顯著宜從韓詩改作遺遺爲得

救弊薄篋郭朱鄴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騶與馳對馳言疾驅言緩也衛風驅馬悠悠薄古訓
薄與虞部通音薄薄猶徐徐也董歸朱邦明文箋不
守喪制也二三四章末皆用雙聲此云發夕互文也
對夕言當云朝而曰發明其發于齊也對發言當云
至而曰夕知其未至于魯也發夕卽初行言豈弟言
其色之悅期期言其體之適遊遨則放然自得矣

濟濟猶齊齊也四國猶齊齊可以馳矣垂簾淵淵行改觀也齊子豈弟至魯境時也猶曰我心則降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汶在魯北度汶則魯境也彭彭說文聲也儻儻疾也也吉日德德侯侯侯言其緩德德言其急也始行之緩懼魯之不我納也疾汶之後知不我拒也故從人疾而文美樂也

載驅文姜還齊復歸魯也春秋書還不書歸不與其歸也不與其歸而詳書其會重其罪也按莊元

年二月夫人還于齊二年會齊侯于禚則夫人之歸魯未知其在元年在二年也即在二年桓公之喪未終制也如之何魯猶未聯也

詩問

卷三

五

猗嗟昌兮願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

則滅兮

抑猗嗟揚仰也其願而長也身雖俯而若仰也言三句美其形體四句美其精神五句美其儀容六句美其貌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

我甥兮

名猶名山大川之名此句亦舉全體承首章三句言逐層分承言體不但長也而且名也目不但清而且清也行不但巧而儀無不成也射不但射而射無不中也甥婿也孟于帝館甥於貳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

猗嗟兮

猗嗟不但昌名而且變也目不但清揚而且婉也不但儀成而舞亦中選也不但無不中且中實一處也反言以四矢

猗嗟哀年已及笄公聞其美而欲得之二十三年冬如齊納幣二十四年夏如齊納幣又遇子穀

人姜氏入意必枉為楚姬以求悅於哀姜故曰四矢反兮以樂亂兮所以微之者微矣其

後通慶父弑于般亂之終成有自來矣

齊十一篇

魏左傳曰霍楊韓魏皆姬姓也始封之世系不可考矣

詩問

卷三

六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慘慘女手可以縫裳要之祿之好

人服之

傳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工詩稱女未三月也棘辟遇音辭字當與雙通義要之祿之也縫裳言之要為裳之要祿當是裳之要也祿也好人二字詩不二見傳以為女集傳以為男集傳義長然稱為好人其事

務華飾而洋洋自好者與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句

葛屨序刺褊也葛屨不可履霜女手不當縫裳而要

褊心褊心猶今云褊心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

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

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

公族

沮洳

無度

王

園有桃其實之殺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

士也嘯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

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

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

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

我心憂之

知之蓋亦未之思耳思則知我歌謠之非驕矣桃

陟彼岐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

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岐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寐上慎

旃哉猶來無寐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

旃哉猶來無死

詩問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十畝之間

坎坎伐檀兮實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稂不莠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

子兮不素餐兮

之使坦

坎坎伐輻兮實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

坎坎伐輻兮實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蒼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實之河之漚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蒼子兮不素食兮

檀之爲言貪也伐檀去貪也實之河于令其自新也河水清可以潔身也漚爾雅作濶大波也且漚喻人更富有爲也故下文以稼穡狩獵喻之也君子以位言君子有君子之責非素餐也人不可不自勉乎河水清以上喻人當去貪且漚以下喻人當有爲爲輔也喻位之次者輪倫也喻位愈卑而衆多者故下文取喻亦由多而少由大而小也

詩問

卷三

五

伐檀鬼人以有守有爲也六計廉爲本故且捷且直且淪屬易而清無變文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

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即鼠也鼠古今註螻蛄也碩鼠喻卿大夫女直斥卿大夫也三歲者考績之期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

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

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碩鼠之性矣我所直其自安也誰之永號人盡歎

虞樂可也

魏七篇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而衛以重典有何可謂有可謂也葛屨之詩曰爲其福心是以爲制序自喜得聞達連而及之余不謂序之陋而笑後

唐叔虞之封也二世而改晉十世之後而有詩詩仍繫之以唐守舊也或謂示不忘棄曲說也

蟋蟀在堂歲華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

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噩噩

蟋蟀在堂歲華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

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詩問

卷三

十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惜無已太康職

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蟋蟀 窮思也 居居處也思其居謂如幽風蟋蟀向墜戶索綯乘屋之類故曰良士蹶蹶蹶蹶者通物

類故曰良士蹶蹶蹶蹶者通物類故曰良士蹶蹶蹶蹶者通物

如慮及凶荒謀及子孫之類而下曰休休言無憂也上二節勉之下一節戒之季札曰思深哉其有

陶唐氏之遺風乎 舊解居外字過深以下有良士二字然三章有役車其休句知爲老農言之

山有樞檻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縶子有車馬弗馳弗

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樗櫟有杞子有廷內弗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

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

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山有樛以巫賢也山樛喻上下樛樛漆喻君榆樛栗

豐賢如其用之人心可同故曰喜樂國祚可長故

曰永日宛其死矣喻喪國也不日喪國誰能他人

謂曲沃也序謂昭公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自

樂有胡延不能罷帝政荒民散將以危亡信如序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襹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

不樂

詩問

卷三

三

水改弱喻晉石喻沃素衣朱襹使者之服飾與緣衣

黃裳義同子謂使者蓋時有出使于沃者君子謂桓

叔也言我從子至沃既見君子宜樂而不樂者

何也舊解以于與君子並指桓叔似不分曉

其愛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鑿鑿皓皓見形也粼粼則有聲矣故曰我聞有命既

見君子不樂而憂者為其有不敢告人之命也不敢

告人正所以告晉也

揚之水刺桓叔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

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實大且篤椒聊且遠條

且

椒聊憂曲沃盛也晉昭公元年封其叔父桓叔

侯立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侯翼侯之弟緡至晉莊

公十四年武公滅晉晉與曲沃相持幾七十年曲

沃執君五逐君一則所制為彼其之行者未知其

為桓叔與否莊伯與武公與而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

此良人何

詩問

卷三

三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

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

此粲者何

綢繆綢繆新婦也薪散而綢繆束之喻男女異姓而婚

綢繆綢繆合之也三星在天初昏之夕見於東方也在

隅東南隅也在戶正南也夏小正漢案戶首章訓

女末章訓男中章並訓男女也序以不得其時為

解未確說

有扶之杜其葉濇濇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畏累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

墜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伙焉

扶傳特也獨生木也杜亦取獨音以爲喻也清所菁菁喻有輔也反與已之無助也

杖杜特節也

將裝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繼子之故

自我猶言由我也居居猶處處也彼羔裘而豹祛者由我之故而人容其居居于此邑也豈無他人惟子爲故

舊耳

羔裘豹褻自我人
究究豈無他人
維子之好

究究猶察察
聽其治理也

問

卷五

金

羔裘刺大夫之食采者蓋必始以爲賢而汲引之後不能修其職者也

肅肅鵠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鵠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鵠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藝稻梁父母何嘗

悠悠笑曷其有常

集也棚之旁得所安也反喻己之不得安闢力田也
摩說文披靡也鹽疊壞也漢書器用鹽焉鹽讀若摩
摩鹽雙聲蓋當時方言故詩人屢用之今俗曰模糊

詩經鹽析音也有所有安身之地也有極有盡事之
時也有常集傳復其常也問棚棘桑有取義否曰此
似從苞字取義苞飽也興下文何食何嘗也詩言苞
者三此篇及展風四牡味其下文可見也問舊說棧
無後趾集木則苦其說如何曰鴟亦旅鳥春北秋南
無見其止木者形大於屬非柔條所能勝也詩人托

鵠羽悲失業也曲沃晉史不絕書隱五年王命虢公伐曲沃桓九年王命虢仲虢伯欒伯荀侯賈

伯伐曲沃而卒不能服所謂王事靡盬也後發緜
繭無歲無之故不能力田以養親也蒼天之吁怨
曲沃非怨其君也

昔者聖王受命而天下歸之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大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三、

卷五

毒

無衣美韋素也晉趙盾焚之遺生故不如韋素之安然自得也禮侯七命王之廟

子命諸侯入爲王禘則廟六命之衣詩人或曾入爲玉卿故變七言六也問何不言請衣曰請衣當無七衣也而曰豈曰無衣不類也詩無稱天子曰子者矣雖肆請命也而曰子亦不類也

有林之杜生子道左彼君子兮隨肯適我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

如果中心好之
不飲食之也

有林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嚙肯來遊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

生道周大道之旁也道左隱故曰通表
道周則往來可見故但望其來遊耳

秋杜
刺不用賢也

葛生蒙楚藟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誰與獨處兩轉句言我將誰與乎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藟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葛生
悼亡也上二節過墓生哀中一節勸物懷人末二節則嘆日之矢也問或以此爲夫亡送葬

詩問

卷三

美

之作曰葛生蒙棘即墓有宿草之意與新葬不符曰予美曰誰與亦非女子口吻曰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在女子自是當然在男子倍覺多情也三百篇中豈盡皆貞女無一義夫哉

采芣采芣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荷亦無信舍旃舍旃

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芣采芣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荷亦無與舍旃舍旃

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芣采芣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荷亦無從舍旃舍旃

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芣
刺曉曉也芣古蓮字采芣而舍以山之巔言不足惜矣若若芣也蓮也芣之不下也詩

蕭齊也各力有之不必山之東也首章欺以事之所無二三章誠以事之所有

唐十二篇

秦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榛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遊者其

豔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遊者其

亡

車鄰
養庶老也車馬用以召老老乘之而來者也末見君子寺人之令何其尊嚴既見君子並坐鼓瑟

詩問

卷三

美

黃又何其款曲如此禮遇而有不樂乎問何知爲老曰今者不樂遊者其亡豈少年人語乎何知爲庶老曰見寺人之令而驚疑連並坐之禮而驚豔豈國老習見人語乎禮王制六十養于學遠于諸侯如曰秦仲始有車馬侍御孝王封非子爲附庸至秦仲四世前此並無車馬侍御從乎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在手在媚子乎也媚子猶云嬖人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政則獲

奉獻也言虞人翼獻以奉之也時是也辰時也左之命媚子逐禽左也舍按公舍矢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猷猷驕

一說猷息也馬高八尺曰驕載猷息犬也猷驕息馬也

騶鐵 刺禽荒也 問何言乎刺從稱婦子則非龍道

載犬視鶴乘
軒焉又甚矣

小戎伐收五莖衆駒游環旁驅陰軻蓋續文茵暢載駕

我騶鼻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西牡孔阜六轡在手騶駟是中騶駟是騶龍盾之合鑿

以履軻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軻納也合而納納騶駟舌以來
之言不用也在邑歸本國也

伐駟孔羣六矛益鏃鏃伐有苑虎銀鏃鏃交轡二弓竹

閉緹膝言念君子載戢載與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詩

卷三

三

孔羣馬將至家奔鳴甚急今謂之騶駟也衆衆也苑

通羣藏也小雅我心苑結膚轡之後背彎曲似馬腹

故名膚也鈞同鐵

牙尾平底如鐵也

小戎

將士西伐其要思而賦之首章悲其去二章

其歸主章期其成功也車修馬駕我駟行矣以

如玉之君子而宿板屋能無亂我心曲乎使君子

乘此車馬而歸來也街車之盾合以軻納而不用

矣君子而在邑矣第別去之時訂何日爲歸期而

我胡又作此念也然究有秦凱時也一日者騶駟

奔騰而來矣牙橫陳而見鈞矣伐衆而藏之矣弓

轡之閉之騰之矣言念君子騶駟厚載德音秩秩

知也

阻且長洲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兼葭采采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洲從之道

思澤伊人謂王也

咀且躋遊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洲從之道

咀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兼葭 諷諸侯朝周也兼葭蒼蒼則白露爲霜矣若兼

之遷乎逆流而求之愈去愈遠則流而求之宛然

在也兼水東流故云然片以爲刺襄公說者遂以

白鷺爲霜喻兼葭之隱急襄公討西戎以救周

功甚大干文公收周餘民峻以東康之則文公

靖公車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是爲穆公康公初

不問其若何兼葭也商鞅作法始於兼葭民於兼葭

乎何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

君也哉

梅當作枚古字通周南伐其條枚大雅施于條枚

仲解爲柵柵卽楠今謂之皇木不問柵地有之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敝衣綌裳佩玉將將

考不忘

紀紀也山石層疊若階級也

堂堂平處也衡風望楚與堂

終南 美省耕也 不忘二字詩凡六見前王不忘謂前

也德音不忘其德不忘謂王也九懷不忘謂淑人

此詩之詩未之能
入于三百篇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心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渭陽
莊公送晉文公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讀烏夏屋一說大房也魯須臾豆大房渠渠成行列之意權輿與音其義也為我乎當日之食夏屋渠渠也今也每食無餘矣可嗟乎不能承先人之權輿矣

於我乎每食四簋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權輿舊音也門序與渠渠皆以為待賢人有始無終曰為我乎每食不飽而皆待賢者

卷三

國如
是乎

秦十篇

陳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鼓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宛丘 刺蕩也 于國之望也而乃遊蕩于宛丘之上今洵有情于子兮而克無望兮但見其擊鼓擊鷺羽也

東門之楊宛丘之樹子仲之子也其下

東門之楊宛丘之樹子仲之子也其下

紛紛也胡謂也宛丘聚會之地簡今之會場也此言舅由東門而會聚于宛丘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結其麻市也娶娶

原姜原氏女也春秋莊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公羊原仲陳大夫也市也娶娶猶傳云昭歸過市也

穀旦于差越以離離視爾如瑕貽我握椒

離離離離也越以離離結伴以行也視爾如瑕

東門之楊
序疾亂也首章刺男次章刺女末章並刺男女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詩

衡門 刺貧而自矜者衡門棲遲居無事矣泌水樂飢大率類此故詩人重戒之如曰安貧樂道則飲食男女皆其常分必不向魴鯉娶子設想也

東門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可以沤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沤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東門之池
刺踰周也大旨與宛丘同宛丘刺男此刺女池水清涼濯麻則汗穢矣淑姬美好也

歌則踰周矣諸侯此問答也言則不問而先自言愈見其放蕩無忌也

東門之楊其葉湲湲以為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以為期明星哲哲

揚也揚也反喻人之陰抑不能自振也
輝輝有光也肺猶抑抑也輝輝言其色之光
肺肺言其形之茂也哲哲卽晰晰天將明未明也

東門之楊刺昏夜乞憐也東門之說其義亦無稽也彼乞憐者昏以爲病矣然胡生追離也飲

其門有棘斧以斲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
昔然矣

墓門齊辟之地喻亂朝棘冠木喻不瓦齊明齊當去之不已不去之也謹昔然矣獨幹于用不廣之人也

門有梅有鵲華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覆

●

梅嘉卉喻賢人鴟惡鳥喻羣小小人樂則賢無用也
以轉舌讀若婢亦與詐通義類倒用人顛倒也知其
顛倒思于已竟矣上章追咎于用不
良之人此章推究于不良所用之人

墓門刺亂臣也序曰刺陳佗也列女傳以爲晉大夫解居甫事與詩義不符

中唐有錢卬有旨鷗誰俯子美心焉惕惕

茗通作苻萑。苒之白華也。卽茶也。烏取之以質吳中
唐堂下至門之逕也。雙卽瓶也。中唐有雙卽今之瓶
砌路也。鵲同鵲五色堯也。人植之以
作觀玩者。集賢喻君國若鵲喻賢

防有鵲巢序曰憂讒賊也防有鵲巢則坤卽有美苞可取以備巢之用中唐有壁而卑卽有

月出皎兮使人憊兮舒舒料兮勞心忉忉

月出皓兮凌人慟兮舒慟受兮勞心慟兮

月出照兮倭人燧兮舒天紹兮勞心慘兮

月出刺夜遊也皎月初出皎然也條結伴出遊猶今同官曰同僚也舒舒散也皓明而白也月初出赤暗而上則潔白也潤當與潤通義行也卿風潤其清矣照月高下照也燎面赤有光也竊糾擾受天紹皆方言不可解大抵皆轉問之意故以舒字統之猶今云散散也

胡爲乎林林從夏南匪適林林從夏南

駕我重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株林序曰刺靈公也株林株邑之林也從夏南從頁姬于南株在國南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滿喻小人荷喻賢者
賢一人無足爲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

心毒

彼澤之陂有蒲萑有美一人碩大且饒寤寐無憂

轉伏枕

澤陂傷賢才之無用也才足有爲而事卒不可爲乃至無用而伏枕所謂雖有老耆亦無知之何也
集傳以美人爲女子頌大且
卷頌大且似于女子不喻

陳十篇

檜

燕夫道超孤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切切

別羽孤裘在望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燕夫如晉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燕裘

大夫去國而其友思之也首二句思舊也次二句思今也則集詩以錦衣孤裘爲君上之服日詩末言錦衣也孤裘上下之通服常人也士曰孤裘所出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

燕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

棘也棘人貧寒之人也樂樂將樂也言雖貧急之人亦樂樂務爲華飾故使勞心博博也

燕見

燕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燕見素冠兮我心離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素冠

刺華也 周序刺不能三年後人無異其制也人喪服以麻布之粗細分不以齊者則也蓋問許子奚冠曰冠素論諸素衣喪禮玉藻大夫素冠經禮服守喪不問者釋定白色爲喪服也戰國以後制愈以知小序之不足信也

燕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

燕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

燕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

燕有長楚猶儼其華夫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燕有長楚

傷子之不材也燕楚之舊雖自故而燕無室家之時豈有則不能樂矣 則其詩解其何也日詩無專賦物而不見正目者則子字自不立仍以其楚解其序云疾恣也說可從而又曰燕君之淫恣以子斥君則仍不合矣詩賦物修以山

燕風發兮匪車何兮碩陽周道中心恒兮

風發則天變中何則人危意指犬戎之變而言周道通西京之大道也故三章云將將西歸

燕風發兮匪車何兮碩陽周道中心恒兮

誰能享魚漚之志焉維將西歸之好音

燕風

魚漚大戎有魚漚復西周也燕之並焉喻佐之燕除也西歸謂仍都西京也燕之好音如有前作須以

燕仲仙甫

燕風 燕風發也此詩作於未亡之前正東遷之初人

以西歸之妻故燕風發而車馬皇皇不能安席故

之地洛陽平衍無扼塞之險宋有不斯即於其居

者詩人或見於此耳他國之詩無

及此者蓋定都有年久則安之矣

檜四篇

作于既滅之後檜 作于未亡之前也

子燕之羽衣襲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掘閭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野蠛蚼蟬生羽者羽長於身色白有光兩後出飛不復歸穴故名蟬蟬蟬者浮遊也閻通穴管子曰蟬聞得玉此言蟬蟬搖穴而出也說讀脫解衣也小雅女履說之

子游民務華也衣裘楚楚謂人之衣裘也
處安其身也息靜其心也說則化其習矣

彼侯人兮何戈與股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侯何侯也。殷韓詩作縱。百通作陌。三百行步大也。左傳距躍三百。曲躍三百。卽阡陌之陌。阡言縱。陌言橫。三百猶今云三犁三廬也。第不知古以若干廣爲一陌耳。三百言躍非布武之節。赤帶而躍不稱其服矣。

詩

卷三

三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鵜在梁不濡其喙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翼外附故以喻服味兩合故以喻媾媾婚媾也身曰
匪寇婚媾不遂其媾言求季女不能遂也不稱其媾
永首章不遂其媾起末章

爾兮蔚兮南山朝濟婉兮變兮季女斯飢

侯人美季女也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季女有焉

鳳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兮

如結兮

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

井伊

鵬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鴈婦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鵬鵬

朝其子七喻統屬諸國梅美也在穆喻能治其國
青君子以恭已垂衣裳之韓急也在陳喻不能治
其國者君子以不惑之儀正之榛棘也臻本國也
猶周公佐王而伯禽治魯也故云正是國人結云
制不萬年言胡不萬年常在也洪決云終不可滅
此云制不萬年同一懷思而語意自別傷今之無

新聞

卷三

来

此賢君也

溯彼下泉浸彼苞匭我寤歎念彼周京

冽彼下泉浸彼苞蘋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溯彼下泉漫彼苞菁
我病歎念彼京師

允荒黍苗陰雨膏之匹國有王卿伯勞之

下泉喻侯國列喻強暴凌侮削苞租蕭著喻弱小之國租類果而不實蕭著有利用而皆蒿喻小國亦無住者黍苗根蕭著之反陰雨冽泉之反膏凌之反也

下泉見今之不治也此先言亂而以四國有王鉅約

勞之結之望以古治治之也

曹四篇

古今考地地延京東北黃河西今延安府地非
今之邠州也延安之西為慶陽古不密所居因公
劉居邠遂名其地曰邠後魏改東漢之新平曰
南豳又因北邠而名之也唐因之曰邠州指其西
北來水名之曰邠指其西之小水來合者德棧之
曰邠即是有唐之邠州當之矣武以經文證之其地
者邠以有唐之邠州當之矣武以經文證之其地
其地多山故曰自土沮漆南臨渭水故曰步渭為
北而南合於渭太王遷岐山渭水自西南來洛水自
西水南合於渭太王遷岐山渭水自西南來洛水自
春秋人猶知邠在鎬京東也若以唐之邠州為古
邠則無一合者邠州在古鎬京西北也又車攻吉
日一時之詩車攻曰東有南草古曰洛沮之從
東和漆沮亦一證也今以東為東都南為南田故
為放邱非是○漆沮即洛水考漆沮水為南田故

詩經

卷三

樂

禹貢洛陽古音讀若路與通音義涉之為齊也
一名洛洛古音讀若路與通音義涉之為齊也
禹貢雍州無洛名周禮云其西有洛水其水無
漆沮名禹貢水其大者何獨遠沮知周禮之所謂洛即禹貢
亦舉其大者何獨遠沮知周禮之所謂洛即禹貢
之所謂沮也孔安國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
顧達曰沮在邠東今名曰洛是也洛一水而二名
也今人不考洛水之源而但取後世懸擬之漆沮
紛紛致辨其本矣夫按渭水出嶺南源漢曰首
縣為鼠山西北有城曰渭源城由嶺南源漢曰首
而東北至朝邑入河洛水出外經定邊山環折
北環縣古名渭源縣東經中洛川白水同環折
朝邑入於渭今洛水入河失其故道水勢不一
變也○渭水考洛水古沮漆之各經渭水勢不一
疑然則臨渭合渭之沮水皆後人懸擬非古所可
也明矣地運今稱云沮水出中洛川白水同環折
同官二縣境至邠州會漆水入富平縣界其水
河又南流至陳倉入渭程大昌曰邠地即漆沮川

渭之漆沮惟富平石川河正當其地知今之所
洛即古之所謂沮則知考沮者不得以石川河當
之矣然則所謂石川河者既非古沮亦非無名小
水以審詩經之豳古水也禹貢曰洛陽洛水
洛水合沮于高陵洛水合沮于高陵洛水合沮
水合沮于高陵洛水合沮于高陵洛水合沮于
渭也若以渭水合沮于高陵洛水合沮于高陵
渭水合沮于高陵洛水合沮于高陵洛水合沮
石至干龍門西河會于渭水合沮于高陵洛水
自其近河處言之也豈有舍近河之大水而取
里外無關於豳之也豈有舍近河之大水而取
斷無若是又為公劉曰渭水合沮于高陵洛水
于涇州即今邠州為古邠相相距近二百里止
難密如之何即若邠州為古邠相相距近二百
知今所謂邠非古邠也今所謂邠石川河之沮
內也公劉自北而南建國于邠北跨漆沮南跨
內西即于邠其地正在鎬京東北也至水經注
內字引杜預說曰水之隈曲為邠又引王肅說曰

詩經

卷三

樂

納入也是以渭為非水名也然以涇屬渭水之文
証之則渭水之內為非水名也然以涇屬渭水之
從郵考以水內為非水名也然以涇屬渭水之
○漆水考漆水合流既從詩曰自土沮漆又曰漆
沮之從是二水合流既從詩曰自土沮漆又曰漆
有大水來合者即漆也漆水合流既從詩曰自土
水經言沮云入于洛言漆云入于洛言漆云入于
不合流之二水史記云漆水合流既從詩曰自土
漆沮入于洛是漆水合流既從詩曰自土沮漆又
今書互異考之經史各有據據漆水合流既從詩
之而西不難辨也知邠州為古邠則經者可以立
矣○陝西延安縣西于古為荒裔則經者可以立
不通后稷始封于邠邠今武功地不密宜于戎翟
則隨戎翟之俗逐水草遷徙無定居可名也公劉
定宅于邠亦無城郭宮廟故至太王猶曰陶復陶
穴未有家室也太王去而舊邠漸荒作松栢如
故矣周公奔楚非荆楚也豈木為楚楚楚楚楚
謂周公奔楚非荆楚也豈木為楚楚楚楚楚

也而以七月為禘地民風未敢違信也然則爾何以有詩曰公不居爾無詩矣七月鳴鵙東山皆公作破斧則從公祖爾者之作伐柯以下則爾人之頌公者故並繫之天下之詩皆編南雅而爾為別而後世各國之有詩爾先之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威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

南畝田畯至喜

通篇以此章為綱前六句謀衣後五句謀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芣苢祁祁女心傷悲殆及

詩問

卷三

三

公子同歸

前章言九月授衣者意重授衣也此覆言者意重九月也言授衣雖在九月而謀衣則始于春日也采芣苢承祭也教成而祭女將適人故心悲也芣苢通乎上下賁介之女亦同亟事故曰迨及公子同歸正義以女公子為解非是下文兩言公子也此章言謀衣以求桑采芣苢分對故重言春日也求桑亟芣苢並嫁衣也詩主紀時此獨兩言春日其即五之日乎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

子裝

八月萑葦句夫文義疑有訛字夏小正七月蒹葭註蒹葦也或灌泥為葦與前章存日三月蠶生之時故

求桑桑此言蠶月五月蠶桑之時故言係桑也詩何茂盛也小雅照桑有荷桑伐後薪生者曰女桑言伐彼遠揚者正為荷彼女桑以備來年取也雖預之於前荷桑之於後也此章以養蠶蠶分對蠶絲費而難故詳言之續取而為政界言之也結云為公子裝正應迨及公子同歸何不言已衣而衣預矣

四月秀麥五月鳴鵙八月其穫十月隕穽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其縱

獵研于公

此章言謀獵事以于貉其同分對于貉獸皮其同獸獸獸獸亦獸皮也問迨及四月何謂也曰皆為于貉其同言之秀麥草茂之候鳴鵙林密之候育其時之不可田也八月其穫而穫十月隕穽而木落故

詩問

卷三

三

一之日二之日繼起有功也箋云四者皆成物將獲之候後儒遂有一陰初生之說一之日威發亦為一陽初生記乎

五月斯蠲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

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墮戶嗟我

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此章結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之言而補言謀居事者有衣有褐而居室不治猶未可以卒歲也附述五月何謂也曰亦為入室言之動股振羽物散處於野喻斯時之民亦解手脫足散處於野也至蟋蟀入牀下而人亦入室矣前章以草木紀候此以草蟲紀候與八十八句中向嘗有一字間文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藟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

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菽苴來茶
薪粲食我農夫

鬱莫山果早熟而罕故采以養老菽言烹蔬類也今
菜豆菹豆之屬菹當是菹字之訛今謂之煮菜菹不
至十月始菹也菹與收同音菹草也大雅如彼樓其
直收菹薪菹木也作麻子解與下文菹通下二章
言謀食此為菹果之
食以養老食養分對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
夫我稼既同上入教官功蓋爾于茅有爾索綯其乘

屋其始播百穀

此言謀食而及菹言謀居事言安云都邑之宅首
章言于菹通田間也此言上入歸都邑也菹爾二句

詩同

卷三

三

與塞向二句通對互文也彼修其內此治其外也
其事無定期故不言日言月而以菹有概之也

二之日鑿氷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

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興曰殺羔羊濟彼公

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朋酒二句倒裝言殺羔以饗朋也此言衣食既足
之後進之以禮節也二之日四句重表祭也九月四
句重賓朋也末三句感若思也為公子裳為公子裘
蘇肝于公濟彼公堂稱彼兕觥上下情通是之謂大
同

七月

授民事也與夏小正同言小正以時統事故時
叙而事分七月以事繫時故事終而時終衣食
為本穀桑為經居室田獵婚姻喪祭養老親上
列其間備之以無樂之以有賓之於先預之以後

飛潛動植皆為書告戒丁率以教天下之民非
事言禮俗也樂之幽者公居幽時作也非專陳王
前也引陳舊樂者泥于序說也洛誥曰茲其明
農哉乃以此耳孔子曰於七月知周公之所以
周也箋以首二章為幽風自註蓋至以介眉壽
為幽雅自食瓜至末為幽頌而其注則又以
言樂事為風之類歌于招舉此章為雅之類
獲和賡其事為頌之類其立說已自相矛盾王
又以為本有是詩而亡之後儒又以七月為
楚茨四篇為幽雅載其良相等篇為幽頌不知
之為詩亦猶幽雅耳所云吹豳亦猶歌也歌耳
如由雅而頌則亦當有雅雅雅雅雅雅雅雅
日由雅而頌之名見於周禮曰
雅其見於周禮乃愈不足信矣

鴉鵂鳴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思斯斯斯斯斯之聞斯

鴉鵂鳴武庚子喻管蔡武庚與管蔡比為奸故曰
既取我子則謂管蔡亡二子於時不台彼爾猶言

詩同

卷三

三

之子孫支
而不經矣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綯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

予予手拮据予所將茶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

室家予羽譙譙予尾綯綯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

音嘆嘆

鴉鵂周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
以贈王名之曰鴉鵂焉集傳云為鳥言以自比
也

我徂東山惴惴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愔我東曰歸我

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峭崿有蠲烝在桑野敦彼

我徂東山徂幽也惛惛不歸出避之初心也我來自東悔而迎也霖雨其澤王澤下逮也士事也枚卜也齊攸卜功臣行枚卜行期也言聞西歸之命卽襲行衣不事枚卜行期也

我但東山惘惘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靡之實亦

施于宇伊威在室蠮螋在戶町唾鹿揚燭燭寄行亦可

畏也伊可懷也

燭履傳曰燭也燭螢火也而下文有燭履其羽故纂傳以宵行爲虫名然亦無可據疑纂上文鹿字言鹿之燭履宵行于町疳也

我但東山惘惘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淅鶻鶻于埤婦

卷三

寒于室灑掃穹窒我征事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

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惔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惔

耀其羽之子子歸皇啟其馬親結其綯九十其儀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

東山
疑案
公史
百記
歸弗
勞從
行歸
綴波
孔安
國弗
致爲
子管

蔡邕氏謂弗辟位而去以詩文證之鄭說爲優九
畧曰公歸無所此出避之一証也又曰公歸不復
又曰無以公歸此悔而迎之一証也居東亦
疑案鄭氏以東爲東都管蔡未平之日無所爲東
都也則居東自宜以居幽爲的解我徂東山徂幽
也幽在葦山之中也周公東征東行也非征伐也

詩錄非征伐之器也季札曰其周公之東乎此足
 爲我祖東山周公東征之証矣詩言征伐多多陳
 兵車旒旗等器詩無一字及之且殷都平衍無山
 可言何曰伐征東山也東征殷畔畔平則歸何又
 曰滔滔不歸也重言不歸者蓋出避之初意計終
 身不復歸歸也但卽詩文尋味之居東爲居無
 疑義也至征東一案有可疑者管蔡懼者公可放
 爲流言以去公公去而殷畔二公當國川兵與否
 豈兩國相安於無事必待悔迎之後而始東征也
 皆未言征東事詩亦無之史記云周公東征三年
 而畢定孔安國以居東爲東征鄭氏以謂居東二
 年悔迎之後又東征三年未審其說之孰是存疑
 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臯我人斯亦

孔之將

詩問

卷三

樂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喑哀我人斯亦

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鋸周公東征四國是道哀我人斯亦

孔之休

破斧

斧 周公徂幽從行者喜而賦之也斧喻公斯銷鋧喻公左右公去則所屬皆廢也東征東行徂幽也東去而四國疑釋故曰皇曰唯曰道也流通作擊斂聚也將相將逝幽也 問舊以此篇爲征東曰此因有斧斯字也公劉之詩曰于戈成揚爰方啟行則斧斯亦行路之備也銷爲釜屬鉢爲木鑿尤非用兵之器且東征武庚于邠何涉而列之邠風中乎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喻平脫呼斧喻公言伐殷非公不能克也取妻喻迎公媒喻使臣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觀之子遊豆有踐

承言伐柯者言先伐紂後伐武庚故曰其則不遠之子謂使臣踐履也言履席食豆也

伐柯

九罭之魚鱗魴我觀之子衣衣繡裳

鱗魴小魚而身有文采喻衮黼魚在網喻不能有爲也兩人不願公去故怨之子而薄之俗語云只會喫飯穿衣也

鴻飛遵陸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喻公遵渚喻居國無所言公失位也女謂使臣言公歸無所可與女同處於國也

鴻飛

卷三

三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遵陸喻歸則言公歸朝則不復來不遇與女同此信宿耳處言久居宿言暫次也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重呼使臣而告以留公之意也

九罭

王使大臣迎公而兩人留之也首章公與使臣並提二三章言使臣四五章言公與使臣分伐柯九罭爲二篇豈未見兩我觀之子句乎問合二詩爲一篇其說似合然當以何者名篇曰名篇之字有自後人增者說見小雅不致妄刪也仍之以存古意

狼跋其胡載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跋拔也狼行前軒故跋胡喻公之與周也蹇蹇也尾曳而不舉故曰蹇尾喻公之遭變也

狼跋其尾載其胡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狼跋

美公能處變也首章言公將與周而遭流言之變次章言雖遭變而公能與周也故曰狼跋

不

幽七篇 合伐柯九罭爲一篇則止六篇



詩問

樓霞平應震寅同氏纂

小雅序曰政有大小何也曰說者多矣皆未足為據也
各有體述大政為大雅之體述小政為小雅之體
集傳曰小雅之體述大政為大雅之體述小政為小雅之體
之詞詞類不同音節亦異大雅之體述小政為小雅之體
類既同又自別為小大則聲度必有豐殺後廉內亦
如十二律有大呂又有小呂也今合衆說証之皆
有合有不合者嵩高秦苗同為晉謝南仲山甫並
是成城徽旻淮徐不與於用武行華類弁何殊於
維維是知以政之大小分者疎也六月韓奕但事
樂民何辨是知以體之大小分者亦疎也集傳
之說亦只舉小大雅首數篇言之六月民勞之後
亦無說處此矣音節之合轉移由人朱子晚年亦

詩問

卷四

以音節為不足據也曰然則究如何說曰小雅者
後內民詩體國小臣外諸侯之詩大雅者公孤卿
士之詩也雖何國有民詩列國地方百里天子畿
內分采食邑百里之國者百采于列國而遺于
王畿豈理也哉詩之體國者百采于列國而遺于
惟內不同外故不以采邑分繫而統之曰雅也
何知為小臣作其詞諧聲潤色昇平百小臣職也
飲燕之章則有龍馬魚雁之類錫命之章則有夢
蕭彤弓之類分述之章則有黃華扶杜之類其類
患之詞皆小臣吐屬與大雅對觀瞭如指掌而節
南山之詞皆小臣吐屬與大雅對觀瞭如指掌而節
大夫小臣之征人尤其彰彰者惟小臣不同於大
臣故不統曰雅而別為小雅也何知有諸侯詩天
子燕諸侯有詩諸侯答天子獨無詩乎帝乃作歌
皇臨廣載自有虞然矣天保菁莪之類是也然不
得此于天子之公卿故不躋於大雅而仍小雅也
吾故為之說曰風雅者內外之分也大小者尊卑
之辨也曰尊卑之辨似矣風雅之分信乎曰此亦

詩問 卷四

強為說也風之取召非古也雅頌之名定于文公

邶鄘之作起于東遷相去數百年當其始有所謂
南無所謂國也何自而有風無所謂風也何自而分
內外自序以六義言詩風雅頌三字習于人心卒
不可破故不得不借以立

說耳此可為知者道也

小雅者合而都之詩而訂為一也周營洛邑城郭
宮室宗廟百官備焉天子巡狩於此駐蹕焉太史
采風於此世守焉形勢與西京等故應鳴以下為
西京之詩鼓鐘以下則東都詩矣於經文求之可
得其畧也升歌之三繼以常棣伐木叙倫紀也天
保答也繼以杜杜武備也間歌之後錫之車馬弓
矢饗諸侯也書義答也繼以車攻吉日武備也整
齊一六詩者似非漫然也宣王續之以采芣苢
車六月采芣而讀者迷矣小序拘之以時代而讀
者愈迷矣鴻雁以下大夫士民作也此西京詩也
其可據者曰漆沮之從曰幽南山曰節彼南山
曰大東小東又曰以車徂徂東都也周得天下

詩問

卷四

者惟武而成文武之德者惟公洛誥曰王命周公
後又曰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公留後治洛者
凡七年也鼓鐘弔周公也美公之定樂也楚茨四
篇述公之制禮也瞻洛巡狩也裝裳者華述職也
桑扈燕也為答谷也類及類升車奉鬯次常棣伐
木也此時之盛也及其衰青蠅刺讒也賁刺刺
也不巡狩而魚藻歌矣不巡職而采芣苢矣角弓
作而類升之風渺茫矣大夫士民詩也其可據者曰
都人士以下東都大夫士民詩也其可據者曰
水湯湯曰瞻彼洛矣曰行歸于周歸西京也曰王
在在鎬傷王之不東也其涉疑似者曰信彼南山
淵源之南亦多山不必定為終南亦猶鄘言徂東
為鎬京之東非東都也從
其多者以為斷焉可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
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鹿喻賓鳴喻言食草食蒿食苓喻其采取之博平也蒿高也苓今也今時所尚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忮君

子是則是微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呦呦鹿鳴食野之苓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

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鹿鳴儀禮註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客講道修政之樂歌也周行又曰

德音孔昭

四牡騤騤周道倬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四牡騤騤嘽嘽騤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詩問

卷四

三

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騅夫不也今日鶴鶴依人簪字爲巢亦曰家鶴前二章急公事故以四牡賦三四章念父母故以騅與未

章首二句結前三章末二句結三四章也

駕彼四駘載驟駉駉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四牡孝子告哀也用之于樂以教孝也問序以爲勢使臣之來今以爲告哀何也曰是詩與唐之

鴉羽同旨次鹿鳴之後用之于燕用之于鄉飲用之于射而大學始教肄三官始總欲人時時求既念念不忘忠孝耳如爲勞使臣作于飲射之禮奚涉也子士成之家奚取也曰序亦本之左氏曰傳中賦詩多斷章卽如穆叔之對曰鹿鳴嘉賓所以嘉賓君序詩者又奚不曰鹿鳴嘉賓而之君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馳驅征夫每懷靡及

皇黃白色也曲風皇駉其馬陌人謂詩專言華者皆言鞠也鞠開九月歲已暮故曰每懷靡及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驅周爰咨諏

以水漬物曰濡濡柔而潤故曰如濡喻政事優游浹洽也左曰咨事爲諏

我馬維駒六轡如絲載馳驅周爰咨謀

絲紛而難治喻政之難整也左曰咨難曰謀

我馬維駒六轡沃若載馳驅周爰咨度

沃若雙聲沃盛也若順也喻禮節和順也左曰咨禮爲度

我馬維駒六轡既均載馳驅周爰咨詢

詩問

卷四

四

均平也喻倫紀親疏宜均平也左曰咨親爲詢

皇皇者華序曰遣使臣也用之于樂以教忠也生人

之備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鄂說文作華不通拊花蒂也華拊相比喻兄弟相親也凡今之人卽下文友朋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威通畏人死則人畏避惟兄弟懷之死葬于野則兄弟求其尸焉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

况一通作况賜也與也漢書武帝本紀遭天地之災况况也永歎兩轉句言朋友卽祝願於我亦不竭承

歎而

兄弟閭于 句 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閭傳云很也于一通作呼孟子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史記作呼天呼父母閭于雙聲即今俗語云很呼也
千字與下文務戎爲韻說文爾雅註連靖字爲句非
是務左作侮烝衆也戎有二音一讀汝即作汝字解
如戎有良翰戎雖小子是也烝也無戎言明友雖衆
彼心中無汝也上章言在外之難兄弟急之此章言
在家之難兄弟急之

我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哀應二章亂
應三四章

儲爾還豆飲酒之饌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詩問

卷四

五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實其然乎

室家與妻帑對文謂一家之人也宜室家承六章言
樂妻帑承七章言宜室家通但漢書賈誼傳非宜則
而已言還豆飲酒家人和樂矣然必兄弟既具而後
和樂如瑟琴焉好合鼓瑟琴和樂矣然必兄弟既
翕而後和樂能長久焉今爾宜室家樂妻帑矣即
室家妻帑進而究圖之但當宜室家樂妻帑然乎
常懷序燕兄弟也閨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懷焉問
左傳以此爲召穆公作曰此文公作也公作而
召穆公述之故左傳下文又曰召穆公亦云杜註
及正義辨之甚詳故外傳直以爲周文公作矣召
穆公爲宣王時人當於文體辨之讀
崧高蒸民之詞令人有升降之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嘒嘒鳴矣求

詩問 卷四

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

聽之終和且平

伐木喻平殷鳥喻殷之舊臣出自幽谷去厥也遷于
喬木仕周也此滅商之後燕羣臣之將內有商臣故
以伐木鳥鳴爲與召諸曰王先服殷御事比介於我
有周御事近今解家多畧却比與致伐木二字如孤
羣之雁即云以木與鳥言木可也言木之茂可也奚
爲言伐也而鄭箋則謂文王在野之時與友生山巖
伐木與成笑柄矣神之聽之上帝之三字連讀下之字爲
語助如曰神之聽之則不費詞自解矣蓋殷臣初用
恐其疑心故以神明失之和言不加之
以或也平公也言不與周臣異待也

伐木許許醴酒有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

我弗碩於粢灋塿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

詩問

卷四

六

不來微我有咎

與次草多也古醴酒以簠簋上次草草上藉茅縮去
糟滓簠下以布承之上次下殺酒由之而下所謂衍
也今人以紙承滓口其遺製也醴酒與伐木對
舉伐木喻武事醴酒喻文事莫喻賢才之多也

伐木于阪醴酒有行遵豆有踐兄弟無違民之失德乾

候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

暇矣飲此湑矣

衍由也有衍喻有引薦
也五我字代賓設想

伐木序燕朋友故舊也 鹿 三首言師道師以
成德也繼言父子君臣 所首重也故記曰

小雅肄三官其始也而五倫未備也常棣燕兄弟
伐木燕朋友歆未及而詩及之爲讀詩者教也

九九

犬婦一倫所關尤重故以關雎為南之始而以為樂之終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

莫不庶

爾君也歐陽修曰爾其君者稱天以為言也單猶今俗語雙單之單對下多字言除猶除吏之除漢書註凡言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言俾爾以單厚則除舊生新綿綿不絕俾爾以多益則莫不眾集也單直言多益橫言

天保定爾俾爾穀穀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

日不足

哉同剪猶言分也分衆善于衆事而無不宜也如宜室宜家宜兄宜弟宜民宜人是也單厚多益哉穀皆

詩問

卷四

七

謂已然還福則又期其後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

以莫不增

此章言天降福之盛

吉蠲為饗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

壽無疆

神之弔來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

為爾德

弔遇之有文誠文施至也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此章言神降福之盛

天保序曰下報上也前三章驗天心後三章明神惠也

采芣采芣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

采芣采芣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靡室靡家為已娶者言之靡使歸聘為未娶者言之也

詩問

卷四

八

采芣采芣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言薇言常皆追賦出師之始也前三章為士卒言之此章為將帥言之故曰君子之車捷通作接言交兵合戰也記曾子問捷戰而已矣問捷字何以異解曰此皆極言其憂勞上文云豈敢定居下章云玁狁孔棘自不應以誇戰功為解

鴛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

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駁駁言師行之疾也君子所依承上章小人所歸承
前三章翼言歸師行列依然嚴整也與即猶弓頭
也服弓韃也弓不用納之服中但見耳也戒戎行也
未二句追叙前事言豈不日日戒行奈嚴抗孔棘不
能早
歸耳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
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采薇宣王勞還役也問舊以為遺今以為勞何也
序曰於經文反復求之無可為造字作註者意
耳曰古人歌詩多節取獨不可復故于此變勞為遺
人論古都是說夢只宜就文論文省却許多穿鑿
詩云薇猶則謂其勞征薇猶下篇云南仲則謂勞
南仲可也曰可用者有杖之杜通焉者也不然燕飲
獨用者有通用者有杖之杜通焉者也不然燕飲

詩問

卷四

九

酒而歌形弓昭今燕大夫而歌
百辟為憲吾知其未必然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

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旆矣建彼旄矣彼旆旄斯胡

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况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

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天子二句南仲命師之詞也方朔方雍州北境之北
此地立城則玁狁不敢南下也上皆言初出師之事
赫赫二句則成功也襄攘之省
又卻也齊語西征攘白翟之地

詩問 卷四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
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來思句言凱旋也末四
句追述已往之勞苦也

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西戎即玁狁也玁狁居朔方之北今之寧夏等處鎬
京之西北也故可稱北亦可稱西茲南仲既城朔方
歸途西畧搜捕潛伏故下文曰執訊獲醜問舊解
以玁狁西戎為二日如果二何下章結語不曰西戎
于夷而曰玁狁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執訊獲醜薄

詩問

卷四

十

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此與前篇一例而文法少變前篇首三章言士卒四
章言將帥此篇首三章言將帥末二章言士卒自我
往矣一章前篇末此置中
畧為顛倒遂令讀者生迷

出車宣王勞南仲也問右二篇序以為文王今以
原作豐無役不書伐玁狁如此大雅之伐密伐崇度
之文之臣書詳之太顛闕天南官括散宜生而國
語又有八虞二雅諸人無功業猶書南仲如此大
功奚不一稱述之西北之狄各為部落遷為盛衰
大雅曰申夷載路又曰泥夷駉矣孟子曰太王事
鯀鬻文王事昆夷玁狁如此大害奚不一指斥之
吾以是知非文王也玁狁之號見于六月南仲之
名見于常武而二詩之女鋪張揚厲確為宣時風
氣吾以是知為宣王也曰小雅之首不應有宣王
詩曰此宣王所續入也周之得天下也以武而治

一〇一

天下也以文時重則備積久必弱宣王以武烈中興升采薇出車于秋杜之前以昭凱旋燕勞之沐續六月采芑于彤弓之後以昭飲至策勳之典但與前後諸篇對勘文體迥絕矣其尤顯然易見者要言之句同于草蟲祁祁之句同于七月孰爲製者七月襲出車平出車襲七月乎當有能辨之者如知出車襲七月七月爲周公作而出車之我獨之文王可乎不可

有杖之杜有暉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

心傷止征夫遄止

杖杜說見前院同畔說文大目也言實初生光圓如珠也杜實小而繁喻出征爲日多也故曰繼嗣我日杜花落則結實三四月之間也三月五陽四月六陽故曰日月陽止

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

詩

卷四

中

心悲止征夫歸止

萋萋通作凄凄說見前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幃幃四

牡瘡瘡征夫不遠

北方陰幽故有憂思者多以杞爲喻杞杞杞食之益壽古人取以養老故以杞取興者下文多以父母爲言也晚實言春月陽言夏葉萋言秋杞亦秋熟也前二章言女望其歸此章父母望其歸也未章總收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

言近止征夫遄止

杖杜序曰勞還役也前二篇言饑而味未絕言口枵次天保之後繼以此篇言義之後繼以道義

吉日文事武備

原未嘗缺也

南陔

序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

序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

序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問笙詩有辭無辭曰似無辭也詩不必無亡者何亡者皆笙詩也朱子以爲有辭如魯鼓薛鼓之類良是日何皆有序曰詩之名篇不過標首句二字關雎無與于取妻鹿鳴無與于燕客而序于笙詩皆自篇名取義附會成說顯然易見朱子于白華謂其尤無理實無理也

魚麗于鼈鱉君子有酒且多

魚麗于鼈鱉君子有酒多且旨

詩

卷四

中

魚麗于鼈鱉君子有酒旨且有

魚喻諸侯麗于鼈喻來朝于王鼈鱉喻諸侯之多其材能不一各有其長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備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魚麗

頌也

田庚

序萬物得由其道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

南有樛木甘瓠累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翩翩者騅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嘉魚樛木雖皆喻諸侯量汕象之喻天子範圖之繫屬之也末思則結使事也

南有嘉魚

頌交

崇丘

序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栲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

壽無期

南山喻諸侯北山喻天子諸侯北面天子南面也上樂只君子諸侯下樂只君子謂天子後四章同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

壽無期

卷四

圭

詩南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

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栲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德

音是茂

南山有栲北山有栲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保

又爾後

臺叢生如臺也萊即藜也可爲杖桑說文曰初出陽谷所登樛桑叢木也楊亦壽木中空不頽杞可養老李理也栲考也栲紐也栲女選李善註栲曲也使使也右草木似皆有取義或以形或以音或以用以首

章與基萊

南山有臺頌合德也 問歌三篇皆工歌頌美之詞

合君子嘉賓并頌之也頌諸侯先言德後言壽德以致福也頌天子先言壽後言德德不倦勤也上篇末句云嘉賓式燕又思祝諸侯常親天子此篇末句云保艾爾後則祝天子常加福于諸侯也古

人詩律甚細無漫不經

意者後人說不到耳

由儀

序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

以有譽處兮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

考不忘

卷四

南

詩南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

德壽豈

兄弟衆諸侯之剛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俅華冲冲和鳴離離萬

福攸同

蕭喻諸侯露喻恩澤清本同酷故取以喻燕樂漙漙猶洋洋露曾被有輝光也故取以喻龍光泥泥有膠固之意故取以喻兄弟濃濃厚也喻天子之恩厚也

蓼蕭 錫車馬也首章言燕二章美其德三章嘉其臨鄰末章錫車馬以榮之萬福攸同言福與諸侯

同也左昭子曰同福之不受受謂諸侯受之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露喻恩澤陽喻天子晞明也齊風東方未晞言恩澤之被匪天子照臨不見其有光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豐草卑喻子男杞棘杞也喻伯桐椅木尤高大喻公侯實離離言其德歷歷可指數也

湛露錫燕也燕禮脫履升堂敬蒸於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子醉不醉無歸待下之厚也莫不令儀事上之謹也

詩閏

卷四

圭

彤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

朝饗之

饗大饗也饗禮見記兩君相見亦有大饗之禮

彤弓昭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

朝右之

彤弓昭兮受言鑒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

朝饗之

彤弓錫弓矢也饗大於燕右尊其爵也肅通酬賞其功也謂以弓矢酬之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菁菁者莪

答錫命也菁莪喻天子楊舟自喻首章三章謂天子二章四章自謂隆禮儀故喜錫百朋故休也上三篇皆天子燕錫而此篇有錫我百朋句故知為諸侯答天子也阿山中間也喻朝堂朝故有儀汎汎也喻燕宮燕見於衆故喜慶隆也喻在廟天子錫諸侯俱在廟中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

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比物四驥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

詩閏

卷四

夫

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修廣其大有駟薄伐玁狁以秦虜公有嚴有翼其

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肅公猶曰尺寸之功也公羊傳曰肅寸而合何注例手為肅嚴將帥威嚴也翼士卒輔翼也共武之服上下同服左傳謂之均服也上三章皆言車服載是常服者今所云行李車也既成我服者士卒之服也共武之服者言將帥亦戎裝也

玁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曰

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焦獲地名爾雅曰周有焦獲即今之河套也侵掩襲也鎬京也方朔方也涇陽涇水之北通言玁狁意

欲侵我鎮京南至于方又南至于涇水之陽
與大雅優阮祖共句法同非已侵鎮京也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信既信且閑薄伐獫狁至

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輕軒皆室名色輕從至猶室從至也軒字楸
也蓋低室曰輕高楸曰軒也古車蓋效室爲之故曰
黃屋而天子御座曰臨軒詩形戎車之安如居室之
安故曰如輕如軒也說文解經但曰低與兩如字不
可通矣太原其大之原即焦獲也猶書所云大野也
至于太原據其穴巢也非今山西之太原薄語詞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

鼙鼓候誰狂矣張仲孝友

六月序曰宣王北伐也燕喜天子燕吉甫也受祉
受賞也來歸自鎬自鎬京師尹邑也末四句吉

詩問

卷四

七

甫燕友也獨表張仲者賓孝友必主人亦孝友也
一說吉甫聽後妻之言殺孝子伯奇言孝友者風
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

千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第

魚服鉤膺偉革

芑通薪薪之爲言勤也新田喻獵獲菑畝喻刑蠻田
二歲曰新田吉甫初征而方叔再征故曰于此菑畝
田開荒曰菑方叔初征刑蠻故曰于此菑畝也
路車大車也兵事宜乘小車秦風小戎倭收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

旒央央方叔率止約軛錯衡八鸞瑤瑤服其命服朱芾

斯皇有瑤瑤所

中鄉喻刑蠻也中國之中也末三句言服飾
之盛軍中而冠裳佩玉非將帥之所宜也

飲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

千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

淵淵振旅闐闐

律喻方叔戾天喻行師之遠止喻至所征之地也試
即今云操演也首章試于國中此試于所征之地也
陳師鞠旅即試也振旅收兵也闐闐通鼓聲也鉦人
與然鼓之言方叔以鼓聲震刑蠻陳師之初鉦人亦
從之伐鼓至于收
兵鼓聲不絕也

奮爾蠻荆大邦爲難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

詩問

卷四

六

凱攬戎車嘒嘒車嘒嘒燁燁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

獫狁殲厥渠魁

序宣王南征也蓋遣方叔征之也其車三千
七十人計之二十餘萬衆以百人計之則
十萬衆矣乃乘路車鳴八鸞服朱芾瑤瑤玉於
事爲謬兵無紀律鉦人伐鼓刑蠻之威威三
之衆耳方叔之成功者幸也詩故以美之有刺
也此亦燕勞方叔之詩前篇云吉甫燕喜此
言燕而如其以類類也

則叙在江漢常武前後矣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言御東

東鎮京之東即下篇濞沮之所也今延安府

地其地多山故宜獵也舊以爲東都非是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之子于苗選徒謂司馬也載謂司馬也整謂司馬也搏謂司馬也子敖

之子謂司馬也載整之省文山高多石也

傷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局會同有繹

決拾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閒以我舉柴

四黃既駕兩駟不猷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之子于征有閑無聲允矣君子履也大成

美田獵也意重會諸侯也與下篇同爲一事而

不當云之子也此蓋司馬遷徒先至泰沮之地會

詩問

卷四

本

日會同有繹釋猶今云陸績也決拾既飲弓矢既

不盈未窮蒐也列侯聞也無聲天子未臨無

赫濯之聲也末二句嘆美之也稱君子言能稱其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

其羣醜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磨鹿麋麋漆沮之從天

子之所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德鰥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

燕天子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

以酌醴以奉祭也故曰且

吉日美田獵也意重諸侯從天子也凡兩詩言一事

從畧上篇不言此則從詳上篇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

此錄寡

鴻鴈喻役夫肅肅其羽喻役人勞也矜人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歸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

詩問

卷四

手

究安宅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

我宣驕

鴻鴈遠役苦勞也哀此錄寡作室安之王者之恩可

者乎敘也而信之賦也而刑之役也而擾之苦之

遠方徵調之有善政無治人千古同慨也問舊

說皆以爲喜之而作曰古詩猶今詩也須識其結

處用意之所在動于野知其來之遠也百堵皆

作知其役之煩也嗷嗷非喜聲也謂我宣驕

且將以哀鳴爲罪也所刺即此愚人也曰彼則立

居二章之前而以其究安宅作結語矣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嚶嚶嘒嘒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旗

庭燎

刺宴祭也此與齊雞鳴不同雞鳴視朝將出此則向晨猶未入也夜未央而止則不昧未

艾夜未艾而至止則不昧向晨以二章例之知向晨猶未入也蓋自半夜齊集庭燎聽車聲而不至見旗色而猶未至也故刺之也

何知非朝曰朝自內出當不昧聲也

汙彼流水朝宗于海歎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汙彼流水其流湯湯歎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

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詩問

卷四

三

不蹟不循道也即下章所謂訕言也

歎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訕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

言其興

汙水

招友去亂也首章以水歸隼止反喻人不知止而揚之以父母之遇禍次章以水流隼飛喻已

之見幾而深之以朋友之難忘訕言即不蹟也訕言不知懲讒言其將興矣告以敬之速其去之也

嚶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

爰有樹檀其下維樵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錯魚園中之所蓄也九臯言其園之大也杜預注言其沼之廣也樂主人樂也檀喻主人也其下維樵喻其僚屬之不材也他山之石喻取材于遠也爲錯攻玉喻用賢可以砥礪廉隅也

嚶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于淵樂彼之園

爰有樹檀其下維樵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嚶鳴

風世族聲也集傳曰此詩之作不知所指詩四不取象非不理致元涉然必刪去樂彼之園一句而後可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不爪字之訛不古掌字主也周禮皆作掌牙旗名文選註古天子出建大牙旗竿上以象牙飾之今人云建牙是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士士卒也爪牙二字傳箋俱無解傳解士作事蓋漢時此字未訛故爪牙無須解說而不士可解作爪

詩問

卷四

三

事也若云爪事如之何可通也曰爪牙二字見左傳曰此正以左傳誤之左疾亂君故以禽獸之爪牙訕之此爲自道必不肯以此自詆也

祈父實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穢

主養本婦人事無妻室而躬養以養母故曰母之尸穢妻若如舊解則當云有母尸穢不當云有母之尸穢

祈父

職實之然不能定其必爲宣王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樂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樂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焉逍遙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樂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焉逍遙

皎皎白駒實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白駒 勉用世也猶云聖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駒而食我苗藿也我將繫維永朝夕矣所謂伊人不于此道適為嘉客乎皎皎白駒尚其來思為爾公爾侯者屬精圖治遠豫無期矣爾猶可優游自好甘于肥遁乎白駒之在空谷也所需生芻一束耳然爾之公侯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云其人也 問其人句宜從舊解曰從舊解則當日爾截然分明何為混而一之也

詩問

卷四

畫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黃鳥黃鳥無集于樹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黃鳥 傷不柔遠也黃鳥喻此邦之人集衆集也穀也桑也桑也言其凶也樹謂也自誇耀也言其矜也 問以蠶桑等字作解恐涉穿鑿曰詩意不屬而附會之是為穿鑿詩意屬而畧觀之亦為疎漏黃鳥黃鳥無啄我粟意已了然而贊之以集穀集桑集樹者何謂也如曰無義是為行文矣蓋以音

取義實始于詩顯于孔孟盛于漢滅跡于宋如繫詞之乾健坤順是也兌說艮止之類亦是也孟子之序養校教是也序射助藉泮洪之類亦是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樛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我行其野言采其蕣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我行其野言采其蕣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我行其野 傷不姻也蔽芾其樛喻庇處其字也故曰言就爾居遂逐也易其欲逐逐註驅貌故

詩問

卷四

畫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秩秩有序也幽幽綿綿之意斯干卑喻兄弟南山高喻祖妣此以首句與本章大句與下章竹苞喻家業之盤固松茂喻家業之興盛末三句勉其兄弟同心則可長保富貴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兄弟多非廣其居不足以安之似續妣祖承先志也築室百堵仍舊居而廣之也居處笑語太和之象也子孫蕃衍固其宜耳

約之閣闢桮之葉葉風雨攸除烏鼠攸去君子攸芋

字字之假借
猶云居也

如跛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鵲斯飛君子攸躋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曾曾其正嘒嘒其冥君子攸寧

上章言堂故曰躋
此言寢故曰寧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

能維熊維虺維蛇

夫人占之維熊維虺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噶噶朱

芾斯皇室家君王

詩問

卷四

美

朱芾斯皇視其尊顯也室家君王猶後世所云達烟帝室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

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

斯干美生齒之繁也問序以爲考室曰詩言築室而意不在室也當於起結處接之然有可厭者

虺蛇不祥之物而曰女子之祥以無父母遺孽作結語或其家本富貴而內有悍婦故以美之音厚

之兄弟不和多起於婦人故先以相好無尤勉之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

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濕它亦切讀若濕耳帖伏下向濕濕也

詩問 卷四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蓺何笠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說口動也牛卧則口動俗語云回嚼此章言牛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

騫不崩靡之以肱畢來既升

此章言羊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旗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

維豐年旒維旗矣室家溱溱

衆維魚之省文春秋公羊作衆何註曰蠶猶衆也天旱魚子爲蠶而澤多也子爲魚無蝗害稼故爲豐年

詩問

卷四

美

光

無羊美羣生之盛也問上二篇舊以爲宣王詩曰二詩詞義渾古宜王時詩如之何建之且人民

繁庶牧畜羣生太平久治之象武王時所不能其成康之際乎上篇爲士大夫作故曰君子此爲庶人作故曰爾記曰問

庶人之畜數畜以對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瞻瞻憂心如忼不

致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韙

此章卒斬謂大夫之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力薦瘥發

多民言無嘉愔莫懲嗟

一〇九

將阿之假借阿而實有平象焉反與尹氏之不平也
傳解作最義解作倚疑皆非是五六句言天怒
七八句
言人怨

尹氏大師維周之民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
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上大句言尹氏職當如是也弔憂懼之
意言尹氏不憂懼亦不當我民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

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應仕

君子野小人言謂眾小臣也言不詢以言不仕以事
而議其過於君子是則君子甚無然也小人庶民也
言勿危殆
我百姓也

詩問

卷四

羊

昊天不弔降此鞠誥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

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遑

傳說文均直也今人役受直也昊天不備言上天
不役人與以直也鞠誥也猶曰福也訓曰之行文今

人言荒口凶荒也大戾謂兵亂也君子謂尹氏屈謂
躬親其事也事已聞門謂之關心關心安靜也上
四句結天方薦虐二句下
四句結民言無辜二句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

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月朔曰生明望曰生魄式月斯生言亂之日
甚猶月之生明生魄也秉國成責尹氏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憂憂靡所騁方茂爾

相爾矛矣既夷既憐如相驂矣

項頭後也俗謂之膊也領受也左傳曰惟余馬首
是瞻項領言四牡以項領受所去之方而四方竟
靡所騁也惡怒也相驂云助也言尹氏有所惡則相
之以戈矛有所喜則酬之如賓主四方之人皆尹氏
所驂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

究王訓式詆爾心以畜萬邦

正疑定字之訛古定字作正訓亦通作河海通不寧
也八句平對作結言天不己亂王心不寧不懲其心
反怨人之能定王者家父作誦以究王不寧之由式
詆爾心則可以畜萬邦能畜萬邦則王心寧矣忝苗
召伯有成
王心則寧

詩問

卷四

天

節南山刺尹氏用小人以致亂也序以為刺王將
謂字硬生王身以臣晉君善不可安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

心京京哀我小心憂憂以瘵

正月夏四月也繁霜天災也訛言人變也獨自傷也
通篇以三者為綱 問正月何據為夏之四月日說
見左昭公十七年六月日食四月繁霜
故為災若建寅之正有霜不為災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瘵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恭

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承上章首四句之意而申言之父
母四句承繁霜好言四句承訛言

憂心惓惓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訛言我人斯于

何從祿爾鳥爰止于誰之屋

無祿即無食也臣僕罪人也并其臣僕猶云同于罪人也言禾稼死傷我先無食而無辜之民并爲臣僕哀哉斯人更從何處求食紛紛迷亡如鳥之飛未知其止于誰屋也

瞻彼中林侯爾猷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瞻彼中林椅爲薪蒸不第禾傷矣民殆如斯而上天夢夢若無聞知天心既定自無不勝之人第不知上章章氏之喻而有然也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

詩問

卷四

无

山統詞但言山則卑者亦山也曰岡曰陵無卑者矣喻訛言之害如岡陵之大也召彼故老訊于占夢莫有能辨之者則曰予聖亦不能知鳥之雌雄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跲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謂天高矣而不敢不局謂地厚矣而不敢不跲則號呼以爲此言者亦有倫而有脊胡倡爲訛言肆毒如虺蜴之爲害也 上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特詩人自喻也克猶云勝也彼謂訛言者則汝也彼阪田之上尚有特曲之遺而天以繁霜抗我如恐不

詩問 卷四

我勝者彼敗言者求我則彼所爲如恐不我得則當與我同心乃執我所仇仇者亦不爲我用方也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爲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正即正月也厲即繁霜厲也燎喻訛言勿謂訛言之害小也如燎方揚寧或滅之以赫赫之宗周一褒姒威之矣 上二章合

終其未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終猶言既也承使長念也言行路者時時憂心也棄輸喻無助也 此承前章人民逃亡之慮以見獨之難行

詩問

卷四

平

無棄爾輔員于爾輔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會是不意

員同國輔員則輔員也○此即行路以見不獨之有濟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魚自喻詩人已致仕者故曰潛雖伏矣然人猶屬望故曰亦孔之炤爲虐謂無救恤之政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洽比其鄰皆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此仇彼有屋款款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足保舒矣

富人哀此惻獨

此此屋宇止聯也穀穀禾稼新生也天妖之省文天
天猶言天禍也核通縣哀十七年左傳太子又使核
之杜注曰核新也方言曰核
忽也上三章明獨之可憂

正月亂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
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
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深

詩問 卷四 三

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憫莫懲

未二句起下文今之人
即斥皇父一黨人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家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

維趣馬馮維師氏艷妻煽方處

皇父宣王時爲太師蓋三公也卿士即下文番攝諸
人也司徒之卿屬天子番爲皇父黨羽故總衆人之
中曰皇父卿士也左傳周公以蔡仲爲已卿士家字
當是家字之訛若作家宰分在太師上矣艷妻皇父
妻也下文專責皇父知
艷妻謂褒姒者非是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出

卒汙萊曰予不戢禮則然矣

皇父孔聖作都下向擇三有事厚候多藏不慈遺一老
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祖向

向皇父封邑也作都修城池宮室也上文方作此
云工成也三有事謂司三等事之大夫上中下也
通作但言皇父但擇大夫之富者使之祖向也慈
說文敬謹也居謂家具以居祖向猶今云搬家也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讎口謗下民之孽匪
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謗口言也斥番攝諸人也職即前三章言不順
之孽非天意降之由于噂沓背憎之人致之也下民
之孽二句結首三章
沓背憎二句結次三章

詩問 卷四 三

悠悠我里亦孔之瘁四方有美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
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十月之交 刺皇父致亂也前三章言天變四章言皇
父結黨于朝廷五六章言其植黨于私已
七章言其致亂之由總結前文末
章明已之不敢潔身以去亂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
庸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喪喪亂即大戎之亂也故下文云周宗既滅又曰戎
成不退異同同憂也疾威猶言甚怒也弗庸弗圖斥
正大夫等人也言天之疾威如此而不知慮國舍彼
有罪死兵死荒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未死者忍聽其
淪胥以鋪乎 問爾雅以秋爲昊天曰此爾雅猶詩
文而以意說之也如以四時定名色何此爾雅猶詩

天又曰昊天也曰蒼天者言其色也曰昊天者言其高也蒼伯之篇先曰蒼天後又曰投彼有昊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大夫離居莫知我勸三事大夫

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正大夫六官之長公卿之食采者離居各歸私邑也三事大夫司三等事之大夫上中下也朝夕來朝觀也惡怒也勸其出而圖治國家庶幾式臧而共以覆出爲惡也一說庶衆也臧古藏字衆相勉以藏而甚惡覆出也問以正大大夫爲公卿何棟曰大夫統詞也自上言之曰君大夫自下言之曰士大夫公卿在其中也北山大夫不均大夫謂大臣也立朝之制三公北面與君正對九卿東西正對故曰正大大夫傳解前番三事爲三卿箋解此三事爲三公集傳解大夫謂六卿及中下大夫似皆不允問惡字何作怒字解曰此字古讀爲故切無讀作遇鄂切者云惡猶云賢賢善善也

詩問

卷四

重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

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如何昊天猶俗云無奈昊天何也辟法也勸其覆出之言卽法言也各敬爾身猶云各重爾身言不肯覆出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誓御懣懣日瘁凡百君子莫

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不退兵不退也不遂生不遂也訊轉音譖若辭說見墓門隱亦字法聽言可應之言也與下譖言對文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維是瘁得矣能言巧言如流

俾躬處休

詩問 卷四

詩問見也今以物

賈人曰出買是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云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

怨及朋友

維曰于仕勸覆出也孔棘且殆不出者答言也願其意以與之云不可使國無與治是得罪天子也如云可使又怨及朋友矣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

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雨無正

替御責王臣之不從王而東也雨古篆作同或國字之訛

昊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遘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

詩問

卷四

重

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叩

淪淪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

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

敢執其咎如匪行邁句謀是用不得于道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

言是爭如彼縻室于道句謀是用不潰于成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

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小旻刺謀夫也 疑為謀東遷而作遷國則勢故自亦孔之邇邇國必重卜故曰我龜既厭匪先民是程言非如文作豐武作鎬也睡大猷是經言非如文之豐旅過敵也國雖靡止言舊都已失也如彼泉流言遷國如泉流也無倫言以敗言不應應良善之民而同歸於敗也暴虎馮河必謀者言大戎難禦故曰人知其一遷則遺棄形勢必至積弱故曰莫知其其他且人心擾動安保別無大變故戰戰兢兢之深也

宛彼鳴鳩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詩問

卷四

美

宛宛然素風宛在水中央鳴鳩喻先人戾天喻品位之高時先人已沒猶宛然如見之也二人兄弟二人也 問二人作兄弟解何據曰下文云各敬爾儀又曰我日斯邁爾月斯征若作父母解豈父母非先人先人中無父母乎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日富方富之日也言以方富之日而付之醉鄉也首四句舉兩樣人作榜樣一法一戒末二句歸重已身此又一大法三章末章同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菽之為言淑也采言見用于人也螟蛉即蜾蠃為不善者蜾蠃負之言遇害也喻人有善則人用之有不善則害及之也似之似其先人也 問螟蛉二句何以異解曰似我似我久則肖之之說因下文似之二字而附會之螟蠃在在有不難目驗之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脊令飛鳴喻迫切相告也邁征謂日月言我之日已邁爾之月已征歲不我留也爾所生即上文爾子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詩問

卷四

美

鑒之米以享神謂之糗管子握粟而羞出卜卜後日也自何能穀言何自而能穀也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蓋宗緒所關最大即溫溫之恭人亦如集于木若惴惴小心之人則如臨于谷予則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矣集木之墜猶為平地臨谷之墜則為深淵薄冰之陷墜于水中矣

小宛 惴惴也既無子息又獲罪戾承先之責非弟與弟之子其誰任之句句是淚句句是血矣 問填寡二字不必是無子曰一則云教誨爾子再則曰無忝爾所生豈已身有子不當教誨爾子岸獄之言亦必實事世無未

岸獄而設言岸獄者 弁彼鸛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

介拚之省文周頌拚飛維鳥提提兩翼翻轉若提也
鸞翔即鳥轉半鳥也飛曰歸戀母也反喻已無歸也
踽踽周道轉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
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

穠纖作縹緲憂用老言維憂能令人老也

禱禱作禱維憂用老言維憂能令人老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

離于曷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桑宜蠶母所需梓材美父所植贈梓則思父依桑與
念母故曰靡瞻匪父靡依匪母毛表之省文表古作
表从衣毛聲
與表字對文

與裏字對文

卷四

要

菟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渰者淵萋萋濟濟彼舟流不

知所屈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蠅附於槐得所依也葦茂於淵適所生也舟流於水飄泊無定矣上四句反興五六句正興下章同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雉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

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伎伎並足而俟也。鹿奔而俟戀羣也。雉雊于朝求偶也。壞木無枝孤身獨立矣。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墮之君子秉心維

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投鬼以物投鬼擊之也先之先覺而逃也

君子信讒如或醕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

薪枵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以木倚木曰椅以木間木曰櫨伐木橫斷之也木將斷則鉅路合以木倚之使不合也折薪豎間之也木不開則斧痕閉以木塞之使不開也言施之各得其當也櫨通作桡今般尾置正舟木似之故亦取名曰桡也佗背負也
今俗訛作駝

今俗訛作駝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

梁無發我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莫高匪山二句與莫赤匪狐二句意

同言奸險不測之人處處皆是也

同言奸險不測之人處處皆是也
小弁趙岐曰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以
何華于天論衡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故曰雅

小弁何遜于天論衡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故曰雅

卷四

三

老憂用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

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上憊字當是憊字之訛須遂荒大東爾雅
註引詩作遂憊大東憊荒也下憊字怒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

庶幾沮君子如祉亂庶幾已

怒怒讒者社加
惠於被譖者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

是用餓匪其止共維王之功

止容止也相鼠人而無止共恭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

忖度之躍躍僉兎過犬獲之

寢廟重典君子作之大猷重務聖人定之彼人之心有何難測故予亦能度之也猶僉兎雖狡過犬則獲之矣前四句與末二句比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

自口矣巧言如黃顏之厚矣

荏染雙聲一作荏苒或亦作漸染喻浸潤之語也樹之培植之也喻用讒人也往來行言猶俗云往來串通也蛇蛇猶委蛇委曲言之也

詩問

卷四

堯

巧言傷讒也詩標目皆取首二字此取結語二字知其傷心於巧言也舊合下二章作結辭氣與通篇不類以此知解家於文體畧心且以知詩之脫落顛倒者不少也楊履亭曰左傳文子如或孫

廟入使公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杜註威河上邑公欲以喻父子居河上而為亂則巧言卒章當是

居河之康一章也然按左傳引大武詩亦云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大武六章其下文又曰其三

其六則所謂卒章者謂本篇之末卒此一章也孫

廟入使入傳父命出傳君命往來行言也其入使

也必以美言為文子解脫巧言如簧也與當日情

事甚合至居河之康與下文通梁相照應爾居徒

幾何與下文二人從行相照應且文體與下篇類

與本篇不類其為誤合無疑杜註左時四家詩俱存第不知四家同否杜所據即今毛詩本否耶

詩標目多詩人自題雅之巷伯常武頌之酌賁題

般皆自詩文外取義左傳歌詩取名皆與詩文合

以此知為詩人自題也亦有後人加增者如賁

之於絲衣九戰之於伐柯確為一類而分而為二遂有二目以此知後人加增者亦有之其錯亂珠缺者如草蟲在采蘋之前黍離綱領風之末敬逸去末三字彼都人士三家詩無首章皆鑿鑿可證此篇之為誤合又何疑之有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

拳通作權左傳拳後漢書作拳權文選吳都賦註拳與權同

既微且廋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廋同瘠屈氣疾也徐氏云下濕地則生此疾其人蓋短小而跛也猶謀也謀行讒也居徒幾何斥從行二人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

詩問

卷四

卑

暴之云

維暴之云言自謂其得從暴公也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

云不我可

二人從暴公者有二人也若如舊解二人為暴公與其徒則當云同行不當云從行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

豈于天

陳田也古陳田字通頌應田懸鼓爾雅註什應陳鼓古陳陳陳陳陳皆通字若據爾雅堂途為解是已八門矣又何為不見其身也與前篇皆不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深祇

攪我心

自梁適陳又自陳反梁故以飄風
擬之上四章怨彼之過門不人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追脂爾車膏者之來云

何其目

彼之過我門而去也時已久矣爾之安行猶不遑息
息爾之亟行追脂爾車乎遑而一來張目望之矣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遑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

我祇也

上二章望彼之
還而一來也

詩問

卷四

望

伯氏吹壎仲氏吹箎及爾如賈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

詛爾斯

伯氏仲氏即斥從行二人也吹壎吹箎喻同聲相和
行讒也如賈言我與爾同朝共事亦如繩之聯貫也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視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

極反側

蜮妖狐也公羊蜮之爲言惑也疑卽今之
妖狐魅人者故與鬼並稱而曰不可得也

何人斯刺反側也此小臣被讒失位之作 問何知

蘇公蘇公畿內諸侯入爲王卿即被讒反國必不
如此瑣瑣通篇無一似大臣語者集傳謂於時無

明文可考未
敢信爲必然

斐兮斐兮成是具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斐斐形其言之巧而
文故曰成是具錦

哆兮哆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哆侈狀其口之張而大故曰成是南箕
有口大東曰載吸其舌上二章刺譖人者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捷捷與緝緝對緝緝猶言之捷捷與斷言之也幡
幡通作翩翩與翩翩對翩翩猶言輕重也幡幡則以

白爲黑矣上
二章刺謀者

騶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騶人矜此勞人

詩問

卷四

望

騶人統言譖者謀
者勞人自謂也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

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

而聽之

楊揚也喻騶人圖下地喻騶人位卑也畝即喻食祿
高位也猗傳解作加猗一讀阿加古讀若羅以阿羅

通音爲解言譖人之道
將加于高位百君子也

巷伯寺人詆讒也而深怨主謀者
曰亦已太甚又曰誰適與謀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子與女將安將樂女

轉棄子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棄子于懷將安將樂棄子如遺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山與風逆草死木萎風害之也風雨言其和頽言其變草死木萎則變之甚也

谷風集傳朋友相怨也習習而頽猶及防之習習而草死木萎有爲害於不及覺者矣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莪藎也即藎也香草也蒿藎草也藎藎蔚蔚似蒿而莖又柔弱也

詩問

卷四

四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餅之馨矣維艸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瓶大喻父母艸小喻子無酒人知其瓶之罄故恥也喻父母失養爲子羞也出從役于外也入歸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育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烈烈發發寒意也七月一日風發二之日栗烈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律律之省文山高峻也弗拂之省文逆也言山與風相逆爲害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有饒簋殽有捄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瞻言顧之潛焉出涕

饒蒙也猶云滿也挾从手以手取物會意字也首二句豐供給也次二句修道路也君子奉王命出使者也小人供使令之小民也問棘字異解何據曰此字詩三見曰有捄棘七者持棘七食簋殽也捄之陳

陳者以手捄土令調適也捄其角者所謂宗廟之牛角握者是也或訓爲長因七而附會之或訓爲曲因角而附會之也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

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詩問

卷四

四

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方言東齊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柚杼讀若舒柚讀若由漢時人言成繇即杼柚之音也佻爾雅偷也

堅余又恐其佻巧今謂人不自重曰輕佻也公子即上文君子變文言公子者位世及而年方少也既往由此道而往既來仍由此道而來也

有冽洌泉無浸穫薪契契寤寐哀我憚人薪是穫薪

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冽泉浸薪薪濕不可燎喻虐政害人人勞不能息也載載而出之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樂樂衣服舟人之子

罷是裴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西人舟人私人王使之德從也詩人介居兩都之間故曰東人西人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壤韞韞佩璫不以其長維天有漢

亦有光跋彼織女終日七襄

首四句言衛從之人嗜好不一或字實下四句以用也或用其酒或不用其壤或以長為美觀或不周其長言從衛而大位者可知矣舊解與以字不合天漢喻天子監照臨也喻天子多言曰此言漢光不不明也故曰亦有光下文言星喻在朝臣工也織女為天孫喻同姓也七疑為弋字之訛襄璫之省文弋璫雙聲韻會訓弋取也說文訓璫推也織之象也襄詩三見解皆同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曉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

有長庚有挾天畢載施之行

詩問

卷四

星

報章與服箱對文報疑服字之訛不成報章不以服箱喻為政之無濟于人也耕織養也長庚啟明喻主教者畢掩兔之網載施之行喻以刑罰驅之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

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箕斗喻貪婪者載翕其舌侵吞于下也西柄之揭挹取于東也

大東傷王使之虐也自不以其長以上篇賦使臣自

組內外無人皆由于王之不明監亦有光光何如者後世出使者曰飲差車若干輻焉若干頭矣從若千人供酒食若干席修道路若干日上之所取曰紅封如意則喜不如意則怒此後世徵賦大東一篇干古同慨矣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人以在位言大雅宜民宜人言先祖非有位之人乎胡寧忍心於予也

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四月廢之始也歷六月而秋冬至山有嘉卉則時又春矣廢我等於殘賊而我終莫知尤之所在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泉水喻在位者載清載濁喻有賢有不賢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詩問

卷四

樂

江漢自喻南國之紀喻有益於國家也

匪鶉匪鸛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鶉鸛作鸞為通作鸞與匪鸛匪虎率彼曠野義同言我本匪鸞不能不高飛而去我亦匪魚不能不逃淵而潛矣

山有蕨薇隱有枳棘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蕨薇枳棘喻上下皆有賢也君子詩人自謂言我亦有位之君子也故有言耳曰君子傷今之

非君

子矣

四月也 傷廢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

我父母

借借言借行者猶云依依也士子從行之士所謂上士中士下士也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方方剛經營四方

鮮美也猶云嘉也將將人也未篇云何日不行何人不將此云方將蓋並仕未久初置僚等可借以行役故口方將也上文借借士子即所將者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詩閨

卷四

望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北山

刺不均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底兮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煩

無將大車維塵離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無將大車

刺于進也夫大車喻大位將喻于進自塵猶云自汗也百憂謂身家妻子之謀思得患失無所不至也冥冥昏蒙不辨也即有所愛不出于所明釐所明者只此身家妻子之類耳故小也漸而至于融則同流合汙矣百憂勞心初則然也久則加重矣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光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太甚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上天喻君下土喻臣上天照臨下土喻君當得體臣庶也光荒遠也其毒太甚謂爲讒人所害也共同恭共人謂君也此謂讒人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事二莫念我獨令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瞻瞻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事二莫采

詩閨

卷四

哭

蕭瑟我心之憂矣自貽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懷歸畏此反覆

采蕭瑟爲度歲計也自貽伊戚言知人不明與小人相與故受其害也出宿欲不告而歸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

報以女

君子當國之大臣也無恒安處責其不自爲政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

爾景福

小明小臣被讒出宰遠邑作詩以責大臣也問何知爲被讒曰正直是與則知前所與者不正直也

何知爲出宰曰政事愈廣有政事則知非出使行役也前第三章懷君而不得歸後二章告當國者當自親政勿近匪人而以式穀介福折動之也曰彼曰此曰備劃然分明皆以共人君子爲一人不合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樂以全始故首言鼓鐘也淮懷也以字音喻也言則鼓鐘之聲而懷人不已也首句賦二句興

鼓鐘喈喈淮水潄潄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特鐘一編鐘十二喈喈聲和也潄潄亦衆流合也德之不同者似之

鼓鐘伐鼗淮有三洲憂心且嫺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三洲亦以音喻猶云三州楚詞賜一而九迴猶若也不猶言不猶人也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詩問

卷四

完

欽欽聲有節也琴瑟笙磬堂上堂下備矣雅南籥歌舞備矣前三章則聲而思作樂之人此章盛稱其例

作之美於何禮用雅何禮用南何禮用籥無不各得其宜也

鼓鐘懷周公也周之得天下公實成之而勲業不見於風雅曰此詩得解而始恍然於公之造周也

此主言樂楚茨四篇主言禮瞻洛數篇則東都朝諸侯之詩東都之詩首鼓鐘猶大雅之首文王也

○紫陽甚疑此篇取王氏蘇氏之說王蘇業於小序者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執黍稷我黍與與我

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受

以侑以介景福

典說文黨與也禾穀生故曰與與翼翼即鳥羽取象條理整飾之意凡言翼者同賓之傳命者曰介

炎曰介福助之義如人之左右矣景明也介景福言介明福來也

濟濟跄跄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以肆或將祝

祭于助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

介福萬壽無疆

祭助以上薦牲求神也先祖以下神降臨也此初獻之禮

執饗蹇蹇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

賓爲客獻酬交錯禮饒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

介福萬壽攸酢

爲俎爲豆爲饗也主婦賓客序事也此亞獻終獻之禮

詩問

卷四

辛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賁孝孫苾苾孝祀神

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巨既勅永錫

爾極時萬時億

工祝以下獻主人之詞也此祭畢受嘏之禮既齊言備物也酒食牛羊是也既稷言孔時也烝嘗是也既巨不失儀也濟濟跄跄絜爾牛羊是也既勑益加謹也卒度卒獲是也如幾句承上既齊句起下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只醉止皇

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

兄弟備言燕私

此送神之禮束二句起下文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穀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
天稽首神嗜飲食使爾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
孫孫勿替引之

此燕私之禮

楚茨

天子宗廟時祭之禮也何知爲天子曰皇尸載
起又曰鼓鐘送尸故知爲天子也何知爲時祭
曰以往烝嘗又曰孔惠孔時故知爲時祭也時祭
然如禘祫之祭亦然禘祫不能有加也意所異者
禘祫所自出大禘合禘廟之主耳春秋祭於廟曰
古者歲四祭因四時所生熟而薦先王春秋祭於
法曰春祭曰祈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王
制曰天子春祈於郊禘於廟秋嘗於廟冬烝於廟
祭於其廟也各於其廟禮節則爲慢視此詩爲
禮節非數日不能畢事矣意酌亦合食而春之生

詩閏

卷四

楚茨

物多其祭品三時皆祭故曰維也古夏祭曰禘
五年之祭曰大禘用夏祭曰禘故天保曰禘祠
烝嘗而五年之祭
不以大禘別之矣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酌酌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

東其畝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之以霖霖既優既渥既霑既足

生我百穀

福場翼翼黍稷彥彥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

萬年

翼翼阡陌整飭也或或通作
郁郁禾苗得雨潤澤有光也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滷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
天之祜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

其血膋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

壽無疆

信南山

大旨與楚茨同何氏楷曰楚茨詳於後而畧
於前自祭於前而畧於後自薦熟以後亦以祀事
孔明一語繫之按楚茨以下四篇皆言禮而以
農事先之大田首言耕楚茨首言耘甫田首言補
不耨而信南山則首言雪祭也雪祭之禮古註家

詩閏

卷四

楚茨

未詳今以詩文證之郊以稷配粢以田祖配也甫
田云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可證也社稷
之神各代異享田祖亦宜然也古祀神農周以禹
配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可證也下四章皆言田知
維禹甸之之句非泛言也二章爲祈雨正文兩雪
言往日也霽霽言當前故曰益之也疆場翼翼承
甫田其畝言之田祖之澤也黍稷彥彥或承生我百
穀言之天之惠也曾孫之穡取陳也畀天畀之也
尸田祖尸也賓助祭者也禮之居亦田祖澤也瓜
之生猶黍稷也獻之皇祖時祭也會孫得行此時
祭之禮者非天惠以雨而能然乎故曰受天之祜
正應上天同雲句下二章言祭宗廟之禮苾苾芬
芬黍稷之香也亦雨之澤也祭而受福亦天之惠
也何氏以爲詳於前接諸宗廟之禮未見其詳也
俾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
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介介髦士來也止止于祭所也取陳食
農補不足也烝我髦士選士與祭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

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方傳謂迎四方氣於郊箋謂秋祭社與四方爲穀熟
報其功今以詩文証之傳解爲是曲禮天子祭四方
歲偏言隨四時祭四方偏也句芒在東春於東方祭
句芒也詩與社並舉而下云我田既臧是爲耕事言
之下文言祈雨雩祭也左龍見而雩方祭在雩前其
爲春祭東方無疑也雨後苗生枝枝如人之左右故
曰介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

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之怒農夫克敏

詩

卷四

書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廣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

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甫田 述祈年之禮也茨梁坻京皆讚擬之詞故
上文善有言終下文千倉萬箱兩言求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

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種讀若種預藏種也戒飭耕具也庭直而深也碩順
而解也易往來碩九五當位慶與解對與與反
也舊訓碩爲大未允既庭且碩言
其耕之善也曾孫省耕故若也

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蟪及蟊蟲賊無

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有渰雲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

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穉禾未秀者穧禾秀齊粒未堅實
者不獲不斂待其結粒成熟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

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大田 述報賽之禮也前篇先言祀後言禋事故知爲
祈此篇先言禋事後言祀故知爲報也前篇
來止下云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此曾孫來
上下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義尤顯然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如棘韞有璆以

作六師

詩

卷四

書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輶琫有珌君子萬年保

其家室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此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

其家邦

瞻彼洛矣 美天子
巡狩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

以有譽處兮

裳裳古本作常常言花開之久也亦言鞠也花開耐
久者無鞠若也故下云芸其黃矣又曰或黃或白也
或謂常棣非是常棣無黃花也華喻諸侯葉湑
喻威儀之盛我天子自謂也之子謂諸侯也

裳裳者華其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章法度也頃曰求厥章慶賞也孟子則有慶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觀之子乘其四駟乘其四駟六轡沃若

乘乘之也乘其四駟以四駟爲其乘也所爲慶也轡以黃爲上白次之喻諸侯爵秩大小不等也六轡沃若有條理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詩閨

卷四

華

似之似其功而慶賞之也宜之有之數聲以言明試以功也似之車服以庸也上四句結二章下二句結三章

裳裳者華諸侯述職天子錫予之也采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桑扈喻諸侯羽喻其有德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領上承首下統羽喻諸侯之長領率列辟故曰萬邦之屏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不戢不難反言以戒之言如不自收斂不知儆惕則受福不能安也

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觶通作搯以手執兕觥也說見大東箋以兕觥爲爵爵非是周南我姑酌彼兕觥

桑扈天子饗諸侯也何知爲饗大饗之禮凡設而不倚酒設而不飲飲乾而不得食故言饗者不倚

陳食品也此云旨酒思柔言見旨酒則思柔順和悅以享天子故下文云彼交匪敖

鸛鳴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鸛鳴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鸛鳴諸侯答桑扈也鸛鳴喻諸侯畢羅喻天子諸侯戢翼喻諸侯屏衛天子也馬喻諸侯

詩閨

卷四

美

摧秣喻天子懷柔諸侯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

弟匪他鸛鳴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

君子庶幾說懌

頍古規字規形圓猶云有圓者弁弁說文作兗兗冕也禮冠也不言衣衣稱其冠也言盛此衣冠者何爲

乎豈酒殽以燕兄弟也兄弟非異人何必如此陰謀也兄弟之依賴君子鸛鳴女之附於松柏未見而憂

憂其樂聞既見而悅悅其爲厚矣

有頍者弁實維何何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

弟具來焉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惻惻既見

君子庶幾有臧

期待也待兄弟也故下文曰兄弟具來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臯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

今夕君子維宴

甥舅異姓之仕於朝者曰相習故亦曰豈伊異人也雪霰喻白首也言瞻君子之首頍然而弁瞻兄弟之首雖未全白如雪之先集爲霰知死葬之將近也素風曰今者不樂進者其亡頍弁爲主人速賓此則賓樂主人也

閭闔車之聲兮思髮季女逝兮匪饑匪渴德音來括雖

詩閨

卷四

季

無好友式燕且喜

閭闔查閭車行聲也思髮之省文思髮雙聲猶婉嬖也好友謂婿也言爾雖無好婿亦當喜也周南琴瑟之友

依彼平林有集維鵲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

爾無射

平林喻婿家集喻來歸爾喻女辰列女傳作展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

式歌且舞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觀爾猷

心寫兮

高岡喻女家折薪喻擇婿葉喻女自謙故曰平林重女家故曰高岡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觀爾新婚以慰我心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也景行行止女來歸也

車蓋此其翁姑喜之而作也通篇皆對季女言之首

章云雖無好女式燕且喜二章云好爾無射三章云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皆慰季女之詞四章云我心寫兮末章云觀爾新婚以慰我心則老人自慰也詞義相承非泛泛爲譽詞者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詩閨

卷四

季

樊籬也所以界內外故曰無信讒言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棘叢生而多歧故曰交亂四國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榛疎也言其近也故曰構我二人

青蠅集傳此刺聽讒之詩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穀核維旅酒既和旨飲

酒孔偕鐘鼓既設舉觴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

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射飲之令體也

簫舞笙鼓樂既和奏然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王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日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祭飲之令儀也王任之省文言承祭者能任祀事也林疑為臨字假借言烈祖臨之也有王承上有林起下仇毛讀求傳解手仇日手取也則仇當是醉字假借桑扈日兕觥其醉離離君子好速記引詩亦假借作好仇問林字傳解為君可否日以是為天子之祭天子之前不應爾烈侯為引以是為諸侯之祭更不宜自君而自稱之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日既醉止威儀

詩問

卷四

秦

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日既醉止威儀怵怵是日既醉不知其秩

賓既醉止載號載嘯亂我豆房舞傲傲是日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僊僊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吏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太息匪言勿言匪由勿語日醉之言俾出童叟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式法也言監吏立之法勿從醉者之意而謂之使其太息而不敬不謂者勿與之言不謂從之言者勿

與之請使從醉人之意而言之則小者罰之重者罰之殺以為報而後飲酒知汝三爵即昏然勿敢多平戒不醉者正以深愧醉者也

賓之初筵戒沉湎也首云賓之初筵則終之不如初而序以為刺幽王說亦兩歧矣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頒讀若班方言東齊日鋪頒猶秦晉言抖擻也鋪頒今倒言之日頒布也魚首頒布可見反喻王之不可見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莘幸也禮月令註幸之言新也言不見其首猶見其尾之鮮新也

詩問

卷四

李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在藻而又依蒲遷其所也反喻王之安居于鎬也魚藻刺不巡狩也作於東都故重言在鎬也曠洛日其家邦此日豈樂飲酒有那其居政治之得失昭也而以爲美者何哉且作於鎬而日王在在鎬則詩人爲不通矣

采芣采芣筐之筐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我之爲言淑也喻請侯之賢者筐之筐之喻天子範圍諸侯也

戲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

聲言雪載驂駟君子所居

檻泉喻侯國芹之爲言勤也喻諸侯之勤于王事者

赤帝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

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在股喻公侯之屬邪幅喻子男附庸之屬彼交天子不自違綬乃爲天子所予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

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柞喻諸侯葉喻左右平平左引詩作便蕃杜註數也言爲數多也

汎汎揚舟汎汎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

詩周

卷四

卒

祿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汎汎揚舟喻諸侯無定之象汎汎維之喻天子繫屬之意

采芣風諸侯述職也首章謂備物以待來朝二章云

君云彼交匪紆者則天子之四章爲左右言之言諸侯能定其邪家其左右亦從之來朝受賞也

未章云天子葵之換其賢石也再三言福祿皆所以歌勸之也如作美詞解豈有中問極力鋪張朝

事未乃言其始至耶結語曰亦是戾矣知其猶未戾也

駢駢角弓駢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痛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子已斯亡

爵酒尊也言所爭者小也爭小而至於亡則所失者大也伐木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餽如酌孔取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

雨雪瀼瀼見日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雨雪喻民見喻在上者消喻相化于不爭也下遺荷子非相作下墜隨古隨字箋云遺讀曰隨言謙退也

婁之省文居婁雙聲與偶儂對偶儂言其謙居婁言其驕也此彼時方言倒言之則又假借作呂鉅莊

子列禦寇一命而呂鉅釋文曰鉅驕貌也

雨雪浮浮見日流如蟻如蟻我是用憂

詩周

卷四

卒

角弓刺無教也大學曰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爾教則民效矣教之而不倣者令兄弟也綽綽有餘不相爭也教之而倣者令兄弟也交相爲痛

不肯讓也其尤無良者相怨於一方即尊酒之微亦不肯讓至於亡身然後已耳其爭也如老馬之

反爲駒不顧其力之不繼又如食則飽之飲則取之習爲故然恬不知怪也凡此者皆爾之教也勿

教猱升木如塗塗附惟君子有親睦之操歎而後小人與屬焉彼雨雪瀼瀼矣見日消也若之

何不加然下遺而惟居婁自驕乎是面如蟻如蟻矣能不令我心憂乎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

予極焉

柳喻王朝息喻來朝蹈釋名道也又曰道蹈也靖夷也召是實靖夷我邦天子所居尊無二上故言

朝亦曰極也江漢王國來極言既俾我以靖夷
之任則列國諸侯亦當後予而至京師朝王也
有苑者柳不尚楊焉上帝甚蹈無自察焉俾予靖之後
子邁焉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易予靖之居
以凶矜

鳥喻列侯天喻天子言鳥即高飛至傳天而亦極彼
列侯之心不知其欲至於何所易予已爲靖之而仍
居

彼都人士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
詩問 卷四 奎

民所望

彼都彼西都也行歸于周自東都
歸西周也萬民所望觀從者衆也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

心不說

臺笠以臺草爲笠也緇撮以緇布撮髮也行歸也歸
亦緇色用以撮髮者其絲理直不見髮而見緇故曰
綢直如髮也首章言其平日但見其
另此下言其登途故並見其女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

心死結

尹吉周世族即非尹吉而亦胡之尹吉也
冠而下視之見其面故知其充耳琇實也

故但見其行動如
其爲大家女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我不見兮言
從之邁

山面而下觀之更見其帶也女由
面而上視故仍見其髮如蠶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蠶我不見兮云
何吁矣

綢以束髮其兩端下垂飄揚如蠶之動也髮不能自
卷綢束之故卷也云何吁矣猶衛風瞻望弗及也
都人士 送馬旗也疑宣王時詩屬王流汾世族出亡
宣王中與士大夫歸其故里而居人送之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子髮曲局薄言歸沐

詩問

卷四

奎

綠絲也不盈一掬薄也曲局喻志
不伸也歸沐喻宜潔身歸隱也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藍監也在官之稱黃筮或立之監不盈詹喻位卑也
詹與占同楚詞卜居曰詹人言歸隱宜速以五日爲
期不須占
六日也

之子于狩言獲其弓之子于釣言輪之繩

子狩于釣歸隱于狩釣也
報弓輪繩與之偕隱也

其釣維何維魴及鱖維魴及鱖薄言觀者

魴鰱尾而身有文采鱖遊必羣故一名魴魴喻
學文缺喻求友也觀者謂人將如是觀之子也

采綠勸歸
隱也

凡其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黍苗喻申伯陰雨喻天子加恩於申伯也

我任我釐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黍苗美召伯能安衆心以營謝也崧高曰因是謝人以作爾廟而此詩又勳大衆疑役夫不足取之

東都東都近謝謝在南故曰悠悠南行久役思復故曰蓋云歸哉又曰蓋云歸處二千五百人爲師師曰烈烈有騷動之意非召伯則亂矣故曰召伯成之安靜成功故曰原隰既平泉流既清緒云王

詩問

卷四

奎

心則寧與首二句應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桑喻賢隰桑賢在下也葉難喻其威儀之盛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承上文言我既見而樂心實愛之君子德音孔膠胡不謂之也如謂之我當中心藏之無日忘之矣

隰桑見賢乞言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詩問 卷四

菅喻憂如茅自喻東喻憂如初猶受約束也遠則不受約束矣之子謂憂如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雲喻王露彼菅茅喻同被王恩也天步艱難重揚王也猶似也不猶猶云不類也

泥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北陰乃北流浸稻田喻碩人加惠於憂如也碩人謂幽王

樵彼桑薪印烘于堪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樵無釜之喻喻憂如桑薪烘堪喻碩人加惠於無用之人也上二章怨王之發憂如也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懔懔視我邁邁

鼓鍾聲聞相通言王寵衰如國人皆知之故爲王憂心而王遠邁遠我終與我不相通也

詩問

卷四

葵

有鶯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鶯喻衰如梁喻其品位之卑鶴自喻在林喻其品位之高此復舉衰如與已對形以冀王之悟故又曰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駕鸞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鸞喻王與衰如戢左翼右坦衰如也而不知之子之不一其德音也分應有鸞在梁句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癯兮

品位雖高履扁石則卑喻已失位則賤也分應有鸞在林句

白華中后怨廢也問何據爲中后曰天步艱難又

是而以詩爲國人所作則非也

縣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縣蠻黃鳥止于丘阿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縣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縣蠻何精曰諸侯貢土也黃鳥喻士也縣蠻喻有聲聞丘阿喻國中丘隅喻近邑丘側則郊遂之地也

縣蠻縣蠻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免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詩問 卷四 奎 有免斯首炮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有免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

瓠葉刺文盛而無將也物以將敬故詩於燕飲必侈陳嘉旨所以明其敬賓之誠此詩言獻之酢之醕之禮節詳矣而以瓠葉象首為羞瓠葉不入食品免首何堪炮炙而行自君子有位之人其憂賔也實甚詩諷之非美之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

漸漸當作嶮嶮高峻也喻元戎所瞻仰也初箋朝於王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維其沒矣武人東征不

遑出矣

卒通作舉山摧崩也十月之交山崩舉崩沒謂卒於軍中也出謂出葬也將帥沒必當歸葬故同事武人不遑出也問沒字何以作死字解曰以上章勞字列之勞以人言則沒亦當以人言矣問出字箋謂出使聘於王曰既使征自不應復使聘矣蒙上沒字以出葬言之為得天子六軍此蓋六軍將帥有沒於道路者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箋四蹄皆白曰蹢則白蹄其尤燥疾者豕喻士卒蹢進也涉波喻涉險也月太陰畢金宿兵家也蹢烝雨也雨大則波浪愈大喻所征之國之難服也故武人不遑計及他事也

詩問

卷四

奎

漸漸之石

若征役也上二章言將帥末一章言士卒

若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若凌雲能行木至巖喻有位也芸當作噴噴風其黃而噴若華木黃黃而噴喻高位見廢也若從芸字作茂盛解與下又不符矣

若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葉青青是華盡墮也

群羊墳首三星在留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群羊牝羊也墳當作羴羴羊也群羊墳首外觀有餘也故曰人可以食三星在留中虛無濟也故曰鮮可飽

苔之華

傷失位也無位則無祿矣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草黃則黃也將相將也言主役者將之也無人不將則不應役者亦役之矣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草茂則元也矜憐也何人不矜言在家未役者何人不受矜也豈我征夫獨非民乎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芄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狐率幽草喻安然家居即受矜之人也承二章言棧車棚車行役以蔽雨露也承首章三章言

何草不黃傷繁役不均也

寺野

寺野

詩問

棲霞卒應震寅同氏纂

大雅

問大雅爲大臣作有據乎曰集傳以大雅爲朝臣之詞小雅無是也序心知其義故於小雅多曰大雅而於小雅則曰召康公召穆公召伯仍叔衛武公也問有次乎曰文王之定爲兩君相見之樂故首之棧車武受命也開國之始也早麓酬功也思齊統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歸美前人曰古之人無斁三王之追皇矣之所由叙也靈臺美文之成化下武美武之傳家均宜不祧者也靈臺之所由叙也顧王述之興始于太王而水木之源本于后稷以之配天不亦宜乎右叙世家而夫婦父子君臣之紀修焉行焉言兄弟既醉言朋友猶鹿鳴之三之繼以常棣伐木也見鸛鳴也假樂答

詩問

卷五

一

也猶問歌之三之繼以蓼蕭諸篇也彼燕趙侯故小雅此燕尸故大雅也公劉中興之君配天不能追王不及也故補叙之也洞酌以下皆言臣子事雲漢以下爲宣王時詩瞻卬以下爲幽王時詩序說自明似不誤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

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新命謂武王有天下也不古同不言文王之神上昭于天矣周邦雖舊而武王能新其命以有天下周之所以不顯命之所以不時者以文王陟降日在帝左右故也舊解八句統屬文王詞義重複矣

暨暨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

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查本作臺勤於政治也屬偏也解周愛執事言文之孫子陳錫始偏亦謂有天下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

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

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假哉也說見思齊天命有商孫子作一句讀與下上帝既命作呼應文義自明不須節外轉轉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

服備時王之盡臣無念爾祖

蓋進也蓋臣用人也文王以多士而寧則王之用人可不念爾祖乎

詩開

卷五

二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

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虞猶誤也儀頌無或無虞上帝臨女殷折正之意亮與以殷仲春呂刑惟殷於民言如有疑誤之處殷正

於天而天無聲臭但法文王萬邦作孚矣

文王

述文王德業以戒成王也首章總冒下四章皆作對臺臺言其業穆穆言其德陳錫四句言周之孫子假哉八句言商之孫子凡周之士十句言周之臣士殷士膚敏四句言商之臣士王之德臣二句結上用人無念爾祖二句起下修德修德則承命喪師則失命一絕一戒亦反正作對求詳

總結無遏爾躬應緝熙昭義問應令聞有虞殷自天應首章末四句一開一合歸重法文大學之慎德用人中庸之修身尊賢皆此義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

不挾四方

明明顯著也總冒下文娶妻生子受國有天下之事赫赫總冒下文天字二句為通篇之綱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

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周以國言京以都言魯公劉曰乃觀於京後世因之凡天子所居皆謂之京云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

詩開

卷五

三

受方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

渭之浹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既猶云已然也對有命自天言之初載猶云少年也嘉嘉禮也謂行求婚之禮也大邦姜姓之國子即思齊所云

周姜也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

顯其光

倪詩作聲聲也一說倪天人名猶衛風東宮之妹也文謂文王定祥謂行問名請期之禮不同不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子維行篤

生武王保右命爾燹伐大商

有又也續繼也太姒爲文王繼妃故曰續女長子謂伯邑考行次猶今云排行也問太姒爲繼妃何據曰以本篇及思齊篇證之也前曰有命既集此又曰有命自天前曰親迎于渭此又曰于周于京前曰大邦有子此又曰續女維莘若非兩人則文義爲複若非繼妃則續字無着矣此云于周于京思齊云京室之婦此云續女維莘思齊云太姒嗣徽音即兩篇對勘之不亦合耶古諸侯一娶九女鄰國之女皆廢又曰諸侯不再娶其姜元而姒次與姜先亡而姒繼立與此則不可知矣且綿稱古公稱姜女未追王也思齊作於追王之後故曰太任太姒也任姒稱太而太王之妃反稱周姜詩人必不若是疎忽其不得與太姒並稱者姒母以子貴也曰元與次有尊卑否曰此不可知黃帝四妃帝舜四妃春秋齊桓三夫人衛莊娶于齊又娶于陳居今言上古事如說夢語無據而臆斷之妄矣

詩南

卷五

四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

貳爾心

侯亦通侯猶云俟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

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涼韓引詩作亮爾雅亮相也書惟時亮天工史作相天功

大明

述天立配以興周也陰教爲陽教之助賢母乃文配曰天監在下曰有命自天總言天之佑周而惟德之行厥德不回則言周之能承天也殷適二字與生此文王篤生武王作反對佐命甚多焉表尙父爲邑姜地有賢父必生賢女也

絲絲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

有家室

民謂后稷生民曰厥初生民土猶居也自土沮漆謂公劉下皆言太王事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

來胥宇

水滸水也自西南來由渭西滸而行故曰率西水滸今解水爲漆沮由漆沮而上則西北下則東南去岐

矣

周原膴膴萋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日時築

室于茲

詩南

卷五

五

日止日時者龜告以當止龜告以孔時也

迓慰迓止迓左迓右迓疆迓理迓宜迓私自西徂東周

爰執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

廟翼翼

揀之暎暎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屨馮馮百堵皆興藉

鼓弗勝

揀揀也謂調土也暎暎土柔和也度投也削釋名附也屨猶云層也言牆階峻多層馮馮然高也馮馮猶云馮隆也文選註馮隆高貌

廼立卑門卑門有仇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廼立冢土戎
醜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混夷斃

矣維其喙矣

拔除去也兌通悅書說命一作兌命言柞械去而行道之人悅也駟馬疾行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

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質成言德化之遠蹶生言貽謀之長末四句歸重得人之效言太王造周至虞芮質成之時正文王蹶生之日吾謂惟有疏附之臣故有質成之國惟有先後奔走之臣故立家作廟百務畢舉惟有禦侮之臣故

詩問

卷五

六

混夷戰而喙也問質成何據非文王曰毛傳以爲文王家語因之正義不知所本以詩文證之知爲太王非文王也或以二句爲倒裝然亦當云蹶厥生不當云蹶厥生也太王以文王之生傳國季歷而有天下故詩亦鄭重及之末四句一結如百川歸海氣象萬千四予曰何等精神屬之文王真如贊疣矣縣述太王與周也上三篇意皆周公作互文見義有詳有畧其用之于兩君相見者天子諸侯其分異其治同天子有法諸侯不當法天子有戒諸侯寧不當戒且今之諸侯非即思皇鷹揚附疏先後之孫子乎則用之于兩君相見也固宜

芄芄械櫜薪之楸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芃芃棠密也械櫜生多刺之木喻商室汗亂也薪楸喻利用勦伐也辟王武王也趣與僦爲一字古曰趣今日催也謂趣之伐討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戣戣髦士攸宜

左右謂大臣也璋牙璋也周禮璋牙以起兵旅髦爾雅釋言髦也士虎賁之士也

淠彼淠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烝徒舟師也史記白魚躍于王舟于邁東伐紂也六師天子六軍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爲章言有光也所謂會朝清明也壽考武王未受命也遐古讀若姑與胡通音胡與何同解故遐亦以何字解也遐不作人言作人也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追琢敦琢也須敦琢其旅章法度也載見曰求厥章相輔佐也如周公左召公右是也金玉重之也民勞

詩問

卷五

七

王欲玉女首句言立政二句言用人三四句望其勉勉不怠永爲四方主也問輔相之相讀去聲曰桑

柔考慎其相與賦狂屬

的無不平仄之分也

械櫜咏武王伐紂代商而君天下也問舊以此詩屬文王曰武爲開國之君書文武並稱者曰丕

頌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曰揚文武烈曰丕迷

文武勤教曰文王武王宣重光其專言武王者曰惟寧王德延曰申勸寧王之德曰丕單稱德至大雅之作無一語及之豈詩人意中只知有文不知

有武乎序以二雅首數篇純歸文王後篇因之不知政有異辭皆於詩之文義未深考也即如此詩不

曰文王而曰辟王曰周王曰我王武王生前未有諡也又曰六師及之豈文王時已有六軍耶作武王說字字似有歸着作文王說則全成影射試取大明皇矣之稱道文王者對勘之有一字符合否也

瞻彼旱麓榛楸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榛可爲贅宜於文事榛可爲矢宜於武事榛楸濟濟喻賢才多也豈弟之省文弟悌之省文豈弟猶云和氣也干盾之別名爾雅干扞也干祿扞天祿也干祿豈弟言君子以和樂之氣待賢才卽所以扞祿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玉瓚喻賢才黃流喻福祿王瓚承黃流喻有才德則可受福祿也降言以所干之祿降賢才也

鸛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鸛魚喻賢才戾天喻大位躍淵喻下位也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大封功臣於廟率之以承祀也

詩問

卷五

八

瑟彼柞械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柞械喻賢才之多民燎喻民需賢才以養也勞者勞其能用賢才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葛藟亦喻賢才施有纏綿固結意言賢才常與朝廷相附則福自常與君子相屬矣回達也

早麓王稱武王作人以致福也治天下莫重於得人又此篇言作人思齊言舉賢下武言有佐既時

言有僕嘉樂言朋友無一詩不以得人爲急務故械機之後卽繼以早麓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

則百斯男

周姜文王元妃說見前篇嗣繼也卽前篇所云續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

惠惠心也祭祖禘祫也惠惠孔惠孔時宗大宗也公先公也時未追王故稱公也寡妻邑姜也承上則百斯男句有武王事也上三句言奉祀宗廟而神享之下三句則家齊而國治也

雖離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在宮承上章刑于三句在廟承上章惠于三句不讀如字不顯承在廟無射承在宮此言爲諸侯事

釋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戎兵事謂伐紂也疾病也見金縢烈功也假感也謂感格神明也聞前聞也式法也言用兵御疾雖未殄

詩問

卷五

九

絕而功成神佑總無瑕其立政也雖無前聞自合舊典其修德也雖無規諫自入正道此言爲天子事

假四子書作格假通上下言之頌曰以假以享下感上也來假來享上感下也又如假以溢我假哉皇考昭假無贏昭假于下昭假烈祖昭假遲遲假無言

四海來假作感字解皆合用格字者詩一見神之格思見於四子書者致知在格物感觸也有耻且格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感化也易經則直用感字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蓋假格

感三字通義也若作大字至字解文義多不可通者

驛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有德有造化行也古之人太王王季文王也言成人小子之有德有造者以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以喻我後人者也

思齊咏武王平治天下也 問上三篇序皆屬之文 王曰前後言文王事多且詳矣此三篇中有一 字符合否今人作文向求切題豈古人而以浮阿 妄譽乎此篇如屬之文王徽音二句如贊堯舜美 二字亦非所 以崇太姒也

鑒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 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 西顧此維與宅

其古暮字日暮則羣動息故借以爲安定字耆老也 猶言耄也憎惡也式憑也廓大也言上帝以彼二國 爲耄憎其憑此廓大之土地乃西顧而以岐周與太 王也後四句承中四句言之以四國與二國對故以 四國爲彼而以二國爲此以二國與我周對故以二 國爲其而以我周爲此也語意分曉以其字屬周與

詩閨

卷五

十

數虛字 不符

作之屏之其苗其蔚修之平之其灌其樹啟之辟之其 櫟其楮攘之剔之其檠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 厥配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柞械斯棧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 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 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兌說也言柞械除而松柏暢遂也作邦承上文作對 起下文言既以所省之山爲之立國又與之聖子令 其作對太伯賢而王 李大能與之對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類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 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 帝祉施于孫子

度揣度也類一作莫猶云然也德音猶云仁聞也言 帝揣度王季之心施德於民恐招物忌故爲之類其 德音然德音雖類而德修益明也類類太王也帝通 明德而王季類之故可以爲君爲長也大邦謂岐周 王此大邦謂文王也順承也此合也言王此大邦承 先業而能與王季比者又有文王也悔通作悔靡悔 明也言王季允言德後言克類言文王先言克比後 言德文家一順一逆之法解者不知詩多倒裝之句 立說遂 多不合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審人不恭

詩閨

卷五

世

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 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畔通作盤援一讀若換畔援雙聲通作盤桓亦通作 泮渙言不前進也歆羨言見異思遷也距至也徂往 也阮共小國臣附於周者也言審至大 邦之界既侵阮又往共也按釋詁止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 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 之方下民之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敵不 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釣援

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聲聲問也色色也論語問也者色取仁而行遠長
讀若掌夏中夏也革兵革也德以定為至不以色取
大聲聞德以文為何不以兵革長中夏問中
庸引詩聲色平對曰古引詩多斷章以字何解

臨衝開崇墉言言執訊連連彼誠安是類是禡是
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第第崇墉仇仇是伐是肆是
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言言守辛噓嘩也公劉于時言言第車蔽也碩人
翟第以朝仇仇守辛勇武也書秦誓仇仇勇夫
皇矣述追王三王之由以告天下也文王之三分言
稷下不及武王其為
追王而作無疑也

詩問

卷五

主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

鹿鹿濯濯白鳥嚮嚮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於論鼓鐘於樂辟靡賁鼓逢逢矇瞍奏公

靈臺

美文王化成也帝謂文王天與之庶民子來人
與之矣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宜百世不祧矣

一說此亦美武王之詩有聲曰鐃京辟靡如制自
文王必當叙之作豐之後孟子以為文王荆舒是德
章取義耳肆不殄厥愾而以為文王荆舒是德
而以爲周公皆此類也此說可通姑兩存之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下堂下也論語拜下禮也武逆也記堂上接武堂下
布武接武足不離足布武則今云一步一步也猶傳
家一一代一也故下云世
有哲王又云繩其祖武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孚信也成王之孚謂武
王能成王者之信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順德即孝也言上以孝則民而下即以孝應之也嗣
後嗣也服行也上章言以孝法於天下此章言以孝
傳於後
世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詩問

卷五

主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不遐即前篇遐不也孔氏
謂古人之語多倒是也

下武美武王以
孝垂緒也

文王有聲遘駿有聲遘求厥寧遘觀厥成文王烝哉

遘發語辭首二句故作抑揚之詞以贊嘆之言文王
能有聲乎不惟有聲且大有聲也在文王不遘求寧
耳而人則樂
於觀厥成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樂城伊滅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遘追來孝王后烝哉
城內城也作豐統城郭總言之也匹四城也來從來
也言文王內築城而衛以通外作豐以匹其城非

已欲也不過追前
人從來之孝思耳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豐水東注言武由豐都鎬也維禹之績禹以
治水功爲天子喻武都鎬而伐紂君天下也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繼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考卜重考卜也正之龜告以吉
也成之更強大之不更遷都也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芑通芹片之爲言勤也豐水有芑喻文王勤勞於殷
也仕傳事也事讀去聲論語以服事殷言武王豈不

詩問

卷五

五

事殷也翼如生民鳥翼
之之翼言覆翼其後人也

文王有聲述世室不祧之由以告天下也周由秋

自西而東而郊而岐皆自北而南由岐而豐而鎬則

鎬商家分茅昨土之鄉珍人之國以漸置都無禁豐

議其還乎此詩似有建護言文王作豐而繼之曰

非亟其欲事追孝爲承先計也言武王豈不仕

而繼之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爲裕後計也至其

稱謂亦大有樹勳舉文王明武王之已爲天子也舉武

之未爲天子也稱皇王明武王之已爲天子也舉武

謚以功顯也先言文王者言其功之足爲王后也

後言武王者言其爲皇王之無愧於武也稱文王

舉伐功稱武王重文教又互文見義也文王稱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
帝武敏歆攸攸止載震載風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禮祀傳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禮祀上帝於郊祿履釋
詁禮也上帝上帝也武敏雙聲言速也故猶言饗也言
禮祀上帝帝速歆其祀猶後文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也賓之從人曰介有夾輔之意攸攸言官人介之當
寢也攸攸止止寢所也震通娠風肅也履上帝句爲此
篇疑義辨之者夥矣試以俗情論之跡爲上帝之跡
是上帝自作妖神矣跡爲妖之跡則所生亦妖矣歆
歆如有人道之感嫄執告爲妖之跡則履上帝之跡
絕無男女之事而稷之妊確自此一履得之嫄奚覺
而奚信之元妃得男舉官稱慶而曰此非天子子也
其棄之嫄奚忍而天子奚聽之彌月之前載震載風
既生之後宜巷裏水前之保護者何意後之遺棄者
何心事之不近人情者弗道焉可也史遷不知何本
康成信緯書樂得因之紫陽集傳亦用其說爲不可

詩問

卷五

五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
帝武敏歆攸攸止載震載風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文王受命之年稱王歐陽公以爲妄說朱子曰武
成有九年大統未集之說以在位五十年推之未
知九年當從何年數起也未見史遷全不是歐陽
公全是不如兩存之是朱子亦信其稱王而不肯
顯言之也中庸武王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下云
追王只言太王王季亦一證也曰論語三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之言不足信與曰三分有
二可以滅殷而代矣而卒不取焉非甚盛德者能
乎春秋之時稱王者有矣不謂之以服事周
也使其三分有二亦能如周之不取焉否乎古時
勢與今殊論古事亦與今殊楚昭稱王而孔子應
其聘梁惠齊宣稱王而孟子殊楚昭稱王而孔子應
前嚴於稱帝而寬於稱王故秦帝而
辭士非之秦王而不關有議之者也

解矣曰簡狄亦有吞卵事曰吞卵之妄猶履海之妄也世無取生鳥卵而吞之者豈簡狄知其可以孕而而此吞卵亦不經之妄矣蓋上古傳聞失實者多據大戴禮堯舜稷契皆嘗子堯在位七十載崩年百十七歲稷契即年稚于堯當亦近百歲矣堯不能而舜始用之豈理也哉或謂上古人壽永堯舜一五世孫舜爲十世孫何堯之一脉若是壽舜之一脉獨若是促乎魯語殷人神舜而祖契是又以契爲舜出矣箋謂炎帝之後有女名嫫毘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是又以嫫毘爲非嫫毘矣禮記祭天非士庶所宜而後稷稱民魯頌赫赫姜嫫亦專舉女名而不及夫號尤不可解後人言古人事尋其文義取近理者附會之可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苗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詩問

卷五

其

誕彌語辭爾雅文作彌亦通作勞不圻不副言胞不圻而產下也今連胞產下者亦有之無灾無害謂姜嫫也以赫厥靈猶左云驚姜氏也居然生子言居然生此不圻不副之子故棄之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

載路

腓脛腓也字愛也謂以脛護之也鳥去二句創裝蓋后稷呱而鳥乃去也鳥覆而胞圻胞圻而后稷始呱故實甚寘冰不言呱也

誕寘之隘巷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執之桂枝荏苒施施

詩問 卷五

荏苒荏即山有扶蘇之蘇葉如葇而大二者皆謂葉長莖葉下垂故狀之曰施施禾黍稷稻粱之總名四者以稷見優故曰稷稷麻麥穀密曰稷稷者言其穰密如餅幪也稷說文大箕也瓜瓞然則皮有裂口如笑也即此見詩人假物托興之妙非目驗不審也而第以茂盛衆多等字爲解皆非的義

誕后稷之穠有相之道第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發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首四句總提言相穠之道在莠去豐草而所種之苗必鮮黃而茂矣下文方言布種事方房也棟開折也苞生芽也言黃種也種種土中也衰聚土覆之也發苗長也秀結粒也堅稷堅也好無疵也穎粒生毫也粟粒堅實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稷是畝恒

詩問

卷五

七

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糜爾雅作麋麋通音香草也取以釀酒芑通藟取以莖牲故於秬秠曰獲畝於糜芑曰任負也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籩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

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粢以較較燔載烈以興嗣歲我承祭者自謂也較肢之假借脛肚肉也莊子腓無胈取取以較言取我羊以其腓脛之內燔烈之以爲羞也嗣繼也嗣歲猶言來歲言興來歲之農事也

印盛于豆于豆于豎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

稷肇祀底無罪悔以迄于今

印通印後篇瞻印昊天登當帝堂公劉既登乃實百印薦豆實登以致敬也胡臭亶時起下三句言胡臭

之誠時蓋自后稷肇祀無罪悔以至于今也

生民述尊后稷配天之由以告天下也周禮後稷之月上辛之日祈穀於上帝以后稷配頌思文祈

穀所用之樂歌也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

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行葦喻兄弟勿踐履喻不容讒譖間踰也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斚醢醢以薦

或燔或炙嘉穀脾臠或歌或嘏

嘏古作谷象口上理也嘏說文謹訟也漢書嘏嘏黃髮師古註直言也後人加言作嘏或歌或嘏者旅酬

詩問

卷五

大

之後或高或歌或譚言極家人款洽之情也

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

挾四鍤四鍤如樹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

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祈通乞以祈黃耇乞言於老人也引翼老人引翼曾孫也壽考維祺言老人即古人也以介景福介福於曾孫也義老之禮二章已

脩此章專言乞言之禮

行葦燕父兄耆老也或以爲祭畢而燕祭畢而行射禮古無可據或以爲大射太射未畢旅先射

不當叙於肆筵授几之後或以爲燕射不聞有選士之典或以爲養老燕射似爲近之族屬之後繼

之以射行射之後重之以飲酒歡燕兄弟情意暢洽飲酒之後或歌或嘏或射終之以乞言序曰忠厚也是爲得之正不必各執一說以聚訟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既醉謂神也楚茨神具醉止德謂精誠通于神也左明德以薦馨香言爾既醉神以酒飽神以德矣故神介爾以景福也介爾自是神明事舊解以

既醉以酒爾微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爾微既將薦熟也昭明昭然明者也記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言神之威靈令君子見之所謂如在其左右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假公尸嘉告

詩問

卷五

九

融和也高朗即昭明自人言之曰昭明自神言之曰高朗也令命之也假始也言君子以昭明與神融和爲一則神以高朗令君子有終也終必有始公尸告之矣箋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也

其告維何遷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爾類君子也爾類君子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壺傳廣也箋壺之爲言相也取堅固之意爾雅釋宮宮中衡謂之壺衡取通順之意爾雅說義長

其類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類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景命明命也僕臣庶也言其仇如何天祿以如爾之祿傳受景命者也世有以僕之仇也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賜也從從君子也孫子僕之孫子也言其僕如何以爾之女士釐之釐之而亦生孫子世世從我孫也君子以奉先始而祿亂以承君子終之朋友以祿威儀始而僕之孫子以從君子之肩終之故曰令終有彼舊解孫子亦屬君子既言孝

子言肩矣又言孫子於文義為複既醉三章令終有彼為經紐四章分兩對章中言之以

君子之似也攝以威儀朋友之似也受福之厚君與臣同之而臣之受福正以厚君子之福也此又一文法逐章生義輝聯而下詩凡三見文王下武及

詩問

卷五

手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

飲福祿來成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

飲福祿來為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清爾殽伊脯公尸燕

飲福祿來下

鳧鷖在梁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

飲福祿來崇

鳧鷖在臺公尸來止爾酒欣欣燔炙其香公尸燕

飲無有後艱

鳧鷖樂傳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涇經之假借水經流也經水中沙水涯渚水外積水深水外

來水壘來水之上流起與以是為次見王者之惠遠漸遠也箋以首章燕祭宗廟之尸二章燕祭四方萬物之尸三章燕祭天地之尸四章燕祭社稷山川之尸五章燕祭七祀之尸豈一日之內無祀不舉而合諸祀之尸統燕於一日乎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有命之自

天申之千祿百福子孫千億

假樂古讀若古半雙聲字假樂君子猶所謂豈弟君子也假言其感通領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樂言其喜悅領千祿百福子孫千億千祿百福言以百福并衛其祿也

詩問

卷五

至

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

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

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假樂集傳公尸答鳧鷖也首章總提穆穆二句福子孫也愆不愆六句修令德也受福無疆中之也燕及朋友宜人也民之攸暨宜民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饌于燕

于憂思輯用光弓矢斯張于戈威揚爰方啓行

輯欽也書輯五瑞思輯用光言欲欽述也其前緒也揚舉也猶弓矢言張也匪居三

日通表五句
言其將行也

篤公劉于豳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宜而無永歎陟則

在獻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琨琚容勺

于往也既庶既繁順從者衆也順順人心同也迺宜
宣令也而無永歎令詞也告從者無後悔也陟
句行路也未三句行裝也古書周
多作舟言帶周于身也此亦字法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觀于京京師

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蓋族旅廬也即今之帳房也
末章于豳斯原乃作室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

詩問

卷五

三

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踰踰濟濟行遷廟之禮也俾筵俾几設以依神也既
登登主于祠也乃依神依于主也進進之也曹衆有
司也乃造其曹進羣臣而燕之也食之飲之君禮臣
也君之宗之臣戴君也自異姓言曰君自同姓言曰
也宗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

三單度其隰原微田爲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單多通音痺痺駱馬說文引詩作痲駱駱馬今俗語
以物之無偶者曰單頭即多頭也其軍三單言定三
軍之數而又有餘也幽始錫
國名也荒猶今云開荒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鋹止基迺理爰泉

爰有夾其皇訓迺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鞠之卽

篤公劉

述公劉造豳也首章述狄也二章啟行也三
章至豳也四章定神室宴羣臣也五章定法

制也六章營宮室而人民繁庶也古人稱述先
世功德不無溢美而不以爲嫌情親故也造豳若
斯何至太王時猶曰南
復南穴未有室室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饒饒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濯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濯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之假借行潦輸外國諸侯注茲喻用于王朝君
子謂外諸侯也饒饒食物喻能養故曰父母
喻能教民民知向上故曰歸濯濯潔也
可飲爲用者也豈弟生養送而安息曰休也

詩問

卷五

三

洞酌

臣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卷阿喻王朝飄風自南喻諸侯自外
來也君子諸侯之入爲王卿士者

伴奭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

公酋矣

伴奭即泮泮也彌充而滿之也先公諸侯之先公
也酋道之省文幽風四國是道商頌百祿是道

爲士之吸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

仕矣

帝命長矣萬祿爾康萬壽爾康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爾常矣

受命受天子命也
江漢于周受命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俯敬則德端恭也謙敬則拱翼張拱也言其威儀
則有馮有翼言其德行則有孝有德以是引翼四方
四方爲則矣

頤頤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頤頤猶雍雍卬卬猶昂昂亦以威儀言圭璋亦以德
行言所謂比德于玉也自我言之曰引翼自人言之
則曰
聞望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

詩問

卷五

畫

使媚于天子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

命媚于庶人

鳳凰喻吉士吉人止則肯上仰故曰媚
于天子傳天則肯下視故曰媚于庶人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斐斐

離喈喈

梧桐喻輔政者言大臣有待賢
之盛而後賢才有和鳴之應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

以遂歌

詩問 卷五

車馬所以待賢者但言其
多以含蓄不盡之意結之

卷阿

列傳末四章勉其賢問何不戒成王曰
戒成王則文武可法必不曰似先公曾矣四海爲
家必不曰土宇取章亦孔之厚矣然猶可說也其
七章曰藹藹王多吉士爲君子使媚于天子王若
子天子皆謂成王不知若何說可通也箋以君子
爲在位之臣
得其解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

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逖無縱詭隨以

謹懽懽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詩問

卷五

畫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

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汔可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

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

謹總總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詭隨惡也詭隨之用爲無良爲懽懽爲罔極爲醜
厲爲總總勿縱者所以謹其機也寇虐剛惡也寇虐
之甚爲不畏明爲俾民憂爲作慝爲敗正爲正反式
遏者所以絕其流也究小人之情狀屢變其文而詭
隨寇虐爲作惡之
本故其文不變

民勞賦新輔臣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

實於直猶之未逮是用大諫

不然不循道也管管猶今俗云管束也直信也不實于直即出話不然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解之輯矣民

之治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憲法也憲憲多法繩人也泄泄孟子猶奮奮也輯就也憲憲之反也懌懌通作解有條理也泄泄之反也布

二章總提全篇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言維服勿

詩問

卷五

美

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應是用大諫句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

用憂謔多將煽煽不可救藥

謔集傳戲侮也爾用憂謔言可憂之事爾仍以戲謔處之也多猶曰外也應出話不然句

天之方濟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斃屎

則莫我敢藝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夸誇之省文毗比也此黨附和也威儀卒迷悖禮節也載尸不聽其言也斃屎說文作噫雙聲字猶云呻吟也藝通作揆不能揆度其心也資猶貲也言設至夷亂則國無資矣而猶不惠我師乎應靡聖管管

句

天之牖民如堦如筵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

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牖通作誘樂記引詩作誘民孔易辟刑法也言天之牖民其機甚捷但使歸民而無益以所不能則牖亦甚易耳蓋小民無知多難于辟其無自我而更立法以繩之也應無然憲憲句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

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宗子箋王之適子也無俾城壞戒同僚維繫根本也周語穰之亂宣王在召公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宣王老成謀國或有先見所謂遠猶也反應爲猶不遠句

詩問

卷五

美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掄無敢驕驩昊天曰明及

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反應無然泄泄句

板刺政壞也晉之清談戲儀述也明之言路莫我敢

七王唐之藩鎮藩垣屏翰之失計也秦隋之遊幸明之不視朝戲豫驕驩之無度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

命匪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辟君也下伴字同言上帝而蕩蕩也下民安其君矣上帝而疾威也則命爲君者不一君矣蓋天生民甚多故命之爲君者難信其終爲君也開國之君始不有初數傳而後不克有終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穢亂曾是撝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惛德女與是力

惛德即穢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疆禦多難流言以對寇

而古亦通如漢書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秉執也秉與剛復有似于義故曰義類也冠擻即撝也作與也視猶屬也于旌素絲視之言以其人如秉義類而重之乃擻擻招怨于人者也以其人應對敏給而才之乃冠擻爲害于內者也以此其人而作與之且繫屬之其尚有究極哉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怙德于中國敎怨以爲德不明

詩問

卷五

天

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泯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

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書作夜

從由也式法也不義從式言不以從式爲義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蠅如蠅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

尚乎由行內與于中國軍及鬼方

如蠅如蠅言之亂也如沸如羹動之狂也荒謬于酒之象也小大謂列邦也即書所謂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人謂民也即書所謂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與說文壯大也猶言盛也言盛而身燕夷威儀列邦庶羣化之盛于中國也此承上章酒亦即書所云越在內服越在外服是也此承上章酒

酒而首當與酒對舉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罔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

人尚有典刑曾是其聽大命以傾

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蕩則王也首章總提二三四章言其任用匪人以致德之不修五章言其酒七章言其不用賢末章總結應首章末四句小雅刺宣王者五刺幽王者三十三大雅刺厲王者五刺幽王者二爲人臣子食德服膺駢語之謂而怨之若仇敵晉之若盜賊詩人之心未必無忌憚若斯而序敢厚誣之序其詩人之罪人乎而或以爲子夏作是又厚誣子夏也兩雅百二十一篇惟此篇刺王王不可制

詩問

卷五

天

假之廣商自不敢刺托之文王所謂溫柔敦厚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人之愚亦

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抑抑謙下也愚不識也職釋詰主也凡言職者同言德蓋于內不可見抑抑威儀即德之見端也乃不知慎儀故人言靡哲不愚也彼戾人之愚人猶諒之亦主爲生質之疾若哲人之愚則以不慎儀取戾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許謨定命

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無競謙通不爭勝也柔柔柔心無競商頌不競下人仁也維人猶云維仁也中庸仁者人也釋名也覺檢文審也孟子先覺覺後覺許謨遠猶即成也上四句引州縣成詩少變其文翻起下四句言

人有言無執維人則四方訓之有覺德行則國
之今爾當國亦當求討讓以定命于已求遠敵以反
告于君謀維何威儀是也他敬慎之則民則之矣
問人作仁解何據曰人古寫作及即仁字也古人
不多用仁字尚書今文一見于仁若考詩二見海美
且仁其人美且仁不通作愛字解言人則仁在其中
矣藹然無競非仁而何此蓋以仁與行禮起威儀二字也

其在于今興 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

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顧其先人執政也未二句令其讀酒誥取法先王也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酒誥廷

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

詩問

卷五

奉

首三句承荒酒言之夙興夜寐謙居也酒誥廷內
清心志也慎儀之功也未四句推廣言之修文又當
備武也

實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

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承上言實民謹度固可以戒不虞然果能慎言敬儀
亦無往而不柔嘉也言儀中之要故下文反覆言之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

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苟說文自急飭也字從羊頭讀若亟與草頭字別無
曰苟矣言無曰能自急飭也雖通作訓訓功漢書作
修功言言之不可逝者誠以言之無言不讎亦猶德
之無德不報我之言能順于朋友以及庶民小子惠

于小子則子孫繩繩惠于庶民則萬民莫不承奉之矣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

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

君子同僚大位也不遐有愆言無愆也
上三句謹于廣泉下七句謹于幽獨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

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此章專以感召言其法也辟字貫下四句僭僭儀也
賊賊德也童童子也角廣韻競也競勝負也言法爾
之爲德則至于臧嘉淑慎如爾之止則不愆于儀蓋
爾之德儀不僭不賊故民鮮不以之爲則也若投桃

詩問

卷五

奉

報李彼童子之角勝實虹說汝小子耳不足取以爲法也結二章

桂染柔木言緝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

之語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柔木喻人有受教之質言緝之絲箋被之絃以爲弓
也喻人能受教也緝亦字法民下民也言此愚人以
我爲僭且謂下民各有其心何能鮮不爲則也結首章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

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風知而莫成

事總承上文所言之事也知知本所示以立政也也
子言慈愛其子也靡盈民貧也頌百室盈止成其
治也問靡盈句何以異解曰此章多言民曰維民
之則曰維民之章曰萬民靡不承曰民各有心結云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

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事旣耄

教卽所示之事也言不用我之誨以教民而用之以虐民也亦聿旣耄猶俗語轉眼便老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

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遘其德俾民大棘

告爾舊止告爾以舊事也意卽厲王流彘之事故下文云曰喪厥國又云取譬不遠大棘大困急也

抑老臣教後進也首章教以修己二章教以治人三章至九章多言修己事末三章多言治人事

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集傳據楚語作懿
戒以自儆韋昭曰懿讀爲抑卽此篇按衛武以宣

詩問

卷五

五

王三十六年卽位當厲王時其年方少故集傳以刺厲王爲誤而但取自微之說然亦未見其必然也民勞曰戎雖小子板曰聽我鶩鶩又曰小子踰牆又曰爾用憂牆而此篇亦曰於乎小子聽我藐藐覆用爲虐語意相同民勞未亂也故曰迄可小康板將亂也故曰喪亂蔑資流彘以前詩也此曰曰喪厥國流彘以後詩也亂益甚故詞益切不覺其言之長也又懿與抑亦異字未敢定其必爲此詩

詩

蔬彼桑柔其下侯甸搏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

兄填兮俾彼昊天寧不我矜

旬當是旬字之說旬一讀若旬目搖也其下候旬言下所瞻望也劉連條伐取也桑用於蠶劉則葉不復生故病民也桑喻賢良採喻賢良退黜此章總領全篇上四句領惠君下九章下四句領四杜下六章

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
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具俱之省文步疑篇溥字之訛前人謂溥爲步今云
瓜步魚步者瓜浦魚浦也溥省作浦因浦而說爲步
也小雅言天步天以帝爲主故可言步國主封
疆如之何言步也下章國步滅資愈難說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
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將猶言携也疑凝之省文凝古讀疑故解曰定也君子謂王也維維持國事也無競不爭也誰暗斥長公諸臣也君子二句正爲王開脫立言有體舊解君子泛言下文維彼不顧硬坐王身極口痛詆應無如此

一、

卷五

毒

憂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憊怒自西徂東靡
所定處多我親瘠孔棘我圍

俾多也古單與多通音說見前

爲謀爲甚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漸

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況通作覲今俗語曰境況也削滅也憂恤撫民也熱喻已亂溫喻用賢其謂賢者言于此時而謀之哉之亂況庶可漸減故告爾以憂恤更誨爾以序爵誰能已亂而不用賢乎如曰彼何能淑則惟有同入于陷溺而已亂況承上三章憂恤起下二章序爵起惠君下九章此章爲通篇前後樞紐

如彼邇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并云不逮好是稼穡力

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肅箋進也前進思救也非帶草也揮而去之也代世也言民有欲進思救之心則揮之曰非爾力之所及爾當盡力稼穡則有力之民世享粒食矣稼穡寶也代食好也承上憂恤教民務農養生也舊以代食爲章文義不協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蠹賊稼穡卒瘁哀惘中國只

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王謂厲王首二句承四牡下三章言亂及王身也三四句承上章言務農又逢凶年也具贅結首二句卒荒結三四句末二句結首章之末二句以起下文言天既不我矜不得不望執政大臣用賢以已亂也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

詩問

卷五

五

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厲亂之後共和爲政所謂惠君也不順謂與共和不順如長公榮夷公之屬也

瞻彼中林絳絳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

遐維谷

以鹿之相聚反喻朋友之相譖惠君不顧意向不俾故曰不胥以穀進遐維谷猶云左右舉用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

斯長思

人有聖有愚我匪不能明言其賢愚也以有畏忌而不敢耳所畏忌即不顧也舊解謂王非是王已滅矣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

爲茶毒

良人即聖人聖言其明通良言其才足有爲也忍心貪人皆謂愚人忍心言其酷貪酷相濟故變文形之也爲茶毒如太子匿召公家國人謂之是也此章言不用賢而用不賢也

天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空谷容風喻宏量容賢作興也作興即前章不順而爲善者征正也猶言責也言良人而作興之治可轉也此章言不惟不用良且以良爲不長良不可用

天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詩問

卷五

五

風入隧則順行反喻貪人敗善類也言即用人之言也順其意則爲可聽之言故對誦通作訟言與之爭辨則如醉也悖謬也言爾所用者匪良寧使我也昏惑而悖乎此章言以不良爲良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旣之陰

女反予來赫

陰同蔭赫同噉言飛鳥亦有弋獲之時我恐女得禍故以忠言陰女而女反以言赫我也言諫之不聽也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

涼薄也民之罔極由女所用之人涼薄其心善背其言而又習施虐政爲民不利之事如不克也

民之回遘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爲寇

回遘和離也競爭也寇暴也民之所以回遘者由女所用之人用力於爭民之所以未戾者由女所用之

人盜取民財以爲暴於上也

涼曰不可覆背善言雖山匪手既作爾歌

職競職盜皆涼也告以涼之不可女面從而覆背之且從而善我雖曰用人非予也然已指爾作歌矣桑柔詩夏夫刺權臣也序以爲刺厲王詩曰滅我立王知詩作於已滅後也刺王乎刺王臣乎不難辨也

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

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早既大甚藎隆靈靈不殄禮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

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詩

卷五

美

早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就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

有子遺吳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早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爰爰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

爾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早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恆如焚我心惻惻憂

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吳天上帝寧俾我逆

早既大甚匪勉畏去胡寧瘳我以旱暵不知其故祈年

孔風方社不莫吳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

怒

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鞠故康正次哉家率起馬師氏膳

夫左右舉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周則之者文里理之省文治也言早甚凶荒人心離散不顧朋友之倫康正家率皆以救荒食病不能爲力而趨焉爾小臣亦靡不竭誠無以不能止者瞻卬昊天夫不知常若何辨理也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廟大命近止無

棄爾成何求爲我以燕禋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雲漢愛早也愛者雖貴戚之卿也問何知非王詩曰王曰於乎非王自稱之詞也又曰寧俾我遐電

之勉長去身居天位不應有遜言去也何知爲貴戚之卿曰羣公先正則不我助其分尊也曰先祖于摧非異姓卿也而人以爲共共和時無王王曰二字契屬也○問序云仍叔美宣王當必有據

曰此序之巧爲歎也前篇爲周伯後篇爲吉甫此不舉其人不足徵信春秋有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定爲仍叔就據而歸其非仍叔也然其是否于詩義無涉也即詩言詩可耳

詩

卷五

美

崧岡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甫卽尹吉甫也問詩爲吉甫作則甫自不應作吉甫維曰以甫爲甫侯固非卽以甫爲仲山甫亦未見其是也詩爲甫侯作而別入以甫爲誰何之人無一語照應必無是理蓋申伯行時尹吉甫以詩送之而此詩人總其前後之事合而美之故有召伯有傳御結云吉甫作頌以贈申伯正應生甫及申一語吉甫之頌不傳于世耳而序以爲吉甫作豈吉甫自作而曰其詩其風乎何人斯曰作此好歌卷伯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

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甫卽尹吉甫也問詩爲吉甫作則甫自不應作吉甫維曰以甫爲甫侯固非卽以甫爲仲山甫亦未見其是也詩爲甫侯作而別入以甫爲誰何之人無一語照應必無是理蓋申伯行時尹吉甫以詩送之而此詩人總其前後之事合而美之故有召伯有傳御結云吉甫作頌以贈申伯正應生甫及申一語吉甫之頌不傳于世耳而序以爲吉甫作豈吉甫自作而曰其詩其風乎何人斯曰作此好歌卷伯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

甫卽尹吉甫也問詩爲吉甫作則甫自不應作吉甫維曰以甫爲甫侯固非卽以甫爲仲山甫亦未見其是也詩爲甫侯作而別入以甫爲誰何之人無一語照應必無是理蓋申伯行時尹吉甫以詩送之而此詩人總其前後之事合而美之故有召伯有傳御結云吉甫作頌以贈申伯正應生甫及申一語吉甫之頌不傳于世耳而序以爲吉甫作豈吉甫自作而曰其詩其風乎何人斯曰作此好歌卷伯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

甫卽尹吉甫也問詩爲吉甫作則甫自不應作吉甫維曰以甫爲甫侯固非卽以甫爲仲山甫亦未見其是也詩爲甫侯作而別入以甫爲誰何之人無一語照應必無是理蓋申伯行時尹吉甫以詩送之而此詩人總其前後之事合而美之故有召伯有傳御結云吉甫作頌以贈申伯正應生甫及申一語吉甫之頌不傳于世耳而序以爲吉甫作豈吉甫自作而曰其詩其風乎何人斯曰作此好歌卷伯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

甫卽尹吉甫也問詩爲吉甫作則甫自不應作吉甫維曰以甫爲甫侯固非卽以甫爲仲山甫亦未見其是也詩爲甫侯作而別入以甫爲誰何之人無一語照應必無是理蓋申伯行時尹吉甫以詩送之而此詩人總其前後之事合而美之故有召伯有傳御結云吉甫作頌以贈申伯正應生甫及申一語吉甫之頌不傳于世耳而序以爲吉甫作豈吉甫自作而曰其詩其風乎何人斯曰作此好歌卷伯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

甫卽尹吉甫也問詩爲吉甫作則甫自不應作吉甫維曰以甫爲甫侯固非卽以甫爲仲山甫亦未見其是也詩爲甫侯作而別入以甫爲誰何之人無一語照應必無是理蓋申伯行時尹吉甫以詩送之而此詩人總其前後之事合而美之故有召伯有傳御結云吉甫作頌以贈申伯正應生甫及申一語吉甫之頌不傳于世耳而序以爲吉甫作豈吉甫自作而曰其詩其風乎何人斯曰作此好歌卷伯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

爲此詩

登臺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

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而庸王命召伯微

申伯土田王命世御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假其城寢廟既成既成範範王

錫申伯四牡騶駒鈞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

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近當是趙字之說走形相似也論次難行也玉篇行謹與下章通字對文蓋申伯雖承王命猶未

詩問

卷五

美

即行故下章曰信邁曰誠歸又曰式邁其行也南國是式諸侯來取法南土是保加惠于諸侯也

申伯信邁王饒于郇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微

申伯土疆以時其糗式邁其行

郇在鎬西箋云時王省岐周故于郇云謝在鎬京東南箋云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而還反也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

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文武是憲集傳云文武之士皆以申伯爲法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

詩孔熾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崧高

崧高直王崇外戚也召伯以其子代王死宜崇者莫若召伯自不宜以營謝之役勞之而爲之定宅營城微田時稭何項瑣也稱申伯之德以柔惠且直四字了之亦未言其有何勲勞篇中提出元舅二字以是見宜王知崇外戚而不知體恤柱石老臣也吉甫之詩或有隱諷故曰其詩孔熾其風肆好殆欲受崇者之咎味其詩而自知退歛也惜其詩不傳耳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

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魯獻公仲子入補于周食采于樊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

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詩問

卷五

美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續我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

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風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

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

舉之愛莫助之褒職有聞惟仲山甫補之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

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四牡騤騤八鸞嚙嚙仲山甫相齊武靈其詩言甫作

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烝民

仲山甫以訓直王也首章云傳為天子生仲山甫下五章皆言保天子事末二章言出使而

曰式遏其歸又曰以慰其心隱見不當使之城齊也上篇推召伯之功見封贈之過隆此篇盛稱

仲山甫之德見役齊之失計常武一詩窮兵驍武宜其一振復振也此與崧高為一人作吉甫作

篇與下篇類父驍父一例類如清風亦必非自作自謂而序均以屬之吉甫與詩文不符矣

奕奕梁山維周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

戎服若無廢朕命夙夜匪解康其爾位朕命不易除不

詩問

卷五

畢

庭方以佐戎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錫韓侯淑旂綬章簞第錯衡立袞赤舄鉤膺鏤錫鞶

淺幘倅革金厄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殺維何

饗鮮魚其殺維何維翰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遠豆

有且侯氏燕胥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蹇之里

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

顧之爛其盈門

蹇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

川澤訐訐魴鰈甫南鹿麋嘯嘯有熊有羆有緇有虎慶

既令居韓姑燕譽

薄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

其追其緇奄受北國因其伯實墉實堅實固實籍獻

其緇皮赤豹黃龍

燕距韓二千里言動遠方之衆且以見燕能盡職也先祖韓侯之祖武王也八為方伯繼召伯巡行南

國者言成此韓城者以韓之先祖巡撫百蠻之功受命為伯也今王錫韓侯以追緇北方之國亦以繼其

詩問

卷五

畢

先祖為伯矣籍助也周制兼三代周禮以九貢致邦國孟子雖周亦助也

韓奕責韓侯不職也厚往而薄來天子所以懷諸侯所當貢貢所不當貢也梁山者韓境內山也維禹

甸之禹以貢成賦者也有倬其道猶曰其進制尚在也幹不庭方幹不貢之方也二章之賜三章之

饗隆禮極矣五六章即蹇父之擇婿以形其土地物產之豐厚而又益之以追緇之地總結曰實墉

實堅實固實籍天子之加惠若斯而諸侯之貢不

過獻其緇皮赤豹黃龍耳珍禽奇獸不畜于國獻

能錫命諸侯頌饒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

設我旗旌安匪舒淮夷來鋪

武夫主水師者漢書之東正義云今應江左右
有是木則武夫主之彼四句言陸渾王自主之蓋王
能水陸之師焉地淮南又南至于江乃命召虎知
南事至于南海也非淮夷時而兵討之也問何知
王在師中曰觀下章命虎于江漢之許知王屯兵于
江上也何知淮夷非時曰無征伐之事而
來跡近于遊曰匪安匪遊自解之辭也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

國康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洸洸舟楫波搖動猶今俗語曰洸洸也問詩解洸
作武貌曰此亦因文生義上章消滔奚不作武解也

江漢之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俾我疆土匪狄匪棘王

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詩問

卷五

聖

主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日予小子

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

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人有位之稱文人能文事者令其振命詞以錫山川
土田也于周受命召公祖命言有功之子我周受命

者自爾爾召公已然矣求
二句祝詞猶今云謝恩也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

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考考功也天子曰召公是似是召公之功考虎之
德有不承承當之意故又以天子萬壽祝祝之也

江漢之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俾我疆土匪狄匪棘王

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作結語正與前二
章兩武夫作對照也

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仲祖祖也仲祖祖之大事故祖道亦曰大祖也然民
仲山甫出祖韓奕韓侯出祖戎兵器也式曰修故知

國惠此淮浦之旁國也問舊制皇父為南仲之後
曰小雅以出車為文王詩自當以南仲為文王臣更

主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

詩問

卷五

聖

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戒告也以左右陳法告之也三事就緒總承上
二章言所命祖道修器習陣之三事須就緒也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

奮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舒通舒安舒也保扈衛之士作振
奮也言王度安舒而衛士振奮也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關如城虎鋪敦淮漬仍

執殲厥馘彼淮浦王師之所

敦殲作屯載堵截也淮在徐南前云率彼淮浦省此
徐土此云截彼淮浦蓋截其去路不使南奔淮夷也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綿

細翼翼不測不克遷征徐國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

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常武刺宣王黷武也徐方繹驩少不安靜耳非如徽

征之徐方震驚必輸誠服罪矣而進未已也曰仍

執醜虜言可不執而仍執之也曰徐征徐國言欲

知水之滌物一舉而空其所有也結曰天子之功

首二字此獨於詩外取義曰常武其後卒有干畝之敗武也而可常乎哉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

詩問

卷五

墨

自外來曰賊自內生曰疾罪罪即蓋賊蓋疾天降生

以害人者收天收之也下篇云天降罪罪蓋賊內紅

何惜曰蓋賊外至以比師尹皇父毓石父也蓋疾內生以比夷如奄寺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

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此言蓋賊之害末二句言賊之害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巢為鳩婦有長舌維

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時維婦寺

此言蓋疾之害末二句言不可教誨者維是婦寺也

詩問 卷五

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聯

此言罪罪之不收也君子即蓋賊也言罪罪之鞠人

其心故武諱于始背于竟害豈不極胡伊之為惡更

有甚者如賈人三倍之利而始上之君子識之不止

土田人民之奪矣婦人本無公事而休蠶織以圖事

干預外政不止鳴

最長舌之厲也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

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詩問

卷五

墨

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富福也狄亦謂蓋賊蓋疾也言天何為以禍亂責我

神何為而不福我為爾舍介于左右之戎狄而惟予

諱類是忌耳是以小人在位不畏天變不弔不祥不

知修身威儀不類國無善人而邦國有不殄瘁者乎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

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罔綱之省文即罪罪也幾同機

言此猶先機後必將更甚也

威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

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鞫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威與烈也沸凶湧也檻通

灑喻禍亂也深喻其久也

瞻卬刺內亂也前四章言蓋賊蓋疾之害五六章歸

咎于用蓋賊蓋疾之人末章勉其法祖已亂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瘕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旻憂也喪喪亂即下文日蹙國百里也言

我方憂天之疾威而天果篤降以喪亂也

天降罪罟蓋賊內紅昏秣靡其潰潰回過實靖夷我邦

昏桀靡共承上文潰潰回遙起下文言蠹賊既已
紅昏亂桀喪靡共厥職而以潰潰回遙之人復用之
靖夷四方邦國也

學學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舉舉告也緩聲而長引之也言其諂也訛訛毀也言其讒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歲旱輸盧政草輸邦民箋潰茂之潰當作彙然或爲
遺字之訛苴苴之省文水生草也棲苴棲于岸上也
言不但不茂棲于岸上絕無生理矣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疾不如茲彼蹠斯稗胡不自

替職兄斯引

問

卷五

果

彼謂蠹賊斯謂外臣卽靖夷我邦者疏糲也粟米之法糲十稗九鑿八侍御七則稗亦粗也兄外臣之兄卽蠹賊也言昔之居大位者富矣不如今時致富之大今之居卑位者疾矣不如茲時受疾之深彼固疏也此亦稗耳胡不自替正以其兄在內故引而長之也問兄作況字解何如曰古兄況爲一字故集傳作悅字解然權臣當國未有不樹黨者如十月之交篇皇父爲卿引用番厥栗禍一類人南山篇云瑣瑣姻亞則無應仕周家世祿兄弟並顯一得君子內一作虐于外合前篇對讀之則知作兄字解于義爲長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
兄斯弘不裁我躬

頻箋云當作滇池湖喻百姓貧泉竭喻內府空不云自艸自中者言非出外臣內臣也故曰溥斯害矣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曰感國百里
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召晏

晏刺外亂也此與前篇爲一人作一刺執政一
刺方伯也前云無忝皇祖勉法祖也此云不尚
有舊勳尊賢也

卷五

詩問

樓震牟應震實同氏纂

周頌

孔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天子道教周備任賢養民遠邇咸服萬物得所故作詩歌其功德告神明以報神恩也此唯周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

於穆清廟肅雝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

奔走左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爾像也謂文王之詩肅雝相濟相也記云駿于有言平素也大雅帝左右不同

清廟

詩問

卷六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

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假說見大雅益也滿其量而增加之也收受也

維天之命

維清句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維清飭臣工清其心志也書曰直哉維清典典禮也禋之為言烟也燔燎以求神于陽也

維清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

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武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

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無競猶云不爭也人通作仁謂仁愛四方也與不顯維德句法一例於此穆清之廟也肅雝之相駿

降于斯矣多士之秉文德者平昔對于天今奔于廟矣神則不顯人則不承無射於人有如斯者是何

也其心志緝熙文王世世子孫篤之爾臣工亦當清也然則我之承祭而得福者辟公錫之也我子孫其

世世保之即爾亦不但以謹侯度承崇也念茲助祭之功其繼緒亦世世皇之也凡此皆前王澤也前王

德不顯天下故百辟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烈文也維天之命三章行獻也烈文獻實飲福也末章總結應首章舊分為四篇末審若何用之豈今歲歌清廟明歲歌維天之命抑春歌清廟秋歌維

詩問

卷六

清乎吾知其必不然也○問維清何以屬臣工曰此篇亦隨處分兩對而行文錯綜不易辨諸維清相不顯也多士秉德不承也維天之命言德維清言典德以成已典以立政也維清二字自虞書命伯夷得來伯夷典禮也結語不曰子孫保之而曰維天之禎知對異姓諸侯言之也烈文首章言諸

侯福天子次章言天子保諸侯末章無競二句應不承不顯二句應不顯前王不忘應無射於人斯

一結如萬壑歸宗包涵無外後世讀之猶覺神往如斷烈文為一篇神味減却矣問序云維清奏象

武也說可從否曰記云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清廟曰歌象曰管蓋奏象舞而以管節

之如笙詩之類不

必於詩文附會之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岵矣岐有

易之行子孫保之

天作祀岐山也易曰王用享於西山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

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宥寬也緝言蕩蕩也密幽也緝言穆穆也緝熙二句基命之功也靖靖天命也

昊天成王也成王祀於文王也傳叔向曰此道

爲郊祀天地也鄭因之以成王爲成王衆然按叔向之言非是斷章正不必執序說以聚訟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

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

時保之

詩問

卷六

主

右天在文王右也天南面文王西面是天在文右也集傳云神座東向則配當在陪位亦天在文右也箋解右爲助與下文既右饗之不符集傳謂在饗右饗之左右以中言之饗必居中也饗威儀式法度刑罰作型法也伊嘏文王天加福于文王也既右饗之天右文王饗之也言我以威儀法度來靖四方者皆法文王之典故天加福于文王右文王而饗之

我將序祀文王于明堂也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

並舉天言明帝言幽也如文王篇既曰於昭于天又曰在帝左右是也專言天則該帝如大明篇大

監在下是也孝經所云則互文也郊與宗對文郊有地宗何所也宗與明堂爲二明堂何所也傳箋

未及正義解宗引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謂明堂之祀武亦配之解明堂則云舜格于藝祖顯周之

明堂是以宗廟之堂爲明堂也其解上帝則云五帝且云五帝之牲當用五色其說無一合者宗廟

書云至于岱宗之宗凡所尊祭者皆曰宗故詩曰

禮于六宗也明堂天子巡狩駐蹕之所即孟子云

王者之堂也舜巡狩歸格于藝祖周變其禮於四

方明堂祭文王而推尊於天以文王配享猶禘祭

追及始祖所自出與以天起以天結意重在天

也序曰祀文王於明堂似未盡此詩之旨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有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

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地玉惟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時巡守之期也天子適四方先柴所謂因行山升中于天也右尊之也百神概言之及河喬嶽所謂望秩于山川也后說文繼體君也上言序天序周也下言序周序諸侯也載戢二句偃武也我求二句修文也肆陳也時是也夏中夏也允王保之允王能保諸侯也

詩問

卷六

四

時邁序巡守告祭樂望也此樂望之後觀諸侯而

告之以爲治也時邁其邦即書所云肆觀東后云云也我祭天而天以我爲子我享百神而百神

允我爲后故我得以此序在位偃武事修文教永保諸侯也

目王叔以此篇有肆于時夏句遂以此篇爲肆夏且類及執競思文二篇謂即樂過渠

真應說不足爲據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臯自彼成康奄

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煌煌聲將將降福穰穰降福

備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競爭競也言武王伐紂而有天下是執爭者武王

不知武王乃順天應人以不爭爲烈也斤斤修德

詳也簡簡選擇也言簡選多

福以降之也書簡在帝心

執競祀康王也康王祔祭於武王也序以爲祀武王而詩有不顯成康句或以爲祭武王成王康

王詩後儒爲祭三王無其例或謂成康非創有天

下之君不應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武王克商之

後頑民未靖武庚謀逆三年而後定致天下於大

平實自成王始也則謂之奄有四方也亦奚不可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

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思有謀慮也堯典欽明文思立粒之省文書烝民乃粒爾即下章臣工保介也貽后稷貽也市上帝也市

命猶今云天意也率偏也常恒也言恒法也生民恒之恒恒即常字義也時夏說見上陳常于時夏句起

下二章言思文后稷以教民稼穡克配彼天矣今欲粒我烝民莫非爾臣工所當盡力以至其極者矣蓋

后稷所貽之來牟乃上帝之心命以編育斯人者爾當上體天心無此疆爾界陳常法于中夏也問爾

詩問

字何以異解曰以后稷配天尊之至也而斥之曰爾何其褻也總由誤分章句爾字無屬不得不以之斥

后稷矣下文云敬爾在公又曰王釐爾成又曰既昭假爾正是一例蓋此詩爲祈穀之作故不侈陳后稷

功德而以首二語了

之下皆命臣工之詞

思文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

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

上帝迄用康年命我稼人時乃錢鍾奄觀鉅艾

釐集傳賜也成法也即上文所謂常也左傳訪問於善曰咨茹度也皇華周爰咨度介猶副也臣工農官之長保介則農官之副也臣工咨其成法保介職共趨事也亦又何求領於皇來牟下七句郊祭而祈

所求者此耳如何新畲領下章率時農夫下六句祈

暨而郊郊而後耕當前所亟者此耳蓋全篇以此二

句爲綱紐於皇來牟三句

應上章貽我來牟二句

臣工

意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

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意嘻二句應王釐爾成二句成王二字疑傳寫顛倒

當是王成成即王釐爾成之成言王之成法既昭假于爾臣工矣故下言率農夫力耕也凡耕必再初耕

以疏土再耕也問成王二字何以異解曰得成王則耕言再耕也

爲康王時詩周於農事爲詳當不至康王時始以耕制教之也集傳云成王始置農官周道農官亦必不

自成王始也箋知二字難說則曰成是王事而於上

詩問

下文義終覺不順總由誤分章句多方解說終覺唐

笑試合上三篇爲一尋其脈絡前後照應何等分曉

則成王二字其爲傳

寫顛倒似無疑義

意嘻當合三篇爲一篇郊祀后稷配天祈農事也郊

則卜之左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啟豳而郊郊

而後耕合三篇對泰之典孟獻子之言合分而爲

三因有起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

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振鷺喻客西

誰喻王朝

振鷺序二王之後

來助祭也

豐年何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豐年序曰秋冬報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虘崇牙樹羽應田縣鼓執磬祝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嚶嚶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有瞽序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鰈鰒鰾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詩問

卷六

七

潛序季冬萬魚聚潛也。陌人合儀豐年有瞽及潛爲一篇總言二王之後來助祭也我客戾止言初至也豐年亦謂在本國得豐年以永祭也故曰亦有高廩亦謂周也所謂在彼無惡也亦有瞽嘉其助祭于周也永觀厥成所謂在此無射也重言我客戾止者自助祭時言之也凡諸侯助祭分以四時時爲季冬之祭故言薦魚也以介景福主客同之矣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

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

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

母

有來至止神降臨也上相字輔相也辟公功臣從享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其從與享之天

子文武之神也下相字神相之也抑相在爾室皇考武王也人有位之稱即從享之辟公也文武言德業非舉也帝典乃武乃文后若也

雝序肅大祖也肅吉肅也大祖文王也首四句求神也五六句薦黍稷也下文則飲福受醴也問何知

爲文王曰烈考與文母對舉故知爲文王也何知爲吉肅曰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謂之吉

肅周肅后稷此但及文王故知非大祖也何知天子非武王曰主祭之人自稱天子必無是理即謂

出自工歌之口上對神言亦不宜也何知非武王祭文王之詩曰祭有配乃言右謂在配享者之右

也我將祀天以文配故曰惟天其右之此亦言右故知東面者爲文王而新致武王之主於昭位也

問論語曰以雍徹鄭註周禮曰徹者歌雍今不取其說何也曰意以命辭辭以達意楚言徹事甚詳曰神具醉止曰皇尸載起又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此詩無一字可爲徹儀作註脚者如之何取

詩問

卷六

八

信爲徹詩也三家借亂昧於詞義隨意取之歌雍以徹非必周廟祭祀必以雍徹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無取于三家之堂若概用以徹豈肅祭后稷裕祭太王王季而歌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乎鄭注周禮曰徹者歌雍何其謬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雝雝有鶴休

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

多祐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曰者推諸侯之意也章法度也介眉壽介諸侯壽也保勉諸侯保之也思思維也皇皇王即昭考也綏諸侯綏之也純無駁雜也首二句推諸侯來見之意龍旂四句見其來也率見二句朝朝也以介二句諸侯以與祭受福也思皇四句歸美諸侯言皇王之祐且多又賴烈文辟公綏我以多福且使繼續光明于無

窮也烈女云烈女

載見序許侯始見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妻有且敦琢其旅有客有客

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

淫威降福孔夷

箋重言有客者異之也亦亦武庚也箋通綏白文貌
益言帛也且馬也所以薦帛也敦通敦琢言玉也
旅陳也禮器曰束帛加璧繫其馬謂之也追方言隨
也楚辭昔綏繩以追曲兮綏綏章也謂旌旗之綏建
車左右以章之也韓奕淑旗綏章威儀也曲禮德
車結旌武車綏旌言有威可畏也淫至之行文說文
至近求也从王王微幸也夷傳曰易也言隨車左
右綏其旌以章之既有此微幸之威則天之降福亦

詩問

卷六

九

甚易

也
茲有客
微于來則賜綏
章以榮之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

殷遏劉耆定爾功

後武字傳解曰述箋解即武王箋義長者傳解曰致
也箋解曰老也言至老年而後完其功也中書武王
未受

武
大武一成之樂也傳武王克
商作武其卒章云耆定爾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予皇考永世克孝念

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

思不忘

皇王武王也有聲皇王烝哉言皇考思念皇祖常如
見皇祖之陟降于庭予小子夙夜敬止其志於乎皇
王亦予小子所繼序
思之而不能忘者也

閔予小子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

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

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訪問也落列落也書放勳乃祖落率從也悠長也艾
止也判渙通作沖與卷阿泂泂雨遊矣紹繼也繼文
王也前章云陟降庭止此云陟降于家庭言明廷家
庭室也保明其身猶曰明保其身也問予將祖落

詩問

卷六

十

從昭考于地下乎於乎悠哉朕方未有艾也是以居
喪苦若以將就于地下矣既又判渙而無恙惟予小
子未堪家多難之難惟望皇考紹皇祖之正
下于庭近而陟降于家以保明予小子之身也

訪落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

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

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首章陟降言文王二章言武王此陟降言天也士事
也言立政作事天必監之也就將用力于學也緝熙
光明學有進也佛拂也不順也時通作是仔肩任也
言予之學雖漸緝熙于光明而仔肩之重不必其無
拂也仔肩有所拂尚
望示我以顯德行也

敬之

上三詩當合爲一篇成王免喪告廟也首章思成也商頌齊我思成二章祈保也保其身也三章祈佑也佑其行也假樂保右命之問訪落與

舊解太異曰成王居喪年方十歲免喪時年十三耳如嬰兒失母嬾嬾無告發而爲文至禱至性詩文明言之曰以保明其身後人喜取進德修業等語以爲能見其大訪落二字自傳箋已作謀始解矣合三篇作一篇讀之當知古人不取輕身故特立一官曰太保身

立而德乃可修也

予其懲句而後後患莫予荳蜂自求辛螫壁允彼桃蟲

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荳蜂傳解作聖典與下文辛螫不符集傳本爾雅訓并注使蜂不可言使也非馬帶也并蜂言以并螫蜂故曰自求辛螫也二句喻管蔡桃蟲喻武庚多難謂新遭武王之喪集蓼謂武庚畔也

詩問

卷六

土

小法

告殷畔也予今者有所懲而後後患矣以荳蜂始信也未堪家多難矣而又集于蓼乎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

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嘏其饒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暵

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

饒厭厭其苗緜緜其庶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飴其香邦家之光有

俶其馨明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詩通作釋澤澤猶云釋釋言土疏利也其有威震未得者復以耘苗田器故之亦謂之耘也

利也右俱言耕其耕澤澤初耕也有畧其耜俶載南

畝而耕也應去田間草也此句言耘粟之陳者曰秭

新陳相續積而爲萬爲億故曰及也此三句言穫飯

飯香椒酒香楚辭奠桂酒兮椒漿胡胡之省文胡考

猶今云白粥老也上七句言承祭燕賓且薦也且有

承酒禮下七句言今時也斯今承實酒下八句言不

敢必豐年之薦而有薦不敢必今時之豐而斯今振

興起也振右猶云隆古也言隆盛時之豐收如茲也

載芟

祈報通用之樂歌與夏祀五文見義序以此爲謂豐年云降福孔皆此無其文似不可言報然夏

祀其已然之事也

詩問

卷六

土

僅及管其饒伊黍其笠伊糾其鉶斯趙以薅茶蓼茶蓼

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桎桎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

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將壯有求其角

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趙耘器今謂之鋤也上篇詳言耕此畧耕而詳耘上篇詳言苗之生此畧生而詳穫且補言足食故凡兩篇言一事者多互文見義也合下篇言燕賓承祭亦上篇於燕賓爲詳此篇於承祭爲詳也

夏祀

絲衣其紕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醢醢及醢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吳古之虞字不吳不教史記武帝紀引作不虞不為
泮水篇不吳不揚衡方碑作不虞不揚與誤也不吳
言不妄言也
教傲之省文

紕衣 陌人曰此與良相為一篇而誤分之也上二篇
鋪叙諸事絕無異同載芟先言承祭燕賓養老

而結之以振古如茲此篇先言續古之人而後及
于承祭燕賓養老載芟曰胡考之寧此曰胡考之
休按之經文其說為不誤也序以為釋實
尸傳絕無發明至箋始多方附會之耳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躋

躋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時侯也後數篇同造作也今所云兵法韜畧
也嗣嗣用兵也爾公謂周召也師師旅也
酌疑為大武五成之樂記曰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
右於鑠哉周之師時之晦也進而養之時純熙

詩問

卷六

三

矣乃大介而用之今我龍而受之者躋王所
造也後有嗣用兵者實維爾二公允能師也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

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開之

天命句承上文言觀年之屢豐知天命之不解也土
土字之訛與下家字為韻保有厥土即保此萬邦而
又以此萬邦保定厥家也終之以於
昭于天皇以開之復綴以崇天子也

桓大武六成之樂也傳曰
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

命於繹思

賁大武三成之樂也傳曰其三日敷時繹思我祖維
求定記曰三成而南此告天下之詞也言文王

詩問 卷六

圖治勤勞久矣我應受之也受之而敷布于時得
以行賞罰之典于天下天下之人其繹思也我祖
代商亦惟求天下之安定耳此時之命周之命也
天下之人其繹思之也上繹思思文王下繹思思
周命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瞻卬猶翕河敷天之下夏

時之對時周之命於繹思

猶由也水由道也翕合也合于河也二句狀山水形
勢也箋解九猶二字屬上句大謬數猶云爾也
文曰章末於繹思三字毛詩無齊魯韓詩有之今毛
詩有者衍文也孔疏曰此篇末俗本有於繹思三字
誤也今按無此三字則文義不完上篇有於繹思三字
於繹思七字此篇同增此三字增多少神味猶商頌
兩頌予烝嘗湯孫之將也以於繹思三
字為衍時周之命又何不以為衍也

詩問

卷六

四

般疑為大武四成之樂記曰四成而南國是疆
皇哉應運之周也陟其高山而見瞻山喬嶽允猶

翕河遠而無極至於敷天之下凡諸侯國此山河
問者皆於此時聚而朝對於我周誠以此時之命
為周之命也於繹思其繹思之也武樂一成
曰武統六成以為言也三曰賁行賞錫之典也四
曰般盤桓也巡守周行四岳也五曰酌酌量也擇
賢者以為輔也六曰桓武之成功也二成之歌今
失之矣

周頌三十一篇 合清廟下四篇為一篇合閟文下
為一篇合良耜絲衣為一篇則為二十三篇
再合振鷺下四篇為一篇則止二十篇矣

魯頌 有廟則有頌也說者以為魯頌然竊有疑焉諸侯
逆用之詩乎抑各肖其先君之功德而別製一詩
乎其詩名之為風乎名之為雅乎抑名之為頌乎

魯頌 有廟則有頌也說者以為魯頌然竊有疑焉諸侯
逆用之詩乎抑各肖其先君之功德而別製一詩
乎其詩名之為風乎名之為雅乎抑名之為頌乎

魯頌 有廟則有頌也說者以為魯頌然竊有疑焉諸侯
逆用之詩乎抑各肖其先君之功德而別製一詩
乎其詩名之為風乎名之為雅乎抑名之為頌乎

一六一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
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
泮獻猷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王制出師就有罪反
釋莫于學以訊戰告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
吳不揚不告于訥在泮獻功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數既克淮夷孔
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詩周

卷六

七

翩彼飛鵲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懷彼懷夷來
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泮水

祀伯禽也序以爲頌僖公今以爲祀伯禽者
類宮周學也必當作于始封之日此一證也費
誓曰祖茲淮夷徐戎並與此又一證也但其
文體不似周初封時或後人追頌之作與

閟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

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稊稷

穰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

土續禹之緒

閟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禘宮也禘閟通音姜嫄禘于
高禘而生稷疑魯亦有高禘之廟故頌及之降之百

福降之以嘉種之福也奄有下國有于國中
也奄有下土則徧天下矣故重言黍稷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繼

大王之緒致天之屛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

商之旅克威厥功于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

爾宇爲周室輔

翦爾雅釋言齊也言國
家與盛能與商齊等也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

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

后帝皇祖后稷享以辟雍是禮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

詩周

卷六

木

祖亦其福文

此言以郊祀后稷獲福也郊有二春秋書郊皆言所
祭之郊非日至之郊也所穀之禮天下通禮也所穀
於郊不問郊之外更有一地所穀以稷禮不問稷之
外更有一人何獨以僖公也明堂位成于漢儒後
見春秋有卜郊文遂假
孔子之言以成其說也

秋而載管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魚載羹

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熾而昌俾爾壽而

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

岡如陵

禮記周公也虧損也崩裂也不震靜也不騰平也皆
有岡陵也三壽人與岡陵同壽如朋也倒裝句也此

言以嘗祭周公獲福也。問曰：牡爲周公牲，其說是否？曰：此何休公羊註誤之也。周尚赤，舉天下皆用騂。周公用白，孰定其制？天子崇之，天子必不復舉之後人僭其禮，後人豈復自知其僭而謙其牛也？騂牛一者特薦也。曰：牡騂剛者並陳也。時爲秋祭，故用白。大田報賽在十月之後，故曰以其騂黑也。以是知古人祭品大者遵王制，小者隨時令也。剛通作牝，牡也。牛也。牡與剛對，則牡爲統詞，羊豕皆可言牡也。

牛也特與剛輩則特爲解前
公車千乘朱英綠滕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貫胃朱紱烝

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

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

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此言以威遠獲福也莊公十八年公追
戎于濟西僖公四年從齊伐楚盟昭陵

詩問

卷六

九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

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唐公伐邾敗莒會淮救徐具見春秋皆東方之國故曰蓬蒿大東

秋皆東力之國而日遊其北
保有鬼釋遂荒徐宅至于海邦
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

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膺后常興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

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

齒

右三章言以服鄰獲福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鳥路
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闕宮祀儲公也。○問舊以爲儲公生時之頌曰魯豈不知頌之用於廟中乎不用於廟而謂之頌乎。

此詩之作全是稟緒商多曰實
鳥落哲二詩脫胎中圖鋪敘亦不脫二詩稟自具
暢言壽者是自殷武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生出
徂來一章則全襲殷武表奚斯者亦山清哲有
實維阿衡一語也而其勝詞誇靡則宣後之文風
然也如以爲生時作則殷武亦可云生時作乎

魯頌四篇

商頌孔氏頽達曰商頌祭其先王述其生時之功非以成功告廟其體異于周頌也

商之功臣以功合廟主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

詩問

卷六

三

我思成城鼓淵淵嗚嗚管聲既和且平依我聲聲於赫

湯孫穆穆厥聲。鼙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

湯孫之將

管也依鼓管依之也穆穆厥聲言無聲也卽所謂大

序也。世曰自古時曰在昔。人曰先民。

羽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羽聲者樂由陽曲其聲

陽也與味未成未成則曰神言之也次四句三闕也曰亦不夷降自助祭者言

之也屢言鼓者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不和衆
音之主樂之所由成也執事有格則合樂工主祭
助祭者
總言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
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醴假無言時靡有爭競我
眉壽黃耇無疆約軼錯衡八鸞鸛鶴以假以享我受命
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碩予烝
嘗湯孫之將

秩積也申錫二句推烈祖之意也戒備也不均調也
醴假無言主祭者自謂不煩戒令也時靡有爭競助
祭者

詩問

卷六

三

烈祖祀成湯也那爲求神之樂此爲受釐疑尚有迎
積之祐將誰錫也若曰我將中錫無疆及爾承祭
之所矣故我載清酤以求神而神即我我思成
我奉和羹以養假而神即我我思成我思成
之敬以假以享以見受命之溥大而神即邀自天
之豐年來假來享以降我無疆
之福願我烝嘗此湯孫之將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
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
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糇是承邦
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祈祈
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除春分元鳥降也古天子於是日率如嬪禱于高禘
之廟以祈子契禱而生故曰降而生商湯八世孫
于殷故曰宅殷土也古集傳舊者也正猶書所云
正也域疆界也四方本國之四方也首三句總提宅
殷句即當前言之古帝二句追述湯爲諸侯能正疆
界之四方也方猶言始也有國之假借九有即九國
始命爲天下君奄有九有也先言湯以能正疆
危也言歷代之先受命不至于危殆者賴有武丁
爲之孫子也商中衰而武丁中興也武王言以武王
天下也靡不勝如伐荆楚鬼方是也龍旂二句成功
告廟也邦畿二句重整疆土也四海三句言開辟之
廣視九州尤大也景員三句言
殷得形勢應宅殷土芒芒句
元鳥爲禘也然其文義注重武丁故序以爲祀高宗
與之烈故述武丁之功業爲多云

詩問

卷六

三

舊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
疆幅員既長有域方將帝立子生商

有域一句是一疑案箋謂禹敷土之時有域氏之國
始大簡狄吞卵而生契契封之于商契於禹並事
不生于敷土之後契之封亦非堯又云帝是黑帝無
一合處或引魯語殷人帝舜而祖契以契爲舜子
于六經中詳求之亦無可據皆不如集傳說爲長
帝爲舜子爲有域之子立爲司徒也元鳥言生商
者生契也此言生商者契生子孫也傳於元
鳥篇無解此篇云契生商也與集傳說同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
發相土烈烈海外有載

契因元鳥降禱而生故以元爲瑞而尊之曰元王也
桓武也撥今俗語曰撥轉也百姓不親遷而撥之

親遜也小國言始封也大國以功益上也達通也
履踐也率履率行也越通也不越五典也視示也發
感發也言示之小民而民皆感
發所謂達也相土契之孫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

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湯齊傳云至湯與天心齊也日躋德日進也遲遲不
迫也昭假遲遲言化民也上言是祗事天也式法也
言帝命立式
于九州也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綈不剛不

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道

球執玉也所謂
玉帛之會也

詩問

卷六

三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尾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

動不懸不疎百祿是總

共供之省文猶今云供給也師行而國供給所謂兵
車之會也駿尾良馬胡一桂曰喻其有力下國皆於
負載也不震不動不凌弱
也不懸不疎不畏強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葉

莫遂莫遠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遂生也遠長也苞本也喻桀桀
萌芽也三葉喻昆吾韋顧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九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

左右商王

中葉謂湯以前有盤日業湯前中衰也降禮下
之也湯以天子下于伊尹學焉而後臣之也
長發序大禘也宗廟之祭禘祫爲大禘之爲言合也
大祖禘之爲言諸也禘祫昭穆上及其祖之所自
出而以羣廟之主及功臣配享之或謂配之者惟
始祖一人然既曰禘祫昭穆以羣廟之主皆在也
故程子曰以所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合食于
其前是謂諸也何休曰禘所以具于諸者功臣皆
祭也楊氏曰詩述元王以下不及所自出之帝而
開端云長發其詳明是禘祫昭穆之言
豈必詳舉之名而後謂之及禘祫

播彼殷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寡荆之族有截其所湯
孫之緒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

詩問

卷六

四

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

解

上章言化外之國莫不尊親此章言中國
之侯無不威服右二章告論荆楚之詞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

天命降監畏天也下民有嚴畏民也故賞不敢
僭罰不敢濫而敬天勸民又不敢怠惰暇逸也

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言天子封建諸侯是諸侯受福於天子也而商邑
翼翼爲四方之極則兩下國亦當常此翼翼也

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外攘荆楚內建侯國聲靈赫濯大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故曰壽考且寧政績聲靈至今不衰故曰以保我後生廟享不祧因其宜耳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栢有槿旅櫨有閑彩成孔安

殷武

序祀高宗也集傳此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

商頌五篇

周南十一召南十四邶十九鄘十衛十五十鄰二
十一齊十一魏七唐十二秦十陳十桮四曹四邶
合六小雅八十大雅三十一周頌合二
十魯頌四商頌五共二百九十九篇

詩

卷六

三

詩

問

〔清〕

郝懿行撰

據清光緒八年東路廳署刻
郝氏遺書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一八〇毫米寬二六二毫米



詩問 上諭



王照圓博涉經史疏解精嚴等語郝
懿行所著易說書說鄭氏禮記箋王
照圓所著詩說詩問列女傳補註均
著畱覽欽此

上諭

二

奏摺

兼管順天府府尹臣畢道遠跪
順天府府尹臣周家楣

奏爲照案代進書函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升任倉場侍郎前順天府府尹游百川

於光緒七年十二月進

呈前戶部主事郝懿行所著春秋說略十二卷春

奏摺

一

秋比二卷爾雅義疏十九卷山海經箋疏十八

卷並附圖讚一卷訂譌一卷奉

上諭前據順天府府尹游百川呈進已故主事郝懿

行所著書四種當交南書房翰林閱看據稱郝懿

行學問淵博經術湛深嘉慶年間海內推重所著

春秋比春秋說略爾雅義疏山海經箋疏各書精

博邃密足資考證所進之書卽著畱覽欽此仰見
聖朝闡明經學搜採遺編儒者以爲至榮海內傳爲
盛事臣等所屬東路同知道員用候補知府郝
聯薇係前戶部主事郝懿行之孫茲復據郝聯
薇將其祖山東登州府棲霞縣廩膳生乾隆丙
午優貢生戊申舉人嘉慶己未進士戶部江南
奏摺
司主事郝懿行所著易說十二卷一函書說二
卷一函鄭氏禮記箋四十九卷一函其祖母登
州府福山縣人戶部主事郝懿行之妻王照圓
所著詩說二卷一函詩問七卷一函列女傳補
註八卷女錄一卷女校一卷共一函敬謹繕寫
裝訂稟請恭代

呈進臣等伏察易教書教禮教詩教見天道人事
之本原婦德婦言婦容婦工有往行前修之矜
式今據所著等編青箱夙守彤史並詳幸逢
文治之隆復得成書如右伏冀上供
乙覽下示千秋羽翼儒林將鄭氏之經師踵起維
持坤教與班昭之女誡同傳矣謹將裝訂成書
奏摺
共六函計二十八本恭摺隨同上進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詩問七卷



光緒八年歲在壬午
東路廳署開雕

詩問序

詩問者凡錄余與瑞玉閒居答問之語非注詩也以其皆爲詩設題以詩問爾閒居答問之語不具錄錄其稍可者爾嘗論詩之爲教溫柔敦厚於凡人之輕險性之浮薄者不足語之瑞玉穎悟人也幼時夢誦天保聲朗朗於後遂不忘比長讀書創通大義尤喜談詩嘗以己意著葩經小記然亦不自珍賞散置篋間余見而異之因共商榷及考論儒先同異以爲傳名解經顧與經或不應儒家反斤斤墨守何也余謂小序之作自昔相傳出自西河然而子與氏不云乎善說詩者不可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斯得之審若西河作者於志宜無弗得矣又焉用吾孟氏意逆爲也由斯以談考亭辯序不爲過矣況毛鄭以下哉大抵窮經以經爲主甯可舍傳以就經毋甯屈經而伸傳也始者頗疑欲尋天徑須問修人繼思乃不如操管窺之爾身卽侏儒庸何傷乎語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以此發願二三年閒便欲了卻此經涵濡咀味各以己所意逆而得者考其文辭與其志意無大害者便私喜以爲得之矣當其新義創獲直將獨尋天徑甯復知修人之爲近而侏儒之爲

遠也劄記既久藏弄遂多加以小記拾其香草附益成書已又獲牟氏詩意掃摭如千條乃哀而錄之凡爲七卷皆私喜以爲得之者自揆樸昧學復荒蕪未免疎繆之譏昔人云知者不必言言者不必知斯之謂矣自從發願以至今日餘七年所乃得粗有所就嗟嗟瑞玉之夢偶然爾而緣此遂相與著書回憶六七年閒答問之語業已不復省記恍惚如夢矣又況自今以往數十百年後讀此書者惡知不以爲是夢中囁語失笑啞啞也嗚呼彼直眞夢者矣乾隆甲寅二月既望棲霞郝懿行

詩問序

書

附 施經小記序

余自少小之年母氏督入女學先授毛詩桂萼三五飭業女紅洎季隗待翟之年爰至結縭命以有家不及五稔慈幃見背自爾以來意思嬾散誦讀頗疎屬蘭皋君子攷訂篇籍日月浸尋著述等身余既親承風旨意有欣慕又以少時講業半就荒蕪念負先人遺教益復刻責靡所自容因發篋得廿餘年前施經小記草強半脫落兼之遺忘聊欲補苴成書亦以追

惟慈氏之訓寄明發之懷維時嘉慶歲在著雍執徐六月九日宿雨初晴新疴乍起溫經伊始輒立課程日率一篇多至二三或適有他事來日補足成之偶獲新義隨筆劄記取供採擇庶幾積日累月續成前作無忘所學云爾福山王照圓

詩問序

三

詩問卷一

棲霞曬書堂原本

孫男聯孫聯茹校字

國風

曾孫男國國同校字

周南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關關兩鳥聲也雎鳩鵲類擊而有別男女有別而後父子親故首教焉窈窕深遠貌淑善也四德備曰淑女逑匹也言學爲窈窕淑女然後稱君子好逑教戒之辭

詩問 國風卷上

一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荇菜柔潔女德似之求求四德也求而不得似荇菜流不定也服事也古者有女宮傅姆教之女則退習別宮覺寤思服其事學之三月悠哉悠哉言其久也輾轉反側臥不安也春秋莊八年公羊傳云於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是有女宮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采擇也芣熟也琴瑟友之成其順也鐘鼓樂之和其

情也教成必作樂余問流之采之左右無方至於芣之何言左右王氏瑞玉曰芣熟而薦之廟有昭穆故言左右爾王氏名照圓號瑞玉字婉侄著葩經小記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關雎成婦德也古者先嫁三月教於公宮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既成祭之以成婦順一章言其教也二章言其學也三章言其成而祭也或曰教成之祭芣用蘋藻不用荇余曰荇亦蘋藻類也

詩問 國風卷上

二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葛絺綌材也覃長也施延也黃鳥鸝也瑞玉曰葛葉生黃鸝鳴早夏閒也婦人勤事感候輒思灌木飛鸝聞聲而喜於是閨中相戒此采葛之候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是刈是獲爲絺爲綌服之無斃

莫莫葉老而密也刈割之獲萋之精爲絺粗爲綌服整也絺綌煩辱之事整治之無厭倦心自女在父母

家已然

言告師氏言告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師女師也言告師氏自以意告女師也言告言歸令女師告君子也私裏衣汚拆洗之也衣禮服澣水濯之也婦人秋製新衣完舊服其禮服見人尤須潔清故自商度何澣乎何否乎將著之歸問父母安不

葛覃三章章六句

葛覃婦職也婦人之職勤治絲枲葛麻之類亦

詩問 國風卷上

三

皆從事習勤勞也婦職修而後歸寧行古者婦人已嫁歲一歸寧必在婦功成之後此詩采葛方初夏澣衣在仲秋知歸寧之節在冬春閒矣春秋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文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計往反之期不過三月又知歸寧之禮在母家不得踰時也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實彼周行

采采非一采也卷耳苓耳也頃筐春屬周行大道也言卷耳易采頃筐易盈而不盈也憂念深矣嗟我所

懷之人置於大道上長爲行路人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崔嵬石山戴土也虺隤力疲欲墜貌我我征人也言登山馬病行又思家煩苦甚矣假言姑酌金罍而飲之冀酒能忘憂不長思爾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岡山脊也元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

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砠土山戴石也言驅馳山路僕馬皆病道上安得酒

詩問 國風卷上

四

有亦不能飲也云何乎有吁嗟而已

卷耳四章章四句

卷耳懷人也君子征役婦人念之詩人爲之辭瑞玉曰若爲后妃思文王當在囚羑里時作者其有憂患乎然攜筐采菜策馬登山誰云后妃而有是事雖假言之不似也云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亦未安余曰古注嗟我之我我后妃也我馬之我我使臣也我姑之我我君也一文而三釋之詩亦未見此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木下曲曰樛繁繫也君子謂文王也履踐行也易云視履考祥言木下曲草蔓之文王下交諸侯歸之可樂君子爲福所安頌禱之辭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荒大也將助也木得葛藟而大福助君子而興

南有樛木葛藟繁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繁旋也葛藟旋滿於木君子成就於福

樛木三章章四句

詩問 國風卷上

五

樛木申培詩說云南國諸侯樂文王也愚謂詩

說雖後人僞書而此篇近是又經言南有者三

其義則一小雅亦有南有樛木句此詩毛傳云

南南土也鄭箋云荊揚之域夫詩人感物類詠

土風若云眾妾身居周國何不言東有西有北

有而云南有也經當文不虛設竊謂南有喬木

既云江漢之國則此亦南國歌美文王而作蓋

在三分有二時與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蝗屬一生九十九子爾爾螽斯也振振仁厚也

瑞玉曰詵詵羽未成而比聚之貌振振舒翼欲飛

非螽斯也毛誤以爲螽斯孔疏因之遂合螽斯螽斯

爲一物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瑞玉曰薨薨羽成羣飛聲繩繩不絕也余曰君子渡

水相屬如繩然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瑞玉曰揖揖斂羽下集貌蟄蟄安息也余曰揖揖如

讓蟄蟄如伏

詩問 國風卷上

六

螽斯三章章四句

螽斯序云后妃子孫眾多也不妒忌則百斯男

矣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天天少貌歸嫁也牟氏默人曰灼灼其華春見之言

此桃樹下人他日于歸真佳婦也

牟氏名廷相著詩意

桃之夭夭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蕢麻子也桃多實似之牟氏曰夏又見之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蔡蔡葉盛貌牟氏曰秋又見之余曰桃先華後實乃生葉故以爲次男曰家女曰室家人統言舅姑以下

桃夭三章章四句

桃夭美賢女也牟氏曰桃樹之下籬落之間有美女子焉行過者愛慕之而不有邪心也余曰匡衡云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壺內女子宜家此言非虛爾

肅肅兔置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詩問 國風卷上

七

肅肅舉網聲一云敬也丁丁椓杙聲野人施置張兔人見其赳赳武人也而不忘恭敬可以扞衛公侯矣肅肅兔置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逵九達之道仇匹也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中林幽隱之地不忘敬也徐幹云幽微者顯之原孤獨者見之端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

兔置三章章四句

兔置美賢士也化行風美人見田野之人親鄙

賤之役皆可任使爾墨子云文王舉閔天大顛

於置網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采芣芣薄言采之采芣芣薄言有之

采芣車前也其子治產難序云婦人樂有子是也再言采芣采者多也采始求也有已得也

采芣芣薄言掇之采芣芣薄言撝之

掇拾也將取也拾其子撝其葉葉可食

采芣芣薄言結之采芣芣薄言穠之

詩問 國風卷上

八

執衽曰結撝衽曰穠少則手衽之多則帶撝之

芣芣三章章四句

芣芣室家樂也政簡刑清婦人蠶織之外尙有餘閒相與采芣爲樂卽男子閒暇不言可知爾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喬上竦也息韓詩作思語辭也泳潛行也方汙也言喬木無陰不可休游女無媒不可求又言良女不可苟求猶大水不可苟涉瑞玉問不可求是誰不可將

謂是女豈美化偏被女子未及男子余曰求是男不可卽是男也二南之篇男女皆貞良愚素知之爾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高貌楚荊屬也雜薪刈其楚擇女取其尤言求之道當須正禮刈楚秣馬馬親迎所乘明六禮備也又言江漢不可無舟楫

翹翹錯薪言刈其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詩問 國風卷上

九

萋萋蒿也六尺以上曰馬五尺以上曰駒

漢廣三章章八句

漢廣有禮也江漢之濱風俗好游而不有淫也男女思以禮求焉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墳防也枚曰條幹曰枚惄飢意也調朝也朝飢尤思食或疑伐薪非婦人事余曰婦人循汝旁見人伐薪耳君子目其夫也征役踰年方歸婦人先時望之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旣見君子不我遐棄

肄餘也去年水厓見伐條枚今年見所伐復生肄婦人此時忽望見君子歸喜之以爲不遠棄我而死亡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燬火也王紂也魚勞則尾赤婦人見君子顏色瘦病歎言由王室酷烈所致又慰之曰雖則如此幸父母甚近歸家見之亦可樂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汝墳不怨曠也征人遠歸婦人閱其勞苦又以勉孝焉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詩問 國風卷上

十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瑞應獸也趾不踐蟲草仁厚公子似之人亦麟也吁嗟歎美之牟氏曰當時周國麟至國人聚觀喜樂誦說麟狀振振眾也眾公子皆來觀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定題也麟額不以抵物公姓公孫孫傳姓者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角端有肉不以觸公族公同祖也有服之親

麟之趾三章三句

麟之趾人瑞也古者太平致麟文王之時俗皆仁厚以人爲瑞不以麟爲瑞必言公子公姓公族者以爲庶民易於從化貴寵難於不驕政教之本王化之成也故載之終篇

周南之國十一篇

召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鳩鵲鳩也百兩百乘也御迎也鳩拙而安拙者德之基安者福之器夫人無專制之事故曰拙有貞靜之

詩問 國風卷上

二

操故曰安言鳩居鵲成巢猶男之室女家之也送迎皆百兩者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禮然瑞玉曰鳩鳴鳩也鵲當鳴字之譌今驗居鵲巢者正鳴鳩爾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方并也兩鳩并居之將送也先御後將爲主乎親迎而言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盈滿也眾鳩聚居之言姪娣多也成之者送迎備則昏禮成

鵲巢三章章四句

鵲巢序云夫人之德也德如鳴鳩可以配焉爾于以采蘋于沼于汙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蘋水菜沼池也汙渚也事祭事也春秋有事於大廟于以采蘋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山夾水曰澗宮廟也春秋立武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被首飾也孔疏云追師副編次被卽次也夫人祭服副此言被者非祭時也僮僮竦敬貌祁祁舒遲貌夙

詩問 國風卷上

三

夜在公謂先夕視濯漑朝視館爨薄言還歸謂祭畢釋服歸燕寢言始終不忘敬

采蘋三章章四句

采蘋序云夫人不失職也能奉祭祀昭潔敬焉

一章二章言潔也三章言敬也春秋傳云澗谿

沼汙之毛蘋蘩蕒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

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詩說云諸

侯夫人勤於窺蠶賦采蘋思謂蘋以生蠶謂蠶

蒿也產於陸地夏小正傳游胡旁勃是也此言

采於沼沚明是水菜非一物矣合從序

日知錄三卷云

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爲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草蟲負蠶也阜螽蠶也忡忡猶衝衝心動也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於時秋晚君子猶未歸心憂之既得相見既被接遇則心始下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

詩問

國風卷上

三

既覯止我心則說

蕨蕨鼈也仲春采之惓惓憂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薇似蕨而差大初夏生惓惓憂之甚而鬱結傷悲又甚矣室家之情歷時愈久思望愈深夷平也余問蟲鳴螽躍晚秋時也采蕨采薇卻在春夏瑞玉曰兩年事爾君子行役當春夏閒涉秋未歸故感蟲鳴而思至來年春夏猶不歸故復有後二章

草蟲三章章七句

草蟲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君子行役感時觀物憂喜之情皆繫君子不自爲己可謂有禮者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蘋大萍也藻聚藻也采以爲菹行潦流潦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有足曰錡無足曰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詩問

國風卷上

四

奠置也宗室大宗廟也牖下王肅以爲奧是也總上文采之盛之湘之所以奠而祭之也誰實主者季女助夫氏之祭也少而能敬尤以爲難

采蘋三章章四句

采蘋序云大夫妻能循法度也潔敬則可以奉

祭祀亦一章二章言潔三章言敬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棠杜也白者甘茨草舍也民見棠陰繁茂相戒勿剪去之勿伐擊之聞之父老言此乃召伯所嘗休息爾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

敗殘也憩息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拜屈也愛歷久愈深說講說農桑之事也一云與稅同

甘棠三章章三句

甘棠序云美召伯也召伯循行阡陌重煩百姓不入邑中止舍棠樹之下國人思其人愛其樹爾

詩問 國風卷上

主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厭浥溼意行道也露夜零至旦而濡故言夙夜貞女假言厭浥然溼者道上有露之時行人豈不欲早夜而行以爲道上露多懼濡爾行人畏露貞女畏禮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二字微斷雀無角八字連讀速召也人皆言雀無角不能穿屋汝無家不能興獄貞女假言己雖守禮甯保人不誣己誰謂雀無角卽不能穿屋汝無家

卽不能興獄乎然雖速我獄汝求爲室家之禮不備人皆知之汝甯能誣我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牙牡齒也鼠無牡齒墉牆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宜作二章章四句

行露美貞女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女子以禮自防爾瑞玉問序云召伯聽訟也又云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箋謂六禮之來彊委之

詩問 國風卷上

主

疏謂經三章首言所以有訟下二章陳男女對訟之辭審如所言彊委禽陵貞女是乃大亂之道文王爲君召伯聽訟甯宜有此余曰不備六禮韓嬰劉向說也然可疑者禮旣不備自不當行又訴於理恩義已絕雖微貞女固不行矣又云召伯聽訟無情不得盡辭何訟之聽疏謂陳男女對訟之辭者亦非須知經三章皆設辭非實事爾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小曰羔大曰羊有毛曰皮羔裘朝服也純英裘也縫之突兀曰純爲裘兩皮連綴以素絲爲組紉實縫中因爲英飾也言五者皮小則合縫多用絲繁今止用五見其皮大而賤表儉也食公膳也大夫治事公朝有常膳春秋傳云公膳日雙雞委蛇閒適貌言服羔裘朝罷食畢自公所退歸私室從容自得然書云作德心逸日休蘇氏云君子愛其人則樂道其車服是以詩言羔羊之皮

羔羊之革素絲五緘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詩問 國風卷上

七

毛去則革見縫有界域曰緘重言退食者退而委蛇家無事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革敝則縫見合二爲一曰總重言自公者在公委蛇朝無事也論語云居敬行簡

羔羊三章章四句

羔羊序云大夫節儉正直也節儉則無欲而安正直則其心常泰韓嬰云素喻潔白絲喻柔屈詩人美大夫有潔白之性柔屈之行進退有度

數也愚謂柔屈之行非大夫美德序云德如羔羊亦非經義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雷聲也山南曰陽瑞玉曰雷之爲物但聞其聲不見其形不可必知其所在行役蹤跡靡定亦音書可聞人不可見故三章之中南山同處所在異方有似雷矣余曰斯此也何斯違斯言何其方居此復去此之他所莫敢或暇也振振信厚貌歸哉疑辭也瑞玉

詩問 國風卷上

七

問行役言信厚何余曰人臣不貳心於君不譏事於友事大畢然後歸此謂信厚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山左右曰側息止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山足曰下皆言或者疑辭爾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殷其雷序云勸以義也大夫遠行從政其室家
閱其勤勞猶不以私恩廢公義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標擊落也假言擊落之梅實僅有七物云薄矣若有
求我庶士迨其吉以此來亦云可矣我假爲女之父
母辭也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三又少矣迨今謂及今吉日

標有梅頃筐堅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詩問 國風卷上

五

堅取也用筐者男女授受以筐易云女承筐梅七梅
三明皆筐盛矣謂之謂媒妁之言求者聘也迨及禮
也謂之信也梅之爲言媒也或曰周禮乾祿實邊昏
禮不用梅余曰詩皆設辭爾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標有梅待禮也貞女不無媒而嫁良士不無聘
而娶苟以禮來物雖薄而用可重詩說云女父
擇壻之辭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詩問 卷一

嘒微貌星不皆小言小者月明星微也三五月盈之

候後宮稀幸者念星前月下此時有宵行者衣聲肅

肅然或早或夜在於君所此人雖被恩幸寔其禮命

之數不與己同己不得怨也傳云三心五嚙四時更

月在東既不同時未便兼言又參昂皆顯出星名此

心嚙亦皆大星何故空言三五朱子云三五言其稀

竊謂星稀惟月明時爾首章三五言月次章參

昂言星正得貴賤之體夫人象月眾妾象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昂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詩問 國風卷上

三

參伐也昂畱也皆西方宿上言在東初昏時此言將

旦時也參昂列星之大者亦因月明而微衾被也裯

毛云禪被鄭云牀帳也諸妾夜行抱衾帳待御猶若

也不若亦言尊卑異參伐本二宿以其連體故統名

小星二章章五句

小星安命也眾妾進御女史書以彤管有稀幸

者安於義命而不怨可謂賢矣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水決復入曰汜江汜二水喻異姓也之子謂諸媵也

一八三

余曰不斥嫡尤見其賢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渚歧形喻不同宗也與偕也處所也言其後當有以處我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江沱別流喻異國也過存問也嘯歎恨聲言其後當悔恨而歌君子責人也嘗寬爲之地故人易從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江有汜序云美媵也媵取異姓繼嗣以蕃管氏

詩問 國風卷上

三

之家實有三歸春秋之書齊人來媵時江汜之旁嫡嫌媵女異姓不與時行隱而無怨俟其自悔也諸侯一娶九女媵凡三國故詩三章焉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牟氏曰麕鹿屬交多則死得還魂草復活若爲人得而包之則不復活淫泆之禍也余曰貞女言野有淫死之麕則白茅包裹之室有懷春之女則吉士誘導之物類相感

林有樸檉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樸檉小木也鹿如麕而角如玉美也言林以樸檉見伐鹿以野死被束女以美色誨淫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尤也吠

而汝也脫脫狂率貌我貞女自我也言吉士誘者懷春女爾我即不然須戒汝輕脫之狀無得忽遽動我佩巾無得倉皇驚我吠犬懷清遠別稟凜然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野有死麕戒淫也假爲貞女告鄰女之辭一章

二章斥他人故言有女三章自明已志故言我

詩問 國風卷上

三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離王姬之車

穠衣厚也唐棣移也肅離言車者王姬不可見見其車知其人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桃李二華均敵以興男女地望相埒平王文王也呂

姜之女歸齊侯呂伋子也日知錄三卷云毛氏傳平正

子按成王時齊侯則太公而以武王之女適其子是甥舅爲婚周之盛時必無此事逮成王顧命丁公始見於經而去武王三十餘年又必無未葬之女矣此必東周之後其詩可以存二南之遺音而聖人附之於篇者也又引洪氏容齋五筆春秋莊公元年十一年兩書王姬歸於齊當莊王之四年及十四年莊

王爲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時姊妹齊侯之子卽襄公桓公二者必居一於此矣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緡綸也絲合爲綸猶男女合昏上章未成昏主尊王故先言平王之孫此章旣成昏尊夫家故先言齊侯之子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何彼穠矣序云美王姬也王姬下嫁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能和敬以執婦道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詩問 國風卷上

三

茁出也葭蘆也壹發四矢也獸二歲曰豝騶御也虞田官也虞人翼五豝待公之發五豝止壹發而已仁不忍盡殺也吁嗟歎美之騶虞仁由君之仁

彼茁者蓬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蓬蒿類獸一歲曰豝言殺者愈約

騶虞二章章三句

騶虞美仁也國君春田草淺獸肥而不以盡物爲心三驅之仁不誠之吉也騶虞毛鄭以爲獸名爾雅不載嚴氏疑之歐陽公從賈誼書以騶

爲圉名虞爲圉官又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周禮疏引韓魯說亦以騶虞天子掌鳥獸官鄭志答張逸云樂官備者取其壹發五豝言多賢也此又別自一義嚴氏云騶御也虞虞人也今從之

召南之國十四篇

邶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詩問 國風卷上

南

耿耿猶微微小明也人不寐則目明隱痛也言舟須人以楫國須賢而治今柏舟汎然隨流而已仁人憂之不能寐非有酒可解遨遊可忘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鑒鏡也茹納也鏡之鑒物不擇影而茹我心匪此不能兼容羣小故見嫉也憂無可愬以兄弟至親宜可依據薄往告之反遭其怒也瑞玉曰謂之逢者若兄弟本非怒已適逢之爾詩人之忠厚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上言兄弟見怒欲已改行趨時故復自誓石堅尚可轉席柔尚可卷我心不然明守道篤也威儀富而閑習不可選擇以自貶損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覲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

仁人既不貶道趨時是以憂心悄悄然羣小嫉其立異愈慍怒之見病既多矣受侮不少矣寤覺之中惟

詩問 國風卷上

五

拊心而手標然爾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日君象月臣象居諸語助也微不明也君明則能察臣臣明則能匡君日乎月乎何爲更迭而微言君臣俱闇也是以心憂之甚如衣垢不忘澣而又自傷疏遠不能奮起飛入君側自陳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柏舟序云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羣小在側

仁人守道不渝心爲國恤而君不聞知欲去之則不忍憂而作詩冀君之一悟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閒色黃正色今綠乃爲衣黃反爲裏喻妾蒙寵而顯嫡見疏而微心憂之不能已其亂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衣正色裳閒色今黃裏降爲裳嫡妾易位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心憂之知以何時亡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說兮

詩問 國風卷上

六

瑞玉曰說字從言疑如楚辭眾女謠詠之意余曰又言衣之綠也本是絲爾由工女染治成之以喻妾本微賤今寵貴由已不能設禮防之因思古人當有善處之者使眾妾無相謠詠傷已不能如也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絺綌來風淒然而寒喻已德涼薄妾寵而驕因思古人有善處之者實得我之心我願慕效之篇內皆以衣言婦人所有事

綠衣四章章四句

綠衣序云衛莊姜傷已也莊公惑於嬖寵妾上
僭而夫人失位程子云莊姜傷已無德以致之
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
涕如雨

燕妃也瑞玉曰燕燕雙燕也余曰差池背飛也歸歸
宗也桓公以三月被弑戴嬖歸在春夏間故見燕託
興言雙燕飛而羽差池二人行而影分離也泣涕如
雨不能聲也

詩問 國風卷上

七

燕燕于飛頡之頡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伫
立以泣

頡說文云直項也頡爾雅云鳥喙也言雙燕分飛但
見項頸直上二人相望形影漸不分明也伫立以泣
不能行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
勞我心

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言燕飛上下音不相
值人分南北聲不相聞也實勞我心不能泣也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
勸寡人

仲氏戴嬖字也任負荷也瑞玉曰惠慧也寡人莊姜
也言仲氏之才可任大事其心篤實深沈終溫且有
智慧故遠送欲有謀也又言機事深密能善慎其身
臨行惟以先君之思勉寡人若不及他事然

燕燕四章章六句

燕燕序云衛莊姜送歸妾也莊姜子戴嬖之子
完莊公薨完立州吁弑之戴嬖大歸戴嬖者深

詩問 國風卷上

六

靜以有謀可任大事而完又陳之自出宜任討
賊禮婦人送迎不出門莊姜賢而有法乃越禮
遠送郊野蓋將寄以大事爾其後石碣與陳定
謀卒討殺州吁豈非大智莫如婦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
寧不我顧

之人謂州吁也寧猶寧儉之寧言日乎月乎普徧照
臨下土是人乃不安故處而篡逆疑日月偏遺之也
國亂何時定乎如其能定我身雖危亡不復顧念爾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不相好欲相害也言日月覆冒下土是人亂心無厭疑在日月覆冒外也國亂何時定乎如其能定我身雖見戕害寧甘心不望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朝月望皆在東方言日月皆出東方喻完吁同出莊公是人乃無良善之德音疑其所出不善也國亂

詩問 國風卷上

五

何時定使我之憂可忘也瑞玉曰德音無良不合斥言先君施之州吁則可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言日月皆有自出莊公與己乃是州吁父母今父薨乃不以母道養我是不念所出也國亂苟有定則我不復望報報亦不必論述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疾州吁也州吁篡逆國亂未定莊

姜憂在國恤日夜仰天因其所見呼日月爾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終風恆風也浪蕩也莊姜思戴嬀遇先君暴怒加之則反顧我喜笑或戲謔敖慢之則惟中心傷悼言勞而不怨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霾雨土也終風暴矣而且霾喻昏瞶也戴嬀不怨君昏虐惠然來親附我今歸矣我不能往彼不能來自衛至陳悠悠路遠我思之

詩問 國風卷上

三

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曠陰也有又也既終風且復曠不旋日而又曠言莊公之後子完賢明至州吁又暴戾也我寤覺不寐戴嬀憶我我則軌嚏俗語嚏者曰人道我

曠曠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曠曠重陰也虺虺雷發聲也言州吁昏暴愈甚我寤覺不寐所願言者則懷戴嬀前日燕燕送別既有密謀今又思之討賊情急矣

終風四章章四句

終風衛莊姜思戴嬀也先君暴惑遇嬀無思嬀
不怨嬀歸而莊姜思之嬀謂姜曰先君之思姜

憶嬀曰終風且暴顧我則笑可謂賢婦人矣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漕我獨南行

南行鄭在衛南也軍士怨州吁言聞擊鼓其鏜之聲
有踊躍用兵之狀因言眾役並興或役土功於國或
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伐鄭尤憂苦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孫子仲公孫文仲也輕之之辭平成也言我南行將

詩問 國風卷上

三

從孫子仲而平陳宋共伐鄭也乃一伐再伐不與我
歸憂心忡忡然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言孫子仲用兵無紀於所居處止舍之地或有喪失
其馬者往以求之遠於林木之下失伍離次言此行
必敗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契合也闊離也言軍有敗形因憶室家訣別之辭死
生離合執手丁寧偕老之約有成說矣蓋始行猶不

欲爲訣辭也

傳云契闊勤苦也似文義未協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洵信也信與伸同言始望生還今歎息有闊無契有
死無活又吁嗟偕老成說不我能伸蓋至此始爲訣
辭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擊鼓序云怨州吁也州吁阻兵而安忍與宋陳

蔡伐鄭軍士怨於役而念其家無鬪志也王肅

云三章以下與室家訣別之辭今按一章二章

詩問 國風卷上

三

亦告家人也全篇皆詩人述其事代爲之辭爾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

凱樂也南風長養喜樂萬物棘心尤難長者風吹棘
心至於天天風勞矣母養七子自於幼小病苦矣言
此以起自責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聖叡也言風吹棘心至於爲薪則成矣然非美材負
此風也母養七子至於成立聖善矣然子無令人負
此母也或問此母何言聖善余曰非此母不生此兒

以七子賢則知其母矣不安其室當是偶萌此意子
諭之遂止卽此見其通明賢淑也瑞玉曰天王明聖
止因不見君親有過處非苟爲斯言爾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寒泉在浚猶能滋益於人有子七人反不能養母使
勞苦瑞玉曰觀此當是因貧失養母有去志非本情
也

覯皖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覯皖好貌言黃鳥有覯皖之容貌則又和好其音聲

詩問 國風卷上

三

孝子當和顏色順辭令乃七子之中莫有一人能安
母心者自責言黃鳥之不如

凱風四章章四句

凱風序云美孝子也衛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
七子度知之不顯諫而自責曲慰母心遂不嫁
可謂善養志矣臣子不悅於君父皆由於見君
父之過而不自知其過孟子云凱風親之過小
者也而怨是不可磯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文明而善鬪喻行役君子也阻難也言雄雉飛
時須舒緩其羽勿急疾而喜鬪我之所懷恐其自詒
禍難故遙戒之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雄雉飛時或上其音或下其音君子與人言語高慮
亢卑慮貶也誠矣君子恐或昧此我心憂之實勞爾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日月迭往迭來君子久役不反我瞻言思之悠悠然
與日月俱長道遠矣何能來言思無益爾

詩問 國風卷上

三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忤不求何用不臧

又言君子既不歸願贈之以言汝眾君子豈不知德
行乎不忤害不貪求則何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無
害也子路冠雄雉見孔子孔子云君子勇而無義則
亂也其衣敝緼袍不恥孔子云不忤不求何用不臧

雄雉四章章四句

雄雉戒僚友也軍旅數興大夫久役居者思其
危難而作瑞玉曰作者非婦人也婦人思其君
子足矣何廣言百爾也前二章慮其遺害三章

極其憂思四章勉以善道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匏瓠也苦匏不材於人供濟而已匏有葉而濟渡深八月時也水行曰涉衣涉曰厲褰裳曰揭言匏葉濟深時不可涉也深厲淺揭涉不可苟也男女之際安可無禮義以刺宣公東原戴氏曰厲梁屬也說文作𦉳履石渡水也戴氏名震福建人著毛鄭詩考正

有彌濟盈有鸛雉鳴濟盈不濡軌鸛雉鳴求其牡

彌水盛貌鸛雉鳴聲軌車軌也言有彌濟盈行必濡

詩問 國風卷上

三

軌而今曰不濡可怪也有鸛雉鳴當求其雄而今乃

求牡非匹也以刺夷姜

戴氏曰毛傳由軌已上爲軌按詩以軌與牡韻當爲車軌之軌古音讀如九釋文又有車轉頭之說軸末名轡亦譌也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鴈陽鳥也昏禮納采用鴈生執之和聲雝雝然旭謂

大昕之時親迎用昏納采至請期用昕也娶妻當及

霜降之後冰泮之前此陳古昏姻之正禮以刺宣公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須我有

須需也舟子號召當渡人皆從之我獨否所以否者

待我友至共濟爾言此以況貞女也瑞玉曰以手曰招招之卽從以刺夷姜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淫亂也宣公烝於夷姜君子惡之欲言則國惡當諱欲不言而不忍假物託諷或主文而譎諫或陳古以刺今君子之於言也微而顯直而婉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此亦詩人之教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芣菲無

詩問 國風卷上

三

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谷風山谷之風怒風也又習習然連續繼以陰雨皆

喻其夫暴怒無恩又言夫婦當勉力同心不宜見譴

怒封須也菲芴也二菜上下皆可食獨其根有美時

有惡時言采菜者不可以根惡棄其葉喻夫婦不可

以色衰棄其禮苟德音無違越便當相與偕老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爾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

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畿門限也言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尙舒行其心

徘徊然有違離之恨今夫與已訣別不能遠維近爾
送我裁於門內不若路人也又言我離別之苦甚於
荼荼而夫反甘之如薺良由宴樂新昏如兄弟不念
故人爾夫婦謂之兄弟者傳云執禮而行兄弟之道
涇以渭濁湜湜其汙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母逝我梁母
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湜湜持正貌又清也閱容也言涇本濁因渭入之濁
益見猶夫本憎己因新昏搆之惡益彰然我持守清
正如汙渚然不動搖但夫宴樂新昏不以爲潔而用

詩問 國風卷上

七

我爾瑞玉曰母逝我梁母發我笱喻言新婦母循我
舊事母學我作家效我所爲當復如我見棄也又言
我身不見容何暇憂我去後事牟氏曰閱歷也歷見
其始終以梁笱言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
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游浮水也言就水淺深皆有以濟喻我於家事隨所
有亡勉力求之有求多亡求有不缺乏也瑞玉問匍
匐救鄰喪恐非婦人事余曰喻言爾言凡民有凶禍

鄰里尙奔走救之況我於夫家道窮迫有不盡力求
之乎

不我能愔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
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于于毒

愔養也箋云驕也由養以致驕既盡也阻難也承上
言我德如此乃不愔我反讎我盡卻難我德又賤我
之身謂如惡物不堪賣昔日相與謀生恐生計窮及
爾顛覆今既生育乃視我如毒蠱而遠我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沈有潰既

詩問 國風卷上

八

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墜

御禦也既盡也言我蓄聚美菜以禦冬月乏無之時
今爾安樂棄我亦但以我禦窮苦也武怒加我勞事
遺我曾不念昔者家道窮鞠伊余來始得安息

谷風六章章八句

谷風序云刺夫婦失道也淫於新昏而棄其舊

室子陳子曰吾於谷風見詩人之怨也好德如

好色未有見也

先師陳子諱嘉琰號見菴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式語辭微衰也黎侯播越其臣之友招之去言微乎微矣胡不歸乎答之言爲吾君爾非此之故胡爲野處露霑我衣謝絕之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又言微君之躬胡爲辱在泥塗中主憂臣辱主辱臣死

式微二章章四句

式微存黎也黎之忠臣從君播遷於衛其友招之不去君子以爲黎不亡矣美而存之孔疏云

詩問 國風卷上

五

詩作於衛宣公世然列女傳謂黎莊公夫人及傅母作詩亦未審莊公當何世也春秋傳宣十五年伯宗數赤狄潞氏罪云奪黎氏地則詩疑作於斯時此年晉侯略狄土立黎侯蓋黎之忠臣能爲申包胥矣時衛穆公六年也

施氏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前高後下曰施氏誕闊也葛初生節密今節闊謂之何者淹久於外忽觀節物驚心也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我來告急何多日不歸怪問之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承上言衛人何其安處必有與國俱者爾何其久不出必有以師援者爾君子將責人必求其故爲之辭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大夫狐蒼裘蒙戎亂貌葛夏時裘冬月言久也客久裘敝非我車不東來告衛但無與我同恤患者始直責之

瑱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衰如充耳

瑱小貌流離梟也子生卽漂散謂之流離衰貌耳

詩問 國風卷上

五

聾之人多笑充耳瑱也又言客久容瘁如流離之鳥尾敝殺小衛之諸臣衰然若弗聞者又戲責之

施氏四章章四句

施氏責衛也黎之忠臣告急於衛衛人卒無援黎意非救患分災之道詩人爲之辭

序云責衛伯字衍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俣俣公庭萬舞

簡擇也萬舞二舞總名也俣俣大貌公庭舞位也言衛君不能用賢方將擇人而舞於時日方午中在前

列上頭有形貌魁梧之大人充舞位衛君曾不知之
不如叔向之識禮蔑然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箠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
言錫爵

組織絲也箠管也翟羽也言碩人爲武舞猛如虎熟
如組其爲文舞手器又嫺習君不知其賢見其藝美
乃賜之酒同於賤隸瑞玉曰赫然貌赤如厚傅丹句
連公言錫爵蓋酒能發顏卒爵而色赫然爾余曰執
轡如組狀舞容也牟氏曰執轡舞也

詩問 國風卷上

四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
人兮

下溼曰隰苓大苦也美人謂西周賢人也言榛苓生
於山隰賢人興於西周此碩人當與彼美人同生西
方爾今世固不宜之箋云彼美人謂碩人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

簡兮序云刺不用賢也賢者隱於伶有才德而
不顯徒從事於尋行逐隊而已傷古賢之不見
也人君不惜才於異代而謂賢人策名於古王

乎伶與殆將老矣

悲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
與之謀

悲泉始出貌諸姬謂姪娣也瑞玉曰悲泉始出衛女
當是初嫁婦人思歸初嫁尤切也泉流於淇不反於
泉水適他國不反於衛余曰亦亦已也女自言己如
泉水爾有懷而日日思衛情也與諸姬謀使大夫甯
禮也

詩問 國風卷上

四

出宿于涕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

遂及伯姊

行嫁也問聘也父之姊妹曰姑既使大夫甯因言大
夫之行宿於此餞於此所以使大夫甯者由女子有
行遠父母兄弟不得歸爾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卽是
甯兄弟之辭但言姑姊者箋云親其類也先姑後姊
尊姑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牽還車言邁過臻于衛不
瑕有害

脂膏塗車也牽車軸頭鐵也言我思大夫之行又或

宿於此餞於此涕禰干言異地者疑未定辭也脂華其車回旋而行大夫知我思衛切必當速至之不瑕有害述其通問之辭猶云幸無恙也取害皆不祥之語故問之冀其不然

太平御覽四十五卷引李公緒記曰柏仁縣有干山言山衛詩

云出宿于干飲餞于言是此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寫除也言大夫雖甯我之思歸終不釋衛水衛邑大夫所經皆我之所永歎心悠者庶駕言出遊以寫憂

詩問 國風卷上

乎設辭爾

泉水四章章六句

泉水序云衛女思歸也古者國君夫人父母在歸甯沒則使大夫甯兄弟春秋傳云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爲夫人甯禮也中二章使大夫甯之事首末二章思歸之事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寔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寔無禮也貧乏財也瑞玉曰寔字從宀謂居陋也貧

字從貝謂財少也余曰莫知我艱謂行役在外貧難爲禮而人不諒也言衛之忠臣以王事出其北門行而無資憂心殷殷然終竟貧寔外人曾莫知我艱難行旅之苦也然此皆天爲之人將奈何亦不必憂爾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詩問 國風卷上

辭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敦迫也遺加也言適矣又迫之益矣又加之謫之不己又挫辱之瑞玉曰窮迫極矣慰解室人無異辭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而已篤道君子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門序云刺仕不得志也衛之賢者仕不得志

不隕穫於貧賤安於天命而不疑且以慰勉家人爾

北風其涼雨雪其雩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虛寬貌邪爾雅作徐只且語助也言風既寒涼雪又俶甚凜乎不可留也故願愛我者攜手同去避之然亦豈可虛徐乎風雪甚亟矣本緣君政酷暴託於客怨祁寒詩人之忠厚

北風其喑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

詩問 國風卷上

聖

亟只且

喑疾聲也北風怒而有聲不止於涼霏雪密也雨雪散而四下更甚於雩行尙未定所之歸則去而不反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狐烏喻流民也畏冒風雪蒙頭逃竄人見其蒙裹之狀有赤者有黑者類狐烏爾朱子云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

北風三章章六句

北風畏寒也嚴急之政譬如北風慘虐之形甚於雨雪民盡流亡而君不恤君子見幾不終日去爾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閒靜也姝美色也城隅後宮幽閒之地妃媵所居言女有靜德待禮而動居於後宮以俟進御有禮也然徒愛此人而不見搔其首而躑躅然瑞玉曰設言爾下二章同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詩問 國風卷上

哭

彤管赤筆管女史記事規誨所執也女汝汝彤管也言靜女或貽我彤管欲見規誨我則說懌而美之欲受其箴規春秋傳云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牧田官也荑茅始生也女汝汝荑也言荑潔白有自牧來歸者我願貽靜女供祭祀非美其荑美其得人而貽之言靜女之德與荑宜稱且答彤管

靜女三章章四句

靜女序云刺時也瑞玉曰思靜女者思其幽閒

之德以禮進見於君彤管取其有禮法也歸荑取其奉祭祀也當時實無此女有則可以配人

君爾

新臺有泚河水彌彌燕婉之求蘧條不鮮

牟氏曰泚汗也新臺有愧汗流爲河之彌彌也余曰蘧條粗竹席借言醜疾也鮮少也瑞玉曰宣公臨河爲臺欲媚伋妻求其安順於己此醜行也如是人乃亦不少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蘧條不殄

詩問 國風卷上

聖

牟氏曰新臺洒恥之水流爲河之浼浼也余曰洒雪新臺則河水爲浼殄絕也瑞玉曰如是人亦復不絕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離麗也瑞玉曰設魚網反得鴻迎子婦反得妻宣公惟求安順於己故得此醜惡之疾蘧條龜胸戚施駝背喻俯仰有愧

新臺三章章四句

新臺序云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於河上作新臺要之國人惡之而作瑞玉曰經皆刺宣公如

箋說乃刺宣美矣非序意也故正之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養養猶漾漾言二子乘舟汎汎然望見其影猶在水中我心憂之不能定猶冀其亡去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言二子乘舟遂逝望之不復見影我思此往或不有瑕害乎疑其生存閔而諱之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詩問 國風卷上

聖

二子乘舟瑞玉曰閔伋壽也二子爭死衛人言其當去不去死不爲義晉申生衛伋壽愚孝也君子不忍責而閔之

邶十九篇

邶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髮髮垂貌髦子事父母之飾言舟在河中猶婦在夫家是其常處夫死不忍斥言故言髮彼兩髦之人實

我之匹至己之死誓無它心母也天也乃不信之乎
母愛女甚於父故獨言之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髮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河側舟不行猶夫家婦不去特獨也夫一而已靡它
不它適靡慝竝無邪思純節也再言不諒人只深絕
之

柏舟二章章七句

柏舟序云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死妻少父

詩問 國風卷上

兗

母欲嫁之守義不許遂誓其家不復往聖人錄
之比於春秋紀叔姬之節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葍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
醜也

茨蒺藜也中葍中夜也宮人言牆上生茨不可埽之
處內有人焉中夜私言不可道說聞者詰之言子姑
道其可道者答曰言之醜也我不敢道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葍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
長也

襄除也又詰之使詳言答曰言之長也我不能言言
亦不盡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葍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
辱也

束束而去之讀抽也又詰之使抽擇言之答曰言之
辱也我不欲言言恐汙我齒頰不言之言深於言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牆有茨序云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
宮人疾之而不敢言牆茨之蔓不可除除則傷

詩問 國風卷上

辛

牆中葍之醜不可揚揚則傷君不欲指其地表
牆以見之如晉惠賈后之事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
之不淑云如之何

副后夫人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玉飾笄其數
六也委佗猶委蛇言其安舒如山言其靜重如河言
其流動象服法服也宜稱也言有與君子偕老之人
容飾如此詩人指而歎之曰如子而猶云不善當復
如何始善也宣姜非能與君子偕老又其行實不善

見者若爲不知而美之朱禮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言宣公殂謝不得借老也
而靚莊刻飾當復誰適爲容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掄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玼鮮盛貌翟祭服鬢黑也如雲美且多也髢髮也瑱塞耳玉爲之掄摘髮象骨爲之揚且疑古美人名又或歎美辭也皙白也人見其美而怪歎之曰天也帝也胡然而生如是人蓋尤物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絢絺是繼袪也子之清揚揚

詩問 國風卷上

五

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瑳鮮白也展以禮見君及賓客之服絺之細者曰絺繼束縛也袪字從半衣之半也以展衣蒙絢絺是繼其袪使不露也清目清明也揚眉上廣也顏額角豐也展卽展衣也言如此衣展衣之人兮乃邦之美女也

西河毛氏曰袪如後世半臂半袖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君子偕老序云刺衛夫人也夫人無小君之德其服飾非不善也儀容非不美也苟不知其人

將謂與君子偕老之人爾

采芣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唐蒙菜也孟姜貴族也桑中上宮游觀之所猶鄭溱洧也我代淫者稱我也言汝將采唐沫鄉託辭也實思孟姜而往會之爾又思其期約迎送之地詩人言汝所思者人皆知之謂當戒不

采芣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詩問 國風卷上

五

弋亦貴族也沫北不必有孟弋

采芣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庸亦貴族也沫東不必有孟庸因其思而廣言之

桑中三章章七句

桑中思奔也雖思而未奔未奔而有思余問姜弋庸皆著姓何俱稱孟期要送何故同地瑞玉曰設辭爾衛當宣惠之世男女奔誘世族宣淫詩人幻其辭以戒之事本非有故地處偶同不

然直刺人惡非所謂厚也其不爲洩洽之續與
鵲之奔奔鵲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鵲鵲屬奔奔喜關貌惡亂其匹也疆疆難偶貌傳枝
而孕也人謂公子頑我我惠公也言鵲鵲各有耦人
之無良不若物矣我乃以爲兄奔奔疆疆從逸齊范氏說又禮表記注云疆疆奔奔爭關惡貌也

鵲之疆疆鵲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人謂宣姜君小君也

鵲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詩問 國風卷上

五

鵲之奔奔刺淫也鵲鵲物之不淫者也故載於
篇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
桐梓漆爰伐琴瑟

定營室也方中昏中也宮宗廟也室居室也榛栗供
遵實椅梓桐之屬漆以飾器四木皆琴瑟材也言文
公作楚丘宮室占星揆日又種六者之木阜財用興
禮樂焉樹木不取飾觀秉心塞也養木用於十年秉
心淵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
云其吉終焉允臧

虛土阜也堂邑名景日景也京高丘也言營室之先
升高以望楚丘與旁邑可都否也景山勢與高丘可
據否也下觀桑野可蠶否也人謀定矣卜之龜龜兆
云吉其繇云終焉信善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
心塞淵騶牝三千

靈善也星雨止星見也馬七尺以上爲騶三千言多

詩問 國風卷上

五

也文公方春雨降命駕戴星而出往爲辭說於桑者
田者人富足矣然匪但人也因其秉心塞淵雖馬亦
將蕃庶焉瑞玉曰騶牝貴息也駒牡費用也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定之方中美再造也懿公死衛國滅戴公廬潛
又死文公立而遷楚丘營建宮室度地居民勤
勞以致殷富詩人美之爾

蠨蛸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蠨蛸虹也映日而見在東暮虹也莫之敢指諱惡之

也瑞玉曰女子在室有惡父母兄弟指之行嫁而遠至親無人敢指矣

朝齊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齊西朝虹也崇終也虹見則雨止喻淫奔不久合也

又言遠兄弟父母父母恩重也余問東西有何義瑞

玉曰猶東家食西家宿然日知錄曰朱子引周禮十

終朝而雨止則未然諺曰東虹晴西虹雨其雨者雨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女曰昏男曰姻乃有如是之人既定昏姻又懷之大

詩問 國風卷上

卷

無貞信不知天命甚不可也懷則猶未奔不言其人

諱之爾此謂其之敢指

蝮蝮三章章四句

蝮蝮序云止奔也衛之文公修明禮教人見思

奔之女而止之女尚未奔故得言止逸周書云

虹不藏婦不專一虹乃陰陽不正之氣故以喻

淫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相助也相鼠禮鼠也拱立作人狀如相禮者然居然

人也但無威儀爾人而無儀是亦鼠矣不如死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止容止也皮有文如儀齒不動如止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體支體也儀止皆禮之文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

相鼠三章章四句

相鼠序云刺無禮也文公敬教勸學人見無禮

之人而刺之謂之死者禮儀所以省察禍福知

人存亡死生之節者也白虎通引此篇云妻諫

詩問 國風卷上

卷

夫之詩也瑞玉曰婦詛夫夫不敬己則無禮而

責人乎案困學紀聞十八卷韓文公城南聯句

禮闈若璩案陳第季立曰相鼠似鼠頗大能人

立見人則立舉其前兩足若拱揖然會於前門

山寺見之僧曰此相鼠也及檢碑雅已載今解

蓋見人若拱揖之可禮儀詩之所以起興也今

引此詩亦以相鼠之可禮儀也久矣余讀毛傳已云

然○案李時珍本草云黃鼠睛煖則出坐穴口

見人則交其前足拱而如揖乃鼠入穴即詩所

謂相鼠者古文謂之鼯鼠遂人呼爲鼯鼠子亦

案相鼠見方言與此異也今東齊謂之鼯子亦

子子千鹿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

以界之

子子特出貌干旄注旄牛尾於干首建車後也素絲束帛也紕之總比爲兩束也兩服兩驂爲四馬言賢人在浚大夫以束帛乘馬往見之觀者創見而喜謂彼姝子宜如何與之答其勤

子子干旄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鳥隼曰旄下邑曰都在郊始入境在都漸近矣組之合爲三束也五之益一驂也

詩問 國風卷上

五

子子干旄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析羽爲旌城都城也祝之屬爲四束也六之又益一驂也去賢遞近禮數遞加皆設辭爾

干旄三章章四句

干旄序云美好善也文公授方任能其臣多好善浚有賢者大夫往見之人欲賢者不辜所求爾雖稱姝子意在誇美大夫禮義之勤春秋傳云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弔失國曰唁衛侯戴公也瑞玉曰夫人言我自欲馳驅歸唁衛侯於漕今但令大夫跋涉而往非我心我則憂之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

牟氏曰嘉慶也父母在爲嘉爾爾衛也不臧謂國滅余曰思不遠謂心至衛也閔閉也言宗國破滅我不

詩問 國風卷上

五

幸不能還反視之然我思則不遠又言我不幸不能還救濟之然我思則不閉退山徐氏曰爾爾許人也爾亦視爾父母兄弟有災患不臧其心如何則我之思不遠矣不閔猶言易曉

陟彼阿丘言采其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眾穉且狂

偏高曰阿丘蟲貝母也既不得歸思又不閔假言欲登山采藥療鬱疾瑞玉曰女子陰性閉固有感則懷沈綿不解故曰善懷猶工欲善事之善古注云多懷

非也余曰尤過也善懷雖女子之常然今所懷亦各有道不可以常理非之乃許人尤我曰眾婦女何知釋且狂爾我是以不敢

我行其野芄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控告也因藉也極至也衛滅在周十二月夏之十月此詩蓋作於十月十一月之間麥苗於時芄其然假言我欲踐循麥田而歸問其控于大邦誰因乎誰極乎許人無識則尤我大夫君子有知者當不我尤所

詩問 國風卷上

五

以須歸者爾眾君子即百思不如我身一往也欲歸情也不歸義也發乎情止乎禮義夫人之行也瑞玉曰夫人古烈女也申包胥似之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載馳序云許穆夫人作也衛滅國人分散渡河廬潛立戴公許穆夫人傷許之弱力不能救思歸唁兄義不可則使大夫趨而往夫人曰是未若吾往也且許能唁之不能存之存之者唯大邦而可亦以風許人也其後齊桓公命公子無

虧率車三百乘往卒復衛

鄘十篇

衛

瞻彼淇與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與厓內深處也猗猗少而美也匪斐通文章貌切磋骨角也琢磨玉石也瑟嚴密貌僩武毅貌赫盛大貌咺光明貌諼忘也言綠竹少而美得水土之滋潤君子少而文由學修之增益恂慄中存威儀外賁君子

詩問 國風卷上

六

德盛文粹故人不能忘瑞玉曰終不可諼蓋武公沒而人頌之辭

瞻彼淇與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青青壯而盛也琇瑩美石也會縫也玉飾皮弁縫中皦皦如星也言綠竹壯而盛君子之文亦壯而盛服飾尊嚴敬而有容不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功益純深不顯其述

瞻彼淇與綠竹如簋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

兮綽兮倚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簣棧也如簣老而密也金錫言其精純圭璧言其溫潤或云如金如錫知柔知剛也如圭如璧能圓能方也寬綽舒緩也倚歎辭又倚也式上橫木曰較與式重疊故言重較憑式則容俯倚較則不俯不仰得其中也虐害也言綠竹老而密君子之文亦老而密寬嚴應節張弛得中不言瑟兮僖兮赫兮咺兮君子成德爲行令外內之道

淇奥三章章九句

詩問 國風卷上

李

淇奥序云美武公之德也武公之諡曰武而詩人美其文武言功文言德也然克治之嚴文德亦由武功勝與孔子云吾於淇奥見學之可以爲君子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成也架木爲屋曰槃山夾水曰澗寬屋大也矢誓也言成屋於山水之間澗地偏仄碩人居之乃寬然獨寐寤覺而言先王之道自愛其廬長誓不忘美其執德宏信道篤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適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曲陵曰阿適說文云草也過踰也在阿之廬皆蓬蒿碩人居之以爲無踰此者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高平曰陸山中有澗澗旁有阿阿上有陸也軸車軸也在陸之廬旁有軸門外無他人車轍也碩人居之以爲不可告人人知其處將迹之無爲獨宿矣

考槃三章章四句

考槃美隱也賢人結廬山間有終焉之志山中

詩問 國風卷上

李

人望其廬而歎焉孔子云吾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悶於世

碩人其頤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頤長貌錦文衣也褰褻衣也子女也東宮太子也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凝脂冰脂也螭蟠蜴蟲也狐犀狐獬也螭首廣而方
蛾眉細而長倩口輔好也盼黑白分也箋云此章說
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

戴氏曰髮
即冰字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幘鑣鑣翟裼以朝大
夫夙退無使君勞

敖敖徐行也幘鑣飾也馬銜外鐵曰鑣人君朱絲鑣
之曰朱幘鑣鑣兩鑣也夫人以翟羽飾車第蔽也余
問夫人來舍止近郊君當輟朝親迎何假復言夙退
瑞玉曰於禮大夫見小君此言朝廟畢大夫執贄見
當早退無使小君久勞苦不得與君相親歎今不然
也

詩問 國風卷上

查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濊濊鱣鮪發發葭揭揭庶
姜孽孽庶士有暵

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罟魚罟也濊濊罟人水聲
發發魚尾著網聲

釋文馬
氏說

葭蘆也葭亂也揭揭長貌

庶姜媵妾孽孽盛飾貌庶士媵臣竭武壯貌言夫人
渡河而來魚岸葭林照耀行色庶姜庶士輝映河濱
又明嫁時備禮何爲不見答

碩人四章章七句

碩人序云閱莊姜也余問莊姜賢而美經何不
言其賢瑞玉曰曉庸主法爾族類之貴容貌之
美禮儀盛多士女佼好皆俗情欣豔之事夫人
兼有之視嬖妾何如也而不見答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
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氓民也蚩蚩敦厚貌布泉也瑞玉曰傳云布幣也幣
可抱泉不可抱余曰古無以帛爲布亦無以幣爲布

詩問 國風卷上

查

者周禮載師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
二尺以爲幣貿易物即引此抱布貿絲是也貿絲四
月之時瑞玉問奔豈有媒復約秋期甯由媒說也余
曰男女約昏必先有行媒議未成男子遂假貿絲自
來誘之女怨男言前者子用媒不良令我愆期不時
歸男答言請子無怒至秋當復來與子爲後期
棄彼塉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言載
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塉毀也復關地名箋云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復關以

託號民是也體卦兆也前言秋以爲期至秋不來乘垣望之不見則悲既見而喜笑而言焉男言無用媒矣我已卜爾筮爾爲室家絲無凶咎之辭女言既吉矣則以爾車來迎我我以財賄徃徃就汝此再約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沃若潤澤貌鳩鵲也耽樂也桑葉沃而鳩食甚初夏時也女既再與男約結定秋期因憶質絲之時父母微知其謀吁嗟戒女言鳩食桑甚則醉而傷性女

詩問 國風卷上

桑

與士耽則淫而傷禮又言女之耽兮不可解說重戒之此女自悔不聽父母言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帷裳童容也爽明也行路也桑葉黃落季秋時也此時男以車來迎遂從我室徃之汝家汝家乏食已三歲貧矣來時淇水漸溼車帷由女畏人昧爽行士不敢與同路而貳之言已冒險難而來今士反二三其德而棄我余問既賄還何憂食貧瑞玉曰男狹邪不

務生業女饒資財何益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言爲婦三歲以來食貧勞苦無有居室之樂早夜而起不知朝寢之安始而謀約之言既遂矣今至以暴虐加我我兄弟幸不知知將笑我以我不聽父母之戒也自思自愧躬自傷悼而已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詩問 國風卷上

桑

泮厓也總角結髮也女子未笄之飾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瑞玉曰平旦氣清要質鬼神尤可憑信故曰信誓旦旦及爾偕老卽信誓之辭也余問爲婦三歲卽見棄何遽言老瑞玉曰食貧之婦容華易落得不速老也言始誓與爾偕老今老反使我怨淇之岸隰之泮我昔從此道而來今不堪追憶也瑞玉問束髮已私相宴安言笑何待質絲時余曰總角相狎比長男女別嫌不復通問及質絲相誘始成信誓我當時爲信曾不思其言可復否不思其復則反是者不思

及今而棄其信誓亦已矣雖悔可追也案晏晏二字出尚書堯典欽明文思安安考靈耀作晏晏鄭氏注寬容覆載謂之晏焉衍顯志賦思唐虞之晏晏第五倫上疏體晏晏之姿

氓六章章十句

氓棄婦自悔也男女無別始相奔誘華落色衰旋相背棄因而自悔作者序其事以風焉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籊籊長而殺也言我昔時釣游之地今雖思之遠莫能至本緣義不得歸言遠者託辭爾

詩問 國風卷上

六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泉源百泉也在衛西北淇水在衛西南故曰左右言二水之間是衛國也我父母兄弟在焉但女子有行當遠爾不得歸見之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瑳鮮白色笑而見齒瑳然也儺柔緩貌佩玉而要身裏儺也又言二水之間我諸姑姊妹遊焉如聞笑語之聲如見佩玉之狀我曾不得追陪之

淇水漣漣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漣漣遠水貌柏葉松身曰檜楫所以權舟也言遙望淇水漣漣然有舟楫在焉以邀以嬉可以寫憂已不得然故思之

竹竿四章章四句

竹竿序云衛女思歸也欲歸甯不得因憶故鄉風景之樂以抒己志爾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詩問 國風卷上

六

舒肆貌悸驚動也言芄蘭支柔弱不成爲支也童子雖佩觿不稱其佩也才能不足見知於我乃舒緩放肆舉止輕佻垂帶數搖如悸然

芄蘭之葉童子佩褕雖則佩褕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褕決也能射御則佩之甲長也言芄蘭葉細碎不成爲葉也童子雖佩褕不稱其佩也佩觿又佩褕言性好無常其才能不足長於我徒修飾容觀爾

芄蘭二章章六句

芄蘭序云刺惠公也驕而無禮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杭渡也跂企也言河廣而一束葦可渡宋遠而一跂足可望則非廣遠矣徐氏曰義之所在廣於河遠於宋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刀舳通小船曰刀不容刀亦喻狹也不崇朝亦喻近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詩問 國風卷上

充

河廣思子也序云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作是詩說苑云宋襄公爲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是其事也孔疏云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夫人嚮宋渡河也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伯夫之字也殳槍屬前驅先行也再言伯者誇美之揭然武勇素稱邦之英桀而今執殳爲王前導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飛蓬喻髮亂也膏以澤髮沐潘也適主也言自伯東行從王婦以夫爲主故卻膏沐不爲容飾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杲杲日色明貌瑞玉曰先言其雨者雨暫止而日出再言其雨者雨旋止日復出也軍行以雨爲憂以晴爲喜故思及之願言思伯箋於詩願言之言俱訓爲

我朱子或訓念然訓言爲念思又爲念恐文義重沓竊謂言者口道之也心有所思口輒道之余問何以

言先於思答曰名言在茲允出在茲凡詩中願言思連文者倣此

詩問 國風卷上

辛

焉得諛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瘁

諛忘也背北堂也言憂能生疾恐危身欲求忘憂之

草而樹之又言凡憂可忘思伯之憂不可忘不獨首疾又心瘁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伯兮怨久役也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性

也瑞玉曰篇內言伯者六前二皆言伯兮其四

直呼曰伯思專情切不覺數言之又曰誰適爲容見其貞靜專一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綏安也子陳子曰狐善疑聽冰而渡冬涉者視狐跡爲候愚謂之子謂涉者也言有狐安安然在淇水之梁蓋冰未合不可渡渡則濡裳矣故憂之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厲說文云旱石也累岸石水中踐之以渡狐在厲則亦未可渡帶所以束裳憂濡帶則水又深

詩問 國風卷上

七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側岸旁也狐在水側愈不可渡服謂衣也憂濡衣則水益深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有狐子陳子曰刺川無梁也十月成梁先王之

令衛亂無政民憂徒涉爾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木瓜琚也瓊赤玉也琚佩玉名詩人假言朋友相與投薄報厚猶云非報姑以結好爾況齊德於衛奚啻

木瓜之比知何以報之報施必於相當薄俗之道然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瑤美玉也木桃小於瓜瓊瑤美於琚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玖青玉也木李又小於桃瓊玖更美於瑤

木瓜三章章四句

木瓜序云美齊桓公也桓公救衛而存之衛人

思欲厚報爾孔子云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

衛十篇

詩問 國風卷上

七

王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離離垂貌稷稌也瑞玉曰稷今俗謂之穀種者蚤穀

晚者秋穀熟之先後常距月餘此云苗蓋秋穀也下

云穗實蓋蚤穀也然黍常云離離豈黍亦有秋蚤也

余曰靡靡疲乏貌言周地皆爲秦有彼黍彼稷外之之辭我行路見之心中搖搖然驚動但人心不同不知我之憂者將謂此固民田爾徘徊又何求因呼蒼

天此何王之官廟也不忍斥言之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穗秀也夏又見之如醉者初見搖搖驚動少時沈冥如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稷之實八月時也秋又見之如噎者憂深室塞如咽噎然

詩問 國風卷上

三

黍離三章章十句

黍離序云閔宗周也平王東遷岐豐八百里之地奄爲秦有故宫遺址在禾黍間行路人傷之而作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鑿牆曰埘羊性畏露晚出早歸常先於牛也言行役之久音問闊絕不知歸期當以何時至今見雞棲日夕羊牛來暮此是行人至家之候猶不至則如何勿

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佖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佖會也桀杙也埘內而桀外故先見棲埘後見棲桀瑞玉曰俗云雞上柴晚主天晴余曰括閉也羊牛關閉其家苟且也且得無飢渴不敢望速歸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于役序云刺平王也周民行役無期度婦人思之豈戍申戍許時與

詩問 國風卷上

四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房奏樂之處國君有房中之樂言君子爲伶意氣陽陽然自得左手執笙簧右手招我使由房甚樂也

君子陶陶左執翾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陶陶喜樂貌翾舞羽也敖舞位也簧房肆其歌聲翾敖習其舞容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君子陽陽序云閔周也君子隱於伶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爾

揚之水不流東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
月子還歸哉

揚激揚也牟氏曰水閼於石勢激揚也余曰申姜姓
國平王母家也言水石激揚不能流移東薪以興室
家阻遠不能與我戍申是以思之甚何月得歸見之
古者行役三月而反

揚之水不流東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
月子還歸哉

甫呂也亦姜姓國當時蓋以申故竝戍之

詩問 國風卷上

圭

揚之水不流東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
月子還歸哉

蒲草也一云蒲柳也許亦姜姓國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揚之水序云刺平王也申國近楚而被伐其於
平王讎也於法不當戍戍亦不當遣畿內之民
又不當無期度故戍者怨思

中谷有蓺嘆其乾矣有女仳離嘒其嘆矣嘒其嘆矣遇
人之艱難矣

蓺益母草也嘆燥也乾高地也仳別也言歲旱草枯
興夫窮婦棄也嘒歎而言遇人之艱難諒之也瑞玉
曰蓺資谷潤婦藉夫恩故以為興

中谷有蓺嘆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嘯矣條其嘯矣遇
人之不淑矣

脩亦乾也又平地也條長也嘯與嘯同凶禍謂之不
淑禮云寡君使某如何不淑

中谷有蓺嘆其溼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
嗟及矣

詩問 國風卷上

圭

溼下地也先嘆乾地又嘆溼地言旱甚也嘒嘆之不
足則長嘯長嘯之不足則啜泣何嗟及言知其不可
奈何而安之

中谷有蓺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蓺序云閔周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牟氏曰為婦人作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
百罹尚寐無吽

爰爰緩貌言小人陰狡脫禍君子耿介蒙殃世亂極

矣然我生之初天下尙無事及我生之後遭時多難
我願長寐無動庶免於百憂如晉范文子使祝宗祈
死也牟氏曰蓋生於厲王三十年以前六七十歲人
有兔爰爰雉離于罌我生之初尙無造我生之後逢此
百憂尙寐無覺
罌翻車可以掩兔造亦爲也天下之亂皆小人造之
覺寤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罌我生之初尙無庸我生之後逢此
百凶尙寐無聰

詩問 國風卷上

七

罌罌也三言有兔小人多也三言雉離君子盡矣庸
功也天下之亂小人反自以爲功聰聞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兔爰序云閔周也君子不樂其生爾牟氏曰爲
老人作

絲絲葛葛在河之汭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
莫我顧

絲絲聯屬貌岸上曰汭言葛葛蔓河邊憂在漂散今
兄弟離遠終竟不得見孤露無依呼他人爲義父人

亦莫我顧也

絲絲葛葛在河之汭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
莫我有

水厓曰汭更危於汭矣謂人父者則謂其妻也母莫
我有視若無也

絲絲葛葛在河之汭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
莫我聞

岸爲水齧曰滑更危於汭矣昆兄也莫我聞呼之不
聞也義母義兄二本故

詩問 國風卷上

末

葛葛三章章六句

葛葛閔亂離也牟氏曰爲兒童作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葛可以束古者臣稱疾曰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言
彼以采葛而不時見君懼讒人緣閒而入雖一日猶
如三月之久也霍光出沐上官讒之漢制五日一休
沐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蕭萩也樵蘇所采三秋不止三月矣皆以多時況少

時秋說文云秋蕭也爾雅誤作秋秋也非蕭也

彼采芣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艾可以灸爲疾故采之三歲不止三秋矣

采芣三章章三句

采芣序云懼讒也臣以故去君側懼爲讒人所構爾

大車檻檻芣衣如芣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檻同槩檻檻車堅彊聲芣衣天子大夫之服芣亂也

芣五色備其青者如芣也瑞玉曰男女先爲私誓及

詩問 國風卷上

五

此大夫爲政民畏之所私者責其負約答之云爾不

聞檻檻者非車聲乎不見如芣者非芣衣乎我豈負

約不爾思者直畏子大夫不敢爾案芣衣卽裴也桓

製以爲裴鬱若慶雲皎如荆玉此芣衣之美也○慶

雲荆玉卽如芣如瑞之比中谷有蓂傳云蓂離也此

云芣離也案離鳥非草名蓂非一物二傳又不應

皆誤音義云爾雅作桂但兩物不得同名姑闕所疑

大車噶噶衣如璚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噶噶車重遲聲璚璚玉也芣衣赤色如之無媒而嫁

曰奔

詩問 卷一

穀生也皦白也瑞玉問淫奔之人生固異室死豈同

穴古注異室同穴謂大夫使夫婦有別然夫婦正合

何須設誓經又不見陳古刺今意余曰穀則異室死

則同穴述前日誓辭也今不奔矣汝將謂予不信不

知予之信有如皦日爾

大車三章章四句

大車有畏也周大夫刑以防淫私邑以治民畏

而歌之瑞玉曰詩人代淫者之辭爲大夫作

丘中有麻彼畱子嗟彼畱子嗟將其來施施

詩問 國風卷上

全

畱大夫氏子嗟字也施施舒行貌言彼丘中有麻之

處畱子嗟之慮在焉隱於此不來矣我則願其來施

施然

丘中有麥彼畱子國彼畱子國將其來食

子國亦字也或云子嗟父著其世賢來食者麥熟願

與食新

丘中有李彼畱之子彼畱之子貽我佩玖

之子竝指前二人也貽我佩玖君子思其人冀得其

物則佩服不忘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序云思賢也雷氏周之賢人邇於邱園國人望其里居而歎焉瑞玉曰人情好賢經時輒思每見新物則一憶之有麻秋時有麥夏時無時不思也麻麥穀也李果也無物不思也王十篇

詩問 國風卷上

上

詩問卷二

棲霞曬書堂原本

孫男聯孫聯芬校字

曾孫男國曾孫男國瑞同校字

國風

鄭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黑色敝還皆一字句粲餐也一云米也言見賢人衣緇甚宜其德若其敝時我又改爲之適其館舍就與親洽及我還時又將饋食之君子愛其人衣服如

詩問 國風卷下

下

見之飲食如見之惟其誠而已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好鮮新也衣改爲故見其好敝則又改造之無厭心又言授粲再飯也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蓆大也衣改造而寬大敝則又改作之無儉心又言授粲三飯也

緇衣三章章六句

古注章四句

緇衣好賢也孔子云吾於緇衣見好賢之至瑞

玉曰舊云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非賢武公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請也仲子祭仲也里居也杞柳屬仲陰與莊公謀除叔段公拒之非愛弟也欲厚其毒而去之詩人窺其謀誅其意爾余問里牆園有何義瑞玉曰里較遠喻無洩於國也洩於國父母知之將譴我母謂武姜

詩問 國風卷下

也余曰懷私曰懷言仲可私懷之無多言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瑞玉曰牆稍近喻無洩於朝也洩於朝諸大夫知之將議我諸兄公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園圃也檀彊韌之木瑞玉曰園尤深隱喻無洩於後宮也洩於後宮左右之人將漏言於外謀敗矣人謂

近臣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將仲子序云刺莊公也瑞玉曰篇內通作隱語假莊公戒仲之辭無踰我里喻無談我家事也無折我樹杞喻無勸我除段也仲謂公曰今京不度非制也將不堪宜削其地公答言削其地顧令彼坐而疑我矣姑待之仲不復言卒與公伐叔段而奔之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詩問 國風卷下

三

叔共叔段也巷里塗也仁謂分禽均也言叔往田獵眾聚觀之里巷之內空如無人皆嗟歎言不如叔美爾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冬獵曰狩狩畢則飲酒於里巷好謂獻酬歡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郊外曰野飲酒畢又馳馬於野外武謂控御驅騁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序云刺莊公也處叔於京號京城大叔

馳騁弋獵輕佻飛揚閭里少年朋游追逐競爲誇美而公不禁君子閱之而作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鼓火烈具舉禮褻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乘馬四馬也在旁曰驂如組成文不亂如舞諧和中節御之善也藪禽府也火火田也禮褻肉袒也徒手搏獸曰暴言叔往田獵騁馬習御沿藪舉火著其狂暴又攘臂逞勇欲搏虎獻公其徒戒云請叔無習此事恐或傷汝也述其往復之辭以爲笑樂

詩問 國風卷下

四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雁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內馬曰服襄駕也雁行差後也忌抑皆語辭磬折也控止也以實良御也縱發矢送逐禽以實善射也言叔又乘四黃馬輕無度也楚子見右廣欲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

叔于田乘乘鵠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棚忌抑鬯弓忌驪白雜毛曰鵠齊首不先後也如手相左右也阜火

燼也田事且畢示其整暇棚疑以手控勒馬之名釋棚示閒逸也鬯弓發弓示不用也言叔又乘四鵠夸其多馬且徧能服之火燼山積著其甚暴終事釋棚以實馬慢也鬯弓以實發罕也傳云棚所以覆矢謂箭筈蓋也○愚案棚字從手則非器名春秋傳執冰自作冰非棚也又承馬慢發罕之文亦不合偏言弓矢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大叔于田序云刺莊公也叔游獵無度輕揚自喜而公不禁君子風之而作二詩名篇既同加大以別之

詩問 國風卷下

五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彭地名介甲也旁旁非一方也二矛曾矛夷矛也英飾也言高克在軍無事介馬而馳長矛不刺翱翔河上而已不言高克而言清人主帥無威賤之爾清人在消駟介庶庶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消亦河上地名庶庶武貌矛之上句曰喬英敝而喬存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軸亦河上地名師人不歸數有遷徙陶陶閒適貌止

馳驅馬不建二矛無闕志矣左軍旋反右軍抽退中軍高克徒爲好言鎮之而不能也潰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

清人序云刺文公也高克專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河上久不召而師潰高克奔陳公子素作是詩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直順也侯美也言羔裘潤澤毛順而美彼服此裘者甯舍君命不變其操稱其服也牟氏曰侯君也信正

詩問 國風卷下

六

直且宜爲君侯之子指直臣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飾緣袖也臣不純羔言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

裘者如之而爲邦之直主牟氏曰孔武有力美君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晏安也服稱其德則安三英裘飾也裘黑而英白故粲然光明彥美士也牟氏曰羔裘晏服之以晏樂也微著所以諫者

羔裘三章章四句

羔裘美直也牟氏曰鄭之君荒於耽樂有直臣進諫頓絕羔裘著牽裾之節君仁臣直詩人美而爲之辭先美其裘美其君而遂美其臣也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寔故也

寔速也瑞玉曰民間夫婦偶以細事爭忿夫循大路而去婦從後挽留之言子無以小嫌而惡我不可以倉卒棄故舊也動以夫婦舊恩則怒心平以經言寔故知事由倉卒爾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兮不寔好也

詩問 國風卷下

七

魏同醜瑞玉曰婦人挽留情急初摯之得其祛又摯之得其手復言無以色衰而醜我不可以倉卒棄情好也婦辭愈婉夫怒愈平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遵大路瑞玉曰畱夫也民間夫婦反目夫怒欲去婦懼而挽之聖人取此者見夫義婦順雖有小嫌婦當降下於夫不可自尊而失婉順之禮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

鳧與鴈

昧晦也旦明也明星啓明也翱翔飛貌弋繳射也女促男曰雞鳴矣可以興士答曰昧旦乃興未晚也女又促曰子起視夜色明星當爛然天曙矣宿鳥將翔翔飛去子起弋射之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加中也宜烹調也女言子若弋得鳧鴈我當與子和調其宜以之飲酒和樂期於偕老家庭雍雍則雖琴

詩問 國風卷下

八

瑟在御亦莫不安靜和好謂器用之屬不有怪擊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知相知謂執友也來往來也雜佩觸燧箴管之屬問遺也女又言子之相知者若來與子道德滋益於其去當解雜佩贈之或身不來而情相順愛者亦當解佩遣人問之或彼遣人通問敘好亦當解佩報答其意佩微物也而可以結良友故反復之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女曰雞鳴美賢婦也家道興於儆勤婦職成於和敬德業資於仁賢茲三善也又皆出婦人之意述以美之凡男子游惰皆女子逸欲導之爾周宣晏起姜后脫簪詩以女曰發端篇內凡言子者皆女謂男之辭教戒而成德女良友也又不自功而欲益友以成之賢矣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舜木槿也佩玉有珩璜琚瑀之類孟姜卽同車者也

詩問 國風卷下

九

都閑雅也言羣女同車出遊望其顏色如舜華下車翱翔而行佩服甚盛其中絕美者爲孟姜不獨信美而且閑雅尤可敬忽何不取之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翔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行路也下車同游於路英猶華也將將鳴玉聲卽德音也不忘者人既過去音猶在耳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惜忽也世子忽以事至齊齊侯請妻

之忽辭從者言齊女出遊人望見之美而賢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扶蘇疑草名荷華荷也依陰溼而生都閑美也狂狂

人也且語辭言山隰草卉各有其宜以興朝廷之上

美惡易位也傳云扶蘇小木未見所出又云荷華芙蕖

蓋潘岳閒居賦蕸荷依陰是也案傳曰扶蘇扶蘇葉似

是木名非凡小木即名扶蘇也又案蘇胥二字古多

通用戰國策以包胥爲勃蘇越絕書以姑蘇爲姑胥

淮南子亦云句踐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國

語史記並作姑蘇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詩問 國風卷下

十

橋木名一作喬游放縱也龍紅草也不見充實忠良之士乃見狡詐而少不更事之人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山有扶蘇序云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朱子云賢者侯智者愚也

摯兮摯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摯落葉也倡和喻同志也言槁葉風吹不能久矣叔

伯諸臣豈可坐視有倡予者我則和之爾

摯兮摯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漂飄同要約也漂甚於吹要急於和

摯兮二章章四句

摯兮閑忽也弱不能自存危亡將至摯兮風吹

淒然有歲寒搖落之感華谷嚴氏云小臣憂國

呼諸大夫而告之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外之之辭狡童目權臣也子親之之辭又諸侯即

位未踰年稱子謂忽也言狡童專謀不與我言憂其

蔽君維此之故使我不遑餐也

詩問 國風卷下

十一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食食祿也息安寢也權臣專其謀祿賢人廢其食寢

狡童二章章四句

狡童憂忽也權臣擅命不與賢人圖事君子憂之

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

褰說文云褰也子謂君也我我賢者也言子心誠愛

我我則涉溱從子不然我即去豈無他人從子乎但

狂童之狂若此無可爲者恐他人亦不畱爾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

且

溱洧未必褰裳可渡假言爾士未仕之稱

褰裳二章章五句

褰裳思去也權臣擅命賢人去之憂國無與立

爾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謂壻也丰豐滿也我女之父母自我也巷門塗也

詩問 國風卷下

三

送謂遣女也禮嫁女往送之門言壻之面貌丰丰然

善人也已來親迎俟於門外我不送女與俱行今悔

之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昌盛壯貌堂謂寢廟之堂士禮受女於廟庶人於寢

皆在堂也將將女也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

授壻是將女之義

衣錦褰衣裳錦褰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錦衣庶人之妻嫁服上加褰縠在塗以蔽塵也婦人

之服不殊裳言裳者韻句爾瑞玉曰叔伯女之伯父叔父也既告之悔因呼兄弟曰女衣裝備具可以行嫁汝其駕我之車追而行之

裳錦褰裳衣錦褰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歸嫁也瑞玉曰行在塗也歸至家也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丰美有禮也余問若謂男行而女不隨經當云

悔予不從何云不送迎己者一而已叔則非伯

伯卽非叔抑二人與瑞玉曰女之父母辭也時

詩問 國風卷下

三

有不備禮而迎者父母不肯遣女既悔追而遣

之得禮之變矣詩人述其事爲之辭

東門之墀茹蘆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除地爲町曰墀茹蘆茅蒐也阪者曰阪言門之旁有

墀墀之外有阪人爲圃畦而茹蘆生之其間有隱者

之室但室雖邇人則遠爾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卽

栗表道樹也踐行迹也言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人

行迹通至隱者之家但我雖思爾爾不我就爾案踐居也

方言慰塵度尻也江淮青徐之間曰
慰東齊海岱之間或曰廬或曰踐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墀思隱士也大隱在城市東門之外有
隱君子之廬人望之而不得即焉爾有踐家室
韓詩作有靖家室注云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
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爲家室也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淒淒寒涼也喈喈聲和也瑞玉曰寒雨荒雞無聊甚
矣此時得見君子云何而憂不平故人未必冒雨來

詩問 國風卷下

古

設辭爾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瀟瀟暴疾也膠膠聲雜也瑞玉曰暴雨如注羣雞亂
鳴此時積憂成病見君子則病愈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晦昏也已止也瑞玉曰雨甚而晦雞鳴而長苦寂甚
矣故人來喜當何如

風雨三章章四句

風雨瑞玉曰思故人也風雨荒寒雞聲嘈雜懷

人此時尤切或亦夫婦之辭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衿領也青衿學子之服瑞玉曰師憂弟子廢學而言
彼青衿之子頑童也我心長思之縱我不往館中子
寧輟絃誦之音聲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佩綬也士佩瑞珉而青組綬瑞玉曰縱我有時不往
子寧不來學舍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詩問 國風卷下

古

挑輕躍貌達放曠也城闕城臺也登高候望之所瑞
玉曰師入學乃見諸弟子皆不來迹之嬉戲城上於
是歎言一日不視學舍業荒廢如三月之久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子衿序云刺學校廢也世亂學荒生徒解散師
儒閑其弟子失學而作瑞玉曰師儒以事去館
士子舍業嬉遊憂之而作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
實廷女

鮮寡也廷欺也牟氏曰水閔於石不流楚兄弟閒於人不親睦皆非其性也余曰初多兄弟而終寡廬有存者二人爾若復信人言廷汝則一身之外更無人矣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廷者一時妄言不信素日不誠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揚之水刺不睦也兄弟之不睦由於信人言

詩曰 國風卷下

去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縞繪白色綦蒼艾色巾頭巾也員助益也言東門外

遊女衣飾豔冶爛然如雲而我不思者由我自有婦

爾衣服雖貧陋實我之內助聊可與樂之

出其閭闔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蘆聊

可與娛

閭曲城闌城臺茶茅秀也如荼衣服輕揚也茅蘆染絳裳色也亦貧女之服然且可與共歡娛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錄賢也雖見眾嫗所思不存淫佚之情生於不足綦縞堪娛糟糠不厭謂之賢者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蔓延也露棲草上動之則零瑞玉曰方春草長羣女出遊人見其尤美者一人眉目清揚貌又婉順喜於邂逅遂願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

詩問 國風卷下

七

子偕臧

瑞玉曰婉如清揚既婉如又清揚審視之更見其美也與子偕臧言欲嘉禮會合思不及亂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喜遇也瑞玉曰鄭國之俗士女春遊踏草而歌詩人道其慕說之意爾後人賦詩斷章遂爲遇賢之作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諠贈

之以勺藥

渙渙冰解水盛貌蘭蘭也采蘭水上祓除不祥且語辭一云與徂同勺藥香草也瑞玉曰春水方渙士女秉蘭而遊此士女未嫁娶者也又有夫婦偕往者女問男曰往觀乎士答曰已觀矣因謂女曰且往觀乎消水之外其地信寬大可樂其人則士女相謔贈勺藥結姻好也汝盍往觀之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

之以勺藥

瀏清貌冰初解水尚濁久而清也殷眾也士女秉蘭遊者愈眾將相將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溱洧序云刺亂也瑞玉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修禊溱洧之濱士女遊觀折華相贈自擇昏姻詩人述其謠俗爾

鄭二十一篇

齊

詩問 國風卷下

末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蠅有蒼者先旦而起瑞玉問朝別色始入君日出而視雞鳴豈即朝盈之時蠅聲天將曙雞鳴夜半後安得誤蠅聲爲雞鳴余曰賢妃恐君晏起初告曰雞鳴矣可以起有頃曰朝盈矣當即起又曰匪但雞鳴蠅已飛起作聲矣三告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昌盛也朝臣眾盛東方明始曙也月之光日射也既明月猶光者望後晦前天曙月方出映日而有光

詩問 國風卷下

五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

蟲飛薨薨即謂蠅也甘嗜也蟲飛之時人尤甘寢瑞玉問古注會朝之人且罷歸恐未安余曰會且猶行將也賢妃告去曰我行且歸矣無以我故而多子子憎

雞鳴三章章四句

雞鳴美賢妃也書傳云大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玉佩於房中告去齊魯詩云佩玉晏鳴關雎歎之賢妃御於君所心常儆畏恐君晏起

色廢事數告戒之詩人述以美焉爾

子之還兮遭我乎猶之間兮竝驅從兩肩兮指我謂我
儂兮

還便旋貌猶山名曠閒之地遠於田禾避蹂踐也肩
三歲獸肩相及者儂勇捷貌子還我儂互相美也從
兩肩尙勇也竝驅貴和也指我有禮也

子之茂兮遭我乎猶之道兮竝驅從兩牡兮指我謂我
好兮

茂好皆謂才藝美也牡獸尤難從者

詩問 國風卷下

三

子之昌兮遭我乎猶之陽兮竝驅從兩狼兮指我謂我
臧兮

昌臧皆謂容貌美也狼敏捷獸尤難從者一說狼上
食必先倒立以下所向獵師遇之輒喜狼所向獸所
在也

還三章章四句

還美讓也古者田獵講禮讓蒐狩習威儀雖馳
逐原野猶相推賢能焉齊自大公以降五世之
君皆無失德內有雞鳴外有還二詩未詳何世

大抵開國遺風與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乎而

著門外表著之位素統色也瓊華佩玉也言壻親迎
至女家俟立於門外之著主人出指之初見其冠旁
有充耳懸以素絲復見衣旁有佩玉加以瓊華特舉
二者表上下之服夸其貴盛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尙之以瓊瑩乎而

門內曰庭主人指壻入廟門至階主人升西面賓升
北面奠鴈是俟於庭也瑩玉光潤也

詩問 國風卷下

三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尙之以瓊英乎而

階上曰堂女立於房中南面壻奠鴈畢受女於堂導
以出是俟於堂也青黃皆統之色英亦華也玉之充
色

著三章章三句

著美親迎也士有親迎者女家悅其服飾之盛
君子喜其重大昏之禮述以美焉爾瑞玉曰經
未見刺不親迎意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東方日出謂朝旦也。姝子喻賢人也。履迹也。言朝旦之時賢人已來在我室。我意猶未足於其去也。欲迹而就之。愛好之無已。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東方月出謂昏夜也。闥門內也。發起行也。於其去我又欲起而從之。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之日思君子也。人朝夕近君子則可以成德。

詩問 國風卷下

三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顛倒錯亂也。言東方未辨色之時。未著衣。先著裳。所以如此。顛倒者。以有自公所而來召者爾。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晞日光氣也。東方日未晞之時。既著裳。又欲著衣。所以如此。倒顛者。又有自公所而來令者爾。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柳小楊也。樊藩也。圃菜園也。瞿瞿驚顧貌。辰時也。言折柳枝爲籬。人尙知畏。今以壺水司漏。曾不知時不。

失之早則失之晚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東方未明。刺挈壺氏也。時君興居無節。詩人微其意。以責臣古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君。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旣曰歸止。曷又懷止。

綏綏安也。齊子文姜也。歸嫁也。言南山之上雄狐安焉。齊子亦魯桓所安也。旣歸魯。曷又懷於齊。

詩問 國風卷下

三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旣曰庸止。曷又從止。

綏綏之垂者。瑞玉曰屨。必兩綏。必雙物。各有耦。魯桓是齊子之耦也。牟氏曰庸。常也。齊子常在魯。不應又從公如齊。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旣曰告止。曷又鞠止。

蓺樹也。東西曰衡。南北曰從。傳云。衡猶之從。猶之種之。然後得麻也。牟氏曰。取妻受之女之父母。不應又。

鞠養父母家又曰萬章所論斷章取義也取妻者聽命於父母何言告乎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之

析解也極至也言魯桓既用媒聘正娶當以禮法防禁曷又與俱至齊

南山四章章六句

南山刺淫也春秋桓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

齊齊人刺焉舊說刺襄公瑞玉曰二章刺文姜

詩問 國風卷下

二

二章刺魯桓經不言襄公爲諱爾亦不待言矣

無田甫田維莠騶騶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田佃也甫大也莠草也騶騶張王貌慶源輔氏云田

甫田妄作者也思遠人妄想者也妄作事不遂妄想

心徒勞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桀桀放縱貌甚於騶騶矣怛怛慘切貌深於忉忉矣

婉兮變兮總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婉變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卅兩角貌弁冠也言少

小之童子見之未久忽然加冠爲成人又明小可大邇可遠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甫田戒荒也驚於廣遠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序云刺襄公也無德而求諸侯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田犬令令纓環聲人見牽犬者獵人爾遂夸美之所美非美也

盧重環其人美且鬋

重環子母環也鬋髮好貌審視之見其髮美

盧重鋠其人美且偲

鋠一環貫二也偲才也一云多鬚貌又視之見其髮美

盧令三章章二句

盧令序云刺荒也齊俗好田獵畢弋而不事事

時人夸其美君子疾其荒爾又按春秋莊四年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詩豈作於斯時與若如此

篇次當與猗嗟相比

詩問 國風卷下

三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鰈大魚歸嫁也牟氏曰笱制魚夫制妻自齊子之歸魯也桓從之如雲從風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鰈亦大魚牟氏曰雲降爲雨沛然從令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唯唯出入貌牟氏曰雨下爲水曲折從令

敝笱三章章四句

敝笱刺魯桓公也敝笱不能制大魚辱夫不能

詩問 國風卷下

三

制驕婦婦從夫者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詩人謂魯桓有三從之道爾

載驅薄薄簞茀朱韜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薄薄疾驅聲簞竹席茀車蔽朱漆也韜革也發夕夜行也言齊子疾驅車出魯道而會齊侯曰發夕猶恥也

四驪濟濟垂轡瀾瀾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驪黑也濟濟美貌瀾瀾柔貌豈弟樂易也不恥矣弟豈之字從無以稱婦人者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翔翔

汶水在齊魯境上言汶水之旁道上行人多齊子翔翔彷彿於其閒大不恥矣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儻儻眾貌遊敖久而忘反矣

載驅四章章四句

載驅刺文姜也馳驅於通道大都初猶隱之後而章矣春秋自莊二年至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者五

詩問 國風卷下

三七

猗嗟昌兮頤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射則臧兮

猗嗟歎辭抑若揚言其體俯猶如人之仰實其頤長也美目揚目好眉揚也巧趨踰疾徐中節也射則臧善威儀也禮大射張皮侯而設鵠此章蓋大射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

我甥兮

名猶稱也儀既成言終事禮無違也張布曰侯侯中曰正姊妹之子曰甥瑞玉曰展我甥兮歎美辭說者

謂拒時人言齊侯之子則輕薄語矣余曰賓射張布侯而畫正此章蓋賓射傳云目上爲名目下爲清二尺曰正外孫曰甥此四句皆可疑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變壯好貌婉眉目好也選異等倫也貫中而貫革也反復中其故處也可以禦亂此章蓋軍射

猗嗟三章章六句

猗嗟刺魯莊公也美於容貌技藝而詩人三歎

詩問 國風卷下

元

嗟之將有大不美者與而詩人終不言之抑微致其意焉射則臧矣如內行何展其甥矣如其母何四矢之禦亂也禦其外而亂其內如其國何

齊十一篇

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褊之好人服之

糾糾猶縹縹摻摻猶纖纖婦三月廟見執婦功女未

成婦也要裳要褊衣領好人亦謂女也服事也言葛屨可履霜者爲儉爾女手可縫裳者爲勤爾不獨裳可縫要褊之屬新人皆整治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維是褊心是以爲刺提提安舒貌宛然曲遜貌左辟讓而避者必左也佩其象揅此句上下疑有脫文與上章句配也刺褊絰也又言新人初至門容止安詳夫揖而入不敢當尊讓而避左又佩象揅爲飾蓋尊貴之女也維是君有褊急心是以未三月而爲之刺繡縫裳爾古者衣作

詩問 國風卷下

元

會裳絺繡絺鄭康成尙書注讀爲絺絰也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下章疑脫一句

葛屨美勤儉也魏地陜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然有聖賢之遺風焉以德輔之則明主也孔子云與其奢也寧儉故有取焉爾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沮洳下溼之地莫酸迷菜俗名醋醋柳也公路掌公路車之官言汾水之旁有采菜者人見其容儀美無

限度歎之曰此美無度者殊不似公路家婦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一方水外之地采桑供蠶也英華也公行主兵車之行列

彼汾一曲言采其蕘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一曲水灣之處蕘水鳥即澤鷺也如玉溫潤也公族掌公宗族之官

詩問 國風卷下

三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汾沮洳美勤儉也魏之男女貴而能勤富而能儉水邊躬自采菜人望見之不知其貴家女也瑞玉曰古者君夫人躬桑以蠶大夫妻采蘋而祭此詩猶二南矣何刺焉余問公路舉官則是大夫玉英著美又似女子答曰大夫妻爾婦從夫之爵

園有桃其實之穀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

知之蓋亦勿思

穀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士未仕者也彼人富國者也何其語辭言魏國貧困人皆采園桃而食我心憂之歌且謠不知者反謂我貧賤驕人爾且曰彼肉食者謀之既是矣子欲何爲乎舉國無一知我者憂亦何益我自今蓋亦欲勿思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詩問 國風卷下

三

棘小棗也歌謠不已聊且出行國中不知者反謂我貧賤驕恣無所至極爾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園有桃序云刺時也國小而迫其君儉以嗇而無德教其臣惰以儉而無遠圖國日侵削君子憂之而作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子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山有草木曰岵已逗邁也上登山也旃之也猶可也

孝子登山望父如聞父念己曰嗟予子行役當早起
夜寢無得已止干軍法也又如父見己陟岵者戒之
曰上山須慎之恐隕墜可來則來無止軍事而歸也
父尙義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
旃哉猶來無棄

山無草木曰岵季少子也無寐不眠也婦人憐少子
雖成人猶念其食寢無棄言無棄母不歸也母尙恩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

詩問 國風卷下

三

旃哉猶來無死

必偕言必與同儕者偕無獨行也無死言父母在無
輕生也兄尙親瑞玉曰父曰母曰兄曰以下追憶臨
行戒命也孝子壹舉足不敢忘父母壹出言不敢忘
父母夙夜無已思不止也夙夜無寐思之長也夙夜
必偕夢見之也皆述父母兄念己之辭不主行役者
言

陟岵三章章六句

陟岵孝子思親也輔氏云行旅之人登高眺望

則必有思慕鄉里親舊之心狄仁傑登太行山
望白雲而思親之在下也愚謂不言己思親而
言親念己君子思其人如聞其語聞其語如見
其人不自知其肖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間民所受場圃也桑者采桑人也閑閑往來
貌還歸也言郊外場圃閑采桑男女往來閑閑然可
樂也采桑畢復相招曰行乎與子偕歸矣我今亦欲
歸隱爾人在朝市久則知田野親

詩問 國風卷下

三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十畝之外鄰圃也泄泄舒緩貌逝往也言行行不絕
有還歸者有方往者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十畝之間招隱也朱子云賢者不樂仕於朝思
與友歸農圃爾蘇氏云有十畝之田其所以爲
樂亦鮮矣而可易仕之樂則仕之不樂也甚矣
坎坎伐檀兮實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

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用力聲伐檀爲車也干里也牟氏曰實斯人於河干是也漣風行水成文也猗語辭種曰稼斂曰稽一夫所居曰廬貍貉子也彼君子斥伐檀人也素空也言伐檀之人高隱河濱注目清漣聊可忘飢在位小人乃不稼穡而取禾不狩獵而得獸胡爲乎不見彼河干之君子義不素餐也

坎坎伐輻兮實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詩問 國風卷下

三

直直波也十萬曰億禾秉數也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實之河之漣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淪風旋水成文也困圓倉也飧水澆飯也旦曰餐午曰食夕曰飧

伐檀三章章九句

伐檀序云刺貪也君子高隱有功而無祿小人

貪鄙食祿而無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貫習也樂土有道之國民苦追呼假言大鼠竊食自今無復食我黍也我畜養汝三年矣曾不顧念我習慣之恩我往矣將去汝適樂土於以安生而得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汝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無食我麥待之次年夏也德恩意也直伸也適樂國

則怨得伸

詩問 國風卷下

三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無食我苗又待之次年春也合之爲三歲古者三年校民數而定版籍勞動苦也永號長呼也適樂郊誰復追呼者

碩鼠三章章八句

碩鼠怨追呼也民困徵求催科之令時下胥吏貪而不畏人飽民之食而不知德比於碩鼠然

惡而欲去之詩人述其辭而作

魏七篇

唐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蜚也九月在堂職主也瞿瞿卻顧貌瑞玉曰三農畢務民間燕會歌呼爲樂少年歌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老人意不謂然乃賡歌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是則詩

詩問 國風卷下

三

人所述辭兼兩人非文出一口爾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邁行去也外餘也既思職內所居又思職外所餘則慮周也蹶蹶動而敏於事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役車庶人所乘歲晚農功畢役車於是休止慆過也憂意外可憂者休休安閑貌戒備於先則優裕於後

蟋蟀三章章八句

蟋蟀戒荒也唐俗勤儉歲晚務閒民間燕飲歌呼笑樂不忘規戒詩人本其風俗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樞刺榆榆白粉婁亦曳也或云牽也宛坐見貌言山樞隰榆良材可用以興子有衣裳可端委朝廷子有車馬可馳驅王路乃虛擁所有不以自奉身死之後

詩問 國風卷下

三

徒供他人愉樂爾復何有牟氏日子孫是他人

山有樗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樗山樗杻櫨也保居有也言廷內洒埽自潔清鐘鼓考擊爲燕樂皆有用者而亦不爲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酒食鼓瑟不獨燕賓講禮且可以歡欣喜樂且可以永長此日而復不爲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風客寄也士大夫專殖自封有資財而不用齒麻偷安君子勉以及時行樂爾瑞玉問車馬鐘鼓非細民宜有以爲答前篇意竊恐未安余曰然小序亦失之云刺昭公亦非章末二語非當施之君者戒僚友則可爾宛其死矣他人是愉亦不必他姓奪之慳吝之家必有淫嗣父祖半生辛苦子孫一旦豪華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

詩問 國風卷下

堯

不樂

鑿鑿鮮明貌襮領也諸侯服繡黼領而丹朱純子謂其黨君子謂桓叔也言水勢激揚白石分明易見曲沃耦國亦易見矣素衣朱襮始封之服從其黨而入於沃沃人得見新君宜其樂而反不樂何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皓皓潔白也朱繡卽朱襮繡上繡爲黼也鵠曲沃旁邑見君子宜樂云何反有憂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粼粼清澈貌我沃人自我也言我所以不樂而憂者聞其君臣有命其事密不敢告人晉聞之乎不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揚之水沃人憂亂也晉昭侯封桓叔於沃沃強晉弱其黨潘父等助之欲傾宗國有密謀君子微洩其事風昭侯恭沃能戒之

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

詩問 國風卷下

堯

椒菜屬聊且皆語助朋比也遠條長枝也俗言椒正種多不實磕擲其子結實倍常桓叔晉之支裔其封沃亦以遠之不知乃成末大之漸詩人感之而言椒聊一實爾無意種之蕃衍乃盈升一實且然其後生子益將碩大無比因歎枝條遠揚末且愈大也椒性芳香而辛其旁草木不殖晉沃亦莫能兩大沃強晉其微矣

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

兩手爲躬兩躬爲升升不能容故以躬也碩大其實茂篤厚其實堅

椒聊二章章六句

椒聊晉人憂亂也揚水沃人作故據沃言我椒聊晉人作故斥沃爲彼皆忠於晉而不黨於沃者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纏綿也三星參也在天昏見東方十月時也良

詩問 國風卷下

四

人美室也貧人新娶鄰人見其室中無物惟有一束薪而已出視在天惟有三星而已然新人美室也故慰之曰子兮當復如此良人何言不須憂苦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芻刈草也隅東南隅也參轉隅夜將半矣邂逅不期而遇也昏姻過時如不意得之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參直戶將曉矣粲美也始見曰良人相逢如邂逅審視曰粲者

綢繆三章章六句

綢繆傷貧也國亂民貧昏姻禮不備鄰里觀之歎其雖有美室不能爲禮爾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杕特貌杜赤棠也踽踽無所親也同父兄弟也比輔也飲助也言特生之杜其葉猶盛物有助也人寡兄

詩問 國風卷下

四

弟則獨行雖有他人而不如同父之親借曰他人可恃行道之人皆可相比助而胡不然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曩曩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曩曩無所依也同姓同祖也

杕杜二章章九句

杕杜刺不睦也不親宗族骨肉離散獨焉而已矣

羔裘豹袂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予之故

我人目大夫也疾之之辭李文貞公曰居居慢也愚謂詩人言猶是羔裘豹袂衣服未改從我人而乃居然不與人親異於先大夫也我豈無他人可歸往但念子之故舊不忍爾箋云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

羔裘豹袂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袂猶袂也李文貞公曰究究苛也瑞玉曰居安也究窮也與人倨倨然舉事察察然尊貴人氣習如此余曰好恩也謂先大夫舊恩

詩問 國風卷下

聖

羔裘二章章四句

羔裘刺大夫也棄其故舊君子怨之而作

肅肅鵙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羽聲鵙性不樹止苞叢生栩櫟也牟氏曰盬苦也王事職分當爲靡有苦辛是也言鵙集於栩非其性民從征役非其所從王事我不爲苦但不得耕田養親爾子少怙父母長則父母怙子因歎悠悠蒼天國亂何時有定所乎而我亦得歸

肅肅鵙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極已也國亂何時已

肅肅鵙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行列也稻稂也梁粟類常常道也亂定則復其常

鵙羽三章章七句

鵙羽憂亂也晉曲沃五世構亂春秋傳隱五年秋王命虢公伐曲沃立哀侯於翼桓八年冬王

詩問 國風卷下

聖

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於晉九年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伯賈伯伐曲沃王命討賊不能定民從征役失養呼天訴之冀國亂早定事繫於王故稱王事爾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冕服七章侯伯之禮子謂武公也始受王命詩人陽美之而言諸侯國多矣豈少衣七者乎但不如子之得衣安且吉尤可喜爾有王命則安無他患則吉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煥兮

天子之卿六命故衣六煥煖也服久則煖

無衣二章章三句

無衣刺晉武公也并晉而重賂周僖王王貪其寶而錫之命君子惡其亂實刺而文美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道左道東也噬齧也脣齒相合言杕杜生道旁僻處行者不息其陰譬之弱晉偏安仕者不立其朝也彼君子顧理不顧勢儻肯噬然意合而適我乎若肯適

詩問 國風卷下

也我則中心好之何但飲食之而已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周曲也噬肯來遊宦遊也

周韓詩作右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有杕之杜閔晉也瑞玉問序言刺晉武公寡特不求賢自輔恐未安經言道左道周隱僻之喻武公據有晉國地非隱僻黨與眾盛何言寡特余曰詩蓋作於武公并晉之前鄂侯翼侯立國

偏隅孤特無輔忠臣遺老號召君子求助爾

葛生蒙楚葛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鼓草名野墓道也婦人見葛生葛蔓於墓道之上歎言予之所美亡於此地誰與乎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葛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域塋域也息止也至墓門則歎其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角枕錦衾斂襲具也至墓則思衾枕鮮華夫葬此地

誰與乎獨旦而已亡者長夜無旦故曰獨旦也

詩問 國風卷下

望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夏日冬夜言長也居墓也牟氏曰婦人言予積日夜之長至百歲之後而後歸其居則予美之獨處獨息獨旦何其遙遙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室墳也婦歸其室則夫不獨矣箋云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盡情之至

葛生五章章四句

葛生悼亡也晉好攻戰國多喪亡婦人哭夫於

墓間者傷之而作

采芩采芩首陽之巖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芩菌也苟且也然答然之也牟氏曰人言采芩宜於首陽巖無遽信之而往采人言采芩不宜於首陽巖無遽然之而舍旃人之爲言知他何者得實余曰不獨無信然之且問其言何從得則人不敢欺此止謔法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

詩問 國風卷下

哭

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苦茶菜也又言菜苦首陽下與許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又言采葑首陽東言者隨撫其地聽者易亂其從

采芩三章章八句

采芩止謔也序云晉獻公好聽讒愚謂芩虛空之物可食而常毒殺人讒人飾虛辭以進君嗜之不知其毒也苦苦菜也得霜甜美人君甘讒

乃忘其苦也葑蔓菁也有美時有惡時讒言似之人君喜其美不思其惡也故詩以三者喻焉首陽同地采物異名喻讒人之言變亂無常一事而屢更其說人以其似真則聽乃亂矣

唐十二篇

秦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鄰鄰眾車聲白顛的顛也言秦始有車矣但鄰鄰然比行無次也始有馬矣但其顛白然非色也瑞玉曰

詩問 國風卷下

哭

未得見君小臣便自傳令無禮教也徐氏曰秦穆公

學於亡人亡人即寺人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竝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

塋

阪有漆隰有栗言富也八十曰耄臣既見君驩然雜

坐鼓瑟歌呼而言今不爲樂日月逝而將老矣談笑

無禮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竝坐鼓簫今者不樂逝者其

亡逝而不留也徐氏曰兩言竝坐草昧君臣眞率如見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車鄰美新造也襄公始國雖有車馬侍御然雜西戎舊俗而非西周之禮樂詩人感而賦之徐氏曰暴富之家其僕多狎創國之主其臣多野此天子之尊必假叔孫通也序云美秦仲先儒謂秦仲附庸未必有此蓋襄公詩

駟驥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詩問 國風卷下

咒

驥驪也媚子嬖臣也言馬肥御善公之于狩小臣近幸雜然而從瑞玉曰左右之人親忠直之士疏爾奉時辰牡壯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奉者虞人翼以待射也左之射禽左也拔矢括也言田獸甚肥大公命御者左其車逆之舍矢則獲也君呼臣左亦言素無禮教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猷猷驕

輶輕也鸞鈴也田馬鸞在鑣猷驕皆田犬名載之猷之休其足力言田畢遊北園馬既調習犬又閒暇瑞

玉曰不以田畢蒐軍講武狗馬是娛而已

駟驥三章章四句

駟驥歌田獵也襄公有田狩園囿之樂亦雜西戎之俗詩人感而風之瑞玉曰車鄰駟驥皆文美而實刺前篇刺其無禮義而親近習之人此篇刺其喜游田而遠忠良之士皆述戎俗爾小戎伐收五檠梁輶游環脅驅陰鞞鑿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小戎兵車也伐淺也收軫也檠歷錄也輶車轅也前

詩問 國風卷下

咒

鉤衡後承軫穹其上如屋梁一輶而皮革五處束之其文歷錄然也游環鞞環也游服馬背上貫騂外轡禁其出也脅驅亦以皮爲環著服馬外脅驅止騂馬禁其入也陰揜軌橫板也鞞引車革帶也鑿沃金也陰板之上以繫鞞續鞞之處銷沃白金爲飾也文茵虎皮褥也暢轂長轂也馬青黑色曰騏左足白曰驥西戎之俗板屋余問溫如玉征戍亦何貴瑞玉曰婦人言我君子溫溫人爾今處板屋不耐勞苦閱而思之遂亂心曲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騶驪是驂龍盾之合鑿以鱗輅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赤馬黑鬣曰騶中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騶驂兩騶也盾干也瑞玉曰方言馬何雜盾余曰馬八尺以上爲龍車上載盾馬之高幾與盾合也鱗環之有舌者輅驂內轡也置輅式前繫輅亦沃白金爲飾也瑞玉問此句宜與游環齊驅文相次余曰上章說車此章說馬輅輅爲馬設故爾邑城堡也在板屋猶野處在邑則築城而成之方將也旣築城爲久屯計方不知何

詩問 國風卷下

五

時爲歸期胡然我又思念之言不可解

倭駟孔羣公矛鏐蒙伐有苑虎韋鏐鷹交韋二弓竹閉緄滕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倭駟四介馬也孔羣甚調和也公三隅矛也鏐矛下鏐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干上虎虎皮韋弓室瑞玉曰鷹韋也金鏐飾之若今時弓室金丁爾毛傳云鷹馬帶非也余曰交韋交二弓於韋中閉弓鏐也緄繩也滕約也竹爲閉而繩約之鏐弓體使正也載寢載興閔君子寢起之勞厭厭

安重也秩秩有序也言旣在邑而屯戍當安重持久徐布德音以鎮撫之無徒邀近功又因君子溫其而勉之

小戎三章章十句

小戎思戍人也襄公伐西戎啓西垂令將士屯戍備之室家閔其勤勞詩人爲之賦爾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也葭蘆也蒼蒼色老也露爲霜晚秋也伊人不

詩問 國風卷下

五

知姓名也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涉曰遡游言秋水蒼蒹蕭瑟之辰伊人可念上下求之止隔一水閒而不得也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淒淒寒涼之意晞乾也晨露未乾蒹色淒寒湄水草之交也躋升也言難至坻水中高地也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采采成而采也凌晨采蒹露氣沾人思伊人在水溪有寒意不也浹厓也右出其右也言其迂迴汜小渚也

蒹葭三章章八句

蒹葭思隱也時有高士隱於水濱潛深伏陝可望不可即君子歎美之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周之南山中南也條山楸梅枿也言山高木茂

詩問 國風卷下

五

蔚然一都會君子至止始來居有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顏如渥丹容色充盛其君也哉言是當來君我者也牟氏曰久無君矣悲喜之辭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山廉曰紀道平曰堂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黻宜在裳言衣者便文爾壽考不忘言此衣裳佩玉年老人見之尤不忘牟氏曰周時威儀正如君子今日老壽者尙能識之

終南二章章六句

終南美襄公也牟氏曰襄公有周之地周之舊人喜於得君美之也美秦而思周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往來貌言黃鳥止其所傷三良不然也從殉死也特傑出也殲盡也贖質也言三良死人過其墓臨視其穴而驚悼仰呼蒼天願以百身代其死惜善人

詩問 國風卷下

五

之甚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防當也一人當百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禦扞禦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黃鳥閔三良也從君於魯死不爲義詩人哀而賦之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

歎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歎疾飛貌晨風鷦也鬱茂密貌欽欽憂懼貌言晨風疾入北林似君子行遜而隱也不得見則憂心欽欽

詩問 國風卷下

五

然懼終不見之也責之曰如何乎如何乎忘我乃實多不言去之之故反責去者之恕微辭爾

山有苞櫟隰有六駸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櫟柞櫟也駸梓榆也言櫟也駸也皆山隰所宜有賢人亦國家所宜有也

山有苞棣隰有樹檍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棣唐棣也檍赤羅也如醉則憂更甚

晨風三章章六句

晨風序云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棄其賢臣詩人微其意以責之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袍襦也戈矛皆槍屬秦地周之舊民思念先王與民同欲豈必曰汝無衣解衣衣之乎然民如挾纊感念而言王于興師我當脩戈矛與子同敵王愾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澤裏衣也說文作襍袴也戟格也旁有枝格

詩問 國風卷下

五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行列也偕作同發偕行同列

無衣三章章五句

無衣思周也秦好攻戰輕用兵而不恤民民皆思周而怨秦焉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母之昆弟曰舅渭陽渭水之北路車諸侯之車乘黃四馬皆黃也贈之以此欲然猶若未足意有餘爾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悠悠我思念母也瓊瑰美石次玉言贈遺雖厚物不稱心

渭陽二章章四句

渭陽序云康公念母也穆公納晉文公秦姬時已卒康公送之渭陽念母之不見也見舅氏如母存焉感而作是詩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穆公好賢開夏屋館之康公不嗣故假賢者之辭歎言我今所館

詩問 國風卷下

秦

猶是夏屋也但飲食之而已無禮敬餘意吁嗟乎乃

不似先君爾

每食無餘箋云遇我薄其食我纔足爾每食不飽俗說云食少不能得飽茲說非矣秦雖簡賢何至爾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簋盛黍稷器言今食器猶盛也但昔之食君親之今也每食君不在故食竟不告飽惡無禮也孔子食於少施氏而飽曰少施氏食我以禮

權輿二章章三句

古注章五句

權輿序云刺康公也簡賢棄禮君子去之非爲

供薄其意怠爾

秦十篇

陳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子大夫也湯蕩也宛丘地名瑞玉曰陳之貴者挾伎山遊故言子之游蕩而往宛丘上也信有閒情而無威望上者民之望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值遇也鷺羽舞翳也瑞玉曰人過宛丘下無問冬夏

詩問 國風卷下

秦

所聞皆擊鼓之聲所值卽羽舞之容巫風盛也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翮

缶益也可以節樂翮翳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宛丘瑞玉曰刺巫風也士大夫延巫覡恆舞酣

歌於盛會之地是謂巫風爾陳之先大姬婦人

尊貴好樂巫覡歌舞其後化之遂成風俗

東門之枌宛丘之枌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枌白榆枌杼也子仲氏子女也婆娑舞貌言出東門

至宛丘樹木陰翳貴家之女皆遠遊舞樂其下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續其麻市也婆娑

原野也績麻女職今擇良辰會高明之地而荒樂焉
瑞玉曰俗雖淫遊市上非婆娑之地蓋游女繁會如
市爾

穀旦于逝越以離邁視爾如蒹葭我握椒

越於也離總也蒹葭椒芬香也言又以善旦而往
羣女總集偕行交相愛說言我視爾美如蒹葭還遺
我一握椒牟氏曰女子相語也

詩問 國風卷下

五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序云疾亂也風俗荒遊女皆棄業聚
會嬉樂爾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衡門橫木爲門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洋洋流貌言
衡門雖淺陋亦可遊息其下泌水不可飽亦堪玩樂
忘飢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美
河魚尤美里語云洛鯉伊魴貴於牛羊伊洛水入河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食色性也知足者常樂

衡門三章章四句

衡門美隱士也朱子云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
辭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池城池也漚柔也言池水柔麻可緝績賢女能柔君
子以成德彼美淑姬可與晤對詠歌相切化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詩問 國風卷下

五

紵麻屬答述曰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菅茅屬自述曰言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思賢妃也序云疾君淫昏而思賢女
以配瑞玉曰美賢女也有娶妻者美而賢詩人
美之菅麻必漚漬而成德業須切化而入以言
夫婦則宜若淫奔倉卒聚會恐未易言此爾

東門之楊其葉牂牁以爲期明星煌煌

楊垂柳牂牂葉密如羊羣也瑞玉曰東門外垂楊下
幽閒稀行相約以奔畏人故昏以爲期先來者候不
至乃至天曙大星煌煌然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

肺肺葉下垂如肺也晢晢小明貌天曉則星光微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奔也朱子云男女期會有負約不
至者瑞玉曰此人有尾生之信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

詩問 國風卷下

卒

昔然矣

墓門墓道之門凶僻生荆棘斯析也夫謂佗也已去
也言陳佗包藏凶惡如墓門之棘桓公生存當秉剛
斷去之乃其不良國人皆知而卒不已也誰昔爲此
者乎牟氏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言事雖隱僻必有
披抉之者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子不顧顧
倒思子

梅美木鴉惡鳥又言佗之爲棘始固梅也由與惡人

居而導之爾訊告也先已嘗作歌告桓公而不顧至
顛倒然後思子已晚矣牟氏曰墓門雖無人梅上猶
有鴉豈可謂無見者

墓門二章章六句

墓門序云刺陳佗也朱子初解云追咎先君不
能爲佗置良師傅以至此也牟氏曰風隱慝也
防有鵲巢卽有旨若誰侮子美心焉怵怵

防隄也卽邱也若草名好生下溼侮誰也子美美賢
也瑞玉曰鵲巢防上不安之甚余曰若生卽中亦非

詩問 國風卷下

卒

其所言賢人處勢孤危小人又侮張之不知誰人爲
此我心怵怵然憂之

中唐有壁卽有旨鵲誰侮子美心焉惕惕

唐廟中路壁瓠瓠也鵲綬草也唐壁人稀行卽鵲人
稀見喻賢人處於閒散誰又侮張之則必見罪謫我
心惕惕然懼之

案唐注本爾雅也逸周書曰隄
唐山唐孔晁注唐庭中道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防有鵲巢序云憂讒賊也賢者孤危讒人構焉
詩人憂之而作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皎月光僚侶也月下女影也舒開解窈幽遠糾愁結

悄不言而憂也瑞玉曰月皎人僚光景可念纔舒愁

結旋又悄然心勞甚矣

月出皓兮佼人憫兮舒憂受兮勞心慍兮

憫愁貌慍憂也慍煩亂也言月色皓然良夜也佼人

反有愁怨之色以其憂思忍受情雖暫舒離恨牽心

又煩亂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天紹兮勞心慘兮

詩問 國風卷下

李

燎明也天矯變也紹糾緊也慘哀切也言月照人燎

方舒天紹之情心復慘然不樂怨別爾

月出三章章四句

月出序云刺好色也男女相私往來以夜來欣

會聚往怨別離凡人之情從理則逸從欲則勞

詩人爲之辭冀其聞而改之爾東萊呂氏云用

字聲牙其方言與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株林夏氏邑夏南徵舒字靈公往夏氏民間相謂吾

君胡爲乎株林答曰從夏南爾或曰非適株林從夏

南也疑其數數然胡爲乎株林猶言吾公在壑谷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說舍也又言日夕矣駕乘馬何也答曰將宿於株爾

又言朝旦也乘乘駒何也曰將食於株爾亦民間疑

辭

株林二章一章三句一章四句

古注二章章四句

株林序云刺靈公也淫乎夏姬朝夕而往詩人

顯其事微其辭設爲民間往復之語將令言之

詩問 國風卷下

李

者無罪而聞者足以戒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

泗滂沱

陂澤障也荷芙蕖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言陂澤蒲

荷之間有美人家焉與草俱芳也獨處悲傷而無爲

但有涕淚滂沱暗流而已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

心惓惓

蘭蘭也卷意拳拳也其容碩大而獻鵲摯惓惓猶悵

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萐萐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萐萐荷華也儼矜莊貌

澤陂三章章六句

澤陂瑞玉曰悼亡也余曰美貞婦也蒲萐二物同處澤陂有美一人獨處傷感然曰寤寐無爲其幽貞芳潔亦可見矣陳俗之淫而有婦如此十步之內必有芳草者也

詩問 國風卷下

益

陳十篇

檜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諸侯朝服狐裘朝天子服逍遙閒適也言君初

羔裘矣又狐裘矣先逍遙而後朝意不在朝也臣近

咫尺恆不見君豈不爾思乎心徒勞而已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朝在路門外堂在路寢言君翱翔之暇或亦有時在

堂然亦在而已不事事君誠樂之我心憂傷爾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或又不見狐裘但見羔裘日出照曜允澤如膏然更不至朝堂矣瑞玉曰裘澤人瘁見之能無驚悼

羔裘三章章四句

羔裘牟氏曰刺不朝也檜君修潔衣服而不視朝羣臣稀得見者大夫憂之而作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惓惓兮

庶幸也禮既祥而縞冠素紕棘人喪人也樂樂毀瘠貌惓惓憂勞也言今何幸得見素冠人也但哀毀骨

詩問 國風卷下

益

立憂其傷生反令我心勞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大祥素縞麻衣冠素衣亦素也人皆有三年之愛於

父母俗雖恩薄見之亦感發而傷悲願與同歸於禮

庶見素韞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祥祭朝服素韞韞從裳色感念傷悲蘊結不解願學

焉與之如一

素冠三章章三句

素冠牟氏曰美孝子也時人恩薄禮廢喪有不

能三年者人見孝子衣冠以爲幸爾

隰有萋楚猗猗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萋楚銚弋也猗猗柔順貌天少也沃沃肥澤貌言萋

楚之枝雖旁延蔓引但以其形天沃而無所知故人

亦不憎之疾淫恣者不然瑞玉曰喻人長大無禮義

而淫邪反不如少小時不知人道可樂也

隰有萋楚猗猗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女以男爲家樂萋楚無家明有家者可疾也

隰有萋楚倚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詩問 國風卷下

矣

男以女爲室言萋楚有實疾亂人子女之教者也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隰有萋楚序云疾恣也少年漁色狂夫寄殺詩

人疾之而思無情慾者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發揚起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言是非古之風

與何發發也是非古之車與何偈偈也西瞻周道風

車變改所由顧之而驚悼

匪風飄兮匪車嘒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飄回風也嘒急疾聲弔悲悼也

誰能享魚漑之釜鷺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漑漑也鷺釜屬懷藏挾衣中也言烹魚人所嗜故願

沃釜鷺從之西歸人所思故願附音書問之

匪風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西周也王政不綱小國罷敝君子思豐

鎬爾檜在滎陽爲鄭武公滅當平王東遷之初

檜當尙在

檜四篇

詩問 國風卷下

矣

曹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俗名浮生朝生夕死楚楚鮮明貌言蜉蝣羽衣

鮮潔浮蕩閒游不知其生不久也我心憂之不敢言

從我歸家處我則告汝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采采華飾也息安也急忙言不得從我歸家安息我

當告汝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李文貞公曰掘閱者掘然而飛僅閱朝暮瑞玉曰掘穴地而出也閱容也穴小僅能容之余曰管子云掘閱得玉則閱與穴通也因問此蟲黃黑色何言衣如雪瑞玉曰初出地時故自白如蟬始出土亦是白也余曰小人本掘穴窮巷無賴人爾今修飾邊幅作蜉蝣狀我不敢說從我歸家我則說於汝

蜉蝣三章章四句

蜉蝣刺小人也曹之在位鮮潔衣服游蕩無度不知危亡將至君子疾之不敢端言託之蜉蝣

詩問 國風卷下

充

爾

彼候人兮何戈與祿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候人道路迎送之人何揭也祿受也芾韞也赤芾大夫以上服也言有候人荷戈受爲前導者彼何人乃赤芾三百皆朝之貴官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鵜洿澤鳥也言鵜在魚梁翼不濡食成魚也小人據高位不事事而厚得祿德不稱服然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味喙也遂稱也媾昏媾也君寵小人與之連姻舊兮蔚兮南山朝隴婉兮變兮季女斯飢

蒼蔚草木貌朝隴雲霞氣季少子女弱女也言朝望南山雲樹深處有隱君子焉其婉變之幼子少女方於斯啼飢也不言君子飢者君子固窮傳云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

候人四章章四句

候人序云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近小人

鴉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

詩問 國風卷下

充

如結兮

瑞玉曰鴉鳩布穀卽戴勝也每生七子或八子余曰子多而飼如一似君子心平也淑人以善養人也言鴉鳩哺子朝暮平均君子養人遠近如一其禮儀所以一由其心思固結之故爾

鴉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鴉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得一御眾之要也帶大帶弁皮弁騏青黑色言君子帶絲弁騏衣服有常

是其儀不忒之實

鴈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忒差也正長也治也四國謂諸侯

鴈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牟氏曰胡不萬年歎今不復有此人也余問若以次言當先國人後四國瑞玉曰四國遠而難化故先言國人近而易及故後言又曰必儀不忒然後正四國

詩問 國風卷下

主

至四國正即國人可知故正四國言儀正國人即不言儀蒙前文爾

鴈鳩四章章六句

鴈鳩思盛王也用心專壹則四國蒙休牟氏曰

思賢伯也下篇同

列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下泉泉下流也稂童梁言下泉寒冽不能潤物苞稂非漑草浸之而病是以寤覺之中愾然歎息念彼周之西京時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蕭蒿也京周西京之周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蕭蕭草京師大眾也余問稂蕭蕭何以況小國瑞玉

曰三草皆蕭實空虛之物水浸尤易腐敗故以爲喻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小國無常隨世輕重當周之衰苞稂見浸方其盛時

黍苗芄芄非泉之冽雨之膏也以興四國諸侯知有

王者由郇伯至賢宣上德意以勞來故爾

詩問 國風卷下

主

下泉四章章四句

下泉序云思治也小國困敝思西周盛時賢伯之功爾徐氏云時晉文執曹伯分曹田故云

曹四篇

幽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鶩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火大火也七月暑退火西流將寒也九月霜降婦功

成則授冬衣矣一之日者數終於十復始於一欲言一之月則文不明欲言十有一月則不句故變言一之日也此既變文故二三四并積是數之觸發風寒栗烈氣寒褐毛布微寒衣可禦大寒須加褐也瑞玉曰古者一夫宅五畝其半在田其半在邑春民畢出冬民畢入下經云入此室處謂在邑之室此云同我婦子謂適在野之廬也既卒歲矣正月先往修耒耜二月舉趾行偕婦子而往以餉耕者於是田大夫亦來至田數月不見見俱歡喜案漢書食貨志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

詩問 國風卷下

三

邑下即引幽詩曰證之此班氏獨得爲從來說詩者所不及瑞玉此解正合漢書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再言流火授衣將述女功之始故又本之陽溫也倉庚離黃也余問微行傳云牆下徑瑞玉曰野中亦有小徑余問遵小徑以女步遲取近耶曰女子避人爾又曰蘩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用蒲公英亦蘩類祁祁眾也蠶事急余曰祁祁言遲爾春日暄長采蘩人緩

緩行女心急自傷行步遲願殆近追及公子同歸至家公子幽公女也諸侯之女稱公子幽俗勤儉幽公之女亦以蠶事出

七月流火八月桂蠶蠶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鵲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桂蠶葦葢可爲曲薄蠶月三月也不言五之日者蠶事至重故以配月瑞玉曰條桑即柔桑也蠶初生食少故用條桑取葉存條也三眠食盛故伐遠揚枝落

詩問 國風卷下

三

之也女桑葦桑也即條桑之萌葉蠶三眠凡生三駒先生者成繭皆及其母後者作繭薄不能食大葉故飼以女桑猗者新葉猗猗然凡三節事古注都欲一之誤爾余曰鵲伯勞即伯鷦也夏至來冬至去七月猶鳴也績功也絲事畢而染事起八月染采之功成爲公子裳厚於所尊也傳云載績麻事起愚謂八月非緇麻時麻又不以染考工

記云秋染夏蓋在此月

四月秀葺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穽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穢

獻豸于公

蔓苦蔓月令苦菜秀疑是也穫收禾也蕓落葉也余問幽風記月文不虛設秀蔓鳴蜩春庚秋蟋之類亦復何與農桑事瑞玉曰月以記時時以作事諸言月者有事則繫事無事即繫時農家早晚候之何渠不言耶余曰貉賤自爲裘狐狸貴爲公子裘同謂竭作也豕一歲縱三歲豸大者公之小者私之余問其同何故必須二之日瑞玉曰一之日農功雖畢宮功方興于茅索綯皆此月事余曰卽如是于貉何不并俟

詩問 國風卷下

豸

二之日答曰狐貉之獸皆穴居民稍閒暇可便取之

至於田獵習兵必須大眾竭作

劉向曰蔓苦蔓也爾雅蔓繞棘菟徐鉉以

蔓爲狗尾草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斯螽蚣蝢也動股以股鳴也莎雞一作沙雞俗名沙蟲六月月中飛而振羽作聲宇屋檐也自七月在野以下皆謂蟋蟀也穹空隙也窒塞也向北牖墜塗也

瑞玉曰此室謂邑居之宅屋久無人鼠穴戶牖風雪侵凌必須繕治乃可居之前同婦子出在野今嗟婦子往入邑也牟氏曰邑屋穹隆而室固名曰穹窒久空無人鼠穿我墉熏而去之塞野屋之窗埋野屋之戶將去故也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苾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詩問 國風卷下

豸

鬱棗屬今雀李也薁薁薁亦鬱類也葵承露也菽豆也瑞玉曰菜可烹豆不可烹蓋如今俗作豆粥爾其法菜半之豆半之煮爲粥古名半菽夏小正謂豆閔也余曰菽蓋扁豆蠶豆之類七月正堪食剝擊落之稻九月穫十月穫者稻孫也春酒凍醪也介助也眉壽豪眉也瑞玉問瓠八月味苦不堪食斷爲壺任用爾故瓠作壺余曰果蓏菜茹宜助男功皆取供食不得此句偏謂任用且甘瓠容有可八月食者斷者就蔓斷取之叔拾也苾麻子也瑞玉曰茶苦得霜可食樗非爲薪也九月非樵薪之時且下句遂言食我農

夫則二物皆供食也。樛櫨類葉有香者，醢爲菹。九月
葉可食，薪者枝落之，采其葉也。余曰：老者食珍壯者
食粗，俗儉而有禮也。穫稻爲酒，以介眉壽，則知蠶桑
爲絲帛，亦供養老。經不言者，互見爾。案：葉莫今俗謂
而小竊疑羊鬪
即葉莫聲轉耳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苽麥。嗟我農
夫，我稼既同，上入執事，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
屋，其始播百穀。

牟氏曰：場圃有牆，農畢修築之，納納入邑居蓋藏之。

詩問 國風卷下

夫

黍稷以下一年收者至是合計之，凡有此也。余曰：後
熟曰重，先熟曰穆。諸穀皆有之，不獨黍稷也。禾是總
名，黍稷稻粱秫之類皆稱之。獨麻苽麥則無禾稱，故
言禾以別之。嗟農夫者，卽眉壽人也。老者思慮長恆
先於少者，稼既同畢入邑也。俗謂入城爲上邑，居之
宅曰宮，綯綯索也。茅懼風吹故編索壓之，乘升也。瑞
玉曰野廬之居曰屋，亟乘之者爲來春播百穀，又將
同婦子往居焉，豫治之。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

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漼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
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沖沖鑿冰，聲凌陰，藏冰室蚤初旬也。獻羔，開冰祭韭。
薦新漼場，淨如洗也。余問朋，兩尊也。傳云：鄉飲酒，簋
云饗，羣臣瑞玉曰：祭社與田祖，爾春獻羔爲祈也。冬
殺羊爲報也。余問公堂，傳云：學校。朱子云：君堂瑞玉
曰：田畯聽事處也。民既賽神於野，遂相率入邑升田
畯之堂，舉彼神餘羊酒饋獻之，答其勤勞，又祝君萬
壽無疆，常有豐樂之慶也。案：萬壽無疆之祝，後世單
施於君古人則上下慶幸

詩問 國風卷下

主

之辭通得稱之至，漢猶然。見於漢書馬援傳，勸傳又
吳良傳，註引東觀記：歲旦郡門下，據王望舉觴上壽。
據史皆稱萬歲，小雅楚茨朱子以爲公卿大夫之詩
亦有萬壽無疆之語，然則此公堂卽田畯之堂，萬壽
無疆亦祝田畯之辭矣。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七月序云：陳王業也，周公之東身遠，王朝心勤
民事，上述先公之業，幽國之風口授矇工朝夕
誦之以風成王。爾仁山金氏云：七月非周公作
乃幽之舊詩，故附於十五國風之後。茲說恐非。
又按朱子辨序謂七月是未居東時作。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鴟子之閔斯
鴟鴞惡聲鳥喻流言人也取謂掩得之子喻管蔡室
喻王家鬻賣也言流言惑人如彼惡聲之鳥既誘我
子掩取之慎無壞我室巢我之愛子恩勤備至今爲
爾欺賣之可憐閔也主造流言本由管蔡今反歸咎
鴟鴞以時二子既誅公以親親之故諱之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
子

徹剝也桑土桑根也言前事無復道當及今未陰雨

詩問 國風卷下

五

時綢繆防後患今汝巢下之人或猶敢侮予乎疑之
而未敢必也

予手拮据予所將茶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
家

拮据爪揭草也茶萑苕租粟米也手以將茶而拮据
口以蓄租而卒瘁辛勤若此猶曰予室家未完如未
有爾甯可自暇逸

予羽譙譙子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嘒
嘒

譙譙殺也脩脩敝也翹翹危也嘒嘒急也言羽尾疲
勞巢尚危墜未陰雨時綢繆且然若復風雨漂搖當
何如雖哀鳴亦無益爾

鴟鴞四章章五句

鴟鴞序云周公救亂也管蔡挾武庚欲危公遣
其黨流言公東征得罪人而王猶未釋然於公
自以國家大定矣何復自苦爲公乃爲詩貽王
名之曰鴟鴞託之平鳥言懲前事慈後患君臣
焦心竭慮猶懼及焉敢即安也王意尋悟於後

詩問 國風卷下

五

亦不敢復迂公矣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
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
獨宿亦在車下

東山征地依山也惓惓久也濛雨貌東征以秋歸淫
雨尤多故每章言之口纔曰歸心已西悲如至家也
瑞玉曰制裳衣者衣裳垢敝新治歸裝余曰經言裳
衣非裳非衣古名附注今名行袴此物簡而工省軍
中可制制謂縫新也士軍士枚如簪銜之止語士將

歸則勿復行陳銜枚矣蜎蜎動貌蠋桑蟲烝烝也敦聚貌言蠋羣處桑野士亦羣聚而非家猶獨宿爾於時殘暑行者露宿車下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蠋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

果臝栝樓字久荒則蔓之伊威鼠婦室不埽則家之蠋蛸長踞戶無人則網之町疇廬旁隙地鹿爲場臥之熠燿光明貌宵行螢母也能行不能飛此五物者

詩問 國風卷下

全

秋雨陰溼野廬荒涼常有之行人在塗惻然感念亦足可畏乃可懷思爾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鸛水鳥垤蟻塚鸛鳴婦嘆感陰雨也洒埽穹窒喜新晴也睇望征人而我征忽已至矣行經籬落秋瓜之苦者纍垂蔓繫於架上因感歎言我不見此於今已三年矣瑞玉問古者師出不踰時爲怨思也春秋傳

云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周公愛民調發何至三年余曰金縢云居東二年詩云三年舉成數爾又考竹書成王二年秋周公伐殷三年殺武庚四年春正月初朝於廟計四年春朝廟此時當勞歸士周公歸當在三年秋是則據作詩時稱三年其實往反纔一年爾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縢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詩問 國風卷下

全

女親爲結帨筐篚之儀或九或十言多也軍士未娶者有功而歸連姻貴族禮儀殷盛新昏者固甚美矣其舊有婦而歎於室者遠歸相慶當復如何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東山牟氏曰周公勞歸士也一章在塗苦也二章思家之情也三章初至家也四章至家後之慶也

旣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斧隋斨斨方斨樵采器也皇齊詩作匡將大也言周公東征不事甲兵徐宣德化軍中斧斨除道樵蘇久而皆自缺破其哀我也德至大矣余問毛傳四國謂管蔡商奄朱子云四方之國義較闊大瑞玉曰東征卽指管蔡商奄何須復言四國乎經文不如此重沓

既破我斧又缺我鉤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鉤釜有足者吡同國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曰四國

詩問 國風卷下

全

化也周公化四國不暴如用鳥媒誘鳥然

既破我斧又缺我鉤周公東征四國是適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錄韓詩云鑿屬一云獨頭斧也適歛也四國渙散周公以德斂聚之

破斧三章章六句

破斧序云美周公也斧斨鉤鉞皆軍中什器而非攻戰之資詩人言公討罪安民不以殺伐爲威征有罪而曰哀我人聖人用兵之情見矣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柯斧柄也牟氏曰柯與柯一類非斧居其閒則不克夫與妻一體非媒居其閒則不得此異而後同之喻非爲亂則公不得來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觀之子遵豆有踐

踐行列貌牟氏曰旣用斧伐得其柯但見柯不見斧矣旣用媒取得其妻但見同牟不見媒矣此同而遂忘其異之喻公旣來則不復見其亂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詩問 國風卷下

全

伐柯東人喜周公也牟氏曰東征旣克周公未歸東人愛之之辭

九罭之魚鱗魴我觀之子衮衣繡裳

九罭九囊之網衮衣上公之服東人愛周公言舉巨網則能獲美魚之子來我幸得見盛服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北方爲家遵渚爲客信誠也言公客於東猶鴻爾或公不安於朝歸無所容就汝誠處如此矣喜辭也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鴻宜水居陸非其所不復謂不復其官爵宿猶處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公既信宿信處是以此閒得有袞衣之人兮但恐朝
廷迎公歸使我心悲爾我願其無然懼辭也

九罇四章章三句舊注首章四句

九罇東人愛周公也歸朝公義也畱東私情也
愛之至者欲其不安於朝而客於東恩德之入
至深也

狼跋其胡載寃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詩問 國風卷下

公

胡領下肉也足後曰跋華蒂曰寃公孫周公也碩膚
大有肌也赤舄盛履几几安重貌言老狼長胡大尾
行而胡反爲跋坐則尾又爲寃不安之甚今周公體
膚豐碩進退寬裕几几然正以舄言者人心不安步
履必皇遽失常曲禮削瓜士寃之疏云寃謂脫華處

狼寃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德音不瑕言令德聲聞不有瑕疵

狼跋二章章四句

狼跋美周公也居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疑亦

東人美之之辭

幽七篇

詩問 國風卷下

全

詩問卷三

棲霞曬書堂原奉

孫男聯孫聯茹校字

雅

曾孫男國國同校字

小雅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
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萃蘋蕭也鹿得草呼羣共食呦呦然以興嘉賓相招
爲禮也賢人自野來故本所在以言焉燕饗之樂皆
鼓瑟工歌吹笙閒之奉筐以將束帛謂酬幣也人亦

詩問 小雅卷上

嘉賓也牟氏曰人之不疏棄我者指示我道路所聞

見民俗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忮君
子是則是微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蒿蒿也德音善言也既燕饗之又乞善言古者於旅

也語忉忉也嘉賓令德音聲甚昭明民與君子皆來

觀禮者我視民心化其偷薄君子於是則微皆欲其

燕安敖遊於此不遽去也賓興之禮鄉老鄉大夫羣

吏皆造舊說視與示同然上章既作示此章又作視字異明義亦當異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

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苓說文云蒿也琴瑟堂上樂湛久也飲酒樂賓得其

歡心言不虛拘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鹿鳴賓賢能也鄉大夫三年大比攷德行道藝
而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獻其書於王於其
行也歌樂幣帛燕飲以樂之記云宵雅肄三官
其始也言由此始官於朝序云燕羣臣嘉賓按

詩問 小雅卷上

禮天子燕諸侯及諸侯相於通得用之不獨羣

臣及四方之賓然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駢駢行貌倭紆回貌遲緩也君代臣言駕此四牡行

路迂遠豈不思歸乎但王事不以爲苦我心則獨傷

悲爾爲思父母

四牡駢駢嘽嘽駟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嘽嘽喘息貌啓跪也處坐也古者席地跪卽起居卽

坐啓處猶云起居王事急不暇歸問父母起居

翩翩者雛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雛鵲鳩孝鳥也將養也言鳥之孝者時飛時下不離

故樹使臣羈於王事不得歸養也

傳云雛壹宿之鳥

翩翩者雛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杞枸櫞也先父後母序也

駕彼四駱載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駸駸貌諗告也是用作歌代臣言也將母來諗體

臣意也再言將母孔疏云母以恩意偏多故再言之

四牡五章章五句

詩問 小雅卷上

三

四牡勞使臣也文武之時臣皆盡忠宣力然以

爲顧其私恩則廢公義勤於公義又廢私恩是

以宣力四方臣爲其公君恤其私於其反也歌

樂勞之道其忠節顯其孝心而君臣之理得箋

云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駢征夫每懷靡及

皇皇猶煌煌駢馬眾貌征夫行人也言野華皇皇

原隰高下皆徧臣之使出當每慮事宜有所不及爲

下周咨起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如濡柔澤也周忠信也咨訪問也瑞玉問諏謀度詢

春秋傳傳會經意覺未安余曰諏取也擇人言可采

取者馳驅道上遇忠信之人於是訪問采取之

我馬維駒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如絲調忍也謀資其計畫也

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沃若明洽也度裁酌也瑞玉問諏謀之後何次咨度

余曰諏謀可否雖資於人商度從違須決於己故咨

詩問 小雅卷上

四

度次之言咨而復度也

我馬維駟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均調也詢從旬旬訓徧言咨之徧也既度於己事有

未便仍須問人故咨詢又次之瑞玉曰四節歷陳車

馬盛多戒使臣能允君命不負寵任爾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皇皇者華遣使臣也春秋傳穆叔云君敎使臣

曰必咨於周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

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常棣棣也鄂同萼承華者也不讀作跗萼足也韡韡
尤明貌興者以華萼輝映兄弟承覆亦有光輝故他
人皆不如之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威畏也瑞玉曰死喪人所畏惡而兄弟懷思之戰陳
之尸哀聚原隰惟兄弟往求之收其骸骨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瑞玉曰脊令離渠俗名沙雞長腳善走飛則鳴行則

詩問 小雅卷上

五

首尾動搖鳴則天大雪又名雪姑也脊令水鳥而在
原失其常處自爲首尾以喻人有患難惟兄弟急之
平時良朋對此景況長歎息而已言不急

兄弟闔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闔闔也務事也一云侮也烝眾也戎寇也又汝也言
雖兄弟內爭猶相承當外務平時良朋雖眾到此視
若無戎然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喪謂死喪亂謂患難喪平則安亂平則寧反上數章

而言也人情安樂則忘憂患不思急難之有人乃德

永歎之愛已安樂之兄弟曾不如患難之友生

賓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賓陳也飫饜也具俱也孺友愛貌人情愛慕最真無

如孺子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妻娣姒也子猶子也娣姒和好如琴瑟均調則兄弟

翕合和樂且久家人離多起於婦人瑞玉曰常情合

妻子易和兄弟難厚於愛而薄於友也

詩問 小雅卷上

六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帑子也爾爾兄弟也亶信也承上言室家宜則兄弟
宜妻帑樂則兄弟樂人能究窮圖慮當知斯言信不

誣爾

常棣八章章四句

常棣序云燕兄弟也按序又云閔管蔡失道鄭
譜疑成王周公之詩不當列文王之篇以爲隱
其惡故推而上之其答趙商問又云文武時兄
弟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感切之未可定爲成

王時作二說不同皆難據信序云閔管蔡失道亦非經意聖人之言高下大小皆宜豈直爲一人一事施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丁丁伐木聲嚶嚶兩鳥鳴鳥聞伐木聲驚起出谷遷木人聽其嚶鳴相應似爲求友作聲非必鳥意云然神山川之神也神聽其伐木鳥聲有相切直之意終

詩問 小雅卷上

七

和樂且安平人何可不求友

爾雅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

伐木許許醴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粢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朱子云許許眾力聲淮南子云舉大木者呼邪許醴沛酒也以筐曰醴以藪曰湑藇美貌羜小羊也粢明潔貌八簋禮食器也言具酒食召朋友寧使彼適有故不來無謂我不顧念之有過咎瑞玉曰此語善道人情

伐木于阪醴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衍多也籩豆之數倍簋簠八則籩豆三十六也兄弟父黨母黨之敵者諸父諸舅既是同異姓尊屬知兄弟亦宜兼也民間失恩德尙以乾餱之食獲愆過況君之珍膳可以遠兄弟乎湑酤無算爵也鼓舞無算樂也及我閒暇之時便相與燕飲爲樂公私兩不廢也獨言湑者酤本設辭

詩問 小雅卷上

八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伐木燕朋友也親戚故舊情廣則疏文武制燕飲之禮通上下之情所以親其疏於無曠爾瑞玉問每章首輒言伐木何義余曰伐木須眾人助力是有朋友之道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爾爾君也稱天故爾之言天使爾德盡厚則何福不開除余問單厚多益若皆言福祿則文義重沓瑞玉

曰多益子孫盛也余曰賢才輩出民物殷繁是謂以莫不庶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瑞玉曰戩翦同穀禾稼也除舊穀刈新穀高下收穫盡無不宜此謂受天百祿也天又降遐福如日不足言遺澤流於子孫遠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詩問 小雅卷上

九

牟氏曰以莫不興萬物盛也山日高阜日厚岡日崇陵日隆川之方至者日深此之謂增瑞玉曰川之方至至於海也

吉蠲爲饋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吉善也蠲潔也饋酒食也禴祠烝嘗四時祭名君先公先王也瑞玉曰卜占也尸傳神辭嘏主人曰我以爾孝德卜之知天俾爾萬壽無疆也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

爲爾德

弔至也神至遺福蒙上文也多福之來由於事神勤民民俗淳質惟日用飲食相與燕樂享太平也瑞玉曰黎髮黑也凡民耆老顧禮義少壯逞氣血今羣黎百姓盡皆訓行爾德卽老者善良可知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瑞玉曰月言恆者古人常儀占月恆其德也余曰陰道不變故月言恆陽道變化故日言升騫虧也南山

詩問 小雅卷上

十

不騫崩靜而壽也松柏枝葉榮茂無衰落也言日月貞明山林奠麗無不承爾之德而能然是之謂福福者備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天保序云下報上也臣子頌禱其君盛陳福祿而已然以爲美報之來稱其德施不忘規戒焉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作生也言師初出時見野中薇方生也預告歸期當

在來歲晚也軍士不得安處室家在外不暇歸問起居皆以獵狁之故重言之者述其遣戍之辭作其敵愾之心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柔脆也烈烈憂煎貌聘問也我戍尚未定方所故無使歸問安否行者既定居者始安不然無徒亂家人意瑞玉曰前章初啓行也此章在塗苦也

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

詩問 小雅卷上

士

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剛堅也陽十月也憂心孔疚此憂憂王事也我行不來言必致死無還心瑞玉曰此章至戍所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爾爾同華盛貌常常棣也路大也業業壯也言在野所見爾然盛者常棣華也路然大者君子車也將帥所征之地豈敢定止居處一月之間三捷言進戰屢克故居無定所也瑞玉曰此章敘戰功也

箋云三捷謂侵也伐

也戰也非是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獵狁孔棘

騤騤彊也依倚也腓芘也言車者將帥所憑依師止則士卒以爲營衛庇廕之翼翼整列也象飾弓弭魚作矢服言器械精致豈敢不日戒備乎戰雖屢捷獵狁猶彊邊事甚急也瑞玉曰此章言戰勝而將不驕卒不惰也

日知錄云小人所腓古制一車甲士三人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腓也傳曰腓辟也箋曰腓當作芘皆未是

詩問 小雅卷上

士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依依柳柔貌霏霏雪甚貌載渴載飢文同次章先後異者行在春時則渴重於飢歸在冬時則飢重於渴非取韻協爾莫知我哀深閔其苦慰說之瑞玉曰此章總敘始終所以爲勞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采薇薇亦柔止一章言其出也二章言其行也三章言其至也四章言其捷也五章言其

勝而戒也六章重序往來之苦以勞之也余問
序云遣戍役作勞師何據答曰昔我往矣豈有
以今遣戍爲昔者一月三捷亦記實事余問前
三章同以采薇記候而作止柔止剛止異者首
章箋云先輩可以行也則二章爲中輩三章爲
後輩矣答曰出當同時不合先後以經考之薇
作方啓行薇柔則在塗薇剛已至戍所知然者
薇始生當在二月柔則脆輒剛少堅韌當在二
月末三月中以末章言楊柳依依知薇剛之時

詩問 小雅卷上

已到戍所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
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我南仲也牧郊外也言我出車前軍已至牧有人
從天子所而來召謂我來受方略不言所受卽城朔
方伐西戎之謀也方受命卽召僕夫裝載而行以王
事多難不可不急故也西北二邊俱有難故云多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旆矣建彼旄矣彼旃旆斯胡
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南仲受命方行故後軍猶在郊旆元武旗朱雀旄干
旄獨旄言建者互文爾旄旗亦同建車上旆旆旄垂
貌旆本繼旄者將戰旆以示威也將帥受任懼不勝
憂之僕夫雖不知謀亦助之憂景況瘁病然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旆央央天子命我城
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旂左青龍也彭彭盛貌央央鮮明貌軍士初行不
知所向將至朔方乃知王命南仲往城于方也南仲
令於軍中亦止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爾不言伐西

詩問 小雅卷上

西

戎謀祕也築城必出車建旄者防衝突又以偪玁狁
孤西戎也襄駕也朔方旣城據玁狁上游駕之故不
戰而服瑞玉曰赫赫南仲玁狁于襄軍中震驚其功
喜躍之辭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
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華秀也塗東繹也簡書戒命也昔以六月往城今以
正月班師在道感念昔以王事之故不暇歸問起居
豈不思歸乎但畏此簡書上猶有後命西戎未平事

未了畢故爾

嚶嚶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忉忉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蟲鳴螽躍晚秋時也設爲室家之辭南仲夏往築城晚秋卽出兵突伐西戎其室家不知望其秋晚當還及捷書至乃知望之時正伐西戎也上文已言歸逢雨雪此章復追述未歸時事瑞玉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家人矜語其能傳聞之辭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苢祁祁執訊獲醜薄

詩問 小雅卷上

主

言還歸赫赫南仲獵狁于夷

訊問也醜眾也春日暄長時物茂美南仲蓋正月在塗三月至家也獵狁大西戎小故獨言之西戎言伐不及獵狁故知不戰而平瑞玉曰赫赫南仲獵狁于夷國人喜見凱旋誇耀之辭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出車序云勞還率也獵狁北起西戎遙應欲竝治則勢不及朔方當西北要衝命南仲城之因加兵西戎出其不備獵狁不及救西戎服獵狁

亦平二邊俱甯乃還師廟算之奇亦將率之力也序其功美以勞之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睆實圓貌瑞玉曰少壯從軍親老子弱杕杜有實傷單獨也繼嗣我日言日復一日無休息余問征役亦憂父母何獨女心傷止瑞玉曰非是父母不傷婦人甚爾東山婦歎采薇室家皆識斯意十月戌畢將歸故言征夫此時得閒暇意辭也

詩問 小雅卷上

主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杜有實晚秋時也杜葉萋萋來年春矣我心傷悲征夫思室家也女心悲止室家思征夫也家人踰時則思春女感物而悲去年初冬戌畢故曰遑止今年春暮當還故曰歸止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幘幘四牡瘡瘡征夫不遠

父母女舅姑也夫之屬黨婦亦同之幘幘敝貌瘡瘡

罷親女假言征夫登山采杞以望父母歎其以王事貽親憂也征夫不遠亦家人意之之辭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車敝馬罷當來矣乃臨塗望遠非有車載非有馬來則憂甚而病傳云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愚謂期已逝過猶不見至疑信存亡憂恤轉多於是卜筮偕俱合言於繇皆曰近矣行人當不遠矣此述卜筮之辭

詩問 小雅卷上

七

杕杜四章章七句

杕杜序云勞還役也託爲室家思望之辭勞君子則稱公義勞小人則言私情

南陔

南陔序云孝子相戒以養也

此下三篇箋云毛公移其篇第朱子

從儀禮改正

白華

白華序云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

華黍序云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

辭先儒云皆笙詩有聲無辭夾深鄭氏云若笙

詩有聲無辭宜曰笙調不曰笙詩燕禮升歌鹿

鳴下管新宮新宮今亡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

宮將謂管詩亦有聲無辭耶其謂斯干爲新宮

者非也笙詩亡猶管詩亡矣朴山方氏曰謂六

篇笙詩者劉敞說也以小序云有其義而亡其

辭亡謂本無非亡逸之亡朱子取之顧亦無他

左驗且旣云無辭而又命曰笙詩發言爲詩未

詩問 小雅卷上

末

有無辭而可爲詩者劉會孟謂如今之琴譜然

琴譜不可去琴詩意者不曰歌而曰笙曰樂曰

奏則瞽矇職有云諷誦詩鼓琴瑟鄭注諷誦詩

謂聞讀之不依詠也不歌而鼓琴瑟以播其音

也六詩之用幾是乎

魚麗于罍鱸鯨君子有酒旨且多

麗離也罍曲梁也鱸揚也鯨鮪也傳云太平而後微

物眾多取有時用有道也旨且多箋云酒美而此魚

又多愚謂酒多也酒多者黍稷多也

陸德明音義云有酒旨絕句且

多二字爲句後章放此此說非也君子有酒旨無此文句

魚麗于罍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鱧魴也

魚麗于罍鰾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鰾傳云魴也爾雅注以鰾魴鯉魴各一物未審誰是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謂魚也酒也魚水產酒陸產兼之見萬物盛多獨

言魚非是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詩問 小雅卷上

五

偕齊等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時謂得時仲夏登黍季冬獻魚

魚麗六章章二句

古注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魚麗序云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或問萬物盛

多何獨稱魚余曰夢魚豐年之瑞太平歌魚麗

衰亂吟星罍瑞玉曰若作燕饗詩則全是侈陳

口腹殺饌且經自言魚麗于罍明是生魚何關

燕饗余曰卽是燕饗一燕爾何須魚六品

由庚

由庚序云萬物得由其道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烝烝也罩篴也言江漢之間有善魚烝然罩罩之以

興國有賢人君子多方羅致之賢人至用酒燕飲以

樂之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

汕櫟也以薄汕魚卽撿罟也陸佃云君子求賢上籠

之如罩下撿之如汕衍飽貌易云飲食衍衍

詩問 小雅卷上

三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木樛瓠纍以興君子下賢故賢得依附之與之燕飲

所以安樂其心燕禮云賓以我安

翩翩者雛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雛性專壹其所善木翩然來集賢人亦然前云烝然

求者多也此云烝然來者眾也罩汕言其求瓠雛言

其得又又燕也樂賢之誠無已瑞玉曰尋常燕賓無

既燕又燕者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有嘉魚序云樂與賢也太平君子樂與賢者共之

崇丘

崇丘序云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臺莎也萊藜也君子賢也基本也只語辭箋云是也山有草木以成高大君有賢臣以自尊顯邦家有本萬壽無期皆謂君賴其慶疏云使我國家得萬壽之

詩問 小雅卷上

三

福無有期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光華也政教明則國家有榮曜萬壽無疆使君壽考無竟也臣能使君壽考者弼德以永命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民爲邦家之本父母謂強教之說安之民樂則頌聲作使國家令聞無窮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遐遠也君子豈不遠有眉壽乎既享眉壽則令德音聲益茂盛長爲邦家之基先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栲枳栲枳鼠梓黃黃髮也耇老壽也艾養也言君子之身既黃耇又能安養爾後使子孫長爲民之父母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詩問 小雅卷上

三

南山有臺序云樂得賢也瑞玉曰詩全無燕饗意序說是

由儀

由儀序云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蓼長大貌寫傾也記云器之漙者不寫燕安也譽樂也言蕭被露則漙然心愛君子則傾寫因與之燕且

告之曰願且安然笑語母矜莊洽情文是以有樂而安處瑞玉曰譽聲名也笑語之聲聞於外人傳誦之為美事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龍寵也見君子有寵光貴之也爽差也瑞玉曰秉德不爽自少壯至老壽令人思之不忘余曰善始不必善終終始一節則少年結習至老不忘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

詩問 小雅卷上

三

德壽豈

兄弟以屬通也豈讀如字說文云登也玉篇云安也言君子和樂平易人見之意甚安貼有是豈弟之德能親睦宗族既有令德則壽考可登而安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條革冲冲和鸞離離萬福攸同

條轡也革轡首也和在式鸞在鑣冲冲和貌離離和聲言觀條革而有冲和之容聞和鸞而傳離離之音是以為萬福所聚

毛傳冲冲垂飾貌知不然者離離是和冲冲亦是和也

蓼蕭四章章四句

蓼蕭天子燕諸侯也朝燕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厭厭安也又久也露以宵零夜飲所見夜飲私燕也以示慈惠加恩好飲必醉者傳云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滌宗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豐茂也草弱不勝露猶人醉不勝酒宗宗室也考成也夜飲則在宗室以成禮必言成者酒以成禮雖則

詩問 小雅卷上

四

必醉不繼以淫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顯允明信也無不善其德言飲多不至醉德將之也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無不善其儀言飲酒既醉猶藉藉自持陸佃云杞棘剛木故況令德椅桐柔木故況令儀

湛露四章章四句

湛露序云天子燕諸侯也夜燕也

彤弓弔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

朝饗之

彤弓朱弓也。昭弛貌。不張示不用也。受受弓人獻也。貺賜也。待有功者。賜之鐘鼓樂備也。饗大飲賓也。一朝終朝也。燕示慈惠。故至夜猶飲饗。訓恭儉。故終朝成禮。

彤弓。昭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載抗也。抗於弓。榮右尊也。

彤弓。昭兮。受言囊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

詩問 小雅卷上

三

朝饗之

囊韜也。韜於弓衣。饗報也。報有功。

嚴氏云。酬酢是燕禮。其饗禮無獻酢。

言報功近是

彤弓三章章六句

彤弓美文德也。太平天子侮亂不作。彤弓藏囊。畱待有功。大樂大饗以樂之爾。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莪蘿蒿也。大陵曰阿。君子謂師儒也。英才得師儒教。養既樂其道德。且喜有威儀。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

詩問 卷三

子保氏以道養國子教之六藝六儀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我我學者也。菁莪得沚水而滋茂。學士得君子而喜樂。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五貝爲朋。學士言君子餉我道藝如錫百朋之貝。然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楊木舟輕。故沈浮無定。喻美材不得師儒。亦游散無方。休安定也。

詩問 小雅卷上

三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菁菁者莪。序云樂育材也。天子大學國之俊選。皆造樂得師儒。成就人材。美而歌之。瑞玉曰詩。亦無燕饗意。序說是。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棲棲猶皇皇。六月興師事急也。常服章弁服也。載於輜車。臨戰服之。王于出征。以王命往伐玁狁。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

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比物齊力也四驪色又齊也瑞玉曰載常服舊服也
成我服新製也興師急故以舊服出有不備者其新
衣成又追及載之余曰服既成追及之于三十里之
地言事急也牟氏曰營軍三十里外請王親出城外
勞軍我因得以成功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
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身長曰修腹背闊曰廣顒大頭也四驪閑則將帥馬

詩問 小雅卷上

王

也四牡修廣軍士馬也將帥尊齊力又齊色士卒所
乘長大而已奏獻也膚肌膚也斬馘之事皆傷肌膚
言軍士皆厲武殺敵以獻膚於公嚴謂中軍翼謂左
右軍武之服韋弁服也武服上下共之均服同心可
以安定王國膚大公公功共武之服以爲供武事毛鄭
服振振是謂皆以意說爾實無明訓按春秋傳云均
共武之服也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
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茹度也玁狁不自度量整齊大眾屯駐焦穫時出偏

師侵掠鎬方至涇水北言及近地也瑞玉曰織讀如
字玁狁織文爲鳥隼之章司常旂幟皆畫此織者戎
俗也白旆繼旄甚鮮明又有大戎車十乘先行開路
此章極陳玁狁之熾古注織文以下言王
師經文未見斯意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
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安調適也輕軒猶低昂後望如輕前視如軒則車平
而安也佶壯健貌瑞玉曰至于大原傳云逐出之而
已非也玁狁深入內地不大懲創彼寧知懼但逐出

詩問 小雅卷上

王

境示之弱也後不復來乎按大原一名大鹵當是彼
國衝要故俗有大鹵之名吉甫欲大創之故窮追至
此如毛傳所言恐直書生之見爾余問文武吉甫武
則有矣文則未見瑞玉曰末章見之孝友非文德而
何戴氏震答曹給事書曰太原有二晉地之太原與
日此詩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太原可得而明也漢
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開頭山在西禹貢涇水
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水
縣屬安定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
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太原當卽今
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太原之名爾計
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閒若晉陽之太原在大
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

者乎故曰天子
命我城彼朔方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魚
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瑞玉曰燕喜天子燕而喜之慶賞遂行故多受福祉
因自鎬京來歸私邑語家人我此行永久矣於是諸
友來賀御進飲饌話敘闊別吉甫盛夏出師歸時當
在秋冬古者大寒降取名魚登川禽經言魚鼈膾鯉
古人燕饗用物必順時也又曰諸友偏舉張仲又獨
稱孝友美吉甫能全忠孝也言不虛此燕會束皙云

詩問 小雅卷上

五

武功外悠文化內輯首二語王燕下是吉甫私燕舊注失之又劉向云千里之鎬猶以爲遠舊注因謂鎬非鎬京皆失經義瑞玉此說足正古今之誤及檢先儒何氏首二語已創此解凡偶出新義與舊說合者本檢書所得即明出先儒姓氏其先出已見後復檢書合者即不列述其人非敢攘善意存記實餘皆放此

六月六章章八句

六月序云宣王北伐也毛謂宣王自征遣吉甫
追逐鄭謂獨遣吉甫王不親行瑞玉曰鄭氏是
也經言佐天子可見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舊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

詩問 卷三

千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簠第
魚服鈞膺條革

芑苦蕒菜也田一歲曰舊二歲曰新言軍行出野見
民人采菜田中者不一地芑能解熱軍行人馬皆食
之涖臨也余問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眾朱子以爲
未必實何也瑞玉曰此方叔之老謀慮張軍聲以威
荊蠻故章末云蠻荊來威爾千盾也試習也方叔盛
陳車徒簡閱之眾千皆肄習之五兵獨言千者省文
爾率謂帥眾以行也四騏齊色也翼翼壯健貌亦齊
力也奭赤貌竹簠爲第鈞膺樊纓也

詩問 小雅卷上

五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
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軼錯衡八鸞瑯瑯服其命服朱芾
斯皇有瑳玼珩

中鄉民居也前言涖止閱兵也此言涖止在道也不
言師千之試在道非習兵時也故言旂旐旐央央代之
兵在道次舍亦須帥之乃行故復言方叔率止約軼
以皮束轂而朱之錯衡文衡也鸞在鑣四馬故八也
命服禮服也朱芾黃朱芾也瑳玉聲玼蒼色三命以

二七一

上赤芾玃珩不服戎服者在道非臨戰故爾

駭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泣止其車三千師
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
淵淵振旅闐闐

隼鷩鳥也言隼飛集於所止猶王師至所征之地也
又言師干之試者將戰習兵也方叔率止帥以戰也
鞠告也鉦人伐鉦鼓人伐鼓陳其師旅誓告之誓師
之時賞罰明信故曰顯允伐鼓進兵也振旅止眾也
淵淵闐闐皆鼓聲一云闐闐眾行聲方伐鼓卽振旅

詩問 小雅卷上

三

不戰也案鉦人伐鼓振旅闐闐師以金退以鼓進鉦
人亦伐鼓有進無退也振旅者整振軍旅言進兵也
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
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
玃玃蠻荊來威

元老猶云丈人也能大其謀猶故不戰而克又言方
叔率止者帥以歸也嘽嘽車眾聲焯焯火光貌霆電
也雷震也車聲如雷行速如電方叔先佐吉甫伐玃
玃威聲素著故今蠻荊畏威而來服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采芑序云宣王南征也瑞玉曰一章啓行二章
在道三章征伐四章凱還

我車旣攻我馬旣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攻堅也同齊也龐龐充實也東洛邑也駕言往東都
欲會諸侯會同事大田獵事小因及之爾

田車旣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甫草大草也地有大草可以圍田余問會同後方田
獵經何先言行狩瑞玉曰將如此爾疏云皆致意之

詩問 小雅卷上

三

辭未實行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旄設旄搏獸于敖

之子有司也苗地名晉苗賁皇邑是也囂囂數徒聲

言軍無譁也搏獸校勇也敖近滎陽地名也于苗選

徒于敖搏獸者如楚將圍宋先治兵於睢也逸齋范

氏云易野車爲主故選車險野人爲主故選徒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鳥會同有繹

奕奕眾行貌言諸侯來也金鳥卽赤鳥黃朱色也時

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連屬貌

決拾既伏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決以鈎弦拾以遂弦瑞玉曰制如今假袖而有繫也

伏次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調也射夫諸侯與

其人也柴所以燎舉以火田也此章會同之後田獵

之前天子戒諸侯之辭言備乃器械同乃射夫庶助

我舉柴以火田疏云田無射禮唯既田乃有頒餘獲

田獲之後而經先田言之求其說不得以爲射是諸

侯羣臣之事因上章諸侯來會而即說之令臣事自

相次此曲說爾以理而言天子將田諸侯當先習射

擇士特禮經無文以明之竊以意度並合經文上下

疑當有此禮也

詩問 小雅卷上

三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猗偏倚也瑞玉曰獨言兩驂者兩服在中有所維之
自不能倚也馳御車法也如破巧中也言射御各不
相爲美其良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聞其蕭蕭見其悠悠整以暇也徒步卒也御車御也

不驚不喧譁也不盈不多取也古者田三殺每殺擇

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習射於澤宮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于征總前文徂東至田畢也但聞號令不聞人聲始
終以律也信矣君子誠可謂王道大成也美宣王

車攻八章章四句

車攻序云宣王復古也內修外攘復文武境土

至東都會諸侯因率以田焉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

其羣醜

戊剛日也伯馬祖也古人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先禱

其祖也瑞玉曰大陸曰阜升高阜處從逐禽獸之羣

詩問 小雅卷上

三

虞人翼以待射也古注皆以此章正田獵事瑞玉曰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唐鹿虞虞漆沮之從天

子之所

庚午亦剛日也差擇也田獵齊足尙疾也獸所聚有

牝鹿虞虞然眾多從漆沮水側驅禽而致天子之圃

所案兩章各首句毛傳文有錯互吉日維戊下當云

外事以剛日吉日庚午下當云順類乘牡也以庚

午亦剛日故擇牡馬而乘之

孔疏不知是誤曲爲之說爾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

燕天子

祁大也中原之野獸大而甚有僂僂疾趨也俟俟徐行也三曰羣二曰友左右者虞人驅禽入防中宜左左之宜右右之悉循其處以安待王射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豮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殪豮發而死也發豮殪兕言能中微制大也御進賓客且饗醴以爲俎實也古者田獵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充君庖瑞玉曰此章正田獵事

吉日四章章六句

詩問 小雅卷上

三

吉日序云美宣王田也王用三驅先田設驅逆之車一章升阜驅之二章逐水驅之三章循平原驅之四章天子至而發之因以獲禽講禮終焉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大曰鴻小曰鴈與者以往來無方似離人也瑞玉曰鴈飛必羣流人亦羣行畏剽掠故爾之子流民也征行也矜憐也流民滿野皆可矜之人其中鰥寡尤可

哀牟氏曰之子謂大夫也行視流民不遑息爰及所率之人皆能矜恤者同哀憐我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集中澤客止也一丈爲板五板爲堵言汝今往築垣屋雖病勞其終有安居牟氏曰大夫來視其垣屋撫慰之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詩問 小雅卷上

三

余問流民安宅當可喜何又哀鳴哲人愚人復誰指瑞玉曰痛定思當痛對異鄉人訴窮苦哲人聽之當憐我若彼愚者將謂我今得樂土示驕而已情更苦牟氏曰哲人卽之子劬勞于野流民知大夫劬勞也雖則劬勞流民不自惜劬勞也謂我劬勞大夫知流民劬勞也

鴻鴈三章章六句

鴻鴈序云美宣王也萬民離散能勞來還定安集之因以爲箴欲王觀省爾牟氏曰大夫安集

流民美之之辭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鸛鳴將將

央中也庭燎大燭也君子諸侯也王恐視朝晚常自謂夜如何矣倘未央乎又謂庭燎已有光矣朝者至而聞鸛聲矣皆自警省之辭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鸛聲噦噦

艾盡也晰晰小明也火光將曙則微明將將聲遠而小噦噦聲近而大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詩問 小雅卷上

三

鄉晨近曉也輝火氣也天將明則烟光見言觀其旂辨色入朝之時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欲王無倦勤於未央

徐氏曰是時倦勤已兆故初詠未央繼詠未央

進而詠鄉晨也宣王晏起姜后脫簪殆其時與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歟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

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沔流貌宗尊也諸侯朝以尊王也言水猶有歸隼猶

載止喻亂當息也乃嗟我親友無有肯因亂而思念

者誰獨無父母不憂詒懼乎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歟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弭止也言水流湯無歸隼飛揚不止喻亂生不息也

念彼不循道之人妄起肆行造亂不已故我心憂之不可止而忘瑞玉曰如漢末十常侍之等

歟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詩問 小雅卷上

三

此章無沔彼二句闕文也訛偽也懲止也言隼率中陵終有所止喻亂生不已當有所定也瑞玉曰訛言無端而起讒言緣閒而興治訛之法懲之而已止讒之方惟敬而無失則無閒也余曰漢末黨禍讒言繁興亦坐諸君子自不敬爾瑞玉曰民亦斥言在位者不敢端言假之民爾余問我友敬何不及兄弟瑞玉曰兄弟九親不待言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朱子云卒章脫前兩句

沔水朱子云憂亂也瑞玉曰大夫憂讒之辭或

云張仲作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樺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澤曲曰皋九皋言深遠也鶴鳴在陰聲聞于野喻賢者身隱名彰也魚寒則逃淵溫則見渚喻賢者時隱時見也又言樂彼園中雖有嘉樹而下有落葉喻賢當節取也錯礪石也他山石可爲錯猶云楚材晉用喻立賢無方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

詩問 小雅卷上

无

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魚在渚或潛淵喻賢人易隱也穀一名楮惡木也石可攻玉喻賢人能成君德也瑞玉曰攻治也治璞可得玉明求賢當於幽隱

鶴鳴二章章九句

鶴鳴序云誨宣王也當舉賢振滯與人不求備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司馬也掌封圻兵甲爪牙司右虎賁之屬也軍士責司馬言我當爲王守衛汝何移我於憂使我無

所止居乎古者六軍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爪牙之士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爪士爪牙之士底至也

祈父直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糞

尸主也陳也糞熟食也古者親老無兄弟當免征役此法人皆聞之祈父獨不聞故曰誠不聰也令我不得奉養反使母主糞事箋云已從軍而母爲父陳饌

祈父三章章四句

詩問 小雅卷上

罕

祈父序云刺宣王也官非其人則職廢君失士心則無功千畝之戰敗績於姜戎矣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場圃也繫絆也維繫也至以小過慢棄賢人如有皎皎然潔白之駒可貴重偶然食我禾苗不足責乃繫維窘辱之永朝永夕猶不解賢人於是逍遙以去爾宣王之末信讒殺杜伯死左儒賢士所以離心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

焉嘉客

舊本作蠶豆葉也說文云菽之少也客之嘉者留愈難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賁飾也假言留賢之法當車服賁飾以來之縻以公侯好爵使安樂無期限庶戒爾優游勉強挽爾隱遁之迹王何爲不然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母金玉爾音

詩問 小雅卷上

而有遐心

生芻青芻也如玉德美也白駒入空谷於是追而餽之又言爾即去當通問無絕母貴重爾音聲如金玉而有遠我之心瑞玉問生芻如玉文不相次余曰生芻薄物而幽潔非如玉之人不稱徐孺子美郭有道以此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白駒序云大夫刺宣王也以細故棄賢臣同朝欲留而不得也

詩問 卷三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穀木也穀善也牟氏曰章首三語乃述異鄉主人厭客之辭假言黃鳥無集我木無啄我粟厭薄如此故曰此邦不復可居不若復故鄉依族人爾余曰言邦族者同鄉之疏猶勝異鄉之親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米有孚曰粟梁黍皆粟類也明謂講明任恤之道諸

詩問 小雅卷上

兄族人之長者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諸父族人之尊者先諸兄後諸父者諸父恩義重尤可倚賴

黃鳥三章章七句

黃鳥序云刺宣王也王之季年民復離散適異國不得所思歸故鄉爾瑞玉曰觀復我邦族疑大夫去異邦而不得志之作

二七七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樗惡木也婦之父曰昏壻之父曰姻追言始者我行野中見樗樹蔽芾然以昏姻之故就爾居止乃不我畜養今當復反我邦家

我行其野言采其蕝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遂惡菜箋云牛薺陸璣云羊躑也宿又暫於居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蕝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

詩問 小雅卷上

聖

祇以異

葛惡菜箋云蕝也特匹也成論語作誠言爾厭舊喜新諒不以彼富之故亦適以其新異於舊爾此詩人之忠厚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我行其野序云刺宣王也朱子云民適異國依其昏姻不見收恤作此詩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秩秩有序也干水厓也幽幽深遠貌苞本也猶似也言築室臨水面山基本之固如竹結構之密如松兄弟居之宜相和好非禮之事無相效似則家和而室安吉瑞玉曰考室首言兄弟世俗分門別戶皆爲失友于所致爾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似肖也言築室將以繼續先祖非卽安也西其戶南其戶言室非一於是居處笑語其中卽謂兄弟聚居於斯爾箋云似續妣祖謂已成其宮廟也

詩問 小雅卷上

聖

約之閣閣桀之橐橐風雨攸除烏鼠攸去君子攸芋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承也桀築土也橐橐杵聲也芋大也言牆屋攻堅風雨烏鼠皆除去君子所居以成尊大然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跂竦立也翼張翼也棘急也矢行急則直也革變也鳥警而變起也翬雉也雉飛華采軒翔也此四如者言路寢之形爲君子升堂聽事之所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噤噤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殖殖平正也覺明直也會會做快有聲也正陽室也
噦噦深遠有聲也冥陰室也此四其者言燕寢之居
爲君子晏安游息之地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
熊維羆維虺維蛇

莞蒲席簟竹席室旣安人人亦安寢善事將至吉夢
應之此下皆頌禱之辭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大人大小屬也熊羆山居陽之祥故兆爲生男虺蛇

詩問 小雅卷上

聖

穴處陰之祥故兆爲生女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嗶嗶朱
芾斯皇室家君王

半圭曰璋裳下之飾璋臣之職天子之子就臣下明
無生而貴者也芾從裳色芾朱明裳亦朱也君諸侯
也言室家者天子曰王室王家諸侯曰公室公家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褐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
酒食是議無父母詒懼

褐祿也瓦紡塼也儀善也寢地示卑保其貞順習其

職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唯議酒食無遺
父母憂而已瑞玉曰兄弟聚居男女蕃衍室家之吉
祥故以始終焉余曰男子生懸弧門左女子生設帨
門右慶流後裔君子之餘澤室家之光美也

斯千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斯千序云宣王考室也成室之禮燕飲賓客落
之美其輪奐安其居寢善其頌禱終焉劉向云
周室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儉宮室小寢廟
詩人美之愚謂知襄子爲室美士苗夕焉曰土

詩問 小雅卷上

聖

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蓋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棃爾羊來
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溼溼

三百頭爲一羣言羣多也黃牛黑牛曰棃九十言非
棃者眾也息而聚其角濺濺然言不觸而和也呵而
動其耳溼溼然言無病而潤也誰謂設爲發問之辭
以下假爲答報之語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蓂何筮或
負其餼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訛動也物色也阿池隨水草寢訛適性情牧人從其
後驅之蓑笠雨具晴則荷之餼糧隨身行則負之齊
其色而別之每色三十則犧牲備具凡祀牲各以其
方色牟氏曰此章言牛也不言爾牛來思以上章末
及下章知之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
騫不崩磨之以肱畢來既升

羴曰薪細曰蒸雌雄禽獸也言牧有餘閒取薪獲禽
以歸瑞玉曰矜矜強健貌兢兢畏謹貌騫虧也羊性

詩問 小雅卷上

羴

輕躁善跳牧人擊以石杖致虧損也崩羴驚也豺狼
害之則羣驚擾如崩今人以犬守牢外也言羊馴擾
從人但以臂磨之則畢來盡升入牢獨稱羊者羊難
馴於牛先言爾牧來思後言羊來者牧人居其前率
之

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旒維旗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
維豐年旒維旗矣室家濔濔

陰陽和則魚眾多故夢魚乃是豐年旒郊野所建統
人少旗州里所建統人多故夢旒爲旗乃是人眾室

家猶云夫家男有室女有家也濔濔眾也言牧事既
成善氣徵召吉夢應之太平庶富之祥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無羊序云宣王考牧也民力普存六畜蕃滋協
氣應之兆豐年育人民焉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
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節通作岳峻貌巖巖危貌惔燔也以山石峻危興師
尹貴盛瑞玉曰具瞻謂道路以目也尹氏厲威使人

詩問 小雅卷上

衆

不敢言翼其視滅國之禍以知戒牟氏曰先厲王既
倉卒絕國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
亂弘多民言無嘉慙莫懲嗟

實滿也猗盛貌山生草木至均平猗猗然盛長滿之
師尹乃不平其心謂之何哉薦重也慙曾也言天方
重降禍病喪亂大多民皆以災害相弔無一嘉慶之
言尹氏曾不懲創嗟咨之天變不畏人言不恤牟氏
曰厲王一瘥今又將重之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氏本也均平也言尹氏官大師爲周之本秉國之平當維持四方輔毗天子俾民不迷惑今昊天不弔乃使我雖有大師如空無有然大不宜也起下文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廡仕

罔無也君子賢人也殆近也瑣瑣連屬貌兩壻相謂曰亞廡厚也此言空我師之實尹氏不躬親政理委

詩問 小雅卷上

兜

其私人庶民所以不信服之豈謂國無人乎實由爾不肯訪問不令仕進爾勿得謂無君子也若能平其心止其亂無暱近小人被姻黨之屬則必廢逐無一厚仕者如不能何

昊天不傭降此鞠誥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眉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傭均也誥亂也闕息也言尹氏遠君子近小人無可奈何意者天不均偏降此窮亂天不順偏生此乖戾然第不用君子爾君子若至當使民心息君子爲政

平惡怒斯遠矣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醒酒病也成平也百姓謂百官族姓卽姻亞也再言

不弔昊天絕望之辭亂之生與月俱長誰實秉國之

平不躬親自爲政卒勞爾姻黨爲篇內並言民此獨變言百姓知謂諸

臣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旣夷旣憚如相騁矣

詩問 小雅卷上

辛

項亦領也馬瘦則見項領蹙蹙縮小貌假言我駕瘦馬欲去之則顧瞻四方蹙蹙然無可騁之所諸侯日構怨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欲鬪及怒平心悅復歡然如賓主相醕我將安所騁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誥式詆爾心以畜萬邦

言四方如此是天不欲天下平也諸侯不靖故王不安寧疆國放恣不自懲艾反覆怨其守正者欲侵伐之家氏父字大夫也詆化也王用尹氏致亂諸侯侵

陵是皆王心爲之爾家父作誦窮王致亂之由欲王格其非心罷去尹氏則民皆受福諸侯畏威可以畜養萬邦也

節南山八章章八句 古注十章

節南山刺尹氏也或疑經言國旣卒斬何用不監似爲東周監西周春秋隱三年尹氏卒桓十五年家父求車尹氏當平王世詩疑作於其時然經云南山謂終南西周之山詩詠風土序云刺幽王未必不然也可姑闕之 孔子時雅頌得所今本或非孔

詩問 小雅卷上

五

子之舊說者云自經秦火漢興之初師移其第故凡詩內時世先後不復具論云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瘋憂以瘳

正月正陽之月夏四月也京京憂積如邱高大也瘋憂幽憂也繁霜失節災降於天訛言在人又甚大獨我憂之至於病國家之亂患乎憂者獨爾憂不獨不亂

父母生我胡俾我瘵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莠醜也愈愈益甚之意疾痛故呼父母傷己不先不後適丁亂時訛言之興或好或醜皆不由衷但出自口憂心愈益甚眾咸疾之是以反見侵侮爾

憂心惻惻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惻惻憂獨貌無祿無福也臣僕亡國所虜也念我不幸遭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虜不知當從何處受祿如視烏之飛止於誰屋也傳云富人之屋烏所集

詩問 小雅卷上

五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旣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夢夢昏亂貌皇大也中林薪蒸甚明易見民今危殆視天甚昏瞶然此特值天未定時爾及其旣定則無人不爲天所勝善惡俱不能逃也皇皇上帝於誰是憎而禍之乎理自然爾案旣克有定四句天命旣定則人皆能勝滅我也有德則興天豈憎之哉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于聖誰知烏之雌雄

故老舊臣占夢官名烏之雌雄似而難辨也山高而反謂之卑如岡陵爾訛言如此乃莫有懲之者言民無狀也又言在位之人召而問以事俱自謂聖上下欺蒙誰復能別賢愚乎此視天夢夢之實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局曲身也踣累足也倫序也脊理也蜴蜥也天高不忘局地厚不忘踣以避禍也此蓋成語故引之曰維人號咷發此言實有倫理又哀今人何甘爲毒物害

人令人畏避之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阪田山田也苑盛貌特獨生苗也抗動也我我特苗也被彼在位也仇仇固執貌力用也賢人獨立憂危本如阪田之特天又風雨搖動之如將不勝然兪見侵侮也被始求我欲爲法則恐不我得既得之執我甚堅固亦終不用我此二章民今方殆之實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

詩問 小雅卷上

五

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正長也燎火田也心憂如結以在位正長皆爲厲虐彼氣燄熏灼自謂燎揚難滅曾不知全盛宗周一女子能亡威之言勢不可恃牟氏曰威焚燎也火得水則滅滅無水則還是火威不是滅會意可知毛傳誤終其永懷又寤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輪爾載將伯助予

陰雨泥濘也輔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輪墮也此假商人載大車爲喻故言永思其終又或困於陰雨況汝之載乃請長者助汝已晚矣

竟無備乎爲國任賢猶輔車相依若車載輔棄則墮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輪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員益也能戒陰雨之患用輔益輻任僕將車既不墮載終能度越險阻曾若不意得之者可不務乎上言棄賢必敗此言任賢當興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詩問 小雅卷上

五

炤明也賢人身不用而心念國恤如魚然潛身無所不自憂禍慘然念國之爲虐民將如何瑞玉曰賢雖身隱名聲彰徹君子遭亂世逃名不可得

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云旋也小人得志有酒穀以歡洽鄰里周旋昏姻曾不知禍之將至前云念我獨兮無可與言之人此云念我獨兮無可與接之人故憂心勤勤然傷痛

此此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極苛矣

詩問 小雅卷上

垂

富人哀此惻獨

此此小貌蔌蔌陋貌苛可也小人有屋有穀故民皆無祿天又天絕極害之富人得此猶可矣惻獨何堪乎小人皆富遇災亦小人免也惻獨皆貧遭亂亦貧人傷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正月大夫憂亂也或謂經言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疑亦東周詩東萊呂氏云平王初立大仇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坐薪嘗膽之時乃苟安於

東恬然自以爲安其不能中興可知也愚謂詩

亦未見必爲平王世可姑闕之

案日知錄三卷云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且如褒姒威之幽王之詩也而大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鸛鳴魚藻采芣十詩皆爲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交會也醜惡也微虧也亥月純陰辛卯日日辰皆陰日有食之是陰盛陽微之驗故甚惡也前此月食今

詩問 小雅卷上

垂

又日食故云彼此也余問日月迭微何預下民而哀之瑞玉曰民尙甚哀王曾不念也日食修德月食修刑

日只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行道度也國無政不用善則取謫於日月之災天變皆人事也瑞玉問國無政不用善卽此是不臧之故何須又問于何不臧余曰此四句述王語也前此月食王曰常事爾今此日食王恐言者議之故反詰曰

于何不臧乎言不足怪

燿燿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峯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沸出也騰乘也山頂曰冢峯崔嵬也又卒然長出也十月雷電水溢山崩陵谷易位雖皆實事不必同時也瑞玉曰哀今之人人王也言日月以下諸災異皆恬然曾不爲懲戒通結上二章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耦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詩問 小雅卷上

至

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蹶耦皆氏豔妻褒姒煽燒也七子中皇父爲端首權寵相連朋黨於朝褒姒煽惑方處於內羣陰竝作得不召災異瑞玉曰謂之豔者不豔不煽不煽不亂余曰正月平王時詩故直言褒姒此篇幽王時詩故隱言豔妻或云豔妻皇父妻但卿士之妻何與國事而必數之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時農時也瑞玉曰作謂役作言非時興築不謀眾也

我有牆屋爲妨築作毀之我有田疇爲往築作荒之皆皇父所致猶曰我不戕害汝下供上役禮則然爾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置侯多藏不憊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三有事三卿也畿內諸侯二卿皇父欲比列國也憊彊辭也言皇父甚自謂聖作都向邑私營窟穴擇三卿信維多藏之人不肯勉畱一在位舊人使衛王又擇富民有車馬者以往居向也余問皇父直貪利爾何愛老成人不憊遺之瑞玉曰欲收人望爾亦恐畱

詩問 小雅卷上

至

在朝發其奸邪

貶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囁囁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囁囁眾也噂多言貌沓重複也言皇父專擅我勉力供事不敢言勞猶或無罪被讒日月山川之變下民之災孽非從天降皆此輩噂沓沓聚則面諛背則憎疾專力爲此主由人致爾瑞玉曰小人貪利則爭爭則讒乖氣致異遂召災變貶勉漢書作密勿

悠悠我里亦孔之瘁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

獨不敢休天命不徵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里徂向所居也微均也瑞玉曰悠悠然遠徙我新里
征求無藝亦甚病矣皆有羨餘我獨居貧而憂民莫
不逸樂我獨不敢休息言乏於財又困於力此卽先
時有車馬之富民爾然天命實不均我不敢傲我友
自逸知命而安也不敢傲逸卽不敢傲有羨可知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十月之交序云大夫刺幽王也史稱幽王六年

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又稱幽王三年三川皆

詩問 小雅卷上

五

震涇渭洛竭岐山崩經前三章刺王不省災變

四章以下刺王用皇父致亂亦皆爲刺王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
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吳廣也旻仁也疾威暴怒也鋪徧也言昊天不大其
惠旣降喪亂與饑饉殺伐四國之人昊天至仁愛曾
不知圖慮彼西周有罪者旣棄之使伏其辜此東周
君民無罪亦相與普徧陷溺則如何牟氏曰此章道
離居之由也

周宗旣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三事大夫
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戾定也正長也勸勞也三事三公也大夫羣臣也言
西周宗社旣滅東周播遷無所止定六官之長離散
而居不肯從遷我從扞牧圉勞莫知也從遷諸臣雖
不離居然亦莫肯夙夜勤事畿內諸侯亦不肯朝夕
省業瑞玉曰庶眾也諸侯大夫眾口齊言皆曰我用
善及出而行反爲惡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

詩問 小雅卷上

六

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又呼天言如何乎昊天法度之言不信則如彼行道
不知所至矣凡百君子通言諸侯大夫當夙夜朝夕
各敬爾身今乃覆出爲惡獨不畏天降之罰此辟言
也信之乎不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誓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
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戎兵也瑞玉曰遂安也民不安生誓御近侍也言西
周之兵成而不退東周之饑成而不安獨我小臣憂

苦病瘁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君有可聽用之言則
答之而已遇有譖己之言則奉身而退此上三章責
從遷者不事事牟氏曰遂者自遂其意也兵亂不去
饑亦不去我誓御則如此聽王言則順答之有譖言
則退避之凡百君子則如此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
俾躬處休

牟氏曰哀哉不能言者則卷舌而瘁躬可矣爾之能
言也則巧言而自便離居者皆巧言自解也瑞玉曰

詩問 小雅卷上

六

懷忠者不言能言者不忠此下三章責離居者不從
遷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
怨及朋友

彼巧言自解維曰欲往仕甚急且殆爾因實其急殆
之故蓋云忠直則獲罪於君亦云諛佞又取怨於友
我是以離居瑞玉曰此述離居者書問之辭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
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爾爾離居者鼠思猶癡憂也言我謂爾遷來王都居
而爾託言無室家我獨處幽憂泣血出言急疾爾莫
怪我說昔爾離居時誰為爾作室今乃以辭我瑞玉
曰此答離居者書問之辭也

兩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
句

兩無正閔無臣也東遷之初居者不從行行者
不事事文侯之命云卽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
厥服蓋傷無臣爾篇名兩無正正大夫離居故

詩問 小雅卷上

六

云無正兩字未詳序云兩自上下者也眾多如
雨而非所以為政歐陽氏云兩無正之名據序
言與詩絕異當闕所疑元城劉氏云韓詩兩無
極篇比毛詩篇首多八字朱子非之云正大夫
刺幽王亦非

詩問卷四

棲霞嘯書堂原本

孫男聯被聯茹校字

曾孫男國續國同校字

雅

小雅

是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遁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猶獸名善疑人謀慮不決似之故云謀猶也回遁邪辟也邛病也上天暴虐下土使朝廷謀猶邪辟違善從惡君子在旁視之謀國亦甚病

詩問 小雅卷下

一

淪淪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淪淪相和也訛訛相詆也小人黨同無公是伐異無公非亦甚可哀也謀臧具違不臧具依曹好曹惡黨與已成君子在旁視之其謀國不知何所至再言我視者君子疏遠事外閒觀而已案淪淪訛訛戴氏曰訛訛劉向以爲背君子是也豈有小人而謀臧者哉詩中言謀臧謂君子之謀也不臧謂小人之謀也君子之謀出則眾小人在位訛訛然詆毀而共違之小

人之邪議則淪淪然一倡眾和而共依從之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集韓詩作就成也國將亡聽於鬼神有所謀爲輒以卜筮龜厭其瀆不告吉凶謀者愈多斷者愈寡故不成也發言滿庭無敢任過皆不更事之人爾如問塗不與行路人謀則終不得於道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太猶是經維邁言是聽維邁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詩問 小雅卷下

二

程法也猶與猷通道也潰遂也謀事不古人爲法不大道爲常惟鄙近之言同則是聽異則是爭邁言不可以謀國猶路人不可以謀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靡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止安汝止之止聖通明也靡大也艾與久同治也言國雖無止善者民雖無大異者其謀事矜高自許則或似具此五事之德同聲共是如彼泉流無相淪陷以俱敗如子思論衛之君臣然言民雖靡靡戴氏曰

韓詩作靡腓以韻讀之當從韓詩爲正腓莫杯切美也

左思魏都賦
腓腓柯野

民雖靡腓言雖無畢具美德者固或

哲或謀或庸或艾矣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馮陵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不敢者畏噬溺也人皆知之至與小人爭辯激成國禍則人莫知也惟君子知之戰兢危懼如憂陷墜有恭敬以避禍無詭隨以逢時此言君子自處之道

詩問

小雅卷下

三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旻刺謀夫也謀國無老成皆新進喜事之人國事日非君子憂之爾蘇氏云小旻小宛小弁小明皆以小名篇別小雅也其在大雅則謂之召旻大明而宛弁闕焉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宛小貌鳴鳩斑鳩也翰羽也戾至也明發將旦也瑞玉曰小鳥欲登天以興小子蠟成人故憂傷恐墜先

祖緒業更有懷於父母也言此起下文教之之端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富多也又復也人能齊肅通明飲酒必溫恭以勝之彼童昏無知則壹於醉日以加多今爾小子須各敬威儀定其命不然天命不復來瑞玉曰首戒酒者少年敗德多坐此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詩問

小雅卷下

四

螟蛉桑蟲蜾蠃土蜂穀善也原菽人皆采以興善道人可爲也瑞玉曰教誨爾子子即螟蛉也式穀似之似蜾蠃也捕盧負桑蟲煦嫗養之七日而化祝曰似我似我人用善道教子欲其肖似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題審視也邁征皆行也瑞玉曰誨子言脊令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我常日月勉進欲無忝先人爾亦當夙夜勤勞無忝於我也爾所生謂爾身所從

出東方朔云日夜孳孳敏行而不忘譬如脊令飛且鳴矣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桑扈竊脂也填久也寡少也久少於財言其貧甚岸與犴通鄉亭之獄也言桑扈食肉而今啄粟以興貧寡可哀而今宜獄言刑濫也瑞玉曰誨子言家雖貧寡當念君子懷刑握持其粟以出卜將操何道而能善

案顧氏日知錄云古時用錢未廣詩書皆無貨泉善之文而問卜者亦用粟漢初猶然史記日者傳卜

詩問 小雅卷下

五

而有不審不見奪精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瑞玉曰教以能穀之道也接人欲恭心欲小處事欲戰兢恐失足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宛瑞玉曰教子也子者親之枝兄弟相戒各誨爾子不忝所生則不辱親矣又曰無忝爾所生不得爲兄弟之辭施於子則可

弁彼鸛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弁拊翼貌鸛雅鳥也太子倉卒出奔自述道塗所見鸛鳥出食於野猶得歸飛提提然安舒傷已不如也凡民骨肉莫不善我獨有憂是必獲罪於天而我不知憂之云如何

踽踽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

踽踽平易也惄思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言大路

詩問 小雅卷下

六

平坦茂草塞之我心爲憂塞惄焉如有物春擣之是以假寐長歎憂能傷人未老而用老不病而如病也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毛髮也裏腹也辰時也桑梓二木父母所樹猶必恭敬況於父母已所瞻依而今不在側獨非二人所生乎問天生我所值之辰安所在

箋云辰謂六物之吉凶傳云歲時日月星

辰是謂也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澗桂葦淠淠譬彼舟流不

知所屈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漼深也漼漼眾也柳茂蔭蟬淵深藏葦己身獨無所容如舟隨流不知所至謂逃竄於申也憂之愈深故始猶假寐而今不遑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雉尙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伎伎舒貌壞壞也鹿奔侯麕雉鳴求雌己獨隻身逃竄棄捐妻子譬如壞木傷病都無枝葉心憂莫知王謂可伶不

詩問 小雅卷下

七

相彼投兔尙或先之行有死人尙或瑾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投奔也先導也投兔死人初不相知而相爲心不忍爾君子執心獨忍於所親是以心憂而隕涕

君子信讒如或譖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拈矣析薪枕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瑞玉曰惠慧也倚倚其顛枕隨其理佗加也君子信讒如遇譖爵受卽行之由於心不明慧不能舒緩究察之伐木析薪尙不妄挫折之今乃舍有罪而加我

舒究之當自悔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筍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浚深也山高人能防泉深人可測君子無謂居高明之地輕易由言左右之人屬耳於壁而聽之竊窺意旨而爲讒也逝梁發筍喻讒人無敗我國家又自言己不暇憂後事恤國仁也念父孝也小弁之怨親親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詩問 小雅卷下

八

小弁怨慕也幽王黜太子宜臼奔申王欲殺之以成伯服求之申申侯不與太子怨慕而爲詩瑞王曰序云太子之傳作愚意卽太子作爾或謂子不可作詩刺父此迂說也孟子云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而不怨是愈疏審若其傳作者高子卽不當譏其怨孟子卽不謂是其親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憮大也昊天爲人父母乃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

大然天之威怒雖甚大我當謹慎以免罪辜河水云
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
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僭不信也涵容也君子斥王也亂始爲讒讒終則亂
亂讒相因故以亂言也初生又生著其漸也執狐疑
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故亂生於不信始涵於心疑久
而讒入矣君子若聞讒言怒責之則亂庶速止若聞
善言福祿之則亂庶速已

詩曰 小雅卷下

九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
是用餒匪其止共維王之叩

忠信衰而有詛盟餒餽餌也王既不信羣臣故數盟
多盟疑愈多故亂益長讒賊猶盜也王信盜而愈疑
正人則亂暴矣盜言甚甘如進美餒不知乃進亂也
讒人敢爲大言然非能止而供職徒維王之病而已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
忖度之躍躍僇免遇大獲之

奕奕大也猷道也莫定也僇狡也言讒人之心蓋將

爲亂已能忖度之不得隱也因列道四事以明之四
事以尊卑爲次宗廟最尊故在大猷先免乃走獸故
在他人後君子作如奚斯成閼宮也聖人莫如周公
制禮樂也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
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荏染柔貌蛇蛇舒貌言讒人才力柔弱王特寵任之
如柔木乃君子所樹也然其與王往來常行之言我
心數之久矣彼意氣舒放敢爲大言徒出自口實不

詩問 小雅卷下

十

從心巧好其言如簧鼓響不知慚恥顏甲若厚然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虺爾
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水草交曰麋拳力也微身小也虺擁腫也言彼讒人
何人非有地望也所居非高明又無勇力易誅除爾
乃敢主爲讒言階亂爾貌既寢陋勇略何在爲猶能
將多人乎爾居河上徒眾諒亦無多也發其奸謀恍
之

巧言六章章八句

巧言刺讒也小人欲爲亂必先盡去君子而後動於惡故國家之患始乎讒卒乎亂有識者暴其奸而發其隱則不敢逞矣經前三章刺讒也後三章止亂也瑞玉曰詩取巧言名篇惡利口之覆邦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何人佯不知其人也艱難也梁門外徑也暴與蘇故契厚忽譖之其事隱欲遂中絕則恐蘇之疑己蓋嘗

詩問 小雅卷下

十一

行過其門意赧而卒不入焉故言彼人何人不來懼疑來又懷慙其心甚難也何故往我梁不入我門不欲直斥暴公故假爲詰其從行者言爾從伊誰乎答云從暴公也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二人暴公與其從也時蘇公被譴就國故問汝二人誰禍我者卽禍我亦當入唁我爾始者與我厚不似今日之薄也是必云我不可爾瑞玉曰云言也我不

可與言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陳堂塗也逝陳又近矣聞聲不見身何也人若心內坦白當俯不愧人仰不畏天何妨相見瑞玉曰蘇公自言我心無愧畏不難見人反刺之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旣不入門矣乃忽然而來疾如飄風不南不北正逝

詩問 小雅卷下

十二

我梁適以亂我之心使我疑爾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吁

盱望也承上飄風言謂爾徐行乎則亦不暇息謂爾疾行乎則又閒暇脂爾車極其情終不得故多我疑也但一來見我免使我望汝牟氏曰二人有一來者我已慰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易平也祇安也又言爾之往卽不入言我儻還而入則我心平若復不入是否也爾心真難知矣瑞玉曰否不也不近人情故難知何不一來見我使我心安君子待小人恕彼以情來則怨解心平安於無事伯氏吹壎仲氏吹箎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伯仲兄弟也土曰壎竹曰箎貫繩連也諒信也三物豕犬雞也言爾我同爲王臣如兄弟相應和同官聯職如繩之在貫我今被讒爾信不與知當出此三物

詩問 小雅卷下

三

爾爲我詛之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覲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蜮短狐含沙射人影者也言爾爲鬼蜮則不可得見今覲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時豈爾情卒不可測也作此好歌以窮爾反側之情歌言好者作詩冀其改悔念舊好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何人斯序云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

蘇公作詩以絕之暴蘇皆畿內國

斐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斐斐文章貌貝水介蟲也錦文似之斐斐小文集則成錦以喻集人細過可成大惡被譖者信有罪矣然譖人者所言亦太甚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哆張口貌侈大也南箕星踵狹而舌廣因成箕形以喻譖人因人小事簸揚口舌張大之成罪狀誰主爲此謀者亦巧矣貝錦南箕言成者明事必有因也傳

詩問 小雅卷下

五

云斯人自謂避嫌之不審也愚謂君子謹忽微防未然所以杜讒端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緝緝連續也翩翩往來貌譖人者如人緝麻如鳥習飛漸入而數肆之則化矣然言者煩聽者倦當謹慎爾言恐王將謂爾不信而疑汝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旣其女遷

捷捷便利貌幡幡反覆貌譖人者利口舌善轉換然謀人者人謀之王今日豈不受爾譖恐異時受人譖

其既也禍且遷及汝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好好樂貌草草憂貌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被譖而憂心然天道神明或當視察彼人矜哀此人言報不遠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章首二句重出美文也有北寒涼不毛之地也假言制譖人之罪豺虎惡食其肉有北不受其人當付與

詩問 小雅卷下

圭

昊天制其罪天何故生之

揚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言欲之楊園之道必先加歷於畝丘事有漸也以喻譖人害大臣亦從近小之人始寺人字孟子者作此詩欲眾在位者敬聽之防其漸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

六句
衍二句疑二章章六句

巷伯序云刺幽王也愚謂巧言大夫傷於讒也巷伯寺人傷於讒也讒之生先發於宮掖而後及朝廷云刺王者由王信佞人故爾瑞玉曰詩無巷伯之字標以名篇著國家之禍自近者始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瑞玉曰谷風山風也言連續暴風又加淩雨喻患難多也且恐且懼之時則二人偕且安且樂之時則轉

詩問 小雅卷下

圭

相棄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實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頽落也風起揚塵從上下也言習習然谷風又遇頽風沙飛塵墜喻患難仍也置於懷親之至棄如遺薄之甚言如遺忘物忽然不存省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崔嵬山巔也草小或連根亡故言死木大或一枝枯

故言蓼傳云死葉萎枝也言谷風之來高山蔽之然草木無不傷敗者喻朋友雖有共患之大恩不無睚眦之小忿今乃忘彼思此甚不厚也貧富易交俗情薄惡皆起於此君子責己恕人大德滅小怨道也瑞玉曰君子務其大而忽於小故有小怨若小人止避小怨而不務大德

谷風三章章六句

谷風友道衰也朋友相須風雨相感事本一類邶谷風夫婦之道喪雅谷風朋友之道壞朋友

詩問 小雅卷下

主

夫婦事同故名篇不異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長大貌莪美而蒿惡喻父母生子始似美材至長大乃無用故言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子之於親能養則其莪也不能養則其蒿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蔚牡也蒿猶有子蔚乃無有不如蒿矣喻有子不能養親如無子也劬勞勤苦而已瘁則勞而至於病案戴氏曰莪俗呼抱孺蒿可知詩之取義

餅之罄矣維嚶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餅小而嚶大罄盡也餅寡也餅罄嚶恥言貧窶也前日在家貧難爲養是寡民生不如死固已久況今貧如初養不逮乎無父何怙賴無母何負恃出門則思之銜憂入門不見如歸無所至

父母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生本其氣也鞠養其形也拊撫摩之也畜止養之也

詩問 小雅卷下

末

長乳哺之也育體軀之也顧目視之也復呼反之也腹懷抱之也出腹時其笑入腹止其啼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如天無窮不知所報牟氏曰天不令我得報曷其有極也余曰父母於子施不望報而云報者子心自然爾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瑞玉曰山高而尊喻父母風行而遠喻子也余曰南山飄風行役所見烈烈高寒貌發發疾貌言山高風急以興父母與子相須民養親莫不善我獨何遭此

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律與律同弗與拂同卒終也獨不得終養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蓼莪思親也序云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瑞

玉曰經不見民勞苦意賦重民貧無以養爾

有饑饉食有採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

人所視瞻言顧之潛焉出涕

饑滿貌飧熟食箋云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採長

詩問 小雅卷下

五

貌匕所以載鼎實也砥平也矢直也瞻反顧也言周

盛時諸侯朝貢饗餼豐厚王道平直君子履以供職

小人視以輪將今道路猶是乃令人顧而出涕言不

忍履視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

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東東國也小東差近東大東極東也魯頌云遂荒大

東杼持緯者也柚受經者也佻佻弱不勝勞貌言東

方之國布帛輪蓋至以葛屨履霜公子轉餽行道往

來令我見之心病

有冽洌泉無浸穫新契契瘡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尙

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側出曰洌泉穫句也契契憂苦也憚畏勞也薪未穫

浸之耐水已穫浸之易敗以興小國本敵又困賦役

則不堪故言寒泉無浸穫薪薪穫庶可捆載之瘡歎

哀我憚人勞亦當安息之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桑桑衣服舟人之子熊

熊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詩問 小雅卷下

辛

公子貴者也人之子賤者也貴賤皆勞也西人京師

人舟人榜人私人家人也試用也言諸侯之人專主

勞苦不蒙恩恤京師之人衣服麗都政賦不及也瑞

玉問熊熊非裘材將富人競爲奇服與余曰制其貢

各以所有居山乃有猛獸今向舟人索熊熊爲裘徵

所無也上文既東西對言此舟人亦謂東人私人卽

謂西人言東人貧者征求不免西人賤者美官任爲

爾此說略本鄭箋但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周人

鄭氏解經多破字例悉不敢從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韜韜佩璫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先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韜韜玉貌璫璫也跂隅貌織女三星跂然如隅襄韜也駕謂更其肆旦暮更七辰謂之七襄也言東貧西富或醉於酒或不得漿或繫佩玉或不得長佩以長爲美也申叔儀云佩玉樂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維天有漢以下仰視眾星廣取近似之言寫愛思爾言天漢徒有河名不任爲酒漿織女空有織名未足爲衣佩爾

維天有漢以下至篇末傳箋並言周襄王

詩問 小雅卷下

三

官廢有名而無實不任用恐非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睨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星有長庚有挾天畢載施之行

睨明星貌服駕也箱車箱也啟明星日出長庚後日而入二者皆太白也畢所以掩兔又祭器所以載鼎寶皆因形似而名也言雖則終日歷七辰然有西無東不似織法報反成文章也河鼓謂之牽牛不可服車箱任轉輸也明星旦東而暮西若東人供億西人也天畢但布於經星之行列亦無救於民貧病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斗在箕北挹斟也翕引也言箕不可任簸揚斗不可酌酒漿亦空名爾又言非徒無用箕舌下引有似微斂斗柄西指若挹取於東也諸星在天當周盛時人亦見之哀樂異情斯俯仰殊觀爾

大東七章章八句

大東序云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詩以告病愚謂世治則大國先安世亂則

詩問 小雅卷下

三

小國尤病故譚大夫傷焉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也君子行役憂亂本其啟行之始言四月初夏六月往暑外遭酷熱內憂禍亂我先祖何寧忍予乎獨怨先祖者王不能體羣臣瑞玉曰先祖匪人是神也神何安然不祐我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腓病也離憂也爰朱子從家語作奚言秋日淒涼眾草俱病世亂憂病已甚我將何所適歸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冬寒風疾行役猶不歸視民安處室家莫不善我獨困於道塗聞冬寒行者尤苦故曰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卉亦木爾連文則別散則通也廢棄也尤過也前云百卉具腓爲秋則此山有嘉卉謂春也自冬歷春役又不歸故見維栗維梅美材卒全其美以興在位皆廢爲殘虐曾不知其過而效之楚辭云芳草爲蕭艾也

詩問 小雅卷下

三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構合也行役而視彼泉水猶有清有濁我獨日構禍亂如泉常濁殘賊之人傾危構陷何云能善乎我且安所歸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仕事也有識有也行役愈遠見彼滔滔然江漢實爲南國眾水紀綱人臣出使亦願綱紀四方今乃盡瘁事事而王不我有也忠臣宣力於外殘賊構害於內王不加存恤於上國所以亂

匪鵠匪鳬輪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鵠鵬也鳬鵠也鵠鳬能飛固可戾天鱣鮪能潛固可逃淵人則非是自傷勤勞畏罪而遁逃無所也瑞玉曰言不能爲大臣近天子又不能爲隱逸處山林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桋亦棟也言草木尙皆得所人反不如君子作歌告王欲王哀而全之

四月八章章四句

四月序云大夫刺幽王也王肅注首章云詩人

詩問 小雅卷下

四

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闕二時之祭後當復闕二時也又云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愚謂曠祀則非征役則是諸言卉木山水鳥魚之等竝以行役經過觀物興詠疑大夫爲小人構害出使懼禍不敢歸作詩告哀爾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瑞玉曰同役非一人故曰偕偕士者大夫之屬子有父母者之稱詩人自謂也言登山采杞偕偕然朝夕

從事王事分當爲靡有辛苦但人在外詒我父母憂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
從事獨賢

溥大也言土廣臣眾何求不得何使不行今大夫命
役不均我偏從事將獨賢我乎君子責人必從爲之
辭忠厚之情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
營四方

彭彭行不息也傍傍依不去也鮮善也將壯也旅眾

詩問 小雅卷下

三

也四體眾力所集言大夫所以役我者善我未老而
方壯旅力可以經營四方故獨賢我與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燕燕安息貌自此以下諸言或者勞逸不均錯雜混

淆不得理也官得其理然後治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叫號呼召也偃仰體舒也鞅掌失容也牟氏曰手握

鞅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風諷切也議論也又極言之逸者閒暇飲酒又湛樂
不休勞者慘慘憂苦尙畏避過咎飲酒之暇出入親
近反議論勞者之短長掣肘之畏咎之深靡事不爲
苟欲免風議者之彈劾彌縫之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北山刺不均也余問序云大夫刺幽王也臣任
勞輒怨不均非大臣之體瑞玉曰小臣爾經言
偕偕士子士者大夫屬臣故怨大夫不均子者
有父母之稱故言憂我父母大臣雖勞不怨怨

詩問 小雅卷下

三

則不忠小臣役不均怨自其宜經云體羣臣則
士報禮重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疚兮

將扶進也大車牛車也疚當作痕戒小人言大任不

易勝猶大車不可將將之不得適自取塵汚而已眾

事之憂不可思思之不能適自取病而已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頰

冥冥塵蔽人也頰與耿同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凡
憂者必有小小明處沈入其中則明愈少闇愈多

無將大車維塵雖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雖猶蔽也重猶累也塵墜車不行憂重人不勝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戒小人也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言不勝其任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芄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共人同寅協恭之人謂僚友也言上天宜監下土我

詩問 小雅卷下

三

行往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以二月朔日行既歷寒又更暑尚未歸心中憂苦如含藥毒因念我友至於涕零非不思歸畏此小人羅織人罪如網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除除陳生新也昔我徂西以二月初吉其時日月方除今未知何時還而歲已晚我此時身獨事眾勞無閒暇因睠僚友非不思歸畏此小人嫉怒獲譴責

昔我往矣日月方與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與煖也亦謂二月也蹙促也采蕭積薪也穫菽聚糧也欲爲度歲之計自詒憂戚悔與小人同朝也興言出宿欲爲歸計而不歸者畏此小人反覆傾危將構害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詩問 小雅卷下

六

靖與靜同余問靖共何義瑞玉曰猶書言寅清爾人心清靜自然恭敬也正直爲正正曲爲直言我既不歸故贈友以言嗟爾君子無以安處爲常當安靖恪共爾位惟正直之人是與神明祐之將用福祿與汝矣云神聽者明王不能聽也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好之故與之景大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小明戒僚友也大夫久於行役內多小人懼僚友不戒朋比誤國爾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作樂必先擊鐘謂之金奏也言嘉樂不野合今聞鐘聲於淮水上樂者樂也今使人憂且傷信懷於古善人君子不能忘有懷於古明今不然也

鼓鐘喈喈淮水湑湑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湑湑者水聲與樂音俱長懷古人不回明今人回也

鼓鐘伐磬淮有三洲憂心且如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詩問 小雅卷下

元

磬同皋大鼓也三洲淮上地水落而洲見歷時久也如心動也猶若也其德不若今人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箏不僭

欽敬也鐘聲鏗餘音欽欽然笙磬東方之樂與頌磬

對懸石聲難和故曰同音或云堂上樂皆受笙均堂

下樂皆受磬均同音見堂上下之樂皆和也雅南箏

皆樂器名記云訊疾以雅胥鼓南傳云舞象前南箏

是也僭差也言樂聲舞容皆不僭而令人憂傷者非

樂也孟子云百姓聞王鐘鼓管籥舉蹙額相告曰吾

王好樂何使我極也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

鼓鐘序云刺幽王也愚按韓詩謂昭王時作鄭康成初從韓說箋復從毛皆無確據可姑闕之

楚楚者英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藪黍稷我黍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以安以侑以介景福

楚楚盛貌我我主祭者也與與翼翼多岐貌因方

曰倉露積曰庾饗獻也安安坐也侑勸飽也古者天

詩問 小雅卷下

辛

子爲藉千畝躬秉耒親耕故言剪除茨棘以爲田畝

自昔先人何乃爲此乎將使我藪黍稷爲酒食饗祀

薦馨安侑事神受大福也力田重農祭祀之本黍稷

共稔盛故首稱焉

濟濟蹕蹕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

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

介福萬壽無疆

大夫濟濟士蹕蹕納牲之容也絜謂在滌也剝解其皮烹熟其肉肆陳其骨體於俎將奉持而進之諸言

或者各有司存非一人也祊廟門內祭以求神也祀
事於是甚明備總上而言也皇大也保葆也葆以降
神言先祖之神隨羽葆來降也慶福也神來饗祭孝
孫之福既報以大福并大壽此章降神初獻之事

執爨踏踏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
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
介福萬壽攸酢

詩問 小雅卷下

三

婦事舅姑之稱君婦謂后也莫莫清靜而敬至也豆
以盛內羞庶羞主婦薦之孔庶美多品也賓客助祭
者也賓長爲賓眾賓爲客獻酬互飲也醕尸三獻畢
主獻賓賓酬主也東西爲交邪行爲錯謂旅酬也卒
度謂賓主禮儀盡合法度也李文貞公曰笑語祖考
笑語也思其笑語笑語得則神來矣愚謂前言饗來
饗祭也此言格至降福也酢報也神降福壽若酬酢
然此章亞獻終獻之事

祭事方殷故知
非賓客笑語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苾孝祀神

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
爾極時萬時億

熯乾燥也行禮既久人煩渴終事用禮無違者敬不
弛也善其事曰工賚予也工祝致神意嘏主人曰往
賚孝孫飲食芳潔當神意將卜予爾多福幾期也式
法也稷疾也言爾祭祀如期而舉如法而行威儀既
整齊又敏疾百官既匡正又戒敕皆謂祭祀得禮之
事是以神嘉之長賜爾至極之福時萬時億多無數
也此章獻畢受嘏之事

詩問 小雅卷下

三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
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
兄弟備言燕私

既備禮成也既戒樂闋也徂位往堂下西面位也致
告告利成也前云致告傳神意此云致告致主人意
也神醉而尸謾送尸而神歸鼓鐘者尸出入奏肆夏
也復言神保者神降羽葆迎之神歸羽葆送之也廢
去也眾宰徹去諸饌君婦邊豆而已不遲以疾爲敬
也燕私祭畢而燕盡其私恩異姓歸之俎尊賓客同

姓畱之燕親骨肉也此章送神之事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穀既將其怨具慶既醉既飽小
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
孫孫勿替引之

祭於廟燕於寢故廟中之樂皆入奏於寢也祭既受
祿燕又將受後祿也爾穀卽所徹俎豆設於東序下
者也爾之穀羞既行神惠均及無有怨者而皆歡慶
小大既醉飽咸稽首而慶君曰向者神嗜君飲食使
君壽考祭祀之事甚順於禮甚得其時內心外心無
不盡又願子子孫孫勿廢而引長之此章燕畢祝嘏
之慶辭

詩問 小雅卷下

三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楚茨天子祭宗廟也古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
力於神故奉盛告曰絜粢豐盛謂三時不害民
和年豐也奉酒醴告曰嘉栗旨酒謂上下皆有
嘉德無違心也奉牲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普
存其畜碩大蕃滋不疾瘵咸有也故務其三
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民和

而神降之福瑞玉曰若謂公卿之祭則是饒內

諸侯於禮不世爵祿何得子子孫孫引無極也

序云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民卒流亡
祭祀不饗君子思古焉惡謂思古之意獨章首
自昔何爲句可以見之其云古蓋謂成王也信
南山序以曾孫爲成王甫田大田曾孫皆謂成
王又此下四篇序皆謂刺詩今並未詳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昉昉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

東其畝

信與伸通山勢長也甸治也昉昉壅辟貌曾重也曾
孫主祭之通稱疆畫經界也理定溝涂也畝壟也或

詩問 小雅卷下

四

南或東隨從橫也言伸然彼終南之山神禹所甸治
蓋南山下藉田在焉故斥其地言之及今原隰開闢
爲藉千畝曾孫親佃田之正其疆理治其壟畝然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
生我百穀

同雲雲一色也雰雰雪盛貌霡霂小雨貌瑞玉曰霡
潤土脈霖縈洗塵優渥雪厚漬也霑足雨澤周也雨
黏脚卽饒足也言豐年之冬必有積雪其春必有小
雨故雪言盛雨言小也雪既優渥雨既霑足則生我

百穀

疆場翼翼黍稷彥彥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場畔也翼翼分列貌彥彥成文貌言田開穀茂曾孫斂之貯於神倉至時將祭取爲酒食獻之皇尸及賓客躬田奉祭神與壽考也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廬田舍也瓜場人所樹以供祭者也菹酢菜也言田

詩問 小雅卷下

豈

中有廬田畔有瓜瓜成剝削淹漬之至時祭祀皇祖歆饗之使曾孫壽考而受天福瑞玉問方言皇祖而云天祐豈孝格天與余曰本自祭天地故受天之祐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膏

清酒鬱鬱也瑞玉曰元酒也周禮清酒酒之下者詩言清酒皆明水爾騂牡赤犢也鸞刀刀有鸞者膏脂膏也毛以告純血以告殺牲以升臭瑞玉曰此章郊祀上帝也元酒騂犢不言所祭明祭天神享于祖考

乃是以祖配之主人親執鸞刀血腥燔燎非郊而何此謂受天之祜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此章祀宗廟也烝時祭也享祫祭也苾苾香也祀事孔明昭穆辨也先祖之神尊大之於是報以大福壽瑞玉曰此謂獻之皇祖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信南山耕藉田也帝藉之收藏之御廩以事天

詩問 小雅卷下

美

地山川社稷先古國非無良農也以爲人爲之不若其自爲之也故修其疆畝順其天時因其地利成而祭之天地先祖降之福焉以教天下之孝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倬明貌十千公田所出也一成之地則公田萬畝一同之地則公田萬夫皆十千也陳舊粟也有年豐年也耘除草也耔離本也薿薿茂盛貌介舍也烝進也

髦俊也言彼開明之大田歲取中正而倉廩盈餘入
新出陳以利農人官民給足所以自古皆是豐年今
日猶然故適彼南畝見其耘耔以時黍稷豐茂治田
之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講肄道藝進我農人
爲俊士古之學者且升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
五經立瑞玉曰獨進髦士以其秀民則可教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
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齊與粢同稷曰明粢犧羊純色羊社后土方四方之

詩問 小雅卷下

三

神謂蜡祭也御進也田祖先嗇也言以我齊盛與犧
牲秋祭社冬祭蜡春祈年於田祖夏祈雨大雩帝用
盛樂蓋欲以大我黍稷因得善我士女倉廩實而知
禮節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秋冬收成而喜也以介稷
黍以穀士女未及收成而望也方社言齊明犧羊田
祖言琴瑟擊鼓互文爾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攘其左右嘗
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攘推也易治也長竟也有多也瑞玉曰此曾孫謂家

長也農夫其子弟也家長率婦子來饁耘者田峻適
至喜樂其勤曾孫推其左右鄰耦之人嘗其所饋旨
否欲觀婦人能作家不也又見禾治竟畝成功善而
用力多男婦効職曾孫於是不怒農夫因以益敏余
問家長稱曾孫何據答曰據田祖爾凡主祭通得稱
之下章及大田曾孫皆然案戴氏曰攘援袂出臂也
左右者謂手耳出臂而取以嘗之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
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詩問 小雅卷下

三

稼禾有藁者也茨屋蓋梁車梁坻水中高地京高邱
言曾孫野聚之稼密如茨穹如梁其露積之粟廣如
坻高如京於是求千倉納庾萬箱載稼黍稷稻粱皆
具農夫慶喜於下謂皆君上所賜願神報以至大之
福無疆之壽

甫田四章章十句

甫田勸農也農者國之本什一取之補助與之
春祈秋報禮樂興焉省之以時歛之以節民和
而年豐矣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種擇種也戒飭具也覃利也庭直也言田大而稼多今歲收穫之時預計來歲之宜既出五種既修田器盡皆備矣乃從事焉農書云孟春土長冒櫟陳根可拔是也取其利耜始事南畝耕而播之百穀盡生條直碩大曾孫於是順養之瑞玉曰曾孫順事所致也余曰此章祭先嗇司嗇之屬農書二語本鄭箋所引愚案韋昭國語解引之云春土冒櫟陳根可拔耕者急發與箋小異

詩問 小雅卷下

元

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稗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方房也孚甲始生也皂粒汁未滿也稂童梁莠似苗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稗幼禾也炎火盛陽也上支庭碩方言苗故此言其秀實盡生房盡成實盡堅熟盡齊好而無稂莠擇種善民力專時氣和所致也又去四蟲令無害我稗禾此由田祖有靈持之付與炎火猶云投畀有北也田禾田鼠等亦喜害稗禾并去之此章祭貓虎昆蟲之屬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渰蒸溼也萋萋雲盛貌祁祁徐也雲盛則雨多雨徐則入土公田君田私民田也穉晚禾也穧束也秉把也滯畱也言農人望雨先公後私民怙君德致其豐穰至收成之時彼界此疆多有餘糧貧寡得因以爲利貨惡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此章祭郵表嘏坊水庸之屬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

詩問 小雅卷下

罕

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方方社之方禋精意以享騂黑牲也四方牲各如其方之色略舉二方文省爾傳云騂牛也黑羊豕也曾孫率婦子饁田觀穫於其來時大索四方百物之神禋祀之以其曾孫主祭故俟其來而行禮犧牲黍稷享祀羣神欲報君以大福善必歸君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大田樂有年也天子大蜡八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嘏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八蜡

以記四方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勞農息老饗年之慶也瑞玉問簫章祭蜡是歟幽頌不合用雅余曰此詩雖爲蜡祭不以饗神當是祭後歌之何害非頌又幽風七月一篇之中兼有風雅頌康成言之矣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洛水名傳云宗周浸水朱子云在東都也泱泱深廣貌君子王也茨積也韎茅蒐韐韠也茅蒐染韠士大

詩問 小雅卷下

四

夫戎服也言天子至洛水會諸侯有福慶從官皆戎服起六軍以講武余問甫言君子至止遂云福祿如茨瑞玉曰天子所至必有恩慶鄭康成云爵命爲福賞賜爲祿如茨言多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韠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韠刀室也琫上飾珌下飾家室王家也此言天子亦服戎服臨諸侯觀其神武知其能萬年保固王室案韠琫有珌傳韠容刀韠也琫上飾珌下飾者

天子玉琫而琕琕云云戴氏曰按傳內琕字凡六見當作韠琫琫有珌亦猶上章云韎韐有奭耳奭赤貌琕文飾貌有奭有珌猶曰奭然琕然刀下飾乃韠也字又作琕說文以韠爲刀室殆誤會毛詩韠容刀韠也之語劉熙釋名云刀室曰削俗作室口之飾曰琕下末之飾曰琕可據以證說文又篇公劉篇韠琫容刀傳云下曰琕上曰琕以毛詩證毛詩此傳琕字乃轉寫致譌無疑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

詩問 小雅卷下

四

其家邦

家邦王國也瑞玉曰如茨方言其多既同則人皆被之保其家室謂子孫爲帝王保其家邦則諸侯懷畏之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瞻彼洛矣會朝講武也周公戒成王詰爾戎兵召公告康王張皇六師周人尙文其敵也弱有道之王朝會諸侯講習武事兵革不作邦家以寧瑞玉曰疑美宣王之詩

袞袞者華其葉滑兮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袞袞猶堂堂瑞玉曰華飾樹猶袞飾衣也故曰袞袞華葉相承喻君臣相得也之子諸侯也言我見是子悅其才德則心傾寫心傾寫是以有豫樂而安處

袞袞者華其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芸黃盛貌章文章也以華黃外揚興文采外見文章發德宜其有福慶

詩問 小雅卷下

聖

袞袞者華或黃或白我觀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黃白非一色也華非一色與之子多才藝我見是子來時乘四駱馬六轡沃若其人足以稱之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左文也右武也上言之子此變言君子斥其先人也言君子才德全備能文能武左之而宜右之而有維之子有是文武之美是以肖似其先人爲諸侯君子

稱人善也必美其先人稱人惡也及其身而已所以教也傳云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

袞袞者華四章章六句

袞袞者華朱子云天子美諸侯也會諸侯於東都嘉美之疑與瞻彼洛矣一時之詩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鶯文貌瑞玉曰鶯羽文桑扈有鶯之羽也君子諸侯也言交交然桑扈羽有文章可愛君子燕樂有禮儀相與則能受天之福

詩問 小雅卷下

聖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瑞玉曰桑扈有鶯之領也余曰桑扈文其頸爲一身之光美君子禮儀相樂爲萬邦之屏蔽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翰幹也當牆兩邊障土者戢斂也難不易也那多也言旣爲之屏藩又爲之楨幹百辟諸侯皆奉爲典法然懼其侈也心不收敛則事慢易非載福之器受福不多也

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觥角爵觶角貌瑞玉曰兕觥然剛旨酒溫然柔人能思柔則勝剛矣余曰彼邦國以禮交接恭敬不傲慢甯柔無剛則萬福來求而歸之

桑扈四章章四句

桑扈朱子云天子燕諸侯也愚謂美而規之之辭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鴛鴦匹鳥也止則相耦飛則爲雙畢小網羅大網君子斥幽王也言鴛鴦于飛喻申后離絕當羅致歸還

詩問 小雅卷下

聖

之夫婦正則陰陽和子孫萬年福祿宜稱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梁石絕水也戢左翼掩右也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

雌陰陽耦之義也言鴛鴦水鳥今在梁又獨斂左翼喻申后獨居無耦王迎還之則子孫萬年福祿久遠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摧莖也秣粟也艾養也老也言乘馬在廐無事摧之有事秣之君子駕迎申后還則宜久爲福祿所養又老之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殺之

又言秣之摧之見馬無所事也駕迎申后還則宜久爲福祿所安可無亡國之禍

鴛鴦四章章四句

鴛鴦序云刺幽王也愚謂王黜申后居離宮棄其妃偶不以乘馬迎歸之與其福祿爾又按鴛鴦合喻夫婦其鴛鴦在梁二語全與白華文同疑謂申后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

詩問 小雅卷下

聖

弟匪他薦與文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頍弁貌弁皮弁天子諸侯燕君臣通服之爾與君子

皆謂王也薦寄生文蘿兔絲奕奕無所薄也瑞玉曰

古文規作頍圓貌有頍然弁而至者伊何爲乎將以

燕也因言王酒旨殽嘉禮甚腆矣但此與燕者皆兄

弟非他人無須此盛禮又言薦蘿附木似宗族依王

是以未見王則心憂既見王則說懌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

弟具來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忉忉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期會也忉忉憂盛滿也瑞玉曰言王酒旨殽時此與燕者豈異人兄弟長幼具來家人會食無須此盛禮又言草附木似臣依君是以未見王則心憂既見王則恩誼善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臯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詩問 小雅卷下

四

爾殽既臯猶云有肉如陵也甥舅異姓臣也霰稷雪也瑞玉曰王酒殽美多禮盛矣此與燕者豈異人兄弟之外惟有甥舅亦皆至戚無須此盛禮時兄弟甥舅皆已耆壽感王意氣勤厚因言霰集則大雪將降老至卽來日無多相見無復幾日今夕須飲酒歡樂答王宴賜之勤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頍弁瑞玉曰美燕也王燕樂兄弟親戚感其禮意答其勤焉經言爾酒爾殽明非主人之辭君

子維宴知王設燕禮爾

聞關車之聲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閒關設牽聲季字也女從其父母之稱也春秋書紀季姜歸於京師括收也大夫迎王后述王之意言閒關然設此車牽由思彼變然季女駕此往迎之非飢渴於色乃慕其令德音聲來盡收括在朝雖無好友中宮乃有賢后宜用燕飲喜樂之案閒關設牽也戴氏曰按軸端鍵謂之牽所以制轂使不脫也車行則

詩問 小雅卷下

四

轂端鐵與牽相切有聲閒關然愚謂傳云設牽耳無聲字以閒關爲設牽聲者後儒誤會毛意耳竊謂閒中也關鍵也卽謂設牽於軸閒以鍵閉之耳如此則閒關乃設牽貌非聲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鵲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依密比貌鵲雉也言往迎在途見文明之雉入集平林以興大德之女來主陰教是以燕飲豫樂之王好其德無厭心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歌舞奏樂也述王燕樂之辭言雖無旨酒嘉殽庶幾少飲食之我雖無德堪爲儀型亦用歌舞以樂之防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覲爾我心寫兮

柞櫟也瑞玉曰述王美后之辭言登高析薪而葉湑以興王后貴族令德儀容之美盛以爲少而難得是以覲爾則心寫

詩問 小雅卷下

兗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覲爾新昏以慰我心

景行大道也又總始終而言在途所見高山可仰景行可行四牡騤騤而閑習六轡如琴而調和初至京師雖新昏然知其有賢德能母儀天下是以覲爾而心慰

車牽五章章六句

車牽美后也天子於后不親迎使公卿往逆之逆者見后有令德可配至尊禮陰教述其終始

以美之案閒關車之牽兮節聽車聲思婉變少女長去矣此言嫁女之家思相離也德音來括壻以德音來相收括雖無好友無他客也辰彼碩女二句辰及時也碩女長女也壻以令德來相教導好爾無斁謂壻也鮮我覲爾鮮少也言壻不數數來景行行止景行光明大道也又案篇義女父母燕壻之辭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往來聲青蠅汙亂黑白喻讒人變亂美惡言營

詩問 小雅卷下

五

營然青蠅止于樊外附近窺伺將緣閒而入讒言惑君多由持心傾險君子存心樂易自然絕而無信之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棘藩也棘惡木刺人青蠅止之欲中傷人也讒人利口無窮極王信之失禮諸侯則交構四國成禍亂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榛亦藩也二人被讒聽讒者也榛叢生密比青蠅止之欲離閒親也讒言架空構造令我二人生嫌隙瑞玉曰幽王遠失諸侯近棄妻子信讒言之效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青蠅序云大夫刺幽王也瑞玉曰讒人如虢石父之等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般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觴遙遙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壽

筵席也左右東西列也楚列貌般豆實核籩實旅陳也和旨調美也偕齊一也既飲而設鐘鼓者將射改懸也舉觴舉實所奠觴爵也遙遙閒暇貌余間鐘鼓

詩問 小雅卷下

三

設而復舉釐何也瑞玉曰侍者遷鐘鼓堂下賓在堂上自相釐爾余曰大侯君侯也抗張也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射夫既同比耦也發發矢也的質也爵罰爵也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汝此章因射而飲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衍樂也洽合也百禮言多也

壬大也林盛也純嘏大福也旨用盛樂備大禮祭有功之祖三獻既畢尸與主人大福使子孫皆長久喜樂各奏爾能子孫喜樂各敬事也仇匹也主人既獻尸賓則手加爵與主人匹也瑞玉曰室人主婦也康安也時時物也主賓既獻尸主婦入室中人復酌爲康爵以進豆籩時物也余曰有壬有林壬水大也林木多也皆形容美盛之辭也康虛也康爵無算爵也旅酬之時賓主弟子皆舉觴於其長酌彼空虛之爵進得其時是謂各奏爾能也此章因祭而飲

詩問 小雅卷下

三

挹酒也愚謂詩中仇字多訓爲匹不必更破字讀也室人箋云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亦似未安酌彼康爵注家皆謂正祭事然此章因祭而飲此二句即飲之事也合從箋說爲長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忸忸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揚也僊僊軒舉貌瑞玉曰舍坐足無容屢舞手無容醉人遷易坐位酒酣起舞也抑抑謙下貌忸忸媿媿也秩序也既醉不復知坐之次序又言賓之初筵者非射非祭蓋燕飲爾禮飲司正

糾儀飲多不醉燕飲略於儀文醉而猶飲故羣飲者始乎治卒乎亂此下二章皆燕飲之事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傲傲是日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傴僂既醉而出竝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號呼也呶譟也傲傲側貌郵傳舍也不知其郵謂忘其坐位處所俄傾側貌傴僂不止也竝受其福者酒流生禍則知得禮爲福賓主竝受之也伐德謂迷性失儀凡飲酒甚美維其有令儀爾瑞玉曰又言賓

詩問 小雅卷下

五

既醉止凡醉皆起於賓也不言其未醉止未醉者不復見也亂我籩豆疾其不出之辭我武公自我也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凡此飲酒總言未醉既醉也監糾儀史書過謂告也羖羊無角者以必無之物難之也三爵獻酢酬也識知也言凡飲酒無問醉否皆當設監史糾察之所以然者彼醉時不善醒後反悔而恥之方其醉時監史

勿從謂之恐其恚怒也但當防護之無使太懈怠而已又戒同坐之人不當言者勿與言不當從者勿與語以醉人語言多無與酬答當自止也若猶多言不止監史則罰之凡人飲酒三爵之後卽昏然不知況敢又多乎瑞玉曰此章疾其多言命司正糾舉之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蒞酒也監妹邦之醕醕守文考之彝訓作詩五章令賓筵奏之以止沈湎焉瑞玉曰書有酒誥詩有賓筵一爾韓詩云武公

詩問 小雅卷下

五

悔過經皆斥賓而言非自悔之辭也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頌大首貌豈亦樂也言魚在水中不可見浮於藻則見其首頌然王在鎬京亦不常覲惟有燕饗慶樂之事然後飲酒也春秋傳云酒以成禮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莘長也魚浮則見首沈則見尾王在鎬京不可常見其飲酒必有朝會慶樂之事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那多也魚在藻復依蒲處深密也王在鎬京燕罷而歸亦多其居處王有六寢

魚藻三章章四句

魚藻諸侯美天子也天子燕諸侯和樂有節不爲沈湎美而箴之

采芣采芣筐之笄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路車金路象路也衮繪於衣上公服也黼繡於裳子男服也言將采芣則先具筐笄以興將朝諸侯則先

詩問 小雅卷下

五

思錫予雖無予之意不足也又何予之意有餘也諸侯未來則思不獨以車馬衣服爲厚也

芣沸檻泉言采其芣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芣芣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芣沸湧貌檻泉正出也芣芣動貌驂駟馬數也王肅

云夏駕兩謂之麗殷益一駟謂之驂周又益一謂之駟是也言芣在泉旁人必親采之君子在門外王必

自迎之遠觀旂色近聽驂聲又見馬數而後君子至也詳其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

赤芾在股耶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脛本曰股耶幅偏也所以偏束脛在股下也交接也言天子觀其芾偏見其趨踰齊邈不紆緩向所藏車馬衣服盡予之非惟予之又爵命之福祿慶賞又申重之余問美其衣服何止稱芾偏瑞玉曰皆下體之服拜跪時先見者衣服天子所予不必美之案戴氏曰赤芾在股一句燕則解襪而後登席故美其芾幅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詩問 小雅卷下

五

柞新葉生舊葉乃落蓬蓬叢貌殿鎮也平平辯治也左右從官也言柞枝葉承續故極茂盛諸侯世有功德故能爲天子鎮邦家既爲萬福所聚其左右賢臣亦皆率從而至也

汎汎楊舟紉纆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紉紉也纆維皆繫也葵向也臚厚也戾止也言大索繫舟止其行天子向諸侯欲挽其去旣以福祿厚賜

之冀其優游安息而止於是也

采芣五章章八句

采芣美諸侯也一章言其思也一章言其至也
三章言其見也四章言其功也五章言其去而
畱也瑞玉曰經言天子是大夫美諸侯之辭非
天子自美之

駢駢角弓駢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駢赤色以朱漆飾弓也角弓張則內向弛則外反故
言弓不善調則駢然而反兄弟昏姻不以恩御則相

詩問 小雅卷下

五

遠而怨也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倣矣

爾爾王也瑞玉曰承上言爾遠爾親則民皆從之爾
不遠而以身教則民亦倣之善惡各以其類應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瘵

綽綽寬也裕饒也上言人隨上化此又申言須化之
由以人有善惡此善兄弟相推讓則綽然兩有餘不
善兄弟相詬爭即交病而兩不足瑞玉曰不言昏姻
以兄弟尤親可以包之又按爾雅昏姻亦稱兄弟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爵飲器也觴酒豆肉讓而向齒禮也瑞玉曰此言爾
遠則民胥然也余曰民之無良兄弟相怨各處一方
偶然長幼共席受爵不相齒讓至于已之身亡時言
老死不相往來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餽如酌孔取

始駕馬者反之老在前駒在後以習子也今老馬不
肯前反爲駒在後不顧其子之不習至如秣穀則自
謂宜飽餽飲水則自欲甚多取以喻兄弟不相能任

詩問 小雅卷下

素

事常居後見利即爭先也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

猱獼猴也塗泥也附著也言猱性善緣塗性善著以
喻小人骨肉恩薄王又不善導之是乃教猱升木又
如以塗附塗滋之薄也若君子有美道則小人化之
自相與連屬瑞玉曰此言爾教則民胥倣也

雨雪漙漙見睍曰消其肯下遺式居婁驕

漙漙盛貌睍日氣也曰韓詩作聿婁荀子作屢言雪
見日則消讒遇明則止今小人好讒莫肯自卑下遺

去其惡者方用居處益長其驕由王信之然

雨雪浮浮見睨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浮浮輕貌流流而去也蠻南蠻髦西戎言小人好讒如蠻髦之言擾雜亂聽我是用憂言王不知憂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角弓序云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作是詩愚謂王天資刻薄如旅寡親然亦由小人離間之故以憂讒終焉

有苑者柳不尙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

詩問 小雅卷下

无

子極焉

上帝謂王也李文貞公曰蹈踐踏也暱近也言茂柳多陰行人豈不庶幾欲止息焉以喻人無不欲朝事王者但上帝甚踐踏其下我無自而親近爾使我獨朝王室欲安靖之後必窮極我反得罪

有苑者柳不尙惕焉上帝甚蹈無自療焉俾予靖之後子邁焉

惕息也邁過也言朝王適自取病使子靖之後必過求於我瑞玉曰邁往也使我安靖王室今雖有功喜

我後日則成往事爾又箋云邁行也行亦放也謂有罪將行之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彼人斥王也言鳥飛雖高至天而止人心無厭知何所臻彼曷知思子靖之之功反居我以凶禍之地可矜伶爾

苑柳三章章六句

苑柳序云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諸侯皆不欲朝

詩問 小雅卷下

李

言王者之不可朝事爾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都西京也黃黃狐色裘不裼也周忠信也言彼都人之爲士者衣取溫裕容貌有常言有文章行歸忠信萬民皆仰望以爲法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臺草爲笠緇布爲冠撮持其髮言儉素也綢密也直

正也如髮言爲髻密直如其本髮不加飾也瑞玉問都人士君子文對文似有義都閑雅也君子文謂女有君子之行也余曰都人士恐非君子女則是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琇美石實塞也上言冬裘夏笠此言禮服也尹吉未詳傳云尹正也吉善也箋云吉讀爲姑尹氏姑氏周之舊姓其女有禮法苑蘊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我不見兮言

詩問 小雅卷下

本

從之邁

厲垂帶貌卷髮鬢旁短髮蠶蠟也尾末撻然上曲卷髮如之邁往也言此衣飾隨人俱往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旗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旗揚貌言士之帶非故垂之帶自有餘女之髮非故卷之髮自揚起皆自然閑美不假修飾風俗如此云何不盱然望之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都人士思舊也風俗之貞淫由於士女之奢儉亂離以後俗競淫靡詩人猶及見西周之美化而思之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子髮曲局薄言歸沐

綠王芻也局卷也婦人思君子雖采易得之菜終朝不盈一匊忽見子髮曲卷聊歸沐之獨言沐者明不施膏爲容瑞玉曰髮久不沐矣因采綠而知之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藍染草也瑞玉曰襜今膝衣也爾雅衣蔽前謂襜是

詩問 小雅卷下

三

也余曰詹至也藍園圃所種尤易采者采之終朝不盈襜本爲期五日采畢似此恐六日尙不至皆言心繫遠人不專於事

之子于狩言輟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輟弢之綸紉之瑞玉曰婦人思君子因憶昔在家時其往狩我曾爲之輟弓其往釣我曾爲之綸繩今何可得

其釣維何維魴及鱖維魴及鱖薄言觀者

觀觀魚也瑞玉曰又憶昔從君子釣維魴及鱖得魚

多我曾見來觀者甚眾美其君子有技藝也余問婦人從釣何義答曰觀其才藝如買大夫妻見獲雉而喜不言狩者略辭狩亦不容婦人觀也

采芣苢四章章四句

采芣苢怨曠也詩人爲之辭

芣芣采芣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悠悠遠行貌采芣盛長有陰雨膏潤之南行徒眾有

召伯慰勞之召伯人之膏雨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詩問 小雅卷下

蓋意辭也此下二章即述召伯勞辭故言我轉餉之

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南行

之事既成庶可言歸預告之期使之說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徒步行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君行師

從卿行旅從召伯天子之卿視君故言師旅也上章

勞役夫此章勞軍士言我南行事集庶可言歸而居

處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肅肅嚴正貌烈烈威武貌結上二章言謝邑嚴正召伯營治之征徒威武召伯和輯之王介甫嚴華谷皆謂烈烈征師兼美伐淮之功按竹書宣王六年召穆公伐淮是年王伐徐歸錫公命明年錫申伯命則營謝在平淮後但毛鄭不言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土治曰平水治曰清言召伯營謝邑徹其土田相原

隰之宜通水泉之利此功已成王之心則安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黍苗美召伯也宣王國申伯於謝召穆公往營

詩問 小雅卷下

之君享成功民忘勤苦周人美之而作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桑下溼之地宜桑阿比貌難柔貌春時也言隰中

桑樹密比桑葉初生猗儺君子之賜也今不見矣若

見君子樂當如何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沃光澤貌夏時也言桑葉盛時沃若君子去不見矣

若見之云何而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幽黑色貌秋時也言桑葉老黝然而幽君子久不見矣若見之聆其德音甚固不忘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遐遠也謂告語也承上言我心誠愛君子但其人遠雖有德音不我告矣遺澤在民我中心蓄藏之何日能忘

隰桑四章章四句

隰桑思賢也賢大夫在國勸課農桑民咸衣被其利於其去也見其樹思其人愈久而不忘爾

詩問 小雅卷下

空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白華野菅已漚爲菅茅屬也之子斥伯服也不欲斥王託之伯服老無子曰獨言菅茅同類宜取相束是子乃譏我母子而遠之使我獨居然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英英輕明貌步行也承上言菅茅同類白雲露之澤必均喻宜曰伯服生本同父當有善處之道今天運艱難有禍敗是子尙不圖欲以孽代宗

漚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漚流貌豐鎬之間水北流碩人斥王也言池水之流尙能浸潤稻田喻王無恩澤失天下心是以我悲歌思念之

樵彼桑薪印烘于煇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樵采也桑薪薪之善者煇無釜竈也言美薪宜炊爨今但用以燎喻王遠棄親賢將致亂是以我念之心勞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惓惓視我邁邁

瑞玉曰上下竝言之子此獨變文言子斥宜曰也惓

詩問 小雅卷下

空

惓惓不安邁邁行不顧言鼓鐘于宮聲猶外聞今母子隔絕念子惓惓反視我邁邁然謂宜曰奔申

有鶯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鶯禿鶯也梁魚梁也鶯鶴皆以魚爲食鶯貪惡反在梁鶴潔白反在林喻王養褒姒餒申后善惡易位將亂國是以我心實勞然疊前文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斂左翼無耦也言申后廢絕如鴛鴦失耦由伯服母子居心不良反覆讒間使王如此春秋傳云攜王好

命諸侯替之是其德無良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底兮

扁卑貌石乘石登車所履言石卑履者亦卑喻伯服
擊子不可代宗今乃譏我母子而遠之使我國家至
於病

白華八章章四句

白華序云周人刺幽王也

王序本作后幽王三年納褒姒八年立爲后黜申后宜曰奔申年

伯服立爲太子褒姒日夜短宜曰王求之申欲

詩問小雅卷下

李

殺之卒成伯服周人託申后以刺焉

縣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縣蠻小鳥貌阿曲阿也後車倅車也言小鳥飛無力
止息邱中之阿以喻流民稚弱憩於道上自言道路
遼遠我勞苦將如何庶幾渴飲之飢食之先事教之
臨事誨之不能行又命後車載之君子自言欲如此
縣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隅角也憚難也弱稚自言豈敢憚於隨行但畏力疲
不能疾趨

縣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側旁也極至也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愈難
至也飲食以下皆疊前文深閱之抑有望於司牧者

縣蠻三章章八句

縣蠻哀流民也蜚鴻滿野稚子弱女號泣於道
隨而行君子遭之閱而作焉

詩問小雅卷下

六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幡幡葉動貌箋云君子庶人有賢行者也言瓠葉采
而烹熟之爲飲酒之菹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飲之
所以急和親也謂之嘗者以其爲酒主於賓客賓客
未至先嘗旨否然後行獻酬之禮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有兔斯首一頭兔也炮去其毛燔燒其肉爲飲酒之
羞獻之者主人酌以獻賓箋云飲酒之禮既奏酒於
賓乃薦羞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近火曰燔遠火曰炙炙肝也酢報也賓既卒爵乃洗

酌報主人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

醕導飲也主人既卒酢爵又酌先自飲以導之然後

復酌以進賓箋云猶今俗勸酒

瓠葉四章章四句

瓠葉美禮也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歲時伏臘乃爲酒食會朋友習禮講道藝君子善其事以

詩問 小雅卷下

充

爲不以微薄廢禮園圃之毛宜弋之獲猶與賓

客享之昭忠信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

遑朝矣

漸漸積次貌武人將帥也言經漸漸之高石長遠之

山川甚勞苦矣瑞玉曰朝行已蚤不遑朝言武人行

尤蚤不暇至朝始發也案勞訓勞苦與下章沒字戾

矣鄭箋云勞勞廣闊勞勞蓋齊語或方俗語也此解

甚善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卒竟也沒盡也言漸漸之石纔終竟矣山川悠遠又行不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

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蹄蹠也瑞玉曰豕性耐水其渡河皆沒入水底衝波而過遇淺水鼓波而過故云涉波也離歷也畢陰星也豕足白而眾涉波久浸色變言水多也月又歷畢

詩問 小雅卷下

主

大雨應之使水滂沱役人遇之尤疲病不暇更憂他

事箋云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漸漸之石序云下國刺幽王也將率東征役人

病之作是詩

君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君陵君也華紫赤今芸然而黃將落也君附木生木

萎華落喻周室將亡是以心憂而傷宗周之隕

君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即無生

青青然者華落惟葉存爾周室將亡君子憂之無如
何生無益於世知如此不如無生瑞玉曰華落葉存
榮不久也生而憔悴不如死之安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罽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牂牁羊墳大也牁羊首小瘠則大星石也石白如星
罽曲梁也設梁候魚於中施白石表之望之有三鮮
少也羊墳首無肉星在罽無魚水陸之產盡矣人可
食之物少有可以飽者牟氏曰百物彫耗惟人可食
又瘦不足飽

詩問 小雅卷下

七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苕之華閔時也師旅數興因以饑饉君子閔周
室將亡而作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草衰則黃冬時也將亦行也瑞玉曰役者之妻念夫
言歲晚矣何草不黃乎終歲在外何日不行乎老弱
皆傳何人不將乎欲以經營四方爾言無定處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元赤黑色箋云草芽蘖者將生必元春時也矜韓詩

作繇瑞玉曰言由冬至春何草不玄乎役久不歸何
人不矜乎哀我征夫無室家之道獨爲匪民乎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曠空也瑞玉曰承上匪民而言我征夫非兕虎野獸
何以循彼曠野久在行間朝夕不得暇

有芘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芘長尾貌棧車棚車也瑞玉曰狐循幽草固所棲也
車行周道何可長也余曰狐邪媚獸幽草隱僻處役
者之妻自懼避嫌之不審也

詩問 小雅卷下

七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閔行役也瑞玉曰民苦征役君子閔
其怨曠爲其室家之辭

小雅八十篇

六篇
無辭

詩問卷五

棲霞曬書堂原本

孫男聯孫聯芬校字

曾孫男國國瑞同校字

雅

大雅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於歎辭言文王神在上昭明于天周自后稷其邦雖舊至於文王其命已新德昭于天有周豈不顯乎命已維新帝命豈不時乎文王一升一降赫然在上帝

詩問 大雅卷上

一

左右言其神可畏成王當戒之牟氏曰若令周德不顯則帝命不時矣文王在帝左右是周之顯也

疊疊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牟氏曰陳舊也哉始也余曰言文王於德勉勉不倦其美善聲聞亦無已時於是帝命維新舊時所宜錫周者今始錫之則在其子孫瑞玉曰維文王孫子言文王慶流後裔起念祖也因言文王孫子嫡為天子庶為諸侯量皆百世又能錫福臣下使凡周之士雖

不顯者亦得保世無窮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思辭也楨幹也傳云濟濟多威儀也言保世之士雖不大顯者猶能翼翼勉敬開啟後人於是美大之士皆生王國王國又有作人之澤能令之生以為楨幹文王亦賴以安余問多士生奚止文王寧瑞玉曰後世寧亦文王寧爾詢於八虞咨於二虢文王固是寧

嚴華谷云生此王國天生之也王國克生王國能有以生之也

詩問 大雅卷上

二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穆穆深遠貌假大也麗數也言文王進德之功繼續先明不已於敬是以受天大命因有商之孫子又言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上帝既命維為臣服事於周盛德不可為眾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冔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膚大有肌也敏疾於事也裸灌鬯也黼黼裳冔殷冠

蓋進也言商人臣服於周疑天命有常矣然周之不德亦將臣人靡有常也觀膚敏之士助祭周京其爲祭賓常服其故服王之忠臣親見之得不告王念爾祖不念懼及也

無念爾祖事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鑒鏡也駿大也戒成王念祖在於述修祖德長言配合天命則多福自來又言殷先哲王所以未喪失民心皆由能配天而行後之人不嗣爾是宜以殷賢愚

詩問 大雅卷上

三

爲鏡天之大命不易可保

命之不易無過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儀象也刑法也言天命不易保善不可不傳於後無令及汝身而止當須宣明義理以訪問人必有能虞度殷事知所以興亡自天者又言上天之事無聲臭可聞如何度知惟有法文王則萬邦起而信之文王德昭于天也

文王七章章八句

文王周公戒成王也褒揚先德勸勉嗣王鑒於殷商祈天永命爾呂氏春秋以爲周公作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明明察也忱信也挾有也瑞玉曰君德明明在下由天威赫赫在上不可慢易言此以起下也是以天難倚信王位不易可保紂居天位爲殷正嫡以其昏德乃使不有四方天何可信余曰適之也天位旣之殷矣一旦乃奪之是天難忱也

詩問 大雅卷上

四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嬪婦也仲任繫夫而言大任繫子而言身娠也言周德之興由聖賢摯國仲女任氏自彼殷商諸侯之國來嫁爲婦於周京乃與王季共修德大任端一誠莊及有娠能胎教乃生此聖人文王余問曰嬪于京誰曰之瑞玉曰嬪是婦人美號曰者人稱之來嫁于周人見其有婦德美之曰嬪號之爲京室之婦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

受方國

懷來也言文王大聖常存小心故能翼翼敬慎明事上帝遂以身懷來多福其德公正不回邪以受四方歸附之國瑞玉曰受也者必有授也孰授之天授之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無心焉順受之而已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載年也合配也嘉昏禮也子女也言文王在下天監視之有命既集於身又生賢妃佐之故於其初年天

詩問 大雅卷上

五

已默爲定配在洽陽渭涘閒及文王行嘉禮納采問名而後知大邦有賢女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倪天未詳疑莘國君之號繫其父母故稱子繫其君兄故稱妹猶云東宮得臣之妹著其貴也文禮也祥吉也言納采問名之後既卜得吉因納幣定之親迎于渭重大昏之禮造舟爲梁禮儀殷盛豈不顯著其尤美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爲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伐大商

長子伯邑考也行列也變和也瑞玉曰前言有命既集命文王也此言有命自天生武王也余曰命此文王于周京得賢妃纘繼大任女事實維莘國大妣也大妣之子十人自長子而下皆有行列其中武王尤天所篤生故特保右命之使和順其伐商之事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詩問 大雅卷上

六

矢誓也侯武王爲殷諸侯也貳疑也汝爾皆謂武王也言天既命武王伐殷其時人心歸附殷商之旅皆叛紂來會眾多如林武王猶有疑心誓于牧野乃曰維予殷侯爾今興起革命恐不宜如林之眾咸贊之曰上帝臨視於汝無復疑貳爾心言天與人歸之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駟馬白腹曰駟師太師尙父號也涼漢書作亮佐助也會朝合戰之旦也言戰地寬廣兵車鮮明馬又彊

壯其時大將實維呂望奮其勇略輔佐武王遂伐大
商一戰而克不崇朝天下清明無復濁亂之政牟氏
曰邑姜蓋時尙在例不可合褒故稱尙父以見之尙
父邑姜之父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大明戒成王也首言殷所以滅亡失天下如彼
其易次言周所以興隆累世積德男女聖賢得
天下如此之難欲嗣王永鑒爾

絲絲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

詩問 大雅卷上

七

有家室

瓞小瓜也瓜近本初生者常小至末而大以喻周自
后稷以後皆微至大王始大也民周人古公猶先公
亶父字或云名也陶窰也復重窰也穴土室也言周
嘗中微其始生從漆沮之土公劉時至於古公尙陶
居穴處未立室家著王業之難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美女聿
來胥宇

來朝朝耆老也美女大姜有駘氏女也胥宇相宅也

詩問 卷五

言古公避狄難因耆老來朝屬而告之遂走馬而去
循漆沮水厓至岐下於是與美女共來相宅居焉胥
宇及美女著賢智也瑞玉曰據經文當是古公先相

之復與大姜觀可否故至岐之後方言爰及聿來也

案顧氏曰知錄第二十九卷云古者馬以駕車不可
有相同者然則騎射之法不始於趙武靈王也程大
昌雍錄曰恐此時或已變乘爲騎蓋避翟之遽不暇
駕車董氏曰顧野
王作來朝趣馬

周原膺膺萋萋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日時築
室于茲

詩問 大雅卷上

八

周地名在岐山南膺膺肥美貌萋萋烏頭也萋萋屬也
契灼龜也時土功之時也言胥宇得周原其土肥美
苦菜皆甘如飴於是始於己謀於眾卜於龜其繇辭
曰可居止又曰可以時築室於此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
爰執事

左右居民東西列也宣導也言既得卜乃慰安眾民
使止居之公宮在中廛列左右定民居也乃疆理其
經界導其溝洫治其田畝制民產也凡自西往東從

三二七

幽至岐之地於是周徧執事言無曠土游民也

案揚子方

言第三卷云慰死也郭璞注引周官云夫一廛宅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起徒役故召之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民事既定乃召有司使立城郭宮室先以繩直之乃束版築之作廟成翼翼然嚴正余問營宮室先宗廟經胡不然瑞玉曰禮家所言非遷國時也又營者營度之未便作之下文立冢土亦在立門

詩問 大雅卷上

九

後

揀之陜陝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鼙鼓弗勝

揀實土於藁也陜陜眾貌度投土於版也薨薨眾聲登登杵聲削屢牆成而屢削治之馮馮牆堅聲鼙鼓鼓役事鼙大鼓鼓小鼓也此章又詳言築作之事人眾力齊百堵一時興起或鼙或鼓不能節止之言勸事樂功瑞玉曰不言丹雘黜聖者爲子孫久遠計牆屋皆取渾堅不尙華飾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皋門王之郭門伉高貌應門王之正門將將嚴正貌冢土大社也戎西戎卽昆夷也言宮室旣成於外又作二門制度高嚴迺立大社於門右觀其營建已具王者規模戎夷之眾皆行走避之不敢復侵擾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駟矣維其喙矣

詩問 大雅卷上

十

突也喙息也承上戎醜攸行而言故今敵怒未平不能卽殄滅之禮問不廢亦不自隕墜之言羈縻勿絕也然其後人繁地闢柞棫拔除行道通利昆夷失其險阻奔突而去維其張喙喘息而已據皇矣詩則柞棫以下爲王季之事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奏子曰有禦侮

質正也成平也蹶生未詳傳云蹶動也潁濱蘇氏云文王感動之使禮義之心油然而生也疏附使疏者親

也先後前疑後惑也奔奏使人歸趨奏功也禦侮折衝禦敵也予詩人自予也言文王盛德當興予曰亦賴有此四臣助之戒成王明作有功卽有僚也牟氏曰據經文虞芮質成是大王事傳記竝屬文王誤爾虞芮質成天下歸心聖孫文王亦以其時蹶然而生子觀其時多生賢才他日文王之佐竝生於大王居岐之日

縣九章章六句

縣戒成王也大王遷岐實肇王基規模至鴻遠

詩問 大雅卷上

上

文王因之以受命序云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芃芃棫樸薪之樵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樸叢生也樵積也濟濟容貌美也言木生樸屬人可采之積之以喻賢人眾多國可用之儲之是以濟濟君王左右之士皆趣附言濟濟者君使臣以禮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戕戔髦士攸宜

奉璋助祭也言濟濟辟王左右既趣附之故當祭祀奉璋之士戔戔然禮儀盛壯是乃俊士之所宜俾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楫楫也言涇舟汎流則眾人楫之以興周王往行則六軍從之言士文武備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遐遠也作興也言雲漢倬然長大則文章竟天周王壽考長年則作人豈不遠乎頌禱之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凡網張之爲綱理之爲紀此章言作人之實也瑞玉曰金玉不雕琢不成器追琢所以美其文金玉所以成其質君子作人彬

詩問 大雅卷上

上

彬如也勉勉我王戒以作人無倦綱紀四方大綱之小紀之四方之事無不舉言賢人多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棫樸多賢也多賢人者能作人也思皇多士王國克生維周之楨其謂是乎序云文王能官人也愚謂經不見美先王意牟氏曰褒揚今王而勉之之辭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千祿豈弟旱山名麓山足濟濟多也言登山刊旅見林木繁茂

君子有和易之德祭則受福也重言豈弟者天不和
煦草木不生人不和易福祿不遄故丁寧之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瑟續密貌玉瓚圭瓚也黃流鬱鬯也言君子禮神用
寶器薦嘉味又有和易之德福祿所以降下之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鳶鳴類戾至也言登山以望鳥飛魚躍上下昭察君
子作人之澤如之所及豈不遠乎此章不言福祿美
化作人福莫盛焉

詩問 大雅卷上

三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載在尊也備全具也祭牲山林埋之川澤沈之言酒
醴牲牢豐潔以享祀神神降之大福此章不言豈弟
百順之爲福和樂可知

瑟彼柞械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燎燔柴也勞勞來也言令民輸薪柴山上燎之以祭
君子和易之德與煙氣俱升神喜慰勞之陸德明云
燎說文作寮一云祭天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回轉也言山上草木葛藟近條枚則但引蔓以緣之
君子近福祿不須回轉以求之成豈弟也

早麓六章章四句

早麓受麓也瑞玉曰篇首言早麓所祭或卽早
山又言柞械民燎或卽柴望之禮余曰經亦不
見褒美先王意疑祭後受麓美今王而勉之之
辭其成王與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妣嗣徽音
則百斯男

詩問 大雅卷上

四

周姜大姜也婦有姑辭也言常思莊敬是乃文王之
母母敬則子賢也常思順愛稱爲京室之婦婦愛則
姑樂也大妣上慕先姑之美音嗣其爲婦則以孝嗣
其爲母則不妒百男言子孫多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

宗公宗廟先公寡妻寡有之妻賢之也言文王德當
神明順於先公無有怨恫其型家有法先閭門次兄
弟然後以治天下家邦使皆有儀法瑞玉曰先言嗣

徹音著大如之賢又言刑寡妻美文王之德箋引書勸周公謂武王爲寡有之兄也愚謂若云寡爲謙辭恐非臣子所得稱之

離離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承上言文王和以處家敬以在廟然和從敬生故言其敬無所不在雖不顯明亦如神臨視之雖無厭射亦自心保守之言其德純也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人

戎昆夷也疾患難也承上言文王德純故今外患雖不殄絕然德之先大亦不瑕疵因言其德無假學習

詩問 大雅卷上

五

雖事不必前聞亦自合於法雖人不有諫諍亦自入於道言性與天合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

成人冠以上也小子童子也造爲也所習有業不虛廢也古之人謂文王也承上言聖性自然故今一世人才皆有德造此由文王作人不倦無厭敦心遂令斯士皆成名譽俊父之美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思齊序云文王所以聖也瑞玉曰聖莫大於承

內教德莫加於育英才故以終始焉

皇矣上帝降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二國夏商也四國四方也耆與嗜同廓大也與匡衡作于是也言大矣上帝視下甚威明監觀四方惟求民之安定欲擇賢君命之乃夏商二國先哲王其美政既不獲見於是究度四方之國求能定民者上帝則嗜好之而卒不可得不惟無善可嗜又憎其爲惡

詩問 大雅卷上

五

浸大帝乃眷然顧西岐而言此維予之所居也瑞玉曰先儒謂二國斥桀紂恐非謂斥殷紂崇侯亦不倫耆字未詳牟氏曰匡衡奏議引詩作此維予宅又釋章及下章並爲文王事今從朱子並爲大王事也

作之屏之其舊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桷啟之辟之其桷其梲攘之剔之其壓其柘帝遷明德申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木立死曰菑自斃曰翳灌叢生桷行生一云桷也桷河柳桷橫也壓山桑柘桑屬也作屏拔去之修平疏

治之啟辟開土移植之以其木易生也攘剔存幹枝落之欲其材易長也串夷昆夷也瑞玉曰串貫也如貫而去也余曰配對也言岐周之地本多林木而近昆夷漸次開闢由帝遷明德之君大王令宅其地昆夷畏之滿路而去天於是立爲君作邦之對受命既堅固不動搖也瑞玉曰配謂大姜也立厥賢妃佐之受命所以固

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

詩問 大雅卷上

七

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對配也善兄弟曰友言帝省視岐山木拔道通帝用嘉之既爲作邦又作君配之自大伯王季時已然謂大伯讓而去欲由王季傳文王也但其心隱維王季能因其心而友之所以友者惟益修德厚福慶與兄以讓德之先王季之身既受祿無失其後子孫遂有四方於是大伯之先美始大顯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猶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

帝祉施于孫子

心能制義曰度猶與莫通清靜也君德明爲本故首稱焉明辨於事類察於人長教誨不倦君賞慶刑威順慈和徧服比上下相親言維此王季天誘其衷使其心能度物清靜其德音俾教令不繁心靜自然生明因數其德能明能類能長能君故其君此大邦能與民順比其德如此至於文王其德益光大之靡有遺恨是以既身受福祉而又延及於孫子瑞玉曰孫子武王也主王季而言又曰王此大邦追稱王也

詩問 大雅卷上

六

傳箋九言曰者皆昭二十八年左傳文此云維此王季彼言維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畔離也援取也誕大也岸毛傳云高位也按孟子作遏旅作莒疑亦地名也假言天告文王無如此離道而苟取無如此貪羨而妄求則大能先知先覺登於高位將述伐國之事故以此起之因言密人不恭敢

距違大邦擅兵侵阮往至其地文王赫怒整師旅以
遇其祖旅者以厚周家之福以答天下之望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
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
之方下民之王

京高邱也瑞玉曰密人爲二師一師侵阮一師徂共
前云以按徂旅蓋過其祖共者也云王赫斯怒文王
自禦之也此云依其在京侵自阮疆乃過其侵阮者
也不言王別遣將禦之也是文王伐密亦爲二師故

詩問 大雅卷上

五

經分兩章言之言依其在京兵行依山爲固也侵自
阮疆侵其侵阮者也陟我高岡以觀師也密人之矢
無敢及我陵阿其馬無敢飲我泉池皆言我者有之
之辭密人驚遁而去也於是相度善原其地在岐陽
渭側爲萬邦之所嚮作下民之君王此言作程也余
曰鮮原竹書以爲地名毛傳云小山別大山曰鮮
帝謂文王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援
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不大聲以色箋云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夏
以革李文貞公曰長諸夏以文德不以兵革是也仇
傳云匹也鈞鈞梯臨臨車衝衝車墉城也言帝謂文
王子思明德之人化民不以聲色長人不以兵革不
以識識不以知知循性自然動合天則此明德也又
言帝謂文王詢爾仇匹之臣觀其方略同爾兄弟之
國一乃心力以往伐崇於是崇侯虎倡紂爲惡故天
命討之瑞玉曰仇方不合從箋作讐國文王伐崇誅
暴非復讐也史記所載亦失實

詩問 大雅卷上

五

臨衝開開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
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第第崇墉攸攸是伐是肆是
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開開徐也言言高大貌連連屬續貌安安不暴也類
祭上帝禡師祭也致招使至也附諭使降也第第疆
盛貌攸攸堅壯貌瑞玉曰言言攸攸而國滅城堅人
瑕也余曰伐擊刺也肆犯突也言文王伐崇執訊斬
馘不事殘暴欲致其歸附而已四方聞之已畏其威
無有敢慢侮者及崇人不服於是伐肆絕滅之四方

懷其德無有敢拂戾者春秋傳云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復伐之因壘而降是兩節事故詩兩言之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皇矣序云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愚謂前四章述祖德也後四章述文王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臺以占候雲物曰靈者神之也經度也營表也攻作

詩問 大雅卷上

三

也不日不設期日也言文王爲臺方始經營庶民競築作之不日而成文王戒令勿急庶民樂事如子趨而來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嚯嚯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囿沼曰靈因臺也囿所以域養禽獸濯濯肥澤貌嚯嚯潔白貌物滿也言文王以時觀游來在囿沼鹿伏其所不驚暨鳥獸魚鼈咸若民樂其樂也

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橫曰枸植曰虞所以懸鐘鼓業大版也樅崇牙也賁大鼓鏞大鐘論說也辟廱學名辟壁通廱澤也言辟廱成文王觀焉乃作樂於哉講論乎鐘鼓於哉作樂乎辟廱民皆來觀禮故美而樂之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鼙鼓逢逢矇矇奏公

鼙皮可冒鼓逢逢聲和也矇矇樂工也樂更端曰奏公公堂辟廱之堂也疊上二句言間鼙鼓之聲知矇矇方奏樂於廱宮民皆尋聲來觀之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詩問 大雅卷上

三

靈臺樂文王也民樂其樂詩人述其事以美之文王遷豐始立靈臺天象以占繼作辟廱人才以育辟廱靈臺皆在國之郊或云靈臺國東南辟廱西郊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下猶後也瑞玉曰居殷下世而有武功者維周余曰小序謂繼文言周上文德下武功也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言周雖武功定天下其先世世有明德三后神靈既在天武王又能配對之於鎬京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言武王所以配于京由其於三后世德起而求之長

言配合天命則成王者之信於天下或疑此詩有成

王字當爲康王以後詩朱子云當如舊說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言王道成於信則下土法之所以信者由其長言孝

思不忘故可以爲法瑞玉曰天子庶人孝之事不同

思則一爾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詩問 大雅卷上

三

一人對三后則文王也忠孝爲順德服事也文王於

殷不失臣節順德也武王愛茲所爲所以應合者亦

維順德忠孝一節也故長言孝思則昭明其繼嗣先

王之事言欲服事殷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來後世也許進也繩繼也祖文王也武迹也言武王

能昭明其繼志之事後進子孫亦慕效之繼續乃祖

之迹子既思孝孫復象賢將萬斯年受福無窮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遐遠也言子孫受天祜四方諸侯皆來朝賀萬年矧
戴豈不遠有輔佐乎

下武六章章四句

下武序云繼文也周世世有文德文王謨不顯

哉武王承之孔子云武王達孝乎善繼人之志

者也愚按序繼文之文非文王箋誤

文王有聲通駿有聲通求厥寧通觀厥成文王烝哉

聲令聞也通發語辭烝語辭或歎美辭猶楚辭些只

也言文王本有聲爲西伯後又大有聲其率方國惟

詩問 大雅卷上

二

求安民觀其成功是乃文王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作邑徙都也豐卽崇地也言文王受天命討有罪有

此武功既伐崇國因作豐邑徙都之以應天命

築城伊瀆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通追來孝王后烝哉

滅疾流也傳云成溝也言文王築城而溝之不自侈

大城方十里溝深廣八尺其作邑居亦與之匹非以

急遂其欲乃追述先人以來之孝思繼其業爾變諡

言王后者美大之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王公謂先公也濯明也言先公以來功業漸已著明
及築豐垣四方歸之倚爲楨幹垣翰相依也再言王
后者別異於王公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豐水會渭東注河豐邑在其西鎬京在其東主鎬言
見其東注爾稱皇王者有天下之大號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鎬京武王都言武王徙都鎬復修文之辟靡講學行

詩問 大雅卷上

三

禮東西南北無不心服之遂王天下也以武功稱文
王見文王之文非不足於武以辟靡美武王明武王
之武非不足於文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正定也言武王始營鎬京嘗稽於卜問可宅以否龜
出吉兆正定之武王乃作邑成之武王舉諡者著其
實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芑牟氏曰麋芑之芑是也仕傳云事也瑞玉曰翼輔

也言豐水之旁有芑焉土田肥美武王豈不欲事於
此乃遷者欲遺子孫萬世之謀以安定輔翼之爾余
曰孫謀定則子安子孫安則民甯求甯觀成文武之
心一而已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有聲序云繼伐也文王有功伐武王能繼
其聲而大之孔子云武王達孝乎善述人之事
者也愚按序繼伐之伐非伐國箋誤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

詩問 大雅卷上

云

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姜姓嫄名高辛氏妃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帝即高

辛氏武迹也介次舍也止居息也言溯其始生周人

是維姜嫄由禋祀郊禘以祈子隨帝而行將事齊敏

上帝歆之既歸於所進御舍止之處遂震動而早有

娠及生子長育之是爲后稷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苗無害以赫厥靈上

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語辭達羊子也圻裂也瑞玉曰副貳也媼助收生

者余曰無菑母不憂也無害子不病也赫顯也靈異也稷生有奇表異相言娠后稷纔滿月首生如達之易母子皆無苦然以其狀貌顯異姜嫄疑之豈上帝不寧乎不安我之禮祀乎何使我安然而生異子以是欲棄之牟氏曰居然猶塊然始落地時不泣以爲不育故棄之已乃呱呱而泣故遂收養之

載路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

詩問 大雅卷上

三

腓比也字愛也會值也覆蓋之翼藉之覃長也訐大也言子生靈異姜嫄欲不舉之三寘危地乃見飛鳥覆藉始收養之人來鳥乃去兒寒泣呱呱其聲長大滿路人皆聞知非常人矣牟氏曰聲長大路入皆聞故得知其不死收養之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菹荏菹旆旆禾役穰穰麻麥幪幪瓜瓞嗶嗶

岐立貌嶷行貌瑞玉曰就口食以物就口取食也余曰荏菹大豆旆旆揚起貌說文云役禾末也瑞玉曰

穰穰猶穰穗是也幪幪密貌嗶嗶實多而脆也言后稷匍匐之年已自岐嶷能行步取口食異於常人遂蓺五穀皆美好耕農自其天性也又麻麥幪幪二句麻煙麥浪狀幪幪瓜熟以指彈之聲嗶嗶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第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發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邇家室后稷農官也方房也苞甲而未坼也種可爲種也稷漸長也發發管也秀吐華也堅粒汁滿也好形圓正也穎末垂貌栗不秴也言后稷掌稼穡盡人力之助

詩問 大雅卷上

三

有輔相天地之道第草而耕黃茂是種由漬種以至成熟皆是有相道也及功成堯就其母家成國封之令世世祀姜嫄

苗將秀心如竹管穗發中而出故箋云發發管時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秬黑黍也秠一稂二米者也糜赤粱芑白粱恆常也可常種之畝棲於畝也肇始也祀郊祀也上言后稷之功此下祀以配天也言后稷降播於民嘉種甚多獨言四穀者秬秠爲粳酒糜芑爲黍盛主祭而言爾

四穀既恆種之於其收成穫刈之畝棲之任抱之背負之以歸爲酒食肇稱殷禮焉冬至陽之始故郊稱肇祀此郊主報天故配稷之事略而不言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較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春者曰擣之揄春畢抒米於臼也簸者箕揚之蹂簸時揉米於箕也釋浙米爲酒也叟叟聲也烝炊米爲饔也浮浮氣也謀諏日擇士惟齋戒具脩蕭蒿也脂腍膾也羝牡羊也較道祭也燔燒也烈炙也嗣歲新

詩問 大雅卷上

五

歲也承上言冬至郊畢乃祀羣神我祀如何乎飲食精鑿謀惟具備於其祭時取蕭炳脂以升臭用羝廟西以祭較燔烈其肉爲尸羞潔敬如此者將以興起新歲之豐年爾瑞玉問天子祭百神何獨稱較余曰較五祀之一祭以冬時在冬至郊後正月郊前故序列在此又五祀羣神舉一可以包之

印盛于豆于豎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印我也木曰豆瓦曰豎祭天用陶匏尙質也鬼神食

氣曰歆迄至也此言正月之郊豆豎始薦香氣初升上帝已安饗之周人尙臭故言何芳臭誠得其時乎蓋因郊祀配以后稷庶無慢天之罪亦無棄農之悔自有天下以至于今無敢失墜也瑞玉問先儒皆以肇祀爲后稷始祀余曰正月歲之始於此而郊故稱肇祀此郊主祈穀配以后稷故特詳焉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生民序云尊祖也冬至之郊大報天孟春之郊爲祈穀日用上辛以后稷配述其相穡之功原

詩問 大雅卷上

三

其始生之異欲明文武興於有邰配天起於播種周公制禮郊祀之後飲酒受釐陳戒之樂歌也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瑞玉曰爾爾行葦也余曰爾語助也言敦然聚者道旁之葦須禁牛羊踐履乃能叢生成形體枝葉柔澤以喻兄弟至親聚之則盛離之則傷是以戚戚然親之又親莫令疏遠須當偕俱如彼行葦爾也故今相

與燕集幼者爲之設筵老者又加以几按古注爾與
邇通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觶醢醢以薦
或燔或炙嘉穀脾臠或歌或嘏

主曰獻客曰酢主又洗爵醕客受而奠之不舉罍般
爵也醢肉汁醢肉醬般般烝也脾土臠也臠口上肉
也比琴瑟曰歌徒擊鼓曰嘏承上言幼者肆筵又加
設重席老者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以優之於是
飲酒正饌之外又加嘉穀旅酬之後乃歌焉燕禮無

嘏射有之

詩問 大雅卷上

三

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
挾四鍤四鍤如樹序賓以不侮

敦雕通畫也堅勁也鍤金鍤翦羽矢也鈞參亭也均
皆中也賢中多者也句般通引滿也射禮摺三挾一
个既挾四鍤則徧釋矣如樹如手就樹之不侮敬也
言旅酬之後乃爲燕射其射之次以中多爲雋以不
侮爲德王與族燕無爲賓之道言序賓者射以爲樂
猶投壺云某黨云爾

箋以爲將養老大射擇士王肅以爲燕射呂東萊以爲肅說是

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
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曾孫兄弟弟子也維主主爲舉觶也醕厚也大斗柄
長三尺挹酒器也祈求也求中以辭養酒所以養老
也台背老人背隆起也在前曰引在旁曰翼祺吉也
言既射之後飲猶未終舉觶無算爵皆子孫之事故
令之爲主又爲罰爵飲不中者以爲笑樂不云罰之
謂酌大斗以求汝壽使汝大老台背不能行步我當
以禮引導輔翼之又祝汝壽考安吉介大福皆述其

笑樂之辭

詩問 大雅卷上

三

行葦四章章八句

行葦燕兄弟也王與族燕世降一等親有盡時
服之窮也王者親親之心無盡時因其閒暇召
之燕會所以聯而親之使亦親我也親親而行
葦之恩篤爲之几筵以安之爲之酒般歌樂以
樂之既燕而射所以歡洽笑語導養氣血使不
壅滯以成福祿爾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君子曰王也瑞玉曰飽德者鬼神饗德充滿如飽然尸嘏主人言醉酒飽德如此願汝壽考天又助以大福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殽俎實也言酒醉矣殽羞又進既願君子壽考又欲天助其德令先明瑞玉曰壽者恐其老而昏故願介爾昭明猶云天牖其衷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融和也公尸君尸也瑞玉曰德明而融如日允和暖

詩問 大雅卷上

三

自然高朗而善終終則有始遞嬗無窮故我公尸得以善言告之如下文所云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靜嘉清潔而美也朋友賓客助祭者也攝檢也言嘉

告維何以其籩豆美善羣臣又相攝佐以威儀瑞玉

曰籩豆言靜所謂君婦莫莫爲下女士起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孝子主人嗣子祭祀之終舉奠者也言威儀甚得時

又有孝子以舉奠孝心不窮竭故天長錫以善類瑞

玉曰類肖也子孫賢克肖其父祖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壺宮中巷也允子孫也言其類維何不越室家之內汝既享壽考天又長錫福祚於汝子孫瑞玉曰錫汝有福祚之嗣也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僕附也言其允維何既生賢嗣天又被以爾之福祿使世世爲天子又爲大命所附屬如下章之事瑞玉曰僕言隨其後也

詩問 大雅卷上

四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予也女士女有士行者從隨也言生賢子孫又生淑媛爲之妃瑞玉曰既有賢妃當復生賢子孫如隨而至所謂僕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既醉嘏辭也主人潔敬饋食祭而受釐祝傳尸意以嘏之嘏有二其爲神之辭曰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其爲尸之辭則此篇是也一章二章述致嘏之由

三章以下皆述嘏之之辭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鳧鴨也鷖鷖也言水鳥在水中得所安以喻公尸釋象神之敬洽賓主之歡意亦閒適故來燕來寧也酒清殽馨公尸於是燕飲王於祭時已受福祿至此又來成就之始言公尸來燕方來也又言公尸燕飲正燕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

詩問 大雅卷上

五

飲福祿來爲

沙水旁也爲猶助也言水鳥在水旁其地宜稱以喻王賓敬公尸事亦相當故來燕來宜也酒多殽嘉燕尸備禮福祿又來助之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清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渚止也言水鳥在渚止得其處以喻公尸來燕亦得其處所酒清殽脯福祿隨公尸又來下之言下明神在上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渚水會也宗尊也言水鳥在眾水交會處其地明顯以喻公尸來燕爲眾賓所尊昨日妥侑既燕於宗廟爲福祿所降今又燕於寢室福祿來積而愈崇鳧鷖在渚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亶山絕水如門也熏熏和說也瑞玉曰說文作醺云醉也言水鳥在水旁峽中意亦樂之以喻公尸來止

詩問 大雅卷上

三

醉然後歸飲旨酒而樂食燔炙而香以此人和神喜永降之福自今而後無有艱難傳云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

鳧鷖繹賓尸也祭之明日繹於廟門外因其祭食以燕尸或云宗廟之祭以明日其祀天地羣神燕尸即用祭之日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千祿百福子孫千億

假大也一作嘉戒成王言大可樂之君子有顯明之令德安民官人皆得宜以此受福祿於天既保安右助命之以位又自天申重之所以然者惟以德干祿而膺百福斯子孫至於千億年瑞玉問民人何以宜余曰更無他功美止是其人應承富者予之而已是宜也

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抑抑謙下也言德容敬美宜稱其爲君王不有過誤

詩問 大雅卷上

三

不有遺失循用祖宗之成法一無所變更威儀謙謹教令有序無怨忠直無惡老成循用羣臣之賢者以匹偶於己成王初服故戒以此書云厥若彝及撫事惟以在周工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朋友卽百辟卿士也承上言君子令德如此則能受無疆之福長爲四方之綱君綱之臣紀之天下無事清燕之福及於羣臣矣內外臣工益愛戴天子無敢

怠荒其職位民所以休息此宜民宜人之實

假樂三章章八句

古注四章章六句愚按或作六章章四句亦可

假樂訓成王也王初蒞政戒以太平君子持盈守成爾一章言以德獲福哲命自貽二章言顯顯令德三章言宜民宜人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

公劉后稷曾孫也積露積橐腰纏橐有底橐也戚揚斧鉞也后稷子不窋失官竄於西戎及公劉復興始

詩問 大雅卷上

三

遷豳故言厚乎公劉之爲君也瑞玉曰公劉將欲遷不敢寧居乃先往豳地治田疇實倉廩既有備乃率民而往於是裹餼于橐裹糧于囊思以和輯民人令合謀協慮以光大國家既聚行糧又飭武備防寇鈔於是始啟行而遷焉又曰疆場積倉卽指豳言下文度原徹田皆是也以理而言不先經理豳國卒然來數萬人於何仰賴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嶽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琨琫容刀

嶽山頂也丹帶也容刀容飾之刀也言公劉始來相地民人從者既繁庶所相之地既順眾心乃宣告於眾皆曰善無有長歎息者公劉猶懼不審乃陟嶽復降原再審之陟降皆徒行故人見其佩玉瑤容刀喜其勤民也瑞玉曰既庶既繁似言生物茂盛見土田美爾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百泉眾水也京高邱也師眾也上章定民居此章建

詩問 大雅卷上

五

國邑也言公劉欲定都先往眾水所會處瞻彼原勢之廣大又升南山之岡乃見幽之野有邱山水盤聚可以居大眾而都之於是國民來處者處之羈旅來歸者廬之出號令自言之議政事公語之瑞玉曰處處言居者多廬旅言居不能容廬處之言言語語廬舍繁密人聲喧闐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曹羣也謂羣臣牢牧閑也何氏云此章行遷廟之禮

是也言公劉于京斯安乃遷主以從羣臣與祭皆有威儀使人鋪筵設同几奉主登筵神乃依几行禮已終乃召至羣臣以燕之饘豕爲食酌匏而飲貴其儉質自爲之君又爲之立宗宗以族得民故建國立宗事相須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景測日也單無羨卒也徹通也山西曰夕陽荒大也此章稅田制軍也言公劉制田既廣其東西又長其

詩問 大雅卷上

罕

南北既考日景以正方面乃登高岡相其陰陽寒暖所宜觀其流泉浸潤所及其軍之制丁夫適滿三軍之數無羨卒其田之制度其下隰與平原而徹之使通力均作因稅其入爲糧井田必須衍沃故度隰原也又度山西之地山林陵麓田不井授亦不徹焉廣境土而已幽國之居於是信大

篤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眾爰有夾其皇淵邇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鞠之卽

亂橫渡也厲砥也鍛鐵也止基疑皆器名止石爲鍛

質也基田器之屬也邇鄉也芮水內鞠水外一云芮同汭水名也瑞玉曰此章制財用也國新立農事備飭當來百工以富民余曰公劉于豳治館以舍百工從漆水橫渡渭水至南山取厲石爲樁質鍛爲鐵基乃理治之百工所聚商賈歸之於是人眾財有戶口日繁或夾皇澗而居或嚮過澗而處旣而羈旅來止者愈益密不能容又就澗水之内外處焉

公劉六章章十句

公劉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

詩問 大雅卷上

四

民事美公劉厚於民而獻是詩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饒饔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河水也一云水貌潦流潦也饒蒸米也言一水爾酌彼行潦之餘挹於彼所注於此器澄而用之可爲棗盛薦神明戒成王物之薄者人猶不棄法之美者王當挹取也學爲豈弟君子則爲民父母矣瑞玉曰挹彼注茲學爲世子法也
案毛傳云豈樂也弟易也又呂氏春秋不屈篇惠子難白主引此詩而釋之曰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爲民父母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鬢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道上流潦可滌器事神有德則爲民心所歸在人挹注之爾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旣豈弟君子民之攸暨
旣滌器名也記云器之旣者不寫

洞酌三章章五句

洞酌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瑞玉曰教世子法也成王幼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召公戒以潢汙行潦可薦神明欲王酌而用之爾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詩問 大雅卷上

四

卷曲也君子賢人也篇內並同言陵曲則疾風入之喻王屈體待賢則賢人歸之故君子有樂易之德者來從王游來就王歌以陳其好音言游歌者卷阿之上王游焉

伴奭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曾矣

瑞玉曰伴陪也奭美也爾爾王也優游閒適也曾久也言羣臣伴王游者威儀閑美優游休息然非徒游而已樂易君子能使爾充滿德性則似先君享壽悠

八

爾土宇吸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土宇謂居民土地屋宅也吸大也章明也言登此卷阿見爾人煙廬井大章明亦甚富厚矣然保之爲難樂易君子能使爾充滿德性則爲百神主也有天下者主百神

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詩問 大雅卷上

三

瑞玉曰第草多也福祿如之言受命長弗祿康是卽純嘏也然福基於德樂易君子能使爾充滿德性乃常享大福矣結上三章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馮依也翼輔也孝畜也德得也言忠諒可託才能可任孝行可傳德美可述賢品有此四等王以之引導於己輔翼於己則豈弟君子能爲四方之則瑞玉曰四有戒王旁求賢也猶云子無謂秦無人

爾頤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爾頤嚴貌印印盛貌半圭爲璋合二璋成一圭君執圭臣執璋也言明良相得君頤頤於上臣印印於下君與賢一體如圭然臣與君合德如璋然由是遠人聞其聲近人望其儀豈弟君子信可以綱維四方鳳凰于飛翺翺其羽亦集爰止謇謇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下

鳳凰靈鳥也謇謇和羣貌是時鳳鳥至故言鳳凰飛眾鳥從之羽聲翺翺然亦與鳳鳥皆集所止喻賢人所在羣士皆附而至也故王之朝多謇吉士可以維

詩問 大雅卷上

四

在位君子任使率以忠愛天子瑞玉曰鳳凰喻聖君也有聖君則賢臣附翼而至故云王多吉士

鳳凰于飛翺翺其羽亦傳于天謇謇王多吉士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亦集爰止始進也亦傳于天近君也吉人眾多維在位君子所命率以親愛庶人爲天子勤民焉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蓁蓁萋萋離離喈喈

山之東曰朝陽言鳳凰所以鳴高岡由梧桐生於朝

陽鳳凰非梧桐不棲故華華萋萋則離離喈喈喻賢人所以登朝由聖君以禮致之欲王圖任賢令多士鳴周也瑞玉曰鳳鳴高岡喻聖王立朝廷桐生朝陽喻多士生王國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不多意少之也瑞玉曰王游卷阿羣臣從之車馬繁盛賢人既多矣又欲王不自足也但言不盡意陳詩猶以爲少維欲王遂爲樂歌日聽之自省焉

詩問 大雅卷上

豈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卷阿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當求賢用吉士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慴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汔幾也詭隨懷詐面從也寇虐害民如寇賊也柔安也能馴習也穆公戒同列用事者言民亦疲勞庶幾可小安之乎京師天下根本當愛此以安四方欲安勞民先除姦人姦人欲竊權寵故爲詭隨之行貌類恭順心實不良及得志則虐害民曾不畏天之明命

故戒用事者遇詭隨無放縱之以謹防無良之人用預止其寇虐無畏憚者小人盡去柔遠人以綏四方能邇人以惠中國則可以安定我王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迷無縱詭隨以謹愾愾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迷聚也民休息則生聚愾愾昏亂謹謹也詭隨之人利口謹謹惑亂主聽君一用之則肆寇虐爲民憂當

謹防預遏之以安民爾前有功於國今無棄前勞則爲王之休美瑞玉曰始於詭隨終於寇虐惡由小至

詩問 大雅卷上

果

大故此二句篇內皆不易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慝陰惡也詭隨之人利口惑君反覆無窮極君用之則爲寇虐陰害善良故當謹防預遏之無使其得匿焉然欲去姦須親賢賢人有禮乃就須敬慎威儀則有德之人至可親近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惕猶憩也泄猶出也戎汝也詭隨之人陰蠱惑君行事醜惡君用之則賊害善良使正道敗壞故又戒同列言汝雖小子而所用事甚廣大不可不謹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繾綣固結也玉寶愛也詭隨之人得君益深其勢牢固愈肆賊虐誅害善良使正道反戾則善人盡矣故又戒言王欲玉汝貴重之我以是故用大諫正於汝諫同列乃所以諫王

詩問 大雅卷上

四

民勞五章章十句

民勞序云召穆公刺厲王也厲王虐而監謗人莫敢言託爲戒同列之辭爾余問厲王暴虐不僅繇役發首止言民勞何瑞玉曰民終歲勤勞上之賦斂重繇役煩民愈不得安息經故兼二事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上帝喻王也板板反也言上天反其常道下民盡病

在位之臣出言而不行爲謀又不遠其心自恣以爲靡有聖人管管我者是以出話不實於信爲謀未能深遠我以是故用大諫於汝余問不實於亶即出話不然猶之未遠卽爲猶不遠重出何爲瑞玉曰下二語較上更進靡聖自恣愈矯誣不實爲謀鄙近又以起大諫也牟氏曰爲因謀不遠故話不然也時既靡有聖人管管於人今之諫者亦不能實在可信但汝謀之不遠我不得不諫

詩問 大雅卷上

四

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天亦喻王也憲憲猶軒軒泄泄猶沓沓辭亦話也言天運艱難無軒軒然意氣揚舉天步顛蹶無沓沓然志意弛緩因其出話不然故戒以出辭之頃羣臣和輯悅懌同謀協慮則民心合洽而安定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服事也言我與爾職事雖異乃與汝同爲王官我就爾謀反囂囂然聚而笑我不知我言乃可服行汝無

笑之我謀非爲猶不遠我言非出話不然也古人有云采薪之人尙詢之況同僚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躑躑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煇煇不可救藥

灌灌款款也耄老而昏也言王方暴虐汝無如此戲侮也老者憂其然款誠忠告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汝以憂爲戲爾不憂其可憂憂將益多如火熾盛不可救治

天之方憊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

詩問 大雅卷上

兗

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夸毗體柔也殿屎呻吟也葵向也言王今方威怒小人無得柔媚順從令君臣威儀盡迷亂善人畏禍端居如尸然不得有爲民方愁苦呻吟則坐視莫敢向我說及喪亂無資財曾又莫能愛我眾所謂善人載尸者也殿屎未詳說文作唼尸

天之牖民如堦如筵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牖導也窗所以導明辟邪也辟法也言民性本善王

之導民如堦筵唱和如圭璋判合如取求攜得攜而必從無曰有所增益費力也牖民甚易爾今民多邪辟乃無牖之者民無由自立於法度豈其罪也瑞玉曰益多也攜物者無得曰多而難勝牖民如此甚易爾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价人大人國之巨室王之貴臣是也大邦成國諸侯也屏樹也翰幹也言价人立朝德威服遠足以捍外

詩問 大雅卷上

辛

而爲藩京師大眾爲王守邦足以衛內而爲垣瑞玉曰大邦疆國居內外之間足以捍蔽而爲屏大宗以族得民民爲垣則此爲幹矣抱德之人君所倚以爲寧宗子王之子弟守衛王室猶城然人君失德宗子離心則城壞而藩垣屏翰寧皆徹君獨居矣斯可畏矣無然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昊天亦喻王也王往也旦亦明也行寬舒也言王威

怒變亂已極汝當敬之敬之無敢戲怠維忝所以須敬者爾與王日親近凡王明且之時一出入往來一游行寬衍皆與爾偕及爾奈何弗敬

板八章章八句

板序云凡伯刺厲王也亦爲戒同列之辭

詩問 大雅卷上

五

詩問卷六

棲霞曬書堂原本

孫男聯孫聯芬校字

雅

曾孫男國國同校字

大雅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疾重斂病人也威峻刑罪人也言蕩蕩然上帝乃下民之君今而疾威命多邪辟厲王之貪暴若帝使然也但王無得過有所恃天生眾民其命難信始而尊

詩問 大雅卷下

十

貴是靡不有初卒以滅亡是鮮克有終王得不懼乎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培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愆德女興是力

文王曰者設辭也殷商斥紂也彊禦暴也培克貪也陷淫也厲王監謗穆公不敢斥言故假文王咨嗟殷紂以風切之言紂於彊禦培克之人乃使居位任事貪暴之德乃愆德也雖曰天降是人然汝又興起力任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慙流言以對寇

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屈靡究

而汝也作謂起宮廟也祝祈福也文王咨殷紂言爾所秉用以爲善類者皆是彊禦多怨之人此人緣已多怨欲媚王見王弭謗故造流言對王欲嫁害良人其培克之臣爲寇盜攘奪財貨以供王用於內王又信衛巫維作祠廟詛祝之事靡有屆至究竟殷紂未必如厲王監謗好巫以其惡同故假言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無然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詩問 大雅卷下

二

無然氣健貌言汝任彊禦之臣使無然爲暴虐於中國又任培克之臣使斂聚眾怨反以爲德所以然者爾以貪暴之故昏迷於德雖有背叛反側者自以爲無之有堪爲陪貳卿士者亦以爲無之顏師古云言不別善惡有逆背傾側者有堪爲卿貳者皆不知之也

無然傳云猶彭亨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從式旣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洎飲酒齊色也言爾德不明多由於酒然非天之沈

洎爾也因爾於不義之人從而用之君臣縱飲旣愆爾容止又無明晦恣意號呼使晝作夜也余問晝夜明晦如何別瑞玉曰醉目昏昏當晝反以爲夜白日酣眠亦晝爲夜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尙乎由行內戾于中國覃及鬼方

蜩蟬也螗蟥也沸水涌也羹沸湯也戾本作戾多目視之也鬼方殷之諸侯或云楚也言羣小滿朝譴譁之聲大者如蜩小者如螗天下洶洶怨亂之聲大者

詩問 大雅卷下

三

如沸小者如羹故曰小大皆近喪亡乃上之人猶尊尙其道由行之不知改是以內戾於國謂衛巫監謗道路以目也外延及鬼方謂熊渠畏之去其王號也瑞玉曰蜩蟬似醉者之聲沸羹似醉者之狀吳醉而作氣之貌一怒遂伐鬼方

案殷武奮伐荆楚朱子集傳以易高宗伐鬼方當之非也困學紀聞引後漢西羌傳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洛鬼戎然則鬼方卽鬼戎與○又引大戴禮帝繫篇陸終氏娶於鬼方氏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瑞玉曰言小人猖狂如此非上帝爲此不善之時殷不用舊人故爾今世雖無老成人尚有可爲人典刑者曾は無聽用之而任新進小人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顛沛仆拔也揭蹶起貌瑞玉曰撥治也言大木雖揭然將仆其枝葉未有傷害先用土實其本根壅治之則得不蹶以喻國將傾其四方尙未盡離散急以德固其邦本則得不亡也故曰殷之明鏡不遠在夏桀之世殷不監夏故復如桀周不監殷當復如紂也其後厲王流於彘

蕩八章章八句

蕩序云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之行有似殷紂故爲文王歎紂之辭首章不及文王先序作者之意爲下起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詩問 大雅卷下

四

抑抑謙下也隅廉角也戾至也言威儀表德似宮室有隅彼外貌抑然謙下維其內德嚴正故也人亦有言無有大智而不若愚者彼眾人之愚維其主有此疾真愚也若哲人之愚斯爲盛德之至儀觀不耀有似愚人爾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競彊也命號令也言無彊於人人有威儀可訓化四方德行明直可順服四國有德則謀慮安詳大其謀猷以審定其命遠其圖慮以先時布告然又必以身教焉敬慎威儀則維民法也瑞玉曰競爭也於人謙抑無爭則可訓行四方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于今武公自謂也興猶尊尙也言于今之人亂政敗德皆荒於酒時尙如此汝雖欲湛樂是從獨不念後人繼汝者效汝所爲無復有廣求先王之法度而執守者乎瑞玉曰戒子孫無得如時俗所尙將不能訓

詩問 大雅卷下

五

法後人

肆皇天弗尙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
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
章表也邊遠也承上言荒湛如是故今皇天不尊尙
之如彼泉流汝無隨波而靡相與陷溺俱亡是當早
夜精勤洒埽潔清以爲民表繕治甲兵蒐閱軍實以
戒備兵事之起以驅遠蠻方之人瑞玉曰教以嗣位
飭內安外謨之計猶之遠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

詩問 大雅卷下

六

不柔嘉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質成也玷缺也言飭內安外將以成定人民謹爾諸
侯之度以備不虞之患然成民謹度在出話威儀無
不柔善出話尤須慎密圭玷尙可磨鑢言玷不可救
治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
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讎對也承上言謹言之道心無輕易口無苟且無人
爲我捫持舌者故言不可縱逝也言之善惡無不讎

對猶德之美惡無不反報苟能出言合道順於羣臣
及庶民小子子孫可以繩繼萬民靡不承順矣瑞玉
曰朋友難馴小子無知故特言之萬民盡矣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尙不愧于
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

屋漏室西北隅也言常人敬德微顯殊觀視爾友君
子之時則和柔顏色不遠有愆過至爾室獨居或愧
於屋漏無曰此地庠隱莫予見也神來至此不可測

詩問 大雅卷下

七

度恭敬之不遑況可厭射爾乎言神格者箋云禮祭於與既畢改設饌於

西北隅此祭之末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
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角總角也虹與訂同言循法度修德使盡美善容止
威儀慎而不僭淑而不賊斯爲民之則如投桃報李
理自然爾彼童而角者不達斯義反欲惑亂我小子
當無聽之瑞玉曰投桃報李兒童嬉戲事戒小子無
比頑童而遠於成人之道

桂染柔木言縉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瑞玉曰柔木梧桐也縉綸也以絲爲綸被之柔木爲琴瑟也言柔善之木可以受絲以興溫恭之人可以基德然此言也告哲人則知德而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欺之人各有心不能相強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此下閱其愚而反覆導之也吁嗟汝小子爾尙未知

詩問 大雅卷下

八

善否我非手攜之卽口示之非面命之卽耳提之盡心如此若曰我未有知則我既抱子爲人父矣人之爲父兄者心無盈厭早晨纔教子弟夜晚便望有成誰則能然我姑徐徐待之瑞玉曰提攜以手辟咎而詔所教蓋幼子童孫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此章憂其終不可教也言昊天甚明而爾獨昏故我生慘然不樂誨之詳熟聽之忽略不以我爲教道之

反以爲苦虐之若曰我未有知則我既耄矣老人之智可師小子之愚難化書云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弔回過其德俾民大棘

止語辭復吁嗟小子言我告爾以舊事汝聽用之以自警庶可無大悔所謂舊事者我聞昔日天方艱難時曰有喪其國者其故不必遠取晚譬天之降禍皆不差由其君回過其德使民大困急故爾舊事如此

詩問 大雅卷下

九

小子可不戒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抑瑞玉曰衛武公戒子孫也余曰亦所以警王據史記武公爲王朝卿士當幽王之世序云刺厲王未詳又國語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作懿戒以自儆章昭云卽此詩牟氏曰衛武公作者懿戒此乃抑詩爾亦未審誰作之

苑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旬十日也劉燦燦而稀也倉兄未詳言桑葉初生柔
茂其後不過旬日而將采稀疏人失庇蔭以喻周之
全盛曾未幾時忽然凋敝民以困病是以憂心不絕
明明上天寧不矜怜我

四牡騤騤旐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
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燼火餘也頻蹙也言厲王之末天下大亂車馬旌旆
相望於道諸侯竝起亂生不平無國不殘滅民之丁
壯盡行靡有黎首而居者俱被禍爲灰燼吁可哀哉

詩問 大雅卷下

十

王奔彘而國運蹙亡矣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
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君子謂共和也厲階禍始也梗水上浮木也言國運
窮蹙民無資財天又不我養民無所止其疑惑欲往
將復何往國亂極矣幸而君子實爲國維秉其忠心
無所爭競此美共和也又言誰生亂階至今一身飄
泊如浮梗此哀厲王也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怒自西徂東靡

所定處多我觀瘠孔棘我圉

我我厲王也國垂也言王居於彘憂心慙慙然念我
舊國土宇不得歸由我生不時逢天厚怒處在鎬京
東自西奔往之飄泊無所定處我之見病旣多矣我
之邊垂之事又甚急謂王出奔民猶欲釋憾於王也
爲謀爲慮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
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愆愆也王旣不歸二相遂代王行政詩人恐其不知
急務故告之言謀國當須謹慎亂之景況斯能滅削

詩問 大雅卷下

十一

謀忠之道惟有憂恤百姓序用賢人此救亂之急務
猶濯能解熱也不然何由能善有相與及溺而已

如彼遼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并云不逮好是稼穡力
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僂也肅戒也并竝也言人遭厲王之暴如鄉風而
行咆不能息民有戒懼之心並云爵祿不我逮於是
退而稼穡爲力農之民以代祿食此人珍其稼穡以
爲寶利其代食以爲好不仕矣此申上文序爵之事
歎賢人之隱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蠢賊稼穡卒瘁哀惘中國具
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贅與綴同荒虛也言天降喪亂既滅我所立之王謂
流僇也又降生蟲災令稼穡盡病哀痛中國之人俱
懸綴而死戶盡空虛無復有眾力念穹蒼者此申上
文憂恤之事歎民之靡遺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
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惠君謂二相也言維此順理之君民人皆所瞻仰由

詩問 大雅卷下

主

其秉忠心宜謀猶慎成其相業是功在王室者也乃
有不順之人專己獨是自以为臧別有肺腸以二相
之事為不宜造作言語俾民卒至於狂惑瑞玉曰考
慎其相以上美共和之功俾民卒狂以下窮貪人之
狀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
退維谷

甡甡眾行貌譖讒也言中林有鹿羣聚竝行朋友相
譖不能相善鹿之不如也進則爭名退則造謗進退

皆窮爾瑞玉曰谷前有山後有澗行則無路此言小
人同而不和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
斯畏忌

言國有聖人不能用瞻之在百里外愚人得志反狂
喜彼不肯自言其不能任意妄行何有畏忌乎瑞玉
曰此言小人愚而自用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
為荼毒

詩問 大雅卷下

主

迪進也復重也言不助國人為亂者是良善人也乃
不求進用之攻王圍太子者是忍心人也乃眷顧重
復之用舍如此民之貪於為亂其安為荼毒固宜爾
此言小人去順效逆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
以中垢

隧道也瑞玉曰深谷藏風空然大谷中是風行之隧
人亦有隧也良人作為用善道此是仁風不順之人
如疾風揚塵行於垢穢中爾此言人各有黨

大風有隄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
俾我悖

瑞玉曰又言大風有隄者大風所過能壞物貪人所至敗善黨也聽譖言則喜對誦正言而如醉凡是良人皆不用之悖亂如此反欲使我亦然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而爾也之往也赫怒貌言嗟爾貪人朋友予豈不知爾所爲者弋取民財如飛鳥人畏其威既往而陰賂

詩問 大雅卷下

西

汝汝反與來者以怒言貪心無厭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適職競用力

涼薄也言民本貪亂無極專爲涼薄善背叛汝又導之其爲善事是民不利者也汝亦不爲如云力不克及民邪辟作亂則汝專競用力助之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言雖曰匪子既作爾歌

小曰盜大曰寇言民今尙未定專欲爲寇盜害王民

之涼也汝亦陽曰不可乃反陰爲背叛與君子爲讎而善言之汝雖自文曰背言者非予然我既發汝姦爲爾作歌矣爾何能欺我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桑柔序云芮伯刺厲王也愚謂厲王蒙塵共和行政國之貪人亂心無厭不服二相所爲陰欲敗之朋比爲姦幸災爲利芮良夫憂之而作非刺厲王爾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

詩問 大雅卷下

圭

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舉舉祭也國有凶荒索鬼神祭之言時旱渴雨宣王夜仰視乃見雲漢昭然回轉於天無雨徵也王嗟歎云今之人不知有何罪國遭喪亂饑饉又重至我索祭鬼神犧牲罔敢愛其禮神之圭璧又已罄盡神寧不我聽

早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種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蘊蓄也隆盛也蟲蟲熱氣也瑞玉曰早則百蟲作以

其蟲多故言蟲蟲爾郊祀天地宮祭宗廟瑞玉曰禮
煙也言燔燎之煙氣從郊外往宮廟不絕也奠以禮
神於上瘞以禮神於下數敗也又言百神靡不尊事
之乃后稷不能勝災上帝又不臨視與其降災耗敗
下土寧使我躬自當之

早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
有子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兢兢恐也業業危也瑞玉曰如霆如雷吁嗟求雨之
聲余曰心中恐畏耳後如聞雷霆爾子孤特貌言周

詩問 大雅卷下

七

之喪亂所餘黎民至是無有子遺者若復不雨是并
我亦不遺何得不相畏乎恐先祖之祀將摧落

早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
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云我無所言身無所容也大命近止言命將止絕也
靡瞻靡顧卽上帝不臨羣公先正雪祀所及百辟卿
士也以其有益於民祭之今曾不見助又呼父母先
祖何亦安然忍予

早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惓如焚我心憚暑憂

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遜

滌滌濯貌山無木川無水如濯也魃旱鬼也瑞玉曰
魃乃旱氣所生非必真有此物因旱不止疑其爲虐
爾惓燎也熏灼也言羣公先正非惟不助而亦不聞
又呼昊天上帝降災不釋豈將令我避位而去乎

早既大甚眊眊畏去胡寧瘝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
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
怒

去亦遜也承上言我欲遜去避憂災則畏於非義故

詩問 大雅卷下

七

眊眊求濟不敢去祈年孟冬祈年於天宗也言天何
乃病我以旱其必有故我曾不知之所報禮神甚早
不晚上帝猶不度我心是必我恭敬未至爾果能敬
恭明神宜無恨怒者而旱也皆自省責之辭

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
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卽昊天云如何里

散施舍也無友無朋也無紀無算也庶正眾官之長
冢宰以下皆官名能耐也卽我也里賴也言散財粟
以賑其多無朋其費無算不獨公家爲然庶正冢宰

以施舍之故窮哉病哉趣馬師氏膳夫左右無人不
周救亦無不耐心爲之而倦止者公私交困財粟俱
空瞻我昊天云復如何而仰賴

瞻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羸大命近止無
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印昊天曷惠其寧

假至也羸餘也言瞻我昊天乃見星終無雨徵也大
夫君子益當助王賑卹明見至誠無得有私羸而不
散前旣靡人不周爾勞也今大命近止不可棄爾成
勞非求爲我一身乃所以安定庶官又言瞻我昊天

詩問 大雅卷下

六

何時惠我以寧雨則人心安

雲漢八章章十句

雲漢序云仍叔美宣王也厲王之季比年大旱
宣王嗣位遇災而懼欲弭之仍叔述王憂旱之
辭自王曰於乎以下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宜

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又山名雍州之鎮也言嶽山
高大降神靈和氣生甫侯及申伯爲周之楨幹以蕃

屏四國布德澤於四方國家將興有開必先兆見於
山川豫生賢佐也

臺臺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
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申本侯爵言伯者命爲方伯也登成也言申伯佐王
有功故王繼授之事改大其封邑爲南國諸侯矜式
又先命召伯定其宅成其國謝在周東南故曰南邦
召伯蓋以二伯主南諸侯是其世職故營謝事屬焉
使執其功也瑞玉問旣邑謝矣於後仍稱申侯何余

詩問 大雅卷下

九

曰諸侯有功加地進律謝是益封其申國故在疑後
經侵削還卽舊都爾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
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民功曰庸徹稅田也傅御治事之官私人家臣也言
謝邑旣定王乃策命爲伯謝當南國要衝鎮撫爲宜
故令因是謝人作起其功又命召伯正其經界定其
賦稅乃命傅御遷其私人先往以經紀其家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旣成旣成藐藐王

錫申伯四牡騶騶鉤膺濯濯

藐藐深貌濯濯明貌言申伯土功之事召伯營之始立城垣繼成寢廟定其人神之居寢廟成而藐藐然此召伯既竣事告王也王將遣申伯錫以四牡其馬之飾則有在首之金鉤在膺之樊纓濯濯然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介大也大圭信圭也近附近也王舅甫侯之屬周語云齊許申呂由大姜是皆於王爲舅也言王遣申伯

詩問 大雅卷下

三

就國又賜以路車乘馬前錫四牡私恩也此之車馬正禮也因告之曰我謀爾居無如南土最善錫爾封圭爲寶往哉近與諸王舅比鄰共保南土也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糗式遄其行

信再宿也郿在鎬京西岐周東自鎬適申塗不經郿餞於此者古者封諸侯於廟王親至岐周封申伯東歸至郿因餞之還南者申伯受餞畢還鎬而南然後誠歸謝言誠者爲王前此數畱不果行也又言王前

日命召伯營謝已斂其稅賦積其餼糧使自京至謝所在道路無缺乏用速申伯之行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周徧也言申伯老而壯率其徒御既入謝徧邦內皆喜曰汝乎有善君也方至而國人相慶申伯之聲名豈不顯乎以王舅之親兼資文武故足爲法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詩問 大雅卷下

三

誦工師誦之也肆長也言申伯文武之才本其德也溫柔惠順而且剛直則能馴擾萬邦如手揉之然聲名彰聞於四國蓋欲申伯威德懷遠也因自序其詩意甚大其風諭悠長而美以送申伯令其常常歌誦自循省爾

崧高八章章八句

崧高尹吉甫贈申伯也宣王既伐南國爲其叛服不常申伯以元舅之親具文武之德益封於謝以鎮撫之尹吉甫作詩述其前功勉其後效

所以風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樊侯字也言天生眾民具有形器其中皆有法則是民所執之常性無不好此美德者況天監周德昭明假至于下故保佑之爲生賢佐此言仲山甫生關氣運烝民皆好德見天子宜親賢也天生烝民四句言此者以見己之愛好仲山甫誠好其德不能自己也

詩問 大雅卷下

三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賦布也言仲山甫之德柔順嘉美動合法則以言其外威儀顏色皆善其內猶小心敬慎法古訓勉威儀懿德如此天子好其德順之使布教令於四方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續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祖考謂周公獻公權德輿云山甫魯獻公仲子入輔於周食采於樊是也保保其身體喉舌所以言也言

王命仲山甫以冢宰統諸侯爲之法式繼汝祖考所行保護王躬保之之道其在內於王命善者宣出之否者納還之爲王喉舌其在外宣布政教於是四方發起應之此言山甫職任之重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承上言賦政于外故王命嚴肅仲山甫奉行之式是百辟故邦國順否仲山甫辨明之內奉王命外長諸侯由其明於理哲於事以能保守其身令內外咸宜

詩問 大雅卷下

三

又夙夜精勤以佐事天子此王躬是保之實瑞玉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言山甫不宜徂齊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茹食也言常人質性多偏彊弱易節茹柔吐剛莫不皆然惟仲山甫柔亦不茹故不侮矜寡剛亦不吐故不畏彊禦此柔嘉維則之實瑞玉曰山甫之柔也而不侮不畏君子以爲難

人亦有言德輿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

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甫補之

輜輕也儀匹也袞職王職也言人皆言德輕易舉民鮮能之我就羣匹中圖度之能舉者惟仲山甫而已心雖愛之而莫能助也因其德能自舉故王職有闕失亦惟仲山甫補之瑞玉曰王欲立魯戲又料民大原山甫皆諫善補袞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祖行祭也東方齊也言山甫宜居內補袞今出國門

詩問 大雅卷下

三

祖道車徒疾馳猶以不及事爲憂又言四牡彊盛八鸞鏘鏘欲何爲者乃王命城彼東方爾言非其職四牡駉駉八鸞喈喈仲山甫祖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穆深長也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言仲山甫祖齊非宜當竣事速歸但吉甫作誦言不盡意穆然如清風微遠感人自深又述作誦之意爲其去君永念闕庭故我作詩慰之瑞玉曰穆如清風似山甫之德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諷宣王也王之季年怠於政而多闕仲山甫數諫不聽命以祖齊輟其補袞之職已事遄歸心猶嚙焉吉甫述其意以諷王爾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績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

奕奕大也梁山韓國之鎮也不庭方不來庭之國也言梁山下有倬然之道乃韓侯所從朝周受命者王

詩問 大雅卷下

三

親命之爲諸侯使繼其祖考又言所命當恪恭守之朕命不易得也韓卿北國不庭者多當幹而正之以佐汝君此則命爲侯伯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綬章簪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錫鞶靽淺懷儻革金厄

張大也綬大綬旂竿首所建以爲表章也一云綬登車索有采章也鏤刻金也錫當盧也瑞玉曰鉤膺馬胸上飾鏤錫馬眉上飾又曰鞶式中也鞶覆式也鞶

鞞以革持式使牢固又皮去毛柔與當式中令手可憑也淺幘以虎皮覆式並覆軫皮不去毛取其服猛且文炳也余曰金厄以金爲環纏搯轡首也此章本其來朝受賜之事言韓侯來時奕奕然長大之四牡乘之入覲以其介圭爲贄合瑞於王王錫旂章車服備其儀飾見其德美足以稱之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餞維何魚鼈鮮魚其餼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遵豆有且侯氏燕胥

詩問 大雅卷下

三

顯父周卿士棘棗穀也筍竹萌也蒲蒲弱也且多貌侯氏諸侯之稱言韓侯已覲反國祖道畢宿於屠顯父以王命餞之余問餞時誇其酒穀足矣又言車馬何爲瑞玉曰舊說顯父以王命贈焉竊疑車馬重貺未必追而贈之其贈維何問辭也乘馬路車答辭也其贈當在韓侯臨行時此因餞追述之又言前在京時遵豆盛多王與韓侯相燕樂亦追述之辭榮君貺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

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允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汾王厲王也蹶父周卿士姑姓也里采邑也祁祁徐靚也顧曲顧也禮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是也孔疏云此韓侯娶妻未必受命之後始娶但作者文及之爾言韓侯妻乃尊貴之女親迎蹶邑其車百兩顯其允美韓侯顧之受女登車時也爛其盈門謂娣媵從者燦爛鮮明且眾多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

詩問 大雅卷下

七

川澤訐訐魴鰔甫甫麀鹿嘒嘒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

訐訐甫甫大也嘒嘒眾也貓似虎淺毛者也言蹶父甚武健爲王使於天下無國不到爲其女相擇所居無如韓國最樂因極陳韓國之樂山川交會民物殷繁喜其有此善居知韓姑嫁而安樂之箋云韓姑安之蓋其婦道有顯譽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

其貌皮赤豹黃熊

先祖韓先祖武王子也時謂時節其貢獻蠻追貊皆國也籍稅也貌白狐也言大矣韓城乃昔燕師所築完以其時韓先祖受侯伯之命因以統率百蠻其祖如此故今王錫韓侯令追人貊人北方之國盡受之因以繼其先祖爲伯於是修其城池定其田賦貢其所有於王赤豹黃熊不言皮從上省文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韓奕命韓侯也宣王以北國屬韓侯以東方命

詩問 大雅卷下

末

山甫以南土委申伯將以賢侯威德鎮服邊陲韓侯初立來見王錫命之任爲方伯首章述其命也卒章美其績也中言天子寵錫之事及大昏親迎之節著其賢爾日知錄云水經注聖水南徑韓城東詩傳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韓侯分爲梁門今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城村即漢之方城縣也水經注亦云濕水經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謂梁山者矣舊說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曹氏曰武王子初封於韓其時召襄公封於北燕實爲司空王命以燕城之竊疑同州去燕二千餘里即令召公爲司空亦當發民於近甸豈有役二千里外

之人而爲築城者哉云云又考王符潛夫論曰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云其後韓西亦姓韓爲衛滿所伐遷居海中漢時去古未遠當有傳授今以水經注爲定○毛傳梁山韓城皆不言其地鄭氏箋乃云梁山今左馮翊夏陽縣西北至博彼韓城燕師所完則鄭已自知其說之不通故訓燕爲安而曰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眾民之所築完惟王肅以梁山爲涿郡方城縣之山而以燕爲燕國孫毓亦云今於梁山則用鄭說於燕則用王說二者不可兼通云云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鋪陳也言江漢合而東流浮浮然武夫順流而下滔

詩問 大雅卷下

末

滔然非敢安行遊止其來也惟淮夷是求既至其境遂出車設旗非敢安行舒緩其來也惟淮夷是鋪謂陳兵伐之兵貴神速出其不意

江漢湯湯武夫沈沈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四方淮夷之旁國也淮夷既平又經營其旁國從之叛者既成功則使傳遽告王告之辭曰淮夷倡亂四方皆懷觀望今四方既平王國幸安定於時靡有爭鬪者王心則可以安皆述告捷之辭

江漢之詩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極中也平淮告捷又言王命召虎者江漢之詩地闊人繁疆界侵亂故王復命虎開闢四方侵地徹我疆土無重歛病民無苛急滋擾惟定其經制使來取中於王國爾當往疆之往理之至于南海而止皆述王命之辭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詩問 大雅卷下

三

句與徇同召公召康公奭瑞玉曰予小子謂召虎也對其祖言故稱小子公先公也余曰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詩徇其民人宣其德教在昔召公親受文王武王命維爲良翰今虎無自卑曰予小子爾正當爾祖是肖開敏汝先公所爲我則用錫爾以福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卣中尊也文人文德之人謂文王也瑞玉曰召公也受賜歸告其祖余曰周岐周也賜爵祿必於大廟岐

周之地文王別廟在焉此述王策命之辭言賜爾圭瓚秬鬯又告文人錫之山川土田使於岐周受命從其祖康公受命文王之所以寵異之於是虎拜稽首受策又祝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對答也瑞玉曰又言虎拜稽首者欲答王策命宣揚天子之美作召公廟器勒成先祖之功而祝天子之壽又進戒言明明天子淮夷既平有令聞矣所願進

詩問 大雅卷下

三

而不已無怠於終武功懋矣所願覃敷文德洽於四國則有似文武然

江漢六章章八句

江漢美召公平淮也周興西北去東南遠淮南之夷憑恃江漢爲亂南國擾召穆公順江漢而下討平之南土服詩人述以美之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皇父南仲之後以卿士兼大師也南國徐方也言王

威嚴明顯所命之卿士乃以南仲爲大祖今大師皇父也命爲元帥使整齊六師脩治兵事兵凶戰危故既敬其謀申其戒令伐叛安民以惠南國爾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畱不處三事就緒

尹氏內史掌策命者也程國伯爵休父字也三事三農之事也王既自命皇父又謂尹氏策命休父爲司馬使左右行陳誓戒師旅將前軍先行循淮濱以覘徐土又戒之曰兵貴速也謀又須密當令所過之方

詩問 大雅卷下

三

不遲畱不止處三農皆就緒業如芸者不變然

退山徐氏

云徐北淮南其勢相倚淮者徐之出沒之地常伏匿爲亂藪王師自西北直搗不爲東南壅截之計彼將歷淮浮海天戈亦難指矣故命將之初卽已定策循淮浦省之使徐夷不得越淮南奔也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瑞玉曰作動也余曰王往也言赫赫業業有威重之天子其往安舒而動師行有節制不緊相紹續亦不緩而遊散徐方謀者知之已絡繹騷動王又勒兵震驚之鼓噪之聲如雷霆徐方聞之則益震驚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進前也闕勇貌虓怒也仍重也截斷也瑞玉曰徐已震驚猶不服故王奮厥威武將與戰如震如怒如字未詳余曰如古本作而也箋及陸氏音義皆然王既震怒乃進虎臣命以厲其威猛陳兵厚集其陳於淮濱時出奇兵因仍執虜其眾天子又自以王師截淮浦斷其南奔

詩問 大雅卷下

三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縣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翰羽也苞本也此章合戰之事言王旅嘽嘽然合而擊如飛翰之疾分而出如江漢之盛靜而止如山之

苞動而行如川之流縣縣而密翼翼而整奇則用謀故不可測正則以律故不可克用此師旅以濯征徐

國瑞玉曰濯洗也可以蕩而洗之

日知錄云如山之苞營法也如川之

流陳法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塞滿也瑞玉曰來者徐人自來同者淮夷竝來余曰庭朝也言戰而勝不繫於勇由王之廟謨信滿於天下先聲奪人徐方淮夷既來既同是乃天子之功非師武臣之力也四方既平徐人來朝欲不回雷以爲質王曰還歸寬以示恩

常武六章章八句

常武美宣王平徐也淮北之夷與徐戎竝興東郊不開創於禽父西巡忘反警於穆王負固不賓爲日舊矣宣王承厲王之後淮徐復叛遣將

詩問 大雅卷下

三

征之而未有定也親履行閒僅乃克之詩人述其事因以爲戒爾瑞玉曰戰而捷亦云武矣然不可常也故篇名常武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蠹賊蠹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卬我也填久也蠹害苗蟲也賊疾皆害人也言瞻我昊天不愛下民而降大惡王室方騷邦靡定而士民病蠹賊外至蠹疾內生小人嬖妾表裏相煽爲害無有平夷止極之時刑罰酷虐罪人之罟張而不收

則民之病靡有平愈之期瑞玉曰蠹食苗根人不見之女寵陰蠹君心害國本亦似蠹然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收拘也說辭也言人有土田民人汝反奪有之此蠹賊之實宜無罪者反拘繫之宜有罪者反辭說之此罪罟之實土田民人諸侯卿大夫方有之無罪有罪則統言士民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

詩問 大雅卷下

三

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城猶國也瑞玉曰得一智士可以興邦任一才女足以覆國淫昏之君視爲美色哲婦有識之人憎爲惡物鴟梟惟其蠶之故多言亂聽爲禍之梯亂非天降由婦人爾余曰陽性開明陰性閉固難化不可教不可誨者是維婦人與寺人

鞠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君子貴者也言婦寺能以其智辯窮人其心忮害其

言變詐始而譏譖其終不驗又復背其前說此其惡
豈曰不極乎乃王猶不悟以爲彼胡能爲歷者昏闇
之甚瑞玉曰在位之人貪利如賈而欲贏故三倍之
利君子皆識之婦人無公事惟當安其蠶桑織紵而
已褻娼胡不然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
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刺責也富福也言天何以責王神何以不福王由爾
舍女戎之介狄反善人之是忌爾天神迭降不祥而

詩問 大雅卷下

三

王不憂威儀不類先王而王不懼專己自恣善人盡
則邦國從之是以人亡而殄瘁瑞玉曰刺譏也幽王
淫恣天宜敬而何以譏詆之神富汝而反怨其不然
介狄繒西戎也介大也時方強盛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
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優多也幾近也言善人國之紀天不福王如降下羅
罔盡收去之故曰人之云亡可憂悲也不言婦寺害
之言天降罔者深悼之罔優則投者多罔幾則入者

近

膺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
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言涌泉從出之深以興憂心從來之久邦之殄瘁不
先不後何故我正當之又言天雖藐藐然高遠未嘗
不仁愛人君壞亂之極無不能鞏固之者王能回心
嚮道去婦寺親善良則不忝皇祖雖失於既往猶可
救於後來也瑞玉曰救爾後者保其子孫時宜曰奔
申

詩問 大雅卷下

三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瞻卬刺幽王也王嬖褒姒任虢石父等周法不
昭而婦言是行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淫虐
日滋善良道喪序云凡伯刺幽王大壞也瑞玉
曰幽王九年王室始騷經言孔填不寧邦靡有
定蓋在九年以後

是天疾威天篤降喪瘕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國卒荒
居國中也罔垂也言上天疾怒厚降喪亂病我以饑
饉使民盡流移國中至邊垂莫不空虛然

天降罪罟，蝥賊內訌。昏桀靡共，潰潰回遘。實靖夷我邦。
訌潰也。疏云：訌，字從言，爭訟相陷也。共，與供同。潰，潰
亂也。瑞玉曰：蝥，如蜚蜚賊如虺石父。讒臣嬖妾爭亂
於內，昏謂頑童桀謂刑人侏儒戚施莫供其職，此皆
惑亂邪辟之人。王實用之，使治平我邦。呂刑云：爰始
黜故知桀謂刑人。

皋皋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皋皋頑慢貌。訛訛譏謗聲。言小人皋皋訛訛，政事必
多缺失。而王曾不知君子兢兢業業，敬心甚久，不寧

詩問 大雅卷下

三

而其位甚貶。瑞玉曰：貶，卑小也。言君子位不稱德，非
必貶黜爾。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潰，遂也。苴，水中浮草也。言王用舍乖方，無恩澤於民。
如彼歲旱之草不遂長茂，枯槁無潤澤，如棲於岸上
之苴。我視此邦，無有不壞亂者。瑞玉曰：潰茂之潰，亦
亂也。言草生蕃廡潰止，言潰亂而後止。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裨，胡不自
替職。兄斯引。

富福也。疏，廡也。裨，精也。兄，傳云：茲也。言昔則富善人
今時富小人也。今雖病善人猶不若茲之甚也。彼善
人無祿食，疏而此小人反食裨，何不自廢退以防賢
路，乃復專主為滋益，使此亂更長。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
兄斯弘，不裁我躬。

頻，厓也。池由外灌，泉由內出。瑞玉曰：幽王任虢石父
王澤竭於國，彼不肯云當從外益也。嬖寵褒姒，王澤
竭於宮，彼不肯云當從中益也。言內外相蒙，不盡忠

詩問 大雅卷下

三

告於王，故其害斯廣矣。乃復專主滋益，此亂使之更
大，不慮災及我躬乎。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
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先王謂宣王召公謂召虎蹙促也。言昔宣王時召公
受王命，式辟四方，至于南海，日闢國百里。今幽王時
犬戎內侵，諸侯外畔，日蹙國百里。豈謂今無賢臣乎？
故又歎嗟言：今去宣王未遠，今之人不尚有故老舊
臣顧王用之爾。瑞玉曰：若以先王為文武，則不得云

尙有舊也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召旻刺幽王也王任小人以致亂不道之時非無賢也有而不用而不先爾親賢臣遠小人宣王所以中興親小人遠賢臣幽王所以傾頽傷時之亂望之如宣王之任召公爾篇首有旻篇終有召錯舉名篇瑞玉曰史載幽王無饑饉流亡事經有之蓋亦在九年王室始騷之後序云凡伯作

詩問 大雅卷下

罕

大雅三十一篇

詩問卷七

樓觀曬書堂原本

頌

孫男聯孫聯茹校字

曾孫男國國同校字

周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穆深也清靜也越於也言於哉此穆清之廟其在廟中者允顯之辟公美盛之多士皆能肅敬雖和執行文王之德其神在天則仰對之其主在廟則駿奔之射於斯者是其顯也

詩問 頌

十一

清廟一章八句

清廟序云祀文王也周公成洛邑成王至朝諸侯因率以祀文王洛誥云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予齊百工倅從王于周大傳云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假大也溢滿也收斂也曾孫後王也言天道穆然深遠動而不已文王潛光不耀其德至純聖同天也天以大命盈溢我文王我文王愈收斂之德純如此後王當大順其德益篤厚之賢希聖也瑞玉曰文王篤周祜曾孫篤文王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序云太平告文王也文王受命未終成王周公致太平由文王之德致之故告廟焉孟仲子云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愚

詩問 頌

按周公成洛邑在居攝五年制禮作樂在六年本鄭頌聲作箋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言武王克殷天下清矣然非始武王也其所繼續光明乃是文王之法爾自有天下以來始禋祀至於今用有成此典常在實我周之禎祥致太平之本也

維清一章五句

維清序云奏象舞也象者文舞舞時堂上歌其舞曲以爲節升歌清廟象德也下管象示事也

君子上德而下功也季札觀樂見舞象箭南籥者其是乎按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則曰箭以上二說愚所未詳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武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封大也瑞玉曰競爭也余曰言有先烈文德之諸侯我先王文武錫以今茲祉福其愛我等無窮意欲令子孫保守之當仰體文武此意小心謹慎無大修靡

詩問 頌

三

于爾邦維王其尊崇之當常念此佐定天下之戎功兢業持守令子孫繼序光大之又與四鄰交當須居己謙下無爭於人四方其訓道之盛德不顯於外百辟其型法之因歎美言前王文武汝當永念不忘能念文武則思保戎功矣瑞玉曰烈文辟公似謂先王先公宗廟之中卑統於尊故稱公其尸亦稱公尸也我我成王及諸侯無封靡于爾邦富不淫也無競維人貴不驕也列侯功臣多驕淫

烈文一章十三句

烈文序云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周初諸侯多
佐先王定天下爲後世先美稱其武功塞其違
德因以爲戒爾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
賓歌烈文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岨矣岐有夷
之行子孫保之

彼作矣彼岨矣皆三字句彼謂民也言天作岐山本
由大王荒治之彼民築作宮室而居矣乃自文王康
定之彼民皆往來於此矣岐山遂成平易之大道創

詩問 頌

四

業艱難我子孫其世守之

天作一章七句

天作序云祀先王先公也或云祀岐山也帝遷
明德省其山王迹之興由大王受命康功爰自
文王易云王用享于岐山是謂也瑞玉曰謂祀
大王則下衍文王云祀先王卽不見王季此可
疑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
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二后文武也宥寬也密靜也言周世世修德昊天已
有成命至文武受之而有天下命雖大定然成王不
敢卽安早夜之間敬德基命於寬宏靜謐之中又歎
美言於哉學有緝熙單文祖德盡其心矣肆靖天下
繼寧考功可謂成矣故謚之成王謚之爲言慎也悉
也行之迹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議謚也成王有繼二后之德致太
平之功臣子見於南郊而議謚稱天以誅之謚

詩問 頌

五

之成王爾叔向云此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
文昭定武烈者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
靖四方伊嘏文王旣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
保之

羊以實柴牛以供饌先柴後獻故羊先於牛右尊也
神東向居饌右所以尊之儀善也言我有所將而奉
者維羊有所享而獻者維牛天庶其降而右之乎不
敢必饗也祀天配以文王故言文王之典我善之法

之奉爲型以日靖四方天嘏文王因嘏我既來在右
饗之矣親之故信之也又言天雖錫福亦降威我當
夙夜畏天威以保此右饗之嘏余問畏威稱天何不
及文王瑞玉曰文王親也

我將一章十句

我將序云祀文王於明堂也萬物成形於天人
成形於父季秋饗帝明堂祀以配焉爾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
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詩問

六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瑞玉曰言以時巡行邦國是乃昊天之子也君天下
曰天子余曰此燔柴祀天也故言天實尊次有周於
諸侯上人心玩則無震六飛親臨甫震動之則已莫
不悚懼既先柴遂望秩以禮懷安百神及河嶽人神
受職信乎王爲天下君也禮神既畢遂覲羣后故言
昭明乎有周也考其法式次其功罪以黜陟在位之
諸侯天下咸服兵不復用廣求美德陳布於中國信
乎王能保安天下也余問懿德何言求瑞玉曰天子

巡守陳詩納賈就見百年皆欲旁求文德布之方國
爾

時邁一章十五句

時邁序云巡守告祭柴望也古注皆爲武王時
詩逸齋范氏云時邁與般二詩當繫之成王按
韓詩薛君章句云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
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箋云
巡行

至於方岳之下而封禪於經爲誣於傳
爲衍徒欺人主侈大之心漢儒之陋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

詩問

七

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
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言能執持彊道者維武王故其功烈其彊焉豈不顯
其德乎成王康王亦上帝所君也武王雖定天下未
能靖之自成康致太平始同有四方禮樂脩舉其明
斤斤然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眾也簡簡大也既
道成康之德如此故今祭之樂音和集神降之福又
言降福雖大威儀愈益詳審至於祭末人既醉飽禮
無違者是以福祿之來反復不窮余問斤斤瑞玉曰

君德莫要於明斤斤明察而小與文武異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執競耐康王也康王耐於武王廟何氏云祭成康也祖禰日祭曾高月祀成於昭爲祖康於昭爲禰每日上食時歌之非大祭祀樂止用鐘鼓磬笙四者卽詩所稱鐘鼓磬筦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立成也來小麥牟大麥瑞玉曰帝謂堯也言我思有

詩問 頌

八

文德之后稷能配彼天其德成立我烝民民德之中莫非爾中也稷降播種尤重於麥貽我來牟實由帝堯命爲農師令徧育民人其德廣遠無彼此疆界之限以陳布常道於中國

思文一章八句

思文序云后稷配天也瑞玉曰人勞思善逸則思淫后稷之道率天下而勞之所以善之也人謂后稷降播種不知后稷教人倫也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周文公之頌也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堯康衢之歌也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烝人序乃錢鎛奄觀銍艾

公公所也茹度也王祭先農畢戒羣臣言嗟嗟臣工從王祭祀敬爾在公之事矣王賜爾以農事成法爾當來咨謀商度之臣工不皆農官於事或不習故須咨度瑞玉曰保介安大農事者也余曰介廬舍也安息廬舍董農事者一云介副也農官之貳也田二歲

詩問 頌

九

曰新三歲曰畬序具也錢鈹也鎛鎛也銍鎌也艾穫也王旣徧戒臣工其保介專典農事故又嗟嗟戒之言春初耕作今春莫矣亦又何求因問我新畬之田如何乎答言於哉美大之來牟將熟而受明賜矣明昭上帝及麥秋至用賜我豐年則當命甸徒具農器同觀銍刈而登麥也此皆保介之答辭余問錢宜耕鎛宜耘與銍艾不次瑞玉曰麥後便就其田種麻菽故須具耕耨之器農家麥收最重故麥熟卽爲康年詩人不及諸穀獨詠來牟其是與爲車右高誘呂氏

春秋注云
保介副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臣工何氏云耕藉也天子率羣臣躬耕帝藉祭於先農而受釐因戒農官焉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噫嘻歎聲發耕也康王既卜郊言噫嘻成王神靈既昭假於爾使我得卜矣爾農官當率農夫播百穀上欲富民而讓於下欲令民大發私田竟三十里人目

詩問 頌

十

望見之地皆耕作之萬夫爲耦人眾力齊趨時也瑞玉問發爾私服爾耕文何以別亦者亦誰余曰君固先私民應急公三十里之地不獨趨治公田亦皆服耕於爾私田無曠土閒民傳云終三十里言各極其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編望也王肅云三十里天地

噫嘻一章八句

噫嘻序云春夏祈穀於上帝也徐氏云卜郊也古者一歲再郊冬至之郊不卜孟春之郊則卜之春秋書卜郊皆祈穀也孔子云天子卜郊受

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康王將祈穀卜於成王廟傷先王之不見也噫嘻歎恨之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卽廟中戒農官焉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振羣飛貌雝澤也辟雝在國西郊故稱西雝言振鷺往飛在彼西雝之水甚修潔我客殷人尙白其來儀容潔白亦似鷺然又言客在彼國無怨惡之者其來在此無厭斃之者既有譽矣又當夙夜勤勉以長終

詩問 頌

十一

其譽美而箴之

振鷺一章八句

振鷺序云二王之後來助祭也二國未必同時竝至經言我客則未知其杞也宋也觀振鷺起興與有客白馬相涉蓋亦殷客與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稌稻也黍稻皆多高下俱熟也廩藏米者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秬言年豐穀多不獨倉庾盈滿

卽藏米之廩亦高大數又至多可爲酒醴進祖妣祭祀以會百禮是皆神之所貺其降福甚徧矣故今美報焉

豐年一章七句

豐年序云秋冬報也秋祀方社冬祀八蜡所以報答神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故豐年稱焉

報謂烝也當也按先儒或云秋冬大饗明堂然經有祖妣恐非可施之明堂爾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磬祝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嗶嗶厥聲肅雝和鳴先祖

詩問 頌

三

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再言有瞽非一人也崇牙業上齒也樹羽植五采羽其上謂之璧翬周制也應小鼓田大鼓縣鼓周鼓也鞀小鼓也磬石也祝控也圉楬也既備謂畢懸也簫編竹爲之管併兩吹之成樂之一終也言眾瞽皆在周庭其堂下之樂器設懸既備乃皆奏之簫管之細又亦備舉眾音繁會厥聲嗶嗶然肅敬離和本於人心而形於音樂又和其聲以鳴樂貴和也先祖聽之我客觀之永見其成焉瑞玉問合樂何以無舞余曰

崇牙疑干上飾卽干舞也樹羽翟羽卽羽舞也舞之節與鼓應故曰應田縣鼓經文似有此意但先儒不言無文以明之

有瞽一章十三句

有瞽序云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王者功成作樂合諸樂器於太祖之廟奏之告神以知和否詩人述其事而歌焉特告太祖不因祭祀故不告

餘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鰌鰻鯉以享以祀以

詩問 頌

三

介景福

猗與歎美辭潛深藏也冬魚畏寒性定而肥鮪王鮪也鱣鮪屬鱈白鯨也鰌鰻屬鯉鯉屬言美哉漆沮之水潛於中者有此多魚取以薦新介景福焉魚微物也生之有地取之有時獻之有節而可以羞鬼神繁福祉況其他乎

潛一章六句

潛冬薦魚也古者大寒降水虞於是講眾雷取名魚薦之寢廟瑞玉曰經言潛有多魚魚冬乃

潛序云春獻鮪誤矣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於歎辭又讀如字皇考武王也瑞玉曰言有雝雝然來肅肅然至者乃助祭辟公也天子於是穆穆其容薦其大牲辟公助陳祭祀之饌得天下懽心事先王大哉皇考其安我孝子也余曰宣通也烈考文王也

詩問 頌

西

文母大妣也瑞玉曰言肅雝辟公實皆通達之人由文王武王爲君譽髦之澤所畱也文武受命既安皇天又能昌大後人安我秀眉之壽助以繁多之福此皆武王之賜實文王大妣之澤故今皆尊而事之

雝一章十六句

雝序云禘太祖也瑞玉曰吉禘也成王四年春

吉禘於武王祭而受釐歌以徹焉箋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

而小於禘未詳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儔儔有鴈休

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和在式前鈴在旂上鴈金飾貌瑞玉曰儔革金環聲如鴈也言成王除喪諸侯始來見謂求典章其車旂服物甚盛美哉有顯光於朝廷既行朝禮王乃率之見昭考武王以展孝思以陳享獻以介壽考王當長言保此美大之多福又言諸侯助祭得禮神亦安以多福使繼續光明永膺於純嘏瑞玉曰純束也謂獲福之固

詩問 頌

圭

載見一章十四句

載見序云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成王既免喪朝諸侯率以祀武王受釐陳戒焉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再言有客重之也亦亦車服也殷尙白不獨車服白馬亦白也萋文貌且說文云薦也敦與雕通旅陳也有萋有且謂薦束帛敦琢其旅謂加璧言微子來賓

用先王之禮陳庭實之儀著其象賢也一宿曰宿有客宿宿兩宿也再宿曰信有客信信四宿也綏登車索也淫大也夷大也言周人愛敬微子既信宿仍欲繫其馬留之既去矣又追餞之王命左右授綬以寵異之既有此大等威則知來見廟時神降之福亦甚大也瑞玉曰淫邪也言昔武庚淫虐天既降威罰今微子賢天亦降大福

有客一章十二句

有客序云微子來見祖廟也成王命微子代殷

詩問

共

後既受命來朝見於廟之詩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劉殺也耆老也歎美言大哉武王其克商功烈天下莫彊原其初由有文德之文王克開之武王繼受之勝殷止殺年老乃定汝之功武王末受命瑞玉問遏劉古注未安余曰武王伐殷取殘而已不妄殺人故曰止戈爲武

武一章七句

武序云奏大武也周公象武王之功令堂上歌之爲舞節春秋傳楚子云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名爲卒章則未知首章何篇也孔疏云頌皆一章言卒章者謂終章之句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祖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所云三六之數與今篇次皆不合杜注云蓋楚樂歌之次第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

詩問

主

思不忘

嬛石經作熒皇王武王也成王言痛予小子遭家未成而居憂嬛嬛然在哀病中歎念皇考武王終身能不忘孝思念皇祖如見其陟降庭中也瑞玉曰言武王思念文王不敢安息常徘徊步庭中予小子夙夜過其前未嘗不見敬因歎皇王之孝如此故今我思繼序之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閔予小子序云嗣王朝於廟也何氏云發端三

句似非免喪語非免喪亦不宜朝廟疑卒哭祔祭之詩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不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訪謀也落始也艾老也言謀我始政之事欲循昭考所行又歎其道遠哉我未能老成羣臣扶我就之繼猶恐其不合予小子爾未任家之多難憂懼不寧因相繼上下於庭陟降於家仰慕皇考之休能以道保

詩問 頌

文

安其身顯明其身我當如何率之瑞玉曰紹庭步履相繼於庭

訪落一章十二句

訪落序云嗣王謀於廟也成王始卽政自以承聖父之業懼不能循其道德因朝廟畢與羣臣謀之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士事也佛弼通仔肩任也言敬之敬之天道顯明其命不易可保無得曰天高遠常若陟降於人所爲之事無日不監視之可不敬乎又言予小子不聰雖知當敬不明所以敬庶幾日月之間就將於學繼續明德之功以至於光明而又病未能也爾諸臣其弼予負荷示我顯然之德當遵行者

敬之一章十二句

敬之瑞玉曰嗣王自戒也既述天監之不遠敬之之不可忘又懼學未至而求助於羣臣

詩問 頌

文

予其懲而懲後患莫予并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并飛維鳥不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并使也桃蟲鷦也并飛貌鳥大鳥也鷦鷯生鷦鷯辛菜也成王言予今其有所懲創而慎後患矣莫復使蜂而求螫始信桃蟲之維鳥我以渺渺之身本未任家之多難況又可集於辛苦之地

小毖一章八句

小毖序云嗣王求助也成王信管蔡而不知蜂蠆之有毒忽武庚而不知鷦鷯之維鳥聖人無

懲而知戒賢者因患以知懲瑞玉曰小者猶茲
況大者乎經皆言茲小之事故以名篇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
亞侯旅侯疆侯以有貧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土有略
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
傑厭厭其苗緜緜其庶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飮其香邦家之光有
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澤澤釋也瑞玉曰農及雪澤也余曰耘去陳根也既

詩問 頌

二

耕反土之後草木根株有不盡者則復耘之隰水道
也畛田畔也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眾子
弟也疆助力也以傭賃也言始芟柞草木除然後土
氣解釋雪澤可耕也既耕又耘之盡去陳根輩作者
千耦言趨時也治田畢又修水道田畔或往之隰或
往之畛又言耘夫輩作維主伯亞旅疆以皆在有婦
人來饁呼之食其聲噴然思媚其夫者婦也有依其
婦者士也士傳云子弟也於是有略然利者以此耜
始從事南畝而耕焉實種子也函生意含也活始生

根也瑞玉曰驛驛疾貌謂怒苗也達出土也余曰厭
得氣足也傑苗兄也厭厭受形足也濟濟箋云穗眾
難進也胡壽也且耆祖也祖之言始也振舉也言穀
既播乃生根驛驛出土其傑特之苗與眾齊等之苗
皆厭然茂盛苗生而耘又緜緜然詳密不鹵莽也至
於穫之積之收成眾多既爲酒醴進祖妣又以會燕
饗之禮其饌饒香賓客歡欣爲邦家光美其酒椒馨
扶養衰老致壽考安寧此因年豐而實其用也然豐
稔之慶惟神相之匪祖乎有祖也匪今日斯祖之蓋

詩問 頌

二

自古如此爾故我今祀而祈之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載芟春祈田祖也瑞玉問何知不如序言春祈
社稷余曰匪且有且耆祖也田祖始爲田有
功於人廣陳田事以祈之載芟祈於春故治田
之事詳良耜報於秋故納稼之事備載芟良耜
一體之詩春祈田祖亦祈社稷秋報社稷亦報

田祖

良耜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

筐及筥其饌伊黍其筮伊糾其鑄斯趙以蕝荼蓼荼蓼
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捭捭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
節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特牡有採其角
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矍矍猶測測或來瞻女餉之也欲省視相勞苦故曰
瞻爾筐筥餉具也饌黍豐年食也糾輕舉貌趙刺也
蕝拔去也荼蓼皆穢草木陸異名也草朽則苗疏土
肥故禾茂也捭捭穫聲也栗栗堅實也瑞玉曰如墉
積高也如櫛積密也余曰百室邑之眾室也方春出

詩問 頌

三

田邑室皆閉收穫畢自野入邑則百室開也捭角貌
社稷之牛角尺言歲云秋矣追思春初農人以利善
之耜耕而播之耘而饁之穫而藏之百室皆滿婦子
無饋饁之勞皆安甯矣然此皆神貺也天子社稷大
牢故用特牡報之以興來歲繼往歲古之人皆如此
故我今日續行之必言續古人者君子有善不自功
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案其筮伊糾農人戴破筮有繩
聯綴之故曰糾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良耜序云秋報社稷也社土神也稷者土之細
也太平之時年穀豐熟以爲由社稷之所祐秋
物既成因美報焉爾

絲衣其紕載弁俤俤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鼎兕
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絲衣爵弁士服也紕潔貌載戴也俤俤恭順貌基門
塾之基也鼐大鼎鼐小鼎吳譁也敖傲也言絲衣載
弁之士恭順執事釋禮輕故使士也自門堂降往於
基告濯具又從羊至牛告充肥已乃舉鼎鼐告潔此

詩問 頌

三

言祭之初也祭而飲酒兕觥觶然剛旨酒思其柔不
謹譁不傲慢恭敬可以受福以此得壽考之休徵此
言祭之末也

絲衣一章九句

絲衣序云繹賓尸也祭之明日爲祫乎外廟門
外之西室也又繹於其堂所以賓尸祫一祭也
繹一祭也以其言繹則可以統之繹一事也賓
尸一事也以其不言賓尸則無以明之高子云
靈星之尸也龍星左角曰天田天田者農祥也

農祥晨正而祭之可以田也或云祈蠶也天子
季春薦鞠衣先帝靈星者龍星蠶爲龍精尸以
象之蠶爲絲故衣絲爾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躋
躋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鑠盛也養如時有養日之養晦昧也介助也龍龍也
躋躋武貌造至也公大公師尙父也言於乎盛哉我
武王之師陳於商郊其時雨甚冥晦武王循養而俟
之甲子昧爽雨止而時大清明矣是天命大助我使

詩問 頌

我寵受之武王於是躋躋然造於紂都其時則有率
眾繼嗣之者實維爾鷹揚之大公允爲大師者佐成
之記云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

酌一章八句

酌序云告成大武也以樂記準之蓋再成滅商
之樂歌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武王
不汲汲戎殷時止而止時行而行酌天人之道
而用之故篇名酌酌亦作酌亦作勻漢禮樂志
言周公作勻其字皆單作勻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

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桓桓武貌閒代也言周既克商萬邦久安陰陽和而
屢獲豐年可見天命之不懈憊也此由桓桓武王保
有同德同心之士往以宣力四方安定國家於哉其
功德上昭於天故命之爲君以代商

桓一章九句

桓武功成也以樂記準之蓋四成南國是疆之
樂歌也疆理天下年穀豐熟春秋傳楚子云夫
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其

詩問 頌

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朱子云序以爲講武類禡
豈後世取其義而用於其事與案如楚子言則
又其次序與今詩異
倘亦師移其第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釋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
命於釋思

應當也釋繼也言文王勤勞天下至矣我當而受之
敷布是養於天下令人釋思之知我自今以往維求
安定是乃周之新命諸臣皆當釋思之牟氏曰我我
受養者也思語辭也文王既嘉我之勤我等當受此

賚也頒布是賚將常繼賚之我等既受賚惟往求定此周家之命美哉將常繼賚之也

賚一章六句

賚序云大封於廟也以樂記準之蓋五成分周公左召公右之樂歌也武王歸自伐商大封功臣爲諸侯命於文王廟陳文王之德戒之賚予也周有大賚富善人也故篇命賚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隋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

詩問 頌

三

隋山之隋隋者猶道也翕合也言於乎大哉是周之王也因巡守升其高山祭之望見小山及喬嶽於是信道於合流之小水獨流之大河徧天之下所至諸侯皆聚而朝之以答其意是乃周之新命也武王謂周公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洛母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

般一章七句

般序云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以樂記準之蓋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之樂歌也武王既定天下

巡行殷國朝於方岳軫於鬼神所謂崇天子也般旋也游也故篇名般

周頌三十一篇

魯頌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駟駟腹幹肥張也坰遠野也牧於遠野避民居與良田也驪馬白跨曰驪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驛曰黃言駟駟牡馬貴用也特言牡明不牡者尙多也薄言

詩問 頌

三

駟者問辭也特言駟明不駟者尙多也有驪有皇以下答辭也禮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也言馬毛色美備用以駕車彭彭然盛壯所以致此多馬者由魯公思慮廣遠無疆境之限是以思及馬而馬斯臧傳云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駕馬疏云首章言良馬也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愚謂臧者德之善也案有驪有皇有驪有黃驪純赤色皇純白色驪純黑色黃純黃色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驪有驛有驥以

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駟赤黃曰騂青黑曰騏
伾伾有力也此言戎馬故貴多力無期思之久也才
材力之善也吉事尙德軍事尙才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騂有駟有雉以
車繹繹思無斃思馬斯作

青驪白鱗曰驪白馬黑鬣曰駟赤身黑鬣曰駟黑身
白鬣曰雉瑞玉曰爾雅無雉先儒疑駟字之譌爾雅
駟白駟也繹繹善走也此言田馬田獵尙疾故貴善

詩問

元

走無斃思不厭也作奮起也易云震爲作足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騂有駟有騂有魚以
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陰白雜毛曰駟彤白雜毛曰駟豪駟白曰駟二目白
曰魚瑞玉曰爾雅無驪說文云駟駟也魚馬之不善
者也故序最在後祛祛彊健也此言駟馬主給官役
故貴彊健無邪思之正也思不旁出則正徂行也可
駕以走行

駟四章章八句

詩問 卷七

駟魯公考牧祭馬神也伯禽封魯三年而報開
業之君意思深遠有精詳之畫有經久之謀農
桑禮教民物殷阜焉瑞玉曰知牧馬則知牧人
矣說文云駟牧馬苑也故篇名駟

有駟有駟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鷩鷩于
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駟馬肥彊貌重言有駟非一駟也在公在學也明明
禮文辨治也泮宮有水鷩集焉于下翔集以興舞也
言諸臣乘有駟乘黃早夜之閒來在公所候君行禮

詩問

元

著勤敬也君至導君行禮在公明明然已而飲酒奏
樂如羣鷩下集狀舞容也至無算爵則又舞以盡歡
於是君臣皆相喜樂瑞玉曰鷩于下醉言舞一節事
爾鼓咽咽者舞必有鼓節之宛邱云值其鷩羽發首
先言坎其擊鼓

有駟有駟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鷩鷩于
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乘牡四馬皆牡也飲酒飲烝也于飛將去以興歸也
醉而歸禮也

有駉有駉彼乘駉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
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青驪曰駉載燕養老之禮以燕禮也穀祿也燕既成
禮臣飽君賜因設辭慶之言自今爲始歲歲皆有年
君子有祿遺子孫年豐人樂君臣歲歲相燕會樂當
如何

有駉三章章九句

有駉而飲酒也孟冬蜡祭勞農畢飲酒於學
養老焉親親而尙齒魯公之教也樊穆仲云魯

詩問 頌

三

侯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是其遺教遠矣何氏
云大飲烝也十月農事畢諸侯與羣臣飲酒於
大學曰大飲烝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苒苒鸞
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芹水菜也瑞玉曰采之者將釋菜於先師余曰言思
可樂者泮水也魯公建學興賢於其來視學之時鸞
旂雍容國之俊選小大皆從公而來喜其教無類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

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藻水草也言魯侯既至講學行禮其教人之音聲昭
昭明晰載色溫其容載笑和其聲不用疾怒從容教
之言其善育人材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
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芣鳧葵也難老不能老也長道大路也言魯侯視學
遂徵先生君子行養老飲酒之禮既飲美酒願天長
賜以不老祝其壽也飲酒之後與老者定謀將順大

詩問 頌

三

道而伐淮夷屈服其羣眾禮將出征受成於學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
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

允文興學也允武伐淮也烈祖文王也言魯侯明德
慎儀維民法則既信文又信武昭假於烈祖之廟靡
有不孝以求出師多有福此言受命於祖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
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明明德之察也言魯侯以明德興教化不以兵威故

作泮宮而淮夷服其不服者誡之則有矯矯如虎之
臣已服者囚之則有善訊如皋陶之吏必獻於泮者
告成於學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
吳不揚不告于誥在泮獻功

狄遠也訥訟也言魯侯征淮夷將帥之臣濟濟美盛
能推廣君德意其往征但逃遠之於東南勿令及境
而已濟濟先文也桓桓後武也雖烝烝其眾皇皇其
大未嘗有譴譴輕揚以爭訟相告於理者皆來獻功

詩問 頌

言師克而和也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孔
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觶弛貌五十矢爲束搜矢眾聲言克淮夷歸角弓不
張束矢不用戎車甚博無折壞也徒御不斃無懈倦
也淮夷從化於是甚善無違逆者此因在學能審固
謀猶是以淮夷終爲我得

翩彼飛鵲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
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琛寶也龜尺二寸曰大龜賂遺也南金三品也言桑
黹甘香鵲鳴革響泮林德教頑惡從風是以淮夷憬
悟獻琛輸誠也余問琛卽是賂經何別言瑞玉曰琛
蟻珠之屬淮地所生故言其琛大龜象齒金皆荊揚
之產遠而難得故珍之曰大賂

泮水八章章八句

泮水魯公興學也伯禽始封肇建學宮或云魯
有四學其一泮宮也學之興所以育人材養更
老飲酒行禮之地至於出兵受成釋奠獻功亦

詩問 頌

於斯焉東郊不開淮戎並興伯禽討之作費誓
魯人追頌焉

閔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
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稊稷
薋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
土纘禹之緒

閔宮孟仲子云謀宮也恤清靜也實實鞏固貌枚枚
聳密也上帝是依德當於天也降之百福使有智慧
也先種曰植後種曰穉瑞玉問重穆植穉分配四穀

有義否余曰互文爾又稷先種後熟黍後種先熟故言重穆麥刈乃種菽菽田又種麥故言植穉與奄有下國封於郃也奄有下土降嘉種於天下也禹平水土稷乃教稼故云續禹之緒按問傳訓爲閉箋云神也傳義爲長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續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翦斷也升菴楊氏云古本作翦商訓福字義敦治也

詩問 頌

三

瑞玉曰攻治其師旅所以克也咸同也周公同有其功王成王也箋云后稷大王文王亦周公之祖考也伐紂周公又與焉故述之以美大魯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貳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之使侯於東賜之山川土田及附庸小國也莊公之子謂僖公也耳耳

柔從也瑞玉曰四馬八轡繫其內服之轡餘六轡在馬兩耳旁故曰耳耳也春秋猶言四時也后帝上帝也魯以孟春所穀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犧魯之僭郊始僖公也瑞玉曰皇祖伯禽也周公之下復言皇祖則非后稷也伯禽始封之祖故皇之下文白牡騂剛卽蒙周公皇祖之文爾○案皇祖后稷繫以后稷者爲周公又稱皇祖故周公皇祖冠以周公者不使皇祖之稱疑於后稷

詩問 頌

三

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楅衡設橫木牛角止觸也秋始嘗而夏楅衡夙戒也白牡周公牲騂剛魯公牲犧尊牛形尊也毛魚豚去毛烹之也載切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房半體之俎周俎也洋洋眾多也不虧不崩謂山也不震不騰謂川也三壽三命也作朋者與三壽之人爲朋也如岡如陵謂安固也自俾爾熾昌以下設爲慶孝孫之辭

朱子云邊豆大房下當脫一句

上壽百二十中壽百

命王伯厚云晉姜鼎銘云保其

孫子三壽是利三壽蓋古語

公車千乘朱英綠滕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綬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千乘大國之賦也朱英矛飾也滕繩也綠之以約弓重弓備折壞也三萬舉成數也車徒二者數不相當疏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公徒三萬自謂鄉之

詩問

三

所出據司馬法千乘之地當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也貝冑貝飾冑也朱綬以朱綬綴甲也烝進也增增眾也膺當也被來寇而禦之懲艾也我往伐而創之承止也總言戎狄荊舒莫我敢禦止之黃髮台背皆壽徵壽胥與試謂有壽之人相與講試氣力老而不衰也耆艾皆老壽也瑞玉曰艾養也治也謂攸好德也眉壽無害謂康寧也魯時衰弱美僖公能用兵設辭重慶之

泰山巖巖魯邦所簷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

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泰山魯望也簷至也一作瞻龜蒙皆山也荒奄也奄同也大東極東也來同同盟也僖公十六年冬會諸侯於淮地淮夷亦與焉經云淮夷來同莫不率從其是與

保有龜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其敢不諾魯侯是若

龜繹皆山也徐宅徐國所居蠻貊東夷也南夷南蠻也諸應辭也余問經言至于海邦有二何以爲別瑞

詩問

三

玉曰上言遂荒大東是謂海邦在東者下言遂荒徐宅則謂海邦在南者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常邑名管子云常潛是也許許田也常許皆失而復得故曰復周公之宇令妻聲姜也壽母成風也宜大夫庶士正百官也有常有也瑞玉曰魯自慶父亂後邦國幾不有矣僖公始有之爾兒齒齒落更生細者

亦壽徵

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仲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治是也○案鄭箋云常或作嘗在薛之旁為孟嘗君食邑此說是也史記越世家願齊之試兵南陽皆地以聚常郊之境索隱曰常邑名蓋田文所封者說與鄭箋合而漢地理志薛縣屬魯國史記孟嘗君傳正義曰薛故城在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是知常即嘗也在春秋屬魯至職國屬齊耳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歸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奕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徂來新甫皆山也八尺曰尋栢棖也鳥大貌瑞玉曰鳥與碣同謂柱礎也上栢下鳥所以成宮室也路寢正寢也修舊曰新新廟即閼宮也奕奕美大也奕斯

詩問

卷

公子魚也曼長也萬民是若謂國人順之

閼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朱子云內第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閼宮頌僖公也史克作之公以大臣授立務農閼雨國家又安作新宮廟內修祭祀外佐齊桓伐楚平淮徐復境土而修封疆然位列東藩臚於郊祀自僖公始孔子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按史克作頌美僖公疑止此篇其前三篇蓋皆追頌先君爾○案鄭氏曰襄公時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之然春秋列國卿大夫賦詩無及此四篇者見日知錄

魯頌四篇

商頌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憚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詩問

卷

成神以思成也嘒嘒清烈也管堂下之樂與鼓相應也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磬玉磬也堂上之樂依磬為節也大鐘曰庸數聞也先民亦謂湯也朝夕者祭之前夕省器具至朝行禮也言祀成湯之樂盛矣多矣宿懸而置之將祭而奏之以樂我功烈之祖湯孫奏大濩樂安我以所思而成之謂神來格也此迎神之樂神既降又奏其堂下鞀鼓管聲與堂上磬聲相依皆和且平焉於是湯孫容貌赫然顯盛其聲音穆穆然靜肅此正祭之樂祭事將終鐘鼓間作

萬舞美大不獨神喜之我有嘉客助祭者亦不和平
悅懌乎此祭末之樂禮終樂闋又總序一篇之意言
自古在昔之時先人成湯興起在位其祭之先朝夕
溫恭當祭之時執事恪謹今其顧念子烝嘗乎是乃
湯孫奉先聖王之傳恭而行者也此樂之亂辭

那一章二十二句

那序云祀成湯也閔馬父云昔正考父校商之
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正考

詩問

四

父孔子之先事宋戴公當周宣王時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
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醴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
眉壽黃耆無疆約軹錯衡八鸞鷁鷁以假以享我受命
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子烝
嘗湯孫之將

秩說文云積也爾爾主祭者也所祭所也酤一宿酒
也和羹錫羹也戒定也定猶熟也平均調也醴眾也
假大也言嗟嗟乎烈祖成湯有厚積之福申錫無窮

故今施及爾之此所商尙質故祭以酤既載清酤於
尊神靈來格賜我以思成亦有和調之羹既戒既平
神又歆饗之也裸酒薦羹之時眾大肅靜無言無爭
神靈用是安我以壽耆無疆然商俗尙鬼故言神靈
來降約軹錯衡如見其車八鸞鷁鷁如聞其聲神至
因以美大其禮因以歆享其祭又爲嘏辭命之我受
此命廣矣大矣其命辭云天降康年多粟穰穰年豐
人樂則神來假來饗降福愈無疆也其亂辭云神非
其類不歆今其顧念子烝嘗乎是乃湯孫之所奉也

詩問

四

瑞玉問約軹錯衡古注以爲諸侯助祭者余曰楚辭
九歌降神每言車旗亦此類按說文引詩云積之秩
秩蓋秩積古字通也

中庸
作奏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成湯也那主獻神故極樂音之奏烈祖
主祝嘏故多福祿之辭那與烈祖一體之詩瑞
玉曰序云祀中宗也有中興之功故稱烈祖祭
者中宗子孫稱湯孫者以湯王業所起故本言
之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糴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元鳥亂也春分至高辛氏之妃娥簡狄以元鳥至之日祈於郊禱而生契封於商神之故曰元鳥降生商也帝亦天也正長也后先后也武王謂湯也龍旂戎車所建也十乘實車也言契始生由天命元鳥之祥

詩問 頌

四

及六世孫振遷於殷振子微能帥契居殷土日廣大芒芒然微六世孫曰湯有武德天帝命爲君長使治疆域於四方自湯以後多賢君天亦以四方命爲君后使奄有九州盤庚以降殷復衰諸侯或不朝能令商之先后受天命不危殆者在武丁之爲孫子也武丁高宗名在廟中故不諱又商尙質故也對祖宗故稱孫子又言武丁之爲孫子也於武王之事無所不勝其伐叛國有龍旂十乘以先啓行不極兵威在軍饋餉大糴是承無乏絕易云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賞

于大國是也於是宅中馭外王畿千里維民所居止前日殷道衰天下疆域或不正今始治之外薄四海矣武丁朝諸侯四海皆大來祈祈然據形勝以臨天下景山四周皆維大河是以由湯至武丁殷之受命咸宜居此荷天祿也員周也景員維河復從先王居亳嚴華谷云武丁至庚丁八世皆居亳此時所言河正指亳也亳有三蒙爲北亳殷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湯自南亳遷西亳盤庚所遷卽西亳偃師是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詩問 頌

四

玄鳥序云祀高宗也箋云祀當爲祫祫合也高宗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載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愚謂康成定此詩爲祫當是其論禘祫疏數古者以下皆據魯禮而言魯禘非禮不足據其春秋謂之大事者是祫非禘也又康成以大禘爲郊祭天詳具長發箋中亦非禘義也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

方四方也外大國遠諸侯也將大也言深明昭穆之事者維商推所自出久已發其禎祥蓋始於帝嚳故今禘及之也又言契興當洪水芒芒之時禹敷土正四方外之大國亦弼成之定其疆理瑞玉曰人之正德如布帛之有幅也隕墜也當洪水平百姓不親如邊幅隕墜既久長矣唯有娥簡狄方大其德其子能布五教故帝舜立其子於商爲始祖焉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詩問

聖

元王契也國語云元王勤商十四世而興也桓大也撥治也履禮也相土契孫也春秋傳云閔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是也言元王爲司徒大治其民人小國大國皆受而教之使通達其身循禮不踰越遂視其民教令則盡行矣傳至相土威德烈烈然先顯化行海外使之截然不侵不叛契後獨言相土盛其功也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齊會也言相土以後皆能保世帝命不違去之至於

湯而德與命會湯之下士尊賢甚疾不遲其聖敬之德日進而升明格於天遲遲然下賢則急革命則緩凜然惟上帝是敬是以帝命爲天子制法於九州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綌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遘

球玉也綴屬也旒旗之垂者也綌緩也毛傳說文並作綌急也當是言湯受小國大國所贊之玉會同諸侯爲所繫屬如旗之繆爲旒所綴著然以此荷天之休美其德至中不失急不失緩不過剛不過柔布政優優然寬裕

詩問

聖

則人心和而百祿聚此言湯之文德綴旒禮記作綴郵引齊魯韓詩也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龐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不竦百祿是總

共供通駿龐齊詩作駿驪謂馬也言受小國大國之正供雄長諸侯如爲之駿驪然以此荷天之榮寵布進其武勇不震驚不搖動不難恐不竦懼則征伐行而百祿合此言湯之武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葉

莫遠莫遠九有有載顧既伐昆吾夏桀

曷遏通苞本也葉餘也韋顧昆吾三國黨惡是爲三
葉其本則桀也言湯載旆乘鉞恭行天罰其威烈如
火莫敢有遏我者於時一苞三葉勢孤力微莫能遂
其生達其惡九州截然歸商三國既次第伐之并夏
桀而亡也葉則莫我敢曷曷猶何也言誰何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
左右商王

葉世也阿衡伊尹官名天子商王皆謂大甲也君實

詩問

葉

云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是也言昔在中世有震動
危懼謂嗣王顛覆典刑也及祖桐悔過信也天子之
尊降下其禮以予卿士尊爲阿衡實左右輔導商王
故今禘祭配享焉伊尹先相湯不言者文省爾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
六句

長發序云大禘也禘諦也審諦祖所自出及昭
穆尊卑之次合祭於大廟其禮大故曰大禘或
云殷禘有二以其別於時禘之小稱大也殷人

禘魯故首及發祥之遠羣廟皆升故中述相土
之烈功臣配享故卒美阿衡之勳當大甲時伊
尹尙存詩蓋作於沃丁以後

捷彼殷武奮伐荊楚采入其阻哀荊之旅有截其所湯
孫之緒

捷疾貌殷武殷王之武也采深也湯孫高宗也瑞玉
曰荊楚恃險難服故高宗定謀捷然疾速奮伐之乘
其不意深入其險阻及荊人哀聚其旅我兵已據險
截之令彼不能應援以是遂服此乃湯孫神武不殺

詩問

葉

之功業也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
其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氏羌西戎國也貢獻曰享世見曰王此諭告荊楚之
辭也言維汝荊楚居近中國猶吾南鄉爾昔成湯之
世雖遠如氏羌猶莫敢不來朝貢曰商王是吾常君
爾汝何敢不然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
解

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適謫通此諭告諸侯也言上天命汝眾君建都邑於禹所治之地須恪守臣節歲事來修朝貢勿干予之禍譴惟勸民稼穡無懈情則可爾按此句上下疑有脫文業考工記祭侯之祝若改不尊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即此意也詞曰維若寧侯母或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違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監三監也王制云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蓋商制也瑞玉曰天命王官下監諸侯國其有嚴敬下民

詩問

景

賞不僭刑不濫不敢怠違者則命于下國為諸侯封建之以造其福降監稱天命者重其職也余曰此言

考績之法業先王封建諸侯所以設監以監於方伯有命大夫此即三監之遺也至春秋時列國猶御史監郡內重外輕睽孤無輔所以命不長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商邑王都也言高宗攘外安內京師為天下根本於是治其都邑翼翼然為四方之中正布其聲教赫赫然顯盛宣其威靈濯濯然光明享國五十有九年身

既壽考且康甯以保我後世子孫此言中興之烈為立廟起也

陟彼景山松柏九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栢有槩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九丸員直也槩橫木承栢者其形延長也旅陳也余

問閑孔疏訓大瑞玉曰閑閑也上柱下礎礎所以閑楹也余曰言升景山案景山地見日知錄掄材木取松柏員直

者斬斷之遷徙之繩墨方正之斧斤斲削之工皆虔敬其事承栢有槩列楹有閑寢廟成則神安人亦安

詩問

景

高宗有功德當宗天下咸欲廟祀之案旅楹有閑閑如檻以隔內外也依楹為之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疑一句當為四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

殷武序云祀高宗也高宗服荊楚朝諸侯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子祖庚立嘉之立其廟號高宗廟成而祭之作是詩

商頌五篇

毛詩補疏

〔清〕焦循撰

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
藏清嘉慶刻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一八二毫米寬二六六毫米

詩補疏叙

西漢經師之學惟毛詩傳存鄭箋之二劉疏之補遺本而增損爲正義於諸經爲詳善然毛鄭義有異同往往混鄭於毛比毛於鄭而聲音訓詁之間疏略亦多余幼習毛詩嘗爲地理釋草木鳥獸蟲魚釋毛鄭異同釋三書共二十餘卷嘉慶甲戌莫春刪錄合爲一書戊寅夏又加增損爲五卷次諸易尙書補疏之後錄旣完客有善說詩者過余曰孔子論詩三百一言以蔽曰思無邪果何以爲無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果何以能達使於四方果何如而能專對且何爲而興何爲而觀何爲

叙

而羣何爲而怨何爲而事父事君豈徒精審於聲音訓詁之間辨別毛鄭異同之數遂足以盡詩之教乎余默無以答夫詩溫柔敦厚者也不質直言之而比興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自理道之說起人各挾其是非以逞其血氣激濁揚清本非謬戾而言不本於性情則聽者厭倦至於傾軋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尋以同爲黨卽以比爲爭甚而假宮闈廟祀儲貳之名動輒千百人哭於朝門自鳴忠孝以激其君之怒害及其身禍於其國全戾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讀明史每歎詩教之亡莫此爲甚夫聖人以一言蔽三百曰思無

邪聖人以詩設教其去邪歸正奚待言所教在思思者容也思則情得情得則兩相感而不疑故示之於民則民從施之於僚友則僚友協誦之於君父則君父怡然釋不以理勝不以氣矜而上下相安於正無邪以思致思則以嗟歎永歌手舞足蹈而致管子曰止怒莫如詩劉向曰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流流然後發詩發於思思以勝怒以思相感則情深而氣平矣此詩之所以爲教與雖然訓詁之不明則詩辭不可解必通其辭而詩人之旨可釋而思也毛詩精簡得詩意爲多鄭生東漢是時士大夫重氣節而溫柔敦厚之教疏故其箋多迂拙不如毛氏則傳箋之異不可不分也明日以是復諸客客以爲然遂書之爲序嘉慶二十三年夏六月旣望焦循錄於雕菰樓之北牕

叙

毛詩補疏卷一

江都焦循學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循按六義春官大師所教之六詩也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興者托事於物鄭康成云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雄雉刺衛宣公芄蘭刺惠公毛傳皆云興也則比興不得以美刺分正義言美刺俱有比興是也比方於物正義謂諸言如者皆比辭也託事於

毛詩補疏卷一

物正義謂取譬引類起發已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又謂比顯而興隱毛傳特言興也爲其理隱故也今考毛傳凡標興也之處誠如正義所言惟以比方爲諸言如者其在經文如日之升如月之恆如匪行邁謀如彼飛蟲之類此仍行文取喻無關詩之一義且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明言如字而傳則標以興也不得謂首二句無如字爲興次二句有如字爲比也其在序云言若螽斯仁如騶虞此二詩傳未標興然序又云德如尸鳩則鵲巢傳云興矣信厚如麟趾之時則麟之趾

也識者參之

毛詩補疏卷一

傳云興矣傳或言興或不言興原係舉隅非謂不言興者卽是比故燕燕于飛傳不言興箋則明指爲興以補之日居月諸傳不言興箋云喻國君與夫人正義則申言以興國君夫人以明之箋每以喻釋傳之興是喻卽興也然則比方於物不足以爲比指以言如未爲達也竊謂比當如春秋決事比之比猶例也歌詩必類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列國賦詩舉以相貺比之謂也賦詩者有此義作詩者亦有此義夫婦可例於君臣田野可通之都邑陳古卽以例今寫好反以見惡庶幾其用神而其義廣也

關關鳴鵲關關和聲也鳴鵲王鵲也鳥摯而有別云摯之言至也謂王鵲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循按箋下有云字蓋鄭氏自加箋云二字以繫於傳也傳以關關爲和則摯非猛鷲故箋以至明之釋文摯本亦作鷲或以猛鷲說之謂王鵲爲鷲鷲廣雅鷲鷲鵲三者爲一陸璣以鳴鵲爲幽州之鷲郭璞以爲江東之鷲因以爲鷲類乃江東食魚之鷲非鷲鷲之鷲也說文鷲鳥黑色多子史記李將軍傳射鷲索隱引服虔訓爲鷲又引說文鷲以明之又云以其毛作

矢羽漢書匈奴傳云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
奇材木箭竿就羽顏師古曰就大雕也黃頭赤目其
羽可爲箭竿此所謂幽州之鷲也穆天子傳云爰有
白鳥青雕執大羊食豕鹿郭璞注云今之雕亦能食
麋鹿其蒼頡解詁云鷲金喙鳥也能擊殺麋鹿九百
二十此所謂雕鷲正西域之鷲郭氏自不以爲江東
食魚之鷲而張守節史記正義取而混合之云王雉
金口鷲也好在江渚山邊食魚誤矣然則江東之鷲
何鷲也嘗求之大江南北有好居渚汴食魚者正呼
爲鷲爲五各反卽王之入聲蓋緩呼之爲王鷲急呼

毛詩補疏卷一

王

之爲鷲此古之遺稱尚可求諸土語者郭氏以其呼
近鷲故假諸雕鷲之字曰今江東呼之則不曰西域
呼之可知也洲渚之鷲亦不一類其聲同其食魚同
有如白鷲者或以爲白鶴子鶴與鷲聲近假鶴之稱
而實非鶴猶假鷲之稱而實非鷲也有尾上白兩翼
微黑者稱漂鷲大者爲牛矢鷲微小而黑者稱苦鷲
卽姑惡也漂鷲又名魚鷲以其善翔故曰漂漂與揚
之義同此白鷲所以有揚之稱與尾短飛則見尾之
上白斯所以稱白鷲也其飛翔之狀似鷹故食魚而
獨得鷹名古今注以爲似鷹尾上白而說文以王鷲

訓白鷲信有然矣宋王性之默記云李公輔初任大
名府檢驗村落見所謂魚鷲者飛翔水際問小吏曰
此鷲鳴也宜曰此鷲仲脩令採取其窠皆一窠二室蓋
雌雄各異居也鷲鷲惡皆假借字皆讀五各反爲王
之入聲不知鷲爲假借字竟以王鷲爲雕鷲而以擊
爲猛鷲失之矣

窈窕淑女傳窈窕幽閒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
貞專之善女傳云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
專之善女

毛詩補疏卷一

四

循按經以窈窕爲女之淑毛以幽閒解窈窕慮幽閒
不足明女之善故申言貞專惟貞專乃能幽閒箋增
處深宮三字於幽閒之下亦以處深宮明其幽閒非
謂窈窕當訓以處深宮也正義云窈窕者淑女所居
之宮形狀窈窕然失傳義亦非箋義
施于中谷傳興也施移也傳云興者葛延蔓于谷中喻
女在父母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

循按傳訓施爲移故王肅推之云葛生于此延蔓于
彼猶女之當外成也與箋較之肅義爲長正義合鄭
於毛云下句黃鳥于飛喻女當嫁若此句亦喻外成
於文爲重毛意必不然竊謂此詩之興正在於重葛

之覃兮施于中谷與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同興女之
嫁葛移于中谷其葉萋萋興女嫁于夫家而茂盛也
鳥集于灌木其鳴啾啾興女嫁于夫家而和聲遠聞
也盛由於和其意似疊而實變化誦之氣穆而神遠
箋以中谷爲父母家以延蔓爲形體浸浸日長大迂
矣毛傳言簡而意長耐人探索非鄭所能及

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傳黃鳥搏黍也灌木叢木也

循按正義引陸璣疏以搏黍與倉庚爲一物蓋本方
言以倉庚或謂之黃鳥竊謂非也爾雅皇黃鳥此一
物也爾雅蒼庚商庚翟黃楚雀又云倉庚翟黃也此

毛詩補疏卷一

五

別一物也毛傳於黃鳥訓搏黍於倉庚訓離黃不以
倉庚爲搏黍卽不以黃鳥爲倉庚也說文離黃倉庚
也鳴則蠶生又云翟翟黃也一曰楚雀其色黎黑而
黃未嘗以爲黃鳥鄭氏注月令倉庚爲離黃而小雅
黃鳥黃鳥毋啄我粟箋云黃鳥宜食粟今不聞倉庚
食粟也小雅絲蠻黃鳥傳云絲蠻小鳥貌是毛以黃
鳥爲小鳥特性饋食禮云佐食搏黍授祝呂氏春秋
異寶篇云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
也小鳥之狀與色有如搏黍故以名之黍色黃不雜
以黎黑斯黃鳥似之直名爲黃皇爲黃白非翟黃之

所可混矣嘗以此詢之金壇段君玉裁段君以爲然
且贊之曰黃鳥卽黃雀國策黃雀俯啄白粒是可以
證後見姚彥暉詩識名解於小雅黃鳥引其世父九
經通論云此黃鳥黃雀也非黃鶯黃鶯不啄粟彥暉名炳
其世父名首源炳書可以信余說爲不孤爾雅灌木
釋文作檟檟卽貫貨貝之散者貫而聚之故貫之訓
爲習習者重也重亦聚義鄭司農言黃鬱云十葉爲
貫玉海引尙書大傳云三苗貫葉而生子爲一穗白虎通韓詩外傳作貫桑而生尙書疏引書傳作貫淮南桑葉而生當以玉海爲正宋時尙書大傳猶存
子兵略訓條修葉貫諸言貫皆義爲叢也

毛詩補疏卷一

六

陟彼崔嵬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 陟彼砠矣傳石山戴土曰砠

循按傳與爾雅相反必有一誤小雅漸漸之石維其
卒矣傳云漸漸山石高峻箋云卒者崔嵬也謂山顛
之末也釋山峯者屺屺崔嵬屺屺音相通轉戴者冒
於上之謂山之峻削者石露出於顛頂而土繞其下
是土山戴石也山卑而平者土累其上石骨出於四
旁是石山戴土也故凡高峻皆謂之崔嵬說文萃危
高也屺屺山顛也又云砠石戴土也阮石山戴土也
兀山高而上平也釋名云石戴土曰岵岵臚然也土

截石曰崔嵬因形名之也皆與毛傳相發明廣雅云但鈍也岨猶但石破出則銳土冒上則鈍矣

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傳云我我使臣也我我君也循按傳不解我字以我字無庸解且兩我字緊相貫而謂一我臣一我君非傳義

螽斯羽說說兮傳說說衆多也傳云凡物有陰陽情欲者無不妒忌維螽蟴不耳

循按箋本序耳然審序文言若螽斯自爲句不妒忌則子孫衆多申言子孫衆多之所以然非謂螽斯之蟲不妒忌也傳但言衆多亦無螽斯不妒忌之說

毛詩補疏卷一

七

公侯干城傳干扞也傳云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循按此箋申明傳義殊無異同正義言鄭惟干城爲異非也

公侯腹心傳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傳云可用爲策謀之臣使之慮無

循按制斷公侯之腹心卽是策謀慮無箋申傳非易傳也正義強分別之

言秣其駒傳五尺以上曰駒

循按說文馬高六尺爲驕詩曰我馬爲驕釋文株林乘駒作乘驕云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

皇者華篇同又乘馬下云下乘驕注君乘驕然則株林皇皇者華兩詩中之駒皆作驕卽鄭箋亦作驕因經文是乘我乘驕故箋以六尺以下解之此傳五尺以上與株林箋六尺以下義同則此駒亦是驕若是駒則馬三歲曰騊二歲曰駒六尺者固不名駒也遵彼汝墳傳汝水名也

循按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定陵注云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蔡入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潁川郡亦有定陵縣注云有東不羹莽曰定城南陽郡魯陽縣注云有魯山潁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又有昆

毛詩補疏卷一

八

水東南至定陵入汝續郡國志潁川郡有定陵汝南郡無定陵劉昭注於潁川定陵引地道記云高陵山汝水所出水經潁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東北過潁川定陵縣西北又東過鄆縣南東入于汝余因論之汝南之定陵卽潁川之定陵前漢有一縣而分隸兩郡者通典汝南郡鄆城縣有漢定陵故城在縣西北太平寰宇記許州舞陽縣引地理志言定陵城在縣北六十里詩地理考亦言定陵今潁昌府舞陽縣定陵在漢正當汝南潁川兩郡之間故分屬之如潁川國有劇縣應劭曰故紀國今紀亭是北海郡亦

有劇爲侯國後漢省留川國入北海郡郡國志云北海郡劇有紀亭古紀國又如固始屬淮陽國屬汝南後漢并固始於汝南此一縣分兩縣而異名者其他同名分隸大約其一多爲侯國光武時省併爲一故僅存其一若汝南潁川之定陵後止存潁川是也潁川定陵至汝南新蔡何以有四郡余爲論之酈道元嘗爲魯陽太守親驗汝水原流詳於水經注中言汝水西出魯陽縣之大孟山蒙柏谷西卽盧氏界也其水東屈堯山西嶺下兩分一水東遶堯山南爲滢水一水東北出爲汝水自酈說推之滢汝同出

毛詩補疏卷一

九

一源滢亦汝也班志於魯陽叙滢水至定陵入汝於定陵叙汝入淮蓋定陵以西統汝於滢也杜預春秋釋例郭璞山海經注並云汝出南陽魯陽縣大孟山東北至河南梁縣東南經襄城潁川汝南至汝陰褒信縣入淮晉書地理志襄城郡泰始二年置汝陰郡魏置在晉過郡六在漢過郡四班志言過郡四自魯陽滢水數之也如會稽郡錢唐志言武林水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錢唐至海無此里數前人疑其誤不知於太末縣下注云穀水東北至錢唐入江入江者卽合武林水也八百三十里則自太末至海數之矣

毛詩補疏卷一

十

又如荊州其川江漢志於武都沮縣言沮水至沙羨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荊州川此蒙武都縣東漢水而言河水出河關積石山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自金城數之凡過天水武威安定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西河上郡河東馮翊河南河內已得十六河內接壤者魏郡也於魏郡鄴縣注云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於館陶縣云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又於溝洫志互見之云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以河內以上河流今古所同魏郡以下故大河已不可見屯氏河不可合古河而言故於上言十六郡於下言四郡實過郡二十也汝水滢水相繼而過四郡可例而推之矣班氏之書言簡而該其錯綜互見本無不備顏師古不知其意於汝陽下取應劭曰汝水出宏農入淮班氏自言魯陽不言宏農也說文言汝水出宏農盧氏還歸山班志盧氏縣熊耳在東伊水出東北然則漢時盧氏縣在伊水之南與魯陽爲接壤鄭氏實目驗之故謂魯陽大孟之西卽盧氏界也許慎應劭所說與班雖異而指實同若水經言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此本山海經非班義也酈注於滢汝分流始

言汝水趣狼皋山狼皋在梁縣西南六十里見太平
寰宇記蓋汝水自魯陽越百餘里始至梁縣元和郡
縣志謂出魯山縣是矣謂出魯山縣之天息山是又
以魯陽之大孟混入勉鄉之天息也淮南地形訓汝
出猛山猛與蒙柏長短讀蓋蒙谷卽猛山而猛與孟
形近而譌大孟山卽猛山也高誘注云猛山一名高
陵山在南定陵縣汝水所出東南至新蔡入淮南定
陵者南上當脫汝字此據班氏而未知其指荀子言
聞之不如知之殆聞而不知者矣

魴魚鰭尾鰭赤也魚勞則尾赤

毛詩補疏卷一

主

循按爾雅魴鰭鰭鰭釋文引廣雅云魴鰭又引埤蒼
云鰭鰭也郭璞以魴鰭爲鰭而鰭鰭未詳蓋不以
鰭鰭爲魴鰭與張揖異說文魴赤尾魚崔豹古今注
云白魚赤尾者曰魴馬縞中華古今注作白魚赤尾
曰魴玉篇魚部魴魴鬼切魚名魴呼工切魚名廣韻
一東魴白魚以此證之宜作魴作魴者誤也今水中
有一種白魚尾正赤俗呼紅僚魚竊謂紅卽魴僚卽
鰭鰭之轉聲古今注白魚赤尾卽此而說文以魴卽
鰭鰭鰭鰭卽魴故以魴爲赤尾魚也毛不云魴爲何
魚而云勞則尾赤是尾赤非魴之本色蓋以魴爲鰭

不以爲鰭鰭也說苑理政篇云夫投綸錯餌若有若
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味厚正爲今
之鰭魚魴之爲鰭猶關西謂榜爲篇見說文荀子議兵
篇旁辟私曲之屬楊倞注云旁偏頗也偏之爲旁又
編之爲魴之證鰭魚之尾本不赤毛以魴爲鰭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鵲鳩尸鳩枯鞠也尸鳩不自爲巢
居鵲之成巢

循按詩止言鳩何以知其爲尸鳩以詩言居鵲巢而
知之也使居巢爲虛擬之辭則泛言鳩矣而何實其
爲尸鳩因居鵲巢知其爲尸鳩猶因食桑甚知其爲

毛詩補疏卷一

主

鵲鳩也崔豹古今注云鵲鳩一名尸鳩嚴粲詩緝引
李氏說云今乃鵲鳩也李氏未詳鵲鳩今之八哥李時珍
本草綱目云八哥居鵲巢蕭山毛大可亦據目所親
驗以八哥占鵲巢斷尸鳩爲鵲鳩見續詩傳鳥名余書塾後
柘頭有鵲巢已而有卵自巢墜下則鵲鳩卵蓋鵲巢
避歲每歲十月後遷移其空巢則鵲鳩居之歐陽永
叔作詩本義已疑爲當時之拙鳥蓋拙鳥卽八哥也
方言以布穀爲枯鞠而不以枯鞠爲尸鳩別以尸鳩
爲戴勝義乖爾雅郭璞以駁破之而以尸鳩爲布穀
陳藏器本草拾遺言布穀一名穫穀江東呼爲郭公

今郭公四月間有之飛鳴繞市未有居鵲成巢者列
子天瑞篇言鵲之爲鵲鵲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鵲
月令鳩化爲鷹鄭氏注以鳩爲搏穀高誘注呂氏春
秋二月紀云鳩蓋布穀鳥鷹之所化自非鵲鵲毛以
居鵲巢屬之尸鳩而崔豹以鵲鵲爲尸鳩實足以羽
翼毛傳而鵲鵲之居鵲巢禽鳥之性固歷千古不渝
者也

維鳩方之傳方有之也

循按方之訓有其轉注有二商頌正域彼四方傳云
域有也廣雅發方也發同域以有訓方猶以有訓域

毛詩補疏卷一

圭

一也荀子大略篇云友者所以相有也楊倞注云友
與有同義廣雅云友親也左氏昭二十年傳是不有
寡君也杜預注云有相親有方之訓爲並爲比亦親
有之義二也首章居之就一身言也次章方之就與
國君相偶言也三章盈之就衆媵姪娣言也

于以采蘋于沼于汙傳蘋幡蒿也于於傳云于以猶言
往以也執蘋菜者以豆薦蘋菹

循按傳訓于爲於在訓蘋爲幡蒿之下明所訓是于
沼于汙二于字也然則于以之于何訓故箋申言于
以猶言往以訓在蘋字之上正義云經有三于傳訓

爲於不辨上下傳明示于在蘋下何爲不辨乎
嚶嚶草蟲傳草蟲常羊也

循按庶物之名非以聲音卽以形狀淮南子地形訓
東南爲常羊之維高誘注云常羊不進不退之貌似
眞訓云不若尙羊物之終始漢書禮樂志載郊祀歌
云幡比翅回集貳雙飛常羊又云周流常羊思所并
顏師古皆訓爲逍遙蓋常羊猶言相羊相羊者逍遙
之轉聲也草蟲名常羊猶螢火名熠燿耳

亦既覯止傳覯遇傳云既覯謂己昏也易曰男女覯精
萬物化生

毛詩補疏卷一

圭

循按易傳姤遇也姤一作遯與覯通故傳訓覯爲遇
箋以既見爲同牢而食以既覯爲覯精毛無此義也
蔽芾甘棠傳甘棠杜也

循按徽州戴庶常云傳注莫先於毛詩其爲書又出
爾雅後爾雅杜甘棠梨山檇榆白粉立文少變杜澀
棠甘而名類可互見杜赤棠白者棠以棠見杜杜甘
棠以杜見棠毛詩甘棠杜也誤粉白榆也不誤杜甘
曰棠梨山生曰檇榆白曰粉見其答江慎脩先生論小學書然以杜
爲不甘本陸璣疏耳以是駁毛恐未爲當召南之詩
在爾雅前矣詩曰甘棠爾雅以杜釋之若爾雅杜甘

爲句則詩之甘棠宜何讀與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傳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傳云變異也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循按以角穿屋常也無角而穿屋變也不思物之有變第見穿屋而推之以尋常穿屋之事則似雀有角矣此傳箋之義也正義云不思物有變彊暴之人見屋之穿而推其類謂雀有角經言誰謂無所指實之詞故箋云人皆謂則非指彊暴之人矣

委蛇委蛇傳委蛇行所從迹也傳云委蛇委曲自得之貌

毛詩補疏卷一

五

循按君子偕老傳云委委者行可委曲從迹也箋委曲二字正取毛彼傳以解此傳從迹二字

抱衾與裯傳裯裯被也傳云裯裯帳也

循按裯音通於幃字从周周爲帀義又裯之爲帳猶憫之爲帳箋易傳爲長

一發五豝傳豝牝曰豝 一發五豝傳一歲曰豝傳云

豝生三曰豝

循按爾雅豝生三豝二師一特牝豝鄭司農注大司馬云一歲爲豝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毛氏七月言私其豝傳與司農同齊風還傳云獸三歲曰

肩魏風伐檀傳云三歲曰特皆與爾雅異惟豝不用

二歲之訓而用爾雅箋以豝亦宜依爾雅故易之也說文云豝生六月豚一曰一歲豝尙叢聚也豝牝豝也一曰二歲能相把持也豝三歲豝肩相及者蓋物類之名有定稱有通稱豝麋鹿定稱也豝牡稱豝鹿牡亦稱麋鹿之有力者稱豝麋之有力者亦稱麋通稱也若豝生三爲叢聚之名一歲豝尙幼相叢聚故亦名豝及四歲而豝大矣不叢聚而特行矣故與生一之名同此義之相通者也豝爲把持之義而豝牝同其稱者說文已承戊象人腹已蟲也或曰食象蛇

毛詩補疏卷一

六

象形已能食象其腹必大其字爲腹中有物之形爾雅豝博而頰郭注云中央廣兩頭銳此以形同大腹故得豝稱手之把物猶腹之吞物而大故把取義於已方言箭鏃廣長而薄廉謂之鏃或謂之鈗廣韻鈗方言江東呼鏃箭此亦以鏃形中濶如大腹狀也豝本大腹而牝豝之腹尤大二歲之豝大腹著見故稱豝而牝豝亦稱豝亦義之相通者也豝之爲物一歲卽大不待二歲始能把持矣

姪廷瑞校字

毛詩補疏卷一

毛詩補疏卷二

江都焦循學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云鑒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真偽我心非如是鑒我於衆人之善惡外內心度知之

循按茹卽謂察形鑒可茹我心非鑒故不可茹如可察形則知兄弟之不可據而不致逢彼之怒矣箋迂曲非傳義

燕燕于飛燕燕也

循按爾雅燕燕傳用以解詩則燕燕不與燕

毛詩補疏卷二

周連矣說文燕周燕也从隹少象其冠也一曰蜀王望帝姪其相妻慙亡去化爲燕鳥故蜀人聞子燕鳴皆起云望帝說文以燕周爲句燕以解之注文連上本字古人著書多有此體白氏六帖猶然非以周燕解燕字亦非燕下本有小燕字後人芟去也蓋讀爾雅燕周燕爲句燕爲句孫爰別三名舍人曰燕周名燕句燕又名燕正與說文同呂氏春秋本味篇燕之翠初學記引作燕蓋燕卽燕字此以燕爲燕之證也望帝之說見於揚雄蜀王本紀證類本草引其說說文附見以備燕字一義而以一二字別之非

謂子燕卽燕也華陽國志引蜀志云子燕鳥今云是燕或曰燕周此直以燕周爲子規與說文異郭璞以燕周爲子規自以燕燕爲乙之名毛不言燕周而以燕解燕燕與郭同與孫炎舍人異也

差池其羽差池云與戴嬌將歸顧視其衣服

循按左氏襄二十二年傳云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杜預注云差池不齊一左傳之差池卽此詩之差池下章傳云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頽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卽差池之不齊也蓋莊姜送歸妾一去一畱有似於燕燕之差池上下者箋言

毛詩補疏卷二

顧視衣服其說已迂至解下上其音謂戴嬌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大小則益迂矣正義絕無分別

胡能有定胡胡何定止也胡云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乎

循按正義云公於夫婦尙不得所於衆事亦何能有所定乎傳箋俱無衆事義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爰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爰云不還謂死也傷也病也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

循按傳以不還解爰居爰處句也言居處於彼而不

得還

與子偕老傳偕俱也箋云從軍之士與其伍約言俱老者庶幾俱免於難

循按偕老夫婦之辭前于以求之于林之下爲語其家人之辭此章王肅指室家男女言未必非毛旨也正義云卒章傳云不與我生活言與是軍伍相約之辭則此爲軍伍相約非室家之謂此不足以破肅蓋從軍者不得歸欲其家人來求之而與之偕老於此地卒章言其不來求也

濟盈不濡軌傳由軌以上爲軌

毛詩補疏卷二

三

循按軌在式前故云由軌以上與考工記軌前十尺合也故釋文云依傳意直音犯又云舊龜美反謂車轉頭也又引說文云軌車徹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車徹與轉頭同名軌詳見少儀正義若毛傳則自作軌讀犯如釋文說也若軌與牡韻軌與牡不韻則當舍毛傳由軌以上之訓從轉頭龜美反之軌

招招舟子傳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箋云舟人之子號召當渡者人皆從之而渡我獨否

循按此傳與箋迥異首章傳云由膝以上爲涉此章

涉字與首章同涉則不待舟也招招舟子乃我號召舟子所以人不待舟而涉我則待舟而不涉也下二句傳云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是明以涉爲非禮待舟爲得禮也箋解招招舟子爲舟子號召當渡者而以人涉爲應舟子之招而渡是以涉爲乘舟矣與毛義異

采葑采非無以下體傳葑須也非芴也下體根莖也

循按齊民要術云菰須音相近然則須卽菰耳菰字漢前所無惟作須吳錄言陸遜催人種豆菰齊書武

毛詩補疏卷二

四

陵王畱王儉設食盤中菰菜而已又周彥倫說秋末晚菰梁顧野王收之於玉篇本草別錄分蕪菁與菰爲二爾雅須葑從說文葑須從也須從正爲菰字緩聲齊民要術有種蕪菁法又有種菰及蘆葍法言菰菜似蔓青無毛而大又引廣志云蕪菁有紫花者白花者今驗圃蔬秋冬生者肥大食之甘俗名白菜此葑也至春開黃花根葉俱老不堪食四月後種者小而

如小米此今之來服俗呼爲蘿蔔與葑異物方言以
莖葉似蕪菁附於葑而以紫華別之正以明葑華之
不紫也鄭氏注天官醢人葑菹云葑蔓菁也注公食
大夫禮云葑菹蕪菁菹也急就章云老葑蕪荷冬日
藏顏師古注云葑蔓菁也一曰蕪菁亦曰蕪菁言秋
種蔓菁至冬則老而成就蓄藏之以禦冬也冬月爲
菹正是葑菜今通呼爲青菜猶古人稱葑之遺釋文
謂江南有菹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今之生江南者
俗呼瓢兒菜實卽江北之白菜地土有殊形味稍別
而爲葑爲須則通稱耳非之爲菹猶非之爲勿余嘗

毛詩補疏卷二

五

會而通之蟲之名蜚者一名盧蜚則菜之名非者卽
蘆葩也蘆葩卽蘆葩與蔓菁一類故詩人並而舉之
耳爾雅蘆葩別條一名葵葵从突與忽音近忽菹字
通方言云葵卒也江湘之間凡卒相見謂之葵相見
或曰突廣雅葵突猝也葵之爲突卽猶非之爲葵說
文云去不順忽出也去卽古突字去之爲忽亦卽葵
之爲菹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傳遲遲舒行貌違離也箋云徘徊
也行于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尙舒行其心徘徊然
循按徘徊申明違離之義而所以說之者非也行道

遲遲卽孔子遲遲吾行之義不欲急行也所以然者
以中心有違不欲行也申爲徘徊是矣乃又以行道
爲行於道路之人則非毛義正義以徘徊爲異而以
道路之人云云屬入毛義中兩失之

湜湜其沚傳涇渭相入而清濁異箋云湜湜持正貌
循按說文湜水清見底傳言清濁異以湜湜爲清也
無持正義

昔育恐育鞫傳育長鞫窮也箋云昔育育稚也昔幼稚
之時恐至長老窮匱

循按傳訓育爲長則兩育之訓同耳箋以上育字訓

毛詩補疏卷二

六

稚下育字訓長非毛義正義辨毛鄭訓穉字爲異於
育字則混傳箋爲一

旄邱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傳諸侯
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闊也
日月以逝而不我憂箋云喻此時衛伯不恤其職故其
臣於君事亦疏廢也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女期迎我
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女日數何其多也

循按毛義以誕節對日月其逝日月其逝卽日數之
多也蔓延相及與憂患相及對言若曰葛本宜延蔓
相及今乃疏闊其節諸侯本宜憂患相及今乃疏廢

其日正義謂葛節長闊故得延蔓相連及恐非

匪車不東傳不東言不來東也傳云女非有戎車乎何

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 靡所與同傳無救患恤同也

循按毛義若曰匪是車之不東是不救患恤同也箋

解匪車迂曲毛義不如是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傳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

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

循按爾雅少美長醜之訓列於鳥之雌雄不可別及

二足而羽謂之禽之間蓋泛言鳥之少好長醜者也

倉庚老則無毛其音亦變故呼爲黃栗留栗留猶離

毛詩補疏卷二

七

流也離流猶流離也毛以少好愉樂長醜喻微弱

陸璣以爲梟長而食母非其義也

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傳云懷至也

循按傳不訓懷字義以懷爲思耳有思于衛靡日不

思訓懷爲至轉不達矣

我思肥泉傳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

循按釋名云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本同出時所浸

潤少所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肥通飛謂枝散而

多以肥爲飛也爾雅泉歸異出同流肥歸異即所歸

異出同流即所出同上文汧出不流此言出嫌於蒙

上文之不流故言流以別之健爲舍人不悉此悖解

作水異出流行合同水經注乃以馬溝水注淇水爲

肥泉其水二源一出朝歌城西北一出東南兩水合

爲馬溝水爲所出異所歸同與爾雅毛傳俱相反

政事一埤益我傳埤厚也傳云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

而以益我

循按傳不解一字一卽專一之義言有政事則專厚

益我猶孟子所謂我獨賢勞也鄭義迂曲非毛義

其虛其邪傳虛虛也傳云邪讀爲徐

循按虛虛也釋文云一本作虛邪也此正義亦云傳

毛詩補疏卷二

八

質訓詁疊經文耳非訓虛爲徐可知正義本作虛徐

也傳以徐訓虛箋讀邪爲徐其虛其邪猶云其徐其

徐其徐其徐猶云徐徐徐徐舒舒故箋以爲威儀

虛徐寬仁也爾雅作其虛其徐班固幽通賦承靈訓

其虛徐今其虛徐卽用詩其虛其徐而邪已作徐在

鄭前毛直以徐訓虛謂不特邪字是徐虛字亦是徐

鄭氏則申明之言邪讀爲徐邪同斜說文斜讀茶易

來徐徐子夏作茶茶是也馬融解徐徐爲安行貌卽

此箋所謂寬仁也淮南子原道訓注云原泉始出虛

徐流不止以漸盈滿此虛徐正以徐徐言也大元辰

初一虛既邪心有傾測曰虛邪心傾懷不正也王弼解徐徐爲疑懼曹大家解幽通賦爲狐疑皆本此在威儀容止則爲寬舒在心則爲遲疑虛徐之爲狐疑卽徐徐之爲疑懼徐徐之爲安行卽其虛其徐之爲寬仁於此知虛邪卽徐徐而毛以徐訓虛實爲微妙若以虛訓虛成何達詁易傳蒙者蒙也剝者剝也上一字乃卦名謂卦之名蒙名剝卽取蒙剝之義未可援以爲訓詁之常例若謂上虛是邱虛下虛是空虛以空虛之虛解邱虛之虛顧以虛訓虛曷以分其爲邱虛爲空虛毛傳宜依正義作虛徐也釋文本作虛

毛詩補疏卷二

九

虛乃譌也

不可讀也傳讀抽也傳云抽猶出也

循按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讀止爲道讀之讀更訓爲

抽翻成難曉按說文解字曰籀讀也今說文作籀書也從竹

籀聲籀卽古抽字是以籀或作籀蓋毛公以籀解讀

傳寫字省故止爲抽此當言讀籀也不得爲抽引之

義以上顏氏說是矣乃籀之義卽同於抽說文讀誦

書也讀之爲誦初學記引廣雅猶讀之爲誦風俗通云讀通

也所以通中國垢濁說文涌滕也廣雅涌出也讀之

爲誦亦猶溝瀆之爲通通亦涌也讀誦誦三字取於

引申通達故其義爲抽始云不可道次云不可詳終云不可讀道而詳詳而讀若讀仍是道非其序矣讀謂發明而演出之故箋以出申毛耳

蒙彼絢絢是繼袪也傳蒙覆也絢之靡者爲絢是當暑

袪延之服也傳云展衣宜白展衣夏則裏衣絢絢

循按左思蜀都賦累縠疊迹叛衍相傾注引莊子曰

何貴何賤是謂叛衍李善引司馬彪莊子注云叛衍

猶漫衍也毛言當暑袪延之服袪延卽叛衍釋文袪

符袁反則袪延二字疊韻又讀延爲以戰反則與袪

讀去聲爲疊韻袪延之服蓋謂服之寬闊者正義以

毛詩補疏卷二

十

爲袪延是熱氣繼袪是泄去蒸熱之氣非毛義尤非

詩義說文袪無色也箋云展衣宜白夏則裏衣絢絢

展衣白似與無色相合繼之義爲繫繫者連續之謂

展衣裳於外其色白絢絢在裏其色亦白是相連續

以無色也毛鄭皆未訓繼字蓋以繼爲繫不必訓而

毛以兩寬衍之服相繫耳正義之說謬且俗矣

爰采唐矣傳唐蒙菜名

循按傳以蒙訓唐而申之曰菜名於小雅女蘿訓以

兔絲而申之曰松蘿松蘿非菜是毛不以唐蒙與女

蘿兔絲爲一物矣爾雅唐蒙女蘿女蘿兔絲宜是行

女蘿二字

定之方中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傳云定星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

循按營室昏正惟十月小雪時此時與東壁正方於中故云方中蓋營室二星東壁二星合爲四星未至十月小雪時四星橫斜未得正方惟小雪時昏中四星乃正方如口故名姬訾之口毛所云昏正四方者如是故鄭申明之以爲小雪時與東壁連也

椅桐梓漆傳椅梓屬

循按爾雅說文皆以梓訓椅而此傳言梓屬以經文

毛詩補疏卷二

十一

椅梓並舉也蓋椅爲梓之一種梓爲大名可以包椅故爾雅云椅梓如釋魚訓鱸爲鯉而周頌潛鱸鯉並言說文訓柘爲桑而月令並言桑柘是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傳虛漕虛也楚邱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邱也

循按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成武有楚邱亭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於此子成公徙濮陽又東郡濮陽衛成公自楚邱徙此故帝邱顓頊墟後漢郡國志成武屬沛陰郡注補云左傳隱七年戎執凡伯於楚邱正義所引杜預注卽此隱七年注也晉地理志沛陽成武

有楚邱亭晉改沛陰爲沛陽杜預時尚未改故仍曰沛陰杜於隱七年之楚邱及僖二年之城楚邱並云衛邑則固以齊之所城戎之所伐爲一地與班固同康成東漢人時成武屬沛陰不屬東郡而疑在東郡界中者見正義引鄭志蓋不以成武之楚邱爲衛之楚邱也水經注荷水分沛於定陶東北北逕己氏縣故城西又北逕景山東衛詩所謂景山與京者也又北逕楚邱城西郡國志曰成武縣有楚邱亭杜預云楚邱在成武縣東南衛懿公爲狄所滅衛文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城楚邱以遷之卽詩所謂升彼墟矣

毛詩補疏卷二

十二

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此同於班志惟鄭氏疑在東郡界中未言何縣亦未明載經注中蓋未定也水經注言濮水枝津上承濮渠東逕鉅邱縣南京相璠曰今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沮邱城六國時沮楚同音以爲楚邱非也然則京相璠始以濮陽有楚邱亦未指卽文公所徙之楚邱酈氏於古事舊蹟往往兩載獨此直斥其非則真非矣至唐人作括地志乃以爲在滑州衛南縣通典及元和郡縣志皆於滑州言衛文公自漕邑遷於楚邱卽衛南縣太平寰宇記於澶州衛南縣言楚邱城在縣西北四里詩曰定

之方中作于楚宮引城家記云齊桓公築楚邱之城
卽此此本括地志之說然於河南道宋州楚邱縣則
又云古之戎州卽己氏之城邑景山在縣北三十八
里高四丈空岡在縣北三十里高一丈蓋詩云景山
與京也又棠水在縣北四十五里從單州成武縣入
界南行五里合泡溝詩云望楚與堂也又古楚邱城
在縣北三十里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左傳隱七
年戎伐凡伯于楚邱杜預注在沛陰成武縣西南是
兼兩地而言之至歐陽忞輿地廣記辨成武之楚邱
云漕楚邱二邑相近今拱州楚邱非衛之所遷縣有

毛詩補疏卷十

古

景山景岡乃近人附會名之於是近世學者遂以楚
邱在開州滑縣西成武之楚邱在今曹縣爲宋地而
戎之所伐與齊之所城竟分兩地班志杜注均不足
憑矣余因論之閔公二年立戴公廬於漕齊桓公使
公子無虧戍曹僖公元年諸侯城楚邱封衛於是去
曹而遷楚邱矣十二年爲狄難諸侯城衛楚邱之郭
十八年二十一年狄皆侵衛三十一年冬狄圍衛衛
遷于帝邱是必帝邱可以避狄故去楚邱而遷此若
楚邱在滑縣則與帝邱接壤相去不足百里狄可圍
楚邱於滑獨不可圍帝邱乎必不然矣惟楚邱在成

武爲衛之東南與宋魯接壤狄人出沒於此凡侵魯
侵宋侵衛皆在於此帝邱西憑大河北擁清濟地近
於漕實遠於楚邱自遷之後狄乃移患於魯宋雖文
公十三年乘衛侯在會亦爲患於邊不足爲衛難矣
故未遷則苦之旣遷且乘狄亂侵以報之蓋狄雖無
定而出沒之地亦有常處河濟之間非其所及矣然
則襄公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邱又何地乎曰卽此
楚邱也杜預注戎伐召伯之楚邱爲衛地爲沛陰成
武而此享晉侯之楚邱不注所以明其爲一地是時
晉悼公與魯衛宋諸君會于相遂滅偃陽桓與偃陽

毛詩補疏卷十

古

俱在漢彭城國在今邳州之北自此歸國道經楚邱
蓋由衛渡河晉文公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
南河濟平時有事於徐兗之間其必由衛明矣時以
偃陽與宋公故宋享之而道實不由宋故享於衛之
楚邱不致晉侯於宋而享之者尊晉也楚邱衛之舊
都城郭宮室必完美享之於此有行禮之地也若享
之而迂道至宋都非所以待盟主況衛君同會假其
地以酬與地之惠何不可乎自有鄭氏之疑遂啟後
人不信班志之漸吾不謂然也又按元和郡縣志言
隋開皇十六年置楚邱縣屬滑州後以曹州有楚邱

改名衛南學者信之乃考隋書地理志東郡衛南開皇十六年置大業初廢西濮陽入焉又有後魏平昌長樂二縣後齊並廢絕無置楚邱之說

載馳載驅傳載辭也傳云載之言則也

循按夏小正傳云則者盡其辭也則正是辭故箋以申傳正義云鄭惟載之言則爲異然則毛所謂辭者何辭也

言采其蕓傳蕓貝母也

循按淮南子汜論訓蠶蚕高誘注云蚕讀詩曰言采其蒹之蒹管子地員其山之旁有彼黃蠓此蠓卽蒹

也

我行其野芄芃其麥傳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

傳云麥芃芃者言未收刈民將困也

循按毛言願行其野觀其麥取義於行野不取義於麥也鄭言民困麥未收刈取義於麥在野不取義於行也

考槃在澗傳考成槃樂也傳云有窮處成樂在於此澗者

循按國語成德之終也鄭康成注篇韶九成云成猶終也成字與下獨字相貫謂終樂於澗阿而不出也

刺莊公之意全在考獨二字詠之自見言此終樂於澗阿者碩人之寬大也碩人之進於德也說文諛詐也欺詐爲諛之本義毛不訓釋者用本義也當時衛國在朝之臣相率而爲欺詐惟此碩人不肯與同羣所以至於以獨寐寤言自矢也詩言此碩人所以以獨寐寤言自矢者由於弗諛詐也弗諛詐所以無所過無所告也箋言窮處成樂已於詩意不達至以寬爲虛乏弗諛爲不忘君惡適爲飢軸爲病全非詩意而正意乃云毛傳所說不明妄矣

齒如瓠犀傳瓠犀瓠瓣

毛詩補疏卷二

去

循按爾雅作瓠棲說文棲西爲一字棲通妻妻者齊也簡閱取乎齊故六月棲棲爲簡閱貌下文戎車旣飭飭卽齊義也葉生齊則盛故梧桐之盛謂之萋萋因而心之齊一亦謂之萋有萋有苴箋云盡心力於其事是也瓠中之子排列甚齊故有棲稱詩因以比齒之齊也犀棲古通用如棲遲甘泉賦作遲遲是也鱣鮪發發傳鱣鯉也鮪鮪也

循按爾雅主於訓詁其不待訓者則不以列於篇有因釋其牝牡飛躍之名而舉之者如鵲雁麋鹿之類否則不孤列孤列非訓體也或引荀子單兼之義以

爲郭璞分鱣鯉各爲一物之證是在荀子正名篇其說云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楊倞注云單物之單名也兼復名也喻曉也謂若止喻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色則謂之白馬黃馬之比楊氏此注甚明蓋荀子單兼之說以命名而言若訓釋則未有單舉本文不著一辭之理說文鱣鯉二字互訓尚書大傳江鱣大龜鄭氏注云鱣或作鱣鯉也水經注河水篇又南得鯉魚澗爾雅曰鱣鮪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爲龍矣不則點頰而還是鱣鮪也皆以鱣鮪是鯉惟周頌鱣鮪並舉鄭箋以大鯉解之崔豹

毛詩補疏卷三

七

古今注云鯉之大者爲鱣又云兗州人呼赤鯉爲赤驥青鯉爲青馬黑鯉爲元駒白鯉爲白驥黃鯉爲黃驥鯉類非一鱣爲鯉之一種故以鯉名鱣耳郭璞謂毛傳爲強合正義未能辨也

及爾偕老云及與也我欲與汝俱至於老
循按前以爾車來箋云女女復關也以女解爾字以復關指女則女者謂男子也我者婦人自我也我欲與女俱至於老婦人自言欲與男子偕老也正義以爲婦人述男子謂己之辭是女爲男子稱婦人我爲男子自我矣下信誓旦旦箋云我爲童女時女與我

言笑和柔我其以信相誓旦旦耳女我所屬分別甚明而正義亦反之經文遂迂曲不達

檜楫松舟檜檜柏葉松身

循按禹貢作栝栝檜一聲之轉君子于役傳云栝會也小雅間關傳云栝會也方言秦晉之間曰檜或曰姑鄭氏女祝注云檜刮去也釋名釋兵矢末曰栝栝會也與弦會也士喪禮以組束髮爲髻又云栝髮以麻蓋會栝皆合義所以收弁爲會弁所以收囊爲栝囊因而合二家之市則爲檜檜之爲木合松柏二木而得此名故謂之檜而通於栝也檜爲松葉柏身亦取叢聚之義叢聚猶之會合也

毛詩補疏卷三

七

芄蘭之支芄芄蘭草也云芄蘭柔弱恒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

循按息夫躬絕命辭云涕泣流兮芄蘭張晏云芄蘭草也蔓延於地有所憑依則起臣瓚云芄蘭泣涕闌干也此芄蘭指淚而張晏直引毛鄭解之蓋芄蘭者從橫四出之態故淚之出草之蔓皆有此名芄蘭猶云汎濶也見陸士衡弔魏武帝文太元經陽氣親天萬物芄蘭此正蔓衍之稱矣余嘗求之田野間有所謂麻雀植者蔓生葉長二寸橢圓上銳藤柔衍斷之白汁出實

毛詩補疏卷三

江都焦循學

行邁靡靡○邁行也○云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

循按行字之訓或訓往釋名所謂兩足進曰行也或訓道路左傳斬行栗行栗即道上之栗也傳訓邁爲行即是訓行爲邁既言行又言邁猶古詩言行行重行行耳箋以行字訓道蓋以邁既爲行則行宜訓道又恐人誤認而申言道行猶行道與毛義異也不流束蒲○蒲草也○云蒲蒲柳

循按正義云以首章言薪下言蒲楚則蒲楚是薪之

毛詩補疏卷三

十一

木名不宜爲草故易傳以蒲爲柳然周南喬木之詩既以薪言楚又以薪言萋萋之爲草同於蒲蒲草何碍於薪之有釋文引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爲長二蒲之音未詳其異陸氏已疑之矣箋之易傳非爲此也箋解揚之水不流束薪云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若蒲草何不可移動惟牡荊楊柳之木析之爲束粗而且重乃非激揚之水所流毛以不流爲反辭箋既易傳爲實辭故易蒲草爲蒲柳耳

中谷有蓷○蓷其乾矣○蓷其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

循按正義云蓷草宜生高陸之地今乃生於谷中爲谷水浸之故乾燥而將死竊疑水浸何轉乾燥將死正義又云由菸死而至於乾燥以蓷爲菸也其三章曠其濕矣箋云離之傷於水始則濕中而脩久而乾其說亦不明余自壬戌家居棲遲湖水之間每歲水溢凡花草蔬稻之類水溢滅頂者即爛盡惟高出於水枝葉浮於水外華而秀秀而實隨水而長不遽爛死俟水退去或踣或立值秋陽暴之則立時枯委自驗十數年乃知凡草殺傷於水者不菸於濕而菸於乾因歎詩人詠物之工然則三章乃倒說始而溼繼而脩繼而乾非始之溼則不菸非繼之脩則不俟乾而早菸非終之乾則始雖傷於溼尙不至菸脩即長也不必解爲且乾矣

毛詩補疏卷三

十二

尙無爲○尙無成人爲也○云言我幼稚之時庶幾於無所爲謂軍役之事也

循按爲之訓通於用

見郊特牲注

爲之文通於僞

見秦風采芣正

義下尙無造傳云造爲也尙無庸傳云庸用也爲造庸三字義通蓋謂其時風俗人心尙無詐僞自用之事成人爲者荀子云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楊倞注云僞爲也矯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

之偽毛公承荀子之學當卽本其說以爲之說成人爲者言人所作爲而成之者也鄭以爲軍役之事爲之訓亦通於役見表記注故以軍役解爲字然與毛義殊矣正義不明其說以傳言尙無成人爲也解作庶幾無此成人之所爲且謂軍役之事申述傳意是以成人爲成人有德之成人失毛旨箋解爲爲役則庸不可訓用故改訓爲勞勞之義通於役用之義通於僞毛鄭固不同矣

終遠兄弟四兄弟之道已相遠矣四云今已遠棄親族矣

毛詩補疏卷三

三

循按終之爲言盡也傳箋已字乃解終字終遠兄弟者已遠兄弟也正義云王終是遠於兄弟義轉晦

毳衣如**蒺藜**蒺藜也蘆之初生者也四云蒺藜也

循按蒺藜之訓見於釋草不當重見於釋言蓋鄭引釋草而後人復撫取傳箋之訓以附入爾雅不然何釋言兩訓毛鄭乃各當其一邪

邱中有麻彼畱子嗟四邱中境塉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四云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所在則治理所以爲賢

循按正義區分毛鄭之異謂傳義在未放逐之前箋

義在旣放逐之後細審之未見其然治職有功乃箋之說正義引入毛義毛固無此義也

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四云仲初請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君若不與臣請除之

循按左傳此爲公子呂之言鄭引之誤耳正義爲之辭云仲當亦有此言故引之以爲祭仲諫迂矣

將叔無狃四狃習也四云狃復也

循按正義云鄭惟以狃爲復餘同謂此不同於毛也又云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伏前事復爲也復亦貫習之意故傳以狃爲習然則狃習復三字義實相

毛詩補疏卷三

四

成而前乃以爲異何邪

公子素

循按公之子稱公子鄭文公之子詳見宣公三年左傳子華子臧皆不賢得罪死公子蘭卽穆公公子俞彌早卒公子瑕爲洩駕所惡奔楚死於周氏之汪公子士僖二十年帥師入滑後攝父事朝楚楚人酖之死於葉以諸公子考之士與素聲相轉公子素蓋公子士也觀其入滑朝楚非碌碌者故能賦詩刺高克楚人酖之當亦忌其才虞其得立也素與華瑕正同類士爲素之變或本素字殘缺僅存上字頭而譌作

士可用以互證

明星有爛言小星已不見也云明星尚爛爛然早於別色時

循按但見明星之爛則小星已不見兩說相成箋言別色假此二字言天未明耳正義本玉藻之文而以早朝說之箋未必有此義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言宜有也宜言飲酒云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

循按肴與穀同賓之初筵傳云穀豆實也說文肴啖也宜字無肴義上言弋鳧與雁此云弋即上弋也此

毛詩補疏卷三

五

言與子宜之即下宜言飲酒之宜也傳謂既弋既加則宜用爲豆實以飲酒相樂非以肴訓宜也箋申毛義而云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宜乎二字正承上宜字知傳云宜有正宜此飲酒之肴也後人不知毛義誤以爲以肴訓宜而麋人爾雅與粢餐淪變夷悅等並列竟以肴字爲宜字之訓矣李巡云宜飲酒之肴則不以肴字爲宜之訓並言飲酒而括其辭知毛氏之義矣

不見子都子都世之美好者也云人之好美色不往覲子都 不見子充子充良人也

循按孟子云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毛言世之美好者與孟子同趙岐注孟子云子都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蓋孟子深於詩其稱子都正本於詩而與易牙師曠並舉則子都實有其人矣毛又以子充爲良人當亦有其人今不可考耳

山有橋松隔有游龍松木也龍紅草也云游龍猶放縱也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

循按橋松之義傳箋無明文正義則分別之言毛以爲山上有喬高之松木鄭以爲山上有枯槁之松木所以爲喬爲槁之別則又不詳釋文云橋本亦作喬

毛詩補疏卷三

六

毛作橋王云高也鄭作槁枯槁也今爲推之以首章傳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知橋之爲喬也箋言喻忽無恩澤無澤是枯槁也呂氏春秋介立篇引介子推所賦詩云四蛇從之得其雨露一蛇羞之槁死于中野槁死對上雨露則槁死正是槁死然則槁自通有槁義不煩改字也傳以紅解龍申之云草也箋連云紅草毛不爾

俟我乎巷兮巷門外也

循按說文云巷里中道从𠂔从共皆在邑中所共也五鄰二十五家爲里衆戶集聚則兩畔皆屋門東西

相向北其間通行之路爲巷道在里中卽在兩畔

居民之門外故傳以門外爲巷也

子寧不嗣音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音嗣云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已

循按以嗣音爲習音不免拘蹙非詩人之旨箋故易之也正義言易傳之故而舉下文子寧不來爲說以爲下言不來不言來有所學則此言不嗣音不宜爲習樂殊失箋義邱中有麻首言將其來施施次言將其來食食與施施豈須一例邪至子寧不來傳云不來者言不一來也箋固無異辭正義則分之云毛意以爲責其不一來習業鄭當謂不來見已益爲拘俗矣

方秉蘭兮音蘭蘭也

循按漢書地理志引詩云方秉菅兮顏師古注云菅蘭也一切經音義引聲類云蕞蘭也又引說文云蕞香草也出吳林山今說文本山海經中山經吳林之山其中多蕞草郭璞注云蕞亦菅字蕞蘭字同菅其假借也太平御覽引韓詩傳云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秉蘭兮秉執也當此盛流之時衆士與衆女方執蘭而拂除又後漢書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

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采蘭草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俱往也韓詩直以秉蘭爲秉蘭與毛不異釋文引韓詩云蓮也此常爲陳風有蒲與蘭之注陸德明誤載於此

伊其相謔音謔云因相與戲謔行夫婦事

循按謔豈必是行夫婦之事鄭之解經每爲此汙褻之語毛無是也

贈之以勺藥音勺藥勺藥香草音勺藥云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

循按釋文引韓詩云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收草也古

毛詩補疏卷三

八

今注載董仲舒答牛亨問云勺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箋言其別則送以勺藥蓋古之相傳然也廣雅孳夷勺藥也孳夷卽離之緩聲上林賦云宜笑的藥索隱引郭璞云鮮明貌也又明月珠子均瑩江靡索隱引應劭云其光輝照於江邊也張衡思元賦云離朱唇而微笑兮顏的藥以遺光注云明貌左思蜀都賦云暉麗灼爍劉淵林注云艷色也魏都賦云丹瀉凌波而的藥注云光明也勺藥之華鮮艷外著其稱勺藥猶灼爍也勺藥又爲調和之名上林賦云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文穎云勺藥五味之和也韋昭

云勺藥和齊鹹酸美味也

見七枚乘七發云勺藥之

醬張衡南都賦云歸雁鳴鵝香稻鱸魚以爲勺藥呂

氏春秋本生紀高誘注云鄭國淫辟男女私會於漆

洧之上有綯盼之樂勺藥之和是則以詩人贈勺取

義於和鄭氏以勺與約同聲假借爲結約故云結恩

情正義云贈送之勺藥之草結其恩情以爲信約此

最得箋義而說之未明古人棗取於早栗取於慄多

假聲音以取義取勺藥爲結約與取勺藥爲調和其

假借一也

無庶子子憎

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

毛詩補疏卷三

九

事無庶子子憎無見惡於夫人

云庶衆也無使衆臣

以我故憎惡於子

循按卿大夫以下十大字自解會且歸矣句無見惡

於夫人解無庶子子憎推經義是無多子子以憎故

定本作與子憎子與同也箋以庶指衆臣子訓爲我

未必卽毛義

子之昌兮

昌盛也云昌佼好貌

循按昌訓盛其常也史記引皋陶謨作禹拜美言以

美代昌是昌有美義佼好卽美之謂也

必告父母

必告父母廟云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

於死者此之謂告

循按經言父母傳言廟者以惠公仲子俱歿桓娶文

姜無父母可告故以爲告廟耳箋言生死則廣其所

未言也

要之祿之

循按要爲身中之名加衣作褹則爲裳要褹可省爲

要以褹訓要明其非要約之要爲裳要之褹也說文

無褹字學者謂宜作要也且引虛虛也爲證虛徐

也之爲虛虛也尙有兩本之疑此要褹也別無要

也之文徒以說文無褹則說文亦無蘭亦將改蘭

毛詩補疏卷三

十

也爲蘭蘭也乎正義明云字宜從衣故云要褹也毛

公時自有褹字褹可訓要要訓要無所爲訓矣易傳

蒙者蒙也比者比也剝者剝也上爲卦名以字義釋

卦名非他訓詁可例如以要訓要以虛訓虛吾不知

上字何指下字又何指顧上一字卽指經文之虛字

要字又以虛字要字解之人何知之不如不解矣如

云上一字爲邱虛爲身要下一字爲空虛爲裳要則

經之本文固不爲邱虛爲身要今強坐之而爲此模

糊鴿突之解恐古無是體也說文已已也上爲已午

之已下爲已止之已亦未可證

桑者閑閑兮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桑者泄泄兮泄泄多人之貌

循按閑閑當以皇矣篇閑閑參之泄泄當以板篇泄泄參之臨衝閑閑傳訓動搖此言往來之貌亦動搖意也泄泄猶沓沓也沓沓背憎傳云噂猶噂沓猶沓沓釋文噂說文作傳聚也沓說文云語多沓沓也語多人多正相近邶風泄泄其羽傳云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此泄泄海賦作洩洩爲飛翔之貌左傳其樂也洩洩和樂亦合義則雉飛之泄泄正取於沓沓沓者合也廣雅作𪔐𪔐

毛詩補疏卷三

主

胡瞻爾庭有縣鵲兮鵲鳥也

循按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作小鳥也鵲之爲鳥人所共知此獨訓小鳥明其爲鵲鵲之鵲莊子徐無鬼云未嘗好田而鵲生于矣本是詩以爲說也

從子于鵲鵲曲沃邑也

循按成十三年左傳焚我箕郛郛蓋卽鵲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椒聊椒也云椒之性芳香而少實今一椽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

循按一椽二字訓聊字也經言椒聊是言椒之椽故依其文解之爲一椽之實正義未得此旨蓋以聊爲

語助故也爾雅釋木枏者聊枏卽謂枏本草經云蔓椒一名家椒與蜀椒別陶隱居云俗呼爲樛樛卽枏字傳言椒聊椒也固不以聊爲語助

遠條且言聲之遠聞也

循按詩以椒氣之遠長比桓叔聲譽之遠聞而聲譽之遠聞則由德之廣博毛傳簡妙箋於前章明之云椒之氣日益遠長似桓叔之德彌廣博又解碩大無朋云大謂德美廣博也是聲之遠由於德之廣德而有朋則私而不厚惟無朋故篤厚惟篤厚則所及者遠故傳於次章末明椒聊遠條之所喻也樂記感條

毛詩補疏卷三

主

暢之氣暢之義爲長故條有長義考文作脩非是

其葉湑湑湑湑枝葉不相比也其葉菁菁菁菁盛也云菁菁稀少之貌

循按毛讀湑湑爲疏疏故爲不相比湑之爲疏猶巾車注讀疏爲摺也鄭讀菁菁爲精精故爲稀少廣雅訓精爲小季善注文選風賦云精與菁古字通小雅零露湑湑傳云湑湑然蕭上露貌此亦謂疏疏也湑湑則蕃泥泥則濡濡濃濃則厚由疏少而蕃言露珠也旣湑於蕭不見珠粒見濡濡矣濡濡之始尙薄旣而則厚知首章以疏言也

胡不飲焉傳飲助也正義云何不相推飲而助之

循按次且一聲之轉飲之爲助猶趙之與趙正義謂

非訓次爲助以飲爲古次字欲使相推以次第助之

此據箋推飲而助之說以解傳也然傳明以助訓飲

箋以推飲並言儒行注云推舉也舉猶與也周禮師

書舉爲與易物與无妄虞仲翔注與猶舉也與猶助也見戰國策呂氏注故

明飲正是以助明飲耳

羔裘豹祛傳祛袂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正義云羔

裘豹祛在位卿大夫之服也

循按此傳箋異義也毛以裘與祛本末不同比在位

毛詩補疏卷三

與民異心鄭以羔裘豹祛實指卿大夫之服而言

豈無他人維子之故正義云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

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

豈無他人維子之好正義云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

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

循按采邑者世祿之家民爲采邑之民則非一世所

以有故舊之念此時卿大夫困苦其民是大夫之於

民已不念故而民則念故也是大夫之於民已不念

好而民則念好也大夫愈困苦其民民愈念故念好

故曰民之厚如此此箋之義也正義云箋以民與大

夫尊卑縣隔不應得有故舊恩好是此卿大夫采邑

之民以卿大夫世食采邑在位者幼少未仕之時與

此民相親相愛故稱好也求之於箋絕非此義

今者不樂逝者其耄耄耄老也八十曰耄正義云今者不

於此君之朝自樂謂仕焉而去仕他國其徒自使老

循按秦仲有車馬禮樂之盛秦人極言其樂耳逝謂

年歲之逝言時易去而老也以樂爲仕以逝爲去國

此鄭之說也非毛義也

公之媚子從公子狩傳能以道媚於上下者冬獵曰狩

正義云媚於上下者謂使君臣和合也此人從公往狩言

毛詩補疏卷三

襄公親賢

循按以道媚於上下之人則必不從君於非禮今日

之狩而媚子從之蓋以天子所命王國之典禮非等

常田獵之比也傳訓冬獵曰狩明此狩之爲典禮耳

箋言襄公親賢非毛義

駕我騏驎傳騏驎文也

循按釋文騏音其馬騏文也正義云色之青黑者名

爲騏驎名爲騏知其色作騏文然則毛傳本作騏驎

文也陸本作騏文與正義本不同今正義本作騏文

則陸本也乃曹風尸鳩其弁伊騏傳云騏驎文也釋

文騏音其綦文也則陸本彼處正作綦文與此正義同而尸鳩正義云馬之青黑色者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則彼正義轉作騏文余爲論之尸鳩作騏騏文也小戎作騏綦文也正義本不誤陸於尸鳩作綦文小戎作騏文當互誤耳何也小戎之騏馬也馬名騏正不知騏爲何解而漫訓以騏文騏爲何騏文將焉附惟綦爲青黑色之名鄭風縞衣綦巾傳已訓云蒼艾色則此云綦文知其爲蒼艾色之文矣綦而曰文者蒼艾則兩色相合相雜爲文說文云騏馬青騏文如博棋也棋黑白各半其布於

毛詩補疏卷三

五

局則二色相錯是馬之色蓋青與黑圓迹相雜故曰青騏文如博棋馬青黑色名騏青黑而文若鱗者名騏鱗鬣者又名騏騏之異在文如博棋故曰綦文綦文卽棋文也尸鳩之騏弁也弁之文如騏馬之文故名騏弁而傳以騏馬之文明之以綦文見馬之色以騏文見弁之色以騏文明騏弁之文可也以騏文明騏馬之文不可也知小戎傳必作綦文正義是而釋文非也

騏驪是騏驪黃馬黑喙曰騏

循按爾雅云白馬黑唇騏驪騏驪冒上白馬爲名

孫炎本騏作騏言與牛同稱見爾雅釋文騏本黃牛黑唇之名爾雅白馬疑古作黃馬故毛傳云黃馬也騏爲黃馬黑唇之名故小雅傳準此謂騏爲黃牛黑唇說文騏黃馬黑喙亦作黃不作白郭璞言淺黃色蓋調停於黃白之間恐非古義

兼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循按兼葭考槃皆遯世高隱之辭而序則云考槃刺莊公兼葭刺襄公此說者所以疑序也嘗觀序之言刺如氓靜女刺時簡兮刺不用賢芄蘭刺惠公鮑有苦葉雄雉刺衛宣公君子于役刺平王叔于田大叔

毛詩補疏卷三

六

于田刺莊公羔裘刺朝還刺荒著刺時不親迎葛屨刺褊汾沮洳刺儉十畝之間刺時伐檀刺貪蟋蟀刺晉僖公山有樞椒聊刺晉昭公有杜之杜刺晉武公葛生采苓刺晉獻公宛邱刺陳幽公蟋蟀刺奢尸鳩刺不壹祈父白駒黃鳥刺宣王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魚藻采芣苢苗隰桑瓠葉刺幽王抑衛武公刺厲王求之詩文不見刺意惟其爲刺詩而詩中不見有刺意此三百篇所以溫柔敦厚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也後世之刺人一本於私雖君父不難於指斥以自鳴其直學詩三百於序既知其爲刺某某

之詩矣而諷味其詩文則婉曲而不直言寄托而多
隱語故其言足以感人而不以自禍卽如節南山雨
無正小弁等作亦惻怛纏綿不傷於直所以爲千古
事父事君之法也若使所刺在此詩中卽明白言之
不待讀序卽知其爲刺某人之作則何以爲主文諷
諫而不許溫柔敦厚而不愚二語李行脩說人之多辟無自
立辟洩治所以見非於聖人也宋明之人不知詩教
士大夫以理自持以倖直抵觸其君相習成風性情
全失而疑小序者遂相率而起余謂小序之有裨于
詩至切至要特詳論於此

毛詩補疏卷三

七

有條有梅條栢梅枏也

循按爾雅釋木云柚條說文亦云柚條也似橙而酢
夏書曰厥包橘柚毛傳作栢以詩考之詩爲秦風宜
詠其土地所出柚貢於揚州渡淮而北卽化爲枳見列子湯
問篇作栢爲是又以說文考之古由柚二字相通鄭
風左旋右抽說文手部引之作左旋右招然則从由
从由本可相通廣雅迪蹈也蹈足从由迪是也从由二
字爲訓亦一證矣說文無栢而有柚柚卽栢也別有
櫟字列子湯問篇言柚之狀而字正作櫟然則橘柚
之柚宜作櫟而條柚之柚卽栢字條栢猶條柚也說

文以昆侖河隅之長木訓櫟以似橙味酢繫柚字下
又引禹貢橘柚爲不可通於栢或曰栢柚旣相通則
曷不以毛傳之栢爲橘柚之柚如埤雅人君道化之
說埤雅云柚渡淮而爲枳梅變而成杏今終南之所
此以譬則人然條爲橘柚是必梅爲英梅今傳訓梅
爲枏則毛義自以栢釋條不作橘柚解也詩言梅者
四召南小雅皆無傳此與陳風皆訓枏召南其實七
其實三小雅與栗並稱嘉卉則豆實乾藻之梅說文
某酸果也是也說文梅枏二字互訓史記司馬相如
傳注云枏葉似桑顏師古注漢書云枏今所謂楠木

毛詩補疏卷三

七

是也陸璣疏於標有梅言杏類暴乾爲腊置羹臠醢
中於有條有梅言皮葉似豫章荊州人曰梅分別甚
明郭璞注梅枏云似杏實酢此直以薦豆和羹之實
爲枏木實矣南山經序勺之山其上多梓枏郭璞注
云枏大木葉似桑今作楠爾雅以爲梅此是也注爾
雅誤耳說文以似橙而酢屬諸柚條與郭璞以似杏
實酢屬諸梅枏其誤同矣

有紀有堂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云畢也堂也
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
然

循按釋文云紀亦作祀正義云集注本作祀定本作
紀紀乃祀之假借字也毛公於陟祀訓山有草木於
此訓基余爲論之前有條有梅以草木言此有紀有
堂以平地言終南雖高峻其平處亦有祀有堂祀堂
無草木者也以此證彼無草木爲祀有草木爲帖毛
傳當與爾雅說文同爾雅釋邱畢堂牆謂畢爲堂之
牆堂爲畢中間之道中間道平如堂兩畔崖高如牆
毛云畢道平如堂據其平處解經之堂也箋因傳言
畢故用爾雅解畢爲兩邊之如牆云道平如堂云邊
如堂之牆互相發明兩無不足堂本平定本作平如

毛詩補疏卷三

九

堂正義云畢道如堂有平字與否一也經云有祀有
堂正以平處無草木言之矣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從死自殺
以從死

臨其穴惴惴其慄惴惴懼也云秦人哀傷此奄息
之死臨視其墳皆爲之悼慄

循按三良之死以爲自殺者應劭注漢書云秦穆公
與羣臣飲酒酣言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
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箋謂三良自殺從死
故以惴惴爲秦人臨視其墳者爲之悼慄然序稱穆

公以人從死則殺三良者乃穆公左傳亦言以子車
氏之三子爲殉與序合毛訓惴惴爲懼自謂三良若
秦人臨三良之墳止宜哀不必懼誠是三人許諾自
殺且已死而臨其墳何欲百身以贖之左傳言秦收
其良以死君子知秦之不復東征秦蒙殺對使臣云
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故立號曰繆三子非自殺
審矣王仲宣曹子建均有詩曹以臨穴爲登三良墓
之人王則以臨穴呼天爲三子之妻子兄弟皆從箋
而推之耳

於我乎夏屋渠渠夏大也云屋具也

毛詩補疏卷三

十

循按傳不解屋謂屋宇也夏屋謂寢廟古燕食之禮
行於寢廟言夏屋舉燕食之地也正義謂言飲食之
事不得言屋宅不知徒言飲食轉無以見其爲燕食
也

宛邱之上今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

循按爾雅宛中宛邱邱背有邱爲負邱又云邱上有
邱爲宛邱邱上有邱卽邱背有邱宛邱旣曰宛中矣
不應又混於負邱邱上有邱爲宛邱七字當是羨文
釋名中央下曰宛邱有邱宛宛如偃器也涇上有一
泉水亦是也此發明宛中之訓若絕無邱上有邱之

說者郭璞以邱上有邱之義文解宛中爲中央高峻非其義矣爾雅釋山又云宛中隆注以爲山中央高亦非也說文宛屈草自覆也宛有屈義蓋邱雖高而中有屈曲望之如龍蛇蜿蜒曲凡邱山中央高者邱卽名邱山卽名山無別名也惟中央宛曲則在山爲隆在邱爲宛邱且凡從宛之字均有曲義馬屈足爲腕貌委曲爲婉日將莫爲晚晚爲目深謂目上下高中深正與宛邱同履之庫者爲靴削物爲剗小孔貌爲窓皆取於卑坳可爲宛邱例矣隆从降从生故亦有屈曲之義方言云車枸簾或謂之簾籠或謂之隆屈

毛詩補疏卷三

圭

郭注以爲車弓車弓卽蓋弓弓之爲狀中央宛曲車蓋似之釋名云弓穹也張之穹隆然也簫附之間曰淵淵宛也言宛曲也弓之形高下屈曲故曰穹隆曰宛曲蓋弓似之曰隆屈司馬相如大人賦說赤螭青蛇之狀曰宛蜒低卬又曰詘折隆窮宛中之名宛名隆義得相通於此可會也

東門之粉粉白榆也

循按白色之名通作分聲粉爲鉛所成其色白羊之白者名粉素問六元政紀大論寒雰結爲霜雪王冰云雰音紛寒雰白氣也蓋分訓別古讀若班與白爲

一音之轉而白之於五色亦主分別之義也越以駸音駸駸數音駸云駸總也

循按召南素絲五總傳云總數也商頌駸假無言傳云駸總也箋本傳以申之

鴟鴞鴟鴞音鴟鴟鴞也

循按傳於予口卒瘞下解云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是傳以鴟鴞爲小鳥也韓詩外傳云鴟鴞鴟鴞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所以病之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不知托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蒿風至蒿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

毛詩補疏卷三

圭

其病也文選注說苑載客說孟嘗君云臣嘗見鴟鴞巢葦之苕鴞毛著之已建之安工女不能爲可以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其所托者使然也二說相類而一云鴟鴞一云鴟鴞是鴟鴞卽鴟鴞也荀子勸學篇云南方有鳥名曰蒙鳩以羽爲巢編之以髮繫以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蒙鳩猶言懷雀謝侍郎墉云蒙鳩大戴禮作螻鳩方言作蔑雀蒙螻一聲之轉皆謂細也侍郎刻子二卷鴟鴞卽鴟鴞說文以訓桃蟲郭璞以爲桃雀故易林云桃雀竊脂巢於小枝搖動不安爲風所吹則

桃蟲鵽鵽鵽一物也物之以鵽稱者多通名鵽伯
趙名百鵽又名鵽蟬名蜉蝣又名蚋蠅此鵽鵽一名
鵽鵽亦其類矣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傳敦猶專專也烝衆也言我心苦
事又苦也傳云瓜之瓣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塵栗
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古者聲栗裂
同也

循按以栗爲析箋易傳也瓜之苦喻心苦烝在栗薪
何以喻事苦釋文引韓詩作漻漻卽蓼字周頌予又
集于蓼毛傳云言辛苦也蓼爲辛苦之菜而瓜繫於

毛詩補疏卷三

吉

其上故喻心苦事又苦心苦謂瓜瓣之苦事苦謂集
於蓼之苦毛本當作烝在蓼薪與韓詩同鄭所見本
己作栗遂讀爲裂以析薪爲實指所苦之事失毛義
傳以敦爲專專謂專於此而不移也箋云專專如瓜
之繫綴焉亦非以專專爲瓜蔓前章敦彼獨宿箋云
敦敦然獨宿於車下卽用此專專之說也正義謂敦
是瓜之繫蔓之貌故轉爲專謂瓜繫於蔓專專然亦
未明

赤烏几几傳几几絢貌傳云屨赤烏几几然

循按說文手部堅固也讀若詩赤烏擊擊己部登讀

若詩云赤烏己己几有踞義烏上之絢取義於拘在
屨頭所以爲行戒其象拘直故曰几几拘直卽有固
義几几擊擊同也張仲景傷寒論云太陽病項背強
几几項背強則拘直不能左右動搖正與屨上絢相
似仲景用几几二字正同於詩撰音釋者以几几音
殊說文卷三有几字云鳥之短羽飛几几也象形讀
若殊此與項背強之義不合注仲景書者誤也廣雅
以几几爲盛貌蓋見毛傳以赤烏爲人君之盛屨故
以几几爲盛然毛以几几狀絢其狀物之工未之能
喻也

毛詩補疏卷三

吉

姪廷琮校字

毛詩補疏卷三終

毛詩補疏卷四

江都焦循學

周道倭遲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

循按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郁夷注云詩周道郁夷師

古曰小雅四牡之詩曰四牡駢駢周道倭遲韓詩作

郁夷字言使臣乘馬行於此道考文選西征賦注韓

詩周道威夷韓君章句云威夷險也此詩釋文云韓

詩作倭夷然則韓詩不作郁夷亦不以爲地名班志

引詩蓋以縣名郁夷取於詩之言郁夷郁從有聲與

洧鮪同則古讀與倭近故倭威郁通非詩之郁夷卽

毛詩補疏卷四

漢縣之郁夷也顏師古不明班氏之指謂郁夷卽是

周道之名韓毛皆不然矣又班志言齊地云臨菑名

營邱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乎嶢之間兮又曰埃

我於著乎爾此亦其舒緩之體也營毛詩作還爲便

捷之貌韓詩作姦好貌營還姦通志謂邱之取名爲

營猶詩稱子之營非謂子之營兮卽是營邱其謂齊

詩謂齊國之詩非三家齊轅固生之齊詩其引俟我

于著與遇我乎嶢之間見其從容言語故爲舒緩之

體而顏師古則云毛詩作還齊詩作營之往也言往

適營邱而相逢於嶢山又云著地名卽濟南郡著縣

也子之營與子之茂子之昌並言俟于著與俟于堂

俟于庭並言營著爲地名茂昌堂庭其亦地乎不足

辨也嶢蓋猶之別體釋文言崔靈恩集注作嶢靈恩

爲毛詩者也作嶢者非轅固生之詩也齊詩魏代已

亡師古因班氏表齊詩之目故臆謂齊詩作營望其

文而爲之辭耳他如汝墳傳訓墳爲大防水經注以

濱爲灋水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傳言浚衛邑寒泉則

不可知者也水經注謂瓠子水會濮水東逕浚城南

西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卽詩所謂通

典因謂寒泉在濮陽縣東南有古浚城太平寰宇記

毛詩補疏卷四

則謂寒泉阪在開封浚儀縣西六十里卽詩之寒泉

其水冬夏常冷歐陽志輿地廣記亦云開封縣有浚

溝詩所謂浚郊浚都祥符縣北有浚水寒泉陂不知

後世名岡名陂取號於古不得轉以之證古也元豐

九域志開德府有旄邱曹州濟陰郡宛句四鄉有瀾

溝太平寰宇記言宛句縣大瀾溝卽詩出宿于濟飲

餞于瀾箋言于言猶涕瀾未聞遠近同異而寰宇記

引趙記柏人有于言山在邢州堯山縣卽隋地理志

襄國郡內邱之干言山乃寰宇記又言澶州衛縣有

干城卽衛詩出宿于干思須與漕箋第云自衛而來

所經邑水經注濮水逕長垣祭城濮渠又東逕須城北劉昭注郡國志言衛作新臺在東郡陽平縣北水經注謂河水東逕鄆城縣北河之南岸有新城南岸有新臺鴻基衛宣公所築劉昭又引博物記桑中在東郡通典汲郡衛縣有上宮臺程大昌演蕃露則謂孟子之滕館於上宮引詩要我乎上宮太平寰宇記又謂澶州臨河縣復關堤在縣南三百步黃河北岸衛詩乘彼坻垣以望復關卽此凡此皆後世名不足以釋詩

況也永歎○況茲○云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之長歎而

毛詩補疏卷四

三

已

循按出車箋解僕夫況瘁云況茲也御夫則茲益憔悴用此傳之訓而申云滋益則是況之訓爲滋益滋茲皆有益義也抑風泉水茲之永歎以此傳推之茲之永歎猶云況也永歎乃泉水箋云茲此也思此而長歎此箋云來茲對之長歎而已雖用傳訓況爲茲而仍解茲爲此則與傳異義也晉語丕豹對里克曰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韋昭注云況益也孟子而況得而臣之乎言友且不可而益而爲臣得乎卽滋益不止之辭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驚懼也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于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嚶嚶兩鳥聲也 伐木許許○許許柿貌

循按傳以丁丁爲伐木聲嚶嚶爲驚懼則因伐木而驚懼因驚懼而遷喬旣遷於喬又呼其友故傳解嚶其鳴矣猶求友聲云君子雖遷高位不可以忘其友朋至此始言及友朋但言不可忘友相切直之義箋言之傳無之也至箋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此亦汎說正義則云鄭以爲此章追本文王幼少之時結友之事言文王昔日未居位之時與友生伐木於山阪文王幼時何曾爲農又何伐木之有首章伐木丁丁與鳥鳴嚶嚶相貫二三章言伐木第因首章而類言之正義云毛以爲伐木其柿許許然故鳥驚而飛去傳以驚懼明嚶嚶非明許許也

毛詩補疏卷四

四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躑躑舞我迨我暇矣○云王有酒則沛菑之王無酒酤買之爲我擊鼓坎坎然爲我興舞躑躑然王曰及我今之閒暇

循按五我字一貫爲屬文之法鄭氏拙於屬文而以四我字爲族人下一我字爲王正義謂傳亦然誣

矣

俾爾戢穀馨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戢福穀祿馨盡也云天使女所福祿之人謂羣臣也

遐遠也天又下子女以廣遠之福使天下溥蒙之

循按俾爾戢穀直謂予爾福祿俾爾遐福直謂予爾

遠福不必增出臣民箋義非傳有也盡無不宜橫言

之維日不足縱言之

我出我車云上我我殷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

循按鄭氏不明屬文之法每於我字破碎解之若一

我殷王一我將率豈復詩人之旨傳不然也

毛詩補疏卷四

五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云杞非常

菜也而升北山采之託有事以望君子

循按父母即君子之父母上章我心傷悲箋言念其

君子故此章因念君子言君子未歸不特我念之並

我父母亦憂之正義則以為婦人稱夫為父母引日

月父兮母兮為證乃日月父兮母兮之文箋云已尊

之如父親之如母乃反遇我不終彼箋義謂詩極言

之非真以夫為父母然且未必當詩人之旨亦非必

合毛傳之義若此詩直云憂我父母與父兮母兮辭

氣已自不同此詩無容極言之也正義引日月箋以

當此詩傳箋之義於此失之並失彼箋之義也

魴鱧鱧魴也

循按毛傳於鱧訓鯉於魴訓魴則魴亦必訓鯉正義

言諸本或作魴魴是唐初之本有作魴者是也改魴

為魴緣郭注而誤耳魴自是魴與魴別魴自為首戴

七星之魚非魴也

北山有萊萊草也

循按爾雅萊蔓華說文萊蔓華也萊釐古字通詩貽

我來牟劉向封事引作貽我釐牟書帝告釐沃一作

來沃是也釐即萊故玉篇以萊訓萊月令孟春行秋

毛詩補疏卷四

木

令萊莠蓬蒿並與管子封禪篇云嘉禾不生而蓬蒿

萊莠茂蓋田畝荒穢故生此諸草十月之交言汙萊

周禮地官言萊田蓋不耕治則荒草生萊莠之類也

言萊以概諸草正義以為草之總名則非矣

有其義而忘其辭

循按他序首言章句如正義標南有嘉魚四章章四

句至其之可知章句舊在序首後人分係各篇之末

也六笙詩不言章句而係之云有其義而亡其辭然

則小序作於笙詩既亡之後故六詩之序均就篇題

為解所謂有其義也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楊木爲舟載沈亦浮載浮亦浮

云舟者沈物亦載浮物亦載

循按傳箋明以載爲承載之載汎汎浮也傳兩亦浮解汎汎言此楊舟無論所載者爲沈物浮物而皆汎汎也箋恐載沈載浮之說不明故以沈浮爲所載之物可謂明矣乃正義引載馳載驅之例以載爲則又謂傳言載沈亦浮箋云沈物亦載以載解義非經中之載若然經宜云則沈則浮舟可云則沈乎傳箋正以則沈則浮未可解經故詳切明之正義不得其故且沒傳箋體物之工亦妄矣經言則沈則浮是浮沈屬舟解作則載沈物則載浮物不且於經文爲添設乎

毛詩補疏卷四

七

歟彼飛隼云隼急疾之鳥也

循按春官司常職云鳥隼曰旗爾雅錯革鳥曰旗孫炎云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繡也本爾雅革鳥故云急疾耳說文於隼字下重文作隼云隼或从隹一一曰隼字許氏蓋以隼隼同字定爲祝鳩故玉篇云隼祝鳩也而隼字又通於鵠管子君臣篇云丈尺一綽制注云綽古隼字然則从享與从隹可得通也鵠卽鵠省國語有隼集於陳侯之庭韋昭注云隼今之鵠

廣雅云鵠鵠鵠也昭訓隼爲鵠卽同說文隼一曰鵠之義山海經景山多鷲黑色有力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隼爲黑祥鵠卽是鷲隼卽是鵠故云黑祥也一切經音義云隼又作鵠廣雅又云隹鵠也此隹卽隼卽說文隼一曰鵠四牡翩翩者隼傳訓夫不此祝鳩非隼鵠也此詩隼箋訓急疾之鳥非祝鳩也易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九家易云隼鷲鳥也今捕食雀者虞翻云隼爲隼考工記斲人職云鳥旗七旂以象鵠火注云鳥隼爲旗州里之所建爾雅柳鵠火也注云鵠鳥名火屬南方此鵠卽隼也柳居鵠火之首其象爲味味一作喙喙也有吞喙之象故取於鵠離爲南方之卦故象爲隼鳥旗取象於鵠亦畫爲鵠也敦讀爲追與隹隼音近鵠火乃鵠火此鳥隼所以象鵠火也匪鵠匪鷲傳云隼也說文鵠與離互訓則匪鵠之鵠正是鵠之省詩凡言鵠多作鵠惟有縣鵠兮毛訓爲小鳥是鵠鵠之鵠僖公五年左傳卜偃舉童謠鵠之賁賁又云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鵠火中必是時也表記引詩云鵠之姜姜鵠之賁賁賁賁卽奔奔是知童謠之鵠與詩之鵠皆鵠火之鵠非鵠鵠之小鳥爲隼鵠之急疾矣

毛詩補疏卷四

八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祁大也○云祁當作慶慶牝麋也中原之野甚有之

循按箋義不及傳遠甚傳以其祁指中原之大正義解毛謂其諸禽獸大而甚有又云不言獸名不知大者何物非也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矜憐也○云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賙餼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

循按詩舉鰥寡一端其實可矜之人不止於此故箋兼舉貧窮孤獨以備言之非以矜人專指貧窮者也

毛詩補疏卷四

九

正義未得其旨

夜未央○央旦也○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

循按毛解出車旂旐央央云央央鮮明也又解昊天曰旦云旦明也以旦訓央正以央有明義正義言毛非訓央爲旦非也釋文有七也反子徐反兩音則一本或作且字然以且訓央既非達詁作且者誤耳兼葭宛在水中央則央有中義故廣雅訓央爲中但夜未中仍在亥子以前非早朝時訓央爲旦實毛旨之精微也箋解作未渠央則以當時之語擬之漢樂府長安有狹邪行云丈人且徐徐調弦詎未央相逢行

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方未央南史卞彬傳高爽書延陵縣鼓詩云受打未詎央未詎央卽詎未央詎未央卽未渠央卽未已未盡之意亦不以爲且字也

無相猶矣○猶道也○云猶當作瘡瘡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好無相詬病也

循按爾雅釋詁迪繇道也繇卽猶此道乃教道之義傳言兄弟怡怡異於朋友責善故但相好不必相規相規且不可何論詬病箋之淺每不及傳之深也似續妣祖○似嗣也○云似讀如已午之已已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也

毛詩補疏卷四

十

循按說文已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文章史記律書云已者言陽氣之已盡也陽盡於已故已有止義汜爲窮瀆窮卽止也祀爲祭無已昊爲語已詞凡作已然之義皆從已午之已非已午之外別有已止之字也說文已用也从反已與已形義俱異卽今之以字訓已爲目者蓋當時已然之已或通作目若曰已午之已卽今所謂目然之目猶于於二字形義俱異而說文云于於也舉異二字形義俱異而說文云舉異也以於爲于以異爲舉以目爲已皆當時通用故說文舉以明之惟已目旣通故已或

作目目或作巳檀弓公肩假曰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目此當作巳午之巳不當爲目用之目故注云目巳字目與巳字本同特性饋食禮義有目也注云目讀如何其久也必有目也之目旣邱必有目也箋解目字如本訓而儀禮注引此者正以當時目通於巳故明此處當如本訓也似從目而說文訓爲象象者肖也故訓通於嗣廣雅子目似也子訓似猶嗣訓似目之訓似則似從目得相通也箋改讀爲巳午之巳是解作已然之義與檀弓注同故申明爲已成宮廟然則取巳午之巳者用陽氣已出陰氣已藏之義

毛詩補疏卷四

上

非取義於十二枝也玉篇已徐里切嗣也起也又弋旨切退也止也一字分兩音而已止與巳午尚爲一字至廣韻上聲六止內以用也古文作目已止也又音似巳辰名太歲在巳曰大荒落是分巳午與已止爲兩字蓋韻以音分凡一字數音者各如其音而分隸之但字以音分音分而字實不分如且在上平亦在上聲非兩字孔穎達作正義不明已止之已卽巳午之已因泥於巳午之義以爲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廟當巳地在巳地續立妣祖之廟其說可謂迂矣夫鄭氏自申明爲已成宮廟何用又饒辭說

正義中此類繁多矧俟來者正之耳
衆維魚矣陰陽和則魚衆多矣云見人衆相與捕魚

循按傳云魚衆多言衆多者維魚也箋以衆爲人與毛異捕魚說迂甚

勿罔君子云勿當作未則下民未罔其上矣

循按此未字當作昧字解淮南子天文訓未昧也未罔謂蒙昧欺罔其上

父母生我胡俾我瘠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瘠病也

毛詩補疏卷四

循按訓詁之例不外雙聲疊韻疊韻如子孽也丑紐也雙聲如叔拾也且薦也而假借行乎其中有直指其事者如此傳瘠病也是也此外有比例之詞則加猶字有指擬之詞則加謂之猶之云者如盈猶多也至猶善也以其非雙聲疊韻之假借亦非實指其事則於其相近者而指擬之也如云衆謂羣臣也衆不定是羣臣也此云父母謂文武父母不定是謂文武也傳擬度之以爲詩人所云父母指文武非謂文武令天生我天下之民也箋云天使父母生我豈父母又使天生我耶正義失之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云此喻爲君子賢者之道人尙謂之卑況爲凡庸小人之行循按毛以爲此在當前者若以爲山蓋又卑小卑小則非山乃岡陵耳與箋義異

具曰子聖誰知鳥之雌雄君臣俱自謂聖也云時君臣賢愚適同如鳥雌雄相似誰能別異之乎

循按誰字與具字相承君臣俱自謂子聖聖則通矣究竟鳥之雌雄誰能知之箋以鳥比君臣恐非毛義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局曲也踏累足也云局踏者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

毛詩補疏卷四

圭

循按局卽從高字生出卑始曲身今高亦局不必增出雷霆言局踏正謂天不高地不厚也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沼池也云池魚之所樂而非能樂其潛伏於淵又不足以逃甚炤炤易見

循按毛訓沼爲池義卽寓於訓詁中若曰魚在淵則樂今在池沼非所樂也卽使潛伏而池水淺露亦昭而易見所以不肯隱之深者以憂心念國之虐也蓋賢人不用棄在閒散而自明其不肯逃耳箋別一義天大是桮君大之在位桮之云民於今而無祿者

天以薦瘥大殺之是王者之政又復桮破之

循按傳以天爲君是爲在位是字指上有屋有穀之人也蔽蔽方穀則小人在位故民之無祿旣由君害之又卽是蔽蔽方穀之人桮之毛於大雅昏桮靡其解云桮大桮也以大明桮則此桮字亦與箋同耳正義於大雅述毛義云傳意以正月云天天是桮大謂大殺桮謂桮破是也而此桮字則云在位又桮諧之是以桮爲謠詠之詠與大雅正義相岐蓋正義非一人之筆宜其異耳桮通於琢桮之剝擊猶琢之雕刻在位桮之謂此蔽蔽者刻剝之在位之於小民無所

毛詩補疏卷四

南

爲諧也蔡邕釋誨云速速方穀天天是加此文上下俱用駢對則天天自對速速乃屬文裁剪之法毛旣以天訓桮謂大雅召男傳則桮亦是天故以天桮爲天天旣以桮爲大則不云是桮而云是加天天是加猶云天桮是加不得依毛詩謂蔡爲謬亦不得依蔡而改詩爲天天蜀石經作天天是桮非也或以蔡文天天是加爲天天是加之謬亦非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當爲刺厲王作訓詁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

循按此下四詩序皆幽王箋皆改爲厲王金壇劉始

興字子彥撰詩益二十卷內論詩次獨得孔子編詩之意其論大小雅云小雅所以繼大雅也小雅起鹿鳴終軻葉三十七篇所謂雅歌也雅歌者正樂之常歌也其詩不與美刺時事之詩同例起六月終何草不黃四十三篇宣王幽王時詩也而大雅終於江漢常武宣王之詩小雅六月采芑繼之所謂繼大雅也大雅復終以瞻卬召旻幽王詩者所以終大雅也雅亡於幽王故也大雅著文武成王以上周室盛代之詩而小雅惟列宣幽則其世衰矣孔子編次雅詩至於幽宣之間而慨周室之衰王道之缺也故采當世

毛詩補疏卷四

五

所用朝會燕饗樂歌諸詩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繼大雅終篇之義而編次之大略如此今核序於小雅但有宣幽之詩則不應有厲王之詩明矣箋說非也朔日辛卯云辛金也卯木也以卯侵辛故甚惡也循按經言辛卯但紀日耳辛金卯木之占非毛義不寧不令云雷電過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循按天下不安解不寧政教不善解不令非以天下不安爲政教不善之徵也正義漫以箋義入傳而箋義亦失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舍除淪率

也云胥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

循按審傳箋之義當讀彼有罪既伏其辜七字爲一貫若曰除有罪伏辜者不論外而無罪之人亦爲彼有罪者所牽率而徧入於罪正義解作舍去有罪者不戮則既伏其辜四字爲不詞矣且牽率相引爲誰所牽率邪有罪者舍之無罪者戮之此顛倒刑罰不中耳惟有罪者戮無罪者亦株連而戮所謂威也箋云以刑罰威恐天下而不慮不圖正謂濫於用刑不謂其錯於用刑也

毛詩補疏卷四

六

維通言是聽維通言是爭通近也爭爲近言

循按傳言爭爲近言則非爭辯言之異己者也蓋上惟通言是聽則下爭爲通言以諛之言通則無遠圖故如道謀而不遂於成也

僭始既通僭數涵容也

循按數卽事君數之數謂讒言數速不比浸潤之譖不易知覺然君則容之此亂之所由生也容之心猶未信至於信之此亂之所以又生也

遇犬獲之云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

循按鄭讀遇爲愚故以馴訓之愚與獲對舉免雖狡

犬雖馴而能獲之釋文云遇如字世讀作愚非也如字者毛義也讀愚者鄭義也以爲非者非鄭而是毛也正義引王肅言適與犬遇而見獲此申毛義非鄭義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興也蓼蓼長大貌○云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

循按毛之義每寓訓詁中其言雖略尋之可得此訓蓼蓼爲長大若曰父母生之使長大者子也今則不能終養匪子也而他人矣視莪而以爲蒿傳義不如是

毛詩補疏卷四

七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楚楚茨棘貌抽除也○云茨蒺藜也伐除蒺藜與棘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

循按毛言茨棘貌卽謂茨之棘也方言凡草木刺人江湘之間謂之棘然則棘爲有束者之通名此棘則茨之棘也箋以茨與棘爲兩物於經文其字爲不達不稂不莠○稂童梁也莠似苗也

循按說文云莠禾粟之禾生而不成者謂之莠莠重文稂莠禾粟下生莠讀若酉禾卽穗字爲禾成秀之名童之猶言獨也禾病則秀而不實實者下垂不實者直立而獨露於外故名童稂曹風浸彼苞稂毛亦

訓童梁箋易云稂當作凉凉草蕭著之屬以童梁乃禾稂秀而不實之名與蕭著不類故破字爲凉草也說文又云稂不成粟也粟不成爲秕禾不成爲稂是可推矣說文禾粟下生莠繫傳作下揚生莠揚者簸揚之謂粟之不堅好者簸之必在下農桑輯要云穀種浮秕去則無莠徐鍇亦謂莠出於粟秕今俗稱粟之不成者尙曰下揚說文正以此訓莠之所由生也韋昭問答云甫田維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也○御覽九百九十九夏小正四月莠幽徐巨源云莠者秀之譌也幽者莠之譌也莠幽卽詩四月秀莠此說是也爾

毛詩補疏卷四

八

雅釋地云燕曰幽州李巡云燕其氣深要厥性剽疾故曰幽幽要也○釋文要幽古音相轉以要譌爲幽尙失聲音通借之義戰國策魏西門豹云幽莠之幼也似禾廣雅云莠莠也說文繫傳引字書云莠狗尾草也上林賦云其卑溼則生藏莠蒺藜裴駟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莠莠尾草也說文莠莠二字相次皆訓草竊謂莠爲狼尾草莠爲狗尾草莠或假借爲稂要或假借爲莠稂自禾粟不成之名莠自禾粟下揚所生毛以莠似苗本惡莠亂苗言之箋云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時氣和則無稂擇種善則無莠

義與說文相表裏箋爲精矣

毛詩補疏卷四終

孫授易詩校字

毛詩補疏卷四

九

毛詩補疏卷五

江都焦循學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箋云
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

循按此箋與傳義異傳升接天解陟字下接人解降
字在帝左右卽是接天而接人之意括於內如論語
上言禹稷下單言躬稼古人屬文多有如是耳箋以
下言在帝左右則專以天言故以觀知天意解在帝
二字以順其所爲從而行之解左右二字若云察帝
而左右之

毛詩補疏卷五

有商孫子箋云使臣有殷之孫子

循按傳解有周不顯云有周周也則此有商亦商也
正義解之云使臣有商之子孫謂使之爲臣以爲己
有非傳義亦非箋義

無遏爾躬傳遏止箋云當使子孫長行之無終汝身則
止

循按傳訓遏爲止謂脩德不已耳止則不宣昭矣箋
非傳義

不易維傳云不可改易者天子也

循按駿命不易釋文云易毛以鼓反不易言甚難也

鄭音亦言不可改易也下文及後不易維王同是爲得之而正義則不能分別也

肆伐大商肆疾也

循按爾雅釋言云肆力也呂氏春秋尊師篇疾諷誦高誘注云疾力也疾力二字古每並稱越語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荀子仲尼篇疾力以申重之楊倞注云疾力勤力也又榮辱篇鉤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詩烝民篇威儀是力箋云力猶勤也周禮大司寇注亦云力勤力肆之爲疾卽肆之爲力也史記灌嬰傳戰疾力漢書孟康注謂攻戰速疾是以

毛詩補疏卷五

上

速訓疾以疾訓力亦力卽疾之證也前言篤生武王燮伐大商燮和也言君德也此言維師尙父涼彼武王肆伐大商肆疾也言臣節也君自和而臣則不敢自惜其力故疾力而克勤也宋人王觀國學林言肆無疾義於詩不合六書訓詁唐人已昧矧在宋乎會朝清明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

循按甲卽始也始朝而天下卽清明傳云不崇朝乃自與甲字相發明其義甚顯正義解毛義爲會值甲子之朝牧誓甲子昧爽箋引之不可混爲傳義也

絲絲瓜瓞絲絲不絕貌瓜紹也瓞瓞也云瓜之本

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瓞故謂之瓞絲絲然若將無長大時

循按瓜字不必訓以紹訓瓜尤非也毛蓋以瓜紹明不絕之義若曰所謂絲絲不絕者此瓜紹也東山詩蜎蜎者蠋傳云蜎蜎蠋貌桑蟲也其文法正同以瓜紹明不絕不以瓜紹釋瓜也所謂紹者當是初生之瓜瓞猶言蒂集韻瓞亦作瓞凡瓜果之生皆始於蒂瓞說文訓瓞今俗以稻之初生者爲鈞正與此合惟其初生象子孫之嗣續所以爲紹所以爲絲絲也箋以絲絲若將無長大時則以絲爲弱小與不絕義異謂狀似

毛詩補疏卷五

上

瓞則不直以瓞爲瓞矣本實繼先歲之說甚迂毛義不如是也或謂瓜紹也上本有瓜瓞二字亦非莖茶如飴莖茶也茶苦茶也云其所生茶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

循按爾雅云齧苦莖郭璞注云今莖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泔食之滑公食大夫禮劍毛牛薑羊苦豕薇皆有滑鄭氏注云滑莖莖之類毛以莖爲菜指此莖也詩詠所產之美不必爲他處之所無亦不必前此之不美箋謂雖苦亦甘者以莖名苦莖茶爲苦茶故有此說豈謂其烏頭毒藥頓化而爲甘乎食療本草云

葦菜味苦唐附本草云葦汁味甘寒無毒葦菜味
苦而汁甘一若茶味苦淪之則甘也說文云葦草也
伊如薺葉似柳蒸食之甘蒸食之甘正所爲如飴也
烏頭名茺轉聲爲葦猶薺華名日及轉聲爲木槿非
葦菜之葦也

自土沮漆自自土居也沮水漆水也云后稷乃帝
嚳之冑封於郃其後公劉失職遷於豳居沮漆之地故
本周之興云沮漆也

循按詩人用韻以陼漆穴室相協縣縣瓜陼一頓民
之初生自土沮漆一頓古公亶父陶復陶穴一頓未

毛詩補疏卷五

四

有家室一頓首尾用單句中兩兩爲抑揚生父二字
無韻謂陼穴一韻漆室一韻亦可毛傳分章句於漆
字一斷隱以漆室爲韻每三句作一貫也傳箋釋文
正義均先沮後漆惟正義引禹貢漆沮旣從明禹貢
漆沮卽此詩沮漆或稱沮漆或稱漆沮隨文之便而
己或改經文爲自土漆沮以沮與父爲韻殊失詩人
用韻之妙矣古人用韻非有一定唐詩宋詞且不盡
拘官韻而欲於今日爲三百篇強定一韻譜吾知其
迂也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杜陽杜水南入渭顏師古
曰大雅縣之詩曰人之初生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

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乃土杜二字古
通如徹彼桑土釋文言韓詩作桑杜荀子解蔽篇所
云乘杜卽相土是也齊詩作杜不必爲杜水顏氏於
杜陽引之未必得也

削屨馮馮削削牆鍛屨之聲馮馮然

循按此詩詠築牆之事極其詳細毛鄭亦曲能達之
以藁盛土投之板中而築之築其上其旁必有溢
出於板者則削之屨之以取其平削謂以銚鍤之類
削去之而義易明屨古婁字小雅式居婁驕箋云婁
斂也斂謂收斂不用削而使其溢處收斂則必用鍛

毛詩補疏卷五

五

鍛者椎也以物椎擊之使平則溢者斂故傳以鍛明
屨鍛屨猶鍛斂斂猶鍛鍊鍛之使堅牢猶鍛之使
精熟儀禮士喪禮牢中旁寸注云牢讀爲樓樓爲削
約握之彼疏云讀從樓者義取縷斂挾少之意詩小
雅釋文云婁徐云鄭音樓爾雅云哀鳩樓聚也今爾
雅作樓與斂同訓釋宮陼而脩曲曰樓樓取於陼卽
婁之爲斂蓋削者平其土之堅處屨者鍛其土之不
堅處不堅鍛之使堅則斂之正所以牢之正義解爲
削之人屨其聲馮馮然是以屨爲斂失毛義矣或以
屨爲空穴亦非

柞械拔矣行道兌矣四兌成蹊也五云今以柞械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衆兌然不有征伐之意

循按毛傳謂本無道路至此柞械拔去而下已成蹊皇矣三章柞械斯拔松柏斯兌傳云兌易直也作械拔矣與柞械斯拔同惟兌字一屬行道一屬松柏故傳互發明之兌與銳古通道有柞械則塞塞則猶夫鈍也柞械拔去則通通則猶夫銳也松柏錯於柞械之中柞械去而松柏喬立是爲易直行道通不煩迂曲艱險亦易直也商頌松柏九九傳亦以易直訓之

毛詩補疏卷五

木

九九猶桓桓其松柏特立不與他木相雜惟其九九乃見其銳九之義爲專爲完專則銳銳則易直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其義一也箋兌然釋文作脫然云一本作兌此與成蹊義異而正義以爲毛鄭不殊何哉

文王蹶厥生四蹶動也五云文王動其縣縣民初生之道

循按生卽性也謂感動虞芮之性毛詳述爭田讓田之事申此義也箋迂甚

芄芄械樸四械白桮也樸枹木也

循按薛綜西京賦注云械白藜也藜與桮聲同唐龐懋賢文昌雜錄云關中有白藜芄芄叢生民家多采作薪與他木異其烟直上如線高五七丈不絕此紀其所目驗正詩之械矣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四齊莊媚愛也周姜太姜也京室王室也五云常思莊敬者大任也乃爲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太姜之配太王之禮故能爲京室之婦

循按思齊思媚文同則首二句言大任次二句言大姜末二句言大姒列女傳所謂周室三母也鄭以大

毛詩補疏卷五

七

姜乃大任之姑不當次於下故以思媚周姜爲大任思愛之傳義未然也

串夷載路四云串夷卽混夷西戎國名也

循按釋文云串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正義云毛讀患爲串鄭以詩本患字故不從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正義蓋以毛主串字鄭主患字然串卽患之省患與混一音之轉故以患夷卽混夷非用采薇序云云也串與吠亦一音之轉尙書大傳說文引詩作吠夷

自大伯王季四從大伯之見王季也五云是乃自大伯

王季時則然矣大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

循按經文兼言大伯王季下專言維此王季故傳言從大伯之見王季從字解自字見猶顯也大伯不讓王季王季無以顯乃王季因大伯之讓而顯大伯之讓亦由王季而顯箋於則篤其慶載錫之光謂王季厚明大伯之功美始使之顯著正與此傳見王季相發明毛補詩人所未言箋表毛傳所未言故平列大伯王季時則然以完詩平列之語氣申言大伯讓王季而文王起以明毛傳大伯見王季之義下暢言王季顯著大伯以完詩專言王季之語氣而實與毛傳

毛詩補疏卷五

人

對針互發知箋之妙即知傳之妙知傳箋之妙即知詩上兼言大伯王季下專言王季之妙

侵阮徂共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傳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

兵

循按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虞芮密犬夷耆均見詩書而邠無可考以二年伐邠言之疑邠即是阮邠爲武王子所封徐廣言在野王縣西北余爲論之文王所伐大抵皆西伯所統轄阮密

須犬夷是也耆即黎在上黨壺關殷之邠畿千里壺

關去朝歌不過三百里故鄭氏注尚書西伯戡黎云戡黎入紂圻內惟其入圻內故祖伊恐而奔告於紂邠在野王爲今懷慶府河內縣地蓋在邠畿之內矣使二年伐邠卽入畿內在文王不應若斯之迫而祖伊之告豈俟三年之後乎邠之於阮猶迂之於遠阮邠邠三字並見說文阮代郡五阮關也邠鄭邑也邠周武王子所封在河內野王是也五阮關漢書地理志作五原關此與經無涉邠訓鄭邑徧檢春秋傳鄭無邠邑此邠蓋卽鄆劉勰爲邠之邠野王之邠本作邠

毛詩補疏卷五

九

鄭邑之邠本作邠與秦邑在同州者同名秦邑之邠見文公四年左傳太平寰宇記以邠在同州澄城縣漢書地理志安定郡陰密詩密人國漢之陰密今爲平涼之靈臺縣皆近於周故文王侵阮而密人距之若野王之邠密人不得侵之文王伐之密人亦不得距也邠與阮同音又通於邠此詩稱侵阮而書傳稱伐邠蓋一物也乃史記之次異於書傳虞芮決獄之後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邠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移伐邠於伐耆之後是連年侵伐王圻於侵阮之詩既無所屬而伐邠之舉遂

無實徵鄭氏以魯詩之說定阮爲周伐之國其注尙書序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於羑里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亦用書傳而舍史記固謂史記之所次不若書傳之善也黎可通於耆而殷本紀又作飢阮之作邾又何異乎徐廣謂鄂侯一作邾音于野王縣有邾城似以文王所伐卽此侯矣乃史記言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意淫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使鄂卽邾則其君方遭慘死西伯旣歎之旋復伐其國等諸崇密之流豈文王之所爲乎鄂而爲邾益信文王所伐非野王之邾也

毛詩補疏卷五

十一

是伐是肆肆疾也云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

循按大明肆伐大商傳亦以肆爲疾箋以爾雅肆故今也易之正義申毛引釋言寃肆也又引左傳輕者肆焉明肆爲疾之義此詩箋引春秋傳卽正義所引然則以犯突訓肆正是申毛非易毛也隱九年傳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文十二年傳若使輕者

肆焉以肆字代嘗寇速去正是以速明肆卽毛以疾訓肆之義正義旣以爲異毛又譏其引左傳之謬蓋先儒互訓之妙至隋唐已莫能知周禮環人疏引文十一年傳注云肆突言使輕銳之兵往驅突晉軍此注不知何人蓋賈服之遺訓肆爲突古有此義故鄭以爲犯突

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三后太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云世世益有明知之王謂太王王季文王

毛詩補疏卷五

十一

循按傳不解世有哲王而以三后爲太王王季文王爲武王明上所云世有哲王者統指此四王也箋以哲王指三后非毛義毛傳簡略其義卽著於訓詁之次第靜求之卽得也

通駿有聲云通述

循按毛訓肆脩厥德之肆爲述肆通古字通有相之道相助也云謂若神助之力也

循按毛訓相爲助未必如箋神助之義五穀生自天必待人樹藝之乃生后稷教民稼穡是代天以成其能故云相耳非神助后稷也

維秬維秠秬黑黍也秠一稗二米

循按說文訓稭云稭也訓稭云糠也訓糠云穀皮也
訓秬云一稭二米蓋一穀皮之中有二米其名爲秬
秬爲黑黍之通名無論一米二米皆得名秬說文作
𥽿云黑黍也一稭二米以釀也是也秬則爲秬之一
稭二米者之專名鄭氏啗人注改一稭二米爲一秬
二米鄭志答張逸問以爲秬稭皆皮之名乃皮名則
不爲米名矣巨丕義皆大而不兼有衆義廣雅伍伍
衆也說文坏邱再成者也不通於平漢書食貨志云
二登曰平三登曰泰然則秬之取義正以二米猶邱
之再成者爲坏也謂秬爲皮是以一稭名不以二米

名矣

毛詩補疏卷五

士

陟則在嶽傳嶽小山別於大山也

循按皇矣度其鮮原傳云小山別大山曰鮮此傳以
嶽卽鮮也釋文嶽本又作獻月令鮮羔開冰呂氏春
秋作獻羔開冰是鮮獻古通用陸德明謂毛傳與爾
雅異正義謂此傳與皇矣傳義別非是

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傳田爲糧傳三單相襲也徹洽也
箋云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美今公劉遷於豳民
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美卒也度其隰與
原之多少使出稅以爲國用

循按經文三句相次言此三單之夫各授百畝以治
田也箋申傳義甚明正義據王肅以在道禦寇解之
非毛義也

鳳皇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傳翾翾衆多也箋云翾
翾羽聲也亦與衆鳥也爰于也鳳皇往飛亦與衆鳥集
於所止

循按毛訓翾翾爲衆多則其羽指衆鳥連下爲義若
曰鳳皇往飛固集於所止而衆鳥之羽亦集於所止
箋以翾翾爲羽聲則連上爲義故言亦與衆鳥集於
所止正義以箋之羽聲闕入毛傳失之矣

毛詩補疏卷五

士

汔可小康傳汔危也箋云汔幾也王幾可以小安之乎
循按毛以危訓汔危可小康猶云殆可以小康也殆
訓危亦訓幾鄭訓汔爲幾正發明毛義也

牖民孔易傳云易易也道民在已甚易也

循按易有兩音改易之易入聲難易之易去聲此宜
解作難易之易而當時讀者讀爲亦故云此讀改易
之易乃難易之易也下申言道民在已甚易知其爲
去聲之易矣釋文孔易鄭音亦注易易也上字同又
以豉反上易讀亦下易以豉反分別甚明正義云以
韻當爲改易之易是也虛虛則同爲一音不可以此

例之

侯作侯祝作祝詛也

循按釋名助乍也呂氏春秋貴生篇土苴以治天下高誘注云苴音同酢此正義云作卽古詛字是也詛之爲祝無逸周禮人所共明惟詛假借爲作故旣以詛釋作又以詛釋祝以詛釋作卽以作釋祝與虛徐之訓同一妙義虛徐也不云虛邪徐也則箋以邪讀如徐明之此傳以作祝詛三字互明其以詛明作卽是作讀如詛故箋不必申言但云祝詛而已作卽是祝猶虛卽是邪正義云詛與祝別非也或謂作祝詛

毛詩補疏卷五

古

也四字句言作爲祝詛之事余感其說不能從

人尙乎由行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云時人化之甚尙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

循按傳以人上解人尙若曰人上乎而乃由行此文法倒裝也乎字本宜在末今倒在上耳箋於乎字不協矣

顛沛之揭顛仆沛拔也揭見根貌

循按論語里仁顛沛必如是馬曰顛沛僵仆也僵仆猶仆拔也沛訓爲拔者周禮大司馬注云芟讀如萊沛之沛易豐九三豐其沛釋文云子夏作芟鄭康成

干寶以爲祭祀之蔽膝芾卽韍沛之爲拔猶沛之爲芟韍也推之韍通作芾詩桑柔自有肺腸釋文云肺本作肺白虎通性情篇云肺之言費也肺之爲費爲肺猶韍之爲芾又爲芾而韍本作市乃說文沛肺不從市而從市沛亦从市而商頌武王載旆荀子議兵篇引作載發衛公叔發禮記檀弓注云亦名拔說文芟春草根枯引之而發土爲撥故謂之芟芟之爲發猶拔之爲發而旆亦與發通假則旆亦通拔旆通拔亦沛通拔也揭爲褰裳之名自要以下揭其裳而露足樹之根見猶人之足見傳訓之精者也小雅西之

毛詩補疏卷五

古

之揭以此推之斗之露柄猶樹之露根耳

旣之陰女反予來赫赫炙也云口距人謂之赫

循按毛以赫與陰相對陰所以蔭故訓赫爲炙我方蔭女以涼女反炙我以熱訓說之精正義不能發明箋以口距人解之與傳自異王肅云我陰知女行矣乃反來嚇炙我亦非毛義

拒鬯一卣鬯香草也築養合而鬱之曰鬯

循按春官鬯人凡王弔臨共介鬯鄭司農云鬯香草王行弔喪被之故曰介疏引王度記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士以蕭庶人以艾鬯與薰蘭等並言

是爲香草名又引禮緯云鬯草生庭鬯之爲草其說
舊矣傳云合而鬱之此鬱爲鬱積不以爲鬱金草也
肆師祭祀之日及果築鬯鄭司農云築煮香草煮
以爲鬯鬱人凡祭祀賓客之祿事和鬱鬯以實彝而
陳之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
煮之饌中停於祭前鬱爲草若蘭此以鬱爲草名築
煮之則名鬯與毛傳義異鄭康成注云鬱鬱金香草
也宜以和鬯注鬯人云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
下也此箋云秬鬯黑黍酒也是以鬱爲草名鬯爲酒
名與毛傳異與鄭司農亦異蓋以郊特牲云鬱合鬯

毛詩補疏卷五

去

蕭合黍稷又周禮鬱人別於鬯人故也因而通考之
雜記云暢曰以枸杵以梧暢卽鬯漢書律秝志然後
陰陽萬物靡不條
鬯該成顏師古云鬯與暢同房中
歌清明鬯矣顏師古云鬯古暢字曰杵擣築之器冠
以鬯字則鬯非酒名說苑云鬯百草之本上暢于天
下鬯于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春秋繁露執
贄篇云天子用暢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
香之心獨末之合之爲一而達其臭味水經注引應
劭風俗記鬱芬草也百草之華煮以合釀黑黍傳以
築煮合而鬱之爲鬯亦非以鬯卽是草名正以百草
之英爲說也而祿將于京注云祿灌鬯也黃流在中

傳云流鬯也是又以鬯爲酒矣鄭氏以秬鬯爲無鬱
之酒而鬯人共鬱鬯注又云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
者疏云此鬯酒中兼有鬱金香草故得香美也是亦
以鬯爲兼鬱矣因以經文考之鬯人大喪共鬯以沃
尸王齊共矩鬯以給泔浴斷無以酒浴者又臨弔被
介鬯酒則何以言被也司尊彝凡六尊六彝之酌鬱
齊獻酌注引郊特牲云汁獻況于醑酒彼注云謂泔
和鬯以醑酒也獻讀當爲莎齊語也秬鬯者中有煮
鬱和以益齊摩莎泔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鬱人
亦言和鬱鬯以實彝是鬱鬯必俟和於酒而鬱鬯非

毛詩補疏卷五

去

酒也蓋鬱爲香草名擣煮合而釀成之謂之鬯所以
釀之用黍故又曰秬鬯今人擣諸香草之屑合之稻
米搏以爲佩俗稱爲香料卽鬯之遺制也用於祿則
和醑酒而泔之用於浴則和水以供之用於弔喪則
不和而被之鬯人汎掌諸鬯鬱人專主灌酌職有不
同故名有各異以鬯爲香草者從其本也

貽我來牟

牟麥

循按來牟者麥之緩聲也說文麥芒穀秋種厚薶故
謂之麥麥取義於薶而聲卽出於薶漢書劉向封事
引詩云貽我釐牟釐牟麥也釐讀同薶與來聲轉麥

爲牟來之合聲猶終葵之爲錐也牟來倒爲來牟猶
螽斯斯螽方音相轉往往倒稱耳太誓以穀俱來言
穀不言麥來不必是來牟緯家傳會於牟麥而鄭氏
據以箋詩似牟爲麥名來爲俱來之來於是說文亦
有周所受瑞麥之訓又云天所來也故以爲行來之
來此則先有來牟之名而後有行來之字因天來以
稱來視鄭氏不以來爲麥名又異因別出秣字在禾
部云齊人謂麥來也乃秣卽是來齊人呼麥爲秣正
麥稱來之證來之爲麥猶諫之爲舌釐之爲旄牛獠
之爲狸貓萊之爲蔓華古旄貓蔓與麥皆雙聲字也

毛詩補疏卷五

大

正義引說文一麥二秣今說文作一來二秣困學紀
聞載董彥遠除正字謝啟所引作一束二縫推之當
作一束二秣說文云象芒束之形所謂一束二秣者
謂制字之義也說文解束字云束木芒也象形束從
一口來從二八來之八卽束之口也以束而從二口
成來故云一束二秣說文秣悟也讀若縫以其刺人
爲悟故云秣口一秣也从二秣也一秣在木爲束爲
木芒麥之芒刺衆多從二秣以象之故曰一束二秣
象芒刺之形也

遭家不造傳造爲圖云造猶成也

循按淮南子天文訓介蟲不爲高誘注云不成爲介
蟲也是不爲卽不成箋申毛義而正義以爲異其解
毛云家事無人爲之於經義爲不達矣家不爲猶云
魚不爲禾不爲黍不爲也

斯馬斯作圖作始也

循按始之言先也與斯臧斯才一例謂斯馬斯居衆
馬之先也正義以及其古始解於義未達

毛詩補疏卷五

九

姪廷璠校字

毛詩補疏卷五終

七集第三種

詩陸氏疏疏

陸氏草木鳥獸蟲魚疏疏 卷上

陸氏草木鳥獸蟲魚疏疏卷上

江都焦循

陸氏名璣字元恪吳烏程令隋書經籍志經典釋文

指說所舉悉同或曰唐時人毛晉陸疏今考齊民要術

非唐人可知歷來傳其書二卷唐朱藝文志及玉海文獻通考

諸書皆著錄則其書似未亡者乃今此書一刻於陶宗儀說郛

一刻於陳繼儒之眉公秘笈一刻於毛晉汲古閣津逮秘書察

而核之謬舛相承次序凌雜明係後人抵拾之本非璣之原書

也又隋志以下稱此書皆曰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詩正義則

稱陸璣疏釋文或稱草木疏齊民要術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或

陸一

稱毛詩義疏徐堅初學記陸佃埤雅或稱草蟲經互攷之實爲

一書秀水朱檢討分別之於經義考中未免拘其名不能察其

義余以元恪之書既殘闕不完而後世爲是學者復不能精析因

撰草木鳥獸蟲魚釋既成又據毛晉所刻之本參以諸書凡兩

月而後定附之卷後有未備閱者正焉乾隆甲寅仲冬月江都

焦循記

參差荇菜傳荇接余也

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露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以案

酒其華蒨黃色齊民要術九 詩正義卷一之一 證類本草九 爾雅翼五 爾雅疏八 讀詩記二 李黃詩集解一 詩緝一 循案陸氏名其書曰義疏所以疏毛義也故毛訓荷爲接余此則自接余爲疏汲古閣刻本加荷一名接余五字於首失陸氏本義今刪去之載毛氏傳於經文下

采采卷耳傳卷耳耳耳也

苓耳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葉莖蔓生可煮爲茹滑而少味

四月中生子正如婦人耳中瑱今或謂之耳瑱草鄭康成謂是

白胡荽幽州人呼爲爵耳詩正義卷一之二 釋文 太平御覽九百九十八 爾雅疏八 證類本草八 離騷草木疏四 東萊讀詩記二 詩緝一 循案諸書所引無鄭康成謂是白胡荽八字惟見證類本草圖經內所引 又案汲古閣刻本首加云卷耳一名某耳一名胡荽一名苓耳諸書所引皆無今刪之

陸一 二

葛藟之

藟一名巨苾似燕莫亦延蔓生葉如艾白色其子赤可食酢而

不美幽州人謂之推藟齊民要術十 詩正義一之二 釋文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五 證類本草七 循案延蔓要術御覽皆作連蔓巨苾要術作巨苾與詩正義異

采采芣苢傳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妊焉

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今

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藥作茹大滑其子治

婦人難產詩正義一之三 證類本草六 爾雅疏八 李黃集解二 釋文引曰幽州人謂之牛舌又名當道其子治婦人生難 汲古閣本首加芣苢一名馬舄

本首加芣苢一名馬舄

言刈其蕞

蕞蕞蒿也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

月根牙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詩正義一 御覽九百九十七 爾雅疏八 離騷草木疏二 詩緝一 御覽引曰蕞蕞似艾色白長數寸高尺餘好生水中脆美可食

子以采芣傳芣傳蕞也

凡艾色白爲藟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食

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旁勃故大戴禮夏小正傳云繫游胡游

胡旁勃也此草古人以爲茹左傳正義三 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七 爾雅疏八 證類本草六

陸一 羊

離騷草木疏二 詩緝二引云存始生可齋香美又可蒸及秋名曰蒿

言采其藟傳藟也

藟山茶也初生似蒜莖紫黑色二月中高八九寸老有葉淪爲

茹滑美如葵今龍西天水人及此時而乾收秋冬嘗之又云以

進御三月中其端散爲三枝枝有數葉葉似青蒿長粗堅長不

可食周秦曰藟齊魯曰鼈亦謂藟又澆之齊民要術九 爾雅疏八 釋文翼四 詩緝二 汲古閣刻本無此詳首有藟鼈也三字蓋誤援毛傳入

言采其藟傳藟也

薇山茶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藟可作羹亦可

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詩正義卷一之四 爾雅翼六 詩緝二 埤雅十八引

草木疏云漢時官園種微以供宗廟祭祀

予以采蘋傳蘋大萍也

蘋今水上浮萍是也其粗大者謂之蘋小者曰萍季春始生可

糝蒸以為茹又可用苦酒淹以就酒左傳正義三 後漢書華佗傳注 太平御覽一千

爾雅疏八 李黃詩集解三 證類本草九 離騷草木疏二 爾雅翼六

予以采藻傳藻聚藻也

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似雞蘇莖大如管長四五

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扶風人謂之藻聚

陸一

四

為發聲也此二藻皆可食煮熟按去腥氣米麴糝蒸為茹甚嘉

美荆揚人饑荒以當穀食饑時蒸而食之齊民要術十 詩正義卷一之四 左傳

正義三 爾雅疏八 證類本草九 詩緝二 諸本所引無末六字御覽九百九十九引云荆揚人食以當穀救饑饉荒時

燕而食之

白茅包之

茅之白者古用包裹禮物以充祭祀編酒用之御覽九百九十六

龜有苦葉傳龜謂之龜龜葉苦不可食也

龜瓠也葉少時可為羹又可淹煮極美故詩曰幡幡龜葉采之

烹之今河東及播州人恆食之八月中堅強不可食葉即苦故

曰苦葉齊民要術二 詩正義卷二之

采葍采菲傳葍須也菲芴也

葍葍青幽州人或謂之芥菲似葍莖粗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

蒸為茹滑美亦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茹爾雅又謂之蕒菜今

河內人謂之宿菜齊民要術十 詩正義二之一 太平御覽九百七十九又九百九十八 證類本草二

十七 爾雅疏八 爾雅翼六 李黃詩集解五 詩緝四 急就章補注二

言采其蕒傳貝母也

蕒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括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

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也詩正義三之四 證類本草八 爾雅疏八 東萊讀詩記五 急

陸一

章

就章補注四

葍竹蕒蕒傳蕒王芻也竹蕒竹也

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蕒竹也蕒竹一草名其莖

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旁生此其草澀礪可以洗攪芴

及盤枕利於刀錯俗呼為木賊彼土人謂此為綠竹詩正義三 釋文 離騷草木疏四 爾雅翼二 正義又引陸璣云淇澳二

水名以毛云隰隈為誤 程泰之演繁露言陸疏援爾雅王芻今諸本所引此文且言綠竹為一草其不援爾雅王芻可見矣

詩緝三十四引繫終朝采綠下多其草澀礪二十三字又馮

爾雅六家名物疏所引亦繫終朝采綠下

葍蕒揭揭傳葍蕒蕒也

菰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卽刈謂之荻三月初生其心挺出其下
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有黃黑勃著之汚人手把取正白嫩之甜
脆一名蓬蘽揚州謂之馬尾故爾雅云蓬蘽馬尾也幽州謂之
旨萃齊民要術十 詩正義三之二 藝文類聚八十二 太平御覽一千 爾雅疏八 離騷草木疏二 循案汲古閣本以此條繫葉葭蒼蒼於首加葭一名蘆葭一名菰二句末誤連詩正義以今語驗之則葭蘆別草也二句此據要術所引較正義引者爲詳

芄蘭之支傳芄蘭草也

芄蘭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復蘿蔓生葉青綠色而厚摘之白
汁出食之甜脆爲茹滑美其子長數寸似瓠子詩正義三之三 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五 爾雅疏八 蔓生以下俱詩經六所引 汲古閣本從疏下云柔弱恆蔓於地有所依緣則起

陸一

太

中谷有蓀傳蓀離也

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蓀間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

云蓀益母也故曾子見益母感恩曾子本 案本草云芄蘭一名

益母故劉歆曰蓀臭穢臭穢卽芄蘭也詩正義四之一 爾雅疏八 證類本草六

汲古閣本首云蓀似葎方莖白華華生節間考諸本所引皆無蓋郭璞爾雅注文由詩正義連引之而誤也

彼采蕭兮

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葉科生多
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蕪之爲香許慎以爲艾

蒿非也禮王度記曰士蕭庶人艾艾蕭不同明矣詩正義四之一 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七 爾雅疏八 離騷草木疏四 詩正義引此文後又引郊特牲語所以解毛傳蕭所以供祭祀汲古閣本誤認亦陸疏而連錄之今攷太平御覽所引未有王度記十六字以證艾之非蕭益見郊特牲之非陸疏本文矣

隔有游龍傳游龍紅草也

紅草一名馬薺葉大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詩正義四之三 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九 爾雅疏八 詩經八 汲古閣本作游龍一名馬薺御覽引作紅草一名馬薺蓋因毛傳以紅草訓游龍而改游龍爲紅草也

因卽紅草以爲訓

改游龍爲紅草也

茹蘆在阪傳茹蘆茅蒐也

茹蘆茅蒐草也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今

陸一

七

國人或作畦種蒔故貨殖傳云卮茜千石亦比千乘之家詩正義四之一 爾雅疏八 曲阜桂未谷種以掖縣教諭爲濰源書院監院余在沛南時識之未谷以所著晚學集示余內有考訂陸璣疏一篇甚精謂今國人以下二十三字圖經所引於牛蔓下云二月三月采根暴乾今國人云云然則今國人以下乃圖經之言闕入者圖經千乘之家下尙有言地利之厚也六字

方乘蘭兮傳蘭蘭也

蘭卽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云紉秋蘭以爲佩孔

子曰蘭當爲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但廣而長

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

故天子賜諸侯蒔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蓋今之蘭草都梁香

也詩正義四之四 坤雅十八 爾雅翼二 離

贈之以勺藥傳勺藥香草

今藥草勺藥無香氣非是也詩正義四之四 太平御覽九百

馬相如賦云勺藥之和揚雄賦曰甘甜之和勺藥之美然

則勺藥人人食之也爾雅翼引未審今何草爲孔穎達說

言采其莫傳莫菜也

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繼以取

爾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藥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

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詩正義五之三 李黃

陸一

八

言采其莫傳莫水鳥也

黃今澤瀉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

詩正義五之三 爾雅

蘇八 李黃集解十二

蔽蔓于野

蔽似括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莫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

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渴詩正義六之二 釋文 太平

解十

采苦采苦傳苦苦菜也

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則甜脆而美所謂葦菜如飴內則云

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齊民要術十 詩正義六之二 李黃

集解十七 汲古閣本此條屬謹謂茶

苦今依

正義

藥水草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強青徐州人謂之葦兗州遼東

通語也詩正義

觀爾如莢傳莢莢菜也

莢菜一名荆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澀詩正義七之一

百七十九 爾雅疏八 讀詩記十二 爾雅翼八 詩經十

二 汲古閣本首有莢一名莢菜句齊民要術荆葵下所引亦

有一名莢菜句而無一名荆

陸一

九

可以瀉結

於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

之閒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刺之以鐵若竹挾之

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如筋者謂之微紕今南越紕布皆用

此麻詩正義七之一 讀詩

可以瀉管

管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漚乃

尤善矣詩正義七之一 爾雅疏八 詩經三十四 離騷草

木疏四引云其未漚者名野管詩白茅菅兮是也 汲

古閣本屬白華管兮

下今依正義屬於此

印有旨苦傳苦草也

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莖如燈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滋味如小豆薺齊民要術十 詩正義七之

集解十五 詩緝十三

印有白鵲傳鵲經草也

鵲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詩正義七之一 御覽九百九十八

詩記十三 果解所引云陸璣又以鵲爲鳥名綬鳥一名鵲亦或謂之工綬下有義如小綬五色食之甚美

有蒲與荷傳荷夫渠也

荷夫渠江東呼荷其莖茄其葉蓮莖下白藕其華未發爲菡萏

已發爲夫渠其實蓮蓬青皮裏白子爲的的中有青長三分如

陸一

十

鈎爲蕙味甚苦故俚語云苦如意是也的五月中生生啖脆至

秋表皮黑的成食或可磨以爲散如栗飯輕身益氣令人強健

又可爲糜幽州揚豫取備饑年其根爲藕幽州謂之光旁爲光

如牛角

詩正義七之一 初學記二十七 藝文類聚八十二 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九 爾雅疏八 證類本草二

十三 附雅翼八 離騷草木疏一 桂未谷云類聚引飯作散來劉孝威謝東官齊藕啟云子爲靈散得自莊篇

有莖楚傳莖楚鈇也

今羊桃是也一名鈇也葉如桃而光尖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

蔓弱過一尺引蔓於草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

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

詩正義七之二 爾雅疏八

李黃詩集解十六 證類本草十一 詩緝十四

浸彼苞根

禾稟秀爲穗而不成則稊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

守田也甫田云不根不秀外傳曰馬不過稊莠皆是也詩正義七之三

太平御覽九百九十八 爾雅疏八 李黃詩集解十七 爾雅翼八

食野之萃傳萃萍也箋萃蘋也

蘋蕭葉青白色莖似薔而輕脆始生時可生食又可蒸食齊民

十 詩正義九之二 太平御覽九百九十八 爾雅疏八 李黃詩集解十九 馮嗣宗六家名物疏引盧氏雜說云唐文

宗問率臣萃是何草李珣曰是蘋蕭上曰朕看毛詩疏萃葉圓而華白叢生野中似非蘋蕭馮云唐文宗所引詩疏與今本異

陸一

本

循謂要術及正義所引陸疏俱無此文或出劉芳沈重等義疏也

食野之蒿傳蒿藋也

蒿青蒿也荆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藋也詩正義九之二 太

爾雅疏八 汲古閣本 爾雅入郭氏爾雅注文

食野之萃傳萃草也

莖如釵股葉如竹葉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喜食之讀詩記十

十 詩緝

南山有臺傳臺夫須也

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簍笠故曰臺笠緇撮或云臺草有皮堅

細滑嫩可爲簞笠南山多有詩正義十一之一 太平御覽九百九十八 爾雅疏八 讀詩記十一

北山有萊傳萊草也

萊藜也其莖葉皆似萊王弼今兗州人蒸以爲茹謂之萊烝譙

郡人謂雞蘇爲萊故三蒼云萊葉莢此二草異而名同齊民要術十

詩正義十一之一 太平御覽九百九十八 爾雅疏六 東萊讀詩記十八

青蒿者莠傳莠蒿也

莠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叢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

中莖葉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蔓蒿齊民要術十 詩正義十一之一 太平御

陸一

主

覽九百九十七 東萊讀詩記十九 爾雅疏八 詩釋十二

薄言采芑傳芑菜也

藎似苦菜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甘脆可生食亦可以蒸爲

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雁門藎尤美時人戀之不能出塞齊民要術

九 詩正義十一之二 李黃詩集解二十一 讀詩記十九

言采其蓬傳蓬惡菜也

今人謂之羊蹏似蓬而葉長莖赤煮爲茹滑而不美多噉令

人下痢幽陽謂之蓬一名修亦食之齊民要術十 詩正義十一之二 御覽九百九十五

引云揚州人謂羊蹏爲蓬 李黃詩集解二十二 證類本草十一 詩釋十九 引作蓬爲茹也 讀詩記所引今人謂

之牛蹏正義止引首句餘皆要術所引也證類本草引作蓬赤可以爲茹滑而美多噉令人下氣爲異要術亦食之作一食字誤

言采其蒿傳蒿惡菜也

河東關內謂之蒿幽充謂之燕蒿一名爵弁一名蔓根正白著

熱灰中溫噉之饑荒可蒸以禦饑漢祭甘泉或用之或云其華

葉有兩種一種莖葉細而香一種莖葉有臭氣齊民要術十 詩正義十一之二

御覽九百九十八 爾雅疏八 讀詩記二十 詩釋十九 引云河內謂之蒿幽州謂之蒿燕一名蔓其根正白宜著熱灰中

溫噉之又引云或云其華葉有兩種一種葉細而華赤一種葉大而華白復香 御覽引作河內關中謂蒿爲蒿 桂未谷云

一名蔓蒿 當作蒿

陸一

主

匪我伊藟傳藟牡藟也

牡藟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角似

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薪蒿詩正義十三之一 御覽九百九十七 證類本草九 爾雅疏八

詩釋三十二 御覽證類本草三月上作牡藟牡藟也五字

藟與女蘿傳女蘿藟絲松蘿也

今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

蘿自蔓延松上而生枝正青與藟絲殊異詩正義十四之二 爾雅疏八 證類本

草六 爾雅疏二 離騷草木疏二

若之華傳若陵若也

茗一名陵時一名鼠尾似王芻生下濕水中七月八月中華
似今紫草華可以染皂煮沐頭髮即黑葉青如藍而多華詩正義
十五之

疏八 御覽一千 爾雅
維筍及蒲傳筍竹也蒲蒲弱也

筍竹萌也皆四月生惟巴竹筍八月生盡九月成都有筍及冬
始生長數寸嚼以苦酒鼓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又可采藏及
乾以待冬月也齊民要術九 詩
正義十八之四 蒲深蒲也周禮以爲菹謂蒲
始生取其心中入地弱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脆嚼而以苦
酒浸如食筍法大美今吳人以爲菹又以爲酢齊民要術五
詩正義十八之

四 汲古閣本繫筍於木今
爾雅筍竹萌屬草爲正之
言采其茹傳茹茹菜也

茹與苽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
如匕柄葉可以生食又可醬滑美江南人謂之苽菜或謂之水
葵諸吸澤水中皆有詩正義二十
之一 釋文

草 凡得五
十三條

薇蒂甘棠傳甘棠杜也

今棠梨一名杜梨如梨而小味酢可食也齊民要術五 釋文
引云小如指
酢味可食

檉有梅

檉杏類也樹木葉皆如杏而黑耳實赤於杏而酢亦生噉也
而曝乾爲蘇置藥廬中又可含以香口亦蜜藏而食齊民要
術四

初學記二十八 御覽九百七十 爾
雅翼十 蘇初學記引作腊御覽作蘇

唐棣之華傳唐棣移也

與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中皆有其華或白或赤
六月中成實大如李子可食爾雅疏九 證類本草十四 坤
三字 李黃集
解四又十七

山有榛

陸一

五

栗屬或所謂從木有兩種其一種大小枝皆如栗其子小形似
杼子表皮黑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也其一種枝莖如木
蓼葉如牛李色生高丈餘其枝中悉如栗作胡桃味膏又美亦
可食噉濕陽遠代上黨皆饒其枝莖生樵燕燭明而煙齊民要
術四
詩正義三之三引云栗屬其子小似杼子表皮黑味如栗 太
平御覽九百七十三既引與栗同又引云山有榛枝葉似栗
樹子似杼子味似栗枝莖可以爲燭循案柿乃杼子之譌杼子即
杼子可以爲燭即生樵燕燭也正義多表皮黑三字齊民要術
所缺爲補之 詩緝四引木有兩種
上有字或作栗四字 讀詩記五

樹之榛栗

栗五方皆有之周秦吳揚特饒吳越被城表裏皆栗惟濮陽及

范陽栗甜美味長他方者悉不及也倭韓國諸島上栗大如雞
子亦短味不美桂陽有莘栗叢生實大如椰子中仁皮子形色
與栗無異但差小耳又有與栗皆與栗同子圓而細或云即莘
也今此色惟江湖有之又有茅栗佳栗其實更小而木與栗不
殊但春生夏華秋實冬枯爲異耳初學記二十八 太平御覽
九百六十四 證類本草二
十三引作大如杏子
中仁依初學記作籽

椅桐梓漆

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今人云梧
桐也有白桐有青桐有赤桐白桐宜爲琴瑟雲南梓何人續其

椅一

漆

皮以爲布似毛布齊民要術五 詩正義三之一 初學記二
十八 太平御覽九百五十六 證類本草
十四 讀詩記五 爾雅疏九 急就章補注三 詩緝五引
爲布下有甚好二字 毛刻今人曰梧桐也下連孔氏正義則
大類同而
小異也句

投我以木瓜傳木瓜林也

林葉似柰葉實如小瓜黃似著粉欲啖者載著熟灰中令萎薦
淨洗以苦酒頭汁蜜之可案酒食密封藏百日乃食之甚美齊
民要術

四

楊之水不流東蒲傳蒲草也箋蒲蒲柳

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

長廣似柳葉皆可以爲箭幹故春秋傳曰蘆澤之蒲可勝既乎
今又以爲篋之楊也詩正義四之一 初學記二十八 藝
文類聚八十九 太平御覽九百五十
六

無折我樹杞

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粗而白色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爲
車轂今其北淇水傍魯國泰山汶水邊純生杞柳也詩正義四
之二十一 初
學記二十八 太平御覽九百五
十六 證類本草十三 詩緝八

無折我樹檀

檀木皮正青滑澤與藥迷相似又似駸馬梓榆故里語曰斫檀

檀一

老

不諱得藥迷藥迷尙可得駸馬藥迷一名羣檀故齊人諺曰上

山斫檀羣檀先殫詩正義
四之二

顏如舜華

舜一名木槿一名槿一名曰假春魯之閒謂之王蒸今朝生暮
落者是也五月始華故月令仲夏木槿榮齊民要術十 詩正
義四之三 爾雅疏

八 詩
緝八

山有樞傳樞莖也

其鍼刺如柘其葉如榆淪爲茹美滑於白榆也榆之類有十種
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耳爾雅疏九 讀詩記
十一 詩緝十一

山有栲傳栲山栲

山栲生山中與下田栲大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爲茗方俗無名此爲栲者似誤也今所云爲栲者葉似櫟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輻或謂之栲櫟許慎正以栲讀爲櫟今人言栲失其聲耳詩正義六之一 證類本草十四 李黃集解十二 術案首辨山栲非栲所以辨毛傳也毛刻本以首段繫蔽帶其栲下非是

隔有栲傳栲櫟也

葉似杏葉而尖白色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開華如練而細蕊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

陸一

太

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其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櫟材可爲弓弩幹也詩正義六之一 詩 輯十一 爾雅疏九

椒聊之實傳椒聊椒也

聊語助也椒樹似茱萸有鉞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爲香今成皋諸近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苦飲食中又用蒸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上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獐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詩正義六 太平御覽九百五十八 證類本草十四 爾雅疏九 爾雅章補注四

有杕之杜

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俗語云澀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韌亦可以作弓幹齊民要術五 詩正義六之二 太平御覽九百七十三 爾雅疏九 埤雅十三

集于苞栩傳栩梓也

今作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梓或謂之爲栩其子爲阜或言阜斗其穀爲汁可以染阜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梓汁謂櫟爲梓五方

通語也詩正義六之二 藝文類聚八十九 證類本草十四 爾雅疏九 詩輯十一

有條有梅傳條栢梅栢也

陸一

尤

栢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耳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爲車板能濕又可爲棺木宜陽其北山多有之詩正義六之四 爾雅疏九 詩輯十二樹皮葉似豫樟豫樟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栢葉大可三四葉一叢木理細緻於豫樟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江南及新城上庸蜀皆多栢栢終南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栢也詩正義六之四 太平御覽九百六十一 爾雅疏九

山有苞櫟

秦人謂栢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卽櫟斗也言有櫟集自裏椒櫟之屬也其子房生爲櫟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栢

櫟或曰木蓼璣以爲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東海及徐州謂之木蓮其葉始生食之味辛其椹子八月中成摘以爲燭明如胡麻燭研以爲羹肥如胡麻羹詩正義六之四爾雅疏九初學記爾雅翼十二讀詩記十二詩

駸馬木名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駸犖遙視似駸馬故謂之駸馬下章云山有苞棗隔有樹櫟皆山隔之木相配不宜云獸詩正義六之四釋文藝文類聚八十八太平御覽九百五十六又九百六十一讀詩記十二爾雅翼云毛氏直以爲獸之六駸則與苞櫟櫟不從也相類故陸機不從也

陸一

陸一

手

櫟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也今人謂之楊櫟實如梨但小而酸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齊郡廣縣堯山魯國河內其北中有今人亦種之極有脆美者亦如梨之美也詩正義六之四藝文類聚八十七太平御覽引實如梨下作但實甘小異耳李黃集解十四爾雅疏九詩經十二

六月食薺及葵傳薺屬薺薺實也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色食之甜齊民要術十太平御覽九百七十三櫻莫大如龍眼黑色今車棘薺實是齊民要術十集于苞杞傳杞樹也

其樹如樗一名苦杞一名地骨春生作羹茹微苦其莖似莓子秋熟正赤莖葉及子服之輕身益氣釋文於南山有杞下引云引此繫四牡集于苞杞從之證類本草又於南山有杞下繫之云陸機曰山木其狀如樗一名枸骨理白可爲函板者是此也爾雅疏九又案枸櫞爾雅屬釋木汲古閣本誤係於草今正之

常棣之華傳常棣棣也

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子如櫻桃正白四月熟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爾雅疏九承華者曰萼其實似櫻桃莫李麥時熟食美北方呼之相思也齊民要術十李黃集解十九

陸一

手

南山有枸傳杞也今傳云枸杞樹爾雅要術引陸氏疏連引此傳云毛云杞也

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江南者特美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本從江南來其木能令酒薄若以爲屋柱則一屋酒皆薄齊民要術十詩正義八十七太平御覽九百七十四禮記明堂位疏引云杞曲來巢詩經十八引江南作南方末云若以爲屋柱則一室之內酒皆少味

北山有楸

楸樹屬其樹枝葉本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濕時脆燥時堅今永昌又謂鼠梓漢人謂之楸詩正義十一太平御覽九百五十八

爾雅疏九 證類本草
十四 離騷草本疏三
其下維穀

幽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楮桑荆揚交廣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
其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搗以爲紙謂之穀皮紙
長數丈潔白光澤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爲茹詩正義十一
御覽九百六十 證類本草十二引宋二
句作又食其嫩芽以當菜茹 爾雅翼九
蔽芾其樗

樗樹及皮皆似漆青色耳其葉臭太平御覽九百五十九
古問本繫采茶薪樗下案御
覽引此連
蔽芾其樗

陸一

圭

無浸穢薪

今榔榆也其葉似榆其皮堅韌剝之長數尺可爲絃索又可爲
甌帶其材可爲栝器詩正義十三之
爾雅疏九

隔有杞桮傳桮赤棟也

棟葉如柞皮薄而白其木理赤者爲赤棟一名桮白者爲棟其

木皆堅韌今人以爲車轂爾雅
疏九

萬與女蘿傳萬寄生也

萬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詩正義十四之
證類本草十二 汲古閣本繫爲於草
類乃爾雅寄生屬木移繫於此以正之

柞械拔矣傳械白棧也

三蒼說械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棧直理易破可
爲橫車又可爲矛戟矜今人謂之白棧或曰白柞此二說不同
未知孰是詩正義十六之二 太平御覽九百
五十八 爾雅疏九 詩緝二十五
標楮濟濟

楮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蒿上黨人織以爲斗筲箱器又屈以爲
釵故上黨人謂曰問婦人欲買楮不謂道下自有黃土問買釵
不謂山中自有楮詩正義十六之三 太平御覽九百五十九
爾雅翼九 詩緝二十五 釋文引首二
句作楮木莖似荆而赤其葉如蒿御覽引兩謂字均
作曰 桂未谷云斗筲當作牛簾說文簾臥牛簾也

陸一

圭

其灌其桮傳桮桶也

葉如榆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轂詩正義十六之四
釋文 爾雅疏九

其桮其楮傳桮河柳也楮橫也

生河傍皮正赤如絳一名雨師枝葉似松詩正義十六之四
詩緝二十六引作水
傍 循案此桮
文破闕不完 節中腫似扶老即今靈壽是也今人以爲馬鞭
及杖宏農其北山甚有之 詩正義十六之四 釋文 爾雅疏
九 證類本草十四 詩緝二十六
木凡得四
十條

陸氏草木鳥獸蟲魚疏疏卷下

江都焦循考訂

關關鳴鳩

鳴鳩大小如鴝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驚而揚雄許春皆

曰白鷹似鷹尾上白詩正義一之一 爾雅疏十 詩緝一

黃鳥于飛

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鸝或謂之黃鳥

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鷦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關西

謂之黃鳥常以甚熟時來在桑樹間故里語曰黃栗留吾我麥

黃甚熟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或謂之黃袍詩正義一之二 藝文類聚九十七

陸二

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三 爾雅疏十 李黃集解十七 東萊讀詩記一 詩緝一

流離之子

流離巢也自關西謂梟為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

云鴝鵒食母許春云梟不孝鳥是也詩正義二之三 爾雅疏十 釋文 汲古閣本列

蕭蕭鳴鵒繫以陸璣疏云鴝鵒鳥似雁而虎文連蹠性不樹止樹

止則為苦故以喻君子從征役為危苦也此正義解毛傳鵒之

性不樹止文因連上陸疏解作

機文遂誤以此亦為陸疏也

就彼晨風傳晨風鵒也

鵒似鴝青黃色燕領句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鵒燕

雀食之詩正義六之四 釋文 爾雅疏十 卑雅六 詩緝十二

儲其鷖羽

鷖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春鉏遼東樂

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鷖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雁尾喙長三寸

頭上有毛十數枝長尺餘純然與眾毛異好欲取魚時則弭

之今吳人亦養為楚威王時有朱鷖台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

赤者鷖鼓吹朱鷖曲是也詩正義七之一 藝文類聚九十二 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五 爾雅疏十

有鷖萃止

鷖大如斑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鷖鳥是也

其肉甚美可為羹膳又可為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惟鷖冬夏

陸一

常施之以其美故也詩正義七之一 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七 東萊讀詩記十三 李黃集解十五

埤雅九 詩緝十三引服鳥是也下云今人謂之鷖鷖亦名怪鷖內則云鷖鷖胖古人尚之

維鷖在梁

鷖水鳥形如鴝而極大喙長尺餘置而廣口中正赤領下胡大

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抃水滿其胡而奔之令水竭

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詩正義七之三 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五 李黃集解十

六 詩緝十五

鷖在桑傳鷖鷖枯鞠也

今梁宋之間謂布穀為鷖鷖一名擊穀一名桑鷖春秋左傳正義四十八

六帖九十五又引云鶻鵒後五日腐化為鶻似有誤 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五 爾雅疏十

鶻鵒鶻鵒傳鶻鵒鶻也

鶻鵒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為巢以麻紮之如刺繡

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鶻鵒或曰巧婦或曰

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麻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穠雀

或曰巧女詩正義八之二 藝文類聚九十二 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三 爾雅疏十 李黃集解十七

鶻鳴于埜

鶻鵒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

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

陸一

三

尻一名背庵一名阜裙又泥其巢一傍為池含水滿之取魚置

池中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詩正義八之二 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五 詩緯 十六引云鶻似鶻

鴻飛遊渚

鴻鵠

鴻鵠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長大頸肉美如雁又有小鴻大小

如兔色亦白今人恒謂鴻也太平御覽九百十六

翩翩者雛

今小鳩也一名鶻鵒幽州人或謂之鶻鵒梁宋之間謂之佳揚

州人亦然爾雅疏十 詩 輯引云如小鳩

寄令在原

大如鶻雀長腳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

故杜陽人謂之連錢詩正義九之二 御覽九百二十 五 爾雅疏十 李黃集解十九

歌彼飛隼

隼鵟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翅肩或謂之雀雁春化為布

殺此屬數種皆為隼詩正義十之二 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七 爾雅疏十 李黃集解二十一引曰隼

隼屬一名雀雁

鶻鳴于九皋

鶻形狀大如鶻長腳青翼高三尺喙長四寸餘多純白或有蒼

陸二

四

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淮南子亦云雞知將旦鶻知夜

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今吳人園囿中及士大夫

家皆養之雞鳴時亦鳴詩正義十一之一 初學記三十雌者 聲差下引作鶻老者乃聲下 太平御覽九百

十六

宛彼鶻鵒

鶻鵒斑鶻也杜陽人謂之斑佳詩正義三之三 釋文 爾雅 音義 呂之讀詩記二十一

今雲南鳥大如鶻而黃鶻鳴相呼不同集謂金鳥或云黃鶻為

鶻聲轉故名移也又云鶻鶻一名爽又云是鶻太平御覽九百 二十一 文多

闕誤他

無可考

交交桑扈

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膏故曰竊脂也詩正義十二之三

爾雅疏十李

黃集解二十四

有巢維鵠

鵠微小於鵠也走而且鳴音鵠鵠然其色如雌雉尾如雉尾而

長其頭上有肉冠冠上叢毛長數寸如雄雉尾角也其肉甚美

故林慮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鹿兩足之美有鵠鹿者似鹿

而小詩正義十四之三 爾雅疏十 太平御覽九百十七 詩緝二十三

鳬鷖在涇

陸二

五

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詩正義十七之二 爾雅翼十七

詩緝二 十七

鳳皇于飛

雄曰鳳雌曰凰一名鸞其雛名鸞鸞或曰鳳一名鸞鸞其形鴻

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身燕頤雞喙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

翼挾信心抱忠足履正尾翳武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朝鳴

日發明晝鳴日上翔夕鳴曰滿昌昏鳴曰固常夜鳴曰保長得

其歷象之一則過之二則翔之三則集之四則春秋居之五則

為身居之釋文 爾雅音義 初學記三十 太平御覽九百十五 循案初學記引作草蟲經云雄曰鳳雌曰皇

華允彼桃蟲

其雛為鸞鸞或曰鳳皇一名鸞鸞一名鸞鸞下又云毛詩鸞鸞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後事對中又引詩義疏曰鳳皇名鸞鸞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諸說鸞鸞鳳皇與此不同徐廣陸德明俱唐初人徐所引草蟲經陸德明標以毛詩草木疏况唐志皆無草蟲經書名則草蟲經即陸璣疏無疑至釋文或曰下所云與初學記所標詩義疏者雖詳略不同而所謂鳳一名鸞鸞及梧桐竹實二句實合彼此互校皆陸疏之文朱檢討經義考以草蟲經別於陸疏非也

今鸞鸞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為雕故俗語鸞鸞生雕詩正義十九之四 爾雅疏十 李黃集解三十九 詩緝三十四

桂未谷云藝文類聚引二雕字俱作鸞尚有一段云焦貢易

林亦謂桃蟲生鸞或云布穀生子鸞鸞養之

鳥凡得二 十一條

陸二

六

麟之止

麟屬身牛尾馬足黃色員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鐘呂行中規

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不旅行不入

陷穿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

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脚麟謂此麟也詩正義一之三 釋文 初學記二

十九 太平御覽八百八十九 爾雅疏十一 吳淑事類賦二十 詩緝一不入作不經末多注麟謂持其脚也七字

野有死麋

麋鹿也青州人謂之麋釋文 詩緝二引云青州謂之 麋春秋傳云六麋興於前是也

于嗟乎騶虞

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君王有德則見

應德而至者也詩正義一之五 釋文 劉芳詩義疏曰騶虞或作吾

並驅從兩狼兮

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嘵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捷者雖

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爲裘故禮記狼臚膏

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詩正義五之一 太平御覽九百零九 爾雅疏十 詩緝九 東萊讀詩記九 爾雅引毛詩草蟲經云老狼項下有袋求食滿腹向前行乃觸之退後又自踏踐上意其尾進退有患故詩以況跋前疐後 汲古閣本此條係誤跋其胡下今依正義正之

維熊維羆

維熊維羆

陸一

七

熊能攀援上高樹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冬多入穴而蟄始

春而出藝文類聚九十五 太平御覽九百零八

母教獯升木傳獯援屬

獯獯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獯長臂老爲獯援之白要者

爲獯胡獯胡援捷於獯猴其鳴噉噉而悲詩正義十五之一 初學記二十九

引作草蟲經文與正義所引陸疏實同詳見鳳皇條

下 太平御覽九百零十 東萊讀詩記二十三

獻其羆皮

羆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其子爲羆遼東人謂之

白羆詩正義十八之四 釋文 爾雅音義 太平御覽九百零八 爾雅疏十一 爾雅翼十九 詩緝三十一

赤豹黃羆

赤豹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羆有黃羆

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粗理不如熊白美也詩正義十 入之四

太平御覽九百零八 爾雅疏十一 證類本草十七 爾雅翼十九引毛赤作尾赤 急就章補注四 詩緝十九 汲古閣本以赤豹條屬之羔裘豹飾以黃羆條合

類聚所引熊一條係之有熊有羆今正之

碩鼠碩鼠

樊光謂卽爾雅鼯鼠也許慎云鼯鼠五伎鼠也今之河東有碩

鼠大能人立交前兩腳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稼逐則走入

樹空中亦有五伎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敘云大鼠也魏國今

陸一

八

河東河北縣也詩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今大鼠又鼠不食禾

苗本草又謂蟪蛄爲石鼠亦五伎古今方土名蟲鳥物異名同

故記也詩正義五之三 藝文類聚九十五 太平御覽九百一十一 爾雅疏十一 證類本草二十二 大能人立御覽作大且多力頭上正義作頭上 汲古閣本列此條於

魚蟲之後案爾雅諸鼠屬獸類故移係於此以從其類云

獸凡得十條

螽斯羽

爾雅螽斯螞蟴也揚雄云春黍也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卽春

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

股似瑇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搓作聲聞數十步江東人呼爲

此蛸詩正義一之二 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六 詩緝十六引長角作長脚

嚶嚶草蟲

一名負蟻大小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作聲詩正義一之四

釋文 爾雅疏九 李黃集解三 詩緝二 汲古閣本首多常羊也三字而以一名負蟻四字屬之阜案爾雅草蟲名負蟻阜蟲名蟻釋文所引甚明故持正之

趨趨阜蟲

蝗也今人謂蝗子為蚤子兗州人謂之騰詩正義一之四 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九

御覽九百四十九

傾如蟪蛄

陸一

九

蟪蛄生糞土中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八

蟋蟀在堂

蟋蟀似蝗而小善跳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蟀一名蜻

蛩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趨督促之言也里語曰趨趨

鳴蟪蛄詩正義六之一 藝文類聚九十七 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九 爾雅疏九 李黃集解十七 詩緝十

一

蟪蛄之羽

蟪蛄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

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

光謂之蟪中蟪蟲隨陰雨時為之朝生而夕死詩正義七之三 藝文類聚九十七 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四 李黃集解十六 詩緝十五

五月鳴蟪

鳴蟪蟪也宋衛謂之蟪陳鄭謂蟪海岱之間謂之蟪蟪通語也

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四 李黃集解十六 案陳鄭謂蟪蟪下疑缺去之字

六月莎雞振羽

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下翅正赤色或謂之天雞六月中

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詩正義八之一 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六 爾雅疏九 李黃集解十七 案元度名物解十二 埤雅十

爾雅翼二十五 詩緝十六引天雞下有今絡緯蟲是也六字

陸二

十

下翅正赤正義作其翅正赤御覽爾雅翼作下翅為是

伊威在室

伊威一名委委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窺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

詩正義八之二 李黃集解十八 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九 爾雅疏九 詩緝十六

蟪蛄在戶

蟪蛄也小蜘蛛長脚者俗呼蟪蛄子一名長脚荊州河內人謂之

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

如蜘蛛為羅網居之詩正義八之二 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八 爾雅疏九 爾雅翼二十五 李黃集

解十八 詩緝十六

蟬有子螺贏負之

蟬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上螺

贏土蜂也一名蒲盧似蜂而小要故許慎云細要也取桑負之

於木空中或書卷間筆筒中七日而化為其子里語曰咒云象

我象我詩正義十二之二 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五 爾雅疏九 爾雅翼二十六 取桑下當有蟲字

去其蟬腹及其蟲賊

蟬似子方而頭不赤腹蟬也賊似桃李中蟲蟲赤頭身長而細

耳或說云蠹蟬也食苗根為人害許晉云吏犯法則生蟬乞

貸則生蟬舊說蟬腹蟲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

陸一

主

耳故健為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蟬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詩正義十

四之一 春秋左傳正義三 藝文類聚一百 爾雅疏九

卷髮如蟬

蟬一名杜伯河內謂之蚊幽州謂之蟬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七

加蟬如蟬

一名蟬切一名切蟬青徐謂之蟬蟬楚人謂之蟬姑秦燕謂之

蟬蛭或名之蟬蛭詩正義十八之一 釋文 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九 爾雅疏九 證類本草二十一

正義引陸璣疏云蟬一名蟬切字林切或作蟬青徐人謂之蟬

蟬蟬為三國時人字林晉呂忱所撰蟬不得引此蓋正義引

書開為音釋此字林切或作蟬六字宜本旁注久之汨於正文

也爾雅翼二十七俱引作陸疏文非是 汲古閣本首有蟬蟬

之大而黑色者有五德 文清廉健慎十六字

蟲凡得十 四條

蟬發發

蟬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河南鞏縣東北崖二山腹

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蟬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

門入漆沮故張衡賦云王鮪岫居山穴為岫謂此穴也鮪魚形

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

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可蒸為臠又可為鮪魚子可為

醬鮪魚形似鮪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堊釜口亦在頷下其甲

陸一

主

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鮪鮪大者為王鮪小

者為鮪鮪一名鮪肉色白味不如鮪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鮪

魚或謂之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為此魚詩正義三之

三十 太平御覽九百三十六 爾雅疏十 詩緝六 河南鞏縣下五十五字依初學記入

其魚鮪鮪

鮪今伊洛濟潁鮪魚也廣而薄肥甜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也

漁陽泉州及遼東梁水鮪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鮪故其鄉語

曰居就梁水鮪詩正義五之二 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七 爾雅疏十 事類賦二十九 讀詩記九 詩緝

十三引少力作少 內中國作中州

其魚助饌

鯢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鯢不如啗茹

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鯢或謂之鯢幽州人謂之鵠鵠

或謂之胡鰮詩正義五之二 初學記三十 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七 李黃集解十一 李類賦二十九

九段之魚鰮魴

鰮似鰮而鱗細於鰮赤眼多細文詩正義入之三 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七 讀詩記十六

詩緝

魚麗于留鰮魴

鰮魚一名黃揚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角身形厚而長大頰骨

陸一

三

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揚黃頰通語也鰮魚

吹沙也魚狹而小嘗張口吹沙故曰吹沙一名重脣鰮魴詩正義九

之四初學記三十 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七 東萊讀詩記十七 爾雅疏十 李黃集解二十 詩緝十七 引角作魚

魚麗于留鰮魴

爾雅曰鰮魴也許脊以爲鰮魚鰮以爲似鰮狹而厚太平御覽九百三十

七證類本草二十二云陸璣謂鰮即鰮魚也似鰮狹而厚今京東人猶呼鰮魚其實一類也

象弭魚服

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

青今以爲可弓韃步又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爲弓韃矢服經年

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退及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

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氣自相感也詩正義九之三 初學記三十 引作魚鰮

詩緝

胡爲鰮鰮

鰮鰮一名鰮鰮鰮也或謂之蛇鰮如鰮鰮青綠色大如指形狀

可惡詩正義十二之

爲鬼爲蜮

一名射影如鰮三足江淮水濱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

人影則殺人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

陸二

古

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膚其創如疥詩正義十二之三 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九

李黃集解二十五 事類賦三十

成是貝錦

貝水介蟲也龜鼈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

是也餘蚺黃爲質以白爲文餘泉白爲質黃爲文有紫貝其白

質如玉紫點爲文皆行列相當其貝大者常有經至一尺六七

寸者今九真交趾以爲杯盤寶物也詩正義十二之三 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一

鼉鼓蓬蓬

鼉形似水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鵝卵甲如鏡甲今合藥

鼉魚甲是也其皮堅可以冒鼓詩正義十卷之五

魚凡得十條

毛詩授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尅李尅傳魯人孟仲子夏傳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陳俠傳謝曼卿東萊讀詩記一

毛詩授受○循案陸氏爲毛詩學故於篇末敘述毛詩本末文雖殘闕呂氏讀詩記所錄尚可見其一二今汲古閣本卷末列魯詩齊詩韓詩毛詩四篇其魯齊韓三篇別無可攷大抵鈔襲漢書及釋文序錄而毛詩一篇偽跡顯然今附錄辨

於左方

魯詩篇云中公培魯人少事齊人浮邱伯受詩爲趙王太子戊傳及戊立爲王齊廢申公申公愧之歸魯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是爲魯詩此節錄漢志也志云申公獨以詩經爲傳句顏師古注云口說其指不爲解說之旨於是蘭陵王臧代傳此襲其文以疑字屬上遂失班氏之旨趙絳皆從申公受學臧爲郎中令絳爲御史大夫皆以明堂事自殺其他弟子如同郡臨淮太守孔安國膠西內史周霸城陽內史夏寬東海太守碭縣賜長沙內史蕭望生膠西中尉徐偃膠東內史鄒人閼門慶忌治官皆有廉節稱申公

卒瑕邱江公靈能傳之以授魯許生宛中徐公而韋賢治詩事江公許生至丞相傳子元成亦至丞相及兄子實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由是魯詩有韋氏學而東平王式以事徐公許生爲昌邑王師其後山陽張長安東平唐長實沛籍少孫亦先後事式爲博士由是又有張唐諸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以詩授元帝爲諫大夫其門人瑯邪王扶爲泗水中尉陳留許曼爲博士由是張家更有許氏學初薛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龔舍至山陽太守皆節錄漢書儒林傳以太山太守龔舍爲山陽太守時平原高惠亦以詩授元帝爲上

谷太守傳子容少爲光祿大夫孫胡以父任爲郎中以世傳魯詩知名王莽時逃去不仕又有曲阿包咸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亦去歸鄉里世祖卽位徵詔爲博士至大司農成舉孝廉除郎中至大鴻臚永平初任城魏應亦以有魯詩爲徵士徵拜騎都尉卒於官節錄後漢儒林傳高齊詩篇云轅固生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令固刺魏帝憐之以利兵與固魏應手倒後帝以固廉置拜爲清河王太傅固老罷歸已九十餘矣公孫宏亦事固固授昌邑太傅夏侯始昌始

昌投東海劉人后蒼蒼為博士至少府蒼授諫大夫翼奉前將軍蕭望之丞相匡衡授大司空琅邪師丹高密太傅伏理詹事潁川滿昌由是齊詩有匡翼師伏之學滿昌又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以上節錄漢書儒林傳其後伏黯傳理家學既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勛以授嗣子恭恭以黯任為郎永平中拜司空恭刪黯章句定為二十萬言年九十卒又蜀郡任末廣漢景鸞皆以明習齊詩教授著述而卒以上節錄後漢儒林傳伏恭任末景鸞三傳

陸十一

七

內外傳其言頗與齊魯開殊淮南貢生受之燕趙聞言詩者由韓生河內趙子事嬰授同國蔡誼誼至丞相誼受同國食子公與王吉為昌邑王中尉食生為博士授泰山豐吉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為博士豐為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順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以上節錄漢書儒林傳陽薛漢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議緯受詔定圖讖當世言詩推為長後為千乘太守坐事下獄死弟子健為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撫定韓詩章句建初中為公車令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

注撫受會稽趙睦睦舉有道時又有光祿勛九江召馴閭中令巴郡揚仁山陽張匡皆習韓詩匡為作章句舉有道徵博士不就節錄後漢儒林傳案後漢書儒林傳召馴揚仁不言作章句此云皆括馴仁匡三人言之非范書義

毛詩篇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會申玉海載序錄子夏傳會申注引草木疏云申公引草木疏者以見相傳之異同此不作申公仍作會申值敘敘錄文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振牟子振牟子敘錄作根牟子

此誤根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此段與初學記二十一卷文同初學記不標陸璣疏名王氏困學紀聞云初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亨

陸二

六

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大毛公之名惟見於此又云序錄子夏傳會申傳李克讀詩記引陸璣草木疏以會申為申公以克為克皆誤玩王氏言大毛公名亨惟見初學記使陸疏已然王氏博聞不應未見且引陸疏必引讀詩記之所引而言其誤則當時陸疏已不傳特不知東萊何所本其東萊時書尚未亡耶萇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阿武令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為新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此段直鈔漢書毛萇傳時九江謝曼卿亦善毛詩乃為其訓東海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得風雅之旨世祖以為議郎案陳俠傳謝曼卿曼卿乃授宏諸書皆不詳惟陸疏及之適遺此語則知漢集此書者徒采諸各沛南徐巡師事宏亦書以為偽東萊所引之文轉未見也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詩類

以偽顯其後鄭眾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
雖然魯齊韓詩三氏皆立博士惟毛詩不立博士耳時九江謝曼卿
至此皆鈔襲後漢書儒林傳文
璣吳人有鈔范氏書之理耶

南菁書院叢書

元

陸

循之歲 先君子命誦毛詩未成 陸省墓泛舟
湖中 先君子指水上草謂循曰是所謂參差
荇菜左右流之者也已而讀論語至多識于鳥
獸草木之名私心竊喜遂時時俯察物類以求
合風人之旨 辛丑壬寅間始讀毛雅不見陸
佃羅願之書心不滿之思有所著述以補兩家
之不足創稿就而後易者三丁未餞於壽氏
之崔主書後改訂之至辛亥訂訖為三十卷壬
子至乙卯又改一次未慊也戊午春更芟棄繁
冗合為十二卷以考證陸玕疏一卷附于末凡十

奉養自辛丑至己未共十有九年稿易六次以
今之所訂視諸草創之初十之存一其間雖
他省撰述必垂治之歷喪荒疾痛_發未嘗
或輟乙卯為山左之遊陷諸行遂車塵馬足
中間見所及時加訂正蓋不費目力之甚者
矣_去之例列傳_或釋文正義於右以已說釋
於左不必釋者不贅一詞也不敘類書彙列
而無所折衷_或為空論不尚新奇_或鄭有非
者則辨正之不敢執以廢百也陸機疏大約後
人撫拾之本非元恪原書未載齊魯韓毛授

受乃抄襲兩漢書儒林傳陸為毛疏不必
及三家而呂東萊讀詩記所引陸疏言毛詩
授受者與此大異知撫拾者並未見讀詩記
也為條辨於後嘉慶己未十月江都焦循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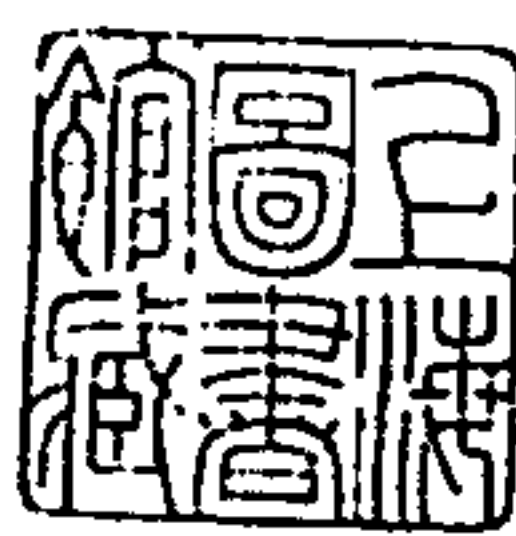


是書創始于壬寅至今十八年尚有未慊意者著書之難如此無怪其
進銳者其退速也 此伯穀之始作之移年十不存一於此亦見學
識隨時而長不能躡尋焉進誠然 乙未十月五日 何紀

壬戌自都中下第歸又閱一遍覺有可宜刪削處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卷一



江都焦循



積學齋徐氏昌慶書

周南關鵲第一

鵲鳩傳鵲鳩王鵲也鳥摯而有別箋摯之言至也謂王鵲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

釋文鵲七音反鳩九九反鵲鳩王鵲也鳥之有摯別者摯本亦作鷺音至

正義鵲鳩王鵲也釋鳥文郭璞曰鵲類也今江東呼之為鵲好在江邊江中亦食魚陸璣疏云鵲鳩大小如鵲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鵲而揚雄許慎皆

曰白鴈似雁尾上白定本云鳥摯而有別謂鳥中雌雄情意至厚而猶能有別傳為摯字實取義故箋云摯之言至王鵙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所以申成毛傳也俗本云鵙鵙王鵙之鳥者誤也
循按廣雅釋鳥鵙鵙鵙三者為一物陸氏以為幽州之鵙郭氏以為江東之鵙因以為鵙類竊謂江東食魚之鵙非鵙鵙之鵙也說文鵙鳥黑色多子
章補注俱引山海經 景山多鵙黑色多力 羅願爾雅翼 王應麟急就
鵙又引說文鵙以明之又曰以其毛作矢羽顏師古注漢書李廣傳同漢書匈奴傳云匈奴有斗入漢地

直張掖郡生竒材木箭竿就羽師古曰就大鵬也黃

可為箭竿

一切經音義亦謂
鷗鷺蒼黃色目赤

白臯青鷗執犬羊食豕鹿郭氏注云今之鷗亦能食

太平御覽九百

二十六○新唐書藝文志云
李斯等三蒼三卷郭璞解

不以為即江東食魚之鶚而張守節史記正義取而

則江東之鶚何鶚也嘗求之大江南北有好居渚沚

讀若五各切即王^之入韻

姑惡稱之而傳會為姑虐婦之所此則以耳聲且與
姑同音姑惡前韻會傳曰姑且四音自聲母之類且鴉鴉公等
聲四與且同部部同且聲母音聲母音聲母音然則鴉姑鴉
之聲之時所變也蓋緩呼之為王鴉急呼之為
鴉為姑惡此古之遺稱尚可求諸土語者郭氏以其
呼近鴉故假諸鴉鴉之鴉曰今江東呼之則不曰西
域呼之可知也然姑惡之類不一其聲同其食魚同
其好居洲渚同而有白如鷺者稱白鴉子鴉有尾上
白兩翼微黑者稱颼鴉其微小而色純近黑者稱苦
鴉即姑惡也颼鴉亦稱魚雁以其善翔故曰颼颼與

揚之義同此白鴈所以稱楊鳥與尾短飛則見尾之上
有之稱也
金白斯所以稱白鴈與其飛翔之狀似雁故食魚而
獨得雁稱古今注以為似雁尾上白而說文即以王
睢訓白鴈信有然矣宋王性之默記云李公弼初任
大名府檢驗村落見所謂魚雁者飛翔水上問小吏
曰此關雉也仲修令探取其窠皆一窠二室蓋雌雄
各異居也是為以魚雁為鳴鳩之始魚雁即鵲鵲即
今自雁而北近水處皆有之或
郭氏所舉雌雄異居且合于摯而有別鵲鵲即此無
不知鵲為鵲
惑但姑之名獨加于鵲之小而黑者其古統稱之今
借之字竟疑
專稱之如鴈之為鴈而今則專于長而甘者與抑姑
為鴈鵲則
失之矣

惡魚雁本為兩種此尔雅所以分釋之與鄭氏曲禮
士相見禮周官大宗伯老典等注皆以至訓摯此亦
以至相訓不以為摯者闕之既為和聲摯即指此後
漢書注引韓詩說云鴟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即摯
之謂也故傳云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
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鴟鳩之有別焉無摯之義也正
義明定本作摯則釋文所謂本亦作摯者非定本也
杜預左傳昭公十七年傳言王鴟摯而有別故為司
馬主法制釋文亦云摯本作摯此則宜作摯何也杜
即本諸毛傳司馬取有別司寇乃取于摯法制非刑

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肥美
可案酒是也定本荇接余也俗本荇下有菜字衍也
循接說文苦姜餘也存焉以叶聲重文得聲或同
又姜姜餘也以叶聲是詩得字同故本或作姜也
顧氏家訓書證篇云詩云姜姜得聲亦雅云荇接
余也字或為姜釋又亦雅音義亦云姜亦作得是
亦雅亦不專中姜姜與見說又則當以姜為地官
委人凡其餘聚以待頒賜注云余當作餘聲之誤也
又漢吳仲山碑父有余財此余亦餘字益省餘作余
也接本或作姜者正毛傳舊文餘既傳寫作余又加

程大昌
漢書卷五十五
葉左右居之許氏曰葉餘也
左右者后妃左右所謂淑
女也言左右淑女如河洲之
有姜餘也予于是疑漢
之婕妤取此義以名也字
或加女則為婕妤然則為
婕妤者幸侍之妾葉不增偏

草作荇則非矣釋文爾雅音義云詩云參差荇菜
說文作荇是陸德明所見毛詩作荇所見說文作荇
張參五經文字並列荇荇而無荇蓋亦據當時說文
而以荇為俗今則說文亦有荇無荇蓋二徐以後依
毛詩而改也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先儒解釋皆云
水草員葉細莖隨水淺深今是水悲有之黃花似蓴
江南俗亦呼為豬蓴或呼為荇菜劉芳具有注釋所
謂先儒解釋者陸氏疏及郭氏爾雅注皆有葉員隨
水淺深之文莖細或約陸氏大如釵股而言之或別
有所本惜不詳其姓名是水悲有之以下當是劉芳

注釋所同矣山井鼎考文列古本荇接余也荇下有菜也二字鼎稱古本為古博士所傳之本此正與正義所稱俗本者合不信然與

葛傳葛所以為締綌箋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此因葛之性以興焉

正義傳既云興也復言葛所以為締綌者以下章說后妃治葛不為興欲見此章因事為興故箋申之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此因葛之性以興焉是也采葛傳亦云葛所以為締綌彼不為因興亦言之者彼對蕭為祭祀艾為療疾故也

循按周禮地官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說文訓葛云絺綌草也傳自據葛以解葛次章是刈是獲為絺為綌正義引孫炎爾雅注云煮葛以為絺綌是也箋及正義未得毛義

黃鳥傳黃鳥搏黍也

釋文搏黍徒端反鳥名也

正義釋鳥云皇黃鳥舍人曰皇名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畱亦名搏黍陸璣疏云黃鳥黃鸝畱也或謂之黃栗畱幽州人謂之黃鶯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鶉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當甚熟時來在桑間

特牲饋食禮云

佐

食搏黍授祝呂氏

春秋云以百金與搏

黍以示兒子兒子出取

搏黍也昔鳥之色有

如搏黍斯所以名也

故里語曰黃栗畱看我麥黃甚熟亦是應節趨時之

鳥也自此以下諸言黃鳥倉庚皆是也

循按方言云驪黃自關而東謂之鶻庚自關而西謂

之驪黃或謂之黃鳥或謂之楚雀高誘注呂氏春秋

仲春紀云蒼庚幽冀謂之黃鳥詩云黃鳥于飛集于

灌木是也陸氏疏蓋本于此然爾雅倉庚商庚鶻黃

楚雀又云倉庚鶻黃也說文離黃倉庚也鳴則蠶生

又云離離黃也一曰楚雀其色黎黑而黃皆未嘗以

黃鳥訓毛傳于黃鳥訓搏黍于倉庚訓離黃是不以

倉庚為搏黍也鄭氏注月令倉庚為離黃而小雅黃

鳥黃鳥母啄我粟箋云黃鳥宜食粟今不聞倉庚食

粟也又縣蠻黃鳥傳云縣蠻小鳥兒今倉庚大如雉

亦不得為小鳥矣

文選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縣蠻文兒薛君嘗以在方言後益以黃鳥為倉庚也與毛鄭義異

此就

問

于段君玉裁段君以為然且推之曰黃鳥即

黃雀國策黃雀

俯啄白粒

是可以證後見姚彥暉詩識名

解于小雅黃鳥引其世父九經通義

論

云此黃鳥黃雀

也非黃鶯黃鶯不啄粟

彥暉名炳其世父名首源炳書十五卷成于康熙戊子年

可以信余

說之不孤然黃鳥之非黃鶯不獨小雅為然耳

灌木傳

灌木叢木也

釋文灌木古亂反叢木才公反俗作藂一本

作最作外反

正義釋木云灌木叢木又云木族生為灌孫炎曰族叢也是灌為叢木也

循按夏小正七月灌荼傳云灌聚也白虎通宗族篇

云族者湊也聚也說文叢聚也灌族叢聚四字轉注

互訓廣雅湊叢灌族聚也蓋灌既為水之所湊正得聚義說文灌

水出廬江雩婁北入淮水經注稱灌水入決水決水

入淮其入淮之口為灌口水經注云俗謂之澮口非也斯決灌之口矣蓋灌澮聲相倫習俗害真耳三

水相入亦聚會之意故以灌稱考釋文爾雅作櫓

櫓字說文所無而貫為貨貝之貫亦聚湊也因而

講貫見魯語為習貫孟子我不貫與小人乘皆為聚義玉海引尚書大傳

云三苗貫葉而生子為一穗白虎通韓詩外傳作貫桑而生尚書

為正字時尚書大傳猶存淮南子兵畧訓云條修葉貫貫即叢也

卷耳傳卷耳苓耳也

釋文卷耳卷勉反苓耳也廣雅云泉耳也郭云亦曰

胡泉江南呼常泉草木疏云幽州人謂之爵耳苓耳

音零

正義卷耳苓耳釋草文郭璞曰廣雅云泉耳亦云胡

泉江東呼常泉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似盤陸璣

疏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為茹滑

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今或謂之耳璫
幽州人謂之爵耳是也

循按說文云苓卷耳也薇毒草也務卷耳也後漢書
劉元傳務鄉注引字林云務毒草也玉篇務字既訓
毒草即引說文卷耳之訓別無薇字似卷耳即毒草
者屈原賦離騷篇云滋菰菰以盈室兮王逸章句云
菰菰耳也淮南子覽冥訓云位賤尚菰高誘注云菰
菰耳菰名也廣雅云苓耳菰常菰胡菰菰耳也苓耳
為菰與陸氏疏可彌為茹合必非毒草也菰與耳聲
近菰耳即菰之緩聲故得通呼然漢魏以前未有以

即卷施者惟玉篇云施卷施草拔心不死乃尔雅卷

施郭氏注以為離騷之宿莽

王逸章句云草經冬不死者楚人名之曰宿莽又云木蘭去皮不死宿莽

遇冬不枯郭氏必聽當時之稱宿莽者拔心不死故據以釋尔雅卷施藝文類聚引宋沈懷遠南越志云寧鄉縣草多卷施拔心不死江淮間謂之宿莽沈去郭未遠可以證郭氏所聽也屈原賦既以施配蕢菜以喻小人又以宿莽

配木蘭取以喻己則卷耳卷施非一物矣

山海經中山經云朝歌之山有

草焉名曰莽草可以毒魚周禮翦氏除蠹物以莽草熏之注云莽草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本草木部下品列莽草云味辛殺蟲魚一名春草一名蕢考尔

雅蕢春草郭注引本草一名芒草芒莽音近蕢讀若彌亦莽音之轉然則莽草乃春草非宿莽矣集韻以蕢屬蕢釋務蓋蕢草山海經亦稱其毒魚因以莽

草蕢蕢為一又以莽草即宿莽據玉篇施即卷施故以卷耳為蕢蕢矣

本草釋泉耳云一名胡泉一

名地葵一名常思生安陸川谷及六安田野陶隐居云此是常思菜僖人皆食之以葉覆麥作黃衣者一

名羊負來昔中國無此言從外國逐羊毛九中來也云

覆麥作黃衣者崔實四民月令云伏後二十日為鞠

至七月七日乾之覆以胡桑爾雅翼卷三齊民要術云六月

中取小麥熟蒸之攤令厚二寸許預前一日刈亂葉

無亂葉者刈胡桑擇去雜草候麥冷以胡桑覆之看

黃衣色足便出暴之是也又爾雅翼引博物志云洛

中有人入蜀胡桑著羊毛蜀中種之曰羊負來今本傳物志無

此亦同陶說惟陶以洛人入蜀為自外國來也列子

楊朱篇云甘泉莖張湛注云泉胡桑也蒼頡篇云鼻

耳也一名蒼耳泉俗音此鼻思上聲埤雅引荆楚記

爾雅音義引廣雅云
蒼耳蒼耳今本無蒼耳二字

杜甫有驅豎子摘
蒼耳詩云蒼耳况
療風童兒耳時摘
登牀半生熟下筋
還小莖是卷耳為
葉唐時尚尔且知
其時以卷耳為蒼
耳也

云卷耳一名璫草亦云蒼耳

當即梁宗懷
荆楚歲時記

唐蘇恭孟詵注

本草皆以蒼耳為梟耳今蒼耳實多刺易著羊毛中

與羊負來之說甚合但不聞以為葉者陸氏疏言白

華細莖蔓生似胡荽又云鄭康成以為白胡荽

證類本
草所載

唐圖經引陸疏有此句
在幽州人謂之爵耳上

此與蒼耳不合郭氏引或說云形似

鼠耳叢生如盤

御覽引廣雅云無心鼠耳也
廣志云鼠耳葉如耳繒色

則尤不合也

徐鉉說
文繫傳

云蒼耳菌屬生朽潤木根邵君晉
涵云此即所謂叢生如盤者是也

鄭樵亦以蒼耳但堪入藥不

可以卷耳非蒼耳但以為即卷葉葉如連錢細蔓被

地

見其尔雅注及通
志草木昆蟲畧

則未驗為何物矣史記龜策傳云龜千

年游蓮葉之上徐廣云蓮一作頌曹植七啓云寒芳

苓之巢龜李善注云史記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
常巢于芳蓮之上苓與蓮同沈約宋書符瑞志云龜
三千年游卷耳之上蓋本史記而誤苓為卷耳也若
卷耳非龜所能浮矣

樛木傳木下曲曰樛

釋文樛木居蚪反木下句曰樛字林九稠反馬融韓
詩本並作蚪音同字林已周反說文以蚪為木高
正義下曲曰樛者釋木文

循按說文下句曰樛與蚪異文爾雅作下蚪句曰蚪釋
文言本又作樛馬融注毛詩作蚪則樛蚪音同相假

借也

傳南土之葛藟或盛

藟箋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

釋文藟木亦作纍力軌反似葛之草也草木疏云一

名巨苾似燕萁亦連蔓葉似艾白色其子赤可食

正義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璣云藟一名巨苾似

燕萁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亦可食酢而不美

是也

循按說文藟草也一曰秬毫也劉向九歎云葛藟纍

于桂樹兮王逸章句云藟巨荒也藟綠也詩曰葛藟

藟之齊民要術引陸氏疏云纍巨荒也蓋秬毫巨荒

巨茨傳寫各別實故訓相傳也廣雅云藟十一藤也爾雅
諸慮山藟郭氏注云今江東呼藟為藤似藟而粗大
後漢書崔駰傳條垂藟蔓上下相求注云藟藤也音
壘陸氏疏云幽州人謂之椎藟齊民要術所引有此句椎藟正諸慮
之轉音而郭氏以藤明之則藤即巨茨巨茨即諸慮
也班固幽通賦攬藟藟而授余兮文選注引曹大家
云見神持藟來授我也以藟解藟藟似藟顏屬于藟師
古注漢書此賦云藟藟藟蔓也一說藟藟屬藟之與
藟皆有蔓焉左傳文公七年樂豫曰藟藟猶能庇其
本根杜預注云藟之能藟蔓鯨滋者以本根陰庇之

多此直以藟為葛之蔓矣箋別藟于葛下云藟而蔓

之已不繫藟于葛蓋巨瓜之得藟名即以繫義廣雅

藟藤間示恒山名駿之間則藟藤皆一物也傳名因

而善累者或亦以藟與藤呼之如櫛之名虎櫛是也

毛詩提綱云葛藟一名燕真藤好生河澍邊得水潤

而長

太平御覽九百七十四○朱彞尊經義云毛詩提綱一
卷載于宗志而太平御覽引之當為唐以前書也

燕真即豳風

之真與藟非一物陸氏以為似之非即燕真也

蝻斯傳蝻斯蚣蛸也

釋文蝻斯音終斯尔雅作蜚音同蝻斯蚣蛸也蚣栗
容反字林作蚣先凶反郭璞先工反許慎思弓反蛸

案居反許慎呂忱並先呂反郭璞才與反案一名斯
螽七月詩云斯螽動股是也揚雄許慎皆云春黍草
木疏云幽州謂之春箕蝗類也長而青長股股鳴者
也郭璞注方言云江東呼為虬蟴音竹白反蟴音極
正義此言螽斯七月言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故
釋蟲云蜚螽蚣蝢舍人曰今所謂春黍也陸璣疏云
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
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似璚瑁文
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是也
循按諸名皆從斯螽而轉也方言云春黍謂之螽蟴

一切經音義引釋類
云斯螽散也

此揚雄說許慎說今不見說文唐時說文當有春黍
之訓也陸氏疏載二說青色長股者一也似蝗而小
一也毛詩提綱云螽斯名蝻蝻一名春黍似蝗而小
青色長股而鳴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六此則合之為一矣

桃傳桃有華之盛者

釋文桃夭於驕反桃木名

循按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昏禮在仲春故以桃興
之

兔

釋文菟置菟又作兔他故反

循按傳不訓者常物也釋文作菟則陸德明^{十三}所據本作菟漢書賈誼鄒陽嚴延年傳兔俱作菟字說文作兔

茱萸傳茱萸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妊焉

釋文茱音浮萸本亦作苾音以茱苾馬舄也又名車前韓詩云直曰車前瞿曰茱苾郭璞云江東呼為蝦蟇衣草木疏云幽州人謂之牛舌又名當道其子治婦人生難本草云一名牛遺一名勝舄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茱苾木也賈似李食之宜子出于西戎衛氏傳及許慎並同此王肅亦同王基已有駁難也

馬舄音昔

正義茅苳馬舄釋草文也郭璞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為蝦蟇衣陸璣疏云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嚙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茅苳如李出于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貢土地異物以為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茅苳為馬舄之草非西戎之木也言宜懷妊者即陸璣疏云所治難產是也

循按車前即是菜菔韓詩分析之直言其莖瞿言其

葉也

天問靡萍九衢戴太史震注云岐道為衢此謂枝莖岐出也顧命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鄭氏以為三鋒矛程教諭瑤田云說文瞿雅集視也

二器似橫目瞿其視名以名之然則山海經無菜菔惟西山經崇

吾之山有木焉員葉而白拊赤華而黑理其實如枳

食之宜子孫蓋指此也周書王會解云康民以枳管

枏苡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孔鼂注云食枏苡即有

身說文云苡菜苡一名馬芻其實如李令人宜子周

書所說王應麟詩考引韓詩云菜菔木名實似李釋

文稱衛氏傳疑即韓字之譌衛敬仲從謝曼卿受學

因作毛詩序不聞其作傳也其云許慎則說文也說

陶隱居本草注云韓詩言菜菔是木似李食其實宜子孫

十四

文舉馬舄以訓茅苳此為正釋復引王會如李之說
以廣異聞如子雋之引鼈靈耳郭氏注尔雅云今車
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為蝦蟇衣周書所
載名同耳非此茅苳太平御覽九百九十八所引多此十字又其尔雅圖贊云
車前之草別名茅苳王會之名其實名如李名之相
亂在予疑似藝文類聚八十一此本王基之所駁言之也文選劉孝
標辨命論云冉耕歌其茅苳注引韓詩云采苳傷夫
有惡疾也薛君云茅苳澤瀉也臭惡之草詩人傷其
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茅苳
雖惡臭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

猶守之而不離去也劉向列女傳云蔡人之妻者宋
人之女也既嫁于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
曰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于採采之終于
頹懷之浸以益親況于夫婦之道乎乃作芣苢之詩
此與韓詩說同莊子至樂篇云得水為盜得水土之
際則為蠅蠓之衣生于陵屯則為陵舄釋文引司馬
彪注云布在水中就水上視不見按之可得如張縣
在水中楚人謂之蠅蠓之衣生于陵屯化作車前改
名陵舄一名澤舄此以車前為澤舄與辭君同然本
草經所載澤瀉與車前迥別亦均非臭惡之草三家

之說所以不及毛詩也宜懷姙陸氏疏以為治難產
證類本草引子母秘錄稱車前治橫生不可出益醫
師相承有如是者

喬木傳喬上竦也

釋文喬木本亦作橋渠驕反徐又紀橋反木枝上竦
也上竦栗勇反

循按爾雅釋木云句如羽喬上句曰喬如木楸曰喬
又小枝上繚曰喬小枝上繚即句如羽也上句對下
句言如木楸對如竹箭如松柏言其實皆上竦之義
故傳統之云上竦也說文天部云喬高而曲也詩曰

南有喬木高而曲亦上竦也

楚箋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

正義薪木稱故月令云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下章萋草亦云薪者因此通其文楚亦木名故學記注以楚為荆王風鄭風並云不流束楚皆是也循按學記夏楚士喪禮楚煇鄭氏注並云楚荆也說文林部云楚叢木一名荆也荆為叢木無至高者詩義當謂薪之翹翹者不敢刈惟刈其楚與萋以喻之子之歸不敢斥其適已惟秣其馬與駒也如是則下章稱薪不必以通其文為萋解矣

馬傳六尺以上曰馬

循按馬以六尺者為常故正名為馬

周禮訂義引鄭鴈傳云六尺乃正名

義見下章言秣其駒正義

萋傳萋草中之翹翹然

釋文萋力俱反馬云萋蒿也郭云似艾音力侯反

正義釋草云購蔕萋舍人曰購一名蔕萋郭云蔕萋

萋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萋魚也陸璣疏云

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大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

月根芽生翳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

為茹是也

循按管子地圓篇云藿下于萋萋下于苜楚辭大招

云吳酸蒿萋不沾薄只王逸章句云蒿鯀草也萋香

草也說文艸部云萋草也可以烹魚今萋蒿沿水生

故下于苜上于藿柳其氣香故王氏言香草郭氏言

美魚申說文也

廣韻七虞之萋訓萋蒿七虞之萋訓烹魚非是

郭云似及今尔雅注

無之邵君晋涵云蓋尔雅音義之文

駒傳五尺以上曰駒

正義廋人云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騾六尺以

上為馬故上傳曰六尺以上曰馬此駒以次差之故

知五尺以上也五尺以上即六尺以下故株林箋云

六尺以下曰駒是也。輒人注國馬謂種戎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駕馬高六尺。即廋人三等龍駉馬是也。何休注公羊云七尺以上曰龍。不合周禮也。循按說文馬部云驕馬高六尺。為驕。詩曰我馬為驕。釋文于株林乘駒作乘驕。云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同。又乘馬下云下乘驕。注君乘驕。然則株林皇皇者華駒本作驕。即鄭箋亦作驕。蓋因經文作驕。故以六尺訓之。與說文合。釋文于皇皇者華作維駒。云音俱。本亦作驕。是則沈所云後改也。此傳五尺以上既與株林箋六尺以下義同。此駒

亦當是驕若是駒則許氏說文鄭氏校人大庾人注並云馬三歲曰駝二歲曰駒六尺者固不名駒也

條枚傳枝曰條幹曰枚

釋文條枚妹迴反幹也

正義枚曰條幹曰枚無文也以枚非木則條亦非木明是枝幹相對為名耳枝者木大不可伐其幹取條而已枚細者可以全伐之也周禮有銜枚氏注云枚狀如箸是其小也終南云有條有梅文與梅連則條亦木名也故傳曰條樛與此異也下章言條肄肄餘也斬而復生是為餘也如今蘗生者亦非木名也襄

二十九年左傳曰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
又曰杞夏餘也是肄為復生之餘

循按說文木部云條小枝也枚榦也可為杖又云枝
木別生條也榦築牆端木也孟子為長者折枝趙岐
注謂按摩手節是木之枝如人之手足也榦為端木
則統枝者也是枚以統條條以附枚左傳襄公十八
年以枚數闔杜氏注云枚馬槓也以枚作枚即名枚
猶以楚作楚即名楚也可為杖及馬槓則榦之小者
故說文以榦訓枚又申之曰可為杖明榦為統名枚
則榦之可為杖者也鄭氏訓个為枚讀个為榦枚與

幹其義固相通者

十九

條肄傳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

釋文肄以自反餘也斬而復生者沈云徐音以世反
非

循按方言云斡餘也陳鄭之間曰斡秦晉之間曰肄
馬融注盤庚云顯木而肄生而斡尚書釋文廣雅云斡肄也
並與毛義同

魴魚傳魚勞則尾赤

釋文魴符方反魚名

正義魴魚之尾不赤故知勞則尾赤哀十七年左傳

曰如魚頰尾衡流而彷徨鄭氏云魚肥則尾赤以喻
蒯賁淫縱不同者此自魴魚尾本不赤赤故為勞也
鄭以為彼言彷徨為魚肥不指魚名猶自有肥而尾
赤者服氏亦為魚勞

循按傳不訓何物惟敝笥傳云魴鰈大魚以韓奕詩
云魴鰈甫甫為大兒故訓大也尔雅釋魚云魴鰈郭
氏注云江東呼魴魚為鰈一名魴說苑理政篇云夫
投綸錯餌若有若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
博而味厚說文魴與魴重文笥訓博方為兩舟並之
名又方為板名簡所不能盡者書于方皆以博得名

是魚博故名魴義不亦大義且與方音相轉二十魴之呼魴

則猶關西謂檮曰篇

見說文竹部

重脣呼之為魴輕脣呼之

為魴也

字母不屬濁方屬非說文不字下敷悲切方字下府良切則皆輕讀

後漢書周磐傳注引辭

君韓詩章句云頽赤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

則顏色變哀公十七年左傳如魚窺尾杜氏注云窺

赤色魚勞則尾赤橫流方羊不能自安彼正義云賈

逵之說杜用之也此正義云服氏亦為魚勞則賈服

皆用毛義解左傳也左傳正義又云鄭眾以為魚勞

則尾赤方羊遊戲喻衛侯淫縱此正義云鄭氏云魚

肥則尾赤此鄭氏即鄭眾後漢書稱鄭眾從父受左

荀子議兵篇奇辟曲私
之屬楊倞注云奇偏頗
也

氏春秋作春秋難記條例隨唐志尚載其書其稱魚
肥尾赤與賈服不同故杜氏本毛傳以取賈服之說
彼正義明之言鄭衆以為魚勞者此魚勞乃魚肥傳
寫之譌惟鄭衆以為魚肥故以方羊為恣縱之狀也
然魚勞魚肥皆不以赤為尾之本色說文魚部云魴
赤尾魚此則以賴尾為魚之本形不以魴為魴後漢
書馬融傳載廣成頌云魴魴鯁鯁魴既言魴又言魴李
賢注云魴魴之類也竊謂馬融作頌非比訓經固不
足據說文魴魴相次而以赤尾解之者蓋本詩賴尾
而核之未精也釋文尔雅音義引廣雅云魴魴今廣雅本闕此

又引其埤蒼云鰐鰕鯨也

隋經籍志埤蒼三卷張揖撰

又引字林云鰐

鰕也是則以鰐屬上文鰐鰕讀以鰕屬下文鰐鰕讀

與郭氏異然鰕自異于鰐郭氏為當

麟傳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箋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

麟角所以表其德也

釋文麟呂辛反瑞獸也草木疏云麋身牛尾馬足黃

色負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王者至

仁則出毛云信而應禮鄭云角端有肉示有武而不

用也服虔注左傳云視明禮修則麒麟至麋音俱倫

反

正義傳解四靈多矣獨以麟為興意以麟于五常屬
信為瑞則應禮故以喻公子信厚而與禮相應也此
直以麟比公子耳而必言趾者以麟是行獸以足而
至故言麟之趾也言信而應禮則與左氏說同以為
修母致子也哀十四年左傳服虔傳注云視明禮修而
麟至思睿信立白虎掇言從人成則神龜在沼聰聰
知正而名山出龍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騶虞傳云
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是與左傳說同也說者又云人
臣則修母致子應以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不修
則龍不至故也人君則當方來應是以駁異義云元

之間也洪範五事一曰言于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于是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故天應以金獸之瑞是其義也箋公子信厚與禮相應有似于麟申述傳文亦以麟為信獸駁異義以為西方毛蟲便為別說有角示有武有肉示不用有武而不用是其德也箋申說傳文也釋獸云麟麋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曰麟麋身牛尾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陸璣疏麟麋身牛尾馬足黃色員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群居不侶行不入陷穿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

荀子解蔽篇云無已憐
之心注云憐讀為吝

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
如賦曰射麋脚麟謂此麟也

循按說文鹿部云麟大牝鹿也麒麟獸也麋身牛尾
一角麋牝麒麟也張參五經文_字云經典皆作麟惟尔
雅作麋古者麟麋字別物殊經典或以聲近相假借
如漢書王莽傳遘_音即吝_音是也玉篇則以麋麟為
重文與說文異蓋以經典假借誤為一也禮運云聖
人作則四靈以為畜又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春秋
公羊傳云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
以告者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

麟為瑞應之獸傳之古矣以孔子鳳鳥不至言之瑞

二十三

應之說自不可沒也修母致子之說信而應禮之說服虔注春秋獲麟

云麟中央土獸土為信信禮之子修其母致其子視

明禮修而麟至禮運正義蔡邕月令章句云天官五獸中有

大角軒轅麒麟之信凡麟生于火游于土故修其母

致其子五行之精視明禮修則麒麟臻初學記二十九是也正

義載服虔注及取倫異義俱未倫禮運正義引異義云

公羊說麟木精左氏說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陳欽

說麟是西方毛蟲許慎謹按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

四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鳳南方也龜北方也麟中

史也鄭駁之云古者聖賢言事亦有效三者取象天地人四者取象四時五者取象五行今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則當四時明矣虎不在靈中空言西方虎者麟中央得則無近誣予又引異義云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左氏說麟是中央軒轅大角獸孔子作春秋者禮修以致其子故麟來為孔子瑞陳欽說麟西方毛蟲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兌為口故麟來許慎謹按公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石渠以為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為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為瑞以應孔子

至鄭駁之云元之聞也洪範五事二曰言言作從從

作又又治也言于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亡已有
盛德無所施用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少從以為天下
法故應以金獸性仁之獸賤者獲之則知將有庶人
受命而行之受命之徵已見則于周將亡事勢然也
興者為瑞亡者為災其道則然何吉凶不並瑞災不
兼之有乎如此修母應子也若立言之密也正義又
引說者言人臣修母子應人君當方來此熊氏說亦
見禮運正義也大戴禮天員篇云毛蟲之精者曰麟
易本命篇云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麟為之長春秋

鯨露五行順逆篇云金者秋殺氣之始也思及于毛

蟲則走獸大為麒麟至陳欽主蟲之說固有所本後漢書

元傳云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王莽從欽受左氏學臣欽為厭難將軍然曲禮言左青龍

右白虎前朱雀後元武史記天官書東方蒼龍南方

朱雀北方元武西方參為白虎白虎通五行篇云西

方其精白虎則許氏以虎配西方不為無據惟麟屬

中央經典無文左氏說軒轅大角之獸天官書軒轅

黃龍神屬南宮劉昭注續漢書天文志引張衡靈憲云

黃龍軒轅于中宗中興天文志引石氏星書云中宮

黃帝其精黃龍為軒轅司四季司中獄司中土司保

蟲三百六十

見文獻通考象緯考

是則軒轅屬中央乃石氏舊說

二十五

史記稱魏石申公蓋戰國時人

張衡靈憲云黃神軒轅于中

劉昭續漢書天文志注

與蒼

龍白虎朱雀靈龜並列為五晉隋天文志

遂以轅轸

十七星為黃帝之神黃龍之體屬于中宮史記屬南

者猶月令中央寄于夏後故漢書權軒轅黃龍體提

行別書是也乃中央自是黃龍說左氏者以麟當之

其詳未聞矣鵠冠子以麟為北方元枵之獸春秋保

乾圖言歲星散為麟

太平御覽八

元枵屬水歲星屬木是固異于

屬土屬金之說而鄭氏云金九以木八為妻金性義

木性仁得陽氣性似父得陰氣性似母麟毛蟲得木

八之氣而性仁禮運正義是又合陳欽與公羊說為一公羊
疏說鵠冠子云水為土妃水土媾精而生麟得土氣
者性似父得水氣者性似母則並援水以合于土公
羊疏又云春秋說云麟生于火游于中土軒轅大角之
獸然則麟為土畜而言木精者正以公羊說云麟者
木精一角赤目為火候既為火候是木之子謂之木
精亦何傷舊云木生火火生土麟為土畜亦受氣于
火性合人仁故為木精也是又因土而合于火以及
木然則一麟也水火木金土皆其所屬矣竊謂序言
麟之止闕鵠之應也闕睢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

雖哀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止之時也毛傳信而應
禮即本序為說修母子應乃後人據據而牽信為土
牽禮為火又傳會于軒轅黃龍非毛公本義也公羊以
麟為仁獸經文亦無木精之說稱木稱金皆傳會耳
說苑辨物篇云麟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
德盛則以為畜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麋身牛尾
圓頂一角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
擇土而踐位平然後處不羣居末旅行紆兮其有質
文也幽間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此說瑞應至當
含仁懷義亦非木精金獸之謂總之麟為靈獸德盛

所應春秋因獲而傷詩因信厚而喻其他異說經無
明文存而不論可也白虎通封禪篇云天下太平符
瑞所以來至者以為王者承天統理調和陰陽陰陽
和萬物叙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傳云
以足至即此所謂至也後漢書班固傳載荅賓戲云
肉角馴李賢注云肉角謂麟也引伏候古今注云建
初二年北海得一獸^角大如麋有角在耳間端有肉又
孝經石契云芻兒捶麟傳其前左傳足孔子曰女豈
有所見乎吾所見一禽一如麋羊頭頭上有角其末
有肉<sub>太平御覽八
百九十九</sub>此箋角末有肉之所出也何休注公

羊傳言麟角戴肉廣雅言麒麟狼題肉角並與鄭合

春秋感精符云明于興哀武而仁仁而有慮九十八義文類聚此箋有

武不用之謂也玉海云太平興國九年十月癸巳嵐州獻牝獸一角角端有肉詔羣臣參驗徐鉉等以為祥麟有曰作祥麟曲

釋獸既以麋身牛尾一角釋麟矣又釋麋云麋大麋

牛尾一角郭氏注云漢武帝郊雍得一角獸若麋然

謂之麟者此是也郭蓋以漢武所謂麟者此是麋也

非真麟也故于麋下注云角頭有肉引公羊傳云有

麋而角史記索隱引韋昭云體若麋而一角春秋所

謂有麋而角也楚人謂麋為麋所引蓋韋昭漢書音義此與郭異也

釋獸又云驪如馬一角不角者驪公羊疏引以為麒麟

麟之麒麟云麒麟非直雌雄之異其體別郭忠恕汗簡
鹿部引古尔雅作麇然尔雅明言騏無角說文言麒
一角騏與驪類麒麟與麟類漢書司馬相如載子虛賦
云射遊騏索隱引韋昭云如馬一角尔雅云雉無角
曰騏非麒麟之麒此辨是也程泰之演繹露云唐以
麒麟名馬廐蓋取祥麟德騏以重其事字既改而從
馬則失其本意矣乃戰國策齊策第四載王斗說云
世無騏驎耳王駟已備矣是騏驎本良馬名故以
名廐非唐改從鹿為從馬也宣和博古圖以瓶之甲
錯者為麟瓶不知麟為毛蟲如麇何麟甲之有哉

二六

乾隆己酉正月初四日刪定錄訖
嘉慶戊午九月又刪改錄一通
戊申十二月十九日錄起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卷二

江都焦循

召南鵲巢第二

鵲箋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

釋文鵲七畧反字林作鵲

正義推度災曰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復于消息十一月卦故知冬至加功也月令十二月鵲始巢則季冬猶未成也故云至春乃成也此與月令不同者大率記國中之候不能不有早晚詩緯主以釋此故依而說焉

循按傳不訓者常物也說文作𪚩云𪚩一也象形重
文𪚩云篆文𪚩𪚩从隹昔又于馬字下云𪚩者知太歲
之所在字林作𪚩承說文也作鵲蓋俗字耳淮南子
汜論訓云蟄蟲鵲巢皆嚮天乙者至和在焉亦此說
文𪚩知太歲之說也說文隹部云𪚩𪚩也鳥部云𪚩
𪚩𪚩山𪚩知來事鳥也淮南子汜論訓云𪚩知往
而不知來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此說
文𪚩𪚩知來之說也知知知自知可通知雅不
釋知而釋其飛曰知鵲鵲知醜其飛也知又別釋知云知
山知郭氏注云似知而有文采長尾知脚赤知甚

明惟高誘注淮南子則以乾鵠為鵠廣雅亦云鴉鵠鵠也鵠鵠也易通卦驗云鵠者陽鳥先時而動先事而應見于未風之象失節不巢癸氣不通故言春不東風也淮南子人間訓云夫鵠知歲之多風也去喬木而巢扶枝大人過之則探其殼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脩遠難而忘近患鵠其即所謂自知風其即所謂鵠不知往歟巢處者女車知風枕卵探殼是來而津往無以定知來即知友已知其類而又通稱歟知風則早雅下雅說文之鵠與鵠自不容混其因其一類而又通稱歟易說云二月驚蟄候雁北鄉鵠始巢禮記月令合詩緯易說參言之也

鳩傳鳩尸鳩結鞠也尸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箋尸
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

釋文尸本又作鴟音司尔雅云尸鳩鵲鵲也郭璞云
今布穀也江東呼獲穀草木疏云一名擊穀案尸鳩
有均一之德飲其子旦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
如一揚雄云戴勝也結古八反又音吉尔雅作鵲鞠
音菊尔雅作鵲

正義序云德如尸鳩也釋鳥云尸鳩結鞠郭氏云今
布穀也江東呼獲穀埤蒼云鵲鵲方言云戴勝謝氏
云布穀類也諸說皆未詳布穀者近得之

循按說文鳥部云桔鷖尸鳩也尸鳩之名對祝鳩而
言之誠壹莫如尸祝桔鞠之均壹夫不之慙謹似之
故以為名本又作陽者傳寫之俗也月令仲春之月
雉化為鳩鄭氏注云鳩搏穀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二
月紀云鳩蓋布穀鳥列子天瑞篇言鷦之為鷽鷽之
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鷽與雉化為鳩之說合故以鷽
為雉以布穀為鳩也然鄭以解月令之鳩不以解名
南之尸鳩惟方言言布穀自關東西梁楚之間謂結
誥郭氏以布穀解鷽鷽本諸此也方言又云尸鳩自
關而東謂之戴勝雉或謂之鷽鷽則桔鷽布穀雖同

而結鵲尸鳩二且異孫炎爾雅注云尸鳩或謂紡鵲虞

其別名也常在澤中見人報鳴不去有象主守之官

故名之

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五

廣雅云擊穀鵲鵲布穀也戴維澤虞

尸鳩戴勝也皆本方言言之

戴東原方言疏證謂布穀當作尸鳩尸鳩當作戴勝以孫炎張揖所本觀

之方言本即如是而非傳寫譌誤

郭氏注方言既辨之云爾雅尸鳩即布穀

非戴勝又云爾雅說戴勝下鵲鵲自別一鳥名方言

似依此義又失也蓋郭氏既據方言以鵲鵲為布穀

又據爾雅以布穀為尸鳩也謝氏以為布穀類者亦

以方言布穀尸鳩兩判不能斷布穀即尸鳩耳正義

以布穀為近得之春秋昭十七年正義云毛詩義疏

今梁宗之間謂布穀為鵲鵲則布穀是尸鳩明矣而
揚雄云尸鳩是戴勝今戴勝自生穴中不巢生雄言
非也是可與近得之說相發明然詩義疏自本方言
白氏六帖又引之云一名布穀一名桑鳩桑鳩之稱
非所詳矣陳藏器本草拾遺云布穀江東呼為郭公
北人撥穀一名獲穀似鷓鴣長尾今郭公四月間有之
其狀誠如藏器所說但所謂均一之德及居鵲成巢
未見其然序云國君積德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
而居有之傳或本此以推于尸鳩邪故宗儒有謂止
取二物為喻不必有此理

呂氏讀詩記引張氏說又黃實夫集解說

抑又考之崔

豹古今注云鳴鵒一名尸鳩嚴粲詩緝引李氏說云
今乃鳴鵒也李氏鳴鵒今之八哥不雅翼云字書謂之咧咧鳥其性拙不能
構巢多居瓦隙中時奪鵒之巢以為巢李時珍本草
綱目云八哥居鵒巢樹穴蕭山毛大可亦據目所親
驗以八哥占鵒巢斷尸鳩即鳴鵒見其續詩傳鳥名卷今江淮間里諺亦稱
八哥頭也撮不喜作窠只喜奪訪諸里老云鵒愛潔
八哥以穢物置其巢中鵒則別營巢因入而居之若
是則傳為實事合諸崔豹所釋則尸鳩即鳴鵒音其
八哥即布穀之轉聲或布穀不必為郭公而實為鳴
鵒則崔豹此釋不惟深合于毛亦且不殊于郭矣所

又按

金匱要畧論云目
赤如鳩眼今鳩之目
赤者惟鴿俗謂之
朱砂眼漢人專以
此為鳩而經典無
明文說文雖列鴿
字而亦與諸鳩不
連繫記于此以候考

采

傳蘇瞠蒿也

釋文采蘇音煩本亦作蘇瞠蒿也孫炎曰白蒿瞠薄

可疑者鴿鴿即春秋昭公二十五年來巢之鸛鴿考
工記云鸛鴿不踰沛曹在沛水之北詩詠尸鳩又公
羊傳言非中國之禽然春秋正義解不踰沛云鸛鴿
北方之鳥南不踰沛又云今大河以北皆有鸛鴿則
不踰者非謂不踰沛而北也尸鳩之鳥自方言以下
未有定論幸而有居巢一事目驗可憑而崔豹亦郭
陸同時先後之人玉海引書目云古今注三卷晉太傅丞崔豹撰姑置郭而取崔姑
舍古訓而據目驗庶可補正義所未詳矣乎

波反白也蒿好羔反

五

正義蘇皤蒿釋草文孫炎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此言沼沚者謂于其傍采之也

循按說文白部云皤老人白也史記秦本紀黃髮皤

皤張守節正義云皤當作皤皤白頭兒玉篇皤字訓云老人白也皤皤衆良士也則顧氏所

見尚書作皤皤唐本草注稱白蒿葉似艾上有白毛蓋狀有似

于老人頭白者故以皤呼之皤與蘇聲近白蒿之呼

蘇通皤音而名之也夏小正二月采蘇傳云蘇由胡

由胡者蘇母也蘇母有勃也皆豆實也釋草蘇由胡

廣雅蘇母菁勃也陸氏疏云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

美可生食又可蒸食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菊勃春秋

正義神仙食經云十一月采彭勃彭勃白蒿也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九卷有神仙服

食經唐本草圖經云白蒿蓬也生中山川澤今所在有

之又本草注云俗呼蓬蒿可以為道並見證類本草鯨鰭皆有

盤音禮運鯨鯢中車作樊纓注云讀如筆帶轉為菊勃又轉為蓬

唐時俗呼蓬蒿正醵蒿之遺稱也

草蟲傳草蟲常羊也

釋文蟲直忠反木或作虫非也虫音許鬼反草蟲常

羊也草木疏云一名負蟄大小長短如蝗而青也

正義釋蟲云草蟲負蟄郭璞曰常羊也陸璣曰大小

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

六

循按尔雅作草螽此正義引作草蟲郭氏注草螽云
詩云嚶嚶草蟲謂常羊也不破草螽為草蟲似尔雅
本作草蟲如正義所引耳負螯之名說文有二虫部
云螯官螯也此即毛詩之草蟲蟲部云非蟲具蟲負螯
也此尔雅之盧蜺洪範五行傳所謂淫氣所生者春秋
正義引洪範五行傳云蜚負螯趙之所生其為臭惡南方淫女氣所生也又漢書五行志云嚴公二十九年有蜚留飲以為負螯也性不食穀食穀為災介蟲之蜚留向以為蜚青色近青膏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故以其澤淫風所生為蟲臭惡陶隱居云形扁如鼈小有臭氣今人家有之故以其虫別之也尔雅稱負者有二釋鳥鵲負雀以鵲捉攫鳥雀也草蟲與官螯為雌雄故以負螯名之若臭蟲

地形訓云東南為常
羊之維焉濟注云常
羊不進不退之貌東
南純陽用事不盛不
衰常山故曰常羊
之維

負蟄本名負盤蓋其形圓如負盤也常羊別無所考
郭氏正用毛傳耳蓋庶物之名大抵非以聲音即以
形狀淮南子倣真訓云不若尚羊物之終始漢書禮
樂志載郊祀歌云幡比翺回集貳雙飛常羊又云周
流常羊思所并顏師古皆以逍遙訓之草蟲飛翔之
狀有如此者故以常羊呼之猶熒火之呼燐燐也
草蠶傳草蠶蟄也箋草蟲鳴草蠶躍而從之異種同類
釋文草音婦蠶音終草蠶蟄也李巡云蝗子也草木
疏云今人謂蝗子為蠶蟄音煩
正義釋蟲云草蠶蟄李巡曰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

蓋常羊禍
云相羊相
羊北印道
道一處一
轉心

蝗子為螽子二充州人謂之騰許慎云蝗螽也七蔡邕云
螽蝗也明一物定本云阜螽蟻依尔雅云則俗本云
蟻螽者衍字也言異種同類者以尔雅別文而釋故
知種異今聞聲而相從故知同類也

循按本草拾遺云阜螽如蝗蟲東人呼為昨𧈧昨𧈧
者一作蛸蛸郭氏讀蛸為竹白反蛸為孟段成式酉
陽雜俎言蝗腹下有梵字蛸蛸則青而無梵字也今
驗之良然張華博物志云螺贏亦取阜螽子祝之成
已子今驗螺贏所取正小青蛸蛸也青蛸蛸今呼為
抹札抹札乃蛸蛸之倒方語相傳有古今顛倒相承

者此其例也青蛸似蝗而大故曰阜又善跳故云
趯趯非蝗也異種同類者張衡云土蟪鳴則阜螽跳
郭氏爾雅圖贊云蛭引土精無心之蟲交不以分媾
于阜螽太平御覽九百七十八鄭氏以阜螽從草螽為天性見小雅出車箋正
如此說但草蟲非蛭引則說有不同耳

蕨傳蕨鼈也

釋文蕨居月反鼈也草木疏云周秦曰蕨齊魯曰鼈
鼈卑減反本又作鼈俗云其初生似鼈腳故名焉
正義蕨鼈釋草文舍人曰蕨一名鼈郭璞云初生無
葉可食

循按今尚名蕨羅願尔雅翼說蕨云蕨生如小兒拳
紫色而肥野人今歲焚山則來歲蕨菜餘生其舊生
蕨之處蕨葉老硬敷披人志之謂之蕨基廣雅云蕨
苙其基其^其之轉邪厥其二字古皆互用或當同名
以物但加艸以為志尔其形似拘孿之狀名之從蕨
蓋謂歷矣蓋其物初生短秃故名蕨鼈則其疊韻字
也因似鼈腳而名鼈則蕨由鼈轉以羊齒糜舌例之
當呼鼈腳今止稱鼈恐非緣是耳

薇傳薇菜也

釋文薇音微草也亦可食

正義陸璣云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
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
祀定本云薇草也

循按爾雅釋草云薇垂水傳惟訓菜者以垂水之名
不顯明其為菜也公食大夫禮云鉶芼牛藿羊苦豕
薇又士虞禮云鉶芼以苦若薇薇用以芼豕是為菜
也說文草部云薇菜也似藿以陸氏疏莖葉皆似小
豆參之即今豌豆也俗呼豌豆作宛平聲正是薇音之
遺猶可按而求者垂水亦薇聲之變以為生于水中
非矣廣志云薇葉似萍可蒸食

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九

此萍蓋蘋之

為蘋二為四葉菜九莠豆之葉誠似之非似蘋即生于水也

蘋傳蘋大萍也箋蘋之言賓也

釋文蘋符申反大萍也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大萍本又作萍薄經反一本作萍音平

正義釋草云萍萍其大者蘋舍人曰萍一名萍郭璞曰今水上浮萍也江東謂之藻音瓢

循按說文賓大萍也蘋又從賓者說文于濱亦作蘋云水厓也人所賓附益頻即賓之變文蘋蘋皆取賓義實从賓也說文萍萍二字轉注相訓云無根浮水

而生者鄭氏周禮萍氏注云萍之草無根而浮此今水上浮萍也陶隱居說本草經水萍云此是水中大萍非今浮萍子藥錄曰五月有花白色非今溝渠所生者陳藏器本草拾遺云水萍大者曰蘋葉圓潤寸許葉下有一點如水沫一名茗菜此又一種異于浮萍爾雅云其大者蘋別于萍之辭也舊說或以水上浮萍可供祭祀失之矣韓詩浮者曰藻爾雅翼引作藻廣雅云藻萍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萍水藻此藻皆為藻字之譌藻與萍自是兩物也

藻傳藻聚藻也箋藻之言漂也

釋文藻音早水草也

正義左傳曰蘋蘩蕰藻之菜蘩聚也故言藻聚藻陸璣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然則藻聚生故謂之聚藻也

循按說文訓蘩為積訓積為聚是蘩有聚義蘩宜作蘩也顏氏家訓書證篇云說文云蒼牛藻也讀若威音隱塢瑰反盧文弨補注云隋書經籍志說文音隱四卷即陸璣所謂聚藻葉如

蓬者也又郭璞注三蒼亦云蘩藻之類也細葉蓬茸生句然今水中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茸如絲圓繞

可愛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為蒼蘆學士文弼補注云
蘆與蒼一聲之轉蓋蘆蘇蘆蘆本為四物蘆即蒼蘆
即葉如雞蘇之藻郭氏注尔雅蒼牛藻云似藻葉大
江東呼為馬藻似以蒼為葉如雞蘇者顏氏之說是
也廣雅以茭菰為藻別云陵茭蘆也則茭菰自藻
之一名非謂陵茭矣

甘棠傳杜甘棠杜也

釋文甘棠杜也草木疏云今棠梨

正義釋木云杜甘棠郭璞曰今之杜梨又曰杜赤棠
白者棠舍人曰杜赤色名赤棠白者亦名棠然則其

白者為棠其赤者為杜杜杖杜傳云杜赤棠是也

循按說文木部云杜甘棠也又云白棠牡曰棠牝曰杜然則赤者為牝白者為牡矣戴東原云傳注莫先于毛詩其為書又出爾雅後爾雅杜甘棠棠梁山橘榆白枌立文少變杜澀棠甘而名類可互見杜赤棠白者棠以棠見杜杜甘棠以杜見棠毛詩甘棠杜也誤枌白榆也不誤杜甘曰棠梁山生曰橘榆白曰枌然以杜為不甘據陸氏疏為說以是駁毛恐未為當且召南之詩在爾雅前詩明曰甘棠爾雅即取以釋杜不得讀杜甘為白可知枌不可以統榆故知白連榆讀

棠不可以統杜故知杜為甘棠使棠已味甘詩不必以甘著也

雀傳雀之穿屋似有角雀

循按說文佳部云雀依人小鳥也讀與爵同蓋即今之家雀俗稱麻雀者也物易識人所共知故傳箋釋文正義皆不詳其物月令鴻雁來賓雀入大水為蛤鄭氏注云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至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賓雀者老雀也棲宿于人堂宇之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賓雀張叔皮論云賓雀下草田鼠上騰春秋正義用高說也故雀豹古今注云雀一名嘉賓然鴻雁來

之文仲秋已言不應重出周書時訓解云寒露之日

二

十三

鴻雁來賓又五日雀入大水化為蛤晉語趙簡子云
雀入海為蛤雉入淮為蜃皆不以賓屬雀則雀故無
賓雀之號鄭說是也易緯通卦驗云齊麥生賓雀入
水為蛤此當為高氏所本而鄭氏此注亦依之作賓
雀者各依本文為解也或說諸緯注皆依託鄭氏而
作者

鼠

循按說文云鼠穴蟲之總名也詩單言鼠未知所指
但以穿墉解之蓋鼯鼯之類耳

羔羊傳小曰羔大曰羊

釋文羔羊小曰羔大曰羊

正義小羔大羊對文為異此說大夫之裘宜直言羔而已兼言羊者以羔亦是羊故連言以協句傳以羔羊並言故以小大釋之

循按後漢書循吏傳云蹈羔羊之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小者曰羔大者曰羊與毛詩傳合

梅

釋文梅木名也韓詩作棓說文棓亦梅字

循按詩言梅者四此及小雅四月皆無傳陳風墓門

有梅秦風有條有梅皆訓云枏也然則此二梅非枏

矣夏小正正月梅在移桃則華五月煮梅傳云為豆

實也禮記內則十六物有桃諸梅諸卯鹽王肅云諸

菹也謂梅諸即今之藏梅也欲藏之時必先稍乾之

禮記正義。隋書經籍志載王肅注禮記三十卷又內則庶羞三十一物有棗栗桃李

梅杏周禮春官籩人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榛鄭

氏注云乾榛乾梅也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齊民要術引廣志云

蜀名梅為榛大如雁子梅榛皆可以為油脯黃梅以熟榛作之春秋昭公二十年傳云水火醯

醢鹽梅以亨魚肉內則又云獸用梅凡此皆以實言

與此詩言其實七其實三合即今之實似杏而酸者

說文木部某酸果也从木甘闕是也或以某為柑非詩作梅者
通借也秦風陳風云柟也者尔雅釋木云梅柟孫炎
注云荊州曰柟揚州曰梅說文木部云柟梅也梅柟
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注云柟葉似桑顏師古漢書注
云柟今所謂楠木是也知此與四月非柟者柟不以
實著與栗不倫故也故陸氏疏于標有梅云杏類也
樹及葉皆如杏而黑耳暴乾為腊置羹臠齏中又可
含以香口初學記二十八于有條有梅云皮葉似豫章荊州人
曰梅正義分別甚明郭氏注梅柟云似杏實酢此直以
薦豆和羹之實為柟木實矣山海經南山經序勺之

山其上多梓二枏郭氏注云枏大木葉似桑志今作楠尔
雅以為梅玉篇枏重文也楠蓋俗文也此是也注尔雅誤耳說文木部又
云枏梅也者此即尔雅所謂時英梅英枏字通也又
史記正義解司馬相如傳木蘭引廣雅云南人以為
梅也今廣雅無此文辭亦不類劉淵林蜀都賦注云
木蘭大木也葉似長生冬夏榮常以冬華其實如小
枏甘美南人以為梅其皮可食蓋木蘭亦稱為梅非
即是梅賦言木蘭下又言枏明是二物屈原賦云朝
搴之木蘭兮王逸章句云木蘭去皮不死與大木之
梅酸果之某皆非一物也

麇

釋文麇本亦作麇又作麇俱倫反麇獸名也草木疏云麇麇也青州人謂之麇

正義續人注云齊人謂麇為獐則麇是獐也

循按考工記績畫之事山以章鄭氏注云章讀為獐獐山物也齊人謂麇為獐說文麇麇也重文麇是麇通作麇公羊傳有麇而角惠徵君棟九經古義云唐石經麇作麇郭璞引此傳與石經同蔡邕石經作麇五經文字云麇麇二同九倫反上說文下摘文經典或作麇字書所無然則麇乃後人俗字也

白茅傳白茅取潔清也

十五

正義易曰藉用白茅元咎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以供祭祀明其潔清

循按士虞禮苴刈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筐鄭氏注云苴猶藉也周禮天官甸師職云祭祀共蕭茅注云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苴以藉祭縮酒沛酒也地官甸師職云大祭祀共茅蕭注云鄭大夫讀蕭為藉謂祭前藉也易曰藉用白茅元咎儀禮疏亦引此是白茅即祭祀所用之茅也且白茅包之傳訓包為裹箋云以白茅裹東野中田者所分麋肉則茅為可以包裹之物周

禮春官司巫祭祀共蘋館注引杜子春云或為祖飽
茅裏物也春秋僖公四年左傳注云包裏也東茅菁茅
也故尸子云殷湯救旱身嬰白茅以身為牲皆祭祀
用白茅之證也杜氏謂菁茅者禹貢荊州厥名包匭
菁茅鄭氏注云菁茅茅之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史記
夏本紀管子輕重丁云淮之間一茅三脊曰菁茅鄭不
集解言三脊者益三脊茅異物不常有故宗書符瑞志云
有三脊茅生石頭西岸唐書開元十三年撫州三脊
茅生均以為瑞鄭以藉牲縮酌之茅茅恒產之茅不
必三脊者故訓以有茅刺也毛今之茅俗呼為芒子葉

有刺棘人春生苗嫩白曰茅鍼本草拾遺言鍼即茅
筭是也說文菅茅轉注相訓陸德明謂茅已漚為菅
蓋以毛公小雅白華傳云漚為菅故以未漚者為白
茅也然茅質脆易斷農人或用以覆屋或作粗索幽
風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尹文子云茅茨不翦說文
云以茅葺蓋屋是也至古用以作簣作蓆覲國皆束而
用之無妨于脆也若菅之見于書者儀禮喪服云菅
屨子夏傳云菅屨菅菲也春秋成公八年傳云雖有
絲麻无棄菅蒯山海經西山經云白菅為席未聞茅
可作席作屨也故陸氏疏云白茅包之茅之白者古

用包裹禮物以充祭祀縮酒用御覽九百九十六又云管似茅而滑澤無毛柔韌宜為索漚乃尤善矣正義分別甚明
豳風言索綯為用茅此言管宜為索者管茅皆可為
索也猶苦為白茅蓋屋之名春秋昭公二十七年傳
云或持一編管注云苦也管茅皆可蓋屋也且詩言
白華管兮白茅束兮自屬兩物傳云白華野管也已
漚為管以管為漚名與束相對陸佃埤雅云白華不
管則脆薄白茅不束則散亂是也次章云露彼管茅
管茅並列並明並正義云潤彼管之與茅是亦以管茅
為二也然則說大管茅轉注相釋何也猶以鱣釋鯉

以椅釋梓古人以類相釋其例有如是也

樸檉傳樸檉小木也

釋文樸蒲木反又音僕檉音速樸檉小樹也

正義釋木云樸檉心某氏曰樸檉斛檉也有心能溼江河間以作柱孫炎曰樸檉一名心是樸檉為木名也言小木者以林有此木故言小木也

循按釋文于尔雅作檉樸觀此正義所引則傳寫倒耳說文繫傳云即今小榦樹栗之類也詩識名解云當是單名檉者以叢生故加樸字即榦檉是也榦檉似樸亦有牙皆叢生

鹿

循按鹿亦人所共識故不訓

危傳危狗也

釋文危美邦切反狗也

正義危狗釋畜文李巡曰危一名狗

循按釋畜又云未成豪狗廣雅釋器云乾謂之豪說

文希部云豪承鬣如筆管者蓋毛之銳出者之名凡

獸幼時皆無豪說文犬部云危犬之多毛者是狗長

則名危危幼則名狗也何承天纂文云猥髦猥皆多

毛犬也初學記二十九。太平御覽九百。四多髦字。說文訓猥為惡毛犬猥即猥

字今之猓獅狗毛長被體異于羣狗而尨六弟常犬也
今之田犬毛帖于膚家犬毛厚而疎故尨視田犬為
毛多與猓則異也又說文云犬狗之有縣蹄者也孔
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又孔子曰狗叩也叩氣以
吠守也云縣蹄者廣志狗有縣蹄短尾之號相牛經
云縣蹄欲得如八字是也于狗言吠守是狗為守犬
之定名曲禮正義云犬有三種一曰守犬守禦宅舍者也二曰田犬田獵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君子庖厨庶羞用也故曲禮
云尊客之前不叱狗又云毋投與狗骨易說卦傳云
艮為狗九家易云艮止主守禦也李鼎祚周易集解春秋左氏
傳云國人逐瘕狗又云國狗之瘕言國狗則國中所

畜之狗孟子云雞鳴狗吠相聞列子載楊朱之言云其狗迎而吠之莊子云狗不以善吠為良凡言狗皆以守犬言也若儀禮鄉飲酒記云其牲狗也禮記內則云狗赤股而躁臊又鄉飲酒義云烹狗于東方凡此皆食犬蓋羹饌所用即取于守犬之中畜之以待牲殺故鄭氏注儀禮云狗取擇人昭公二十三年傳云吏人之與叔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是所用即守犬也若犬為縣蹄之定名亦為守犬田犬食犬之通名曲禮云效犬者左牽之又云犬曰羹獻內則云犬羹又云犬宜腦梁月令

云食麻與犬二周禮秋官犬人掌犬牲此皆以食犬言九

也小雅遇犬獲之禮記少儀云守犬田犬則授擯者

既受乃問犬名尔雅云狗四尺曰獒公羊傳云晉侯

有周狗謂之獒此所畜守犬也而左氏傳載趙盾曰

棄人用犬是守犬田犬均得以犬統之也尹文子云守犬

過其門宗玉賦云極犬信信狗亦通于田犬之名呂氏春秋云曰善噬賓客不

得狗則得獸矣戰國策言韓盧天下之壯犬說苑載

此作天下疾狗也史記范蠡遺大夫種書云狡兔死

走狗烹是也然先秦以上經典言狗多屬于吠守故

許氏引孔子訓犬曰縣蹄訓狗曰吠守其辨明矣犬

與狗既各有所屬而尔雅統曰狗屬者尔雅凡題上
事之名有取統名者有摘上事之一名以題之者如
因麋鹿曰麇題曰麇屬因魚曰須題曰須屬因未成
豪狗題曰狗屬其例一也龙狗雖有大小之別而經
文多以狗代龙大小可通呼也

唐棣傳唐棣移也

釋文棣徒帝反移也字林大内反移音移一音是兮
反郭璞云今白移也似白楊江東呼夫移
正義唐棣移釋木文舍人曰唐棣一名移郭璞曰今
白移也似白楊江東呼夫移

循按說文木部云移棠棣也古棠與唐通吳玉搢別

雅云後漢書延篤傳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廣

韻闡廬弟夫溉奔楚為棠嶺氏其字作棠與水經注

同是也論語唐棣之華偏其反而鄭氏注云棠棣移

也一名移楊證類本草十四。隋書經籍志鄭元注論語十卷崔豹古今注云移楊

葉圓弱蒂微風大搖又云移楊一曰蒲移蒲移夫移

通也又何晏論語集解云唐棣移也華反而後合陳

藏器本草拾遺云扶移木生江南山谷樹大十數圍

無風葉動華反而後合證類本草云唐開元中京兆府三原縣尉陳藏器撰本草拾遺十卷是夫

移即唐棣也

李 桃

循按桃見前李亦恒物也

葭傳葭蘆也箋記蘆始生者著春田之早晚

釋文葭音加蘆也蘆音盧草也

正義葭蘆釋草文李巡曰葦初生

循按釋草又云葦類醜芳葭華舍人注云葭一名華

風傳訓蘆不訓華者經典言華皆指草木榮芬無以

為葭者說文草部云芳葦華此葭華正為上芳字之

訓非以葭訓華也惟葭華為芳之訓蘆為葭之訓故

傳不曰華而曰蘆矣循為是說就正于金壇段君玉

二

三

裁段君以為然後見程教諭瑤田釋茶芳云謂是乃

葭類之華非葭又名華也

刻通藝錄卷第十一

于是益自信矣夏

小正七月秀萑葦傳云未秀則不為萑葦秀然後為

萑葦說文葦大葭也葭葦之未秀者與李巡說合

𦍋傳𦍋牝曰𦍋

釋文𦍋百加反𦍋牝也牝頻忍反徐扶死反

正義𦍋牝曰𦍋釋獸文

循按𦍋有二訓說文𦍋部云𦍋牝𦍋也一日二歲能
相把持也夏官大司馬職注鄭司農云一歲為𦍋二

歲為祀三歲為特四歲為豕五歲為慎康成不用易
為豕牝曰祀蓋豕牝之名著于爾雅二歲之說古無
所依許氏雖兼存二說亦以豕牝為正解也廣雅釋
獸云二歲為祀此本鄭司農說司農之前未之有矣
騶虞傳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
則應之

釋文騶側留反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
至信之德則至周書王會草木疏並同又云尾長于
身不復生草尚書大傳云尾倍于身

正義白虎西方毛蟲故云義獸鄭志荅張逸問傳曰

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脩何謂答曰白虎黑文周

史王會云脩者取其一發五祀言多賢也射義注及

谷志皆喻得賢多引詩斷章也言不食生物者解其

仁心故序云仁如騶虞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者騶

虞之為瑞應至信之德也陸璣云騶虞白虎黑文尾

長于軀不食生物不復生草應信而至者也

循按周禮大宗伯職以白虎禮西方鄭氏注云琥猛

象秋嚴春秋元命包云扶始曙白虎感已生皋陶明

于刑法罪次始終故立為大理藝文類聚九十九服虔注春秋

云思睿信立而白虎擾許氏五經異義云虎西方也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

忠公詩義引賈誼新書謂

騶虞非獸以證毛鄭之失

騶乃文王之囿而虞者囿之

目獸者也謂當毛詩未出

之前說者不聞以騶虞為

獸漢儒多言鳥獸之祥然

猶不以為言是初無此義

僕觀司馬相如封禪書囿

騶虞之羣孫徽麋虞之

怪獸又曰般之獸樂我君

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

蓋聞其有今視其來師

古注騶虞也則是騶虞

之獸果見于武帝之時矣

太公之福淮南子皆曰文王

拘于羑里散宜生得騶

並禮運

正義

義主刑屬兇秋是白虎為義獸也服氏謂信立

亦與應至信之德合又瑞應圖云白虎者仁而不害

與不食生物之說合故正義云白虎西方毛蟲也漢

書司馬相如傳載封禪文云囿騶虞之羣珍頌云般

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白質黑章即

所云白虎黑文也周書王會今無騶虞因之文惟云

其西般吾白虎盧學士文昭說鄭志引王會白虎黑

文今本皆闕二字蓋篇中別無黑文之說為相傳譌

闕二字無疑乃弟曰白虎黑文耳王會解又云央林

以首耳首耳者身若虎豹尾長參其身食虎豹山海

虞獻紂張平子東京賦
日園林氏之騶虞擾澤
馬與騰黃何平叔景物
福致賦曰騶虞承獻素
質仁形晉安帝時新野
有騶虞見以騶虞為獸
者似此之類甚多不可請
無是獸也其他不可信則
太公在毛鄭之前相如淮
南王与毛多同時在鄭之
前其言亦尔安得不信
乎則是毛鄭之釋亦不
為無據僕又觀歐作
五代史世家曰予讀蜀
書至於龍麟鳳騶虞
莫不畢出吾不知其為

經海内北經云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二五采畢具尾
長于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郭氏注云六韜云
紂囚文王閔天之徒詣林氏國求得此獸獻之紂大
說乃釋之又引周書央林酋耳云吾宜作虞考漢書
吾丘壽王水經注引作虞丘壽王尔雅疏翼引劉芳
詩義疏云虞或作吾張衡兩都賦云園林氏之騶虞
即用山海經林氏騶吾是騶吾即騶虞矣淮南子道
應訓云散宜生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
之乘伏生大傳錢者篇云之於林氏取怪獸大不辟
虎狼間尾倍其身名曰虞鄭氏注云間大也虞騶虞

何物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為獸者出于近世之說乎僕謂歐公是未考太公六韜司馬相如封禪書與淮南子目山海經之說

也蓋於陵即央林音之轉而所謂尾倍于身者則毛傳所未言說文虎部云虞騶虞也白虎黑文尾長于身仁獸食自死之肉亦此合毛傳與伏生書傳等為一也中興徵祥說云騶虞者仁獸也如白虎而黑文其尾參倍亦合之為一矣惟山海經言五采畢具與白質黑章之說不同又日行千里淮南子以乘稱之廣雅因以騶吾入馬屬與別物與抑亦傳文有異辭與且傳言白虎黑文謂如白虎而黑文非即白虎也白虎爾雅名彪自非騶虞正義直以白虎西方毛蟲疏義獸尚少明析耳然凡此皆以獸名言者若韓

商子禁使篇云今天駒
虞以相監不可事合而利
異也若使馬能言則駒
虞無所逃其惡矣此駒
虞宜是主馬之官駒虞
不為獸名說其先于此
然未嘗舉詩以駒虞
以證之也

詩說云駒虞天子掌鳥獸官魯詩說云古有梁駒者
天子之田也並王應麟詩考賈誼新書禮論篇云駒者天子之
圉也虞者圉之司獸者也戴埴鼠璞用此義而據月
令七駒孟子虞人以申韓詩之說謂駒虞為獸不見
他書不知韓詩雜取春秋雜說多非本意見漢書藝文志若賈
子引以證禮未可取以斥毛至名之見于山海經淮
南子書大傳者燦然可覩何云未見他書不知何物
也歐陽修五代史世家言駒虞不知何物或謂韓魯與射義合王應麟困學紀聞射義云
駒虞樂官脩也鄭氏注云壹發五祀喻得賢者多也
于嗟乎駒虞歎仁人也是則所謂官脩者並非指駒

荀子王霸篇云齠然上下
相信楊倞注云齠齒相迎
也齠然上下相向之貌前
後若一猶言上下相信東
方朔所謂齠牙正言齠
牙也

虞而騶虞自況仁人與毛公義合或又變其說謂騶
虞為騶牙之獸虞為官名以獸無單名虞者逸齊詩史
補傳
記滑稽列傳云建章宮後閣重櫺中有物出焉其狀
如麋東方朔云所謂騶牙者也其齒前後若一齊等
無牙故謂之騶牙然古牙雖通虞漢書地理志允吾音衙王
應麟謂騶吾騶牙騶虞為
而以云如麋則與騶虞狀異當別一物故司馬貞
史記索隱云此朔以意自立名而偶中也以有九牙
齊等故謂之騶牙猶騶騎然也是知騶牙非即騶虞
今不據騶虞為獸而引騶牙為騶又未見大傳所載
正單名虞者而云不可以騶之一字併以虞人為獸

其說益陋也

二十五

蓬傳蓬草名也

釋文蓬蒲東切草也

循按說文艸部云蓬蒿也莊子逍遙遊云斥鴳翱翔

蓬蒿之間禮記月令云藜莠蓬蒿並與皆蓬與蒿並

稱是蓬為蒿類非即蒿也程教諭釋蓬云埽帚菜一

幹之上枝條橫生以數十計長者至二尺餘枝上生

稚枝密排細葉蓓蕾布生葉中著稚枝上稚枝上更

有復生細葉碎枝者亦花葉相間如稚枝其稚枝近

幹處必有一大葉承之蓓蕾作花綠瓣五出中有五

鬚鬚末苗葉如貝形其葉開後一日便落五出旋合
而作房結實以五出者冪之五出之末既內冪其實
其本復岐生五出如花畧似蓮蓬然啓其冪一子橫
其中似芝麻而小唐唐食貨志懿宗時自關東至海大旱冬蔬皆盡貧者以蓬子為麪槐葉為齏初作葉
時葉狹而長長約寸許其後稚枝滋長蓓蕾密布葉
愈小不過半寸最小者不及十分寸之二三每以一
葉承二花布生稚枝無多寡之差初作稚枝時農人
以繩束而扶之令得直上否則蒙茸不可收拾余以
為此即蓬也蓮房謂之蓮蓬以其形如之首如飛蓬
謂髮亂如之荀子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以其生曠

土非扶之不能直也藜亦多稚枝然茂密之中自有
條理不似此物之勢如亂絲故莊子以謂猶有蓬之
心漢書司馬遷傳注師古曰藜草似蓬余目驗此草
實似藜故知其信為蓬也騶虞之詩言葭蓬之茁鄭
以為著春田之早晚此物三月生苗其始出之時詩

言合矣

刻通藝錄
卷第十一

縱

傳一歲曰縱箋永生三曰縱

釋文縱子公反徐又在容反字又作縱同毛云一歲
曰縱鄭云永生三曰縱

正義傳以七月云言私其縱獻斨于公大司馬云大

獸公之小獸私之縱言私明其小故彼亦云一歲曰
縱獻斫于公明其大故彼與還傳皆云三歲曰斫伐
檀傳云三歲曰特蓋異獸別名故三歲者有二名也
大司馬職注云一歲為縱二歲為羝三歲為特四歲
為肩五歲為慎其說與毛或異或同不知所據箋以
縱者豕生之數非大小之名故釋獸云豕生三縱二
師一特郭璞曰豬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鄭志張逸
問豕生三曰縱不知母豕也豚也答曰豚也過三以
往猶謂之縱以自三以上更無名也故知過三亦為
縱一解雖生數之名大小皆得名之言私其縱謂小

時此國君蒐田所射未必小也釋獸麋鹿皆云絕有

力麋則有縣特謂永生一名獻斚從兩肩為麋麋鹿也絕有力者非三歲矣肩麋字雖異音實同也

循按毛傳不知所本箋易之者以羝既不用二歲名則羝亦宜依尔雅也特本為一義故生一名之師則衆矣羝則叢聚之義故自三以上皆得是名說文豕部云豝生三月豚腹豝豝兒也羝生六月豚一曰一歲羝尚叢聚也羝牝豕也一曰二歲能相把持也斚三歲豕肩相及者說諸字亦各有義可釋蓋物類之名有定稱而通稱豕麋鹿定稱也豕牡稱豝鹿牡亦

稱麋鹿之有力者稱斨麋之有力者亦稱麋通稱也
若豕生三為叢聚之名一歲豕幼尚相叢聚故亦得
名豨及四歲而豕大矣不叢聚而特行矣故與生一
之名同此義之相通者也𧈧為把持之義而豕牝同
其稱者說文已承戊象人腹巳蟲也或曰食象蛇象
形徐鍇云一𧈧吞也指事巳能吞象其腹必大其字
為腹中有物之形尔雅𧈧博而顙郭氏注云中央廣
兩頭銳此以形如大腹故得𧈧稱手之握物猶腹之
有物而大故把取義于巳方言箭鏃廣長而薄鏃謂
之鏃或謂之鈚廣韻云鈚方言江東呼鏃箭此亦以

鏃形中闊如大腹狀也牝豕受孕而腹大因得𧢲稱
二又何疑乎二歲名𧢲為能把持此取義自異乎牝豕
又義之不必通者也獨是豕之為物三月已壯六月
則益大一歲二歲則老固不待二歲始能把持也廣
雅載鄭司農一歲自為𧢲云云而冠之以獸姚炳詩識
名解謂一歲二歲等為羣獸大小之通稱非豕之專
名𧢲𧢲特三者豕屬亦有其名不可不辨是說或有
然與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卷三

江都焦循

邶風柏舟第三

柏傳柏木所以宜為舟也

釋文柏音百字又作栢柏木名以為舟也

循按雜記云暢自以栢注云栢柏也尔雅說文皆以

栢訓栢說文作鞠傳不以栢訓者栢顯于栢且恒物也

燕燕傳燕燕也

釋文燕燕於見反也也也音乙本又作乙郭鳥拔反

正義釋鳥云舊周燕燕也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舊

周名燕燕三又名𪚩郭璞曰一名元鳥齊人呼𪚩此燕

即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漢書童謡云燕燕尾涎涎是也𪚩乙字異音義同郭氏乙音鳥拔反

循按尔雅又云燕白脰鳥是單名燕者非乙矣呂氏春秋音初篇載有娥二女歌云燕燕往飛則稱燕燕者不獨詩與漢志也夏小正二月燕乃睇傳云燕乙也是古亦有單稱燕者乃此傳以乙訓燕燕則燕燕自非兩燕之疊稱也呂氏春秋本味篇載伊尹之言云肉之美者舊鰾之翠高誘注云鳥名形則未聞初學記引此作鸞則鰾即鸞之譌以舊鰾燕知燕即舊矣說文佳部云舊周燕也从佳中象其

華陽國志引蜀志云
子鶴鳥今云是舊或
曰舊周四海皆有
必在蜀

冠也同聲一曰蜀王望帝嫫其相妻慙亡去化為子
舊鳥故蜀人聞子舊鳴皆起云望帝說文之訓本以
舊周為句燕以解之蓋注文或連上本字為句或寫
者因上有舊字而脫舊字如離黃倉庚注作黃倉庚
鶴字注云鳴九皋聲聞于天此引詩句上少鶴字則
或脫或連益明至于望帝之說本諸揚雄蜀王本紀
隋書經籍志云蜀王本紀一卷揚雄撰其說云杜宇為望帝淫其臣鼈靈妻
證類本草十九乃亡去蜀人謂之望帝其說荒唐本不足採許
氏以相傳有此說故附見于後以一曰二字別之非
謂舊名周燕即是子規其解舊周為燕正與舍人孫

炎同也

棘傳棘難長養者

釋文棘居力反俗作棘

循按爾雅釋木云槐棘醜喬是棘為大木故禮記王制云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周禮秋官朝士職云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此言棘心難養^長以棘之小者言也次章言棘薪其成就者此就其大者言也鄭氏注朝士職云棘赤心而外刺春秋元命包云樹棘聽訟其下者棘赤心有

刺御覽九百

陳留耆舊傳云夫棘中心赤外有刺藝文類聚八十

九。隋書經籍志陳留耆舊傳一卷魏散騎侍郎蘇林撰凡物心赤者堅堅故知其難長也

餘詳魏風

雄雉

循按尔雅釋鳥云鷖雉鷖雉鳴雉鷖雉秩秩海雉韃雉鷖雉雉絕有力奮伊雉而南素質五彩皆脩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彩皆脩成章曰鷖南方曰鷖東方曰鷖北方曰鷖西方曰鷖又曰鷖鷖冠雉冠雉洪洪說文佳部云雉有十四種盧諸雉喬雉鳴雉鷖雉秩秩海雉韃雉鷖雉卓雉伊洛而南曰翬江淮

而南曰搖南方曰曷東方曰畎北方曰稭西方曰蹲
依此則諸雉一也喬雉二也隹雉三也鷖雉四也海
雉五也山雉六也韃雉七也卓雉八也翬九也搖十
也曷十一也畎十二也稭十三也蹲十四也詩渾言
雉無從專指故傳無訓

匏傳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

釋文匏音薄交反瓠也瓠戶故反

正義陸璣云匏葉少時可為羹又可淹煮極美故詩
曰幡幡匏葉采之烹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恒食之八
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瓠匏一也故云謂之瓠

言葉苦不可食似禮禁不可越也外傳魯語曰諸侯
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曰豹之業及
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葉不材于人供濟而已韋昭
注云不材于人言不可食供濟而已佩匏可以渡水
也彼云取匏供濟與此傳不同者賦詩斷章也
循按說文包部云匏瓠也从包从夸聲包取其可包
藏物也又瓠部云瓠匏也从瓜夸聲淮南子說山訓
云百人抗浮注云浮瓠也禮記投壺篇云若是者浮
注云浮或作匏匏瓠皆以夸得聲皆讀若浮也星經
有瓜瓠星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皇侃疏引一說以匏

三

瓜即瓠瓜星是亦瓠瓠音同通用之證矣四浮與漂通

故又呼瓢說文瓢蟲也周禮春官皂人職云禁門用

瓢齋注云瓢謂瓢蟲也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為尊蓋

其統名為瓠為瓠剖之為瓢實一物耳漢書司馬相

如傳載子虛賦云蓮藕觚盧注引張晏云扈魯也此

觚乃瓠字之借即古今注所謂壺蘆云扈魯者據當

時所呼猶今呼葫魯也張宛邱明道雜志云葫音忽本草經苦瓠即指

共濟之瓠瓠之甘者不可入藥故經不載漢魏以前

瓠即瓠耳

雁傳納采用雁箋雁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

王親國學
林云鵲盧
為壺
特出字

用焉

正義舜典云二生注云納羔雁也言納采者謂始用采擇舉其始其實六禮唯納徵用幣餘皆用雁也親迎雖用雁非所時則此雁不兼禹貢注云陽鳥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不言陰者以其彭蠡之澤近南恒暖鴻雁之屬避寒隨陽而往居之故經云陽鳥攸居注釋其名曰陽鳥之意故不言陰耳定本本雁隨陽無陰字

循按士昏禮云下達納采用雁傳用此文也白虎通嫁娶篇云贄用雁者取其隨時而南北不失其節明

不奪女子之時也三又是隨陽之鳥妻從夫之義五箋之

說所由來也用鴈為贄者見于周禮大宗伯儀禮士

相見聘禮記禮記曲禮凡屬大夫其贄皆鴈書舜典

以二生為羔鴈一死為雉昏禮贄不用死故攝盛用

鴈陳祥道禮書云乘者墨車所冠者爵弁女衣少纁裊領少纁黼脂膚鮮鴈用鮮魚必用鮒則其攝盛可知鄭氏謂鴈順陰陽往來故昏禮用焉誤也

六摯之物皆以易其虎豹則用其皮鷩雞羔皆預畜

雉野物不可生致故冬用死者夏則用脰士相見禮云摯冬用雉夏用脰

鄭氏注庖人云脰乾雉若雁為春北秋南之雁則仲秋以前仲春以

後皆不可得朝聘相見之禮無有定時左氏春秋傳

定公八年夏會于瓦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使是

候雁夏何以脩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夏公如齊迎女
又文公四年夏逆婦姜于齊是時無雁將不行奠鴈
之禮乎且衡山以南無雁昏禮所奠將用何物說文
鳥部云鴈鵠也佳部云雁鳥也表然二物方言云鴈
自關而東謂之鴈鵠南楚之外謂之鵠莊子云故人
之家令豎子殺鴈烹之殺之于家亦非飛雁是摯之
所用即鵠今之昏禮用鵠正古之遺制也

葑傳葑須也

釋文葑字容反徐音豐須也字書作豐字容反草木
疏云蔓菁也郭璞云今菰菜也案江南有菰江北有

蔓菁相似而異菰音嵩

正義釋草云須葍菰孫炎曰須一名葍菰坊記注云葍蔓菁也陳宗之間謂之葍陸璣云葍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蕪菰蕪菁也陳楚謂之葍齊魯謂之菰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部謂之大芥蕪與葍字雖異音實同即葍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葍菰也菰也芥也七者一物也

循按菰字漢前不聞惟吳錄言陸遜催人種豆菰齊書言武陵王畱儉設食盤中菰菜而已又周彥倫說秋末晚菰梁顧野王收之于玉篇本草別錄亦分蕪

菁與菰為二齊民要術云菰須音相近今試推之葑其本名也須其又名也爾雅葑葑葑字之疊韻也說文艸部云葑須從也須從為菰字之合音蓋自周至漢或呼葑或呼須東漢則並呼須從故許氏依以訓葑至六朝時則化須從之音^而為菰以聲音相求是菰即葑也齊民要術有種蔓菁法又有種菰及蘆菰法云菰菜似蔓菁無毛而大又引廣志云蕪菁有紫花者白花者今監園中之蔬秋冬生者肥大而食之甘俗名白菜又名湯菜此葑也至春開黃花根葉俱老不可食四月後種者小而不肥俗呼蔓菜亦呼

毛菜此其蔓菁者與二者形以特判實為一類方言

以之為葍鄭氏取之而曰蔓菁之類箋見下是也然其花

皆黃色無所謂紫與白者惟方言云其紫華者謂之

蘆菹說文云菹蘆菹似蕪菁實如小赤者此今之來

服與葍為異方言以莖葉略似蕪菁附于葍而以紫

華別之正以明葍華之不紫也食此不取甚為有見廣志當以

此而誤耳劉禹錫嘉話錄言諸葛亮所止令兵士種

蔓菁三蜀之人今呼為諸葛菜江陵亦然今吾鄉所

生諸葛菜正二月作紫花雖可食而非葍類或諸葛

所種自是蔓菁紫花者特冒其名實非其真耶鄭氏

注天官醢人職菁菹云菁蔓菁也注公食大夫禮云菁菹蔓菁菹也急就章云老菁葉荷冬日藏顏師古注云菁蔓菁也一曰冥菁亦曰蕪菁言秋種蔓菁至冬則老而成就蓄藏之以禦冬也冬月為菹正是葑菜今通呼為菁菜猶古人稱菁之遺葑別稱菁其春及蔓生者因曰蔓菁即此証他物所能奪乎乃正義不取方言之蘆菹而取其芥亦非也今之芥菜其味辛故內則云秋用芥左氏春秋傳云季氏芥其雞其正義引賈逵注云擣芥子為末播其雞翼可以坐郈氏雞目亦以芥子辛物故可以坐其目以此為葑甚不倫矣

菲傳菲芴也^三下體根莖也箋此二菜者蔓菁與菑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

釋文菲妃鬼反芴也芴音勿尔雅云菲芴又云菲息菜郭音菲芴為土瓜解息菜云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莖河耕反蔓音万本又作蕪音無菁音精又子零反菑音福本又作菑音富尔雅菑菑郭云大葉白華根如指色白可食

正義釋草云菲芴郭璞曰土瓜也孫炎曰菑類也釋草又云菲息菜郭璞曰菲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

赤色可食陸璣云菲似菹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
中蒸鬻為茹滑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尔雅謂之
蔥菜今河内人謂之宿菜尔雅菲芴與蔥菜異釋郭
注似是別草如陸璣之言又是一物某氏注尔雅二
處引此詩即菲也芴也蔥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
一物也其狀似菹而非菹故云菹類也箋云此二菜
者蔓菁與菹之類者蔓菁謂葍也菹類謂菲也
循按崔寔四民月令云二月盡三月可采土瓜根太平御覽
九百九十八其根可采與下體之說相近但未知土瓜即蔥
菜否耳鄭氏坊記注云菲菹類也下體謂其根也采

三
葑菲之菜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
九
苦則棄之并取之是盡利也箋蔓菁解葑蒿之類解
菲以坊記注準之可見

茶傳茶苦菜也

釋文茶音徒苦菜也

循按尔雅釋草云茶苦菜傳所本也說文艸部云茶
苦茶也與傳合内則濡豚包苦士虞禮記鉶芼用苦
公食大夫禮鉶芼羊苦鄭氏皆以苦茶為訓苦以味
稱茶以英稱也月令孟夏之月苦菜秀王冰素問注
作吳葵華考逸周書時訓解呂氏春秋夏紀淮南子

時則訓皆作苦菜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苦菜當言英者也注淮南子云苦^藥味苦感火之氣而成不榮而實曰秀其時之本作苦菜秀矣顏氏家訓書證篇云案易通卦驗元圖曰苦菜生于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今中原苦菜則如此也一名游冬^{廣雅云苦葉似苦藁而細摘斷有白汁華黃似鞠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華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乃藏黃蔕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講禮者以此為苦菜亦大誤也此辨甚明蓋龍葵即吳葵唐人以梁有訓苦菜為龍葵者又以高誘言秀當為英故改作}

吳葵華玉冰所引正引唐人所改也

唐書藝文志御刊定月令一卷文獻通考晁氏

曰唐明皇刪定李林甫等

注國朝景祐初改從舊文

若以茶為茗則自陶隱居始

本草云苦菜味

苦寒一名茶草一名選陶氏曰疑此即

釋木云檟苦茶釋尔雅音

義云埤蒼作榛蜀人以為飲此茗耳顏師古匡謬正

俗蘇恭等唐本草駁之甚詳

匡謬正俗云陶公不識苦菜之形以其一名茶乃將作茗本草說其

療疾病功力甚多茗草豈有此效乎唐本草云陶謂之茗茗乃木類殊非菜流釋木云檟苦茶釋草云茶苦菜二物全別不得為例

苦因取名于茶非即茶也

薺

釋文薺薺禮反菜也

循按尔雅釋草云薺實大薺又云差薺實神農經草

部上品列荇莫子云味甘微溫主明目目痛淚出除
痺補五藏一名葢荇一名大葢一名馬辛名醫別錄
又補蔞于菜部云蔞味甘溫其實主明目目痛陶隱
居云蔞類多此是今人可食者葉作蒹葭亦佳掌禹
錫等引藥性論云蔞子味甘平主青盲病不見物補
五藏不足藥性論四卷二者雖分列兩部然蔞子之性與
荇莫子若合符節特以味有甘辛之別而判之耳不
知神農以來性味之說各有異同吳普本草脩錄于
篇有數十條見正未可以味斷也呂氏春秋任地篇云
太平御覽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獲大麥高誘注云三葉蔞蔞蔞

荇莫也此亦以荇莫于荇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鄭

氏注云舊說云荇亭歷之屬高誘注呂氏春秋四月

紀亦同則言荇而不言荇莫然則高氏或以三葉之

數有三子荇亭歷之外更舉荇莫以實之而未知荇

莫即荇與或大荇之于荇猶大萍之于萍名雖同而

類實異與今求之野間無二荇匡師曠占云歲欲豐

甘草先生甘草荇也爾雅翼四。隋書經籍志有師曠書三卷春秋觚露天地

之行篇云荇以冬美冬水氣也荇甘味也乘于水氣

而勝者甘勝寒也淮南子訓云荇麥冬生而夏

死高誘注云土勝水也荇水也冬水王而生仲夏土

王而死抱朴子云薺麥大蒜仲夏而枯古人論五行消息之理多以薺言以薺恒物也

葛

流離傳流離鳥也少好長醜

釋文流音留本又作鷓離如字流離鳥名少好而長醜尔雅云鳥少美而長醜為鷓鴣草木疏云梟也關西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

正義釋鳥云鳥少美長醜為鷓鴣陸璣云流離梟也自關西謂梟為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鷓鴣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也流與鷓蓋古今

之字尔雅離或作栗

三

十二

循按尔雅少好長醜之訓列間于鳥之雌雄不可別及
二足而羽謂之禽之間蓋泛言鳥之少好長醜者也
倉庚老則無毛其音亦變故呼黃栗留栗留鵲鵲之
倒此其驪也臬以長醜得名宜如陸氏之說然傳以
少好喻始而愉樂長醜喻終以微弱臬之醜在彊暴
詩之所取必非此矣正義所引未得傳義

虎

翟傳翟翟羽也

釋文翟亭歷反翟翟羽也

正義翟翟羽謂雉之羽也故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
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
以夷翟伏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尔雅說翟鳥名
雉屬也雉翟羽舞也

循按尔雅釋鳥云鶴山雉說文雉部云翟山雉長尾
者天宮內司服職王后之六服有揄狄闕狄注狄當
為翟翟雉名春官中車職王后之五路有重翟厭翟
注云重翟重厭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皆
與傳相發明春秋隱公五年初獻六羽何休以羽為
鴻羽本韓異義所謂公羊說也秉為刈禾盈把之名

翟雉長尾以手把之如禾秉然故曰秉翟若鴻羽短促把之不足為儀矣

榛傳榛木名

釋文榛本亦作藁同側巾反木名子可食

正義陸璣云栗屬其子小似柿子表皮黑味如栗是也榛字或作藁蓋一木也

循按曲禮云婦人執棋榛鄭氏注云棋榛木名榛實

似栗而小天官籩人職饋食之籩有榛實注云曲禮

注同賈公彥疏云今居山者見食之似栗而小亦目

驗知之也似栗則不似柿子齊民要術引陸氏疏似

杼子杼即小栗此柿字誤也說文本部云栗果實如小栗从木辛聲春秋傳曰女摯不過栗栗又云榛木也从木秦聲一曰蕪也詩文作榛傳言木名以說文核之似為榛而不為栗榛之為木則未聞矣

苓傳苓大苦

釋文苓音零大苦也本草云甘草

正義釋草云藟大苦孫炎曰本草云藟今甘草是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藟似地黃

循按說文艸部云藟大苦也苓卷耳也二字非一物

又云苦大苦苓也然則藟亦通作苓

說文零露零也即班固賓戲之苓落叔繇鼎銘

露始露終即今始令終

枚乘七發云蔓草芳苓李善注云苓古蓮字

也又曹植七啓云寒芳苓之巢龜李善注云苓與蓮

同蓋古苓讀作蓮漢書地理志金城郡令居孟康曰

令音連是也七啓所云與龜史記巢芳苓說同且與七發

均就水言決非卷耳大苦之陸草故善以苓為蓮字

也但蓮字見爾雅而說文苓蓮亦分二字善直以苓

為古之蓮字尚未明通借之例耳若詩之苓自是大

苦之藟故毛公依爾雅以訓即以訓唐風之采芣鄭

氏為唐風箋云首陽之上信有苓矣是也朱彞尊與

君
王引之云大苦者大苦
也尔雅云苦地黃苦
苦古字通今大苦禮
羊苦今文苦為苦是
也蓋似地黃故名
大苦苦乃苦之假借
非以其味之苦也

孤傳孤赤

正義孤色皆赤

循按說文犬部云孤禡獸也鬼所乘之有三德其色

顧炎武書據李善文選注以釋詩而駁鄭箋為謬則

誤矣

朱與顧書云蓮水花也而采于山顛五沃之土產蓮而首陽至瘠之地

正以喻人言之不足信也鄭以為首陽之上信有苓矣豈不謬哉閻百

詩潛邱劄記駁之云采苦果苦首陽之下苦與孫炎所引之本草乃炎

葉正生山田及澤中然則人言不又足信與

前之本今本草無此文且言甘草狀與今頗異故本

草圖經疑其種類有不同也沈括筆談以注所說為

黃藥非甘草然其所舉甘草之狀第本陶氏以後之

說未足以駁孫炎所引之本草也

中和小前大後次則邱首是也色中和則黃也玉藻
云狐青裘是狐色或黃或青此言赤者蓋狐之色皆
黃其兼黑者則為青其深黃者則為赤易說卦傳云
乾為大赤赤云大則赤有不必大者故赤子赤土之
類皆以其色之近于赤者狐之赤亦猶是矣

鳥傳鳥黑

正義鳥色皆黑

循按爾雅有白脰鳥項白者鶉居即雅鳥腹白者又
鷦名山鳥其嘴赤惟全黑無白者為鳥之正目驗可
知也埤雅引林罕云全象鳥形但不注其目睛萬
類目睛皆黑鳥體全黑遠不分別其睛也鳥色黑故凡色之

黑者通名為烏

蕘傳蕘茅之始生也箋茅潔白之物可以供祭祀

釋文蕘徒兮反茅始生也

循按夏小正正月柳梯傳云梯發孚也周易大過九

二爻云枯楊生梯鄭氏注作蕘云木更生也釋文周虞

氏注周易云梯梯也楊葉未舒稱梯李鼎祚是凡草木

始生之芽皆為梯梯本梯稗之梯孟子故女桑

一名蕘桑言桑葉之未開者正義引崔靈恩集注云

女桑柔桑取周易枯楊生蕘之義蕘是葉之新生者

是也榆實名夷亦以新生者可食而得名蓋先生為

兄後生為弟呂氏春秋辯土篇云先生者美米後生
三者為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弟為後生之
名因通諸禾之後生後種曰稊而稊亦訓幼禾後生
曰稊而稊亦訓稊凡生之後者必幼故也以幼而通
諸新生者故或發孚或更生均得是名茅之始生名
萑其一也傳于碩人柔萑惟云如萑之新生不指何
物風俗通義云手如柔萑者而此獨云茅者以他物之萑無
茅始熟中穰也既白且滑所用惟茅萑潔白可供祭祀今自牧所歸宜非無用
之物故以為茅箋之所云足毛義也

鴻

循按詳見幽風

鄘風柏舟第四

茨傳茨蒺藜也

釋文茨音徐資反茨蒺藜也蒺音疾藜音黎

循按尔雅釋草云茨蒺藜傳所本也說文艸部云蒺

蒺藜也詩曰墻有蒺又云茨以茅葺葢屋鄭氏注禮

記王藻引楚茨亦作蒺呂祖謙讀詩記云當康成時

字猶為蒺其為茨者後人誤也然采蒺蒺一作采茨蒺

蠟一作蠟蠟稷稷一作稷稷齊齊鄭氏詩既齊箋云讀若

資漢上易傳叢說云儀禮少牢饋食資資泰注云今文

荀子禮論篇資廢注
云資與齋同即齊兼
此性惡篇云齊給便
敏注云齊疾也

咨作齋今易文齋注作咨解然則齋茨通借字也屈
原賦離騷經云資菜施以盈室兮王逸章句云資蔕
藜也詩曰楚楚者資是茨資蔕通齊次藜同韻故緩
讀為蔕藜易困六三云據于蔕藜蔕藜之稱先于茨
矣呂氏春秋任地篇云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而樹麻
與蔕蔕藜生于夏初此資即茨高誘注云菜名非是
唐傳唐蒙菜名

正義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舍人云唐蒙名女
蘿女蘿又名菟絲孫炎曰別三名郭璞曰別四名則
唐與蒙或并或別故三四異也以經直言唐而傳言

唐蒙也類并傳云女蘿菟絲松蘿也則又名松蘿矣
釋草又云蒙玉女孫炎云蒙唐也一名菟絲一名玉
女則通松蘿玉女為六名

循按傳以蒙訓唐而申之曰菜名于類并女蘿訓以
兔絲而明之曰松蘿松蘿非菜是毛不以唐蒙與女
蘿菟絲為一物矣竊謂毛公解經其名物多本尔雅
與其以今本尔雅疑毛傳不若援毛傳以定尔雅是
必尔雅本文衍女蘿二字或上女蘿之_也女為松字之
譌蓋蒙有玉女之名因誤于女蘿_也觀舍人注則自東
漢以來譌錯久矣

麥

藹

循按傳無訓以五穀之麥易識也

鵲

釋文藹字容反菁音精又子形反

釋文鵲音純鵲鳥鵲音鳥南反

循按傳箋均不訓何物春秋五年左傳云偃舉童謡

云鵲之賁賁天策煇煇火中成軍號公其奔其九月
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鵲火中必是時
也表記引詩云鵲之姜姜鵲之賁賁賁與奔奔通

用是知童謡之鶉與詩之鶉皆鶉火之鶉非可以鶉
鶉斷之矣詳見小雅

鶉 榛 栗

循按詳見鄭風

椅傳梓屬箋樹此六木其長大可伐以為琴瑟

釋文椅於宜反梓屬草木疏云梓實桐皮曰椅

正義釋木云椅梓也舍人曰梓一名椅郭璞曰即楸
也湛露曰其桐其椅桐椅既為類而梓一名椅故以

椅桐為梓三屬言梓屬則椅梓別而釋木椅十九云梓為一者陸璣云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則大類同而小別也

循按說文木部云椅梓也與尔雅合傳云梓屬者以經文椅梓並言則梓必異椅故也初學記引陸氏疏有今人云梧桐也六字本草別錄云白桐與岡桐無異惟華子耳華二月舒黃紫色禮云桐始華者也一名椅桐人家多植之圖經云白桐梧桐二種皆有椅名鄭樵因以岡桐為椅而謂尔雅椅梓之訓為誤通志見其然小雅湛露篇其桐其椅其實離離箋云桐木畧釋

椅也同類而異名箋以椅桐同類似與本草別錄之說

合但別錄謂岡桐無子與詩言其實離離不合埤雅云

云皆不足據青桐即今梧桐白桐又與岡桐全異白桐無子才中琴瑟岡桐子大有油按此以岡桐為有子然油桐則非琴瑟之材矣

別釋必非是椅至以白桐為椅則桐之名轉無所屬

矣箋言樹此六木是析椅桐為二非椅桐一名並榛

栗梓漆而五也晉司馬彪與山巨源詩云蒼蒼椅桐樹又云昔也植朝

蕭子良梧桐賦云植椅桐于廣園蓋詞章之言往往混亂而不足以證經每如是也蓋椅為梓之一種故傳曰

梓屬不必更以桐類岐之尔雅以梓釋椅以梓之名

可以兼椅此例古人甚多釋魚訓鱸為鯉而周頌潛

詩鱸鯉並言說文訓柘為桑而月令周書皆並言桑

柘是也

三

二十

桐

循按爾雅釋木云榮桐木說文榮桐轉注互訓榮桐音近呼桐為榮猶呼柏為栢呼杼為栲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桐始華云桐梧桐也郭璞注爾雅榮云即梧桐趙岐注孟子舍其梧櫟云梧桐禹貢嶧陽孤桐應劭風俗通義云梧桐生于嶧山陽巖石之上采東南孫枝作琴瑟甚清雅莊子德充符云據高梧而瞑釋文引崔氏以為據琴而睡是梧即桐矣乃釋木又云梧桐說文木部云梧梧桐木一名櫟皆別于桐齊民

要術云梧桐青桐九月收子二三月中作一步圓畦畦
種之當歲即高一丈明年三月中移植于廳齋之前
華淨妍雅極為可愛白桐無子亦遶大樹掘坑取栽
移之成樹之後任為樂器此分別甚明蓋詩言爰伐
琴瑟此尔雅之榮所謂白桐無子者也詩言梧桐生
矣于彼高岡則梧也櫟也青桐也陸氏疏云有青桐
赤桐白桐白桐宜琴瑟陶隱居又分析之云桐有四
種青桐葉皮青似梧而無子梧桐色白葉似青桐而
有子白桐與岡桐無異惟有華子耳岡桐無子是作
琴瑟者審此蓋榮與櫟分兩種而兩種又各有有子

無子之分三分梧桐之無子者為青桐主分岡桐之有子者為白桐雖四種而仍是兩種青桐梧桐統是梧桐白桐岡桐統是榮也散則相通故梧與桐互釋耳

梓

釋文梓音子

循按說文以梓訓椅又以梓楸二字轉注相訓又云楸也春秋哀公十一年左傳載子胥云樹吾墓楸史記則云必樹梓吾墓土檀弓云梓棺二襄公二年左傳云穆姜使擇美楨以為櫬與頌琴趙岐注孟子子亦訓楨為梓是經典稱梓多指楨詩與椅並言則

一三〇
大
卷三

櫟也尔雅釋木云槐

郭氏注云槐當為楸

小葉曰楸大而散楸小

而散楸樊光注云大者老也散豬皮也謂樹老而皮

粗散者為楸小少也樹小而皮粗散者為楸

尔雅疏左傳疏引作舍人

注然則楸楸以老少異名楸老稱楸猶蘇老稱蒿也

復即楸楸為楸之少名楸楸皆梓之正而椅為梓類

合詩文毛傳尔雅說文可見尔雅既訓釋楸楸即次

以梓訓椅郭氏注椅云即楸知楸椅皆梓梓字實統

上諸文而互明之惟梓之正為楸故經典多稱楸為

梓而與椅並舉玉篇訓楸曰梓屬亦以梓統楸椅不

專于楸也陸氏疏以疏理色白而生子者為梓齊民

要術云楸梓二木相類者也白色有角者三名為梓似

楸有角者名為角楸三或名子楸黃色無子者為柳楸

種梓法梓角熟時摘取暴乾打取子漫散明年春生

楸既無子可于大樹四面掘阮取栽今本作即無子是以

有子無子分楸梓矣楸以老得名香蒿之名萩亦以

老而可焚禾穀熟為秋熟即老也以無子當之非雅

義矣

漆

釋文漆音七

循按說文漆部云漆木汁可以髹物水部云漆水出

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然則木名當作柰地官載
師職云漆林之征二十有五注云故書漆林作柰林
杜子春云當為柰林是也禹貢兗州豫州貢柰職方
氏豫州其利林漆衛居兗豫之間其樹柰宜矣史記
貨殖傳云陳夏千畝柰與千戶侯等陳夏豫州地

桑

循按桑亦人所知甚繁柰女桑詳見後

駉牝傳馬七尺以上曰駉駉馬與牝馬也

釋文駉牝上音來馬六尺以上也下頻忍反徐扶死
反

正義七尺曰駉三度人文也定本云六尺恐誤也二十三

循按鄭氏注度人職云尔雅曰駉牝驪牡元駒裏驂
又檀弓戎事乘驪注云尔雅曰駉牝驪牡元彼正義
云駉牝驪牡元謂七尺曰駉牝者色驪牡者色元益
尔雅驪釋駉牝元釋駉牡裏驂釋駒此鄭氏義而孫
炎改上駉牝為牡釋大尔雅音義字之誤也郭氏則讀駉牝驪
牡為白元駒裏驂為白于駉牝驪牡下引詩駉牝三
千及度人文于元駒裏驂下注云元駒小馬別名裏
驂耳或曰此即腰裏古之良馬名竊謂駒為小馬不
聞加之以元腰裏見司馬相如上林賦上林賦云胃腰裏漢書音義云腰裏

者神馬也淮南子離俗訓離俗訓云飛免腰張揖廣雅廣雅釋
赤喙黑身與裏驂終屬杓鑿以尔雅文義揆之于裏驂下即
繼云牡曰騊牝曰捨此正因牝驪牡元而類及之當
如鄭氏義也乃說文馬部云騊馬七尺為騊詩曰騊
牝驪牡今詩中無此句驪牡二字蓋譌或衍文詩騊
牝三千止引騊牝者猶顙首蛾眉止引顙首耳學
咸謂許氏以尔雅釋詩故省云稱詩然說文引尔雅
者二十四如爾雅獨僑渚寇灌灌惱惱皆釋詩何明標
尔雅不省以稱詩乎元駒之元字林又作駟爾雅玉篇
云駟胡涓切馬一歲似因郭氏小馬之訓而傳會之

駟乃元字之俗三猶皇之為駟也高庾人五尺六尺七尺皆掌之而詩多言四牡校人職云夏頒馬攻特又云凡馬特居四之一特即牡馬是供用者不獨駟與牝蓋舉駟以駟五尺八尺舉牝以駟牡也釋文每用毛傳此六尺與七尺異者據定本也

蟲傳蟲貝母也采其蟲者將以療疾

釋文蟲音盲貝母也藥名也療力照反

正義茵貝母釋草文陸璣疏云蟲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茅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是也

循按說文艸部云茵貝母也與尔雅同蟲茵音同故
相通用管子地員篇云其山之有彼黃蟲及彼白
昌山黎葦芒羣藥安聚以圍民殃此蟲亦茵也貝母
即蟲之轉聲郭氏注謂根如小貝圓而白陶隐居云
形似聚貝子故名貝母是也本草別錄云一名商草
商為茵字之譌
衛風淇興弟五

綠傳綠王芻也

釋文綠如字綠王芻也尔雅作萊音同芻初俱反郭
璞云今呼白腳莎莎音蘇禾反一云即萊蓐草也蓐

音辱

正義釋草云葍王芻舍人名曰葍一名王芻某氏曰葍鹿蓐也

循按大學引此詩作葍竹猗猗說文艸部葍字下亦引此詩小雅終朝采綠箋訓綠為王芻屈原賦葍葍施以盈室兮王逸章句引詩曰終朝采葍是綠與葍二字互通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掩以綠蕙張揖注云綠王芻也亦以綠為葍驪山溫泉頌葍樹即綠樹尤可證也本草經下品葍草可以染黃作金色唐注云此草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生平澤溪澗之側荆

襄人煮以染黃色俗名菴蓐草尔雅所謂王芻顏師
古注百官表云盤綠也草名出郎邪平昌縣似艾可
染綠章懷太子注後漢書馮魴傳紫艾緩云艾即綠
色其葉似艾又注匈奴傳盤綢緩云盤音戾草名以
戾草染緩因以為名戾綠色戴震屈賦通釋云菴尔
雅謂之王芻或謂之菴草或謂之戾莎染黃草也蓋
盤既訓為綠音亦相轉然說文艸部云戾草也可以
染留黃與菴蓋二字各別史游急就章云縹緗綠
皁紫縹說文糸部釋綠云帛青黃色也釋緗云帛戾
草染色顏師古注急就章云緗蒼艾色東海有草其

三

二六

名曰蒺又云綠青黃色也與說文合與注漢書異色
之有綠與蒺也玉藻正義引皇侃論語義疏云木尅土故東方綠
色青黃土尅水故中央駟黃色黃黑駟黃即留黃一
為青黃色一為黃黑色已不容相亂蓋座青衣蒺生
東海菴詠于淇地復相殊三者合而為一予未敢信
然即蒺之為蒺正可證菴之為綠蓋蒺可染蒺故取
義于蒺而名蒺菴可染綠故取義于綠而名菴留黃
蒺之轉聲也

竹傳竹篇竹也

釋文竹如字竹篇竹也韓詩竹作薄音徒沃反云薄

篇筑也石經同篇本亦作扁匹善反又音篇郭匹殄
反一音布典反竹音如字又勑六反韓詩作筑音同
郭云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草木疏
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萊竹也
正義釋草云竹篇蓄李巡曰一物二名郭璞曰似小
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此作竹篇竹字異音同故
孫炎某氏皆引此詩明其同也陸璣云綠竹一草名
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旁生此人謂此
為綠竹此說亦非也詩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草
故傳依爾雅以為玉芻與篇竹異也

循按說文艸部云薄水篇莢讀若督又云篇篇莢也
又云莢篇莢也文選注引韓詩云綠薄如簣簣積也
辭君云簣綠薄盛如積也薄音竹說文取韓詩當以
薄為正竹其同音通借字也屈原賦九章思美人篇
云解薄薄與雜菜兮備以為交珮王逸章句云言已
解折篇蓄雜以香菜是篇蓄本亦雅為之名由來說亦宜以莢
為正蓄與竹皆假借也楊雄甘泉賦列新雉于林薄
廣雅釋草注云草叢生曰薄篇薄猶言篇蓄之叢本草經下品
有篇蓄陶隱居注云處處有布地生華節間白葉細
綠人亦呼為篇竹蓋布地叢生郭氏所云似小藜也

述異記云衛有淇園
出在淇水之上詩云瞻
彼淇隄綠竹猗猗也

韓詩作薄毛詩雖作竹而王芻篇竹之訓仍依薄為
說水經注淇水篇云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毛云
棗王芻也竹編竹也漢武帝塞決河斬淇園之竹木
以為用寇恂為河內伐竹淇川治矢百餘萬以溢軍
資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惟王芻編草不異毛注鄭
氏以目驗言之足為毛證矣陸氏疏以綠竹為一草
名劉昭注續漢書輿地志云淇水有縑竹草用陸義
也嚴粲詩緝引陸氏疏又云其草礪澀可以洗攪笏
及盤枕利于刀錯俗呼為木賊然則陸氏據木賊而
以為一草耳

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以毛傳訓
為木賊蓋誤陸氏疏為毛傳也

木賊與王芻篇竹

自判為三土人雖有綠竹之稱竟合菴薄以當之此

王觀國學林云綠竹

二物也非笋竹之竹而世多

誤用綠竹為笋竹之竹

采綠詩曰終朝采綠

不斲一利毛氏傳曰綠

王芻也蓋亦正曰菴王

芻又曰竹菴菴此乃詩

所謂綠竹也禮記大學

篇曰詩賦彼淇澳菴

竹修此正用菴字毛

詩借用綠字其義

說已誤乃猶未以為竹箭之竹也晉戴凱之竹譜云

筍亦筍徒概節而短江漢之間謂之箴竹根深耐寒

茂彼淇苑注云詩之綠竹即此此以綠色之竹為綠

竹閻百詩四書釋地中采之竹之為薄韓魯之舊文

漢石經為魯詩石經同韓知魯詩亦作薄

王公所不易後乃據毛本之竹以為綠

色之竹乎容齋隨筆云熙寧初右贊善大夫吳安慶

試舍人院已入等有司以安慶所賦綠竹詩背王芻

古說直以為竹遂黜不取蓋綠竹之為王芻菴菴北

訓王安石始斷以為竹見李樗集解故陸佃埤雅

遵之大約惟據漢武寇恂兩事耳羅願爾雅翼云淇
澳自出竹箭不妨兼有萊竹二草羅勝子陸田即此可
見洪邁謂北人不識竹故毛傳以為王芻蒹竹夫籊
籊竹竿傳以籊籊為長而殺兒如竹苞矣傳訓苞為
本皆未嘗以蒹竹訓何又識此竹乎與邁以毛不識竹
邁音不識蒹且不識毛詩之竹即韓魯之蒹也

柔荑傳如荑之新生

釋文荑徒奚反

正義以荑所以柔新生故也若久則不柔故知新生
也

蝻蟻傳蝻蟻蝻蟲也

二十九

釋文蝻似脩反徐音曹蝻本亦作蟻又作齊同音齊
沈又音茨尔雅云蝻蟻蝻蝻蟻蝻郭云蟻蝻在糞土
中蝻在木中蝻桑蠹蟲是也蝻音肥分反蠹音妬蝻音
昌或音葛

正義釋蟲云蝻蟻蝻蝻蟻蝻蝻孫炎曰蟻蝻謂之蝻蟻
關東謂之蝻蟻梁益之間謂之蝻又曰蝻蝻蝻孫炎
曰蝻木蟲也又曰蝻桑蠹蟲孫炎曰即蝻蝻也然則蝻
蟻也蟻蝻也蝻蟻也蝻蝻也桑蠹也蝻也一蟲而六
名也以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此頸今定本云蝻蟻蝻

也無蟲字與尔雅合

循按說文虫部云蛭蛭蚰蛭也蚰蛭也蛭蛭也

蛭蛭蛭也與尔雅合是蛭蛭蛭蛭桑蠹一物四名

尔雅分釋者蛭一名蛭蛭蛭為蛭之省其本釋也而實為桑

中之蠹故因蛭蛭之為桑蟲而類及之至詩之蛭蛭

即桑蠹蛭蛭以其類于蛭蛭而實有異故次蛭蛭

之下以明之也論衡商蟲篇云桂有蠹桑有蛭是以

蛭為桑中之蟲列于天瑞篇云烏足之根為蛭蛭論

蛭無形篇云蛭蛭化復育復育轉而為蟬今蔬根所

化在土者尚稱蛭蛭蟲而化蟬之物亦生糞土與生

桑木中者迴別郭璞注蟻螬云在真土中注蟻螬云

三

三十

在木中身別甚明乃方言云蟻螬謂之蟻自開而東
謂之蟻螬梁孟之間謂之蜾或謂之蜾孫炎因以蟻
蟻螬蟻螬六字為章本方言也郭氏易文誠有是
矣本草經蟲魚中品列蟻螬云味鹹微溫一名蟻螬
生人家積糞草中陳藏器所錄三十六種列木蠹云
味辛平生腐木中穿木如錐脊羽化一名蜾是以前
證郭氏說也

瓠犀傳瓠犀瓠瓣

釋文瓠戶故反犀音西瓣補遍反又蒲莧反沈又蒲

閑反

正義釋草云瓠棲辨也今定本亦然孫炎曰棲瓠小辨也棲與犀字異音同

循按字林云辨瓜中實也

爾雅音義

說文棲即西字之重文

西之于東猶妻之于夫皆取義于齊簡閱取乎齊故六月棲棲為簡閱兒下戎車既飭飭即齊義也葉生齊則盛故梧桐之盛謂之萋萋維葉萋萋為茂盛兒也因而心之齊一亦謂之萋有萋有且箋云萋萋且且盡心力于其事是也自其追念而言則為悽爾雅悽悽懷報德也追念懷德即其心之也瓠中之子

排列甚齊故有棲稱詩因以比齒之齊也三犀棲古多

通用如棲遲一作遲遲是矣甘泉賦靈遲遲李善注云即棲遲也

螾傳螾首顙廣而方箋螾謂靖靖也

釋文螾音秦靖郭徐子盈反沈又慈性反方頭有文王肅云如蟬而小

正義釋蟲云螾靖靖舍人曰小蟬也青青者某氏曰鳴螾螾者孫炎曰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螾郭氏曰如蟬而小有文是也此蟲額廣而且方

循按今方言卷十一云有文者謂之靖靖嶋靖謂之止依孫所引則靖靖本螾字之誤後人援箋而改之

也古人訓故之例于不定者加一謂字此箋不直曰

蜻蜻而曰螾謂蜻蜻未定之辭也爾雅螾蜻蜻螾

茅蜩方言其小者謂之麥蜩有文者謂之螾郭氏爾雅注亦作謂之螾

郭氏于方言麥蜩云如蟬而小青色今關西呼麥螾

于爾雅螾云江東呼為茅蜩似蟬而小青色然則茅

蜩即麥蜩也說文蜩部云螾小蟬蜩也螾蜩一音之

轉又轉而為之祖反皆小蟬之小者而分其有文者為螾

螾者為之其實皆螾耳蜻蜻即螾之緩聲螾之為蜩

無可疑者鄭氏謙不敢斷先儒之慎也夏小正云四

月鳴札札也者寧縣也郭氏引作虎縣誤莊子至樂篇云久竹

生青寧青寧生程司馬彪注云蟲名以靖靖寧縣衡
之青寧即蜻蛉^之緩聲矣

蛾

釋文蛾我波反

循按列子周穆王篇云施方澤正蛾眉屈原賦離騷
篇云衆女嫉余之蛾眉揚雄反離騷云知衆嫫之嫉
妒兮何必揚纒之蛾眉顏師古注云蛾眉形若蠶蛾
眉也今蠶蛾之眉色黑而曲比眉之美顏說是也尔
雅釋蟲云我蚕羅郭氏注云蠶我蚕此以羅訓我猶釋草
以羅訓莪以疊韻字相訓也埤雅引孫炎尔雅正義

云蠅即是雄蛹即是雌羅即是雄蠶即是雌漢末孫
炎字叔然有尔雅注三卷音一卷見釋文顏氏家訓音
辭篇云孫叔然創尔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是
也又郭氏注後别有孫炎為義疏與高璉並稱邢昺
尔雅疏自叙以為淺近俗儒不經師匠陸佃所引蓋
即此人之書荀子蠶賦稱蛹以為母蛾以為父蠅即
蛹聲之轉羅即蛾聲之轉炎不識聲音訓故之旨彊
為分析真俗儒矣說文虫部云蛾羅也虺部云蠶蠶
化飛蟲也重文蠶云或从虫徐鉉以虫部之蛾為重
出竊謂許氏訓蠶為丁蜋訓蜋為蚍蜉訓蚍為蜋子

皆取諸尔雅復取尔雅螽羅之訓次諸螽字之上者
蓋以蛾為螽類也學記蛾子時術之鄭氏注云蛾蚍
蟬也方言蚍蟬謂之蛾蟬皆借蛾為螽許氏不以
蛾為借而以為螽類故並列而援尔雅蛾羅之訓以
歸之遂判蛾與螽為二釋文尔雅音義云螽魚綺反
本亦作蛾俗作蟻字音同案說文蟻羅也蟻或作蛾
蛾蟻化飛蛾也並非螽字然則說文舊本有作蟻字
者正許氏以蛾羅為螽之證廣雅釋蟲云蛾蟬螽蟬
螽也螽蟬也以蛾蟬為螽蟬本諸方言又緣蛾是蟬
乃以羅釋蟬螽字即羅字也玉篇云蛾五何切蟻蛾

也。𧈧，丈飢切。蟻，卯也。螳，宜倚切。蚍蜉也。蟻同上。此本
說文以蛾為螳，相次而又用郭氏說，訓蛾為蠶。蛾復
以蟻為螳之重文。廣韻並以蛾為螳之重文，失說文
義矣。乃古螳與蛾同聲，故以相借。而蛾究為飛蛾，螳
自為蚍蜉。爾雅明析，可見蟻為蛾之俗字。從乎蛾，不
從乎螳。列子黃帝篇云：「未聚禽獸蟲蛾。」張湛注引爾
雅云：「有足曰虫，無足曰蛾。」一本作虫，蟻。今爾雅則云
「無足曰𧈧。」史記五帝本紀云：「淳化鳥獸蟲。」蟻索隱云：「
蛾，牛綺切。一作𧈧，是蛾。又借為𧈧，而本亦作蟻。蟻從
乎蛾，可知也。晉語知伯國諫知襄子曰：「蛄，蟻，蠱，蠱，皆

能害人楚辭天問云蠹蛾微命力何固此與蠹螭並

舉自非螳借

宋庠國語音螭音蟻通作蟻王逸章句本螭或作蠹蟻

漢書元帝紀秋八

月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軹道顏師古注云

若今之蠹蛾類螳雖有飛者無蔽日之理後漢書皇

甫高傳云張角等皆著黃巾為標幟時人謂之黃巾

亦名為蛾賊此以巾之黃如蛾故以蛾名李賢注後

漢書謂蛾即蟻字喻賊衆多故以為名洪适隸釋皆

讀為螳可謂知其借而不知其本矣楊雄長楊賦云

皆稽顙樹頷扶服蛾伏李善顏師古皆以蛾為蟻顏

云伏如蟲蟻李云如蟻之伏竊謂匍匐之狀如蛾羅

之伏也承言稽顙樹領非言藏伏蟻之不飛而伏有如此狀矣至或音五何反或音牛綺反為羅為螳不以此分蓼莪之莪魯峻碑云悲蓼莪之不報莪與義又何分乎

鱣傳鱣鯉也

釋文鱣陟連反大魚口在領下長二三丈江南呼黃

魚與鯉全異

正義鱣鯉鮪謂魚有二名釋魚有鱣鯉舍人曰鯉一名

鱣郭璞曰鯉今赤鯉魚也鱣大魚似鱣而短鼻口在領下體有邢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大今江東

三

三十五

呼為黃魚即是也釋魚又有鯁鮓孫炎曰鯁一名鮓
郭璞曰鯁今鯁額白魚鮓別名鯁江東通呼鮓為鯁
舍人以鯁鯉為一魚孫以鯁鮓為一魚郭璞以四者
各為一魚陸璣云鯁鮓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
上鯁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
廣四五尺今于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
可炙為臠又可為鮓魚子可為醬鮓魚形似鯁而青
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摩薑
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鯁鮓大者為王鮓小
者為鮓鮓一名鮓肉色白味不如鯁也今東萊遼東

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為此魚如陸之言又以今語驗之則鯉鯉鱣鱣鮓鮓皆異魚也故郭璞曰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此魚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彊合之為一物是郭謂毛傳為誤也

循按說文魚部鱣鯉二字轉注相訓尚書大傳江鱣大龜鄭氏注云鱣或為鱣鯉也崔豹古今注云鯉之注大者曰鱣水經河水篇云又南得鯉魚鄭氏注云尔雅曰鱣鮓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為龍矣不則點額而還是並以鱣鯉為一魚周頌潛詩既言

三

三六

鱣又言鯉箋云鱣大鯉也蓋鱣乃鯉類之大者分言則通並言則別也郭氏始分尔雅鱣鯉為二物蓋以鯉為赤鯉之專名而鱣之形實有異者顏氏家訓書證篇云魏武四時食制鱣魚大如五斗匱長一丈趙曦明注云魏武食制唐人類書多引之而隋唐志皆不載唐志有趙武四時食法一卷非此書淮南子汜論訓云牛涿之涿不能生鱣鮪注云鱣大魚長丈餘細鱗黃首白身口在腹下此皆在陸氏前知漢魏以來鱣之目驗如此故陸氏以之訓詩郭氏以之解雅然尔雅主于訓詁其不待訓而自知者則不以列于卷有因釋其牝牡飛蠃之名而舉之者如鵲雁麋鹿之類不則不

孤列孤列非訓體也或舉荀子單兼之義是在荀子
正名篇其說云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楊
倞注云單物之單名也兼復名也喻曉也謂若止喻
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色則謂之白馬黃馬之比楊
氏此注甚明蓋荀子單兼之說以命名而言若訓釋
則無有單舉本文不著一辭之理矣崔豹古今注云
兖州人呼赤鯉為赤驥謂青鯉為青馬黑鯉為元駒
白鯉為白騏黃鯉為黃騅宋懷遠南越志云鱣鱣屬
也長鼻軟骨長數丈而骨可啖似黃鮓而長初學記三
不見說文類篇音淫引說文鱣陳藏器本草拾遺云鱣魚今明
字之解然則鱣即鱣之俗文也

鱣魚體有三行甲上龍門化為龍以此揆之鯉三文類非一

類黃鮠為鯉鄭氏大鯉之訓正謂此種毛傳以鯉釋鱣非以鱣為赤鯉也

鮠傳鮠鮠也

釋文鮠于軌反鮠也似鱣大者名王鮠小者曰叔鮠沈云江淮間曰叔伊雒曰鮠海濱曰鮠鮠音洛

循按爾雅釋魚云鮠叔鮠叔乃幼小之名天官獻人職云春獻王鮠鄭氏注云王鮠鮠之大者王之訓為大故郭氏注爾雅云大者名王鮠小者名鮠鮠鮠蓋叔字俗文沈重以江淮伊雒分之非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

賦云鮪鰭裴駰集解引郭璞云鮪也漢書載此賦顏
師古注引李奇云周雒曰鮪蜀曰鮪鰭出犂山穴中
三月溯河上能渡龍門之限則得為龍矣說文魚部
云鮪鰭也鮪鰭也周禮謂之鮪鰭鮪鰭也鰭叔鮪也
以鮪鰭二文列鮪鰭之間正以為即鮪周禮無鮪宜
是鮪字之譌也玉篇鰭鮪鰭鮪鰭說文鰭鮪鰭音近實
一字也陸氏疏尉魚即鮪魚之聲樂浪者鰭之緩聲
由鰭而呼樂又由樂浪而稱仲明仲明宜是鮪鰭之
鰭聲耳樂浪郡自漢武始王鮪之名著于三代溺死
始化其說妄矣淮南子時則訓薦鮪注云鮪魚似鯉

而大崔豹古今注云鱣之大者為鮪鱣鮪皆鯉類也

張衡東京賦云王鮪岫居辭綜注云王鮪出河南小

平山大魏諸州記云小平津有洞穴鯉魚從穴中出

入大者重千斤色青皮如鮫魚皮初學記三十。隋書經籍志云魏諸州記二十一卷

太平寰宇記河南鞏縣有小平縣城有河津曰小平

津即城之隅然則李奇所謂鞏山穴中陸氏疏謂出

河南鞏縣東北厓上初學記所引詳見卷十二辭綜所謂小平山魏諸

州記所謂小平津實為一地而諸州記直謂之鯉魚

是當時猶稱鮪為鯉水經注于鯉魚澗直引爾雅鱣

鮪亦是故也山海經東山經孟子之山有水出焉名

曰碧陽其中多鱣鮪郭氏注云鮪即鱣也似鱣而長
鼻體無鱗甲別名鮪鰭一名鰭是為今之鰭魚而古
為鯉類也

葭傳葭蘆

釋文葭音加蘆也蘆音盧

茨傳茨薺也

釋文茨他覽反玉篇通敢反薺五患反江東呼之為

正義葭蘆茨薺釋草文李巡曰分別葦類之異名郭

璞曰蘆葦也薺似葦而小如李巡云蘆薺共為一草

如郭云則蘆薺別草大車傳云茨薺也蘆之初生則

三

三十九

毛意以葭莢為一草也陸璣云蘆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荻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蘆蘆別草也

循按春官司几筵職云凡喪事設葦度石素几其柏席用荻玩此經文荻葦異物可見鄭氏注云荻如葦而細者以葦辨荻則荻非葦也夏小正七月秀荻葦傳云未秀則不為荻葦秀然後為荻葦又灌茶傳云荻未秀為莢葦未秀為蘆管子地員篇云蒲下于葦葦下于荻荻葦之分了然則葭莢之分了然矣說文草

部云荊萑之初生者重文荑又云蘆荊也萑蘆也蘆
萑之未秀者蘆蘆也是荑蘆萑蘆蘆五者為一物又
云葦大葭也葭葦之未秀者葭之為葦自無混于萑
之為荑此傳以葭為蘆以荑為蘆秦風傳以蘆為蘆
以葭為蘆函風傳以蘆為萑以葭為葦亦葭葦蘆為
一物萑荑蘆蘆蘆蘆為一物與說文合惟說文于蘆字
下訓云八月蘆為葦則以荑互于葭毛公王風傳云
萑蘆之初生也則又以葭混于荑或以散文則通或
以傳寫致誤不可泥于一字而失其本意也戴震毛鄭
蘆之初生蘆字譌當作萑孔冲遠
不能考正而混蘆荑為一非也
正義所引李巡說但云分別

葦類不雅三以止言葦醜而莢蘊亦其類也無以見其共為

一草其書不存未可考矣

鳩傳鳩鵲鳩也食桑甚過則醉而傷其性

釋文鵲音骨

正義言鳩鵲鳩者釋鳥云鵲鳩鵲某氏曰春秋云
鵲鳩氏司事春來冬去孫炎曰一名鳴鳩月令曰鳴
鳩拂其羽郭璞曰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宛
彼鳴鳩亦此鳩也陸璣云班鳩也尔雅鳩類非一知
此是鵲鳩者以鵲鳩冬始去今秋見之以為喻故知
非餘鳩也

循按傳知鳩即鵲鳩宜有所承桑之未落正桑甚之時無以見其為仲秋即仲秋亦無以見其為鵲鳩正義彊說之非毛義也說文鳥部云鳩鵲鳩也鳩之類衆多亦以鵲鳩屬之者本毛傳也舍人云鵲鳩一名鵲鳩今之斑鳩小宛傳以鳴鳩為鵲鳩呂氏春秋季春紀鳴鳩拂其羽高誘注云鳴鳩斑鳩也廣雅釋鳥云鵲鳩鵲鳩也此陸氏斑鳩之說也郭氏易之春秋昭公十七年正義引其說云今江東亦呼為鵲鳩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即是此也舊說及廣雅皆云斑鳩非也

此與今爾雅注不同正義于此下承云所論班鳩鳴鳩雖有異同則上皆郭氏所論也

竊謂古

于物類之短曲者皆呼為屈屈為短尾之名鵲鳩亦以短小而

得名鵲即鵲字之通楚辭屈其泥即後漢書周燮傳

滑泥是其例也斑鳩之尾未為短屈則不合于鵲之

名樊光云春秋云鵲鳩氏司事春來去冬正春秋去杜預亦云

春來冬去故為司事夏小正三月鳴鳩言始相命也

月令季春鳴鳩拂其羽鄭氏注云蠶將生之候也鳴

鳩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今斑鳩四時皆有于司事

不合于趨農急亦不合且祝鳩為鵲鳩正為斑鳩雖有

繡領不繡領之別實即一類不應瑣瑣析之一當司

徒一當司事也莊子逍遙遊學鳩崔譔注云學讀為

滑滑鳩一名滑離

隋書經籍志云梁有莊子十卷東晉議郎崔譔注亡

司馬彪注云學

鳩小鳩也

以上並見莊子釋文音義

此學又作鸞陸佃埤雅云蓋此似

山鵲而小故一名鸞鳩以其似鸞而名鸞鳩學不必

讀滑矣本草新附補云鵲嘲南北總有似鵲尾短黃色

在深林間飛翔不遠北人名鵲鵲與郭氏說合惟一

稱青黑色一稱黃色老少之間色或不一各以目驗

者著之也

桑甚

釋文甚本又作椹音甚桑實也

竹

君子于役傳云估

會也中雅則關傳

云括會也方言云

秦晉之間曰會或

曰姑子表禮以組束

髮為髻又云括髮

以麻蓋會括皆

之義所以收并為會

并所以收衆則為括

葉因而合二家上

則為會會之為木

合松柏二木而得

此名故謂之會而

通之于括也概為

松葉柏身亦取衆

聚之義衆聚猶之

會會也

會會也

檜傳檜柏葉松身

釋文檜古活反又古會反木名

正義釋木云檜柏葉松身書作枯字禹貢云枕榦枯

柏注云柏葉松身曰枯與此一也

循按枯檜一音轉也史記集解引鄭氏禹貢注云柏

葉松身曰枯此正義所引注文即此鄭注也馬融以

枯為白枯鄭氏政西石取

松

芄蘭傳芄蘭草也箋芄蘭柔弱恒蔓延于地有所依緣

則起

四十二

百枯字下字上

鄭氏女祝注云

檜刮去也釋名

釋名篇云夫

未曰枯枯會

也與枯會也

息夫躬絕命辭云涕泣流芳萑蘭張晏云萑蘭草也蔓延于地有所憑依則起自墳曰萑蘭泣涕蘭干也蓋萑蘭者縱橫四出之態故淚之出草之蔓皆同是名楊子太元經云陽氣親天萬物九蘭是又為物生蔓衍之稱也

釋文芄音丸本亦作丸芄蘭草名蔓音万本或作蔓延于地者後人輒加耳

正義釋草云萑芄蘭郭璞曰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陸璣疏云一名摩羅幽州人謂之雀瓢以此草支葉循按說文草部云芄芄蘭芄也芄與萑音相近故通用乃萑芄自有本物此芄蘭為正名故傳止訓草耳今俚俗稱此為麻雀棺尚雀瓢之義也類篇引說文芄作元以芄萑為一字宜有論誤

而種亦芄之遺稱

諼草傳諼草令人忘憂

釋文諼本又作萱况表反說文作憲云令人忘憂也

或作諼

三

四三

正義諼訓為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言焉得諼草謂
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諼為草名故釋訓云諼
忘也孫氏引詩云焉得諼草是諼非草名也

循按崔豹古今注引董仲舒云欲忘人之憂贈之以
丹棘丹棘一名忘憂本草經云萱草一名忘憂一名
宜男一名岐女說文艸部云憲令人忘憂草也詩曰
焉得憲草重文煖又重文萱文選注引詩作焉得萱
草唐初之本有作萱者也是物以忘憂得有諼名因
諼而轉為憲萱等文謂萱取義于諼可也謂諼草非

草名不可也程大昌演繹露云古詩字本作煖自唐明皇改古文以今字乃譌煖為謏經文明說謏草若止訓忘忘草之文為不詞矣傳言令人忘憂正指草言語義可見尔雅釋蓂謏為忘自釋謏字之義如此據以證毛傳之不謂草名失毛義且並失尔雅義也

木瓜傳木瓜楸木也可食之木

釋文瓜古花反楸木也楸音茂字亦作茂尔雅云楸木瓜也

正義釋木云楸木瓜以下木桃木李皆可食之木則此木瓜亦美木可食故郭璞云實如小瓜酢可食是

也

循按水經江水逕魚腹縣之故陵注云地多木瓜樹
有子大如鰕白黃實甚芬香爾雅之所謂楸也廣志
云木瓜子可藏枝為杖一尺有百二十節藝文類聚今
木瓜正如是惟不可生食陸氏疏言欲啖者截灰熱
中令萎薦淨洗以苦酒豉汁密度可案酒食密封藏
百日食之甚益人見齊民要術然則古有食法故傳言之非
空以木桃木李度之也

乾隆己酉閏五月二十日夜錄坤風記特漏三鼓蟲聲若雷一聲如豆
懷杞豁然 嘉慶戊午冬并邶鄘衛為一卷又刪改錄記

己酉九月二十日至十一月十二日刪歸鄱風畢時在壽氏館中
壬子九月初十日又刪改一過時在鄭氏館中
庚戌正月二十三日晚錄衛風訖
癸丑二月十二日又改衛風一過
壬戌八月十四日閱一過稍加刪削為未冬長時病瘥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卷四

王風黍離第六

黍

箋黍離離時至稷則尚苗

正義湛露傳曰離離垂然則黍離離亦謂秀而垂也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苗謂禾未秀出車云黍稷方華則二物大時相類但以稷比黍黍差為稷故黍秀而稷苗也詩人以黍秀時至稷則尚苗六月時也未得還歸遂至于稷之穗七月時也又

江都焦循



至于稷之實八月時也

循按夏小正云五月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考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彼正義引鄭氏注云星火大火之屬夏至之氣昏火星中虞夏相去非遠則小正種黍時為夏時之夏至也齊民要術種黍法云一畝用子四升三月上旬種者為上時四月上旬為中時五月為下時夏種黍稷與植穀同時非夏者大率以椹赤為候汜勝之書云先夏至二十日此時有雨疆土可種黍崔氏曰四月蠶入簇時雨降可種黍禾夏至先後各二日可種黍諸書所說均與小正合乃說文

云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大暑在
夏至後一月以諸書證之種為過遲蓋許氏以月令
黍夏之月昏火中大火昏中在季夏則是六月六月
為大暑之時不知大火之中在虞夏為仲夏為夏至
在周為季夏為大暑歲有所差中星隨之汜勝賈崔
之輩以目驗著錄故或言夏至或言五月而不言大
火中淮南說苑居漢時而仍夏正之說既拘守而不
可通而許氏直以夏大火中為大暑亦失矣夏小正
又云二月往耒黍此黍以二月種五月熟故月令仲
夏之月農乃登麥天子乃以雛嘗黍蔡邕章句云此

時黍新熟四今蟬鳴黍高誘注呂氏春秋云登二近植黍
熟先進之淮南子注云黍以暑得名小暑至農遂登
黍其說皆合月令正義揣鄭義以為直取舊黍與蔡
邕異義然以經文考之孟夏麥新熟曰農乃登麥孟
秋穀熟曰農乃登穀又以晷嘗麥以大嘗麻以大嘗
稻與以雛嘗黍正同彼為嘗新此為進舊何文同而
義差如是蓋黍之有早晚兩種蔡說是也其類之見
于經文者則黑黍曰秬一稔二米者曰秠俱詳見後內則云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稭稭注云黍黃黍也是黍之
為飯者有黃白二種素問金匱真言論云南方赤色

其穀黍王砮注云黍赤色素問所言必黍之正故周書亦言黍居南方而內則舉黃白不言赤者呂氏春秋本味篇云飯之美者陽山之稌注云稌關西謂之糜冀州謂之粢玉篇云稌關西糜似黍不黏者然則為飯之黍為稌為不黏說文于黍既言其黏又引孔子曰黍可為酒禾入水也可知黍以黏者入酒以入酒者為黍之正素問說文以黍之正者言是赤者為酒而黏其不黏者黃黍也崔豹古今注云禾之黏者為黍亦謂之稌一曰黃黍亦謂云者黍中有此一稌名稌一名黃黍也分別未明閱者惑矣以五方之色

相配故黍屬南而實非南方之所宜夏官職方氏雍
冀宜黍稷幽州宜三種兗州宜四種豫并宜五種而
荆揚皆獨宜稻而不宜黍淮南地形解云渭水宜黍
又云西方宜黍孝經援神契云黑墳宜黍麥黑墳者
冀州之土黍之所宜固不在南也

稷

循按程瑤田九穀考云說文稷稊也五穀之長麴稷
也秣稷之黏者按稷麴大名也黏者為秣北方謂之
高粱或謂之紅粱通謂之秣秣又謂之蜀黍蓋秣之
類而高大似蘆故元人吳瑞曰稷苗似蘆粒亦大南

人呼為蘆稌也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入鄭氏注
舊說首種謂稷今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考之高梁
最先粟次之黍糜又次之然則首種者高粱也秦漢
以來諸書並冒梁為稷無論稷梁二穀缺一不可即
以管子書日至七十日藝稷之說言之日至七十日
今之正月也余足跡所至各行南北氣候亦至不齊
矣所見五方之士下及農末輒相諮詢曾未聞有正
月藝梁粟者至吾徽藝粟遲至五六月烏在其為日
至百日不藝也而高粱早種于正月者則南北並有
之故曰稷為首種首種者高粱也周官食醫職宜稌

宜黍宜稷四宜粱宜麥宜苽見稷而不見秫四內則菽麥
蕡稻黍粱秫見秫則不見稷故鄭司農注九穀稷秫
並見後鄭不從入粱去秫以其闕粱而秫重稷也良
耜之詩箋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蔬云賤者食
稷耳今北方富室食以粟為主賤者食以高粱為主
是賤者食稷而不可以冒粟為稷也循往來青兗之
郊于車中辨五穀誠如程氏之說有與程氏為難者
邵氏爾雅正義以黍為高粱稷為小米鄭縣志以蘆稭為黍小米之黏者為粟其不黏者為稷吾不取也

雞 羊

牛

循按三物常畜其類分釋于後

楚傳楚木也

循按荆為木類也

蒲傳蒲草也箋蒲蒲柳

釋文蒲如字毛云草也鄭云蒲柳也孫毓曰蒲草之聲不與成許相協箋義為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

正義以首章言薪下言蒲楚則蒲楚是薪之本名不宜為草故易傳以蒲為柳陸璣疏云蒲柳有兩種皮

正青者為曰四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
似柳葉皆可以為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
既乎今人以為箕罐之楊也

循按傳以蒲為草者周禮春官司几筵職云諸侯祭
祀席蒲筵績純尚書顧命篋席底席馬王皆以篋為
織弱底為青蒲席辭季宣書古文訓十三春秋文公二年左氏傳

云妾織蒲說文草部云蒲水草也可以作席又云弱
蒲子可以為平席本草經蒲黃香蒲亦在草類傳以
不流束蒲即作席之蒲故曰草也篋云蒲柳者尔雅
釋木云楊蒲柳春秋宣公十二年左氏傳云董澤之

蒲此蒲即蒲柳又三齊略記云臺城東南有蒲臺高

八丈至今蒲生猶紫似水楊而堪為箭藝文類聚古今

注云蒲柳生水邊葉似青楊一曰蒲楊又云水楊蒲

楊也枝勁韌任矢用左傳之蒲以矢言是蒲即蒲柳

鄭氏以不流束蒲即作矢之蒲故曰蒲柳也孫毓評

易傳之故聲言隋書經籍志云毛詩異同評乃說文之蒲从草

浦聲戰國策史記吳越春秋扶服通作蒲服戰國策坐

記蘇秦傳委蛇蒲服吳越春秋蒲服就君禮記檀弓漢書谷永傳引谷風詩

甫副作扶服禮記閔侯甫副注云甫副或皆扶服揚雄長楊賦扶服李善文

選注云扶服與甫副音義同是蒲讀同扶與許一韻與魚藻

詩召風甫副釋文云甫音蒲之蒲居韓奕之蒲車胥同韓奕之蒲為蒲草無疑豈

蒲草而不讀四若扶乎如以蒲許平側不韻六則無論古

韻不分平側萬生夜與居韻斯于除與去韻而韓奕之蒲即與

祖為韻皆平側相協矣孫書在當時已經駁破自非

定論隋書經籍志云難孫氏毛詩評四卷晉徐州從事陳統撰若正義之說則陸佃辨之甚

允埤雅云說者以為上章言薪言楚則蒲亦木名不宜為草誤矣且周南夫芻亦草也而綢繆之詩乃曰束薪束芻豈以言不故妨草哉

喬木既以薪言楚又以薪言萋萋之為草同于蒲蒲

草何碍于薪之有其說非矣蓋鄭氏之義仍宜于箋

中會之箋解揚之水不流束薪云激揚之水實不能

流移束薪鄭風揚之水正義云箋言不流束楚實不能流若蒲草為束何不可移動

惟大而可析之薪及牡荊楊柳之木析之為束粗而

且重乃非激揚之水可流傳以不流為反辭箋既易傳為實辭故易蒲草為蒲柳也

推傳推雛也陸草生于谷中傷于水

釋文推吐雷反尔雅云雛也韓詩云芄蔚也廣雅又名益毋雛音佳尔雅又作萑音同

正義釋草云萑推李巡曰臭穢草也郭璞曰今芄蔚

也葉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毋陸璣疏云

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閣是也韓詩及

三蒼說悉云益毋故曾子見益毋而感案本草云益

毋芄蔚也一名益毋故劉歆曰推臭穢臭穢即芄蔚

也

四

循按釋文引尔雅作騶則毛公正本尔雅為訓傳訓
莢為騶以馬與騶異非以蕒為莢也名物疏駁毛為
誤妄矣陸疏葉似荏荏自是荏字之誤郭氏尔雅注
可證也釋文序錄言劉歆尔雅注三卷陸所引歆說
即此與李巡注同陸又引舊說及周元明之說不可
考其所本然本草經芡蔚子與菴閣子自別為二司
馬相如上林賦云菴閣軒于注引張揖云菴閣蒿也
子可治疾上林賦于歲析薜莎為高燥所生于菴閣
則並薜葭彫胡蓮藕之類為卑溼所生傳言蕒得水

則病是非卑溼之物于奄閭為不類管子地員篇
言十二衰云薜下于萑萑下于茅萑即上林賦之薜萑
也洪炎祖以為萑韋之萑按萑韋近水之物此
萑惟下于茅而高于薜必非萑亂趙說是也
上于此則益宜高燥傳云陸草是也韓詩而下皆稱
芄蔚芄蔚者萑之緩聲

雉

葛藟藟也藟也生于河之厓

釋文藟力軌反藟似葛廣雅云藟藤也

葛傳葛所以為絺綌也

蕭傳蕭所以供祭祀

正義釋草云蕭荻李巡曰荻一名蕭陸璣云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藝之為香許慎以為艾蒿非也郊特牲云既奠然後藝蕭合馨香王氏云取蕭祭脂是蕭所以供祭祀也

循按荻為萩之譌說文草部云蕭艾蒿也萩蕭也蕭之訓萩疊韻相諧也說文別訓艾曰永臺未必以蕭即艾蕭為艾蒿艾蒿非艾也齊書紀僧真夢蒿艾生滿江太祖曰詩人采蕭蕭即艾也又玉篇云艾蕭也亦周禮甸師職祭祀共蕭茅杜子春訓蕭為香以艾為蕭

人之義為治艾能治
疾故稱艾治疾即所
以養人艾之義亦通
于養猶鞠為養義
而又名治牆也

蒿鄭注郊特牲同

艾傳艾所以療疾

釋文艾五蓋反

循按爾雅釋草云艾永臺或據博物志削冰向火之

說為永臺之名所起陸佃埤雅引博物志云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得火艾曰永臺其以此乎

言療疾者師曠占云歲欲疫病草先生病草艾也藝文

類聚八孟子離婁篇云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名

醫別錄言搗艾葉灸百病葛洪肘後方言艾治鬼擊

心痛傷寒等病急就章謂之醫草是也

艾傳艾離也蘆之初生者也箋艾藪也古者天子大夫

服

毛毳冕衣績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雛

四

九

釋文莢吐敢反雛本亦作萑音佳蘆力吳反亂五患反

正義莢雛釋言文郭璞曰莢草色如雛在青白之間傳以經云如莢以衣冠比莢色故先解莢色又解草言莢是蘆之初生釋草云葭蘆莢亂孫炎郭璞皆以蘆亂為二草李巡舍人樊光以蘆亂為一草此傳莢為蘆之初生則意同李巡之輩以蘆莢為一也傳以莢為雛箋以莢為亂似如易傳又言其青者如雛復似從傳張逸疑而問之鄭答云雛鳥青非草名亂亦

青故其青者如騅

循按尔雅釋言作騅釋文云如騅馬色也郭氏注云
莢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間邢昺引釋畜蒼白雜毛騅
以疏之郭氏訓騅為鴉鳩鴉鳩之色不青白也傳依
釋言文亦宜獨作騅鄭答騅鳥亦騅馬之論後人改
以從騅耳又按莢草見于釋草不當重見于釋言疑
鄭引釋草以箋毛傳後人羣箋于釋言不然何釋言
兩訓毛鄭乃^各恰當其一邪

麻

循按尔雅釋草云賡泉實泉麻葶麻母郭氏注賡引

禮記云苴麻之有麇四注泉云別二名注苧十云苴麻盛

子者引禮記者儀禮喪服傳文其文云苴經者麻之

有麇者也又云牡麻者泉麻者也春秋襄公十七年

左傳正義引馬融云麇者泉實泉麻之有子者其色

麇惡故用之苴者麻之色麇今本多作實按爾雅釋木云實藹注云樹實絲莢菴藹桃夭有實其實傳云

實兒此宜以草以此言之麇與泉為二物泉本不實其實

麻名自宜以麻者麇也麇有實繫于穀故天官籩人朝事之實及少

牢饋食之所設皆言麇麇風麻與禾並舉生民麻

與麥並舉月令食麻與犬以犬嘗麻素問五行政大

論卑鹽之紀其穀豆麻從革之紀其穀麻麥呂氏春

秋審時篇得時之麻淮南地形訓汾水宜麻諸以穀
言者皆贗也泉無子而利于織故禹貢青州貢絲泉
天官典泉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物而職以泉名贗
麤惡僅備喪服之用其諸服之用麻者皆泉故贗惟
屬食而泉得專于衣喪服並用之故儀禮喪服苴經
牡麻並言而間傳亦分言斬衰兒若苴齊衰兒若泉
論語言麻冕左傳引軼詩言麻絲皆泉也麻為黃泉
之通稱而獨訓泉以麻者蓋尔雅互文之法以泉實
明泉贗則泉為無實之名即贗可見而不必更詳以泉
明贗即以麻明泉則贗之亦為麻可見而不煩兼訓

讀書者貴通其意此類是也說文草部云葩泉實也
重文從麻作𦉰其木部云泉麻也又林部云林葩之
總名也林之言微也微纖為功又麻部云麻與林同
人所治在屋下其訓𦉰泉與尔雅同而以總名訓麻
甚明言林之言微者春秋說題辭云麻之言微也陰
類寢密女作纖微也麻生于夏夏衣物成禮儀故麻
可以為衣陽成于三物以化故麻三變縷所加也宗
均注云麻須陽以成夏枝葉布成為之衣麻亦夏生
可作衣也三變謂麻生成形一變也漚取皮二變也
續成為縷三變也

太平御覽九百十

許氏雜采衆說益節取是

文也。莩，說文作茅。郭氏以盛子者解之，盛讀如子以盛之之盛，所以包子之房也。子孕于中，故得母名茅。苴，葩皆从草，以其穀也。杲从木，木為分杲，莖皮之名。惟績而後分杲，專于衣，故从之矣。苴詳見豳風。

李 麥

鄭風緇衣第七

樹杞傳杞木名也

釋文杞音起木名

正義四牡傳云杞枸檻此直云木名則與彼別也陸

璣疏云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
赤故今人以為車轂今其北淇水傍魯國泰山汶水
邊純杞也

循按傳云木名者以經云樹杞比于桑檀疑非枸櫞
故渾以木名解之蓋枸櫞尔雅雖列釋木以今驗之
木質而草狀廣雅地筋枸杞之釋則屬草類則不可
以言樹杞也本草圖經云春生苗葉如石榴葉而軟薄堪食俗呼為甜葉
莖高三五尺作叢是也沈氏筆談云陝西極邊生枸杞高
丈餘大可作柱
此杞異非詩物枸杞之外杞柳亦單稱杞易姤九五云以
杞包瓜李鼎祚易傳引虞翻云杞杞柳也孟子告子
篇云性猶杞柳也趙岐注云杞柳柜柳也陸氏疏言

可為車轂則非小狹者冠宗奭本草衍義云櫟木今人呼為櫟柳葉謂柳非柳謂槐非槐木最大者高五六十尺合二三人抱湖南北甚多然亦不材也不堪為器用嫩枝取以緣栲栳與箕屨說文木部云柎木也櫟蓋即柎之俗也左氏春秋傳云柎梓皮革自楚往也湖南北為楚地史記柎梓連抱與合抱之說同栲栳即栲栳是孟子之柎柳與周易左傳史記之柎實為一物傳訓柎木名蓋指此也管子地員篇云大櫟柎細櫟柎此柎亦柎柳以其能曲為栲栳故有櫟名大小則有二種耳爾雅釋木云援柎柳鄔氏注云

未詳或曰柳四當為柳柜柳似柳皮可煮十三作飲郭亦以

柜柳即櫟木陶隐居別錄云櫟樹削取裏皮去上甲

煎服之夏日作飲去熱葛洪肘後方云以樹皮和櫟

皮合煮汁飲之並與郭氏皮可煮之說合是亦杞柳

即櫟樹之證也但說文木部云柳櫟櫟木也依此尔

雅援字乃櫟字之譌柳非柳也木之有杞止杞柳栢

杞二種而小雅南山有杞釋文引陸璣疏云其

樹如櫟一名狗骨本草猫刺衛矛俱名狗骨李時珍謂狗骨與冬青相亂陳大章詩經名物圖說狗骨即今絲棉樹

史記司馬相如上林賦注云櫟杞也似梓師古漢書注云即今黃櫟木也

皆不足以證詩或分杞為三以詩諸杞配之王應麟玉海嚴粲詩緝並

並以將仲子兮之杞為拒柳南山有杞在彼杞棘之盤矣
杞為山木集于芭杞言果其杞隰有杞棣為枸杞

桑傳桑木之衆也

循按衆猶言樹之者多

檀傳檀彊韌之木

釋文檀徒丹反木名彊其良反一音居良反忍本亦
作刃同而慎反依字木旁作刃今此假借也沈云系
旁作刃為是案系旁刃音女中反離騷云紉秋蘭以
為佩是也

正義檀材可以為車故云彊韌之木陸璣疏云檀木
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又似駸馬駸馬梓榆故里

語曰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四尚可得馭馬西繫迷一名

挈榼故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挈榼先殫

能即

循按韜依釋文作忍說文心部云忍能也柔而彊為耐彊忍即柔而彊之義韜俗字也論衡篇云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其材彊勁車以為軸

虎

鵠傳驪白雜毛曰鵠

釋文鵠音保驪白雜毛曰鵠依字作鵠驪力馳反

正義釋畜文郭璞曰今呼之為烏驪

循按說文馬部云驪馬青白雜毛也此驪白雜毛較

青白為色黑故曰烏驄

豹

循按豹不待訓而知者也尔雅釋獸云獬白豹郭氏注云似熊黑白駁說文豸部云豹似虎圓文又云獬似熊而黃黑色出蜀中呂忱字林云獬似熊黃黑一曰白豹義十九字林本說文而兼記尔雅之訓則似熊黃黑之獬非尔雅白豹之獬也郭注未明

鳧

釋文鳧音符

循按詳見大雅鳧鷖篇

雁

四

十五

循按此與鳬並以弋言則鴻雁也與鴈異

舜華傳舜華木槿也

釋文舜戶順反木槿也華讀亦與台南同下篇放此
槿音謹

正義釋草云槿木槿櫬木槿樊光曰別二名也其樹
如李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陸璣疏云
舜一名木槿一名櫬一名曰槿齊魯之間謂之王蒸
今朝生暮落者是也五月始華故月令仲夏木槿榮
循按說文草部云舜木槿朝華暮落者詩曰顏如舜

華別有舜部云舜草也楚人謂之菑秦謂之蕒然則
木槿之舜以草呂氏春秋仲夏紀木槿榮高誘注云
木槿朝榮暮落是月榮華可作蒸雜家謂之朝生一
名舜詩云顏如舜華是也山井鼎七經考文稱毛詩
古本作舜蓋今本作舜者傳寫失也櫬說文訓棺釋
文謂本又作親親字古無所見是亦舜字之譌又轉
寫而从小作櫬也鄭氏月令注云木堇王蒸也廣志
云木堇日及也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九晉成公綏有日及賦云日
及者華甚鮮茂榮于仲夏訖于孟秋隋江總南越木
槿賦云日及多名粧賓肇生藝文類聚八十九篤論云日給之

華似柰柰實而日給虛

四 埤雅十七。隋書經籍志雅家。有篤論四卷。梁杜恕撰。

宋顏延

之赤槿頌云王蒸榮郭氏注尔雅云或呼日及亦曰

王蒸傳子云薜華麗木也謂之日洽或謂之洽容或

謂之愛老冲

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九

日及者木槿之轉音王蒸或作

王蒸玉蒸亦木槿之轉音矣以其朝生暮落故又名

朝生戰國策秦呂不韋說陽泉君曰君危于累卵而

不壽于朝生高誘注云朝生木槿也朝榮暮落誘注

呂紀稱雜家謂之朝生者正指秦策說也薜又通作

茵廣雅釋草云朝茵朝生也莊子逍遙遊朝茵支遁

云一名薜英朝生暮落潘尼云木槿也

並見釋文文選

目動曰瞬時之迅
連謂之瞬息皆此義也

載郭璞遊仙詩云薜榮不終朝李善注引潘尼朝菌
賦云朝菌者詩人以為薜華蓋薜與菌音韻相通借
也司馬彪梁簡文注莊子乃以芝菌解之見釋文莊子音義
亦以雖易落尚取此名朝菌暮落也薜又通于椿莊子逍遙
遊大椿司馬彪注云木一名檠檠木莖也薜之為椿
猶馨之讀舜亦同韻相通借也書舜時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淮南道
應訓朝菌不知晦朔此即莊子之朝菌高氏注云朝
菌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狀似蠶蛾一名孳毋海
南謂之虫邪金本蠶之訓而別為異說恐不足為據
矣此雖蠶而六朝生暮死故得通名為朝菌爾

扶蘇傳扶蘇扶胥小木也

四

支

釋文蘇如字徐又音疎扶蘇扶胥木也胥音疎又相如反

正義毛以下章山有喬松是木則扶蘇是木可知而釋木無文傳言扶胥小木者毛當有以知之未詳其所出也

錢臨之云輔小木
扶輔多義皆指之
七書乃扶不執也
言乃輔孔仲達以
乃釋木字又不知
小木即木之小也

循按呂氏春秋任地篇云樹肥無使扶疏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垂條扶疏說文木部云扶疏四布也蓋木下所叢發之小枝故傳曰小木廣雅釋木云下支謂之檉檉曹憲音云檉扶支切檉音西廣韻云檉檉小

樹樨榭即扶胥也胥蘇疏古字通

荷華傳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

釋文菡本又作歆又作荅戶感反菡本又作歆又作
菡度感反菡萏荷華也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蓉
正義荷扶渠其華菡萏釋草文又云其實蓮其根藕
其中的的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蓮華實莖葉之名的
蓮實薏中心苦者也

循按尔雅釋草云荷芙蓉其莖茄其葉葢其本蔕其
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說文草部云
菡萏芙蓉華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蓮芙蓉之實

也茹芙蕖莖荷四芙蕖葉莖芙蕖本蕩芙蕖根此本諸
尔雅惟其葉葍不作葍作荷初學記二十七引尔雅
作其葉荷藝文類聚八十二引作葍釋文尔雅音義
云其葉葍字或作葍衆家並無此句惟郭有然就郭
本中或復脱此一句亦並闕讀今以說文考之初學記
所引正尔雅舊本傳寫作葍又論作葍諸本之軼非
本無也唐釋應元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云葍葍扶渠
華未發為葍葍已發為扶容此說文舊本作扶渠與
此傳同新附別立芙字而改本文之扶為芙非也扶
容之名見屈原賦離騷經廣雅釋草云葍葍夫容也

司馬相如上林賦注應劭曰夫容蓮華也古今注云夫容一名荷華夫容猶言扶渠爾雅以扶渠明荷以荷為葉毛傳以扶渠明荷華以華為莖莖蓋扶渠為已發之名即為荷之大名猶荷為葉之專名即為荷之大名也荷惟葉與華顯故通稱為荷為夫渠而爾雅即以夫渠釋荷傳本爾雅故既訓夫渠復引莖莖爾

橋松傳松木也

釋文橋本亦作喬毛作橋其驕反王云高也鄭作槁苦老反枯槁也

正義毛以為山上有喬高之松木鄭以為山上有枯
槁之松木傳以橋松共文嫌為一本故云松木以明
橋非木也

循按橋喬通鄭易字為槁箋無明文以箋云橋松在
山上喻忽無思澤于大臣若作高訓與思澤不合故
正義推其易傳也傳訓橋為高亦無明文以前傳言
高下大小各得其宜推之知其訓高也呂氏春秋介
立篇引介子推所賦詩云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
羞之橋死于中野橋字對上露雨正是槁字古橋槁
相通有然也士昏禮記注云今文橋為槁

說文序齊名
或謂許氏重此見
本乃差在序上
則差為非古
古此案非謂差
已訓為次者與
通則差為齊矣
也

龍傳龍紅草也

釋義釋草云紅龍古其大者歸舍人曰紅名龍古其
大者名歸是龍紅一草而別名故云龍紅草也陸璣
疏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
循按爾雅釋草又云龍天薺釋鳥云鸚鵡說文鳥
部云鸚鵡天鵠也龍古即蓼類蓼與鸚同聲以同名天
薺知龍古即龍矣淮南地形訓云海閭生屈龍屈龍
生容華注云屈龍游龍也鴻管子地員篇云五位之土
其山之溪有龍與斥此龍亦龍古尔

如蘆傳如蘆茅蒐也

釋文茹音四如後篇同葍力於反茹葍茅蒐音十菑草也後篇同茅貌交反又音妹蒐所留反

正義茹葍茅蒐釋草文李巡曰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陸璣疏云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然則今之蒨草是也

循按說文草部云蒐茅蒐茹葍人血所生可以染絳又云茜茅蒐也是茜草茹葍一物也史記貨殖傳云千畝卮茜徐廣云茜音倩一名紅藍其華染繒赤黃然本草經上品列茜根別錄又于中品列紅藍云堪作燕脂圖經云即紅花也是紅藍與茜為二物矣趙彥衛雲

楚漫鈔云清微子服飾變古錄云燕支糾製以紅藍汁凝為之以賜宮人塗之
號為桃花粉藍地水清合之色鮮至唐頗進貢惟后妃得賜曰燕脂崔豹古今
注云燕支葉似蘇花似蒲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燕支中國亦有紅藍以染粉為
婦人色謂為燕支粉今人以重絳為燕支非燕支花所染也燕支花自為紅藍
耳舊謂赤白之間為紅即今所謂紅藍也西河舊事云失我祁連山領使我六畜
不蕃殖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北方有焉支山山多藍北人采其華
梁繚取其英鮮者作燕脂本草紅藍花堪作燕脂生梁漢及西域一名黃藍博
物志云黃藍張騫所得今海魏亦種近世人多種之收其華俟乾以染帛色鮮
于茜謂之真紅亦曰乾紅日其草曰紅花以染帛之餘為燕支乾草初漬則色
黃故又為黃藍也史記貨殖傳若干畝厄茜徐廣注云厄音支鮮支也茜音倩
一名紅藍其花染繒赤黃也又知今之紅花乃古之茜而今之茜又謂之烏紅
繫用蘇木索木染成非古之茜矣循按此分辨紅藍甚明但分古之茜與今之
茜有異尚幸子餘詳見小雅
徐氏之注也

栗傳行上栗也箋栗為人所啗食而甘者

釋文行上並如字行道也左傳云斬行栗啗徒隴反
本又作啖亦作噉並同者常志反

正義傳以栗四在東門之外不處園圃之間五則是表道

樹也故云栗行上栗行謂道路也襄九:left傳云趙

武魏絳斬行栗杜預云行栗表道樹

茶傳茶英茶也箋茶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

釋文茶音徒茅秀秀本或作考音同劉昌宗周禮作
考音酉

正義釋草有茶苦菜又有茶委葉邶風誰謂荼苦即
苦菜也周頌以薺荼蓼即委葉也鄭于地官掌荼注
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茶茅秀然則此言如茶乃是
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茶草也言茶英茶者六月

云白旆英英是白兒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茶然吳語說吳王夫差于黃池之會陳兵以脅晉萬人為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矜望之如茶韋昭云茶茅秀亦以白色為如茶與此傳意同循按程教諭瑤田釋茶云余見苦菜之秀而得其所以名茶之故蓋英落後所見子末之白毛圓如毬者也爾雅茶萐葉萐葉者落英之謂也英亦呼葉故花英重累而生者名千葉萐葉之茶不一種凡花鄂作包含子生白毛以承花英者皆是也爾雅芙蓉其實芴芴芴茶妖蘼芳葦醜芴于其實芴下繼以萐芴茶

四
二
茲薦芳者謂凡妄葉之醜如芙蓉之有葉有荇者皆
茶也其有茲有薦者則皆芳也下言葦醜芳者謂凡
葦醜之秀皆謂之芳是以芳為葦醜之專名然散
文通之葦醜之芳亦得名茶鴟鴞之詩予所將茶毛
傳云茶荏苒也夏小正七月灌茶傳云灌葦之秀是
也然小正于四月已著取茶之文葦葦秀于秋小正
七月秀葦葦是也安得于四月取之四月秀者茅也
鄭風有女如荼毛傳言皆喪服也鄭箋茶茅秀物之
輕者飛行無常余按尔雅榮而不實者謂之英葦醜
之茶皆榮而不實者然言喪服主于色白則妄葉之

茶未始不足以當之鄭氏主于物輕飛行無常亦應
兼委葉之茶言之蓋飛行無常委葉之茶尤切也漢
人于委葉之茶久失其義故注者不關及此矣

刻通藝
錄卷第

蘭傳蘭蘭也箋芬芳之草

釋文蘭古顏反字從草韓詩云蓮也若作竹下是簡
策之字耳

正義陸璣疏云蘭即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
楚辭云紉秋蘭孔子云蘭當為王者香草皆是也其
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

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

白魚

循按蘭蘭疊韻字相訓也一切經音義引聲類云葍

蘭也山海經中山經云吳林之山其中多葍草郭氏

注云葍亦菅字說文草部云蘭香草也葍香草也出

吳林山

今說文無香字也一切經音義引有二字

漢書地理志引詩云方秉菅兮

顏師古注云菅蘭也蓋葍蘭字同菅其假借郭氏以

菅為葍非謂葍為茅也韓詩傳云三月桃花水下之

時士與女方秉蘭兮秉執也當此盛流之時衆士與

衆女方執蘭而拂除

王應麟詩考引太平御覽

又後漢書注引薛君韓

詩章句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俱往也韓詩以簡為蘭不與毛異釋文引韓詩訓蓮此自屬陳風之簡誤載于此示

勺藥傳勺藥香草

釋文勺時灼反勺藥香草也韓詩云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

正義陸璣疏云今藥草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

循按勺藥見神農本草經中品尔雅無釋者以常物

尔廣雅釋草云四蘩夷五蘩夷即離之緩聲古今

注載董仲舒答牛亨問云五蘩一名可離故將別以

贈之箋言其別則送女以五蘩蓋古之相傳然也上

林賦云宜笑的五蘩索隱引郭璞曰鮮明貌也又明月

珠子玃五璫江靡索隱引應劭云其光輝照于江邊也

張衡思元賦云離朱唇而微笑兮顏的五璫以遺光注

云明貌魏都賦云丹藕浚波而的五璫注云光明也五蘩

藥之華鮮艷外著其稱五蘩取乎是耳思元又云心

勻五滌其若湯後漢書作灼五藥注云熟貌蓋光輝之外

發熟之貌有似之也上林賦又云五蘩之和具而後

左思蜀都賦云輝麗

灼五璫劉淵林注云艷色

也

御之文穎云勺藥五味之和也韋昭云勺藥和齊鹹酸美味也勺丁劑反藥旅酌反見七發注枚乘七發云勺藥

之醬張衡南都賦云歸鴈鳴鷄香稻魚鱸以為勺藥

皆調和之義顏師古云勺藥藥草名其根主和五藏又辟毒氣故合之于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為勺藥耳讀賦之士不得其意妄為音訓以誤後學今人食馬肝馬腸者猶合勺藥而煮之豈非古之遺法乎李善云服氏一說以勺藥為藥名或者因說今之者為馬肝者猶如勺藥古之遺法晉氏之說以勺藥為調和之意枚

乘七發曰勺藥之醬然則和調之言于義為得與西華子曰

藥齊民要術氏春秋本生紀高誘注云鄭國淫辟男女

私會于漆洧之上有緇彤之樂勺藥之和是則並以調

和說待之勺藥又一義也

乾隆庚戌二月十一日改錄王風花時館于深港下氏深港
左城南十五臨江進山在其南水木明瑟頗助讀書之趣
庚戌三月十三日錄鄭風花

嘉慶四年己未并王鄭為一卷刪改錄花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卷五

江都焦循

齊風雞鳴第八

蒼蠅

釋文蠅餘仍反

循按蒼蠅即青蠅也古青蒼通稱

肩傳獸三歲曰肩

釋文肩如字獸三歲曰肩說文云三歲豕肩相及者

本亦作斨音同又音牽

正義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七月云言私其

縱獻斚五于公則肩是大獸故言三歲曰肩

循按豳風獻斚于公傳云三歲曰斚周禮大司馬注
鄭司農引詩云言私其縱獻肩于公說文豕部斚下
引詩云並驅從兩斚兮觀兩詩引是斚與肩通蓋斚
為肩相及之名斚本取義于肩也玉篇斚重文作𦍋
呂氏春秋知化論云懼虎而刺𦍋高誘注云獸三歲
曰𦍋也廣韻斚下重文𦍋旁注俗字呂本當作肩尔
薛君韓詩傳云獸三歲曰肩後漢書馬融傳注並與毛傳合肩
者能負任之地故亦通詁為克為勝為任盤庚朕不肩好
貸周頌佛時仔
肩尔雅釋詁云肩勝也又云肩
克也仔肩毛傳克也鄭箋任也于是麋鹿之有力者名之以其

音通于𦍋故又從𦍋作𦍋𦍋獸之通名故或從鹿或
從豕說文分𦍋于鹿部分𦍋于豕部則各以所從者
訓之而肩相及之訓亦遂異于有力之訓鄭司農云
一歲為𦍋二歲為𦍋三歲為特四歲為肩肩之有力
更壯于特之獨立為四歲名是也毛以三歲為特不
應又以三歲為肩衡之以有力之稱證以司農之說
毛傳其有誤與

狼傳狼獸名

正義釋獸云狼牡獾牝狼其子獾絕有力迅孫炎曰
迅疾也陸璣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為小兒啼聲以

誘人去數十步其猛捷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為裘故禮記狼臙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

循按正義詳論

柳傳柔脆之木

釋文脆七歲反

正義言柳柔脆之木者欲取無益于禁故以柔脆解之

循按爾雅釋木以柳名者有三河柳則專名檉蒲柳則專名楊亦通名蒲專名柳者其澤柳乎桄桄葉下垂

有類于旄故得旄稱冬桃名旄則采脆之木以目驗而

考

釋文考羊九反

正義力不充給田必蕪穢維有芳草驕驕然

循按詳見小雅

盧傳盧田犬

正義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逡海內之狡兔韓盧逐東郭逡山三越岡五兔極于前犬疲于後俱為田父之所獲是盧為田犬

也

五

三

循按史記范雎說秦昭王曰譬若縱韓盧而搏蹇兔也說苑載客說孟嘗君云韓氏之盧天下之疾狗也見兔而指屬則不失兔廣雅作韓盧

魴鰔傳鰔大魚魴鰔魚子也魴也鰔也魚之易制者

釋文魴音房鰔毛古頑反大魚也鄭古魂反魚子也正義孔叢子云衛人釣于河得鰔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鰔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鰔則吞矣子思嘆曰魚貪餌以死士貪祿以亡是鰔為大魚也傳以鰔為大魚子釋魚

文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鯢也鯢鰓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鯢也魯語云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魚禁鯢鰓鳥翼穀卵蕃庶物也是亦以鯢為魚子也毛以鯢為大魚鄭以鯢為魚子而與魴相配則魴之為魚中魚也故可以為大亦以為小陸璣疏云魴今伊雒沛潁魴魚也廣而博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水魴特肥厚尤美于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是也箋以一鰓若大魚則彊筍亦不能制不當以敝壞為喻且魴鰓非極大之魚與鰓不類故易傳以為小魚易制

循按莊子逍遙遊云北溟有魚其名為鯢四其大不知

幾千里也傳當依此訓為大魚孔叢西漢時無出于

後代

隋書經籍志有孔叢七卷漢書藝文志無

傳非據此也惠徵君棟九經古

義云說文鯢以魚第聲第本昆弟字周人謂兄曰第

从弟為第从魚為鯢與鯢同物同音非通用字也汗

簡云古論語昆作弟又云石經鯢作𩺰九經古義止此然則鯢

與鯢一字也箋于易字必明云作某此止易義不易

字鯢與雲為韻讀昆無疑傳亦以鯢訓大魚云爾禮

記內則云濡魚卵醬注云卵讀為鯢鯢魚子或作攔

說文卵部云卵凡物無乳者卵生不言其聲唐元度

九經字樣以卅為說文古卯字說文絲部云𦉰从絲省卅聲又門部云關从門𦉰聲由關之音以推卯則卯正與攔同音故甫田總角卅𦉰與𦉰字為韻毛以幼穉訓之正取卯之義蓋卯為無乳而生之統名今以魚子訓之故讀為鯢鯢卅攔同音相借也劉熙釋名釋親屬云鯢昆也亦鯢昆同音之證釋文分毛為古顏反鄭為古魂反誤矣廣雅釋魚云鯢鯢也陳藏器本草拾遺有鯢魚注云鯢子鯢曹憲音拱與鯢音轉若韓詩外傳云東海之魚名曰鯢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遠有據此以鯢鯢之鯢為比目魚者乃考

爾雅釋地云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

鰈五釋文云鰈本或作鰈說文鰈虛鰈也虛鰈即上林

賦之鰈鰈虛鰈音近郭氏訓鰈為比目韓詩外傳鰈字當是鰈

之鰈訓鰈為鰈魚則以為二魚矣

鰈傳鰈鰈大魚箋鰈似鰈而弱鱗

釋文鰈呂反毛云大魚也廣雅云鰈也音連

正義陸璣疏云鰈似鰈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

語曰網魚得鰈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

謂之鰈或謂之鰈幽州人謂之鰈鰈或謂之胡鰈

循按陸佃埤雅云西征賦曰華鰈躍鱗素鰈揚鬚性

亦旅行故其制字从興亦或謂之鯁也此上林賦鯽
鯽鯽鮐郭璞注云鯽似鯁而黑以今考之鯽有二種
白者味美黑者味劣陸氏混鯽鯽為一而以為不美
蓋見鯽未見鯽尔

驪

釋文驪力馳反

循按詳見魯頌駟篇

魏風葛屨第九

莫傳莫菜也

釋文莫音暮菜也

正義莫菜者陸璣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六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縑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為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人州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

循按莫古與無通內則淳母注云毋讀若模說文言爽即規模之模尔雅釋草云須薺蕪陳藏器本草拾遺云酸模葉酸美小兒折食其莢葉似羊蹄引尔雅薺蕪以為證郭氏注薺蕪云似羊蹄葉細味酢可食正與此合蓋薺蕪酸模酸迷一音相轉也

薺蕪傳薺水鳥也

釋文、賣音續水鳥也一名牛脣說文音似足反鳥音昔

正義釋草云賣牛脣李巡曰別二名郭璞引毛詩傳曰水鳥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疏云今澤鳥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

循按本草經上品澤瀉一名水瀉瀉鳥同圖經云澤瀉多生淺水中葉似牛舌草牛舌草即車前子本草車前澤瀉皆味甘是其味相似車前名陵鳥此在澤而形近車前故曰水鳥本草經一名鵠鳥鵠為賣之

疊韻字也說文草部云薺水鳥也詩曰言采其薺本

毛傳為訓

桃

棘傳棘棗也

釋文棘紀力反從兩棘俗作棘同

循按孟子告子篇云養其楨棘趙岐注云楨棘小棘

所謂酸棗也說文束部云棘小棗叢生者是棘即棗

也知叢生者翺羽詩言集于苞棘爾雅釋言云苞稹

孫炎注云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正義又周易坎上

六云寘于叢棘是也若方言云凡草木刺人江湖之

間謂之棘蓋以棘為有刺之木故通于凡有刺之物
如楚棘棘言抽其棘以茨之刺言牛棘天棘皆以刺名
是也至說文所云小棗以酸棗實小而言本草圖經云似棗而圓小味酸
或以小曰棗大曰棗失之矣詩諸言棘傳皆不訓獨
此訓棗者以上言園下言實故明之也

檀 禾

循按詳見幽風

貍傳貍獸名箋貉子曰貍

釋文貍本亦作但音桓徐郭音眩貉子也貉戶各反

依字作𧢲^五

正義釋獸云𧢲子𧢲郭璞曰其雌者名𧢲𧢲乃刀反
今江東通呼貉為狹狹

循按說文𧢲部云𧢲似狐善睡獸从𧢲舟聲論語曰
狐𧢲之厚以居臣鉉等曰舟非聲未詳說文又云貉
北方𧢲種从𧢲各聲孔子曰貉之言惡也然則𧢲貉
殊字經書或通作貉者古音同假借字也格客駱路
閣凡从各聲皆與度錯固為韻貉讀去聲則音同于
固說文水部云涸渴也从水固聲讀若狐𧢲之𧢲涸
从固得聲而𧢲音同之則𧢲亦讀固與貉同音故也

風于貉與獲擇為韻古獲音如護潤之重文又作漸知

从舟猶从固貉之于潤若畫之味于从舟之義有可詳

者說文又云貉貉之類不依尔雅貉子之訓淮南子

齊俗訓云徂貉得睡防弗去而緣高誘注云徂徂豚

也周禮天官庖人六獸釋文引于寶注以為麋鹿貉

麋野豕兔此以貉為獸名乃貉之一類毛傳之義也

鄭氏注周禮草人鹹漚用貉云貉獐也獐即獐尔雅

狸狐獐貉醜說文引作狸狐獐貉郭注訓獐為獐豚

即高誘之徂豚蓋獐獐三字音近故得通呼鄭以

獐訓貉亦毛公之義不以貉子也賈公彥疏之云尔

雅獬子獬五或曰獬故以獬獬為一然今尔九雅獬子獬

獬子獬分別甚明鄭既據以箋詩則彼時自作獬子目名
獬以獬訓獬必非取義于獬子也箋據尔雅與毛異
者亦即與注禮異也尔雅翼引毛詩義問云貉子曰
貉宋人避諱書獬作獬後誤作獬尔

特傳獸三歲曰特

循按詳台南祀獬

鵲傳鵲小鳥也

釋文鵲音純鳥也

正義釋鳥云鵲鵲其雌鵲牝李巡曰別雄雌異方

之言鶉一名鶉郭璞曰鶉鶉之屬也

循按傳今本無小字七經孟子考文作小鳥也依此
增入鶉之為鳥人所共知何必訓矣此獨訓小鳥者
蓋此為鶉鶉之鶉莊子徐無鬼云未嘗好田而鶉生
于矣蓋本是詩以為說也鶉與鶉同類而殊物說文
佳部云雛雛屬雛鶉屬是也鶉一名鶉爾雅鶉子鴝
鶉子鶉分別甚析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庶羞二十鶉
居十九鶉居二十內則云鶉羹雞羹鶉醢之羹皆鶉
與鶉為二矣高誘注淮南子以鶉釋鶉此當如鱣鯉
相訓之例夏小正三月田鼠化為鴽傳云鴽鶉也列

子天瑞篇云田鼠之為鶉也五變鴛言鶉自為異文而十

賈公彥據以疏儀禮謂鶉第一物非也

碩鼠箋碩大也

釋文碩音石大也

正義碩大釋詁文釋獸于鼠屬有鼯鼠孫炎曰五技鼠郭璞曰大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鼯音瞿鼠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碩鼠為彼五技之鼠也許慎云碩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此之謂五技陸璣疏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

立交前兩腳于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枝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鼯鼠也案此經作碩鼠訓之為大不作鼯鼠之字其義或如陸言也

循按易下經晉九四爻云晉如鼯鼠子夏易傳李鼎祚集解並作碩集解引荀九家云碩鼠喻貪也是碩鼯二字通以視諸鼠為大故稱碩即以為鼯陸疏以為河東大鼠正此鼯鼠尔郭注以鼯鼠為鼯鼠者鼯乃鼯字之譌彼釋文云郭音雀將略反字林音灼云

鼯鼠出胡地五郭注本雀字或誤為瞿字十一沈旋因云郭
以為鼯鼠音求于反非也廣雅釋獸云鼯鼠鼯鼠蓋
鼯字之譌故郭以鼯為鼯曹憲釋鼯云爵鼠同于陸之所云益碩為
正名爵鼯音近而通之也陸氏舉雀鼠以為非鼯鼠
者以鼯鼠有五技馳之雀鼠不尔也今考鼯鼠五技
蔡邕勸學篇亦言之惟云能因不能渡瀆能藏不能
覆身語小異而大義則同及見雅釋獸其原則本于荀子其勸學
篇云梧鼠五技而窮尔雅釋鳥云鼯鼠夷由郭注云
狀如小狐似蝙蝠飛且乳亦謂之飛生能從高赴下
不能從下上高此鼯鼠即梧鼠不能上高正所謂能

飛不能過屋也五技之為梧鼠荀子之書確不可易
若是鼯鼠弟為鼠類能飛之說不可彊通許蔡誤梧
鼠為鼯鼠爾陸疏又云本草又謂螻蛄為石鼠亦五
技古今方土名蟲鳥異物名同故異也今本草無此
說崔豹古今注云螻蛄一名碩鼠有五能而不成技
術一飛不能過屋二緣不能窮木三沒不能窮谷四
掘不能覆身五走不能絕人真以五技屬之螻蛄蟲
因考廣雅云多鼠螻蛄也蓋螻蛄有鼠稱故牽于碩
鼠且牽于五技鼠不知荀子梧鼠一言自為五技之
定據他無可惑也

黍

五

十二

麥

苗傳苗嘉穀也

正義黍麥指穀實言之是鼠之所食苗之莖葉以非鼠能食之故云嘉穀謂穀實也穀生于苗故言苗以韻句

循按詳見豳風禾

唐風蟋蟀第十

蟋

蟀傳蟋蟀蝥也

正義蟋蟀上音悉下所律反蟋蟀蝥也說文蟀作蛩

太平御覽引春秋考異郵云
五秋蛭蟥鳴宋均注云蛭蟥
蟥蟥也劉芳毛詩義卷云蛭
蟥今促織也一名蜻蛚

蜚俱勇反沈又九共反趨織也一名蜻蛚
正義蜚蟥蜚釋蟲文李巡曰蜚一名蜚蟥蜚蟥蜻蛚
也郭璞曰今趨織也陸璣疏云蜚蟥似蝗而小正黑
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蜚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
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嬾婦驚是也
循按月令季夏之月蜚蟥居壁蔡邕章句云蜚蟥謂
之蜚亦謂之蜻蛚斯蜚莎雞之類
太平御覽九
百四十九 方言云
蜻蛚楚謂之蜚蟥或謂之蜚南楚之間謂之蛙孫高
誘注呂氏春秋云蜚蟥蜻蛚尔雅謂之蜚陰氣應故
居宇鳴以促織皆在陸疏前促織乃蜚蟥之轉聲蜚

之鳴蟋蟀然此以聲名者也易緯通卦驗云蟋蟀之

蟲隨陰迎陽居壁向外趨婦女織績女工之象春秋

說題詞云趣織為言趣織也織興事遽故趣織鳴女

作兼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九是則鳴以促織之說矣

樞傳樞莖也

釋文樞本或作區烏侯反莖也莖田節反沈又直黎

反

正義樞莖釋木文郭璞曰今之刺榆也

循按石經魯詩作山有區見洪适隸釋尔雅作樞齊

民要術云今世有刺榆木甚牢韌可以為犢車材

王君引之廣雅疏證云莖之為言桎也前釋詁云桎刺也

榆

釋文榆以朱反

栲傳栲山栲

釋文栲音考山栲栲勅書反又他胡反

正義栲山栲釋木文舍人曰栲名山栲郭璞曰栲似

栲色小而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樹俗語曰樛栲

栲漆相似如一陸璣疏云山栲與下田栲略無異葉

似差狹尔吳人以其葉為茗方俗無名此為栲者似

誤也今所云為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為車輻

或謂之栲櫟許慎正以栲讀為櫟今人言栲失其聲

耳

五

五

循按說文木部云椈山櫟也椈與栲同音櫟即臭椿
一稱臭樹陸所謂如櫟正合考从朽與朽同古讀考
固若櫟矣許氏之讀今說文闕之

杻傳杻櫪也

釋文杻女久反櫪也櫪于力反

正義杻櫪釋木文舍人曰杻名櫪陸璣疏云杻櫪也
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為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
二月中葉疏華如練而細蕊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
正名曰萬歲既取名于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其汲

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櫪材可為弓弩幹也
循按說文木部云櫪杙也杙木也重文櫪云或从熏
又重文杙云古文杙然則杙杙一字也禹貢荊州杙
幹栝柏考工記弓人取幹之道以柘為上櫪次之左
氏春秋傳云孟莊子斬其櫪以為公琴說文櫪杙也
是杙一名櫪又別名櫪也胡渭生說杙又作椿椿俗
字也春古作瞢故杙傳寫作椿

漆

釋文漆音七木名

栗

椒五聊傳五椒聊椒也箋椒之性芳香而少實今一椹之實

蕃衍滿升

釋文椒木名聊辭也林音求又其菊反何音掬沈居局反

正義釋木云椹大椒郭璞曰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為椹陸璣疏曰椒聊聊語助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為香今成皋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蒸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

香其味似橘皮。島上獐麋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
橘香言一抔之實者，抔謂椒之房裏實者也。釋木云：
椒，椒醜菜。李巡曰：椒菜莢也。椒菜莢皆有房，故曰抔。
抔實也。郭璞曰：菜莢子聚生成房，是椒之房裏名為
抔也。

循按傳以椒聊訓椒，是不以聊為語助。陸疏非也。尔

毛義

雅釋木云：枌者，聊本草經云蔓椒，一名家椒，與蜀椒
別。陶隐居云：俗呼為樛，似椒，薰小不香耳。樛即枌字。
然則椒之為樛，樛之為聊，而聊非語助矣。管子地員
篇云：五粟之土，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蘼蕪、椒、連、五臭。

五 所核尔雅薜山薊當歸也月令荔挺出荔乃似蒲之
草一名馬蘭說文上林賦皆薜荔為二物是薜也荔
也芷也蘼蕪也椒連也所稱五臭者也屈原賦薜荔亦是
以女蘿當之椒連猶椒聊一音之轉也

芻

釋文芻楚俱反說文云芻刈草也象包束草之形
循按祭統云士執芻注云芻稊也芻或為芻廣雅釋
草云黍稷謂之稊稊稷謂之稊稊謂之芻是芻為
稊之專名而說文言刈草者蓋藏苙芻莞之屬皆可
稱芻散文則通之義與

楚

杜傳杜赤棠也

釋文杜赤棠木

正義釋木云杜赤棠白者棠樊光云赤者為杜白者為棠陸璣疏云赤棠與白棠同尔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為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俗語云澀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韌亦可以作弓幹是也

循按釋見名南甘棠

鵲

五

七

鵠

傳鵠之性不樹止

釋文鵠音保鵠似雁而大無後止趾性不樹止

正義鵠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為苦故以喻君子

從征役為危苦也

循按鵠無後趾見郭璞上林賦注上林賦言諸鳥羣

浮水中今之鵠正然性宜于水故不樹止也說文鳥

部云鵠鳥也肉出尺截重文鵠管子輕重甲作鵠鵠

之變文爾後漢書班固傳注云鵠似雁而大無趾音

保鵠則鵠字之譌也顏師古急就章注云鵠今俗呼

為獨豹

芭棚傳芭稹棚杼也

釋文芭補交反稹也棚况禹反杼木也稹本又作稹之忍反何之人反沈音田又音振廣雅云稹也杼食汝反徐治與反

正義芭稹釋言文孫炎曰物叢生曰芭齊人名曰稹郭璞曰今人呼物叢緻者為稹箋云稹者根相迫近相緻兒亦謂叢生也棚杼釋木文郭璞曰柞樹也陸璣疏云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為杼或謂之為棚其子為阜斗其殼為汁可以染阜今京洛及河內多言

杼汁謂櫟五為杼五方通語也

十六

呂氏春秋權勳篇云猶取之內卑而著之外卑也高誘注卑櫟也

循按說文木部云櫟柔也其實卑一曰樣柔櫟也讀若杼樣櫟實別列杼為杼機之杼傳宜作柔也大司徒土會之法山林宜卑物鄭司農云柞栗之屬今世間謂柞實為卑斗鄭康成注染草云藍茜象斗之屬釋文云象一作椽呂氏春秋恃君覽云冬日則食椽栗高誘注云椽卑斗也其狀似栗椽即樣也說文繫傳樣也今俗書作椽莊子逍遙遊云狙公賦茅司馬彪注云椽子也釋文徐無鬼食茅釋文云本亦作茅栗茅蓋柔之俗文王篇茅與茅同柔與樣一音之轉今人呼為野栗野正樣與之聲相近

其殼合文蛤烏桕葉可以染元是也陸疏以為柞櫟
櫟音近栗猶稱柞栗也孫炎注尔雅又謂櫟即橡辨

見秦風

苞稷
棘

黍

苞棘

苞桑

稻

梁

循按聘禮堂上八簋黍在北稷在南兩簋繼之梁在

北西夾六^五簋黍在東^西稷在東兩簋繼之梁在西東夾^九
如之又云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為列北上
黍梁稻皆二行稷四行公食大夫禮云宰夫授公飯
梁又云宰夫膳稻于梁西周禮食醫職云牛宜稌羊
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鴈宜粳魚宜苽曲禮云黍曰薌
合梁曰薌蕒稻曰嘉疏稷曰明粢內則云飯黍稷稻
梁白黍黃梁稻稭以梁並于諸穀是梁為一穀專名
無疑故此詩與黍稷稻並言也說文米部云梁米名
也云米名者周禮舍人注云九穀六米賈氏疏云九
穀之中黍稷稻粱苽大豆六者皆有米麻小豆小麥

三者無米梁為米屬故曰米名猶言木名鳥名也楊
泉物理論云梁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漑種之總名菽
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疏果之實助穀
各二十凡為百穀初學記二十七以禮經證之梁與黍稷並言
則此說非也

杜

葛

楚蔞傳蔞生蔓于野

釋文蔞音廉又力恬反又力儉反徐又力劔反草木
疏云似栝樓葉盛而細子正黑如燕莫不可食

正義五陸璣疏云歛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二十正黑如燕
冀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

熟

循按爾雅釋草云藟藟藟即此也知者說文草部云
蒼白藟也重文歛云蒼或以歛本草經云白歛味苦
一名藟核是藟與歛字通也

藟

苓傳苓大苦也

釋文苓力丁反大苦也即甘草葉似地黃
正義苓大苦釋草文

循按詳見邶風

苦傳苦苦菜也

正義此茶也陸璣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恬脆而美所謂董茶如飴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循按茶詳見邶風宋書謝靈運山居賦云四苦齊味自注云青苦白苦紫苦黃苦未知所謂

葑傳葑菜名也

釋文葑孚容反循按詳見邶風



21181008447655

五

二

乾隆庚戌三月十日錄齊風記
十日錄魏風記

嘉慶乙未三月并荷魏唐為一奏改錄送

黃巢在田野為群言穀麥善之凡狗不得唯巢狼能得之
御覽九十一引唐書

詩又疏曰早禾經氣神慎曰五枝氣也今河東有禾氣大且多力交前兩脚
于頭至善跳獨食人示稼逐別走入樹空平之有五枝或謂雀巢
其形大如五名氣也詩言其方地宜謂此巢也今之巢也又巢不食禾
苗等之謂踐踏為食巢亦有後言今之巢也其巢異名同類也